金元戲曲

【第五卷】

王季思 主編

書名題字：彌松頤
責任編輯：彌松頤
劉國輝
張福海
裝幀設計：李吉慶

3250000473800

全元戲曲

王季思 主編

第五卷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本书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出版资助
本书系全国高校古籍委员会科研经费资助项目

本书辑校者(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季思　吴国钦　林　建　师　飚　康保成
黄天骥　黄仕忠　董上德　郑尚宪　欧阳光
薛瑞兆　罗斯宁　苏寰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元戏曲:第 5 卷/王季思主编 .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2
ISBN　7 - 02 - 002170 - 0

Ⅰ. 全…　Ⅱ. 王…　Ⅲ. 古代戏曲 - 剧本 - 中国 - 元代 - 全集
Ⅳ. I2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8681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42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8.25　插页 1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34.50 元

目録

秦簡夫……一
宜秋山趙禮讓肥（孝義士趙禮讓肥）……二
東堂老勸破家子弟……二三
晉陶母剪髮待賓……五九
喬夢符（吉）……七八
李太白匹配金錢記（唐明皇御斷金錢記）……七九
杜牧之詩酒揚州夢……一〇六
玉簫女兩世姻緣……一二六
蕭德祥（天瑞）……一五一
楊氏女殺狗勸夫（王脩然斷殺狗勸夫）……一五二

朱凱（士凱）……一八一
昊天塔孟良盜骨（放火孟良盜骨殖）……一八二
劉玄德醉走黃鶴樓……二〇二
王日華（曄）……二三一
桃花女破法嫁周公（破陰陽八卦桃花女）……二三三

元末明初作家

羅貫中（本）……二七一
宋太祖龍虎風雲會（趙太祖龍虎風雲會）……二七二
谷子敬……二九五
呂洞賓三度城南柳……二九五

邾仲誼（經）……三一五
死葬鴛鴦塚（殘折）……三一六
陸進之……三二二
韓湘子引渡昇仙會（殘曲）……三二二
楊景賢……三二四
馬丹陽度脱劉行首（王祖師三化劉行首）……三二五
盧時長老天台夢（殘曲）……三四四
李唐賓……三四七
李雲英風送梧桐葉……三四七
高茂卿……三六七
翠紅鄉兒女兩團圓……三六七

劉君錫……三九七
龐居士誤放來生債……三九七
詹時雨……四二六、
圍棋闖局（補西廂弈棋）……四二六
賈仲明……四三一
荆楚臣重對玉梳記……四三二
李素蘭風月玉壺春……四五三
蕭淑蘭情寄菩薩蠻……四七六
鐵拐李度金童玉女……四九一
呂洞賓桃柳昇仙夢……五一二
王子一……五三〇
劉晨阮肇誤入桃源（劉晨阮肇誤入天台）……五三〇

黄元吉……五五三
黄廷道夜走流星馬……五五三
春牛張……五七五
賢達婦荆娘盜果（殘曲）……五七五

第五卷

秦簡夫

小傳

秦簡夫，大都(今北京)人。生平不詳。鍾嗣成《錄鬼簿》將他列入『方今才人相知者』，云：『見在都下擅名。近歲來杭回。』可知他與鍾嗣成活動的年代相近，爲元代後期雜劇作家。所作雜劇今知有五種，《孝義士趙禮讓肥》、《晉陶母剪髮待賓》、《東堂老勸破家子弟》等三種存有全本，《天壽太子邢臺記》和《玉溪館》兩種則已佚失。

從秦簡夫現存作品來看，他主要在塑造一些恪守封建道德的典型人物來勸世，比之揭露現實黑暗，歌頌下層人民反抗的前期作家如關漢卿、高文秀等的作品，有着明顯的區別。但秦簡夫的作品結構謹嚴，關目緊湊，冲突鮮明，曲辭自然本色。像他的代表作《東堂老勸破家子弟》，塑造了一個『儒商』的形象，體現了人力可以勝天、敗子臨危可以回頭的思想，富有教育意義，影響深遠。在元劇本色派作家作品裏，應該給予他較高的地位。

宜秋山趙禮讓肥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版本有二：脈望館鈔内府本，題目作『宜秋山馬武施恩』，正名作『孝義士趙禮讓肥』；《元曲選》本，題目作『虎頭寨馬武仗義』，正名作『宜秋山趙禮讓肥』。

此劇兩本曲詞基本相同，惟《元曲選》第三折較脈望館本多二曲，第四折多三曲，顯係臧晉叔增補，從而彌補了脈望館本因曲文過少，造成關目之間銜接不緊的不足。

此劇據《元曲選》本移錄，以脈望館本參校。

第一折

（冲末扮趙孝、正末趙禮擡老旦卜兒上）（卜兒詩云）漢季生民可奈何？深山無處避兵戈。朝來試看青銅鏡，一夜憂愁白髮多。〔一〕老身姓李，夫主姓趙，是這汴京人氏。所生下兩個孩兒，大的趙孝，小的趙禮，兩個十分孝順。爭奈家業飄零，無升合之粟。方今漢世中衰，兵戈四起，士民逃竄。

似此亂離，只得隨處趁熟。兩個孩兒，不知擡着老身到這甚麼去處？（趙孝云）母親，這是宜秋山下。（正末云）哥哥，似這般艱難，何以度日呵！（唱）

【仙呂·點絳唇】這些時囊篋消乏，又值着米糧增價；〔二〕憂愁殺，一日三衙，幾度添白髮。（趙孝云）母親，想俺弟兄兩個，空學成滿腹文章，俺只在這山中負薪，兄弟採些野菜藥苗，似此充飢，幾時是俺弟兄們發達的時節也！（正末云）哥哥，母親年紀高大，俺正是家貧親老，如之奈何？〔三〕（唱）

【混江龍】待着些粗糲，眼睜睜俺子母各天涯。想起來我心如刀割，題起來我淚似懸麻。餓殺人也無米無柴腹內飢，痛殺人也好兒好女眼前花！恢恢天網，〔四〕漫漫黃沙。我一身餓死，四海無家。眼看得青雲兄長事無成，可憐我白頭老母年高大。壓的我這雙肩苦痛，走的我這兩腿酸麻。（趙孝云）兄弟，俺二人擡着母親，來到這宜秋山下，是好一派山景也！（正末云）哥哥，看了這郊外景致，好是傷感人也呵！（唱）

【油葫蘆】子母哀哉苦痛殺，恨轉加。我這裏舉頭一望好嗟呀，傷心老母難安插，空對着賞心山色堪圖畫。故園風落花，荒村水褪沙。俺只見斜陽一帶林梢掛，掩映着茅舍兩三家。〔五〕

（卜兒云）孩兒，你看那日落山腰，漸漸的晚了也。（正末唱）

【天下樂】我則見落日平林噪晚鴉。天涯，何處家？〔六〕則俺那弟兄每日月好是難過咱。母親也年紀高，筋力乏，被這些窮家活把他没亂煞。

（云）哥哥，如今有那等官員財主每，朝朝飲宴，夜夜歡娛，他每那裏知道俺這窮儒每苦楚也！（趙孝云）俺這窮的如此，富的可是怎生？兄弟略説一遍咱。（正末唱）

【那吒令】想他每富家，〔七〕殺羊也那宰馬；每日裏笑恰，飛觥也那走斝。俺百姓每痛殺，無根椽片瓦。那裏有調和的五味全，但得個充飢罷。母子每苦痛哎天那！

（趙孝云）兄弟，富豪家如此般受用，兀的不苦殺俺這窮儒百姓也！（正末唱）

【鵲踏枝】他可也忒矜誇，忒豪華，〔八〕爭知俺少米無柴，怎地存札。子母每看看的餓殺，天那，則虧着俺這百姓人家。

（卜兒云）孩兒每似這般飢餒，如之奈何也！（正末云）母親。（唱）

【寄生草】餓的這民飢色，看看的如蠟渣。〔九〕他每都家家上樹把這槐芽摘，他每都村村沿道將榆皮剛，他每都人人繞户將糧食化。（趙孝云）兄弟，俺如今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兀的不窮殺俺也！（正末唱）現如今弟兄衣袂不遮身，可着俺貧寒子母無安下。

（云）我安排些飯食與母親食用咱。（趙孝云）兄弟，你則在這裏守着母親，我安排去。（正末云）哥哥陪侍母親説話，你兄弟去。（卜兒云）你兩個孩兒休去，老身安排去。（正末云）母親坐的，您孩兒去這轎兒後面，還有一把兒米，就着這澗泉水我淘了這米，〔一〇〕拾的一把兒柴，兀的那一家兒

人家，我去討一把兒火。莊院裏有人麼？（丑扮都子開門科，云）是誰喚門哩？（正末云）我來討一把兒火來。（都子云）兀的是火。等你做罷飯時，剩下的刷鍋水兒留些與我。（正末云）你要做甚麼？（都子云）我要充飢哩。（下）（正末云）俺窮則窮，更有窮似俺的！我吹着這火。可早粥熟了也。哥哥，請母親食用，這一碗與哥哥食用。（趙孝遞粥科）（卜兒云）趙禮孩兒有麼？（正末云）母親，您孩兒有。（趙孝云）兄弟，你有麼？（正末云）哥哥，您兄弟有了也。（唱）

【醉扶歸】我喫的這茶飯有難消化，〔一一〕母親那肌膚瘦力衰乏。（卜兒云）可怎生孩兒碗裏無粥湯？（正末云）母親，你孩兒喫了也。（趙孝云）母親，你看兄弟拿着個空碗兒哩。（正末云）哥哥，您兄弟有。（唱）量這半杓兒粥都添了有甚那，我轉着這空碗兒我着這匙尖兒刮，我陪着個笑臉兒百般的喜洽。（背云）母親，今日喫了這些粥湯，明日喫甚麼那？（唱）不由我淚不住行兒下。（都子、倆兒上云）這個莊户人家喫飯哩，我叫化些兒咱。（正末云）母親，你見麼，則道咱三口兒受貧，又有艱難似俺的也！（唱）

【後庭花】我則見他翻穿着綿納甲，斜披着一片破背褡，你覷他泥污的腌身分，風梢的黑鼻凹。（都子云）爹爹、奶奶，有殘湯剩飯，與俺這小孩兒一口兒喫也好那。（正末唱）他抱着個小娃娃，可是他鬖鬆着頭髮，歪簍笠頭上搭，粗棍子手内拿，破麻鞋腳下靸，腰纏着一綹兒麻，口咽着半塊瓜，一弄兒喬勢煞，飢寒的怎覷他。

（都子云）可憐見叫化些兒。（正末云）母親，哥哥。（唱）

【青哥兒】他一聲聲向咱向咱抄化，我羞荅荅將甚些甚些齎發？可憐我也萬苦千辛度命咱。〔一三〕現如今心似油煠，肉似鈎搭，死是七八，那個提拔？〔一三〕（帶云）母親，哥哥，（唱）似這般淒淒涼涼，波波淥淥，今夜宿誰家？多管在茅檐下。

（都子云）孩兒也，俺回去來。（倈兒云）爹爹，我肚裏飢。（都子云）你肚裏飢麼？（倈兒云）我肚裏飢，可喫些甚麼？（都子云）他也没的喫，咱别處尋討去來。（都子、倈兒下）（卜兒云）孩兒每收拾了，咱趁熟去來。（正末唱）

【賺煞尾】我口不覺開合，腳不知高下，我則見天轉山搖地塌。（跌科，卜兒云）孩兒，你敢無食力麼？（正末云）母親，您孩兒没用，倒唬着母親也。（唱）不是我無食力身軀閃這一滑，多管是少人行山路凹凸。（帶云）母親。（唱）你莫便叫吖吖，你孩兒水米不曾粘牙。看來日飢時俺喫甚麼？不凍殺多應餓殺。眼見的山間林下，可憐身死野人家。（同下）

校　記

〔一〕以上四句上場詩，脈望館本作『荒荒士馬起干戈，紛紛離亂受奔波。老弱形衰尪羸體，鏡中白髮更添多』。

〔二〕此句脈望館本作『物斛長價』。

〔三〕以上趙孝和正末云白，脈望館本在〔混江龍〕曲後。此處脈望館本作『（趙孝云）兄弟也，可怎生是好也！』

〔四〕此句上，脈望館本多『見如今人稠物穰，似蟻陣蜂衙。老羸轉乎溝壑，壯士流散天涯』四句。

〔五〕以上曲文，『難安插』，脈望館本作『年高大』；『空對着賞心山色堪圖畫』，脈望

館本作『可端的雲朦一帶山如畫』；『斜陽』，脈望館本作『青山』；『掩映着』，脈望館本作『空撇下』。〔六〕『何處家』句，脈望館本作『着人怎過煞』。〔七〕此句脈望館本作『他每則待美咱』。下文『笑恰』，脈望館本作『笑甲甲』。〔八〕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有那等富豪家，他愛奢華』。〔九〕『蠟渣』，脈望館本作『臈柤』。〔一〇〕此句下脈望館本有『弄假像真』一句。〔一一〕此調名脈望館本作『〔醉中天〕』。曲文首句中『有』字脈望館本作『勝』。〔一二〕自此句以上曲文，脈望館本作『咱覷這江山江山如畫，我這裏猛然猛然觀罷。（云）母親、哥哥，（唱）則咱這萬苦千辛索受他』。〔一三〕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何處安下，那裏每存扎』。

第二折

（卜兒上，詩云）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老身兩個孩兒趙孝、趙禮。大孩兒每日山中打柴爲生，小的孩兒每日山中採野菜藥苗，俺三口兒充飢。兩個孩兒山中去了，老身家中做下些飯食，等兩個孩兒回來食用咱。（二）（下）（正末上云）小生趙禮，哥哥趙孝。因趁熟來到這南陽宜秋山下，蓋了一間草房居止。哥哥每日山中打柴，小生提着籃兒採些野菜藥苗，與母親哥哥充飢。趙禮也，空學成滿腹詩書，何日是你那發跡的時節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則我這身似病中鶴，心若雲間鶚。我本待要駕清風萬里扶搖，半生四海無着落，空着我仰羨（三）投林鳥。

【滾繡毬】文章教爾曹，詩書訪先覺。我如今居無安食無求飽，慕顏回他也有一個陋巷簞

瓢。掙着我這餓肚皮，拳攣着我這凍軀殼，我道來學好也囉。（帶云）似趙禮這等受窘呵！（唱）我道來不學的也好，似這般無經營日月難熬，可不道人無舉薦窮無奈，說甚麼貧不憂愁富不驕，赤緊的衆口嗷嗷。

（云）來到這山中，採些野菜與老母食用波。（唱）

【倘秀才】我遶着這淺水深山，尋些個中喫無毒的藥苗；我行過這高嶺長堤，採些個葉嫩枝新的野蒿。喫了呵則願的年老的尊堂得安樂，捱日月，度昏朝。我猛轉過山林隘角。

【脫布衫】見騰騰的鳥起林梢，（內僂儸打鼓科）（唱）聽鼕鼕的鼓振山腰〔三〕，（敲鑼科，唱）璫璫的一聲鑼響，（打哨科）（唱）颼颼的幾聲胡哨。

（衆僂儸出圍住科）（正末唱）

【小梁州】我則見齊臻臻的強人擺列着。（云）不中，我與你走、走、走！（馬武領僂儸衝上科，云〔四〕）你走那裏去？（正末唱）唬的我肉戰身搖，黑黯黯殺氣震青霄。（馬武云）與我拿住那廝者！（正末唱）他那裏高聲叫，多咱是得命也無毛。〔五〕

（馬武云）這的是俺的地面，你怎敢擅便到此那？（正末唱）

【幺篇】這的是您占來水泊山林道。（馬武云）這所在則許俺打圍射獵也。（正末唱）則許您官人每射獵漁樵。（馬武云）你這些不合來。（正末唱）小生也是不合信腳行差來到。（馬武云）這個是你的不是了也。（正末唱）這的是小生的違拗，告太僕且躭饒。

（馬武云）小校與我拿上山來者。（拿到寨科，云）某中酒也。小僂儸打下泉水，磨的刀快，待某親自剖腹剜心，做個醒酒湯兒喫。（衆僂儸云）理會的。（正末唱）

【倘秀才】我見他料綽口凹凸着面貌，眼嵌鼻瞘撓着臉腦。這廝那不劣缺的心腸決奸狡。寬展那猿猱臂，側坐着虎熊腰，雄糾糾施呈那躁暴。

（馬武云）小僂儸，我請他喫筵席來？去了那廝巾幘者！（正末云）太僕，請息雷霆之怒。（唱）

【滾繡毬】則是這塵蒙了的貢禹冠，（馬武云）剝了那廝衣服者！（正末唱）止不過霜侵了的季子袍。（馬武云）有甚麼金珠財寶將來買命？（正末唱）我又無那鄧通鑄的錢那裏取金珠財寶？（馬武云）某親自下手也。（正末唱）又不是比干心七孔三毛。（馬武云）這廝倒喫的好哩。（正末唱）止不過黑林侵的肌體羸，〔六〕又無那紅馥馥的皮肉嬌。我這裏骨崖崖欲行還倒，我是個餓損的人有甚麼脂膘？我這裏戰欽欽膝跪和莎草，（馬武云）小僂儸與我把那刀磨的快者！（衆僂儸云）理會的。（正末唱）他那裏磣可可的人磨着帶血刀，唬的我怯怯喬喬。

（馬武云）好是奇怪！我這虎頭寨上，但凡拿住的人呵，見了俺喪膽亡魂，今朝拿住這廝，面不改色。兀那廝，你有甚麼話說？（正末云）小生有一句話，可是敢對太僕說麼？（馬武喝云）嗯，兀那廝，你說，某聽咱。（正末云）小生是個窮秀才，家中有老母兄長。母親年紀高大，哥哥軟弱。太僕可憐見，告一個時辰假限，辭別老母兄長，上山來受死。（馬武云）噤聲！我跟前調喉舌。我和你有個比喻：便似那小孩兒籠裏盛着個鵲兒，那鵲兒在那籠裏東撞西撞，不能够撞出那籠去。不曉

事的小的開了那籠門兒，那鵲兒忒楞楞飛在那樹上，那小的可害慌也。點手叫那鵲兒：『你入籠裏來。』他可是肯入來麼？我如今拿住你，要殺了你。你告一個時辰假限，下山辭別老母兄長。我放了你去呵，你可是肯來也不肯來？你辭呵待怎的？不辭呵待如何？你說某聽咱。（正末唱）

【呆骨朶】我辭一辭呵着俺那年高老母知一個消耗。（帶云）太僕，（唱）豈不聞道是：『哀哀父母劬勞。』（馬武云）你辭那母親怎的？（正末唱）爭奈俺老母年高，家兄軟弱。（馬武云）對你哥哥說些甚麼？（正末唱）我着俺哥哥行仁孝，將俺那老母恩臨報。（馬武云）某不放你去。（正末唱）你做的個損別人安自己。母親也，你可甚麼養小來防備老。

（馬武云）我放你去呵，你有甚麼質當？（正末云）有小生當下這個信字。（馬武云）這個信字打甚麼不緊？（正末云）俺秀才每仁義禮智信，惟有個信字不敢失了。天無信四時失序，地無信五穀不生，人無信而不立。『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既是孔子之徒，豈敢失信于人乎？（馬武云）既然如此，我放你下山去。（正末云）索是謝了太僕。（下）（馬武云）小傻儸，那廝去了也。若是來呵，咱取一面笑；若不來呵便罷。小傻儸，俺後山中飲酒去來。（下）（卜兒上云）老身是趙孝、趙禮的母親。兩個孩兒不在家，一個孩兒負薪，一個孩兒採野菜藥苗去了。不知兩個孩兒有甚麼勾當？老身這一會兒肉似鈎搭，髮似人揪，身心恍惚，不見兩個孩兒回來。（正末慌上云）走、走、走！（唱）

【倘秀才】走的我這口枯渴熱烘烘面皮上渾如火燎，走的我遍體汗濕淥淥渾如水澆。〔七〕

(云)到家中，母親道：孩兒你來了也。(唱)我可甚麼買賣歸來汗未消？(云)母親開門來！開門來！你孩兒來了也！(見科，卜兒云)孩兒，你這般慌做甚麼？(正末唱)我入門來他問個端的，我欲待要說根苗。(云)您孩兒恰纔山中撞……(卜兒云)孩兒，你撞着甚麼來？(正末唱)一句話到我這舌尖上我便嚥了。

(卜兒云)孩兒，你這般慌呵，爲着甚麼？(正末唱)

【滾繡毬】您兒恰纔山中覓喫食，不想疏林外遇着賊盜。他那片殺人心可敢替天行道，他便待下山來將您兒緊緊的相邀。他那裏茶飯忒整齊，筵席忒寬綽，這恩臨可端的殺身難報。他有那管夷吾德行才學。在先結下知心友，我可敢道今日翻爲刎頸交。也是我命運相招。〔八〕

(卜兒云)孩兒，有誰人怎的你來？你說咱。(正末云)我說則說，母親你則休煩惱。(卜兒云)孩兒也，你說，我不煩惱。(正末云)你兒恰纔採野菜藥苗，不想遇着一夥賊盜，拿我到虎頭寨裏，待要殺壞了我。我告了一個時辰假限，下山來辭別了母親、哥哥，上山受死去也。(卜兒云)孩兒，痛殺老身也！你不去呵也罷，等你哥哥來，俺三口兒親身告他去。(正末云)母親，告他去也不濟事了。(唱)

【二煞】你道是辦着一個耐心兒三口親身告，惱犯那賊人瞪睛把俺來殺壞了。我寧可身做身當，自遭自受。我怎肯愁死愁生，向他行求免求饒。〔九〕(帶云)母親，(唱)你省可裏啼

啼哭哭，怨怨哀哀，慟慟焦焦。我奈家貧也那親老，窮火院怎生熬？

（云）母親，俺哥哥何處去了？（卜兒云）你哥哥打柴去了，便回來也。（正末云）我眼見的不能够見俺哥哥一面了也。（做哭科，唱）

【一煞】我共俺哥哥半生情分干休了。（帶云）母親，（唱）這的是你養兒女一世前程無下梢。我不能够進取功名，乾撇下母親兄長，割捨我七尺身軀，和這滿腹文學。（云）母親請坐，受您孩兒幾拜。（唱）我這裏拜辭在階下，知咱每相見在何年？不想我死在今朝！（卜兒云）孩兒也，等哥哥見一面去也好。〔一〇〕（正末唱）我也等不的哥哥來到，怎肯失口信與兒曹。

【隨煞尾】我猛然拜罷挪雙腳，（卜兒哭云）兒也，則被你痛殺我也！（正末唱）哎呀，不提防腦背後翻身喫一交。（帶云）母親，（唱）那殘病的身軀省懊惱，鼻痛心酸兩淚拋，腹熱腸慌亂刀絞。我想他毒害的強賊我今日死不可逃，母親也，則您這生分的孩兒我其實送不的你那老。（哭下）

（卜兒云）孩兒受死去了也，不見大的個孩兒來，怎生是好？（趙孝上云）小生趙孝，山中打柴去來。不知家中有甚麼勾當，肉如鈎搭，髮似人揪，心中恍惚。來到門首也，見母親去來。（見科，云）母親，您孩兒來家也。母親，你這般慌做甚麼？（卜兒云）孩兒，你不知道，有你兄弟山中遇着一夥強賊，要殺壞了您兄弟。他告了一個時辰假限，辭別了老身，等不見你來，怕誤了假限，上山受死去了也。（趙孝云）是真個？母親，你則在家中，他是我一父母的親兄弟，兄弟有難，要我做甚麼？可

不道兄弟如同手足，手足斷了難續。捨了我這性命，不管那裏我救兄弟去走一遭也。（下）（卜兒云）誰想有這場事！兩個孩兒都去了也，要我這老性命做甚麼？我掩上這門，我一步一跌也趕將去，救兩個孩兒性命走一遭。孩兒也，兀的不痛殺我也！（下）

校記

〔一〕此句下脈望館本多『我眼觀旌節旗，耳聽好消息』二句。　〔二〕『仰羨』原作『窮似』，據脈望館本改。

〔三〕『山腰』，脈望館本作『山搖』。　〔四〕『云』字原脱，據脈望館本補。　〔五〕此句脈望館本作『唬的我滴羞蹀躞腿脡搖』。　〔六〕此句下，脈望館本多『（馬武云）這廝倒將息的好也』一句。　〔七〕『走的我』下，脈望館本多『似癡獃如夢掙』六字。　〔八〕此句脈望館本作『他怎肯道是躭饒』。　〔九〕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也是我緣分裏合該，命運難逃』。　〔一〇〕以上卜兒云白，脈望館本無。以下曲文，脈望館本作『好着我迷留没亂心癢也那怎生揉（猱）』。

第三折

（馬武引僂儸上，詩云）澗水灣灣遶寨門，野花斜插滲青巾。帶糟濁酒論盆飲，葉子黄金整秤分。某姓馬名武字子章，乃鄧州人氏。學成十八般武藝。當年應武舉去來，嫌某形容醜叉，以此上不用某。某今在這宜秋山虎頭寨落草爲寇，也是不得已而爲之。每一日要喫一副人心肝。今日拿

住一頭牛，欲待殺壞他，他哀告某，告一個時辰假限，下山辭別他那老母兄長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上云）走、走、走，誤了時辰也！（唱）

【越調·鬬鵪鶉】好着我東倒西歪，失魂喪魄，北去南來。（帶云）苦也囉，苦也囉。（唱）只恁的天寬地窄，你也好別辨個賢愚，怎麼的不分個皂白？俺母親年紀高，筋力衰，怎當他一迷裏胡爲，百般家抪擺？〔一〕

【紫花兒序】投至得長營大寨，〔二〕我可甚麼樂道安貧？（帶云）天那！天那！（唱）怎遭這場橫禍非災？則你那睡魂不醒，怪眼難開。哀哉。只我這七尺身軀本貫世才，你剗的將我似牛羊般看待？我又不曾樂極悲生，那裏是苦盡甘來？

（云）可早來到山中也。不免見太僕去。（跪見科）（馬武云）兀那廝，你來了也。（正末云）太僕，小生來了也。與個快性，殺、殺、殺！（唱）

【憑欄人】由你將我身軀七事子開，由你將我心肝一件件摘。我道來我道來，除死呵無大災。

（趙孝慌上云）那裏不尋我那兄弟。兀那裏不是我兄弟？（趙孝見正末哭科，云）兄弟，痛殺我也！（馬武云）好、好、好！又走將一頭牛來了也！（正末唱）

【調笑令】兀的不快哉，好着我痛傷懷。不俠，這的是那裏每哥哥走到來。咱兩個好心實無賽，一任將俺肉拆皮開。將俺這殘零骨殖兒休要損壞，將俺這弟兄每一處裏藏埋。

（卜兒上云）遠遠的一簇人鬧，敢是我那兩個孩兒麼？（卜兒做見哭科）（馬武云）又走將一頭牛來了也！（正末云）兀的不是母親來了也！（唱）

【禿廝兒】至死也休將口開，誰着你殺人處鑽出頭來？這搭兒裏問甚好共歹，也是我年月日時衰。應該。〔三〕

【聖樂王】誰着你頭不擡，眼倦開，大踏步走向捨身崖。不索你三個爭，那個乖，也是前生注定血光災。（帶云）好也囉，（唱）今日早福謝一時來。

（馬武云）你來了也，我不殺你，是我失信；你若不來呵，便是你失信。（拿正末科，云）我殺了這廝者。（趙孝云）太僕可憐見，小生肥，留着兄弟，殺了我者。（馬武云）好、好、好！留着你兄弟，我則殺你。（殺趙孝科）（正末云）太僕可憐見，小生肥，殺了小生者，留着我哥哥侍奉母親。殺了小生者！（馬武殺正末科，云）好、好、好！我殺了這廝者。（卜兒云）太僕可憐見，兩個孩兒尋覓將來的茶飯，都是老身喫了。老身肥，留着兩個孩兒，殺了老婆子者。（馬武云）好、好、好！我則殺了這個老婆子者。（趙孝同正末云）太僕可憐見，留着老母，俺兩個肥，殺了俺兩個者。（馬武怒科，云）噤聲！你看他波，殺着這廝，這大的道：『太僕可憐見，留着兄弟侍養母親，殺了我者。』殺這大的，那小的道：『留着哥哥侍養老母，殺了我者。』殺這兩個小廝，這婆子道：『老婆子肥，殺了我者。』我不殺你，你倒殺了我罷。馬武也，你尋思波：兀的不是兄愛弟敬，爲母者大賢，爲子者至孝。你家中也有一爹二娘三兄四弟五姊六妹，知他死在誰人劍鋒之下，填于草野溝壑之中？說兀的做

甚！（詩云）從頭一一說行藏，和我腮邊淚兩行。我是個殺人放火搦搜漢，則他這孝心腸感動我這鐵心腸。罷、罷、罷！我不殺你，我饒了你，放你回去。（正末謝科，云）謝了太僕。（唱）

【絡絲娘】〔四〕我只道你殺人刀十分的利害，原來這活人心依然尚在。便做道俺兩個該死的遊魂甚躭待，也則是可憐見白頭奶奶。

（馬武云）你母子三個我都不殺了，快回去罷。（卜兒同趙孝、正末再拜謝科）（正末唱）

【東原樂】敢道是凶年歲，瘦骨骸，便剮將來也填不滿一餐債，因此在餓虎喉中乞得這免死牌。蒙恩貸，從今後遙望着你的營門常常禮拜。

（做行科）（馬武云）你回來。（正末慌科〔五〕，云）太僕，莫不翻悔麼？（馬武云）男子漢一言已出，豈有翻悔。敢問賢士姓甚名誰？（正末云）小生趙禮，哥哥趙孝。（馬武云）誰是趙孝、趙禮？（正末云）小生二人便是。（馬武云）莫非是漢朝中三請不至的麼？（正末云）然也，然也。（馬武云）我尋賢士覓賢士，原來在于此處。賢士請坐，受馬武幾拜。（正末云）太僕年紀大，如何倒拜小生？（馬武云）我拜德不拜壽。我把哥哥擒于山寨，觸犯着賢士休怪。請賢士穩穩安坐，受取馬武八拜。（正末還禮科，云）壯士請起，敢問壯士姓甚名誰？（馬武云）某姓馬名武字子章。（正末云）壯哉壯哉！聞名不曾見面。壯士爲甚麼不下山應武舉去？（馬武云）某也曾應舉來，嫌某醜叉不用，不得已而爲之。小僂儸將那衣服一套、〔六〕金銀一秤、白米一斛，與兩個賢士侍養老母，休嫌輕微也。（正末云）壯士，你若肯去進取功名，到於帝都闕下呵，（唱）

【收尾】穩情取馬步禁軍都元帥，骨刺刺兩面門旗展開。（帶云）寫着道是：風高放火，月黑殺人，圖財致命，你死我活。（唱）我將你九江四海是非心，（帶云）倒換做腰懸金印，身掛虎符，名標青史，圖像麒麟。（唱）兀的萬古千年那姓名來改。（並下）

（馬武云）誰想今日遇着賢士。兀那小僂儸每，有父母的探望父母去，無父母的跟着我應武舉去來。（下）

校　記

〔一〕此句脈望館本作『十分利害』。　〔二〕此句脈望館本作『哀告來天高地厚』；下文『只我這七尺身軀本貫世才』句，脈望館本作『長的便似擎天柱，空學成貫世才』。　〔三〕此句脈望館本作『哀哉』。　〔四〕此曲及下隻〔東原樂〕曲，脈望館本無。　〔五〕『慌科』二字原無，據脈望館本補。　〔六〕『衣服一套』，脈望館本作『牛蹄二隻』。

第四折

（外扮鄧禹引衆將官祗從上，詩云）少小生來膽氣雄，曾將長劍倚崆峒。凌烟閣上丹青畫，肯着他人第一功。〔一〕某姓鄧名禹字仲華，輔佐光武皇帝平定天下，官拜高密侯之職。如今建武元年，着某在丞相府差定二十八個開國功臣。只有銅刀馬武，是他戰功獨多，封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以

下各隨次第加官賜賞。這且不在話下。某又奉聖人的命，道各處盜賊已滅，思得賢士，以佐太平。已曾分付功臣馬武等，但有所知，即便舉薦入朝，聽某擇用。怎麼這幾時還不見有甚賢士到來？〔二〕令人，你與某請將馬武來者。（祗從云）理會的。馬武安在？（馬武上，詩云）男兒立事業，何用好容顏。〔三〕銅刀安社稷，匹馬定江山。某乃銅刀馬武是也。自從離了宜秋山虎頭寨，來到京師。謝聖恩可憐，用某爲將，討滅了赤眉銅馬大盜，屢立戰功。現如今某爲兵馬大元帥之職。奉鄧老丞相分付，着某等舉薦賢士，佐理太平。想得當今賢士，再無有過如趙禮、趙孝的。已曾將他名姓着令所在地方安車蒲輪，傳送入朝去了。〔四〕今日老丞相呼喚，不知更有何事？須索見去。可早來到也。不必報復，某自過去。（見科，云）老丞相呼喚末將，那廂調遣？（鄧禹云）即今聖人卧寐求賢，好生懸望。前者分付汝等保舉的賢士如何？（馬武云）據末將所知，有趙禮、趙孝二人，節義無虧，堪充保舉。（鄧禹云）這賢士今在何處？〔五〕（馬武云）末將已令人請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鄧禹云）你且一壁住者，待他來時，看道可認的你麼？令人，只等賢士到來，報復我知道。（祗從云）理會的。（正末同母、兄上云）小生趙禮是也。母親、哥哥，誰想有今日也呵！

（唱）

【雙調·新水令】賢臣良將保鑾輿，正遇着得收成太平時序。一人元有慶，四海永無虞。頓首山呼，〔六〕顯見的聖天子百靈助。

（趙孝云）〔七〕兄弟，我和你安車駟馬，一路傳送到京，全不似擡着母親到宜秋山下這段光景也。

（正末唱）

【沈醉東風】想當時受盡了千辛萬苦，誰承望有今日駟馬安車。隨着這同胞共乳兄，將着俺皓首蒼顏母，穩請受皇家俸祿，煞強似一片荒山掘野蔬。纔得個平生願足。

（云）可早來到丞相府了也。令人報復去，道有趙孝、趙禮母子三人在于門首。（祗從報，見科）（鄧禹云）二位賢士，你敢是趙禮、趙孝麼？（正末云）小生便是。（鄧禹云）這裏有你個大恩人在班中，你自認他去。（正末做認科，唱）

【喬牌兒】對着這兩班文共武，排頭兒認將去，則俺那大恩人是甚的親和故？〔八〕（馬武云）賢士，躧了腳也。（正末唱）猛擡頭好教我添怕怖。

【掛玉鈎】唬的我手兒腳兒滴羞蹀躞戰篤速。（馬武云）賢士，你怕甚麼？（正末唱）想着你那摘膽剜心處。（馬武云）宜秋山下不成一個管待，至今猶自慚愧。（正末唱）當日個管待殺我也峨冠士大夫。〔九〕誰想道這搭兒重相遇，多謝你個架海梁，擎天柱。生死難忘，今古誰如。

（云）左右將那禮物過來，白米一斛，金銀一秤，衣服一套，權送將軍做荅賀之禮。（馬武云）這是宜秋山虎頭寨我與你的東西，怎生不用留到今日？（正末云）老母嚴教，斷然不用。（唱）

【雁兒落】〔一〇〕休道是莽將軍不重儒，肯放我潑書生還奉母。既當日你金銀曾受來，我如今這酬荅何推拒？

（馬武云）賢士敢道我這東西是打劫人的，故此不用。你只合就將來首告官中，也不該私留盜贓在

家，做的個知情不舉。〔一一〕（正末唱）

【得勝令】我可也須識報恩珠，怎敢便不飲盜泉餘。若非你肯發慈悲念，誰替咱存留凍餓軀。（馬武云）賢士，你兩個那孝順不必說了。久聞你學問過人，文章蓋世。直到今日舉薦入朝，也是遲哩！（正末唱）嗟吁，還說甚有學問千金賦；躊躇，乾着了薦賢良一紙書。

（卜兒云）我母子若非得老丞相保奏，豈有今日！請受妾身和兩個孩兒幾拜。〔一二〕（正末唱）

【沽美酒】離家鄉萬里途，要囊篋一文無。本是桑間一餓夫，今日做朝中宰輔，享榮華改門户。

（鄧禹云）賢士，這都是馬武元帥舉薦你來，老夫何功之有？〔一三〕（正末唱）

【太平令】〔一四〕我只道保奏的是當朝鄧禹，卻原來是馬武一力吹噓。但平生我和他有何知遇，多則是天也有安排我處。自語。甚福。託賴着帝主，則願的萬萬歲民安國富。

（鄧禹云）賢士，你一家兒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俺大漢建武中興，〔一五〕滅羣盜四海昇平。雲臺上二十八將，一個個圖畫丹青。有元帥銅刀馬武，舉薦你賢士來京。道宜秋山讓肥爭死，似這般節義堪稱。封趙孝翰林學士，弟〔一六〕趙禮御史中丞，其老母尤〔一七〕爲賢德，着有司旌表門庭。更賜予黃金千兩，助薪水永耀清名。示羣臣各加策勵，休辜負聖代恩榮。（並下）

題目　虎頭寨馬武仗義

正名　宜秋山趙禮讓肥

校記

〔一〕以上四句上場詩，脈望館本作『萬里雷霆驅號令，一天星斗煥文章』。　〔二〕自『輔佐光武皇帝平定天下』至此句，脈望館本作『奉聖人的命，着小官在元帥府加官賜賞』。　〔三〕以上二句脈望館本無。　〔四〕自『用某爲將』至此句，脈望館本作『加某爲兵馬大元帥之職。某保舉了二位賢士趙禮、趙孝』。　〔五〕自『（鄧禹云）卽今聖人卧寐求賢』至此句，脈望館本作『（鄧禹云）你保舉的二位賢士在於何處？』　〔六〕此句脈望館本作『萬姓安居』。　〔七〕『（趙孝云）』以下白及〔沈醉東風〕曲，脈望館本無。　〔八〕『是甚的親和故』六字，脈望館本作『那荅兒曾相遇』。　〔九〕『峨冠』，脈望館本作『吾官』。　〔一〇〕此曲及下隻〔得勝令〕曲，脈望館本無。　〔一一〕以上馬武云白，脈望館本作『既然不受，何不將這物件首告官中，可不好那』。　〔一二〕以上卜兒云白，脈望館本無。　〔一三〕以上鄧禹云白，脈望館本無。　〔一四〕此曲曲文脈望館本作『兒受了皇家爵祿，母親坐駟馬安車。想當日運不通時間不遇，今日個天也有安排我處。託賴着帝王洪福，封贈了俺子母。則願的萬萬歲皇圖永固』。　〔一五〕自此句以下白，脈望館本作『使國正賢臣出世，打磨的日月光輝。馬武將扶持社稷，仗銅刀武定華夷。賜與你坐都堂祖宗榮顯，居廊廟蔭子封妻』。　〔一六〕『弟』原作『兄』，據文意改。　〔一七〕『尤』原作『猶』，今改。

東堂老勸破家子弟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三個本子，一、脈望館校内府本，題目作『西鄰友生不肖兒男』，正名作『東堂老勸破家子弟』；二、《元曲選》本，題目作『西鄰友立托孤文書』，正名與脈望館本同；三、《酹江集》本，題目、正名全同《元曲選》本。

三本之中，《酹江集》本與《元曲選》本文字全同，顯係據《元曲選》本移錄。脈望館本與《元曲選》本亦差異不大。概而言之，《元曲選》本較脈望館本文字更爲通順、簡潔一些。

此劇以《元曲選》本爲底本，以二本參校。

楔　子

（冲末扮趙國器扶病引淨揚州奴、旦兒翠哥上）（趙國器云）老夫姓趙名國器，〔一〕祖貫東平府人氏。因做商賈，到此揚州東門裏牌樓巷居住，嫡親的四口兒家屬。渾家李氏，不幸早年下世。所

生一子，就喚做揚州奴。〔二〕娶的媳婦兒也姓李，是李節使的女孩兒，名喚翠哥。自娶到老夫家中，這孩兒裏言不出，外言不入，甚是賢達。想老夫幼年間做商賈，早起晚眠，〔三〕積攢成這個家業，指望這孩兒久遠營運。不想他成人已來，與他娶妻之後，只伴着那一夥狂朋怪友，飲酒非爲，喫穿衣飯，不着家業。老夫耳聞眼睹，非止一端，因而憂悶成疾，晝夜無眠。眼見的覷天遠，入地近，無那活的人也！老夫一死之後，這孩兒必敗我家，枉惹後人談論。〔四〕我這東鄰有一居士，姓李名實字茂卿。此人平昔與人寡合，有古君子之風，〔五〕人皆呼爲東堂老子，和老夫結交甚厚。他小老夫兩歲，我爲兄，他爲弟。結交三十載，並無離間之語。〔六〕又有一件，茂卿妻恰好與老夫同姓，老夫妻與茂卿同姓，所以親家往來，勝如骨肉。我如今請過他來，將這托孤的事要他替我分憂，未知肯否何如？揚州奴那裏？（揚州奴應科，云）你喚我怎麼？老人家，你那病症，則管裏叫人的小名兒，各人也有幾歲年紀，這般叫可不折了你。（趙國器云）你去請將李家叔叔來，我有說的話。（揚州奴云）知道。下次小的每，隔壁請東堂老叔叔來。（趙國器云）我着你去。（揚州奴云）着我去？則隔的一重壁，直起動我走這遭兒！（趙國器云）你怎生又使別人去？（揚州奴云）我去，我去，你休鬧。下次小的每鞴馬。（趙國器云）只隔的個壁兒，怎要騎馬去？（揚州奴云）也着你做我的爹哩！你偏不知我的性兒，上茅廁去也騎馬哩！（趙國器云）你看這廝。（揚州奴云）我去，我去。又是我氣着你也。出的這門來。這裏也無人。這個是我的父親，他不曾說一句話，我直挺的他腳捎天。這隔壁東堂老叔叔，他和我是各白世人。他不曾見我便罷，他見了我呵，他叫我一聲『揚州奴』，哎喲！唬得我喪膽亡魂，不知怎生的是這等怕他！說話之間，早到他家門首。（做咳嗽

科，云）〔七〕叔叔在家麼？（正末扮東堂老上云）門首是誰喚門？（揚州奴云）是你孩兒揚州奴。（正末云）你來怎麼？（揚州奴云）父親着揚州奴請叔叔，不知有甚事。（正末云）你先去，我就來了。（揚州奴云）我也巴不得先去，自在些兒。（下）（正末云）老夫姓李名實字茂卿，今年五十八歲，本貫東平府人氏。因做買賣，流落在揚州東門裏牌樓巷居住。〔八〕老夫幼年也曾看幾行經書，自號東堂居士。如今老了，人就叫我做東堂老子。我西家趙國器比老夫長二歲，原是同鄉，又同流寓在此，一向通家往來，已經三十餘載。近日趙兄染其疾病，不知有甚事，着揚州奴來請，我恰好也要去探望他。早已來到門首。揚州奴，你報與父親知道，說我到了也。（揚州奴做報科，云）請的李家叔叔在門首哩。（趙國器云）道有請。（正末做見科，云）老兄染病，小弟連日窮忙，有失探望，勿罪，勿罪！（趙國器云）請坐。（正末云）老兄病體如何？（趙國器云）老夫這病則有添無有減，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正末云）曾請良醫來醫治也不曾？（趙國器云）嗨，老夫不曾延醫。〔九〕居士與老夫最是契厚，請猜我這病症咱。（正末云）老兄着小弟猜這病症，莫不是害風寒暑濕麼？（趙國器云）不是。〔一〇〕（正末云）莫不是爲饑飽勞逸麼？（趙國器云）也不是。〔一一〕（正末云）莫不是爲些憂愁思慮麼？（趙國器云）哎喲！這纔叫做知心之友。我這病正從憂愁思慮得來的。（正末云）老兄差矣！你負郭有田千頃，城中有油磨坊、解典庫，〔一二〕有兒有婦，是揚州點一點二的財主，有甚麼不足，索這般深思遠慮那？（趙國器云）嗨，居士不知，正爲不肖子揚州奴，自成人以來，與他娶妻之後，他合着那夥狂朋怪友，飲酒非爲，日後必然敗我家業，因此上憂懣成病。豈是良醫調治得的？（正末云）老兄過慮。豈不聞邵堯夫戒子伯溫曰：『我欲教汝爲大賢，

未知天意肯從否。』父在觀其志，父没觀其行。父母與子孫成家立計，是父母盡己之心。久以後成人不成人，是在于他，父母怎管的他到底。老兄這般焦心苦思，也是乾落得的。（趙國器云）雖然如此，莫説父子之情不能割捨，老夫一生辛勤，掙這銅斗兒家計，等他這般廢敗，便死在九泉也不瞑目。今日請居士來別無可囑，欲將托孤一事專靠在居士身上，照顧這不肖免至流落，老夫銜環結草之報，斷不敢忘！〔一三〕（正末起身科，云）老兄重托，本不敢辭。但一者老兄壽算綿遠；二者小弟才德俱薄，又非服制之親，揚州奴未必肯聽教訓；三者老兄家緣饒富，『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請老兄另托高賢，小弟告回。（趙國器云）揚州奴當住叔叔咱。居士何故推托如此？豈不聞『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老夫與居士通家往來三十餘年，情同膠漆，分若陳雷。今病勢如此，命在須臾。料居士素德雅望，必能不負所請，故敢托妻寄子。居士，你平日這許多慷慨氣節，都歸何處？道不的個『見義不爲無勇也』！〔一四〕（做跪，正末回跪科，云）呀，老兄怎便下如此重禮，則是小弟承當不起！老兄請起，小弟依允便了。〔一五〕（趙國器云）揚州奴擡過桌兒來者。〔一六〕（揚州奴云）下次小的每，掇一張桌兒過來着。（趙國器云）我使你，你可使別人。（揚州奴云）我掇，我掇。你這一夥弟子孩兒們，緊關裏叫個使一使，都走得無一個。這老兒若有些好歹，都是我手下賣了的。（做掇桌兒科，云）哎喲！我長了三十歲，幾曾掇桌兒，偏生的偌大沉重。（做放桌科）（趙國器云）將過紙墨筆硯來。（揚州奴云）紙墨筆硯在此。（趙國器做寫科，云）這張文書我已寫了，〔一七〕我就畫個字。揚州奴，你近前來，這紙上你與我正點背畫，我又無罪過，正不知寫着甚麼來？兩手搦得緊緊的，怕我偷喫了。（做畫字云）你着我正點背畫，我又無罪過，正不知寫着甚麼來？兩手搦得緊緊的，怕我偷喫了。（做畫字

科，云）字也畫了，你敢待賣我麼？（正末云）你父親則不待要賣了你待怎生。（趙國器云）這張文書請居士收執者。（又跪）（正末收科）（趙國器云）揚州奴，請你叔叔坐下者。就喚你媳婦出來。（揚州奴云）叔叔現坐着哩，大嫂你出來。（旦兒上科）〔一八〕（趙國器云）揚州奴，你和媳婦兒拜你叔父八拜。（揚州奴云）着我拜，又不是冬年節下，拜甚麼？（正末云）揚州奴，我和你爭拜那！（揚州奴云）叔叔休道着我拜八拜，終日見叔叔拜，有甚麼多了處。（旦兒云）只依着父親，拜叔叔咱。（揚州奴云）閉了嘴，没你説話，靠後！咱拜，咱拜。（做拜科，云）一拜權爲八拜。（起身做整衣科，云）叔叔，家裏嬸子好麼？（正末怒云）嗯！（揚州奴云）這老子越狠了也！（正末云）揚州奴，你父親是甚麼病？（揚州奴云）您孩兒不知道。（正末云）噤聲！你父親病及半年，你剗地不知道？你豈不知父病子當主之？（揚州奴云）叔叔息怒。父親的症候您孩兒待説不知來，可怎麼不知；待説知道來，可也忖量不定。只見他坐了睡，睡了坐，敢是欠活動些？（正末云）揚州奴，你父親立與我的文書上寫着的甚麼哩？（揚州奴云）您孩兒不知。（正末云）你既不知，你可怎生正點背畫字來？（揚州奴云）父親着您孩兒畫，您孩兒不敢不畫。（正末云）既是不知，你兩口兒近前來，聽我説與你。想你父親生下你來，長立成人，娶妻之後，你伴着狂朋怪友，飲酒非爲，不務家業，憂而成病。文書上寫着道：『揚州奴所行之事，不曾稟問叔父李茂卿不許行。假若不依叔父教訓，打死勿論。』你父親許着俺打死你哩！（揚州奴做打悲科，云）父親，你好下的也！怎生着人打死我那？（趙國器云）兒也，也是我出于無奈。（正末云）老兄免憂慮，揚州奴斷然不敢了也。（唱）

【仙呂·賞花時】爲兒女擔憂鬢已絲，爲家貲身亡心未死。將這把業骨頭常好是費神思。既老兄托妻也那寄子，（帶云）老兄免憂慮。（唱）我着你終有個稱心時。（下）

（揚州奴做扶趙國器科，云）大嫂，這一會兒父親面色不好，扶着後堂中去。父親你精細着。（趙國器云）揚州奴，你如今成人長大，管領家私，照覷家小，省使儉用，我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一九〕（詩云）只爲生兒性太庸，日夜憂愁一命終。若要趨庭承教訓，則除夢裏再相逢。（同下）

校記

〔一〕此句脈望館本作『老夫姓趙名玉字國器』。

〔二〕此句上脈望館本多『指這郡號爲名』一句。〔三〕此句上脈望館本多『便好道「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披星帶月』二句。〔四〕此句下脈望館本多『污老夫之清名』一句。〔五〕此句上脈望館本多『水米無交。不與薄倖之人相跟，不與邪嬖之人游往。不阻人善，不揚人惡』五句。〔六〕此句下脈望館本多『相憐和惠，並無喧鬧爭差，因此上通家之好』三句。〔七〕『云』字原缺，據例補。〔八〕此句下脈望館本多『幼年苦習於利名，早年鬢髮斑白』二句。〔九〕此句下脈望館本多『待道有病來，不時前後執料；待道無病來，一會家昏沉、一卧兒不起，因此上不曾請良醫看治』等句。〔一〇〕此句下脈望館本多『老夫家財有萬倍之盛，渴時滿斟佳釀，飢時美味羊羔，老夫那得此疾』等句。〔一一〕此句上脈望館本多『老夫家財口頭畜，不知其數』三句。〔一二〕此句下脈望館本多『金銀珠翠，人敬其父，所事謙讓，所行忠恕，守其禮法。此子因不聽忠言，失其父子之情，以致此子不孝，不肯尊親敬長，日逐游

蕩。想必老夫不敬其親，故生不孝之子。聖人道：孝順還生孝順子，忤逆還生忤逆兒也。今日請將居士來別無所言，想老夫與居士鄰居數載，結交甚厚，恐老夫不豫之時，此子當來必敗吾家。望居士替在下訓教此子成人，亦不泯居士之德也。在下死歸冥路，必不敢忘也』。

〔一四〕以上趙國器云白，『豈不聞』下脈望館本多『惟廉者可以托孤。孔子云』多字。『可以寄百里之命』下，多『臨大節而不奪，此其君子也』二句。『命在須臾』下，多『慮此子不肖，思無賢者而能教訓』二句。『必能不負所請』句，脈望館本作『秉性溫良。訓子有綱紀之教條，治家凜冰霜之節操。在下傾心吐膽』。『故敢托妻寄子』以下三句，脈望館本作『居士如此違阻，着老夫何處付托？願居士垂惜孤念寡之心，在下異日有結草銜環之報』。

〔一五〕此句脈望館本作『將耳朵來。（做打耳喑科，云）可是恁的。』

〔一六〕此句上，脈望館本多『居士直計較到這般。何故如此？便有誰知道？』三句。

〔一七〕此句上脈望館本多『居士，我寫也，也是我出於無奈也！聖人云：「智者可以同謀，廉者可以寄財，仁者可以托孤」』等句。

〔一八〕自『（趙國器云）揚州奴，請你叔叔坐下者』至『（旦兒上科）』，脈望館本作『（趙國器云）將桌兒放在你叔父面前。（揚州奴云）怎麼又將桌兒擡將那邊去？對着人則管裏逞他那臉，施展殺人。（做擡桌兒放下了科）（趙國器云）揚州奴，裝香來。（揚州奴云）惱，又無人放屁，可怎麼裝香來。小的每，裝香來者。（做放香爐焚香科，云）今日好日辰，就安一位土地。』

〔一九〕此句以下至楔子終，脈望館本作『這一會兒覺昏沉上來了也，你扶着我回後堂中去。便好道「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今日衣絶命盡是前因，我憂念愚男不立身。父子若能重相見，則除夢裏再相親。揚州奴、媳婦兒也，我可也顧不的您也。（做死科，下）（揚州奴打悲科，云）大嫂，父親亡化了也！你後堂中破孝去。則今日高原選地，破木造棺，埋殯父親。父親也，則被你痛、痛、痛殺我也！（同旦兒下）』。

第一折

（丑扮賣茶上，〔一〕詩云）茶迎三島客，湯送五湖賓。不將可口味，難近使錢人。〔二〕小可是賣茶的。今日燒得這鏇鍋兒熱了，看有甚麼人來？（淨扮柳隆卿、胡子傳上）〔三〕（柳隆卿詩云）不養蠶桑不種田，全憑馬扁度流年。（胡子傳詩云）爲甚侵晨奔到晚？幾個忙忙少我錢。（柳隆卿云）自家柳隆卿，兄弟胡子傳。我兩個不會做甚麼營生買賣，全憑這張嘴抹過日子。在城有一個趙小哥揚州奴，自從和俺兩個拜爲兄弟，他的勾當都憑我兩個。他無我兩個，茶也不喫飯也不喫。俺兩個若不是他呵，也都是餓死的。（胡子傳云）哥，則我老婆的褲子也是他的，哥的網兒也是他的。（柳隆卿云）哎喲，壞了我的頭也！（胡子傳云）哥，我們兩個喫穿衣飯，那一件兒不是他的。我這幾日不曾見他，就弄得我手裏都焦乾了。哥，咱茶房裏尋他去。若尋見他，酒也有肉也有，喫不了的還包了家去與我渾家喫哩。（柳隆卿云）兄弟說的是。〔四〕（做見賣茶科，云）賣茶的，趙小哥曾來麼？（賣茶云）趙小哥不曾來哩。（柳隆卿云）你與我看着，等他來時，對俺兩個說。俺兩個且不喫茶哩。〔五〕（賣茶云）理會的。趙小哥早來了。（揚州奴上，詩云）四肢八脈剛帶俏，五臟六腑卻無才。村人骨頭挑不出，俏從胎裏帶將來。自家揚州奴的便是，人口順多喚我做趙小哥。自從我父親亡化了，過日月好疾也！可早十年光景，把那家緣過活，金銀珠翠，古董玩器，田產物業，孳畜牛羊，油磨房解典庫，丫鬟奴僕，典盡賣絕，都使得無了也。我平日間使慣了的手，喫慣了的口，一

二日不使得幾十個銀子呵，也過不去。我結交了兩個兄弟，一個是柳隆卿，一個是胡子傳。他兩個是我的心腹朋友。我一句話還不曾說出來，他早知道，都是提着頭便知尾的，〔六〕着我怎麼不敬他。我父親說的我到底不依，但他兩個說的，合着我的心，趁着我的意，恰便經也似聽他。這兩日不見他，平日裏則在那茶房裏廝等。我如今到茶房裏問一聲去。（做見賣茶〔七〕科）（賣茶云）趙小哥，你來了也。有人在茶房裏坐着正等你來哩。二位，趙小哥來了也。（胡子傳云）來了，來了。我和你一個做好，一個做歹，你出去。（柳隆卿云）兄弟，你出去。（胡子傳云）哥，你出去。（柳隆卿做見科，云）哥，你在那裏來？俺等了你一早起了。（揚州奴云）哥，這兩日你也不來望我一望。（柳隆卿云）胡子傳也在這裏。（揚州奴云）我自過去。（見科，云）哥，唱喏咱。（胡子傳不睬科）（柳隆卿云）小哥來了。（胡子傳云）那個小哥？（柳隆卿云）趙小哥。（胡子傳云）他老子在那裏做官來，他也是小哥？詐官的該徒，我跟前歪充，叫總甲來綁了這弟子孩兒！（揚州奴云）好沒分曉，敢是喫早酒來。（柳隆卿云）俺等了一早起沒有喫飯哩。（揚州奴云）不曾喫飯哩？你可不早說。誰是你肚裏蛔蟲？與你一個銀子，自家買飯喫去。（做與砌末科）（胡子傳云）看茶與小哥喫。你可這般嫩，就當不得了。〔八〕（揚州奴云）哥，不是我嫩，還是你的臉皮忒老了些。（柳隆卿云）這裏有一門親事，俺要作成你。（揚州奴云）哥，感承你兩個的好意。我如今不比往日，把那家緣過活都做篩子喂驢漏豆了。止則有這兩件兒衣服粧點着門面，我強做人哩。你作成別人去罷。（胡子傳云）我說來麼，你可不依我，這死狗扶不上牆的。（揚州奴云）哥，不是扶不上，我腰裏貨不硬掙哩。（柳隆卿云）呸！你說你無錢，那一所房子是披着天王甲，換不得錢的？（揚州奴云）

哎喲！你那裏是我兄弟，你就是我老子。緊關裏誰肯提我這一句？是阿，我無錢使，賣房子便有錢使。哥，則一件，這房子我父親在時，只翻翻瓦就使了一百錠。〔九〕如今誰肯出這般大價錢？（胡子傳云）當要一千錠只要五百錠，當要五百錠則要二百五十錠，人都搶着買了。（揚州奴云）說的是。當要一千錠則要五百錠，當要五百錠則要二百五十錠，人都搶着買，可不磨扇墜着手哩。哥也，則一件，爭奈隔壁李家叔叔有些難說話，成不得成不得。（胡子傳云）李家叔叔不肯呵，脇肢裏扎上一指頭便了。（揚州奴云）是阿，他不肯，脇肢裏扎 上一指頭便了。如今便賣這房子，也要個起功局立帳子的人。（柳隆卿云）我便起功局。（胡子傳云）我便立帳子。（揚州奴云）哦，你起功局，你立帳子，賣了房子，我可在那裏住？（柳隆卿云）我家裏有一個破驢棚。（揚州奴云）你家裏有個破驢棚，但得不漏，潛下身子便也罷，可把甚麼做飯喫？（胡子傳云）我家裏有一個破沙鍋，兩個破碗，和兩雙折筯，我都送與你；儘够了你的也。（揚州奴云）好弟兄，這房子當要一千錠，則要五百錠；當要五百錠，則要二百五十錠。人見價錢少，就都搶着買。李家叔叔不肯呵，脇肢裏扎他一指頭便了。你替我立帳子，你替我起功局。你家有間破驢棚，你家有個破沙鍋，你家有兩個破碗，兩雙折筯，我儘够受用快活。不着你兩個歹弟子孩兒，也送不了我的命。（同下）（正末同卜兒、小末尼上）（正末云）老夫李茂卿的便是。不想我老友直如此先見，道『我死之後，不肖子必敗吾家』。今日果應其言。戀酒迷花，無數年光景，家業一掃無遺。便好道『知子莫過父』。信有之也。（唱）

【仙呂·點絳唇】原是祖父的窠巢，誰承望子孫不肖，剔騰了。想着這半世勤勞，也枉做下千年調。

【混江龍】我勸咱人便休生奸狡，則恐怕命中無福也難消。大古來前生注定，誰許你今世貪饕。那一個積趲的『運窮呵君子拙』，那一個享用的『家富也小兒驕』。（帶云）我想這錢財也非容易博來的。（唱）做買賣恣虛囂，〔一〇〕開田地廣鋤鉋，斷河泊截漁樵，鑿山洞取煤燒。則他那經營處恨不的佔盡了利名場，全不想到頭時剛落得個邯鄲道。都是些喧檐燕雀，巢葦的這鷦鷯。

（旦兒上〔一一〕云）自家翠哥的便是。自從公公亡化過了，揚州奴將家緣家計都使得罄盡，如今又要賣那一所房子哩。我去告訴那東堂叔叔咱。這便是他家了，不免徑入。（做見科，正末云）媳婦兒，你來做甚麼？（旦兒云）自從公公亡化之後，揚州奴將家緣家計都使盡了，他如今又要賣那一所房子。翠哥一徑的稟知叔叔來。（正末云）我知道了也。等那醜賊生來時，我自有個主意。（揚州奴同二淨上）（柳隆卿云）趙小哥上緊着幹，遲便不濟也。（揚州奴云）轉灣抹角，可早來到李家門首。哥，則一件，我如今過去便不敢提這賣房子，這老兒可有些兜搭難說話，慢慢的遠打週遭和他說。你兩個且休過來。（做見唱喏科，云〔一二〕）你來怎的？敢是你要告我那？（正末云）揚州奴，你來怎的？（揚州奴云）我媳婦來見叔叔，我怕他年紀小失了體面。〔一三〕（二淨入見正末施禮拜科）（正末怒科，云）這兩個是甚麼人？〔一四〕（二淨云）俺

們都是讀半鑑書的秀才，不比那夥光棍。〔一五〕（正末怒科，云）你來俺家有何事？（柳隆卿云）好意與他唱喏，倒惱起來，好没趣。（揚州奴云）是您孩兒的相識朋友，一個是柳隆卿，一個是胡子傳。（正末云）我認的甚麼柳隆卿、胡子傳，引着他們來見我？〔一六〕揚州奴，（唱）

【油葫蘆】你和這狗黨狐朋兩個廝趁着，（云）揚州奴，你多大年紀也？（揚州奴云）您孩兒三十歲了。（正末云）噤聲！（唱）又不是年紀小，怎生來一樁樁好事不曾學。（帶云）可也怪不的你來。（唱）你正是那内無老父尊兄道，卻又外無良友嚴師教。（云）揚州奴，你有的叫化也。（揚州奴云）如何，且相左手，您孩兒便不到的哩。（正末唱）你把家私來蕩散了，將妻兒來凍餓倒。我也還望你有個醉還醒迷還悟夢還覺，〔一七〕剗地的可只與這等兩個做知交？

（揚州奴云）這柳隆卿、胡子傳是您孩兒的好朋友。（正末云）揚州奴！〔一八〕（唱）

【天下樂】哎兒也可道是人伴着賢良也那智轉高。（帶云）揚州奴，你只瞞了别人，卻瞞不過老夫。（唱）你曾出的胎也波胞，你娘將你那綳藉包，你娘將那酥蜜食養活得偌大小。（帶云）你父親也只爲你不務家業，憂病而死。（唱）先氣得個娘命夭，後併的你那爺死了。〔一九〕好也囉，好也囉，你可什麼『養子防備老』？

（揚州奴云）叔叔，這兩個人你休看得他輕可，都是讀半鑑書的。（正末云）揚州奴，你平日間所行的勾當，我一樁樁的説，你則休賴。（揚州奴云）叔叔，您孩兒平日間敬的可是那一等人？不敬的可是那一等人？叔叔你説與孩兒聽咱。（正末唱）

【那吒令】你見一個新旦色下城呵，（帶云）賊醜生，你便道請波，請波。（唱）連忙的緊邀；你見一個良人婦叩門呵，（帶云）你便道疾波，疾波。（唱）你便降階兒的接着；你見一個好秀才上門呵，（帶云）你便道家裏没囉，家裏没囉。（唱）你抽身兒躲了。你傲的是攀蟾折桂手，你敬的是閉月羞花貌。甚麼是那晏平仲善與人交？

【鵲踏枝】你則待要愛纖腰，可便似柔條。不離了舞榭歌臺，不俠，更那月夕花朝。想當日個按六幺，舞霓裳未了，猛回頭燭滅香消。

（云）揚州奴，你久以後有的叫化也！（揚州奴云）如何？且相右手，您孩兒不到的叫化哩！（正末唱）

【寄生草】我爲甚叮嚀勸，叮嚀道，你有禍根有禍苗。你抛撇了這『醜婦家中寶』，挑踢着『美女家生哨』。〔二〇〕哎，兒也，這的是你自作下『窮漢家私暴』。只思量倚檀槽聽唱一曲桂枝香，〔二一〕你少不的撇搖捶學打幾句蓮花落。

【六幺序】那裏面藏圈套，都是些綿中刺笑裏刀，那一個出得他摑打撾揉。止不過帳底鮫綃，酒畔羊羔，殢人的玉軟香嬌，半席地恰便似八百里梁山泊，抵多少月黑風高。那潑烟花專等你個腌材料，快准備着五千船鹽引，十萬擔茶挑。〔二二〕

【幺篇】你把他門限兒踏着，消息兒湯着。那裏面又没官僚，又没王條，又没公曹，又没囚

牢。到的來金谷也那富饒，〔二三〕早半合兒斷送了。直教你無計能逃，有路難超。搜剔盡皮格也那翎毛，渾身遍體，星星開剝，儘着他炙煿烹炮。那虔婆一對剛牙爪，遮莫你手輕腳疾，敢可也立做了骨化形銷。

（云）揚州奴，你來怎的？（揚州奴云）叔叔，您孩兒無事也不敢來。今日一徑的來告稟叔叔知道，自從俺父親亡過，十年光景，只在家裏死丕丕的閒坐，那錢物則有出去的，無有進來的。便好道『坐喫山空，立喫地陷』。〔二四〕又道是『家有千貫，不如日進分文』。您孩兒想來，原是舊商賈人家，如今待要合人做些買賣去，爭奈乏本。您孩兒想來，家中并無甚值錢的物件，止有這一所宅子，還賣的五六百錠。等我賣了做本錢，您孩兒各扎邦便覓個合子錢兒。（正末云）哦，你將那油磨房、解典庫、金銀珠翠、〔二五〕田産物業都將來典盡賣絶了，止有這所棲身宅子，又要賣，你賣波，我買。（揚州奴云）既然叔叔要，把這房子東廊西舍、前堂後閣、門窗户闥，上下也點看一看，纔好定價。（正末云）也不索看。（唱）

【一半兒】問甚麼東廊西舍是舊椽構。（揚州奴云）前廳和後閣都是新翻瓦的。（正末唱）問甚麼那後閣前堂都是新蓋造。（揚州奴云）既然叔叔要呵，你姪兒填定價錢五百錠，莫不忒多了些麼？（正末唱）不是你歹叔叔嫌你索的來忒價高。（揚州奴云）叔叔，這錢鈔幾時有？（正末云）這許多錢鈔也一時辦不迭。（唱）多半月少十朝，（揚州奴云）叔叔，這項貨緊，則怕着人買將去了。（正末云）你要五百錠，我先將二百五十錠交付你。〔二六〕（唱）我將這五百錠做一半兒賒來一半兒交。

(云)小大哥，你去取的來。(小末做取鈔科，云)父親，二百五十錠在此。(正末付旦，揚州奴做奪科，云)拿來！你那嘴臉是掌財的！(做遞與二淨科，云)哥，你兩人拿着。(正末云)你把這鈔使完了時，再没宅子好賣了，你自去想咱。(揚州奴云)是您孩兒商量做買賣，各扎邦便覓合子錢。(背云)哥，這二百五十錠儘够了，先去買十隻大羊，五菓五菜，響糖獅子。我那丈母與他一張獨桌兒，你們都是鴛鴦客，把那桌子與我一字兒擺開着。(柳隆卿云)隨你擺布。(正末做聽科，云)揚州奴，你做甚麼來？(揚州奴云)没，您孩兒商議做買賣哩。拿這鈔去置買各項貨物，都要堆在桌子上，做一字兒擺開，着那過來過往的人見了，稱贊道：『好一個大本錢的客人！』也有些光彩。您孩兒這一遭做買賣，各扎邦便覓一個合子錢哩！(正末云)好兒，你着志者。(揚州奴云)嗨，幾乎被那老子聽見了。哥，喫罷那頭湯，天道暄熱，都把那帽笠去了，把那衣服鬆一鬆，將那四下的吊窗都與我推開了。(正末云)揚州奴，你説甚的？(揚州奴云)没，您孩兒商量做買賣，到那榻房裏，不要黑地裏交與他鈔，黑地裏交鈔，着人瞞過了。常言道：『喫明不喫暗。』你把吊窗與我推開。您孩兒商量做買賣，各扎邦便覓一個合子錢。(正末云)好兒，也不枉了。(揚州奴云)老兒去了也。哥，下了那分飯。臨散也，你把住那樓胡梯門，你便執壺，我便把盞，再喫個上馬的鐘兒，着我那大姐宜時景帶舞帶唱，華嚴的那海會。(正末云)揚州奴，你怎的説？(揚州奴云)没。(正末云)你看這廝！(唱)

【賺煞】你將這連天的宅憎嫌小，負郭的田還不好，一張紙從頭兒賣了。不知久後棲身何

處着？只守着那耐風霜破頂的磚窰。哎，兒也，心下自量度，則你這夜夜朝朝，可甚的『買賣歸來汗未消』？出脫了些奇珍異寶，花費了些精銀響鈔。哎，兒也，怎生把鄧通錢剛博得一個乞化的許由瓢！〔二七〕（下）

（揚州奴云）哥，早些安排齊整着，可來回我的話。（下）

校記

〔一〕『丑』，脈望館本作『外』。　〔二〕以上二句，脈望館本無。　〔三〕『胡子傳』，脈望館本作『户子轉』。

〔四〕此句原在下文『賣茶的，趙小哥曾來麼』句上，今據文意前移。　〔五〕以上柳隆卿云白，脈望館本無。

〔六〕此句脈望館本作『他一個是那道頭知尾，一個是那舉目回情』。　〔七〕『賣茶』二字原缺，據文意補。

〔八〕此句脈望館本作『老一老兒你可就受不得了』。下文揚州奴云白，脈望館本作『兄弟也，我自是嫩科，老一老兒我就受不得了』。　〔九〕『一百錠』，脈望館本作『一千錠』。　〔一〇〕自『大古來前生注定』至此句，脈望館本作『爺受了些憂愁思慮，兒每日家則是鼓吹笙簫。貪財漢命窮呵君子拙，如今那看錢奴家富小兒嬌。想仁兄從朝至暮，徹夜連宵，使心用倖，犯法違條。（帶云）爲那幾文錢呵，（唱）把那親爺來不識，朋友每絶交。做爺的他盡心兒積儹，做兒的無明夜的貪饕。或是爲官顯英豪，做商賈接兒曹』。　〔一一〕『上』字原缺，據脈望館本補。

〔一二〕『云』字原缺，據例補。　〔一三〕以上揚州奴云白，脈望館本作『没，小媳婦男女，則怕失了體面』。

〔一四〕以上正末科白，脈望館本無。　〔一五〕此句脈望館本作『不比你那興子』。　〔一六〕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那個吾官士大夫喚做甚麼柳隆卿、户子轉』。　〔一七〕此句脈望館本作『每日家嗑牙嘹嘴花胡哨。

（帶云）你不和那好人兩個廝跟』。〔一八〕此句下脈望館本多『可不道鶴隨鸞鳳飛騰遠』一句。〔一九〕此句下脈望館本多『（帶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等句。〔二〇〕『哨』字脈望館本作『俏』。〔二一〕此句脈望館本作『那裏想瘦腰肢偏稱柳絲柔』。〔二二〕此曲文與脈望館本略異。首三句脈望館本作『那裏面有人曾着圈套，無一個敢復交，他每題將起來魄散魂消』。『八百里』，脈望館本作『十萬里』。末尾三句脈望館本作『亂紛紛幾片桃花萼，那裏面埋藏着漫天雪浪，更和那捲地的風濤。』〔二三〕此句脈望館本作『敢把你錦片家緣落可便自抄』。下文『遮莫你手輕腳疾』，脈望館本作『憑着你那舌尖嘴快』。〔二四〕以上二句，脈望館本無。〔二五〕以上三句，脈望館本作『東閣西軒、南莊北園、琴棋書畫』。〔二六〕以上正末云白，脈望館本作『將來，將來』；下文曲詞中『一半兒賒來』五字，脈望館本無。〔二七〕此曲調名脈望館本作『〔賺煞尾〕』；首句脈望館本作『你嫌那畫樓低廳堂小』；『不知久後棲身何處着』句，脈望館本無；『則你這夜夜朝朝，可甚的「買賣歸來汗未消」』二句，脈望館本作『你又那幾樁（莊）家好事波難學。（揚州奴云）可是那幾樁（莊）兒？（正末唱）倚伏（仗）着博古通今可便世間少』。

第一折

（正末同卜兒小末尼上）（正末云）自家李茂卿。則從買了揚州奴的住宅，付與他錢鈔，他那裏去做甚麼買賣，多咱又被那兩個光棍弄掉了。敗子不得回頭，有負故人相托，如之奈何？〔一〕（小末尼云）〔二〕父親，您孩兒這幾時做買賣不遂其意，也則是生來命拙哩。（正末云）孩兒，你說差了。那

做買賣的，有一等人肯向前，敢當賭，湯風冒雪忍寒受冷；有一等人怕風怯雨，門也不出。所以孔子門下三千弟子，只子貢善能貨殖，遂成大富。怎做得由命不由人也。（唱）

【正宮·端正好】我則理會有錢的是咱能，那無錢的非關命。〔三〕咱人也須要個幹運的這經營。雖然道貧窮富貴生前定，不俠，咱可便穩坐的安然等。

（卜兒云）老的，你把那少年時掙人家的道路也說與孩兒知道咱。〔四〕（正末唱）

【滾繡毬】想着我幼年時血氣猛，爲蠅頭努力去爭。〔五〕哎喲，使的我到今來一身殘病。我去那虎狼窩不顧殘生，我可也問甚的是夜甚的是明，甚的是雨甚的是晴，我只去利名場往來奔競，那裏也有一日的安寧。投至得十年五載我這般鬆寬的有，也是我萬苦千辛積攢成。往事堪驚。

（旦兒上云）妾身翠哥。自從揚州奴賣了房屋，將着那錢鈔，與那兩個幫閒的兄弟，去月明樓上與宜時景飲酒歡會去了。我不敢隱諱，告李家叔叔去咱。可早來到也。小大哥，報復去，道有翠哥來見叔叔。（小末尼報科，云）父親，有翠哥在門首。（正末云）着他過來。（小末尼出云）翠哥，父親着你過去。（旦兒做見科，云）叔叔、嬸子萬福。（正末云）孩兒也，你來做甚麼那？（旦兒做悲科）（正末唱）

【倘秀才】我見他道不出喉嚨中氣哽，我見他搵不住可則撲簌簌腮邊也那淚傾。（旦兒云）兀的不氣殺你孩兒也！（哭科）（正末唱）你這般撇耳撓腮可又便怎生？（旦兒云）叔叔，揚州奴將

那賣房屋的錢鈔，與那兩個幫閒的兄弟，去月明樓上與宜時景飲酒去了。他若使的錢鈔無了呵，連我也要賣哩！叔叔，如此怎了也？（正末唱）我這裏聽仔細，你那裏說叮嚀，他他他可直恁般的不醒！〔六〕

（旦兒云）叔叔，想亡過公公，掙成錦片也似家緣家計，指望與子孫永遠居住。誰想被揚州奴破敗了也！（正末唱）

【滾繡毬】休言家未破破家的人未生，休言家未興興家的人未成。古人言一星星顯證。（帶云）那爲父母的，（唱）恨不得兒共女輩輩崢嶸，只要那家道興，錢物增，一年年越昌越盛。（帶云）怎知道生下兒女呵，（唱）偏生的天作對不稱人情。他將那城中宅子莊前地，〔七〕都做了風裏楊花水上萍。哎，可惜也錦片的這前程！

（云）小大哥，咱領着數十條好漢，徑到月明樓上打那賊醜生去來。〔八〕（下）（揚州奴、柳隆卿、胡子傳上）（揚州奴云）自家揚州奴。端的好快活也！俺今日自在的喫兩鍾兒，直喫得盡醉方歸。（胡子傳云）酒食都安排下了也。（揚州奴云）俺都要盡醉方歸。（做把杯科）（正末冲上云）揚州奴！（揚州奴做怕科，云）嗨！把我這一席兒好酒來攪壞了。哎喲！叔叔，您孩兒請夥計哩。（正末云）揚州奴，這個是你的買賣？這個是你那各扎邦便覓個合子錢？我問你。（唱）

【倘秀才】你又不是拜掃冬年的節令，又不是慶喜生辰的事情，你沒來由置酒張筵波把他衆人來請。（柳隆卿云）好殺風景也那。〔九〕（正末唱）你尊呵尊這廝甚麼德行？你重呵重這廝

甚麼才能？哎，兒也，你怎生則尋着這等？

（柳隆卿云）老的，休這等那等的，俺們都是看半鑑書的秀才。（正末云）噤聲！誰讀半鑑書來？（唱）

【滾繡毬】你念的是賺殺人的天甲經。〔一〇〕（胡子傳云）我呢？（正末唱）你是個纏殺人的布衫領。（帶云）則你那一生的學問呵，是那一聲兒：『哥往那裏去？帶挈我也走一遭兒波。』（唱）你則道的個願隨鞭鐙。你便闖一千席呵，可也填不滿你這窮坑。（正末做打科）（揚州奴云）您孩兒也仿兩個古人，學那孟嘗君三千食客，公孫弘東閣招賢哩。（正末云）呸！虧你不識羞！（唱）那孟嘗君是個公子，公孫弘是個名卿。他兩個在朝中十分恭敬，但門下都一剗羣英〔一一〕。我幾曾見禁持妻子這等無徒輩！（正末做打科）（胡子傳云）老的，踹了腳也。（正末唱）更和那不養爹娘的賊醜生，（柳隆卿云）老的，你可也閒淘氣哩。（正末唱）氣殺我烈焰騰騰。

（云）揚州奴，我量你到得那裏，你明日叫化也！（揚州奴云）如何？且相左手，您孩兒也不到的哩！（正末唱）

【倘秀才】你道有左慈術踢天弄井，項羽力拔山也那舉鼎。這廝們向白日把泥毬兒換了眼睛。你便有那降魔咒，度人經，也出不的這廝們鬼精！〔一二〕

（云）揚州奴，你不聽我的言語，看你不久便叫化也！（揚州奴云）如何？且相右手，您孩兒也不到的哩！（正末唱）

【三煞】你便似攪絶黑海那些飢寒的病，也則是贏得青樓薄倖名。（柳隆卿云）我可呢？（正末唱）你是那無字兒的空瓶。（胡子傳云）我可呢？（正末唱）你是個脱皮兒裹劑。（柳隆卿云）我兩個人物也不醜。（正末唱）怕不道是外面兒溫和，則你那徹底兒嚴凝。（柳隆卿云）你這老頭兒不要瑣碎，你只是把眼兒撑着，看我這架子衣服如何？（正末唱）我覷不的你裍寬也那褶下，肚疊胸高，鴨步鵝行。〔一三〕出門來呵怕不道桃花扇影，你回窰去勿勿勿少不得風雪酷寒亭。

（柳隆卿云）甚麼風雪酷寒亭？我則理會得閒騎寶馬閒踢鐙哩。（正末唱）

【二煞】你道是閒騎寶馬閒踢鐙，（帶云）你兩個到得家中算一算帳，你得了多少？我得了多少？（唱）你只做得個旋撲蒼蠅旋放生。（揚州奴云）叔叔，您孩兒有那施捨的心，禮讓的意，江湖的量，慷慨的志，也不低哩！（正末唱）你有那施捨的心呵訕笑得魯肅，你有那慷慨的志呵降伏得劉毅，你有那禮讓的意呵賽過得鮑叔，〔一四〕你有那江湖的量呵欺壓得陳登。（揚州奴云）您孩兒平昔也曾賫發與人，做偌多的好事哩！（正末唱）你賫發呵與那個陷本的商賈，你賫發呵與那個受困的官員，你賫發呵與那個薄落的書生。兀的不揚名顯姓，〔一五〕光日月動朝廷。

【一煞】不強似與虔婆子弟三十錠，更和那幫懶鑽閒二百瓶。你戀着那美景良辰，賞心樂事，會友邀賓，走斝也那飛觥。（云）揚州奴，我問你這是誰的錢物？（揚州奴云）是俺父親的錢物。

(正末云)誰應的使？(揚州奴云)是您孩兒應的使。(正末唱)這的是你爹行基業，是你自己錢財，須没個別姓來爭。可怎生不與你妻兒承領，〔一六〕倒憑他胡子傳和那柳隆卿？

(揚州奴云)我安排一席酒，着他請十個便十個，請二十個便二十個，不一時他把那一席的人都請將來。叔叔，你着我怎麽不敬他？(正末云)噤聲！(唱)

【煞尾】〔一七〕你有錢呵三千劍客由他們請。(帶云)一會兒無錢呵，(唱)哎，早閃的我在十二瑤臺獨自行。(帶云)揚州奴，(唱)你有一日出落得家業精，把解典處本利停，房舍又無，米糧又磬，誰支持怎接應？你那買賣上又不慣經，手藝上可又不甚能，掇不得重可也拈不得輕。你把那搖捶來懸瓦罐來擎，遶閭檐乞殘剩。沙鍋底無柴煨不熱那冰，破窰内無席蓋不了頂。餓得你肚皮裏春雷也則是骨碌碌的鳴，脊梁上寒風篤速速的冷。急攘攘的樓頭數不徹那更，(帶云)這早晚多早晚也？(唱)凍刺刺窰中巴不到那明。痛親眷敲門都没個應，好相識街頭也抹不着他影。無食力的身軀怎的撑？凍餓倒的屍骸去那大雪裏挺。没底的棺材誰共你爭？半霎兒人扛你來土墊的平。你死後街坊兀自憎，乾與你爹娘立這個名！我着那好言語勸你你不聽，那廝們謊話兒弄你且是娘的靈。可知道你親爺氣成病，連着我也激惱的這心頭怒轉增。我若是拖到官中使盡情，我不打死你無徒改了我的姓。便有那人家謊後生，都不似你這個腌臜潑短命。則你那胎骨劣心性頑耳根又硬。

哎，兒也，我其實道不改教不成，只着那正點背畫字紙兒你可慢慢的省。（下）

（揚州奴云）這席好酒弄的來敗興，隨你們發放了罷，我自回家去也。〔一八〕（二淨同揚州奴下）

校　記

〔一〕以上正末云白，脈望館本作『小大哥，這遭買賣如何』。　〔二〕『小末』下原脱『尼』字，據上文補。下同。

〔三〕此句脈望館本作『今日個受貧困非人命』。　〔四〕以上卜兒白，脈望館本作『老的也，不似這小不成』。

〔五〕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想着我幼年時發志行，甘心兒努力去爭』。下文『那裏也有一日的安寧』句，脈望館本作『想着咱百年人，枉受了那萬苦千辛』。　〔六〕此句脈望館本作『我聽言罷失驚』。　〔七〕自『一年年越昌越盛』至此句，脈望館本作『樂年昌盛。爲父母的恨不的兒共女享着他那萬里前程。將他那十年五歲莊前的地』。末句『哎可惜也錦片的這前程』，脈望館本作『可惜也恰便似火上弄冰凌』。　〔八〕『賊醜生』原作『醜賊生』，今倒正。　〔九〕此句脈望館本作『干你甚麼事』。　〔一〇〕『賺殺人的』四字，脈望館本作『隨殺夫』。

〔一一〕以上四句曲文，脈望館本作『你道是公孫弘那個公子，孟嘗君那般德行。（云）他兩個但開筵呵，（唱）他將那衆人來邀命，一齊列四座群英』。　〔一二〕以上曲文，『左慈』，脈望館本作『左道』；『向白日』，原作『兩白日』，據脈望館本改；末三句，脈望館本作『你便有那降魔手，怎施逞，你施呈這些鬼精』。　〔一三〕此句以上曲文，『青樓』，脈望館本作『秦樓』；『怕不道是外面兒溫和』句下，脈望館本有户子轉插白『看我這穿着比別人不起眼那』；『我覷不的你梢寬也那褶下』句下，脈望館本有户子轉插白『我比那個肚裏無才學』；『肚疊胸高』句下，脈望館本有柳隆卿插白『老官兒休打，他有半年的身孕哩！你看我這兩步怎麼上不得相没福』。　〔一四〕自『你有那施捨的心呵訕笑得魯肅』至此句，脈望館本作『你有施捨的心呵可不道威鎮那堯夫，你有那禮義的意呵德伏

那管仲，你有那慷慨的志呵義勝如田文』。〔一五〕『揚名顯姓』，脈望館本作『名振兩京』。〔一六〕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由你施逞，(云)哎，兒也，既是你的錢財呵』。〔一七〕此曲調名脈望館本作『〔隨煞〕』。曲文異文如下：『出落』，脈望館本作『典賣』；『街坊兀自憎』，脈望館本作『街坊說你不輕』；『我若是拖到官中使盡情』，脈望館本作『我若是拖到官中便盡了我的情』；末句脈望館本無。〔一八〕以上揚州奴云白，脈望館本作『隨你支持他去。兄弟也，我待不的你也，我去也。』

第三折

(揚州奴同旦兒攜薄籃上)(揚州奴云)不成器的看樣也！自家揚州奴的便是。不信好人言，果有恓惶事。我信着柳隆卿、胡子傳，把那房廊屋舍家緣過活都弄得無了。如今可在城南破瓦窰中居住，喫了早起的無晚夕的，每日家燒地眠炙地卧，怎麼過那日月？我苦呵理當，我這渾家他不曾受用一日。罷、罷、罷！大嫂，我也活不成了，我解下這繩子來搭在這樹枝上，你在那邊，我在這邊，俺兩個都吊殺了罷。(旦兒云)揚州奴，當日有錢時都是你受用，我不曾受用了一些，你吊殺便理當，我着甚麼來由？(揚州奴云)大嫂，你也說的是，我受用你不曾受用。你在窰中等着，我如今尋那兩個狗材去。你便掃下些乾驢糞，燒的罐兒滾滾的，等我尋些米來和你熬粥湯喫。天也，兀的不窮殺我也！(揚州奴、旦兒下)(賣茶上云)小可是個賣茶的。今日早晨起來，我光梳了頭，淨洗了臉，開了這茶房，看有甚麼人來？(柳隆卿、胡子傳上云)柴又不貴，米又不貴，兩個傻廝，正是一

對。自家柳隆卿，兄弟胡子傳。俺兩個是至交至厚寸步兒不廝離的兄弟。自從丟了這趙小哥，再沒興頭。今日且到茶房裏去閒坐一坐，有造化再尋的一個主兒也好。〔二〕賣茶的，有茶拿來俺兩個喫。（賣茶云）有茶，請裏面坐。（揚州奴上云）自家揚州奴。我往常但出門，磕頭撞腦的都是我那朋友兄弟，今日見我窮了，見了我的都躲去了。我如今茶房裏問一聲咱。（做見賣茶科，云）賣茶的支揖哩。（賣茶云）那裏來這叫化的？唾！叫化的也來唱喏！（揚州奴云）好了，好了，我正尋那兩個兄弟，恰好的在這裏，這一頭賫發可不喜也！（做見二淨唱喏科，云）哥，唱喏來。（柳隆卿云）趕出這叫化子去。（揚州奴云）我不是叫化的，我是趙小哥。（胡子傳云）誰是趙小哥？（揚州奴云）則我便是。（胡子傳云）你是趙小哥？我問你咱，你怎麼這般窮了？（揚州奴云）都是你這兩個歹弟子孩兒弄窮了我哩！（柳隆卿云）小哥，你肚裏飢麼？（揚州奴云）可知我肚裏飢，有甚麼東西與我喫些兒？（柳隆卿云）小哥，你少待片時，我買些來，與你喫好燒鵝、好膀蹄，我便去買將來。（柳隆卿下）（揚州奴云）哥，他那裏買東西去了，這早晚還不見來？（胡子傳云）小哥，還得我去。（揚州奴云）哥，你不去也罷。（胡子傳云）小哥，你等不得他，我先買些肉鮓酒米與你喫。〔二〕哥少坐，我便來。（胡子傳出門科）（賣茶云）你少我許多錢鈔，往那裏去？（胡子傳云）你不要大呼小叫的，你出來我和你說。（賣茶云）你有甚麼說？（胡子傳云）你認得他麼？則他是揚州奴。（賣茶云）他就是揚州奴？怎麼做出這等的模樣？（胡子傳云）他是有錢的財主，他怕當差，假粧窮哩。我兩個少你的錢鈔，都對付在他身上，你則問他要，不干我兩個事，我家去也。（揚州奴做捉虱子科）（賣茶云）我算一算帳，少下我茶錢五錢，酒錢三兩，飯錢一兩二錢，打發唱的耿妙蓮五兩，打雙

陸輸的銀八錢，共該十兩五錢。〔三〕(揚州奴云)哥，你算甚麼帳？(賣茶云)你推不知道，恰纔柳隆卿、胡子傳把那遠年近日欠下我的銀子，都對付在你身上，你還我銀子來，帳在這裏。(揚州奴云)哥阿，我揚州奴有錢呵，肯粧做叫化的？(賣茶云)你說你窮，他說你怕當差，假粧着哩！(揚州奴云)原來他兩個把遠年近日少欠人家錢鈔的帳，都對付在我身上，着我賠還。哥阿，且休看我喫的，你則看我穿的，我那得一個錢來？我寧可與你家擔水運漿，掃田刮地，做個傭工，准還你罷。〔四〕(賣茶云)苦惱苦惱，你當初也是做人的來，你也曾照顧我來，我便下的要你做傭工還舊帳？我如今把那項銀子都不問你要，饒了你可何如？(揚州奴云)哥阿，你若饒了我呵，我可做驢做馬報答你。(賣茶云)罷、罷、罷，我饒了你，你去罷。(揚州奴云)謝了哥哥。我出的這門來。他兩個把我穩在這裏，推買東西去了，他兩個少下的錢鈔都對在我身上。早則這哥哥饒了我，不然我怎了也？柳隆卿、胡子傳，我一世裏不曾見你兩個歹弟子孩兒！(同下)(旦兒上云)〔五〕自家翠哥。揚州奴到街市上投託相識去了，這早晚不見來，我在此且燒湯罐兒等着。(揚州奴上云)這兩個好無禮也，把我穩在茶房裏，他兩個都走了，乾餓了我一日。我且回那破窰中去。(做見科)(旦兒云)揚州奴，你來了也。(揚州奴云)大嫂，你燒得鍋兒裏水滾了麼？(旦兒云)我燒得熱熱的了，將米來我煮。(揚州奴云)你煮我兩隻腿！我出門去不曾撞一個好朋友。罷、罷、罷！我只是死了罷！(旦兒云)你動不動則要尋死。想你伴着那柳隆卿、胡子傳，百般的受用快活，我可着甚麼來由？你如今走投沒路，〔六〕我和你去李家叔叔討口飯兒喫咱。(揚州奴云)大嫂，你說那裏話，正是上門兒討打喫！叔叔見了我，輕呵便是罵，重呵便是打。你要去你自家去，我是不敢去。(旦兒

云）揚州奴，不妨事，俺兩個到叔叔門首先打聽着，若叔叔在家呵，我便自家過去；若叔叔不在呵，我和你同進去。見了嬸子，必然與俺些盤纏也。（揚州奴云）大嫂，你也說的是。到那裏叔叔若在家時，你便自家過去，見叔叔討碗飯喫。你喫飽了，就把剩下的包些兒出來我喫。若無叔叔在家，我便同你進去。見了嬸子，休說那盤纏，便是飽飯也喫他一頓。天也！兀的不窮殺我也！（同旦兒下）（卜兒上云）老身趙氏，〔七〕今日老的大清早出去，看看日中了，怎麼還不回來？下次孩兒每安排下茶飯，這早晚敢待來也。（揚州奴同旦兒上）（揚州奴云）大嫂，到門首了。你先過去，若有叔叔在家，休說我在這裏。若無呵，你出來叫我一聲。（旦兒云）我知道了。我先過去。（做見卜兒科）（卜兒云）下次小的每，可怎麼放進這個叫化子來？（旦兒云）嬸子，我不是叫化的，我是翠哥。（卜兒云）呀，你是翠哥。兒也，你怎麼這等模樣？（旦兒云）嬸子，我如今和揚州奴在城南破瓦窰中居住。嬸子，痛殺我也！（卜兒云）揚州奴在那裏？（旦云）揚州奴在門首哩。（卜兒云）着他過來。（旦云）我喚他去。（揚州奴做睡科）（旦兒叫科，云）他睡着了，我喚他咱。『揚州奴、揚州奴。』（揚州奴做醒科，云）我打你這醜弟子！天那，攪了我一個好夢，正好意思了呢。（旦兒云）你夢見甚麼來？（揚州奴云）我夢見月明樓上和那撇之秀兩個唱那阿孤令，從頭兒唱起。（旦兒云）你還記着這樣兒哩！你過去見嬸子去。（揚州奴見卜兒哭云）嬸子，窮殺我也！叔叔在家麼？他來時要打我，嬸子勸一勸兒。（卜兒云）孩兒，你敢不曾喫飯哩？（揚州奴云）我那得那飯來喫？（卜兒云）下次小的每，先收拾麵來與孩兒喫。孩兒，我着你飽喫一頓。你叔叔不在家，你喫你喫。（揚州奴喫麵科）（正末上云）誰家子弟，駿馬雕鞍。馬上人半醉，坐下馬如飛。拂兩袖春風，蕩滿

街塵土。你看囉，呸！兀的不眯了老夫的眼也！（唱）

【中呂·粉蝶兒】誰家個年小無徒，他生在無憂愁太平時務。空生得貌堂堂一表非俗。出來的撥琵琶，打雙陸，把家緣不顧。那裏肯尋個大老名儒，去學習些兒聖賢章句。〔八〕

【醉春風】全不想日月兩跳丸，則這乾坤一夜雨。我如今年老也逼桑榆，端的是朽木材何足數、數。則理會的詩書是覺世之師，〔九〕忠孝是立身之本，這錢財是倘來之物。

（云）早來到家也。（唱）

【叫聲】〔一〇〕恰纔個手扶拄杖走街衢，一步、一步、驀入門桯去。（做見揚州奴怒科，云）誰喫麵哩？（揚州奴驚科，云）我死也！（正末唱）我這裏猛擡頭剛窺覷，他可也爲甚麼立欽欽恁的膽兒虛。

（旦兒云）叔叔，媳婦兒拜哩。（正末云）靠後！（唱）

【剔銀燈】我其實可便消不得你這嬌兒和幼女，我其實可便顧不得你這窮親潑故。這廝有那一千樁兒情難容處，這廝若論着五刑發落可便罪不容誅。（帶云）揚州奴你不說來？（唱）我教你成個人物，做個財主，你卻怎生背地裏閒言落可便長語。〔一一〕

（云）你不道來，我姓李，你姓趙，俺兩家是甚麼親那？（唱）

【蔓青菜】你今日有甚臉落可便踏着我的門户？怎不守着那兩個潑無徒？（揚州奴怕走科）（正末云）那裏走？（唱）唬得他手兒腳兒戰篤速，特古裏我跟前你有甚麼怕怖？則俺這小乞

兒家羹湯少些薑醋。〔一二〕

（揚州奴做怕科、將筯敲碗科）（正末打科）（卜兒云）老的（云）還不放下，則喫你那大食裏燒羊去。（揚州奴做出門科，云）嬸子，打殺我也！如今我要做買賣無本錢，我各扎邦便覓合子也，休打他。（揚州奴云）嬸子，你放心，我便做買賣去也。（虛錢。（卜兒云）孩兒也，我與你這一貫錢做本錢。（揚州奴云）嬸子，我拿這一貫錢去買了包兒炭來。〔一三〕（卜兒云）孩兒，你做甚麼買賣哩？（揚州下，再上云）嬸子，我賣炭哩。（卜兒云）你賣炭可是何如？（揚州奴云）我一貫本錢，賣了一貫，又嫌了一貫，還奴云）我賣炭哩。（卜兒云）你賣炭可是何如？（揚州奴云）我一貫本錢，賣了一貫，又嫌了一貫，還剩下兩包兒炭，送與嬸子烘腳做上利哩。（卜兒云）我家有，你自拿回去受用罷。（揚州奴云）嬸子，我再別做買賣去也。（虛下，再上叫云）賣菜也。青菜、白菜、赤根菜、芫荽、葫蘿蔔、葱兒呵！（卜兒云）孩兒也，你又做甚麼買賣哩？（揚州奴云）嬸子，你和叔叔說一聲，道我賣菜哩。（卜兒云）孩兒也，你則在這裏，我和叔叔說去。（卜兒做見正末科，云）老的，你歡喜咱，揚州奴做買賣也賺得錢哩。（正末云）我不信。揚州奴做甚麼買賣來？（揚州奴云）您孩兒頭裏賣炭，如今賣菜。（正末云）你賣炭呵，人說你甚麼來？（揚州奴云）有人說來，揚州奴賣炭，苦惱也。他有錢時，火焰也似起，如今無錢弄塌了也。（正末云）甚麼塌了？（揚州奴云）炭塌了。（正末云）你看這廝。（揚州奴云）揚州奴賣菜，也有人說來，有錢時伴着柳隆卿，今日無錢擔着那胡子傳。（正末云）你這菜擔兒是人擔自擔？（揚州奴云）叔叔，你怎麼說這等話？有偌大本錢敢託別人擔？倘或他擔別處去了，我那裏尋他去？（正末云）你往前街去也往那後巷去？（揚州奴云）我前街後巷都走。（正末

云）你擔着擔口裏可叫麼？〔一四〕（揚州奴云）若不叫呵，人家怎麼知道有賣菜的？（正末云）可是你叫是那個叫？（揚州奴云）我自叫。（正末云）下次小的們，都來聽揚州奴哥哥怎麼叫哩。（揚州奴云）叔叔，你要聽呵我前面走，叔叔後面聽，我便叫。叔叔，你把下次小的每趕了去，這小廝每都是我手裏賣了的。（正末云）你若不叫，我就打死了你個無徒！（揚州奴云）他那裏是着我叫，明白是羞我。我不叫他又打我，不免將就的叫一聲：『青菜白菜赤根菜葫蘿蔔芫荽葱兒阿。』（做打悲科，云）天那，羞殺我也！（正末云）好可憐人也呵！（唱）

【紅繡鞋】你往常時在那鴛鴦帳底那般兒攜雲握雨；哎，兒也，你往常時在那玳瑁筵前可便噀玉噴珠，你直喫得滿身花影倩人扶。今日呵便擔着孛籃，拽着衣服，不害羞當街裏叫將過去。

（揚州奴云）叔叔，您孩兒往常不聽叔叔的教訓，今日受窮，纔知道這錢中使，我省的了也。（正末云）這話是誰說來？（揚州奴云）您孩兒說來。（正末云）哎喲，兒也，兀的不痛殺我也！（唱）

【滿庭芳】你醒也波高陽哎酒徒，擔着這兩籃兒白菜，你可覓了他這幾貫的青蚨？（帶云）揚州奴，你今日覓了多少錢？（揚州奴云）是一貫本錢，賣了一日，又覓了一貫。（正末唱）你就着這五百錢買些雜麵你便還窰去，那油鹽醬旋買也可是零沽？（揚州奴云）甚麼肚腸，又敢喫油鹽醬哩！（正末唱）哎，兒也，就着這賣不了殘剩的菜蔬，（揚州奴云）喫了就傷本錢，着些涼水兒灑灑還要賣哩。（正末唱）則你那五臟神也不到今日開屠。（云）揚州奴，你只買些燒羊喫波。（揚州

奴云)我不敢喫。(正末云)你買些魚喫。(揚州奴云)叔叔，有多少本錢，又敢買魚喫？(正末云)你買些肉喫。(揚州奴云)也都不敢買喫。(正末云)你都不敢買喫，你可喫些甚麼？(揚州奴云)叔叔，我買將那倉小米兒來，又不敢舂，恐怕折耗了，只揀那賣不去的菜葉兒，將來煨熟了，〔一五〕又不要蘸鹽搠醬，只喫一碗淡粥。(正末云)婆婆，我問揚州奴買些魚喫，他道我不敢喫；我道你買些肉喫，他道我不敢喫，我道你都不敢喫，你喫些甚麼？他道我喫淡粥。我道你喫得淡粥麼？他道我喫得。(唱)婆婆呵這廝便早識的些前路，〔一六〕想着他那破瓦窰中受苦。(帶云)正是『不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唱)哎，兒也，這的是你須下死工夫。

(揚州奴云)叔叔，恁孩兒正是『執迷人難勸』，今日『臨危可自省』也。(正末云)這廝一世兒則說了這一句話。孩兒，你且回去，你若依着我呵，不到三五日我着你做一個大大的財主。(唱)

【尾煞】這業海是無邊無岸的愁，那窮坑是不存不濟的苦。這業海打一千個家阿撲逃不去，那窮坑你便旋十萬個翻身急切裏也跳不出。(同卜兒下)

(揚州奴云)大嫂，俺回去來。天那，兀的不窮殺我也！(同旦下)(小末尼上云)自家李小哥。父親着我去請趙小哥坐席。可早來到城南破窰。不免叫他一聲：趙小哥。(揚州奴同旦上見科，云)小大哥，你來怎麼？(小末尼云)小哥，父親的言語着我來，明日請坐席哩。(揚州奴云)既然叔叔請喫酒，俺兩口兒便來也。(小末尼云)小哥是必早些兒來波。(下)(揚州奴云)大嫂，他那裏請俺喫酒，明白羞我哩！卻是叔叔請不好不去。到得那裏不要閒了，你便與他掃田刮地，我便擔水運

漿。天那，兀的不窮殺我也！（同下）

校記

〔一〕此句脈望館本無。　〔二〕『米』原作『來』，筆誤。今據脈望館本改。　〔三〕以上賣茶云白，脈望館本作『我算一算帳，少下我茶錢二兩，酒錢五兩，又少飯錢一兩五錢，打發唱的耿妙蓮銀二十兩，打雙陸銀八兩，共該銀八十六兩七錢九分二厘半』。　〔四〕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折傭准還你罷』。　〔五〕旦兒下原脱『上』字，依例補。　〔六〕此句脈望館本作『你休要憂慮』。　〔七〕『趙氏』原作『李氏』。此劇楔子趙國器云『又有一件，茂卿妻恰好與老夫同姓，老夫妻與茂卿同姓』。據改。　〔八〕以上三句，脈望館本作『甚的是致知格物，不尋大老明儒。你問他波，可甚的喚做甚麼禮樂射御書數』。　〔九〕自『我如今年老也逼桑榆』至此句，脈望館本作『我如今老來無用腹空虛，朽木材何足道是那取，斗筲器不可道是數，糞土牆枉辱抹殺祖。語孟是濟世之材』。　〔一〇〕此曲脈望館本並入上〔醉春風〕曲中，末二句作『我這裏觀覷了悠悠的他五魂無』。　〔一一〕此句自『閒言』以下文字，脈望館本作『閒言仗語』。　〔一二〕此曲脈望館本無『怎不守着那兩個潑無徒』句；最後一句下多『（正末云）放下！（唱）則喫你大食店裏燒羊去』一句。　〔一三〕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賣炭也！賣包兒炭也！』。　〔一四〕『叫』，脈望館本作『歌叫』，下文同。　〔一五〕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諸般菜都不要』。　〔一六〕此句脈望館本作『婆婆呵這廝可便成一個人物』。

第四折

（正末同卜兒、小末尼上云）今日是老夫賤降的日辰。擺下酒席，請衆街坊慶賀這所新宅子，就順便慶賀小員外。昨日着小大哥請的揚州奴去了，不見來到。衆街坊老的每敢待來也。（外扮衆街坊上云）〔二〕俺們都是這揚州牌樓巷人。昔日趙國器臨死，將他兒子揚州奴托孤與東堂老子。誰想揚州奴把家財盡都耗散，現今這所好宅子也賣與東堂老子了。〔三〕今日正是東堂老子生日，請我衆街坊相識喫酒，卻又喚那揚州奴兩口叫化弟子孩兒，不知爲何？俺們一來去慶賀生辰，二來就慶賀他這所新宅子，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員外，報復進去，有俺衆街坊特來慶賀生辰哩。（小末尼云）快有請。（小末尼云）請進去。（衆街坊做見科，云）俺衆街坊一來與員外慶賀生辰，二來就慶賀這所新宅子。〔三〕（正末云）多謝了。衆街坊請坐。下次小的每，一壁廂安排酒餚，只等揚州奴兩口兒到來便上席也。（揚州奴同旦兒上云）自家揚州奴的便是。這是李家叔叔門首，俺們自進去。（同旦兒做見科）（揚州奴云）叔叔，您孩兒和媳婦來了，不知有甚麼說話？（正末云）你來了也。（唱）

【雙調·新水令】今日個畫堂春暖宴佳賓，舞東風落紅成陣。擺設的一般般肴饌美，酬酢的一個個綺羅新。〔四〕（揚州奴背科，云）嗨，兀的不羞殺我也！（正末云）揚州奴。（揚州奴做不應

科)(正末唱)我見他暗暗傷神，無語淚偷搵。

【沉醉東風】我着你做商賈身裏出身，誰着你戀花柳人不成人。〔五〕我只待傾心吐膽教，(揚州奴背科，云)嗨，對着這衆人則管花白我，早知道不來也罷。(正末唱)你可爲甚麼切齒嚼牙恨？這是你自做的來有家難奔。(揚州奴做探手科，云)羞殺我也！(正末唱)爲甚麼只古裏裸袖揎拳無事哏，(帶云)孩兒也，你那般慌怎麼？(唱)我只着你受盡了的飢寒敢可也還正的本。

(云)今日衆親眷在這裏，老夫有一句話告知衆親眷每。咱本貫是東平府人氏，因做買賣到這揚州東門裏牌樓巷居住。有西鄰趙國器是這揚州奴父親，與老夫三十載通家之好。當日趙國器染病，使這揚州奴來請老夫到他家中。我問他的病症從何而起？他道只爲揚州奴這孩兒不肖，必敗吾家，憂愁思慮成的病證。今日請你來，特將揚州奴兩口兒托付與你，照覷他這下半世。我道李實才德俱薄，又非服制之親，當不的這個重托。那趙國器捱着病，將我來跪一跪，我只得應承了。〔六〕揚州奴，當日你父親着你正點背畫的文書上面寫着甚麼？(揚州奴云)您孩兒不曾看見，敢是死活的文書麼？(正末云)孩兒也，不是死活的文書。你對着這衆親眷，將這一張文書，你則與我高高的讀者。(揚州奴云)理會的。這文書是俺父親親筆寫的，那正點背畫的字也是俺畫的。〔七〕父親阿，如今文書便有，那寫文書的人在那裏也阿？(做悲科)(正末云)你且不要哭，只讀的這文書者。(揚州奴云)是。〔八〕(做讀文書科，云)『今有揚州東關裏牌樓巷住人趙國器，』這

是我父親的名字。『因爲病重不起，有男揚州奴不肖，暗寄課銀五百錠在老友李茂卿處，〔九〕與男揚州奴困窮日使用。』莫不是我眼花麼？等我再讀。（再讀文書科，云）老叔，把來還我。（正末云）把甚麼來？（揚州奴云）把甚麼來？白紙上寫着黑字兒哩！〔一〇〕（正末云）你父親寫便這等寫，其實没有甚麼銀子。（揚州奴云）叔叔，您孩兒也不敢望五百錠，只把一兩錠拿出來等我摸一摸，我依舊還了你。（正末云）揚州奴，你又來也。想你父親死後，你將那田業屋産待賣與别人，我怎肯着别人買去，我暗暗的着人轉買了，總則是你這五百錠大銀子裏面。幾年月日，節次不等，共使過多少；你那油房、磨房、解典庫你待賣與别人，我也着人暗暗的轉買了，可也是那五百錠大銀子裏面。幾年月日，節次不等，使了多少；你那驢馬孳畜和大小奴婢也有走了的，也有死了的，當初你待賣與别人，我也暗暗的着人轉買了，也是這五百錠大銀子裏面。我存下這一本帳目，是你那房廊屋舍、條凳椅桌、琴棋書畫、應用物件，盡行在上，我如今一一交割，如有欠缺，老夫盡行賠還。你揚州奴聽者：（詩云）你父親暗寄雪花銀，展轉挪移十數春。〔一一〕今日卻將原物出，世間難得俺這志誠人。（云）揚州奴。（唱）

【雁兒落】豈不聞『遠親呵不似我近鄰』，我怎敢做的個有口偏無信。〔一二〕今日便一樁樁待送還，你可也一件件都收盡。

（揚州奴做拜跪科，云）多謝了叔叔、嬸子。我怎麼得知有這今日也！（正末唱）

【水仙子】你看宅前院後不沾塵，（揚州奴云）這前堂後閣比在前越越修整的全别了也。（正末唱）

畫閣蘭堂一剷新。（揚州奴云）叔叔，這倉廒中不知是空虛的可是有米糧？（正末唱）倉廒中米麥成房囤。（揚州奴云）嗨，這解典庫還依舊得開放麼？（正末唱）解庫中有金共銀。（揚州奴云）叔叔，城外那幾所莊兒可還有哩？（正末唱）莊兒頭孳畜成羣，銅斗兒家門一所，錦片也似莊田百頃。〔一三〕（帶云）揚州奴、翠哥，（唱）你從今後再休得典賣與他人。

（云）小大哥，擡過桌來，着揚州奴兩口兒把盞管待衆街坊親眷每。（揚州奴云）多謝叔叔、嬸子重恩。若不是叔叔、嬸嬸贖了呵，恁孩兒只在瓦窰裏住一世哩！大嫂將酒過來，待我先奉了叔叔、嬸子，請滿飲這一杯。（衆街坊云）趙小哥，你兩口兒莫說把這盞酒，便殺身也報不的這等大恩哩！（正末云）孩兒，我喫我喫。（揚州奴又奉酒科，云）請衆親眷每大家滿飲一杯。（衆云）難得難得，我們都喫。（揚州奴云）我再奉叔叔、嬸子一杯，您孩兒今生無處報荅大恩，來生來世當做狗做馬賠還叔叔、嬸子哩！（正末唱）

【喬牌兒】我見他意殷勤捧玉樽，只待要來世裏報咱恩。這的是你爹爹暗寄下家緣分，與我李家財原不損。〔一四〕

（柳隆卿、胡子傳上云）聞得趙小哥依然的富貴了也，俺尋他去來。（做見科）（柳隆卿云）趙小哥，你就不認得俺了？俺和你喫酒去來。（揚州奴云）哥也，我如今回了心，再不敢惹你了，你別去尋個人罷。（柳隆卿云）你說甚麼話。你也回心，俺們也回心，如今幫你做人家哩！〔一五〕（正末云）哇！下次小的每，與我攆這兩個光棍出去！（柳隆卿云）趙小哥，你也勸一勸波。（揚州奴云）你快

出去，別處利市。（正末唱）

【川撥棹】衆親鄰正歡娛語笑頻，〔一六〕我則見兩個喬人，引定個紅裙，驀入堂門，唬得俺那三魂掉了二魂。哎，兒也，便做道你不慌呵我最緊。

【殿前歡】俺孩兒甫能够得成人，〔一七〕你又待教他『一年春盡一年春』。他去那麗春園納了那顆爭鋒印，你休鬧波完體將軍。你便説天花信口噴，他如今有時運，怎肯不惺惺再打入迷魂陣。我勸你兩個風流子弟，可也別尋一個合死的郎君。

（云）揚州奴你聽者：（斷云）銅斗兒家緣家計，戀花柳盡行消費。我勸你全然不睬，則信他兩個至契。我受付托轉買到家，待回頭交還本利。〔一八〕這的是西鄰友生不肖兒男，結末了東堂老勸破家子弟。（同下）

題目　西鄰友立托孤文書

正名　東堂老勸破家子弟

校記

〔一〕『外』字原缺，據脈望館本補。　〔二〕此句及下文『二來就慶賀他這所新宅子』，脈望館本無。　〔三〕此句脈望館本作『二來就慶賀小員外來也』。　〔四〕自『舞東風落紅成陣』以下三句，脈望館本作『捲珠簾落紅成陣。賓朋衣冠整，兒女綺羅新』。　〔五〕此句脈望館本作『誰着你戀煙花眼内無珠』。　〔六〕以上三句，脈望

館本作『令兄長言道：「有長策」。老夫道：「如何是長策？」』。〔七〕此句脈望館本無。〔八〕以上正末與揚州奴云白，脈望館本無。〔九〕『五百錠』，脈望館本作『二百錠』。〔一〇〕此句下脈望館本多『你若不與我呵，我大衙門裏告你去也』。〔一一〕此句脈望館本作『將來難辨假和真』。〔一二〕此句脈望館本作『我可便說的話言忠信』。〔一三〕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錦片也似莊田無數，可則銅斗兒般家緣户門』。〔一四〕自上文『(衆街坊云)趙小哥，你兩口兒莫説把這盞酒，便殺身也報不的這等大恩哩』至此〔喬牌兒〕曲，脈望館本無。〔一五〕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俺别尋個衣飯主兒去來』。下文正末、柳隆卿、揚州奴白，脈望館本無。〔一六〕『衆親鄰』，脈望館本作『酒盈樽』。下文『唬得俺那三魂掉了二魂』，脈望館本作『驚急力的將咱唬損』。〔一七〕此句脈望館本作『俺孩兒改家門』。下文『你便説天花信口噴』至『怎肯不惺惺再打入迷魂陣』三句，脈望館本作『他不甫能纔立身，休則管誇英俊；他不甫能打跳出迷魂陣』。〔一八〕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受付與家財收取，還着你成家立計』。

晉陶母剪髮待賓

劇目說明

此劇今存二本：脈望館抄于小谷本，題目作『范學士薦賢舉善』，正名作『晉陶母剪髮待賓』；王季烈《孤本元明雜劇》本，此本據脈望館本轉錄，題目正名與脈望館本同，僅改正了脈望館本個别錯漏之

處。

此劇據脈望館本移錄，以王本參校。又，脈望館本及王本劇名原缺『晉』字，今據天一閣本《錄鬼簿》補。

第一折

（沖末孤上云）滿腹文章七步才，綺羅衫袖拂香埃。今生坐享清平福，不是讀書那得來？小官姓范名逵，官拜學士之職。方今聖人在位，拔擢英才。因爲山間林下，多有懷材抱德之人，不肯進取功名。今着小官五路採訪，但有才德文學孝廉仁義之士，一有所長，着小官保奏到朝中，聖人自有加官賜賞。小官不敢久停久住，乘驛馬便索登程。小官離帝闕親赴他邦，多有那居山林隱跡埋藏。奉朝命四方採訪，這一去舉名儒要見忠良。（下）（生扮陶侃上云）黄卷青燈苦業儒，九經三史腹中居。寸陰當惜休輕放，治國齊家在此書。小生姓陶名侃字士行，祖居丹陽人氏，年方二十歲。父親辭世，有母湛氏，抬舉小生，成人長大，訓課讀書。爭奈家貧，母親與人家縫聯補綻，洗衣刮裳，覓來錢物，與小生做學課錢。雖則學成滿腹文章，何日是崢嶸發達之時？今日太學中有一老先生，姓范名逵，來到府學，個月期程。別的書生都請了他，止有小生不曾相請，便請可也無錢。小生也無計所奈，寫了個『錢』字、『信』字，有個韓夫人，他是個巨富的財主，開着座解典庫。小生將着這兩個字，直至韓夫人家，折當三五貫長錢，來請那范先生，也是小生出於無奈。我想陶侃，空

學成滿腹文章，幾時得遂大志也呵！正是魯麟周鳳皆爲瑞，出不逢時奈若何！(下)(韓夫人上云)守志韓門愧丈夫，世傳清白事非無。治家嚴肅閨門整，文業堪同曹大姑。妾身姓韓，丹陽縣人氏。家中頗有資財，油磨房解典庫，鴉飛不過的田土。嫡親的兩口兒家屬，有個女孩兒，年方一十八歲，不曾許聘他人。今日在解典庫中閒坐，看有甚麼人來？(陶侃上云)小生陶侃是也。說話中間，來到韓夫人門首。無人報復，我自家過去。(做見科，云)夫人拜揖。(夫人云)好一個秀才也！敢問秀才姓甚名誰？此來卻是爲何？(陶侃云)小生本處人氏，姓陶名侃字士行。嫡親的子母二人。小生幼習儒業，頗讀詩書。爭奈家貧如洗。如今天下多事，母親恐小生安逸，不堪任事，着小生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慣習勤苦，奪取功名。今有太學中一老先生，來此經久。小生卻要相請，爭奈無錢。今寫了一個『錢』字，一個『信』字，當在夫人這裏，怎生當與小生五貫長錢使用。小生若兑付的錢來，可來贖取這兩個字。(夫人云)量這個『信』字打甚麼不緊？(陶侃云)夫人，這個『信』字不輕，俺這『信』行爲准。秀才每既爲孔子門徒，豈敢失信於人？可不道人無信不立！(夫人云)我見這個秀才，發言吐語，論議四出，久後必然崢嶸顯達。秀才，你既有事，將五貫錢去。(陶侃云)多謝夫人不阻。(夫人云)秀才且休回家去。下次小的每將酒來，秀才滿飲一杯。(陶云)母親嚴教，並不敢喫酒。(夫人云)秀才，這酒是老身服湯藥的酒，秀才略飲三杯。若到家你母親問你時，便道我着你喫酒來，你母親也不怪你。(陶云)既是這等，小生逆不過夫人面皮，只得勉飲三杯。(做飲科，云)夫人，小生得了酒也，夫人休怪。小生將着這五貫錢，還家中去也。(下)(夫人云)秀才去了也。我恰纔覷了陶秀才相貌，雖則時間受窘，久後必然發跡。

我有心待將女孩兒許與這生爲妻，爭奈不認的他那母親。我且記在心懷，待後圖之。今日無事，且回後堂去也。（下）（正旦扮陶母上云）老身丹陽縣人氏，自身姓湛，夫主姓陶名丹，早年亡過。所生一子，喚名陶侃。學成滿腹文章，爭奈風雲未遂。今日往太學中講書去了。安排下茶飯，孩兒這早晚敢待來也。（唱）

【仙呂·點絳唇】夫主歸天，老身發願，將鬣犬，嚴教了十年，下苦志習經典。

【混江龍】我將些衣服頭面，都做了文房四寶束脩錢。他學的賦課成八韻，詩吟就全篇。十載寒窗黃卷客，博一紙九重天上紫泥宣。念老身治家教子，我孩兒事奉萱親。着他受半生辛苦，指望待一舉成名。我與人縫聯補綻，洗衣刮裳。那個不說兒文章虧殺了娘針線！學成了詩云子曰，久以後忠孝雙全。〔一〕（云）安排下茶飯，陶侃這早晚敢待來也。（陶侃帶酒上云）小生陶侃，恰纔在韓夫人家當了這五貫長錢，喫了三杯兒酒，面皮紅了，則怕母親問，來到家中，我不言語自過去。母親，您孩兒下學來了也。（旦云）你莫不喫酒來？（陶云）你兒不曾喫酒。（旦云）你未學讀書，先學喫酒，你喫酒敢還早哩麼！（唱）

【油葫蘆】你不肯刺骨懸頭作狀元，金榜上將名姓顯，你則待長安市上酒家眠。則他這匡衡牆，緊靠着編修院；則他那杜康宅，隔壁是悲田院。你學仲宣空倚樓，似祖生懶着鞭。你則待醉鄉中早稱了平生願，常留着一體在頭邊。

【天下樂】哎，兒也，你幾時能够兩行朱衣列馬前？（云）孩兒你須知道的，（唱）則俺這家緣，可也無甚錢，則怕典不了賣不了咱金谷園。你則待醉華筵學五侯，往竹林訪七賢，幾曾見凌烟閣上畫醉仙？

（云）孩兒，想你這般攻書呵，你娘那裏得那錢物來？（陶云）孩兒知道，則是多虧了母親。（旦唱）

【那吒令】則他這今年非同似往年，恰還了紙錢，又少欠下筆錢，常着我左肩那在這右肩。與人家做生活打些粗活，閒停止粧宅眷，端的使碎我這意馬心猿。

【鵲踏枝】你則待要赴佳筵，倒金船，咱如今少米無柴，赤手空拳。你不學漢賈誼獻長策萬言，你則待學劉伶般爛醉十年。

（陶云）您孩兒不曾飲酒。〔二〕（旦唱）

【寄生草】你則待扶頭酒尋半碗，謁人詩贈幾篇。請着你不離隨着他轉，逢着你的唱偌迎着他善。後來便說着你的體面難消遣。則你這拖狗皮纏定這謝家樓，幾時得布衣人走上黃金殿？

（云）陶侃，你實說在那裏飲酒來？（陶跪云）不瞞母親說，孩兒在韓夫人家飲酒來。（旦云）你爲甚麼到韓夫人家？（陶云）母親不知，容您孩兒慢慢說一遍。近日太學中來了一個老先生，姓范名逵。別個書生都相請了，則有您孩兒不曾請，爭奈家寒無有錢鈔。您孩兒寫了一個『信』字、一個『錢』字，在韓夫人家當了五貫長錢。夫人道：偌大一個解典庫，怎教你空口出門？他服湯藥的

酒，着你孩兒喫了三鍾。您孩兒不肯喫來。夫人説道：你母親怪你，就説我教你喫來。今母親致怒，我不怨別人，只怨韓夫人。（旦云）小孩兒家，你喫了他酒，又當下一個『信』字，倒還怨他。陶侃，你寫一個『信』字、一個『錢』字來我看。（陶云）理會的。（做寫科，云）寫就了也。母親，這個是『錢』字、『信』字。（旦云）陶侃，這兩個字，那一個好？（陶云）母親不問，你孩兒也不敢説，還是『錢』字好。（旦云）怎生這『錢』字好？（陶云）母親，便好道錢字是人之膽，財是富之苗。如今有錢的，〔三〕出則人敬，坐則人讓，口食香美之食，身穿錦繡之衣；無錢的口食糲食，身穿破衣。有鈔方能成事業，無錢眼下受奔波。這個『信』字，打甚麼不緊！（旦云）你那裏知道，我説與你。（唱）

【金盞兒】錢字是大金傍戔，信字是立人邊言，信近於義錢招怨。這一個有錢可更有信，兩件事，古來傳。這一個有錢的石崇般富，這一個有信的范丹賢。你常存着立身夫子信，（云）擡了者。（唱）休戀這轉世鄧通錢。

（云）陶侃，你又飲酒，又失信，過來躺着，須當痛責。（陶云）母親打的是。這一場都是韓夫人。（旦唱）

【醉扶歸】你可便休把他人怨，你可便不聽你這母親言。（陶云）母親閃了手也。（旦云）陶侃，你多大年紀也？（陶云）母親，孩兒二十歲了。（旦唱）你如今二十歲也，不索可便虛受了一歲者波，你可也央及了我十九年。（云）不打這廝慣了他。陶侃，你再敢喫酒麼？（陶云）你孩兒再不敢了也。（旦唱）我這裏自解嘆無人將我來勸，我這裏欲待要打，也索好着我心兒裏可憐。

(云)陶侃，起來，我不打你，饒了你者。(陶云)我謝了母親。爲甚麼不打你孩兒？(旦云)你問我爲甚麼不打你？(唱)我看着未及第的書生面。

(陶云)謝了母親。(旦云)從今後見酒，一點也不要喫。你那五貫長錢使了未曾？(陶云)還不曾使動。(旦云)與他一個月利息，與我贖將那個『信』字來，我與你待客。(陶云)母親索是用心也。

(旦唱)

【賺煞】不爲一紙傲書遲，二怕你交朋怨。則我這老益壯貧而益堅，我甘分飢寒守自然。那冷時節熬的舊頦欿〔四〕，這飢時節是我忍過的心閒。哎兒也，你曾看這魯論篇，(陶云)孩兒也曾讀來，不知是那一篇？(旦云)齊景公有馬千駟。(唱)民無德而稱焉，都是些有德行，顏淵閔子騫。你與我書讀那萬卷，愁甚麼户封八縣。(云)咱要發跡呵，也至容易。(唱)你再去那六經中苦志二三年。

(旦下)(陶云)母親言語，不敢不依。將着這五貫錢，去那韓夫人家贖那『信』字走一遭去。(下)

校　記

〔一〕此句下王本原校記云：『原本「念老身治家教子」至此，白誤作曲，曲誤作白。茲校正。』按：【混江龍】曲中間增句可不用韻，王説非。

〔二〕『不曾』，原作『不會』，今改。

〔三〕『如今』原作『如何』，今改。

〔四〕『頦』字王本改作『顏』，誤。『欿』字原本左旁不清，有校筆填改痕跡，似爲『欹』字。按此字應爲『欿』字，噓氣以使

溫暖之意，亦作『呴』。與上文『冷時節』云云相符合。

第二折

（韓夫人同小哥上）（夫人云）妾身韓夫人。自從陶侃當下這個『信』字，拿錢到家中，被他母親痛決了一場，今日早間，陶侃將『信』字贖將去了。老身看中那秀才，有心待招他做女壻，爭奈不曾見他母親。今日無事，且在解典庫中坐着，看有甚麼人來。（正旦扮陶母上云）老身陶侃的母親便是。爲家貧無錢待客，將自己頂心裏頭髮剪了兩剪，繒做一綹兒頭髮，上長街市上賣些錢物，管待范學士。我一會家想來，子母孤窮，常躭飢凍，幾時是俺那發跡的日子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甘守分，半生貧，則爲我有孟母三遷志。我當了二十年無倚靠的家私。我幾曾買賣臨街市？我如今顧不的人輕視。

【滾繡毬】我這裏自三思：俺那兒做伴的，都是些善人君子。孔子云：與朋友，切切偲偲，有朋自遠方至。如此，怕不我重管待理當如是。則爲這一頓飯，剪了一綹青絲。做兒的攻書十載，可便學成儒業；做娘的請客三番，敢剪做戒師。我甘分無辭。

（韓夫人云）兀那街市上一個婆婆，手裏拿着一綹兒頭髮，不知是賣的不知是買的？下次小的每與我喚將過來。（小二哥云）理會的。兀那婆婆，這頭髮是賣的是買的？（旦云）是賣的。（小二哥云）解典庫中有俺夫人要買你的哩。（做見科）（韓夫人云）兀那婆婆，這頭髮是賣是買的？（旦云）

是賣的。（韓夫人云）是活髮麼？（旦云）是活髮。（韓夫人云）要多少錢？（旦云）不添不減，則要五貫錢。（韓夫人云）敢多了些兒麼？（旦云）我則要五貫錢。（韓夫人云）清早晨我不發這鈔出去，你轉一轉來取。（旦云）你不買，我別處賣去。（韓夫人云）你只這般用的錢緊。（旦唱）

【倘秀才】我家裏請下客，非同造次，等着錢家中要使。誰家自己髮，與人做頭髮兒？（韓夫人云）恁的呵，我不買。（旦云）你不買罷。（唱）常存的青絲在須有變錢時，他比不的秋後的扇兒。

（韓夫人背云）這婆子聲音模樣與陶侃秀才一般，莫不是他母親？是不是我問他一聲。（云）婆婆，你莫不是陶侃的母親麼？（旦云）然也。那壁敢是韓夫人麼？（韓夫人云）然也。（相見拜科）（韓夫人云）婆婆，請家裏來。我問你者，你孩兒拿的個『信』字來，我當與他五貫長錢。你怎生將他痛決了一場？你差了也。量個『信』字，打甚麼不緊！一點墨，半張紙，又不中喫，又不中使，做甚麼打他？（旦唱）

【滾繡毬】你道是一點墨，半張紙，不中喫，不中使。（云）俺典了『信』字，管待秀才。（唱）又則道俺咬文嚼字。（韓夫人云）量這個『信』字，打甚麼不緊。（旦唱）都是那十數畫兒，有這『信』字，爲臣的作個重臣，爲子的作個諍子，爲吏的情取個束身行止，借人錢財主每，休想道推辭。（云）姐姐，咱這婦道人家有這個『信』字呵！（唱）則被這親男兒，敬重做賢達婦。（云）男子漢有這個『信』字呵！（唱）交朋友皆呼信有之。你可休看覷因而！

（韓夫人云）婆婆，我有心看上你那秀才，肯與我家做個女壻，我陪奩房斷送我女孩兒與他爲妻。你意下如何？（旦云）我這裏賣頭髮來？說親來？下次使不的個媒人說不的？（韓夫人云）我許這親事早哩。（旦唱）

【倘秀才】俺孩兒，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云）姐姐，你待要題親呵，（唱）你可便見賢思齊，默而識之。你分明是搬調人家小樣兒。俺孩兒常存着讀書志，怎肯教不記下樓詩，見俺那讀書的小廝。

（韓夫人云）你今日先許了這親者。（旦云）夫人且等着。（韓夫人云）等着甚麼？（旦唱）

【呆骨朵】俺那孩兒，遙受着玉堂金馬三學士。你便逗的俺那棟梁材節外生枝。（韓夫人云）小秀才只恁怕你？（旦唱）你道是兒怕娘嚴，（云）着姐姐道也，（唱）大古里子孝父慈。不爭着秀才每無忠信，便使美玉生瑕疵。你待要閨中養艷姝，姐姐也，我則理會的棒頭出孝子。

（韓夫人云）我是一個巨富的財主，倒陪奩房，將我個描不成畫不就的女孩兒與你兒子做媳婦，你倒不肯。（旦云）姐姐，休這般說。（唱）

【脫布衫】你可便休賣弄花朵兒般嬌姿，休倚仗你銅斗兒家私。好前程萬中怎選，你待題親事，一家無二。

【醉太平】你待實心兒外侍，也索轉意兒尋思。（云）要成親早哩。（唱）直等的俺孩兒金榜掛

名時，那其間新婚燕爾。俺孩兒守寒窗，遂了十年志；戰羣儒，一掃三千字；上天梯，賦就五言詩。恁時封妻廕子。

（韓夫人云）你許了我這親事者。（旦云）你還我頭髮錢來。（韓夫人云）誰偷了你的也。（旦云）聖人道先功名而後妻室。等俺孩兒得了官呵，那其間成這親事未爲遲哩。（唱）

【尾聲】等俺孩兒若受了千鍾祿，三品職，成就了高堂大廈英傑子。你兒那時節五花誥，駟馬車，做一個大院深宅媳婦兒。更有鄉鄰不輕視，車馬迎門不造次，百味珍羞揀口兒，喝婢呼奴換套兒，富貴榮華有人使。兒女團圓，做了親事。恁時節永遠姻親，方顯的我慎終始。

（下）（韓夫人云）好個古慟的婆婆！今日見他一面，果然得治家之道。我將女兒與這等婆婆，不強似許與別人。等秀才應過舉時，務要成此親事。我不爭拘束着閉月羞花女，那其間分付與你個銀鞍白面郎。今日無事，且回後堂中去來。（下）

第三折

（陶侃上云）小生陶侃。多虧母親指頭上討了些針綫錢，今日着我請范老先生。已着人請去了，這早晚怎生不見來？（末扮范先生上云）滿腹文章七步才，綺羅衫袖拂香埃。今生坐享清平福，不是

讀書那裏來？小官范逵是也。五南路採訪賢良，來到此丹陽縣太學中，個月期程。秀才叢中，有一人姓陶名侃字士行，嫡親的子母二人。此人依母指教，苦志攻書。我觀陶侃，有經濟大才。我有心待保舉此人。若到京師，見了聖人，必然重用。今日他家中請小官飲酒。他則知道我是個學士，不知小官所幹事務。如今見了他母子，我自有個主意。說話中間問人來，這個門兒便是他家。試叫一聲：陶秀才在家麼？（陶侃上云）在家。呀、呀，學士大人有請。（范云）陶秀才，量某有何德能，動勞生受！（陶云）不敢。起動大人先生，貴腳來踏賤地。請坐。待小生請家母與老先生相見。母親，范老先生來了也。（旦上云）陶侃，老先生來了也？（陶云）來了也。母親相見者。（做見科）（旦云）學士大人，貴腳踏於賤地，蓬蓽生光。（范云）久聞老母教子有方，今日登堂瞻拜，實乃小官萬幸也。（旦云）老身不敢。將酒來，我與學士遞一杯。（行酒科）（旦云）蔬食薄味，簞食壺漿，不堪管待，聊表芹意。望學士休笑者。（唱）

【中呂·粉蝶兒】則俺這茅舍疏籬，又無甚廳堂客位，則見些蓬窗土炕蘆席。雖然是飯蔬食，薄酒味，大剛來是俺主人家情意。秀才每淡飯黃虀，與你個嚥珍羞大人厭飫。

【醉春風】俺家裏甑有范丹塵，廚無原憲米。量這些藜羹黍飯不成席，則是個理、理。都是些棟梁之材，鳳麟之瑞，廟堂之器。

（二淨闖上云）幫閒鑽懶爲活計，脫空說謊作營生。小人名喚杜裏飢，兄弟叫做世不飽。俺兩個不會營生買賣，全憑嘴抹兒過其日月。如今陶侃家中請客喫酒，俺兩個到那裏，與他遞酒搬湯擡桌

兒，臨了咱兩個務要喫個醉。還要包些桌面東西，到家與俺老婆喫。來到門首，自家過去。（做見科，云）陶侃，你怎生不請俺兩個？我與你執壺把盞，老母休怪。（陶云）似這般怎了！（旦云）學士請坐，老身前後執料去。孩兒你遞酒去波。（陶云）母親，我則請的一位，如今又走將兩個這廝來，可着甚麼與他喫？酒將近無也，那得錢來買？（旦唱）

【迎仙客】我與你準備下酒食，我着你便待相識。（云）你道我那裏得錢物來買？（唱）這的是人頭上錢。若還容易得請客呵，豈不聞打迭起酸寒。不是我便誇富貴，問甚麼請來那是誰，豈不聞『四海皆兄弟』？

（陶云）母親安排下一個人的茶飯，如今又走將兩個人來，可怎了？（旦唱）

【石榴花】則俺這主人家情重客都齊，問的他無一話皺雙眉。他坐而不覺立而飢。陶侃也，你與我便快疾把盞安席。咱可便將没作有，把這賓朋來會。他可辨甚賢愚良賤高低？我不要你揀好擇弱尋相識，常言道『白髮故人稀』。

【鬬鵪鶉】則願得我牙落重生，則願的我白頭再黑。（二淨云）陶侃將酒來，我遞一鍾。（陶云）這兩個好無禮也！（旦唱）這的是您娘的私房，且與你做面皮。這頓飯如法要整齊，着他每放心的喫。將我這霧髮雲鬟，博換做龍肝鳳髓。

（二淨云）陶侃，你有錢好請客，無錢便罷，如何逼併的你娘剪頭髮賣錢請人？我把你個生忿忤逆弟子孩兒！（陶云）母親，他二人對着學士跟前，說我生忿忤逆，爲請人剪了娘的頭髮，賣成錢鈔買

物。兀的還要我做甚麼！〔二〕（氣倒科）（二淨云）陶侃氣死了，不干我事。收拾了桌上的東西，咱回家去來。（下）（旦云）兒也，干你甚麼事！（唱）

【上小樓】他走將來便嚇天喝地，道孩兒生忿忤逆。俺孩兒便舌則不噤，見他必顧，孝當竭力。他道是逼併的娘剪髮，安排筵席。則俺這個賽曾參，氣也不氣？

（陶醒科，云）母親，他兩個說您孩兒，怎生知道？（旦唱）

【幺篇】着人道娘教子，我爲你後人記〔三〕，陵母伏劍，陶母邀賓，孟母三移。則爲這一個字，五貫錢，別尋生意。我則怕人無信而不立。

（范云）陶秀才你來，今日是個好日辰，收拾琴劍書箱，隨我上京應舉去來。（陶云）大人先生說的是，待小生稟命母親去。（做問科，云）母親，今學士大人要領你孩兒上京應舉去。爭奈母親年高，孩兒盡忠不能盡孝，孩兒去好不去好？（旦云）學士這等說來？我問學士去。（做問科，云）學士，量陶侃有甚文學，着學士如此用心也？（范云）老母，你放心，我領秀才到的京師，必然爲官。則今日便索長行。（旦云）我謝了學士者。陶侃，你來聽分付：此一去，則要你着志者！得官不得官，早些兒回來，休着我憂心。（唱）

【耍孩兒】這的是爲頭兒兩眼恓惶淚，第一聲長吁嘆息。起初時今夜魂夢驚，破題兒不展愁眉。比及你奪皇家富貴他人聚，今日個白屋貧寒親子離。常記着『禮之用和爲貴』，到那裏則要你折腰叉手，休學那苦眼舖眉。

（陶云）母親休煩惱。（旦唱）

【二煞】我如今近五旬，你方纔整二十。兒行千里母也行千里。鳳凰池不到你娘心先到，龍虎榜文齊只怕你福不齊。問甚麼及第不及第。及第呵，你休昂昂而已；不及第呵，你可休怏怏而歸。

（陶云）母親，您孩兒今日就行。我與母親遞一杯酒。母親滿飲此一杯。（旦云）孩兒，對着學士在這裏，老身二十年不曾飲酒，孩兒今日臨行，我飲過此杯。我且不喫哩。（陶云）母親爲何又不飲？（旦唱）

【尾聲】或是你受一道宣，或是你受一道敕。你若是還家呵，把一盞慶喜酒，在你這娘跟前跪。（云）孩兒，你若得了官呵，回到家中，想你那父親亡過，若不是老身，豈有今日也呵！（唱）兀的是我二十載孤孀落得的。

（下）（范云）陶秀才，則今日收拾起程，隨我上京去來。老慈母訓子殷勤，陶士行今日成名。乘傳去朝廷保奏，一家兒列鼎重裀。（下）（陶云）則今日跟着范學士，應舉走一遭去。便好道三寸舌爲安國劍，五言詩作上天梯。青霄有路終須到，金榜無名誓不歸。（下）

校　記

〔一〕『還』字原作『不』，誤，今正。　〔二〕『記』字原作『說』，失韻，今改。

第四折

(范學士上云)高鳥相良木而棲，賢臣擇明主而佐。小官范逵，離了丹陽縣，領着陶侃來到京師。小官見了聖人，説陶侃母親教子有法，甘守孤貧。母爲賢母，子爲孝子。將剪髮事奏知聖人，就加陶侃爲頭名狀元。就着小官直至丹陽，將陶侃母親賜賞加封去。小官不敢久停，須索長行。方信道舉善薦賢，今日個果有安身之法。(下)(韓夫人上云)歡來不似今朝，喜來那逢今日。妾身韓夫人是也。我打聽得陶侃秀才應過舉，得了頭名狀元。當初曾將我女孩兒許與他爲妻。他母親道：等他孩兒得了官，方纔成此親事。今日果然得了官也。我到來日，牽羊擔酒，到他家中，一來慶喜，二來成就這頭親事。正是淑女可配君子也。須索走一遭去。(下)(正旦引陶侃上)(陶云)母親，賀萬千之喜。若不是母親嚴教，豈有今日爲官？(旦云)誰想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兒做了狀元郎，娘做了太夫人，娘和兒一齊發運。母三宣朝鳳闕，兒一舉跳龍門。俺孩兒寒窗下爲人，今日個成家計會秦晉。

(云)看有甚麼人來？(范逵上云)小官范逵。奉聖人命，與陶侃加官賜賞，可早來到也。左右接了馬者。陶侃裝香來，您母子跪者。(陶云)母親聽聖人之命。(范云)陶侃母親，則爲你甘貧守法，教子讀書，貞烈雙全。聖人賜賞加封。你本是賢德之門，堪可爲朝廷宰臣。則爲你教子有法，則

爲你剪髮待賓。陶侃爲頭名狀元，奉老母翰苑修文。湛氏賜黃金千兩，封你爲蓋國義烈夫人。國家喜的是義夫節婦，重的是孝子順孫。今日個加官賜賞，一齊的望闕謝恩。老母，你可認的我麼？則我便是將領陶侃去的范學士，是我保舉你子母來。（旦云）陶侃過來，咱謝了大人者。（范云）老母，請將你教子之法，略説一遍者。（旦云）學士不嫌絮煩，聽老身慢慢説一遍。（唱）

【喬牌兒】俺當初覓一文，俺喫一頓；覓一頓，待時分。我教他習文學禮捱貧困，我着他苦攻勤溫故新。

【甜水令】老身做了些針綫生活，擔飢受冷，把家私營運。端的是用盡老精神。我着他刺股〔二〕腰間，懸頭梁上，望改家門。今日可便得遇恩人。

（范云）聖人云：『公卿生於白屋，將相出於寒門。』信不虛矣。（旦唱）

【折桂令】豈不聞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我教訓他攻書將傍的成人。（范云）據老母三從四德俱全。（旦唱）老身雖無那九烈三貞，受了那十年五載，萬苦千辛。我做個窮漢婦，甘貧受窘。孩兒把聖人書，溫故知新。俺孩兒志氣凌雲，演武習文。（范云）當初爲甚麼來？（旦唱）則爲他戀酒三杯，怎〔三〕肯教他爛醉十分。

（范云）當初請小官的錢物，是那裏措辦來的？（旦唱）

【川撥棹】我當初住在寒門，我着他拜嚴師，居善鄰，是半世白身。漏面黃塵，爲請下個官人，錢又没分文。老身因此上剪髮待賓，怕孩兒他不孝順。

【七弟兄】我可便怕人議論，索殷勤，那寒窗十載都休問。俺孩兒布衣及第作朝臣，説與那賢門公子都不信。

【梅花酒】呀，怕不我便去請人。我如今做生活，怕混沌〔三〕，洗衣裳，覺身困。怕不待請恩人，怕不待要列金尊。

【收江南】呀，爭奈我病惶惶，難做那孟嘗君。（范云）豈有今日那。（旦唱）笑吟吟迎出驛門。俺孩兒讀書十載博換紫朝臣。待着人叫母親，寒窗下逼殺看書人。

（韓夫人引小旦上云）下次小的每，把那羊酒且遠着些，我先過去者。（做見科，云）親家母，賀萬千之喜。（旦云）夫人，這親事如何？（韓夫人云）你這養兒的有志氣也！（旦唱）

【雁兒落】你道我養兒的有氣分，赤緊的養女的先隨順。陪奩〔四〕房成斷送，則今日成秦晉。

【得勝令】方信道天子重賢臣。（范云）小官就主張成此親事。（旦唱）這的是賤媳婦，貴媒人。俺孩兒得志在長朝殿，不強如守田家老瓦盆。成就了婚姻，兒共女，心先順。改換了家門，這的是文章可立身。

（范云）今日是吉日良辰，小官作媒，將韓夫人女兒就今日過門，成此百年姻眷。也顯的陶士行志苦心堅，韓夫人不食前言。一家兒榮華富貴，新狀元夫婦團圓。（旦唱）

【尾聲】則金冠霞帔親朝覲，丹陽縣母子承天運。謝吾皇聖德重如山，願陛下四海邊疆萬年穩。（末云）天下喜事無過夫婦團圓。文官〔五〕把筆安天下，武將提刀定太平。（同下）

題目　范學士薦賢舉善

正名　晉陶母剪髮待賓

校記

〔一〕『刺股』原作『刺骨』，今改。　〔二〕『怎』字原作『這』，今改。　〔三〕『混沌』，王本改作『昏騰』，不從。

〔四〕『奩』字原本誤作『沿』，王本已改。　〔五〕『文官』原作『文章』，今改。

喬夢符

小傳

喬吉，一稱喬吉甫，字夢符，太原（今屬山西）人。號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生年不詳，卒於元至正五年（一三四五）。爲元代劇壇的後勁。一生不仕，初浪蕩江湖，後居杭州。美儀容，能詞章，縱情詩酒，自稱『江湖狀元』、『江湖醉仙』。

《錄鬼簿》錄其所作雜劇十一種，現存三種，均爲描寫文人與歌妓、貴族小姐的愛情劇。《玉簫女兩世姻緣》歌頌生死不渝的堅貞愛情；《李太白匹配金錢記》追求不受門第、金錢束縛的婚姻；《杜牧之詩酒揚州夢》則欣賞文人詩酒狎妓的生活，流露出一定的庸俗趣味。這些劇作，曲詞清麗蘊藉，劇情曲折多變，尤善於用綺詞麗句描寫艷情，甚得士大夫們的稱賞。

《太和正音譜》評其詞如『神鰲鼓浪』，『若天吳跨神鰲，噀沫於大洋，波濤洶涌，截斷衆流之勢。』孟稱舜《古今名劇合選》亦稱其《兩世姻緣》劇：『其詞如清夜聞猿，使人痛絶。』又稱其《揚州夢》劇：『此劇似太穠麗矣，然其詞如太真妃出浴華清，雖豐艷動人，而秀質濯濯，幽致亦自不減。』李開先亦云：『元以詞名代，而夢符其翹楚也……蘊藉包含，風流調笑，種種出奇而不失之怪，多多益善而不失之煩，句句用俗而不失其爲文。』（《今樂考證·元雜劇》轉引）

喬夢符亦爲元散曲大家，與張可久齊名，有《喬夢符小令》、《文湖州集》。曾總結樂府作法爲『鳳

頭、豬肚、豹尾』。

李太白匹配金錢記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完整的本子有五種：一是《元曲選》本；二是顧曲齋《古雜劇》本；三是孟稱舜《柳枝集》本；四是陳與郊《古名家雜劇》本；五是繼志齋《元明雜劇》本。《元曲選》本的題目正名爲：『韓飛卿醉趕柳眉兒，李太白匹配金錢記。』其他本的題目正名均爲：『老相公不許招良壻，俏書生強要成佳配。韓飛卿醉趕柳眉兒，李太白匹配金錢記。』各本均簡名《金錢記》。天一閣《錄鬼簿》在喬夢符名下此劇名作《唐明皇御斷金錢記》，題目正名爲：『韓老(疑『飛』字誤)卿敕賜錦花袍，唐明皇御斷金錢記。』《元曲選》本題『喬孟符』著，柳枝集本題『喬吉』著，其他本則題『喬夢符』著。賈本《錄鬼簿》載石君寶有《李太白匹配金錢記》一劇，曹本《錄鬼簿》、《太和正音譜》則載石君寶有《柳眉兒金錢記》一劇，但各本均不署石君寶之名。現以存本爲喬吉作，石君寶之作爲演同一故事之劇，已佚。

現存各本比較，《元曲選》本說白較他本精煉，並删去『陸象先』這一多餘人物。曲詞亦略有出入，第一折增〔那吒令〕、〔鵲踏枝〕、〔醉扶歸〕三曲，删〔青哥兒〕一曲，改〔寄生草〕一曲；第四折增〔沽美

酒〕、〔太平令〕二曲，改〔雁兒落〕、〔得勝令〕二曲，共增五曲，改二曲，删一曲。

另外，李開先《詞謔》有此劇第二折的曲文，《雍熙樂府》有第一折的曲文。

此劇以《元曲選》本爲底本，以其他四本爲參校本，第一、二折曲文兼參校《詞謔》、《雍熙樂府》。

第一折

（冲末扮王府尹領張千上）（詩云）束髮隨朝三十年，官居京兆有威權。可憐清操如秋水，不受人間枉法錢。老夫姓王名輔，字公弼，祖貫在京人氏。目今大唐明皇即位，老夫〔二〕自中甲第以來，累蒙擢用，隨朝數載。因老夫廉能清正，口無惡言，心無妄慮，常孜孜於忠孝，不數數於功名，謝聖恩可憐，所除長安府尹之職。不幸夫人早亡，止有一女，小字柳眉兒，年長一十八歲，未曾許聘。因老夫剛直，〔三〕聖人賜俺開元通寶金錢五十文，永爲家寶，老夫將金錢與女孩兒隨身懸帶，教他避邪驅惡。今奉聖人的命，明日三月初三，但是在京城裏外官員、市户軍民百姓人家，或妻或妾或女，都要赴九龍池賞楊家『一捻紅』。那九龍池週圍牽紅繩爲界，紅繩裏是文武官員家妻妾女孩兒，紅繩外是軍民百姓家妻妾女孩兒。係是聖語，非同小可。老夫叫將女孩兒出來，分付他明日去九龍池賞楊家『一捻紅』。孩兒那裏？（旦同梅香上，云）妾身是王府尹的女兒，小字柳眉。正在繡房中做女工，父親呼喚，不知有甚事。（梅香云）老相公在前廳呼喚哩。（旦云）咱見父親去來。（見科云）父親叫你女孩兒有何分付？（王府尹云）孩兒，叫你出來不爲别事，今日聖語，〔三〕明日

是三月三日，但是官員、市户、軍民、百姓妻妾女孩兒，都要到九龍池上，賞楊家『一捻紅』。我叫你來收拾細車兒，須索前去。（旦云）父親，我是未出嫁的女孩兒，怎生去的？（王府尹云）孩兒，此事非同小可，乃是聖人的特旨，并不敢隱一人。你須索走一遭去。（旦云）女孩兒從幼未曾出着閨門，我又不知路徑，教我怎生去的？（王府尹云）孩兒，此事容易。明日駕起一輛細車兒，着梅香相伴，叫兩個老成伴當伏侍你去。（旦云）既然如此，即當領命。（同梅香下）（王府尹云）張千，另着兩個老成些的伴當，同小姐九龍池上賞楊家『一捻紅』，疾去早來者。（同下）（外扮賀知章引從人上，云）小官姓賀名知章，字季真，四明人也。幼與李太白、〔四〕韓飛卿爲友，自别之後，小官任至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之職。今因小弟韓飛卿擡過卷子，未曾除授，此人則是貪戀酒色，無如奈何。今日小官在於私宅，聊備蔬酌與飛卿拂塵。此人酒至半酣，不知何往。小官問家人每，説道他九龍池上去了。此人帶酒也，若到九龍池上，見了那貴家妻妾美女，必然惹事。左右將馬來，小官直至九龍池上，尋韓飛卿走一遭去。（下）（正末扮韓飛卿上云）小生姓韓名翃，字飛卿，乃洛陽人也。學成滿腹文章，擡過卷子，未審功名若何。小生有幾個同志的故友，李太白、〔五〕賀知章，此二人乃天下之大儒也，皆在朝爲翰林院官職。小生自到京師，每日與知章學士則是樽酒論文。今日正與學士飲酒之間，聽的九龍池上，不論官員、市户、軍民、百姓人家妻女，都賞楊家『一捻紅』，小生逃了席，往九龍池上賞玩走一遭去。想俺這秀才每至一官半職，非同容易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則我這書劍生涯，幾年窗下，學班馬。吾豈匏瓜，指望待一舉登科甲。

【混江龍】博得個名揚天下，纔能够宴瓊林飲御酒插宮花。（帶云）如今有一等人，他也是秀才，（唱）恰便似珷玞石待價，斗筲器矜誇。現如今洞庭湖撑翻了范蠡船，東陵門鋤荒了邵平瓜。想當日楚屈原假惺惺醉倒步兵廚，晉謝安黑嘍嘍盹睡在葫蘆架。（帶云）似這等秀才呵，（唱）没福消軒車駟馬，大纛高牙。

（云）可早來到九龍池，是好景致也。你看那佳人才子，翠擁紅遮，歌舞吹彈，是好受用也呵。（唱）【油葫蘆】我則見翠擁紅遮離御榻，六宮人忙併煞。誰不知開元天子好奢華，眼見的翠盤香冷霓裳罷，可又早紅牙聲歇在梧桐下。投至得華清宮初出池，花萼樓扶上馬，則他那殢風流天寶君王駕，簇擁着個嬌滴滴海棠花。〔六〕

（云）我來到九龍池上，被那風吹的我酒上面來，且去這池上週圍看咱。（唱）【天下樂】不甫能鳳舞龍飛也那出翠華，則這喧也波譁，端的是景物佳。更和那蕩春風禁城百萬家，似神仙下碧霄，聽簫韶隔彩霞，人都道蓬萊山則是假。〔七〕

【那吒令】〔八〕俺則見香車載楚娃，各刺刺雕輪碾落花。王孫乘駿馬，撲騰騰金鞭拂落花。遊人指酒家，虛飄飄青旗颺落花。寬綽綽翠亭邊蹴踘場，笑呷呷粉牆外鞦韆架，香馥馥麝蘭熏羅綺交加。〔九〕

【鵲踏枝】鬧吵吵嫩綠草聒鳴蛙，輕絲絲淡黃柳帶栖鴉，碧茸茸杜若芳洲，暖溶溶流水人

家。子規聲好教人恨他，只待送春歸幾樹鉛華。

（旦同梅香上，云）妾身領父親嚴命，今日是三月三日，着梅香引俺到九龍池上，玩賞楊家『一捻紅』。來到此間，是好景致也呵。（正末見旦科，云）一個好女子也，生得十分大有顏色，使小生魂不附體。（唱）

【寄生草】他是一片生香玉，他是一枝解語花。則見他整雲鬟掩映在荼蘼架，蕩湘裙微顯出凌波襪，露春纖笑撚香羅帕。那姐姐怕不待龐兒俊俏可人憎，知他那眉兒淡了教誰畫？〔一〇〕

（旦云）你看那邊一個好秀才也。（正末云）你看此女非凡，真乃九天仙女也。（唱）

【金盞兒】這嬌娃、是誰家？尋包彈覓破綻敢則無纖掐。似軸美人圖畫，畫出來怎如他？這嬌娘恰便似嫦娥離月殿，神女出巫峽。（帶云）韓飛卿也，（唱）我雖不能夠朝雲和暮雨，也強似流水可兀的泛桃花。〔一一〕

（旦云）我見了這秀才，不由我不動心也。（正末云）小生看了此女子容貌，乃天上人間第一的俊俏，再無其比。（唱）

【後庭花】你看那指纖長鋪玉甲，髻嵯峨堆紺髮，可便似舞困三眠柳，端的是這春風恰破瓜。我見他簇雙鴉，將眼梢兒斜抹，美姿姿可喜煞。〔一二〕

【醉扶歸】兀的不粧點殺錦繡香風榻，風流殺花月小窗紗。且休說共枕同衾覷當咱，若得

來說幾句兒多情話，則您那嬌臉兒咱跟前一時半霎，便死也甘心罷。〔一三〕

（云）這小姐與小生四目相視，頗有春心之意，怎得個信息相通可也好也。哦，我想從來這花間四友，鶯燕蜂蝶，與人做美，我試央及你這四友記者：小生姓韓名翃，字飛卿，煩你與小生在那嬌娘跟前道個上覆咱。（唱）

【金盞兒】紫燕兒畫檐外謾嘈雜，黃鶯兒柳梢上自嘔啞，〔一四〕蜜蜂兒只恁的你可也無閒暇，蝴蝶兒少罪我把你廝央咱。黃鶯兒怕你尋友處迷了伴侶，紫燕兒怕你銜泥處老了生涯，蝴蝶兒我怕你怯春寒花內宿，蜜蜂兒又則怕遲了你日暮樹邊衙。

（旦云）有心與那秀才說一句話，爭奈有梅香在此。（梅香云）姐姐，天色晚了也，咱回去罷。若遲了，則怕老相公見怪。（旦云）梅香，老相公教我來，便回去得遲也不妨事。我見了那秀才，不由人心中牽，待要與他些甚東西爲信物，身邊諸事皆無，只有開元通寶金錢五十文，與他爲表記。（梅香云）姐姐，我和你回去罷。（旦云）梅香，俺略再玩一會去。（梅香云）姐姐，你怎生眼不轉睛看那秀才則甚？（旦云）我是個閨門中的女孩兒，豈有此事。梅香，咱回去來。（遺錢科）（正末云）你看那小姐倒有顧盼小生之意，被那梅香逼着去了，好生可憐人也。（唱）

【醉中天】他送春情便把金釵插，傳芳信款把繡鞋踏。這搭兒恰便似阻隔着巫山天一涯，則見他猛探身颺在車兒下。（帶云）我欲待低頭拾去來，（唱）我則怕人瞧見做風流話靶。（做拾帕科）我這裏推拾手帕。（帶云）我道是甚麼，原來是幾文金錢。（唱）這姐姐也不是尋常百姓

家。〔一五〕

（旦云）我心間萬般哀苦事，盡在回頭一望中。梅香，俺回去來。（下）（正末云）小娘子去了也。方纔說道『心間萬般哀苦事，盡在回頭一望中』，又與我這五十文金錢爲信物，我也不顧生死，不問那裏趕將去。（下）（賀知章上云）左右，兀那前頭走的不是韓飛卿？（從人云）可知是哩。（叫科云）韓秀才，相公叫你哩。（正末云）相公叫我怎的？（賀知章云）韓飛卿，你是何道理，你輕呵輕君子，重呵重小人。我和你正飲酒中間，你逃席來了。這九龍池上不是要處，這裏都是官宦人家小姐，你又有三分酒也，則怕酒後疏狂，惹下事玷辱斯文，跟我回家喫酒去來。（正末云）哥哥，休道是酒，便是玉液瓊漿我咽不下。小生有些緊要的勾當。（走科）（賀知章扯云）你走那裏去？有甚麼勾當？（正末云）哥哥不知，小生逃席至於九龍池上，見一小姐生的如嫦娥離洛浦，仙子下瑤階。我和他眉眼傳情，臨行說道：『心間萬般哀苦事，盡在回頭一望中。』（賀知章云）兄弟這的是口頭之言，不可深信。（正末云）他又與小弟一信物，我如今故此趕將去。（賀知章云）是甚的信物？你休瞞我。（正末唱）

【賺煞尾】這信物斷送了客多愁，這信物欲買春無價。（賀知章云）我試猜咱。（正末云）哥哥試猜。（賀知章云）敢是羅帕藤箱玉納子？（正末唱）也不是那羅帕藤箱玉納。（賀知章云）既不是，可是甚的信物？（正末云）哥哥，小弟實不相瞞，是五十文開元通寶金錢。（賀知章云）這金錢小可人家怎能够有，必然是官宦人家纔有，那小姐爲甚的與你來？（正末唱）這一場没誠實的姻緣天賜下。

（賀知章云）這開元通寶非同小可，你要仔細。（正末唱）則他坐車兒傍掛着勢劍銅鋤。（賀知章云）兄弟，你看天色晚了也。（正末唱）你道是抹殘霞，淡煙籠鷄鸂鶒汀沙，落日平林噪晚鴉。（賀知章云）兄弟，你帶酒也，你若要趕他，必然是宰相人家女子，不是耍處。（正末唱）遮莫是王侯世家，直趕到香閨繡闥。（賀知章云）我也不知情是人間何物，有這等事。（正末唱）我只待要倩宮鶯銜出上陽花（下）。〔一六〕

（賀知章云）兄弟去了也。想飛卿學成滿腹文章，不肯求進仕途，不中，此一去恐有疏虞。小官引着左右，不問那裏趕將去。（詩云）『寧爲〔一七〕君子儒，莫爲小人儒。酷貪酒和色，枉讀聖人書。』（下）

校記

〔一〕『目今大唐明皇卽位，老夫』數字原無，爲配合劇尾『御斷』的劇情，從各校本補。　〔二〕『因老夫剛直』原無，從各校本補。　〔三〕『今日聖語』原無，從各校本補。　〔四〕『李太白』下顧曲齋本、古名家本均多『陸象先』人名。　〔五〕『李太白』下顧曲齋本、古名家本均多『陸象先』人名。　〔六〕『離御榻』原作『似錦繡榻』，從雍熙本改，文意更順。『天子』原作『官裏』，亦從上本改。　〔七〕『龍』原作『鸞』，從四校本改。『蕩春風』，雍熙本作『靄香風』，『簫韶』雍熙本作『笙簧』。　〔八〕古名家本、顧曲齋本缺〔那吒令〕、〔鵲踏枝〕二曲。　〔九〕〔那吒令〕曲中，『撲騰騰』，柳枝集本、雍熙本作『疏刺刺』，『拂』原作『裊』，從柳枝集本、雍熙本改。『虛飄飄』，柳枝集本作『兀刺刺』，『颺落花』，柳枝集本、雍熙本作『插杏花』。　〔一〇〕〔寄生草〕一曲與柳枝集本、雍熙本的〔幺

篇〕一曲的曲文基本相同，二本另有一支不同曲文的〔寄生草〕：『聳樓閣、鴛鴦瓦，映軒窗、翡翠紗。捧宸遊百官仙仗從天下，簇神仙六宮人物隨鸞駕，擁旌旗九龍池館爭標罷。春富貴飲長安市上酒如川，玉娉婷看廣寒宮裏人如畫。』〔一一〕〔金盞兒〕曲中，『這嬌娘恰便似嫦娥離月殿，神女出巫峽』二句，柳枝集本、雍熙本作：『似水仙離洛浦，湘女下巫峽。』〔一二〕〔後庭花〕曲尾，古名家本、顧曲齋本均多一句：『我心兒裏顧戀他顧戀他。』〔一三〕〔醉扶歸〕一曲古名家本、顧曲齋本均脱，而另作〔青哥兒〕一曲：『這小姐端的是堪描堪畫，也不弱美玉美玉無暇，則他那可喜娘的龐兒迤逗煞。見了美貌冤家，則要步步行踏，連坐同榻，語笑諠譁。我情願受些波渣，但能够成就了風風流流、可可喜喜、標標致致女嬌娃，我便死也甘心罷。』雍熙本此曲作〔醉中天〕，曲文略同底本。〔一四〕『自嘔啞』原作『日呱吼』，從柳枝集、雍熙本改。〔一五〕〔醉中天〕，雍熙本作〔醉扶歸〕。『把繡鞋踏』，雍熙本作『把翠梯踏』。『巫山』原作『雲山』，從各校本改。『颺』原作『漾』，從雍熙本改。〔一六〕〔賺煞尾〕，雍熙本作〔尾聲〕。『落日平林噪晚鴉』句下古名家本、顧曲齋本多一句：『小姐把金錢漾下。』『直趕到香閨繡闥』句，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將我那五百載姻緣牽掛』，雍熙本作『直趕到正宮闕下』。『我只待要倩宮鶯銜出上陽花』句，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我只要尋見那多情多緒俏冤家』。〔一七〕『寧爲』原作『能爲』，從文意改。

第二折

（張千上云）自家張千是也，從幼在這裏伏侍王府尹的。昨日相公在官家飲酒去了，着我在後花園中等候，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慌上云）小生韓飛卿，因在九龍池上玩賞楊家『一捻紅』，陡遇一小姐眉眼傳情，實有顧盼小生之意，又留下五十文金錢，以作表記。誰想那不做美的梅香，將那小

姐催逼將去也。我待要趕時，不想撞着哥哥賀知章，纏住說話，不知小姐往那裏去了。俺只索沿路兒尋將來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武陵溪，可兀的韓王殿、韓王殿將着這五十文金錢。若金錢買的俺姻眷，抵多少家流出桃花片。

【滾繡毬】俺兩個廝顧戀，相離的不甚遠。轉過這粉牆東，哎喲，可早則波玉人兒不見，恰便似隔蓬萊弱水三千，空着這流相思畫橋水，鎖春愁楊柳煙。對着的都是些嘴骨都乳鶯嬌燕，我這裏問春風桃李無言。空着我烘烘醉眼迷芳草，（帶云）若尋不見小姐呵，（唱）好着我惱亂春心恨杜鵑，無計留連。

（云）我恰纔見小姐入角門兒裏去了，我與你尋將去。（張千云）這廝是甚麼人，怎敢走入這裏來？（正末云）這裏是那裏，你就敢阻住的我那？（唱）

【倘秀才】莫不是醉撞入深宅也那大院，莫不是夢迷入瑤臺也那閬苑。（張千云）你看這廝走的慌慌張張的，你是甚麼人？（正末唱）則我是個尋不見天台漢劉阮。（張千云）這廝好大膽也，直來到這裏。豈不曉得『侯門深似海』哩。（正末唱）你道是『侯門深似海』，我正是色膽大如天。問哥哥這裏到太學中多遠？〔二〕

（張千云）這廝是個秀才，你躲出去，則怕老相公來。（王府尹上云）老夫王府尹，筵席已散，回我那私宅中去。（張千慌科，云）兀那秀才，你躲在一邊，老相公回來了也。（正末云）似此怎了也？

（唱）

【滾繡毬】你着我怎動轉，怎脫免，空着我靜巉巉的綠愁紅怨。（張千云）那秀才，你好大膽也，老相公若見了你，可不肯輕輕的放了你也。（王府尹云）左右，擺開頭踏，慢慢的行。（正末唱）則見他氣昂昂裊玉鞭。（王府尹云）左右，接了馬者。（正末唱）醉醺醺下駿騀。（帶云）韓飛卿也，（唱）這一場尋仙子可敢是非不善，暢好是受驚怕誤入桃源。（王府尹做見科，云）這廝是甚麼人？（正末唱）我是個詩壇酒社文章士，不比那狗黨狐朋惡少年。可着我急急煎煎。

（王府尹云）兀那廝，休説我這宰相府大院深宅，便是那小家兒，也有個門禁。這廝直走到我這後花園中來。老夫在這亭子上坐着，張千準備大棒子者。（正末唱）

【醉太平】誰不知官人每有權，則俺這窮秀才難言。（王府尹云）你不見我擺列着手下人？（正末唱）你擺列着玉簪珠履客三千。（王府尹云）你便飛也飛不出去。（正末唱）我如今飛不上九天，我不合擅入你這梨花院。大古來布衣走上金鑾殿，可甚麼笙歌引至畫堂前，也是我時乖命蹇。

（王府尹云）兀那廝，你那裏人氏，姓甚名誰，有甚麼父母妻子兄弟親眷，你細細的從實供來。（正末唱）

【呆骨朵】小生便無爺娘，無兄弟，無親眷。（王府尹云）你做甚麼生涯活計？（正末唱）生涯是

斷簡殘篇。（王府尹云）你那裏人氏？（正末唱）小生本貫河南。（王府尹云）住在那裏？（正末唱）寄居在帝輦。（王府尹云）你既然是秀才，曾科舉來麼？（正末唱）曾向貢院中攛了卷，金榜上將名顯。（王府尹云）你既然攛了卷子，可怎生不曾除授，帶酒踏踐大臣衙舍，其罪非輕。（正末唱）我怎敢踏踐這金谷園。（王府尹云）我且問你，因何進入府堂中來？（正末唱）我今日錯迷入那個玉洞天。

（王府尹云）這廝說也說不過。夤夜入人家，非奸即盜，必定是個賊。（正末云）老相公是何言語，秀才家怎做的賊？（王府尹云）既然你不做賊，你怎〔二〕潛入我後花園中？（正末云）老相公聽小生說，有幾個做賊的古人。（王府尹云）你看這廝說先前那幾個做賊的，你說，老夫試聽咱。（正末唱）

【滾繡毬】那裏有刺了臂的王仲宣？黥了額的司馬遷？那裏有警跡人賈誼子建？那裏有老而不死是爲賊的顏淵。（王府尹云）再有那幾個古人做賊的來？（正末唱）有一個直不疑誣金在同舍郎，有一個晉畢卓盜酒在酒甕邊，有一個晉韓壽偷香在賈充宅院，有一個漢匡衡將鄰家牆壁鑿穿。那裏有偷瓜盜粟韓元帥？那裏有鑽穴踰牆閔子騫？小生委實的負屈銜冤。〔三〕

（王府尹云）這廝帶酒了也。據他欺我太甚，擅入園中，非奸即盜，難以恕饒。張千，與我弔將起來，等他酒醒呵，慢慢的問他也未遲哩。（做弔科）（賀知章上云）小官賀知章，我趕兄弟韓飛卿，有

人說道見一個秀才帶酒入這角門裏去了。這府堂乃是王府尹的後園門，我試往那裏看咱。（見科）苦也，苦也，可怎生將兄弟弔在那裏？我索過去救兄弟。張千報復去，道有賀知章學士在於門首。（張千報科云）理會的。有賀知章學士在於門首。（王府尹云）道有請。（張千云）有請。（做見科）（王府尹云）早知學士到來，則合遠接，接待不及，勿令見罪。（賀知章云）老相公恕罪，小官數日不曾相訪，今日特來拜問，勿得見責。（王府尹云）知章學士，此一往何來？（正末云）哥哥，救您兄弟咱。（賀知章云）老相公，這秀才爲何弔在此處？（王府尹云）學士不知，這秀才好生無禮，擅入老夫後花園中，非奸即盜。我見他有酒也，將他弔在這裏，等他酒醒了呵，我到底不饒了他哩。（賀知章云）老相公認得此人來麼？（王府尹云）老夫不認的。（賀知章云）聖人也多曾與老相公說，則此人便是擸過卷子韓飛卿。（王府尹云）誰是韓飛卿？（賀知章云）則此人便是韓飛卿。（王府尹云）則他便是韓飛卿？張千，快放他下來。（做放下科）（王府尹云）老夫久聞先生高才雄筆，文華富麗，錦繡珠璣，今日得見尊顏，實乃老夫之萬幸也。（正末云）老相公，小生適間多飲了幾杯酒，誤入潭府園中，萬望老相公恕罪。（王府尹云）老夫適間不認得先生，多有衝瀆，望勿見責。（正末云）此乃小生之過，惶恐惶恐。（王府尹云）哎，好一個有道理的人也。知章學士，老夫有句話，可是敢說麼？（賀知章云）老相公有話但說不妨。（王府尹云）學士，聞知此人雖然應過舉，未蒙除授，老夫有心待請他在家安歇，不敢說做門館，則是早晚與老夫討論經典，未知飛卿允與不允。知章學士替老夫問他一聲，看飛卿意下如何？（賀知章云）老相公所言之事，不必去問。此人比衆不同，腹隱司馬之才，心似禰衡之傲，內心剛烈，外貌欠恭。今歲擸過卷子，早晚除授，怎

肯與人做門館？老相公請勿開言。（王府尹云）學士，或允或不允，只在飛卿跟前說一聲，可也好也。（賀知章云）好波，小官說則說，則怕他不肯。飛卿，我有一句話與你說知。（正末云）哥哥，於禮所當者言之。（賀知章云）我說，你允不允可不〔四〕干我事。老相公說來，我料兄弟你也不肯。老相公着兄弟在他府中做個門館先生，未知兄弟意下如何？（正末云）恁兄弟願隨鞭鐙。（賀知章云）好也，我道他不肯。兄弟，你攥過卷子，早晚聽命，便除授官職，可怎生與人家做門館那？（正末云）您兄弟曾算命來，說我命裏也無那官分，只有分做門館先生。（唱）

【倘秀才】謝你個賀知章舉賢的這薦賢，便是這韓飛卿榮遷也那驟遷。你着我在桃源洞收拾些學課錢，着宋玉〔五〕爲師範，巫娥女做生員，小生也樂然。

（賀知章云）老相公，飛卿兄弟不肯做門館，小官磨了半截舌頭，纔得依允。（王府尹云）多謝了學士。先生房中用的物件，老夫盡皆準備。（正末云）小生不用別物。（唱）

【叨叨令】也不用龍蛇影動端溪硯，我則待燕鶯期稱于飛願。誰待要頑涎醉倒瓊林宴，我則怕鴛鴦不鎖黃金殿。則被你稱了心也麼哥，則被你稱了心也麼哥，煞強似占鰲頭穩步瀛洲選。

（王府尹云）張千，打掃書房，就着先生安歇。（賀知章云）老相公，着兄弟且到店肆中收拾行李，明日早到府中來。（王府尹云）也說的是。（正末云）老相公，小生收拾行李，明日早來。（賀知章云）飛卿好大膽，卻怎生做這等勾當。你帶酒直走到他府中，不是我呵，久後怎見你那同堂故友。（正

末云）哥哥，不妨事，你那裏知道。（唱）

【煞尾】我本是個花一攢、錦一簇芙蓉亭有情有意的雙飛燕，卻做了山一帶、水一派竹林寺有影無形的並蒂蓮。愁如絲，淚似泉，心忙殺，眼望穿。只願的花有重開，月再圓，山也有相逢，石也有穿。須覓鸞膠續斷絃，對撫瑤琴寫幽怨。閒傍粧臺整鬢蟬，同品鸞簫並玉肩，學畫娥眉點麝煙。幾時得：春日尋芳鬬草軒；夏籐簟紗廚枕臂眠；秋乞巧穿針會玉仙；冬賞雪觀梅列玳筵。指淡月疏星銀漢邊，說海誓山盟曲檻前。唾手也似前程結姻眷，綰角兒夫妻稱心願。藕絲兒將咱腸肚牽，石碑丕將咱肺腑鐫。笋條兒也似長安美少年，不能够花朵兒似春風玉人面。干賺的相如走偌遠，空着我趕上文君則落的這一聲喘。〔六〕（下）

（賀知章云）老相公，小官多有深擾，異日必當酬答。飛卿兄弟，明日早來，老相公當以重待，無相輕也。（下）（王府尹云）張千，便與我打掃書舍，明日那韓先生來時，着此人在書房中安下，早晚茶飯衣食，好生管待。老夫要與此人講論經史。（詩云）『肯學之人如禾稻，不學之人如蒿草，懶學之人不足稱，勤學之人國之寶。』（下）

校記

〔一〕〔倘秀才〕曲中，『深宅也那大院』，柳枝集本作『皇宮也那內院』。詞謔本作：『皇宮內苑』。『瑤臺』，各本作

『蓬萊』。『則我是個尋不見天台漢劉阮』中『是個』原無，從詞謔本補。『問哥哥這裏到太學中多遠』的『多遠』原作『近遠』，從四校本改，詞謔本脱此句。〔二〕『怎』字原脱，據四校本補。〔三〕〔滾繡毬〕曲中，『賈誼』原作『賈生』，從各校本改。『是爲賊』原作『爲盜』，從詞謔本改。『誣金在』原脱，從柳枝集本補。『晉畢卓盜酒在』原作『畢吏部日』，從詞謔本補改。『漢匡衡』原脱『漢』字，從柳枝集、詞謔本補。〔四〕『不』字原脱，從文意補。〔五〕『宋玉』，詞謔本作『宋楚王』。〔六〕〔煞尾〕，詞謔本作〔尾〕，『有情有意的』原脱『的』字，從詞謔本補。『有影無形』的『有』字原作『無』，從各校本改。『列玳筵』的『列』原作『到』，從各校本改。

第三折

（淨扮王正上，丑扮馬求上）〔一〕（淨云）自家王府尹的孩兒，叫做王正。這個馬推官的孩兒，叫做馬求。一月前我父親領一個門館先生姓韓字飛卿在家。我今年十五歲也。則我六歲上讀書，到如今九年光陰，念了一本百家姓，顛倒爛熟的。俺父親説我心坌哩。（丑云）自家馬求，今年十四歲也。我上學讀了八年光景，一本蒙求還有五板不曾記得。今日送我在你家讀書。你家這門館先生，自從我在學堂中一個月，不曾教我一句書，終日只是長吁短氣的，不知爲何。（淨云）蹺蹊，自從師父到我家書堂裏教書，也不作詩寫字，鎮日在我家後廳啼哭，口裏念道：『小姐，小姐！』不知怎生。（丑云）便是這等，我與師父做了幾句口號。（淨云）你念與我聽。（丑云）我念你聽：『這個先生實不中，九經三史幾曾通。自從到你書房内，字又不寫書懶攻。日日要了束脩禮，我看他

獨言獨語似魔風。每日看着你家後廳哭，他敢要入你姐姐黑窟籠。』(淨云)你做的不好，等我做一首長篇。(丑云)你做你做，也要念與我聽。(淨云)你聽：『上古天子重英豪，好把文章教爾曹。』(丑云)這是舊的，不好。(淨云)如今就是新的了：『因咱年少失教訓，請個門館就家學。當日請到書房裏，四書經典並不教。每日看着後廳哭，口題小姐女多嬌。他是無飢無飽喫酒肉，嘻着賊臉前後瞧。若還看見我家柳眉姐，哭得他眼淚似尿澆。』(丑云)師父敢待來也，咱家去罷。(同下)(正末上云)小生自到老相公府堂中安下，一月有餘。難得老相公待小生非輕，茶飯管待甚厚。終不稱其心願，不能够得見小姐一面。小生有甚心情看書寫字，朝夕只是想念小姐，幾時得見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心緒悠悠，不明白這場迤逗，迤逗的遲和疾命掩黃坵。休道是接連枝，諧比翼，甚時得天緣輻輳？但能够及早承頭，害則害甘心兒爲他僝愁。〔二〕

【醉春風】這些時遣興不成詩，每日間消愁只對酒。夢魂中無處覓行雲，俺那人這宅院裏敢有、有。卽漸的病患將成，飲食少進，剗的似水泄般不漏。

(云)小生想念，但合眼便見小姐。我這一會身子有些困倦，我且歇息咱。(做睡科)(旦上云)妾身柳眉兒，聞知的那個秀才在俺家書房中，我看他去。(做見科，云)秀才，間別無恙？(正末云)好女子也呵。(唱)

【迎仙客】穩稱身玉壓腰，高梳髻玉搔頭。則見他背東風佯不瞅，美也飽看取襪如鈎，受

用了那腰似柳。（旦笑科）（正末唱）我見他欲語含羞，則見他半掩着泥金袖。

（旦云）我回去也。（下）（正末醒科，云）我恰纔夢寐之中，看見小姐，覺來可怎生不見了也。（唱）

【白鶴子】這搭兒裏廝撞着，俺兩個便意相投。我見他恰行過這牡丹亭，又轉過芍藥圃、薔薇後。

【幺篇】風月心何日遂，雲雨意幾時休。怪的是這花梢上乳鶯啼，恨的是這檐馬兒東風驟〔三〕。

（帶云）小姐，我這等想你，知他心裏可是如何？（唱）

【普天樂】悶倚遍這翠屏山，香燼在泥金獸。粧鏡裏青鸞腸斷，銀箏上寶雁橫秋。斗帳掩篆烟濃，深被擁紅雲皺。雨打梨花黃昏後，不信道他不念這個儒流。題詩呵閒吟在綠窗，回詩呵羞臨粉牆，待月呵獨坐南樓。〔四〕

（云）我手占一卦，看今日得見小姐麼？（做禱祝科，云）至靈至聖，至誠感應。聖人作易，幽贊神明。包羅萬象，道合乾坤。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謹請袁天罡先生、李淳風先生、卦內先賢先聖、拋卦童子、擲卦仙郎。八八六十四卦內占一卦，三百八十四爻內占一爻。來意至誠，無不感應。單單單，拆拆拆。占得天地否卦。否者閉塞也，其事不通，內有發生之意，先凶後吉。金錢你在這裏，知他小姐在那裏也。（唱）

【紅繡鞋】錢也，我自道你有姻緣成就；錢也，誰承望你無倒斷阻隔綢繆。錢也，我不曾

將那十萬貫腰纏着上揚州。我還不了那風流債，乾買下些個斷腸愁。錢也，則俺這眼中人何處有？

（王府尹上云）老夫王府尹。自從韓飛卿秀才在我家中安下一月，老夫事忙，不曾與此人攀話。今日早間聖人見喜，賜與老夫十瓶御酒。老夫不敢自用，將着酒肴到書房中與韓飛卿樽酒論文，可早來到也。張千報復去，說老夫在於門首。（張千報科，云）老爺來看相公哩。（正末云）老相公來了也，不中。我將這金錢且藏在書册中。（藏科）道有請。（見科，云）老相公，小生多蒙厚意，在此府上深擾。（王府尹云）先生，老夫這幾日家事忙，不曾探望先生，勿罪勿罪。（正末云）小生不敢。（王府尹云）今日早間，聖人見喜，賜與老夫十瓶御酒。不敢自用，將來與先生同飲一杯。張千，將酒來。飛卿滿飲此杯。（正末云）小生有何德能，着老相公這等重意管待也。（唱）

【石榴花】這的是葡萄新釀出涼州。（王府尹云）先生滿飲此杯。（正末唱）他那裏滿捧着紫金甌。（王府尹云）飛卿，此酒勝甘露醍醐。（正末唱）端的濃如春色酒如油。（王府尹云）飛卿，今日拚了沉醉方歸。（正末唱）小生我則怕你醉後，又迷入畫閣重樓。（王府尹云）此酒香味各別。（正末唱）端的是錦封未拆香先透，方知道汝陽王口角涎流。那裏有翰林風月三千首，（王府尹云）想古人云：『掃愁帚，釣詩鈎，』信不虛也。（正末唱）枉了也這掃愁帚、釣詩鈎〔五〕。

【鬬鵪鶉】掃愁帚掃不了我鬱悶情懷，〔六〕釣詩鈎釣不了我這風流的症候。（王府尹云）飛卿，省可裏推辭，且飲一杯咱。（正末唱）小生也不敢推辭。（王府尹云）先生，好共歹再飲一杯。（正末

唱）我則索勉強勉強的到口。（王府尹云）此酒能消心間鬱悶，解散客旅春愁。（正末唱）怕不待酒醉春風散客愁。（帶云）你怎知我這愁呵，（唱）似長江淹淹的不斷流。（王府尹云）先生不飲酒，敢思鄉麼？（正末唱）小生也不爲思鄉。（王府尹云）既不爲思鄉，你莫不害酒麼？（正末唱）小生也非干的這病酒。

（王府尹云）先生一向清減了，是老夫家中物用不中麼？（正末云）非也。（唱）

【上小樓】看了他這簾垂玉鈎，更那香添金獸。（王府尹云）敢酒食肴饌不應口麼？（正末唱）每日家滿桌杯盤，諸般肴饌，百味珍羞。（王府尹云）先生爲何清減了也？（正末唱）知他是怎生來寬掩過春衫羅袖，正不知爲何的恁般消瘦。

（王府尹云）據先生有經綸濟世之才，補完天地之手，應過舉，早晚除授，何故深思遠慮如此？（正末唱）

【幺篇】我怕沒經天緯地才，拿雲握霧手，穩情取步入蟾宮，跳過龍門，占了鰲頭。（王府尹云）先生既有如此般手段，爲何憂形於色？（正末唱）我愁的是花發東牆，月暗西廂，雲迷楚岫。（背科云）我若見小姐一面呵，（唱）便不做那狀元郎我可也不曾眉皺。

（王府尹云）先生數日作甚麼功課？（正末云）小生常習周易。（王府尹云）先生既看周易，必然有甚心得去處，老夫隨喜觀看咱。（做取書看，掉〔七〕金錢科，云）書中掉下金錢來了也。（正末做慌科）（王府尹云）將這錢我看咱。這開元通寶金錢是我的，怎生得到這秀才手裏來，好奇怪也，我試

問這個秀才咱。先生，這開元通寶金錢，是聖人賜我的來，怎生得到你手裏，你試説咱。（正末唱）

【滿庭芳】好着我便趨前哎退後，這的是俺先人遺念。（王府尹云）誰遺與你來？（正末唱）是俺那祖上傳留。（王府尹云）這開元通寶金錢，是聖人賜與我的，有誰人能够？（正末唱）他道是開元通寶誰能够，奉皇宣賜與公侯。都只爲掉罨子〔八〕鸞交鳳友，倒做了個脱梢兒燕侶鶯儔。（王府尹云）可怎生這金錢落在你手裏？其中必有暗昧也。（正末唱）相公你便休窮究。（王府尹云）兀那秀才，你從實的説。（正末唱）説着呵出乖弄醜。（王府尹云）你不説，此事乾罷了那？（正末唱）題起來風雨替花愁。

（王府尹云）這金錢正是我的，我把與女孩兒帶着，怎生能够到這廝跟前，必然是俺那妮子與這廝來。張千，喚出小姐來！（正末做跪科）（王府尹云）好也，可早招了也。（旦上云）父親，喚你孩兒有何事？（王府尹云）兀那潑賤人，你做的好勾當，這金錢我與你懸帶着來，怎生到這廝手裏？（旦云）您孩兒在九龍池上掉了來。（王府尹云）嚓聲！俺家三世無犯法之男，五世無再婚之女。你是閨中女子，不習那針指女工，倒去學那辱門敗户。你豈不聞女子無事不出閨門，夜行以燭，無燭則止；行不動塵，笑不露齒；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啓偏門，不有私語；在家習禮法，學針指；若嫁與人，和六親，孝父母，使宗族稱羨，鄰里矜誇。聖人云：『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你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相窺，踰垣相從，國人皆賤之。你不學上古烈女，卻做下這等勾當。小賤人，呸，你羞也不羞！（詩云）當日個襄王窈窕思

賢才，趙貞女包土築墳臺。我則道你是個三貞九烈閨中女，呸，原來你是個辱門敗户小奴胎。兀那小賤人，還不回繡房中去！（旦下）（指末科，云）好秀才也！你謙謙君子，看的好周易。韓飛卿，老夫待你非薄，你在我家中住了個月之期，喫用衣食，都是老夫的，你卻這般報答我。你是個讀書人，檢書册與聖人對面。便好道『君子不重則不威』，枉了你窮九經三史諸子百家，不學上古賢人，囊螢積雪，鑿壁偷光，則學亂作胡爲，這等無上下，無廉恥。我道你爲何撞入後花園中，原來正懷着此事。（詩云）『你本是尋芳誤見女嬋娟，推向花園拾翠鈿。將這開元通寶傳心事，你可是麼一春常費買花錢。』張千，與我將這廝高高弔將起來，我慢慢的問他。（做弔科）（賀知章上云）小官賀知章，爲因韓飛卿攛過卷子，此人文章不在李太白之下。聖人的命，則今日便宣入朝，自有加官賜賞。張千報復去，道有賀知章學士在於門首。（報科）（王府尹云）學士此來有何事？（賀知章云）今日聖人見了韓飛卿卷子，説此人文章不在李太白之下，宣他入朝加官去哩。（王府尹云）住住，學士不知，這廝欺吾太甚，有罪在身，難以恕饒。（賀知章云）老相公，這是聖語，非同小可，不得遲慢。（王府尹云）既是聖人的命，且饒他罪過，張千放他下來。（賀知章云）老相公，飛卿他是君子儒，有何罪將他弔起來？（王府尹做打耳喑科）（賀知章云）小官盡知此事，都在小官身上。飛卿兄弟，你可早兩遭兒也。聖人宣你，便須入朝。（正末云）不妨事。

（唱）

【耍孩兒】幾曾見偷香庭院裏拿了韓壽，擲菓的雲陽内斬首。香車私走的卓文君，就昇仙

橋上剛做骷髏。哎險也，漢相如滌器臨邛市，秦弄玉吹簫跨鳳樓。動不動君王行奏。本是些風花雪月，都做了笞杖徒流。

（賀知章云）我與你成合秦晉之緣何如？（正末云）我若得官呵，（唱）

【煞尾】準備着迎親慶喜筵，安排着攔門慶賀酒。（帶云）我折桂枝回來呵，（唱）我來折你這曉風春日觀音柳，道不的錯分付了風流畫眉的手。（下）

（王府尹云）韓飛卿去了也。本待成親來，交他應舉去，恐此人功名心懶惰，等他爲了官，纔招爲壻。學士，這樁事全在你身上。（賀知章云）相公放心，小姐這親事都在小官身上。老相公不必遲慢，便結彩樓，選日成親。（詩云）『也不須媒證結婚姻，自古佳人求此親。』〔九〕。（王府尹詩云）『莫言一世儒冠誤，方顯文章可立身。』（同下）

校記

〔一〕『淨扮王正上，丑扮馬求上』，柳枝集本作『冲末二淨上』，下文依例作（王淨）、（馬淨）。

〔二〕『僝僽』，三校本作『憔瘦』。

〔三〕〔幺篇〕中『何日遂』，顧曲齋本作『情脈脈』，『幾時休』，三校本作『兩悠悠』。

〔四〕〔普天樂〕曲中，『斗帳掩篆烟濃』，三校本作『屏圍了楚岫』，『待月呵獨坐南樓』，三校本作『小姐呵問月呵倚遍南樓』。

〔五〕〔石榴花〕曲中，『紫金甌』三校本作『鳳凰甌』。『酒如油』，三校本作『夾新蒭。曲末三校本均多一句道白：『（孤）掃愁帚可是如何？』

〔六〕此句下三校本均多一句夾白：『釣詩鈎如何？』

〔七〕『掉』原作『弔』，同音

而誤，從柳枝集本改，下句中『掉』字同。〔八〕『掉罨子』各校本作『掉眼子』。〔九〕『自古佳人求此親』原作『指日佳人就此親』，從各校本改，更見傳統門第觀念之深。

第四折

（冲末李太白上，詩云）『長安市上酒爲狂，沉香亭畔作文章。供奉翰林名學士，萬古千年姓字香。』老夫姓李，雙名太白。生時母夢長庚星入懷，因以名之。天寶初年，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之事，天子賜食，親手調羹。初號竹溪六逸，後爲飲中八仙。小官有一同堂故友，乃是韓飛卿，此人文章不在小官之下，自到京師，擡過卷子，在知章學士府第安下。此人在於九龍池上，帶酒惹下是非，知章盡知詳細，對小官分訴的明白。在聖人跟前奏過，就奉聖命，着小官與他加官賜賞，二來就着小官與他成此一門親事。小官不敢久停久住，同賀知章走一遭去來。（詩云）『聖天子選用賢良，文章士盡赴科場。韓飛卿狀元及第，我與他成秦晉花燭洞房。』（下）（王府尹同旦兒、梅香上云）歡來不似今朝，喜來那逢今日。老夫王府尹是也。誰想韓飛卿得了頭名狀元，我着知章學士保親爲媒，招狀元爲壻。今日結起彩樓，準備鼓樂，那新狀元敢待來也。（正末同賀知章上，賀云）兄弟也，一舉狀元及第，可賀可賀。（正末云）哥哥，我韓飛卿誰想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步蟾宮平地上青霄，腳平登禹門一躍。簪花宮帽側，挽轡玉驄驕。可知

道金榜名標，〔一〕誰請受五花誥。

（云）哥哥，兀那樓上爲甚麼動着樂聲？（賀知章云）這個是彩樓，要招女壻的。（正末云）張千，說與那樓上的人去。（唱）

【沉醉東風】也不索頻頻的樓前動樂，誰和您臺上吹簫。〔二〕（賀知章云）貴公子家女孩兒拋繡毬哩。（正末唱）紫絲鞭手内擎，繡毬兒身邊落。（云）哥哥，敢不是繡毬兒？（賀知章云）兄弟，不是繡毬是甚麼？（正末唱）我覷的亂下風雹。（賀知章云）飛卿，這拋繡毬兒的是王府尹的女孩兒。（正末唱）寄與他多情女艷嬌，你着他別尋一個前程倒好。

（賀知章云）兄弟也，你當初爲他這小姐，怎生般狂蕩，今日我與保親，你怎生這般古懒？（正末唱）

【喬牌兒】你個賀知章狂落保。（賀知章云）兄弟原來性格不一哩。（正末唱）不是這韓飛卿性格拗。（賀知章云）小姐爲你也曾恥辱來。（正末唱）想着那俏人兒曾受爺躁暴。〔三〕（賀知章云）你知他爲你受苦，你怎生不肯成親？（正末唱）休將漢相如錯送了。

（賀知章云）你當初爲這門親事，將性命也不顧，今日老相公肯了，你還不去參拜丈人哩。（正末云）哥哥，您兄弟平生不折腰於人。（唱）

【水仙子】他待生拆開碧桃花下鳳鸞交，火燒了俺白玉樓頭翡翠巢。（賀知章云）他今日倒賠房奩，〔四〕招你爲壻。（正末唱）他見我春風得意長安道，因此上迎頭兒將女壻招。（賀知章云）你休無禮，他是你泰山丈人，你是他門下女壻，他敢打你哩。（正末唱）一任〔五〕他官人每棒有千

條。（梅香上云）學士，飛卿既然不肯成親呵，放他馬頭過去罷。（正末唱）小姐你便權休怪。（梅香云）當日個不得第呵，怎生般模樣，剛則做了官，便別了姐姐，不肯時也由得你。（正末唱）梅香你便且莫焦。（賀知章云）兄弟也，一門好親事，成就了罷。（正末云）小官欲要不成這門親事，則怕破了丈人體面。（唱）今日可便輪到我粧幺。

（李太白上云）小官李太白是也。奉聖人的命，着新狀元韓飛卿則今日去王府尹家爲壻。可早來到也。接了馬者。（張千云）牢墜鐙。（見科）（李太白云）韓飛卿，聽聖人的命：着你與王府尹女孩兒柳眉兒爲壻，休得推辭。望闕謝了恩者。（正末云）小官並不敢推辭，與王府尹爲壻。（李太白云）狀元過去拜你丈人。（正末云）既是聖人的命，成了這門親事。丈人受你女壻幾拜。則被你弔殺我也，丈人。（王府尹云）則被你傲殺我也，女壻。（賀知章云）〔八〕兄弟，你說平生不折腰於人，今日早一遭兒也。（李太白云）就請小姐出來行禮，成了親事。等我好回聖人話去。（梅香擁旦上，行禮交杯科）（正末云）兀的不歡喜殺我也。（唱）

【雁兒落】今日個畫堂中設酒肴，花燭下同喧笑，高擎着合巹杯，齊動着合歡樂。

【得勝令】呀，若不是前世宿緣招，焉能够玉杵會藍橋。（旦云）將酒來，妾身與狀元同奉父親一杯。（正末同旦跪科）（賀知章云）兄弟，你恰纔說平生不折腰於人，可早兩遭兒也。（正末唱）哎，你個賀學士休譏誚，我如今爲新人當拜倒。（王府尹云）咱也回奉狀元一杯。（做把盞科）（正末唱）你也恃不得官高，動不動將咱弔。我也賭不得心高，早兩遭兒折了腰。

(李太白云)韓飛卿，你夫妻二人望闕跪着，聽聖人的命：因你對策稱旨，加授翰林學士，別賜黃金五十斤，與夫人柳眉兒添粧。(詩云)『則爲你十年辛苦困寒窗，一舉成名天下揚。金錢自可成姻眷，玉杵無煩問渺茫。京兆堂中添貴客，翰林院裏擢仙郎。嵩呼萬歲齊天喜，拜舞丹墀謝聖皇。』(正末同旦謝恩科)(唱)

【沽美酒】你道我韓飛卿意氣豪，柳夫人緣分巧，誰承望恩賜黃金偏不少，越顯得風流京兆，將眉黛好重描。

【太平令】這都是五十文開元通寶，成就了美夫妻三月桃夭。從今後一生榮耀，雙雙的齊眉到老。想草茅遇遭、這聖朝，呀，知甚日把隆恩補報。

題目　韓飛卿醉趕柳眉兒

正名　李太白匹配金錢記

校記

〔一〕『可知道金榜名標』，三校本作『今日個祿重官高』。　〔二〕此句三校本作：『不聽您鳳凰臺上吹簫』。

〔三〕『躁暴』，原作『操暴』，從顧曲齋本改。　〔四〕『房奩』原作『緣房』，從柳枝集本改。　〔五〕『任』原作『恁』，從文意改。此句以下至劇終的曲詞、道白各校本均無，古名家本、顧曲齋本另作：『(李云)兄弟，你認的我來麼？(正云)原來是太白賢兄。既然成了親事也，將這五花官誥、駟馬(香)車、金冠霞珮(帔)，小姐請受了者。

〔雁兒落〕今日可便春風醉碧桃，烈火燒祆廟。安排着七香翠蓋車，請受了二字金花誥。〔德(得)勝令〕官裏交同品紫鸞簫，怎消的宣賜紫羅袍。誰不是那桃源洞連枝樹，倒做了陽臺刎頸交。少甚麼英豪，桃花浪魚龍鬧；輔佐皇朝，看這風微燕雀高。(李云)恁望闕跪着，聽聖人的命：則爲你十年辛苦困寒窗，一舉成名天下揚。女撇金錢求匹配，男因醉趕作新郎。飛卿翰林官極品，夫人霞珮(帔)共金黃。府尹門中添貴客，聖主朝中用棟梁。高呼萬歲齊天喜，丹墀拜舞謝吾皇。』其他校本大同小异。強

杜牧之詩酒揚州夢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完整的本子有五種：一是《元曲選》本，二是繼志齋刻《元明雜劇》本，三是陳與郊《古名家雜劇》本，四是孟稱舜《柳枝集》本，五是李開先刻《改定元賢傳奇》本。前四本的題目正名均作：『張好好花月洞房春，杜牧之詩酒揚州夢。』第五本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有載，但今未見。《錄鬼簿》於喬夢符名下列此劇題目正名爲：『李夢娥花月洞房春，杜牧之詩酒揚州夢。』《元曲選》本題『喬孟符』著，其他各本題『喬夢符』或『喬吉』著，均簡名《揚州夢》。《元曲選》較他本爲精煉簡潔，他本多有重文贅句，尤其第一折的曲詞較多，而且各本有異。

另外，李開先《詞謔》有此劇第一、第二折的曲文，《雍熙樂府》有第一折的曲文。

今以《元曲選》本爲底本，用繼志齋本、古名家本、柳枝集本爲三校本，曲文兼參校詞謔、雍

熙二曲本。

楔子

（冲末扮張太守引淨張千上，詩云）昔年白屋一寒儒，今日黃堂駟馬車。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小官姓張，名紡，字尚之。自中甲科以來，累蒙聖恩，除授豫章太守。自幼與杜牧之爲八拜交。今牧之官爲翰林侍讀，因〔二〕公幹至豫章，將欲起程回京，不免安排果桌，與他餞行。小官近日梨園中討得一個歌妓，年方一十三歲，善能吹彈歌舞，名曰好好。我數次與他算命，道他有夫人之分，未審他姻緣在於何處。今日餞別牧之，就叫好好出來勸酒者。好好何在？（旦扮張好好上云）相公叫我，不知又請甚麼客？須到前廳見來。（見科云）相公喚我，有何使用？（張太守云）今日與牧之餞行，你就席間歌舞一回，與他勸酒。（旦云）謹領尊命。（張太守云）張千，門首覷着，杜翰林來時，報復我知道。（正末扮杜牧之上云）小生姓杜，名牧，字牧之。京兆人也。太和間舉賢良方正，累官至翰林侍讀之職。因公幹至豫章。此處太守張尚之，自幼與小生交善，今日在私宅設酒，與小生餞送，令人來請。須索走一遭去。左右，報復去，道杜某來了也。（張千做報見科）（正末云）小生薄德，敢勞太守張筵也。（張太守云）蔬食薄味，不堪獻敬，聊引餞意耳。左右，將酒過來。學士滿飲一杯。（正末云）太守請。（張太守云）學士，自古道『筵前無樂不成歡』〔三〕，今舍下有一女，年方一十三歲，名曰好好，善能歌舞。着他出來歌舞一回，與學士送酒咱。（正末

云）深蒙厚意，感謝感謝。（張太守云）好好，你歌舞一回，伏侍相公咱。（旦歌舞科）（正末云）小官無甚奇物，瑞文錦一段，犀角梳一副，權表微誠。有詩一首。（詩云）汝爲豫章姝，十三纔有餘。嬌媚鷓鴣兒，妖嬈鸞鳳雛。舞態出花塢，歌聲上雲衢。贈之天馬錦，堪賦水犀梳。（張太守云）好好，謝了相公者。（旦拜科，云）多謝厚賜。（正末云）多有打攪，小生不敢久留，就此告辭長行去也。（唱）

【仙呂·賞花時】唱一曲金縷悠揚雲漫行，舞一迴彩袖輕盈花弄影。今日個餞送在短長亭，對着這江山勝景，慵斟酒訴離情。

【幺篇】怕聽陽關第四聲，回首家山千萬程。博着個甚功名，教俺做浮萍浪梗。〔三〕因此上意懶出豫章城。（同下）

校　記

〔一〕『因』字原作『有』，從三校本改。　〔二〕『筵前無樂不成歡』句下原有『樂』字，從三校本删改。　〔三〕以上二句，古名家本和繼志齋本作：『我和你同學藝作儒生，吾身三省。』柳枝集本作：『我和你同學藝作儒生，今日個樽前酩酊。』錄以備考。

第一折

（外扮牛僧孺引左右親隨上，詩云）閒中清雅理絲桐，樂在琴書可用功。無事休衙消永晝，居然坐嘯古人風。老夫姓牛，名僧孺，字思黯。官拜揚州太守。昔與張尚之、杜牧之爲忘年友。牧之官拜翰林侍讀，因公差至此。老夫特設一席，令人請去了。左右，若杜牧之來時，報我知道。（正末引家僮上云）小官杜牧之是也。前年公差至豫章，今又公差至揚州。有太守牛僧孺，原是父輩。今日設席相請，須索走一遭去。（家僮云）相公，這揚州是好景致也。（正末云）家僮，你那裏知道，想當初隋煬帝幸廣陵看瓊花，一時繁華，天下無比。你聽我說。（唱）

【仙呂·點絳唇】錦纜龍舟，可憐空有隋堤柳。千古閒愁，我只怕〔二〕春光老，瓊花瘦。

（家僮云）相公，行了這一路州縣，覺都不如這裏人煙熱鬧哩。（正末唱）

【混江龍】江山如舊，竹西歌吹古揚州。三分明月，十里紅樓。綠水朱闌品玉簫，珠簾繡幕上金鈎。（家僮云）相公，看了此處景致，端的是繁華勝地也。（正末唱）列一百二十行經商財貨，潤八萬四千户人物風流。平山堂、觀音閣，閒花野草；九曲池、小金山，浴鷺眠鷗。馬市街、米市街，如龍馬聚；天寧寺、咸寧寺，似蟻人稠。茶房內、泛松風，香酥鳳髓；酒樓上、歌桂月，檀板鶯喉。接前廳、通後閣，馬蹄階砌；近雕闌、穿玉户，龜背毬樓。金盤

露、瓊花露，釀成佳醞；大官羊、柳蒸羊，饌列珍饈。看官場、慣躉袖，垂肩蹴踘；喜教坊、善清歌，妙舞俳優。大都來一個個着輕紗、籠異錦；齊臻臻的按春秋理繁絃、吹急管；鬧吵吵的無昏晝。棄萬兩赤資資黃金買笑，拚百段大設設紅錦纏頭。〔二〕

（云）左右報復去，道杜牧之來了也。（左右做報見科）（牛僧孺云）老夫無甚管待，左右將酒來。學士滿飲一杯。（正末唱）

【油葫蘆】月底龍燈花下遊，閒將佳興酬。綺羅叢封我做醉鄉侯。酌幾杯錦橙漿洗淨談天口，折一枝碧桃花〔三〕占定拿雲手。（牛僧孺云）卻不道文苑中古慨秀才家，多好此狂飲也。（正末唱）打疊起翰林中猛性子挺，拽扎起太學內體樣兒傻；趁着這錦封未剖香先透，渴時節吸盡洞庭秋。

（牛僧孺云）可不道既有知契友，又有可意人，是好宴樂也。（正末唱）

【天下樂】端的是一醉能消萬古愁，醒來時三杯扶起頭。我向那紅裙隊裏奪了一籌，看花呵致成症候，飲酒呵灌的醉休。我則待勝簪花常殢酒。〔四〕

（牛僧孺云）牧之在京師，日日有花酒之樂。老夫有一家樂女子，頗善歌舞，喚他出來伏事學士咱。好好那裏？（旦上云）妾身張好好是也。原是張尚之家女僮。牛太守大人與張尚之爲舊友，遂將妾身過房與牛太守爲義女，經今三年矣。今日前廳上宴客，太守大人呼喚，須索見去。（見科）（正末云）此女是誰？（牛僧孺云）是老夫義女，小字好好。喚來歌舞一回，與學士奉一杯酒。（家僮

云）相公，好個標致的小姐，我那裏曾見來？（正末唱）

【那吒令】倒金瓶鳳頭，捧瓊漿玉甌；蹴金蓮鳳頭，並凌波玉鈎；整金釵鳳頭，露春纖玉手。天有情天亦老，春有意春須瘦，山有眉山也顰愁。〔五〕

（牛僧孺云）小家之女，有甚十分顏色。（正末唱）

【鵲踏枝】花比他不風流，玉比他不溫柔。端的是鶯也消魂，燕也含羞。蜂與蝶花間四友，呆答孩〔六〕都歇在荳蔻梢頭。

（牛僧孺云）牧之，飲個雙杯。（正末云）我與大姐穿換一杯。大姐，換了這一杯酒飲過者。千歲千歲。〔七〕（唱）

【寄生草】我空〔八〕央了十個千歲，他剛嚥了三個半口。險涴了內家粧束紅鴛袖，越顯的宮腰嫋娜纖楊柳，添上些芙蓉顏色嬌皮肉。白處似梨花擎露粉酥凝，紅處似海棠過雨胭脂透。

（牛僧孺云）牧之，請飲酒。（正末云）且住，將文房四寶來，作詩一首相贈。（家僮云）筆硯在此。（正末唱）

【幺篇】磨鐵角烏犀冷，點霜毫玉兔秋。對明窗滄海龍蛇走，蘸端溪石硯〔九〕雲煙透，拂銀牋湘水玻璃皺。（牛僧孺云）何勞學士這等費心。（正末唱）比及賞吳宮花草二十年，先索費翰林風月三千首。

（云）你看這女子，（詩云）端的是：仙人飛下紫雲車，月闕纔離蟾影孤。卻向尊前擎玉盞，風流美貌世間無。（唱）

【後庭花】他那裏應荅的語話投，我這裏笑談的局面熟。準備着夜月攜紅袖，不覺的春風到玉樓〔一〇〕。（旦云）我再斟的滿者，與相公飲咱。（正末唱）怎生下我咽喉，勞你個田文生受。志昂昂包古今瞻宇宙，氣騰騰吐虹霓貫斗牛。袖飄飄拂紅雲登鳳樓，興悠悠駕蒼龍遍九州。嬌滴滴賞瓊花雙玉頭，風颼颼遊廣寒八月秋。樂陶陶倩春風散客愁，濕浸浸錦橙漿潤紫裘。急煎煎想韋娘不自由，虛飄飄恨彩雲容易收，香馥馥斟一杯花露酒。

（旦云）此一杯酒擎着不飲，是無妾之情也。（正末唱）

【青歌兒】休央及偷香偷香韓壽，怕驚回兩行兩行紅袖。感謝多情禮數周，我是個放浪江海儒流，傲慢宰相王侯。既然賓主相酬，閒敘筆硯交遊。對酒綢繆，交錯觥籌。銀甲輕搊，金縷低謳。則爲他倚着雲兜，我控着驊騮。又不是司馬江州，商婦蘭舟，烟水悠悠，楓葉颼颼，不爭我聽撥琵琶楚江頭，愁淚濕青衫袖。〔一一〕

（牛僧孺云）學士，再飲一杯咱。（正末云）酒够了也。（背云）這女子恰似在何處曾會見他來。（牛僧孺云）既然學士飲不的酒，那女子回去罷。（旦下）（正末唱）

【賺煞尾】比及客散錦堂中，準備人約黃昏後。他不比尋常閒牆花路柳，這公事怎肯甘心便索休。強風情酒病花愁。（牛僧孺云）無甚管待，承學士屈高就下也。（正末唱）這的是釣詩

鈎，我醉則醉常在心頭。掃愁帚爭如奉箕帚。（牛僧孺云）牧之，一番相見一番老也。（正末唱）遮莫你鬢角邊霜華漸稠，衫袖上酒痕依舊。我正是風流到老也風流。（下）

（牛僧孺云）老夫念故人情分，安排酒殽，請杜牧之，不想他酒病詩魔依然如舊。我着家樂奉酒，他說那裏曾見這女子來，是輸不的他那一雙眼。這風子在豫章時，張尚之家曾見來。又早三年光景，長的比那時不同了。可知他看在眼裏，則是到不的他手。張千，等他再來時，你說太守不在家，則着他去兀那翠雲樓上，閒坐一會，坐的沒意思，他則索回去也。（下）

校記

〔一〕『只怕』原作『則怕』，從詞謔本改。

〔二〕〔混江龍〕曲中，『綠水朱闌品玉簫』原作『綠水芳塘浮玉榜』，從古名家本、詞謔本改，更符合歌頌揚州繁華的劇情。『珠簾繡幕上金鈎』句下繼志齋本、柳枝集本均比底本多二句：『維揚風月景，天下最爲頭。』古名家本和詞謔本則爲：『淮南無比景，天下最高樓。』『列一百二十行經商財貨』句上，柳枝集和繼志齋本均比底本多二句：『罷干戈無士馬太平時世，省刑罰薄稅斂民庶優遊。』古名家本和詞謔本則爲：『罷干戈無士馬太平之世，省刑罰薄稅斂富貴之秋。』『似蟻人稠』句下古名家本和詞謔本比底本多二句：『文章客傲王侯峨冠博帶，豪傑（俠）士蕩塵埃肥馬輕裘。』錄以備考。其他曲詞，各本有異，但意義近似，不出校。

〔三〕『碧桃花』原作『碧桃春』，從雍熙本改。

〔四〕『殢酒』原作『帶酒』，從詞謔、雍熙二本改。

〔五〕『山有眉山也顰愁』原作『雲無心雲也生愁』，從柳枝集、繼志齋本改，更合鼎足對句格。

〔六〕『呆答孩』原作『呆打頦』，從各本改。

〔七〕『千歲千歲』原無，從古名家本、繼志齋本補。

〔八〕『空』字原無，從詞謔、雍熙二本

補，方與下句對稱。〔九〕『端溪石硯』原作『金星端硯』，從柳枝集、繼志齋、雍熙三本改。〔一〇〕『到玉樓』原作『倒玉甌』，從雍熙本改，文意更順。〔一一〕〔青歌兒〕曲中，『禮數周』原作『賢太守』，從繼志齋、古名家、詞謔三本改。『我控着驊騮』句下各校本均多二句，柳枝集本作：『你爲嬌羞，暗裏凝眸。』繼志齋本和詞謔本均作：『你爲嬌羞，似有冤讐。』『楓葉颼颼』句下三校本均多四句：『沙渚汀洲，宿鷺眠鷗，話不相投，心去難留。』詞謔本則作：『鳥浴前洲，魚躍中流，話不相投，心去難留。』

第二折

（張千上云）小人是太守府內親隨。奉老爹鈞語，着我打掃的這翠雲樓。恐怕杜學士到來遊玩，就在此管待他。（正末引家僮上樓科，云）昨日太守開宴出紅粧，細看此女顏色，嬌艷動人，甚有顧戀之意。小官一時疏狂，被叔父識破。念先人之面，未曾加責。今日心中悶倦，故來此翠雲樓遊玩。小官只爲酒病花愁，何日是好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衫袖濕，酒痕香；帽檐側，花枝重。似這等賓共主和氣春風，一杯未盡笙歌送，就花前喚醒遊仙夢。

（家僮云）相公昨日中酒，今日起遲。你看那樓上卻又早安排的果桌杯盤停當也。（正末唱）

【滾繡毬】日高也花影重，風香時酒力湧。順毛兒撲撒上翠鸞丹鳳，恣情的受用足玉暖香融。這酒更壓着琉璃鐘琥珀濃，這樓正值着黃鶴仙白兔翁。這酒更勝似釀葡萄紫駝銀

甕，這樓快活殺傲人間湖海元龍。這酒卻便似瀉金莖中玉露擎仙掌，這樓恰便似看翠盤內霓裳到月宮，高捲起彩繡簾櫳。

（正末語張千云）我昨日中酒，且歇息一會，等太守來時，報我知道。（張千云）理會的。（正末同家僮俱睡科）（旦同四旦上云）妾身張好好。太守大人使俺來這翠雲樓上，伏事杜翰林，他怎生卻睡着了。我喚他一聲：杜老爹，杜老爹，妾身來了也。（正末起云）太守大人可曾來麼？（旦云）太守公事忙，且不得來。一徑着妾等來，伏事相公。（正末云）伏事甚麼，咱兩個且共席坐者。兀那四位小娘子，會舞唱麼？（四旦云）頗會些。（正末云）既然會舞唱，大家歡樂飲三杯。（旦云）昨日席間怠慢，相公勿罪也。（正末唱）

【倘秀才】想當日宴私宅翰林應奉，倒做了使官府文章鉅公。昨日今朝事不同，暖溶溶脂粉隊，香馥馥綺羅叢，端的是紅遮翠擁。

（云）小娘子是張好好，這四位小娘子是何人？（旦云）這四個是玉梅、翠竹、夭桃、媚柳，一同歌唱，與相公送酒咱。（正末唱）

【滾繡毬】尊中酒不空，筵前曲未終。你教他繫垂楊玉驄低鞚，準備着倩人扶兩袖春風。我這害酒的渴肚囊，看花的饞眼孔。結下的歡喜緣可着他廝重。我伴着些玉嬋娟相守相從。也不索閒遊柳陌尋歌妓，笑指前村問牧童，直喫的月轉梧桐。

（旦云）相公，你在席間坐者，只怕太守到來，妾身且回去咱。（旦同四旦下）（正末做醒科，云）好是

奇怪也！恰纔那個女子陪侍我飲酒，怎生不見了？（家僮做醒科，云）不覺的盹睡着了。（正末云）你見那女子來麽？（家僮云）相公，你敢昏撒了，幾曾見什麽女子來？（正末唱）

【醉太平】又不是癡獃懵懂，不辨個南北西東。恰纔個彩雲飛下廣寒宮，醉蟠桃會中，一壁廂花間四友爭陪奉，勝似那蓬萊八洞相隨從。只落的華胥一枕夢初濃，都是這風流醉翁。〔二〕

（家僮云）適纔剛打了一個盹，又早晚了也。（正末唱）

【脫布衫】不覺的困騰騰醉眼朦朧，空對着明晃晃燭影搖紅。這其間在何處殘月曉風？知他是宿誰家枕鴛衾鳳？

【小梁州】這些時陡恁春寒繡被空，冷清清褥隱芙蓉。我則道陽臺雲雨去無蹤，今夜個乘歡寵，山也有相逢。

【幺篇】怎承望曉來誤入桃源洞，又則怕公孫弘打鳳牢龍。手背上掐着疼，腳面上踏着痛。那裏也情深意重，〔三〕猶恐是夢魂中。

（家僮云）相公則是想着那個人兒，便有夢。我也不想甚麽，那裏得夢來。（正末唱）

【一煞】則願的行雲不返三山洞，好夢休驚五夜鐘。我這裏繡被香寒，玉樓人去，錦樹花飛，金谷園空。飛騰了彩鳳，解放了紅絨，摔碎了雕籠。若不是天公作用，險些兒風月兩

無功。

（家僮云）咱家回去罷。休信睡裏夢裏的事。（正末唱）

【煞尾】從今後風雲氣概都做了陽臺夢，花月恩情猶高似太華峰。風送紗窗月影橫，〔三〕篆裊金鑪香霧濛，銀燭高燒錦帳融，羅帕重沾粉汗溶，高插鸞釵雲髻聳，巧畫蛾眉翠黛濃。柳塢花溪錦繡叢，煙户雲窗閨閣中，可體樣春衫親手兒縫，有滋味珍饈揀口兒供。再不趁蝶使蜂媒廝斷送，再不信怪友狂朋廝搬弄。但能够魚水相逢，琴瑟和同，（家僮云）相公，咱回去來。（正末唱）早跳出這情債〔四〕花錢麵糊桶。（同下）

校記

〔一〕〔醉太平〕曲中，『蓬萊八洞』，古名家本、繼志齋本、詞謔本均作『酒中八洞』。『華胥一枕夢初濃』，古名家本、繼志齋本均作『枕邊一夢覺朦朧』。〔二〕『那裏也情深意重』，古名家本、詞謔本作『那裏是困慵睡重』。〔三〕『月影橫』原作『月影通』，從三校本及詞謔本改。〔四〕『情債』原作『柳債』，從詞謔本改。

第三折

（外扮白文禮引雜當上，詩云）一溪流水泛輕舟，柳岸遊人飲巨甌。自在揚州花錦地，風光滿眼度

春秋。小生姓白，名謙，字文禮。揚州人也。頗有幾貫貲財，人口順以員外呼之。今有杜翰林以公差至此，明日回程，小生備下蔬酌，與他送餞。令人請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引家僮上云）小官自牛太守請我，飲宴之間，有一女子，歌舞清妙。再去訪謁，數次不放參見，只着在翠雲樓上賞玩，歸來甚是無聊。今欲回程，有白員外相請，須索走一遭去。我想夢中所見那女子，端的是世間少有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溫柔玉有香，旖旎春無價。多情楊柳葉，解語海棠花，壓盡越女吳娃。從頭髻至鞋襪，覓包彈無半掐。更那堪百事聰明，模樣兒十分喜恰。

【梁州第七】知音呂借意兒嘲風詠月，有體段當場兒擷竹分茶。情着疼熱相牽掛，性格穩重，禮數撑達，衣裳濟楚，本事熟滑。遏行雲板撒紅牙，泛宮商曲和琵琶。受用些成頓段暮雨朝雲，拜辭了有拘束玉堂金馬，快活殺無程期秋月春花。風流俊雅，傾城絶代人皆訝。知進退識高下，賢慧心腸不狡猾，是一個少欠他歡喜冤家。

【隔尾】錦機織就傳情帕，翠沼栽成並蒂花。何日青鸞得同跨，錦衾繡榻，弓鞋羅襪，玉軟香溫受用煞。

（云）早來到也。左右報復去，道杜牧之來了也。（雜當報科，云）杜相公來了也。（白文禮云）道有請。（正末做見科，云）小官有何德能，敢勞員外置酒張筵，何以克當。（白文禮云）蔬食薄味，敢屈相公降臨，實小生之幸也。（正末云）敢問員外，昨太守開筵相招，席間出一紅粧，善能歌舞，未知

誰氏之女？（白文禮云）相公不問，小生亦不敢說。此女原是個中之人，先與豫章太守張尚之爲侍兒，後來牛太守往豫章經過，取討爲義女，善能吹彈歌舞。此女就是張好好。（正末云）我道那裏曾見來。不瞞員外說，小官三年前在豫章，張尚之與小官送行，令一女僮奉酒，年十三歲，善能歌舞，名曰好好。小官與他瑞文錦一段，烏犀梳一副。經今三年光景，他長成了，十分大有顏色，委實的令人動情也。（白文禮云）既然如此，相公那時就問張太守取討此女以爲婢妾，豈不美哉？（正末唱）

【駡玉郎】這一雙郎才女貌天生下，笋條兒遊冶子，花朵兒俊嬌娃，堪寫入風流仕女丹青畫。行一步百樣嬌，笑一聲萬種妖，歌一曲千金價。

（白文禮云）小生也曾見來，果然生的風流，長的可喜。（正末唱）

【感皇恩】濃粧呵嬌滴滴擎露山茶，淡粧呵顫巍巍帶雨梨花。齊臻臻齒排犀，曲灣灣眉掃黛，高聳聳髻堆鴉。香馥馥冰肌勝雪，喜孜孜醉臉烘霞。端詳着龐兒俊，思量着口兒甜，怎肯教意兒差。

（白文禮云）相公與此女有緣有分，所以如此留情也。（正末唱）

【採茶歌】非是我自矜誇，則爲咱兩情嘉。準備着天長地久享榮華。（白文禮云）相公放心，小生務要與相公成就了這樁事。（正末唱）既然你肯把赤繩來繫足〔二〕，久以後何須流水泛桃花。

（云）員外在太守前，加一美言，與小官成此一件事。員外之恩，不敢忘也。（白文禮云）相公放心，小生自有主意，務要完成了此事。（正末唱）

【牧羊關】則今日一言定，便休作兩事家。將你個撮合山慢慢酬答。成就了燕約鶯期，收拾了心猿意馬。〔二〕合歡帶同心結，連理樹共根芽。知音呂琴中曲，好姻緣錦上花。

（白文禮云）相公再住幾日，小生和太守說知，試看如何？（正末云）小官公事忙，後會有期也。

（唱）

【一煞】且陪伴西風搖落胭脂蠟，權寧耐夜月寒穿翡翠紗。閒愁不索撥琵琶。（白文禮云）相公則爲這小娘子留心那。（正末唱）我怎肯浪酒閒茶，再留意裙釵下。暫相別受些瀟灑，隔雲山天一涯，兩地嗟呀。

（白文禮云）相公再飲一杯。（正末云）酒够了，小官就此告回。（白文禮云）相公慢慢而行。小生說成了，便有書呈奉，望賜回音咱。（正末唱）

【黃鐘尾】你題情休寫香羅帕，我寄恨須傳鼓子花。且寧心，度歲華。恐年過，生計乏。〔三〕（白文禮云）相公休別尋配偶，小生務要完成此事。（正末唱）縱有奢華豪富家，倒賠妝奩許招嫁，休想我背卻初盟去就他，把美滿恩情卻丟下。〔四〕我直着諸人稱揚衆口誇，紅粉佳人配與咱，玉肩相挨手相把，受用全別快活殺。做一對好夫妻出入京華，不強似『門外綠楊閒繫馬。』（下）

（白文禮云）杜翰林去了也。風魔了這漢子，若不成就此事，枉送了他性命也。（詩云）俊雅長安美少年，風流一對好姻緣。還須月老牽紅綫，纔得鸞膠續斷絃。（下）

校記

〔一〕『既然你肯把赤繩來繫足』句，柳枝集本作『今日個若得朝雲行暮雨。』　〔二〕『成就了……心猿意馬』二句，三校本均作：『成就了繡榻紅鴛，匹配了玉堂金馬。』　〔三〕『恐年過，生計乏』二句，古名家本、繼志齋本均作：『恐年高，家道乏。』　〔四〕『倒賠妝奩……卻丟下』三句，古名家本、繼志齋本均作：『一任搬調待招嫁，休想我大車無輗玉有瑕，敢指平生做賞罰。』

第四折

（牛太守上，詩云）爲政維揚不足稱，剛餘操守若冰清。一生不得逢迎力，卻被心知也見憎。〔一〕老夫牛僧孺是也。叨守揚州，三年任滿，赴京考績。老夫探望杜翰林數次，不肯放參。我想來在揚州之時，請他飲酒，出家樂歌唱。我見此人，〔二〕與張好好四目相視，不得說話。後來幾次來謁，俱不放見，着他在翠雲樓上空回。〔三〕他心懷此恨，所以嗔怪。揚州有一個白文禮，是老夫的治民，其家巨富。屢次對老夫訴說此事，要將好好配與杜牧之爲夫人，成就此一樁美事。他如今也隨老夫來到京師，今日在金字館中安排宴會。若杜牧之來時，老夫自有主意。（下）（白文禮引

隨從上云）〔四〕小生白文禮。昔在揚州，與杜牧之送行，他只想牛太守家那女子，央小生說合，成此親事。如今牛太守任滿回京，小生特隨他來，已將前事達知太守。今日在金字館中安排筵席，請杜翰林、牛太守，務要完成了這門親事。小的每，門首看者，杜翰林來時，報復我知道，（正末上云）小官杜牧之。自離揚州，經今三載。牛太守望我數次，不曾放參。今日白員外請赴宴，須索走一遭去。想昨宵沉醉，今日又索扶頭也。（唱）

【雙調·新水令】我向這酒葫蘆淹着〔五〕不曾醒，但說着花衙衙我可早願隨鞭鐙。今日個酒香金字館，花重錦官城。不戀富貴崢嶸，則待談笑平生。不望白馬紅纓，伴着象板銀箏。似這淮南郡山水有名姓。

（云）左右報復去，道杜牧之到了也。（隨從報科，云）杜翰林來了也。（白文禮云）道有請。（正末做見科，云）量小官有何德能，着員外置酒張筵，何以克當。（白文禮云）蔬食薄味，不成管待，請相公歡飲幾杯。（正末唱）

【沉醉東風】休想道惟吾獨醒屈平，則待學衆人皆醉劉伶。澆消了湖海愁，洗滌了風雲興。怕孤負月朗風清，因此上落魄江湖載酒行，糊塗了黄粱夢境。

（云）員外，今日席上再有何人？（白文禮云）請牛太守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牛太守上云）老夫牛僧孺。今日白文禮在金字館設席相請。左右報復去，道牛太守來了也。（隨從報科，云）太守老爹來了也。（白文禮云）道有請。（牛太守做見科，與正末云）老夫相訪數次，不蒙放參，只是某

緣分淺薄也。（正末云）小官連日事冗，有失迎接，叔父勿罪。來日小官設席請罪，就屈員外同席，未知允否？（白文禮云）今日且飲過小生這一席。來日同赴盛宴，務要吹彈歌舞，開懷暢飲也。（正末唱）

【水仙子】喜的是楚腰纖細掌中擎，愛的是一派笙歌醉後聽。哎，你個孟嘗君妒色獨強性，靠損了春風軟玉屏，戲金釵早嚇掉了冠纓。杜牧之難折證，牛僧孺不志誠，都一般行濁言清。

（牛太守云）休題舊話了。今日員外設席，則請飲酒。（正末云）酒雖要飲，事也要知。小官三年前曾央白員外訴説一事，未知叔父允否？（白文禮云）太守大人，小生曾言將好好小姐配與杜翰林，尊意如何？（牛太守云）既然牧之心順，着好好過來相見，就與牧之爲夫人。好好那裏？（旦上云）妾身張好好。老爹呼喚，我自過去。（見科，云）老爹，喚你孩兒有何分付？（牛太守云）有杜牧之要娶你做夫人。則今日正是好日辰。等酒筵散後，就過門成親，了此宿緣也。（正末云）多謝叔父。（張府尹上云）小官張尚之，先任豫章太守，今陞爲京兆府尹。因張好好與了牛太守爲義女，長大成人，今聘與杜牧之爲夫人。某奉聖人的命，因牧之貪花戀酒，本當謫罰，小官舉〔六〕他才識過人，不拘細行，赦其罪責。如今小官親來傳示與他。早來到了。左右報復去，道有京兆府尹下馬也。（隨從報科，云）有新任府尹老爺下馬也。（正末云）道有請。（張府尹見科）（正末云）呀，張相公來了。（牛太守云）京兆相公別來無恙？（張府尹云）牛相公乃是父執，何故同衆位在此？（牛

太守云）因白員外相招在此。（張府尹云）小官因牧之放情花酒，奉朝命本當謫罰，小官保奏，赦其無罪。（正末云）多謝大人。（唱）

【雁兒落】我則道玉階前花弄影，原來是金殿上傳宣令。本爲個牛僧孺門下人，倒做了杜牧之心頭病。

（張府尹見旦科，云）這不是我家〔七〕張好好麼？因何在此？（正末唱）

【得勝令】則疑是天上許飛瓊，原來是足下女娉婷。你栽下竹引丹山鳳，籠着花藏金谷鶯，都訴出實情。（白文禮云）學士，你不拜丈人，還等甚麼？（正末唱）我做了強項令肩膀硬，今日個完成，將這個俊嬌娥手內擎。

（張府尹云）嗨，牧之因你貪戀花酒，所以朝廷要見你之罪哩。（正末唱）

【甜水令】我不合帶酒簪花，沾紅惹綠，疏狂情性，這幾件罪我招承。你不合打鳳牢龍，翻雲覆雨，陷人坑穽。咱兩個口說無憑。

（張府尹云）早是小官與學士同窗共業，先奏過赦罪。不然，御史臺豈肯饒人。（正末唱）

【折桂令】見放着御史臺不順人情，誰着你調罨子畫閣蘭堂，搠包兒錦陣花營。既然是太守相容，俺朋友間有甚差爭。擺着一對種花手似河陽縣令，裹着一頂漉酒巾學五柳先生。既能够鸞鳳和鳴，桃李春榮，贏得青樓，薄倖之名。

（張府尹云）牧之，你聽我說。（詞云）太守家張好好丰姿秀整，引惹得杜牧之心懸意耿。若不是白

員外千里通誠，焉能够結良緣夫爲綱領。從今日早罷了酒病詩魔，把一覺十年間揚州夢醒。纔顯得翰林院臺閣文章，終不負麒麟閣書名畫影。〔八〕（正末唱）

【鴛鴦煞】從今後立功名寫入麒麟影，結絲蘿配上菱花鏡。準備着載月蘭舟，照夜花燈，暢道『朋友同行，尚則怕衣衫不整』。畢罷了雪月風花，醫可了遊蕩疏狂病。今日個兩眼惺惺，喚的個一枕南柯夢初醒。（同下）

題目　張好好花月洞房春

正名　杜牧之詩酒揚州夢

校記

〔一〕此上場詩三校本均爲：『聖朝信任在文儒，治國安民讀聖書。昔守維揚無善政，又當考績上皇都。』

〔二〕『我見此人』原作『曾着他來』，從三校本改。　〔三〕『後來幾次來謁，俱不放見，着他在翠雲樓上空回』三句原無，此是下文『懷恨』之因，從柳枝集本補。　〔四〕三校本均在此處多四句詩，古名家本和繼志齋本爲：『自古婚姻非等閒，冰人月老意相干。紅鸞天喜星辰順，今日相逢事不難。』柳枝集除『星辰順』作『星相照』外同。

〔五〕『淹着』原作『着淹』，從柳枝集和繼志齋本改。　〔六〕『小官舉』原作『姑念』，從三校本改。　〔七〕『我家』的『家』字原脱，從柳枝集本補。　〔八〕『詞云』後的下場詞，古名家本和繼志齋本均作：『張好好佳人堪配杜牧之，夫爲綱領，畢罷了風月疏狂。從今後衣裳齊整，翰林秀正大端莊，文淵士吾身三省。懷道德治國安民，麒麟閣書名畫影。』柳枝集與底本略同，唯第四句爲『怎能够美夫妻一時交頸』。底本末句的『麒麟閣』原作『麒麟

上』，從古名家本和繼志齋本改。

玉簫女兩世姻緣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完整的本子有六種：一是陳與郊編《古名家雜劇》本，題目作『梓橦君謫降金仙，張延賞大鬧西川』，正名作『韋元帥重諧配偶，玉簫女兩世姻緣』。二是《元曲選》本，題目作『韋元帥重諧配偶』，正名作『玉簫女兩世姻緣』。三是顧曲齋《古雜劇》本，題目正名與古名家本同。四是息機子《雜劇選》本，題目與古名家本同，正名則作『韋元帥百年風月，玉簫女兩世姻緣』。五是孟稱舜《柳枝集》本，題目正名與古名家本同。六是李開先刻《改定元賢傳奇》本，傳惜華《元代雜劇全目》載，但今未見此本。各本均題『喬夢符』或『喬吉』著，簡稱《兩世姻緣》。各本情節基本相同，唯《元曲選》本之外的各本在劇的開首有金童玉女下凡化爲韋皐與玉簫事，劇尾有梓橦君度二人回天界的描寫。《元曲選》本文字精煉，結構簡潔，删去劇首的下凡和劇尾的回天情節，更見高明。

李開先的《詞謔》有此劇第三折的曲文，《詞林摘艷》、《盛世新聲》、《雍熙樂府》均有此劇第二、三折的曲文。

今以《元曲選》本爲底本，以其他四本作參校，第二、三折兼參考《詞謔》、《摘艷》、《盛世》、《雍熙》四曲本。爲簡略起見，古名家本、顧曲齋本、息機子本、《柳枝集》本稱四校本，《詞林摘艷》、《雍熙樂府》、《盛世新聲》、《詞謔》稱四曲本。

第一折〔一〕

（老旦扮鴇兒〔二〕上，詩云）少年歌舞老年身，喜笑常生滿面春。胭粉豈爲無價寶，郎君自是有情人。老身許氏。夫主姓韓，是這洛陽城個中人家。不幸夫主早亡，止有一個親生女兒，小字玉簫，做個上廳行首。我這女兒，吹彈歌舞、書畫琴棋，無不精妙，更是風流旖旎，機巧聰明。但是見他的郎君，無一個不愛的。只是孩兒有一件病，生性兒好喫口酸黃菜。如今伴着一個秀才，是西川成都人，好不纏的火熱。今日是對門王媽媽生辰，我着孩兒去送手帕，只當告個半日假，他百般不肯去，只要守着那秀才，我索自家走一遭去。（下）（末扮韋皐引正旦扮玉簫、梅香同上〔三〕，詩云）學成折桂手，閒作惜花人。雲雨陽臺夢〔四〕，襄王病裏身。小生姓韋名皐，字武成。祖貫西川成都人也。幼習儒業，博覽羣書。奈生來酷好花酒，不能忘情。先年遊學至此，幸遇大姐韓玉簫不棄，做了一程夫妻。彼此赤心相待，白首相期。只是他母親有些閒阻。今日他母親不在，我與大姐排遣一會者。（正旦云）解元，我待與王媽媽遞手帕去來，只怕來的遲，教你盼望，着娘替我去了。（末云）多謝大姐眷愛。（正旦云）梅香，安排酒來，我與您姐夫飲幾杯者。（梅香云）酒在此。

（正旦把盞科，末云）大姐先飲此杯。（正旦云）我與解元同飲。（末云）咱閒口論閒話，似大姐這般玉質花容，清歌妙舞，在這歌妓中可是少也。（正旦云）解元，俺這門衣食不知幾時是了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雲鬢花鈿，舞裙歌扇，我卻也無心戀。怕不道春正芳妍，只落得人輕賤。

【混江龍】我不比等閒行院，煞教我占場兒住老麗春園。賣虛脾眉尖眼角，散和氣席上尊前。是學的擊玉敲金三百段，常則是撩雲撥雨二十年。這家風願天下有眼的休教見。我想來但得個夫妻美滿，煞強如旦末雙全。

（末云）我想大姐如此花貌，如此清音，尚不願樂，有那等妓者〔五〕萬分不及大姐，似他每怎覓那衣食來？（正旦唱）

【油葫蘆】有那等滴溜的猱兒不覓錢，他每都錯怨天。情知那乾村沙怎做的玉天仙，那裏有野鴛鴦眼禿刷的在黃金殿，則這夥木鸚哥嘴骨邦的在仙音院。搽一個紅頰腮似赤馬猴，舒着雙黑爪老似通臂猿，抱着面紫檀槽彈不的昭君怨，鳳凰簫吹不出鷓鴣天。

【天下樂】哎，也算做悶向秦樓列管絃。（帶云）到那三杯酒後呵，（唱）覷不的那抓掀鬏髻偏，便似那披荷葉搭刺着個褐袖肩。（末云）他這等模樣，倘那子弟道：『你歌舞一會咱。』他卻如何？（正旦云）他便道：『我醉了，歌舞不的了。』倘若再三央浼呵，（唱）狗沁歌嚎了幾聲，鷄爪風扭了半邊。（云）投至臨散時，可有一件好處。（末云）有甚好處？（正旦唱）抓着塊羊骨頭一道煙。

(末云)這的不足言了。如大姐這般人物聲價，那子弟每便怎能够到的跟前？(正旦云)不是我賣弄，但是郎君每來行走，焉敢造次近傍的我。(末云)你是怎的？(正旦云)那子弟每到我行呵，(唱)

【那吒令】見一面半面棄茶船米船。着一拳半拳，毁山田水田。待一年半年，賣南園北園。我着他白玉粧了翡翠樓，黄金壘了鴛鴦殿，珍珠砌了流水桃源。

【鵲踏枝】他見我舞蹁躚，看的做玉嬋娟。抹一塊鼻凹裏沙糖，流兩行口角底頑涎。有那等花木瓜長安少年，他每不斟量隔屋攛椽。

(末云)大姐，這子弟每得能到你家裏，可是不容易也。(正旦云)子弟每來俺家裏，豈止不容易，還有那些着傷哩。(唱)

【寄生草】我溜一眼偎着他三魂喪，放一交響的他八步遠。如今些浪包嘍難註煙花選，哨禽兒怎入鶯花傳。賺郎君不索桃花片，但來的忽剌剌腦門上喫一個震天雷，響咻咻心窩裏中幾下連珠箭。

(末云)大姐，你怎麼這等利害？(正旦云)還不見俺娘更是利害哩。(唱)

【幺篇】俺娘休想投空寨，常則待拽大拳。恰便是老妖精曾吵鬧了蟠桃宴，憑着那巧舌頭敢聒噪了森羅殿，拖着條黄桑棒直輪磨到悲田院。藕池中鋸折並頭蓮，泥窩裏掐殺雙飛燕。

（云）梅香，將熱酒來，我與您姐夫再把一盞。（末云）多承大姐厚愛，我委實喫不的了。（正旦云）解元，趁此清暇，好歹多飲幾杯咱。（唱）

【得勝樂】將羅袖捲，香醪勸，請學士官人穩便。這的是釀清泉朝來新鏇，〔六〕直喫的金盞裏倒垂蓮。

（鴇兒上，打咳嗽科）（正旦唱）

【醉中天】這些時聒吵到三百遍，要成合只除是九千年。要茶飯揀口兒支分，要衣服換套兒穿。那些兒不稱你個婆婆願，我與你積攢下銅斗般家私過遣，每日價神頭鬼面。（鴇兒云）兒嚛，娘有話說。（正旦唱）怎生的將我來直恁熬煎？

（末云）媽媽有甚見教？（鴇兒云）韋姐夫，不是我老婆子多言，你忒沒志氣。如今朝廷掛榜招賢，選用人材，對門王大姐家張姐夫、間壁李二姐家趙姐夫，都趕選登科去了，你還只在俺家纏。俺家愛你那些來？不過爲着這個醋瓶子。不爭別人求了官來，對門間壁都有些酸辣氣味，只是俺一家兒淡不刺的。知道的便說你沒志氣，不知道的還說俺家誤了你的前程。（末向旦云）大姐，你娘支我哩。（正旦云）解元放心，現有我哩，睬他怎的。（末云）小生在此，實難久住，不如趁此離門，倒也好看。（正旦云）解元，你怎便下的捨了我去也！（末云）男子漢也有個立身揚名時節，既是黃榜招賢，我索走一遭去。倘得一官半職，大姐，則你便是夫人縣君也。（正旦云）解元既去，待我與你收拾些盤費，更到十里長亭餞一杯咱。（旦打悲科，云）天那，都只爲愛錢的娘阻隔了人也！（做送

行科，唱）

【後庭花】今日在汴河邊倚畫船，明日在天津橋聞杜鵑〔七〕。最苦是相思病，極高的離恨天。空教我淚漣漣。凄涼殺花間鶯燕，散東風榆莢錢，鎖春愁楊柳煙，斷腸在過雁前，銷魂向落照邊。苦懨懨恨怎言，急煎煎情慘然。

（打悲科，唱）

【青歌兒】天那，人在這離亭、離亭開宴，酒和愁怎生、怎生吞咽。狠毒娘下的也麼天，情緒綿綿。想柳畔花邊，月下星前，共枕同眠，攜手憑肩。離暮雨亭軒，望落日山川，問雕鞍何日是歸年，俺和你重相見。

（末云）大姐，你放心者，我此一去得了官，便來取你。（正旦云）解元，你若得官呵，便休負了我也。

（末云）我怎敢負了大姐。（正旦唱）

【賺煞】〔八〕眼見的天闊雁書遲，赤緊的日近長安遠。則怕我受官誥的緣薄分淺，則願的一舉成名在日邊。（帶云）你寄音書呵，（唱）休愛惜象管鸞箋。（末云）大姐，屈着指頭兒數，不出三年，我便來也。（正旦唱）則願的早三年、人月團圓，休教妾常倚東風泣斷絃。你休戀京師帝輦，別求夫人宅眷，把咱好姻緣翻做了惡姻緣。（下）

校記

〔一〕古名家本、息機子本、顧曲齋本第一折及柳枝集本楔子部分均有金童玉女下凡化爲韋皐與玉簫事，唯底本無，今錄以備考：『第一折（冲末扮梓橦帝君上）閬苑仙家白錦袍，海山銀闕宴蟠桃。三更月下鸞聲遠，萬里風頭鶴背高。我乃梓橦帝君是也。位列仙班，星司文命，奉玉皇與奪之令，代金母黜陟之權。昨在蟠桃會上，因見金童、玉女各有一點凡心，卽當降謫，姑容其悔過自新，如復更作狂態，那時罰譴他未遲也。（虛下）（扮金童上）自家王母面前侍香金童是也。因爲蟠桃會上和玉女各有一點凡心，爲上仙知覺，要暫發俺每塵世中去，姑容這一次。且在這花園中沒人處作一首詩咱。詩曰：「天上春如舊，人間去路稀。碧桃花月下，何日效于飛？」（旦扮玉女上）妾身王母面前傳言玉女是也。纔見金童往花園裏去了，不知他作甚麼？我試看去咱。（作見科）（玉女）金童，你在此作甚麼？（金童）我題詩哩。（玉女）你題何詩？念來我聽咱。（金童念前詩科了）（玉女）我也依韻和上一首。詩曰：「明月春常在，碧桃花漸稀。何時玉簫客，同跨彩鸞飛？」（帝君撞上打科）這兩個小鬼頭，這點凡心還不改也。過來，聽我發遣。（金童、玉女同跪科）（帝君指金童）罰你往下方西川成都府韋氏門中投胎爲一男子，後來韋皐便是。（指玉女）罰你往洛陽城韓氏門中投胎爲一女子，後來韓玉簫便是。金童爲一世人，玉女爲兩世人，以夙緣自然配成夫婦。四十年間，教您見了酒色財氣，人我是非，那其間再着您證果朝元未晚也。您兩個便卽投胎託化去，我復金母命去來。（下）（二人作發悲科）（旦云）今日相別，何時再得相逢也？（旦唱）【正宮·端正好】則爲這玉笙鶴，金花鳳，沒來由對着這碧桃花咏月嘲風。只因一點凡心動，貶玉女共金童。離帝闕、出天宮，謫塵世、入樊籠。雲霧裏、夢魂中，何時再返三山洞。（並下）』（據顧曲齋本錄）柳枝集本開首有『小旦扮金童上』。

〔二〕『鴇兒』原作『卜兒』，從各本改，下同。

〔三〕『末扮韋皐引正旦扮玉簫、梅香同上』，顧曲齋本、息機子本、

古名家本均作：『末扮細酸引旦、梅香同上』，柳枝集本作：『末、旦引梅香同上』。下文底本稱『末』處校本多稱『酸』，底本稱『正旦』處校本多稱『旦』。〔四〕『雲雨陽臺夢』原作『巫峽臺端夢』，從各校本改。〔五〕『妓者』原作『者妓』，從各校本改。〔六〕『這的是釀清泉朝來新鏃』，各校本作『續斷弦朝生新鏃』。〔七〕『今日在汴河邊倚畫船，明日在天津橋聞杜鵑』二句，各校本作：『渭河邊倚畫船，洛陽城啼杜鵑』。〔八〕【賺煞】，各校本作【賺煞尾】。

第二折

（正旦扮病，梅香扶上云）自從韋秀才去後，早已數年，杳無音信。妾身思成一病，雖是不疼不癢，卻又不茶不飯。則被這相思病害殺我也！（梅香云）姐姐，進些湯藥咱。（正旦云）你不知，我這病症非湯藥能醫。（鴇兒上云）兒嚛，你害的是甚的病，怎麼這等憔悴了？我則願咱家一年勝似一年，兒嚛，你怎麼一日不如一日？你娘憑着誰過日子？兒嚛，好歹掙扎些兒。（正旦云）娘呵，不要吵聒我，省些話兒罷。我盹睡咱。（旦做睡，作醒科，云）梅香，我恰纔待睡一會，是甚麼驚覺我來？（梅香云）姐姐，不是這窗前花影，敢是那樓外鶯聲。（正旦唱）

【商調·集賢賓】隔紗窗日高花弄影，聽何處囀流鶯，虛飄飄半衾幽夢，困騰騰一枕春醒。趁着那遊絲兒恰飛過竹塢桃溪，隨着這蝴蝶兒又來到月謝風亭。覺來時倚着這翠雲十二屏，恍惚似墜露飛螢。多咱是寸腸千萬結，只落的長嘆兩三聲。

【逍遙樂】尚兀自心神不定，倚遍危樓，望不見長安帝京。知他在何處也薄情，多應戀金屋銀屏。想則想於咱不志誠，空說下磣磕磕海誓山盟。赤緊的關河路遠，歲月如流，魚雁無憑。〔一〕

（梅香云）姐姐，你這等情況無聊，我將管絃來，你略吹彈一回消遣咱。（扶旦看砌末科）（旦長吁云）與我拿在一邊者。（唱）

【上京馬】我覷不的雁行絃斷卧銀箏，聽不得鳳嘴聲殘冷玉笙。獸面香消閒翠鼎，門半掩悄悄冥冥，斷腸人和淚夢初醒。〔二〕

（鴇兒上云）兒嘍，你這病勢卻是何如？（正旦唱）

【梧葉兒】火燎也似身軀熱，錐剜也似額角疼，即裏漸裏瘦了身形。這幾日茶飯上不待喫，睡卧又不甚寧。（鴇兒云）我請醫者看看你這脈息，知他是甚麼症候？（正旦唱）若將這脈來評，多管是廢寢忘餐病症。〔三〕

（鴇兒云）梅香，好生伏事您姐姐，我下邊看些湯藥來。（虛下）（梅香云）姐姐，你怎麼這等想俺姐夫？（正旦云）我實瞞不的你，據着他那人物才學，如何教我不想也。（唱）

【醋葫蘆】看了他容貌兒實是撑，衣冠兒別樣整，更風流更灑落更聰明。唱一篇小曲兒宮調清，一團兒軟款溫柔情性。兀的不坑了人性命，引了人魂靈。

【金菊香】想着他錦心繡腹那才能，怎教我月下花前不動情。即席間小曲兒編捏成，端的

是剪雪裁冰。惺惺自古惜惺惺。〔四〕

（梅香云）俺姐夫這等知音，可知姐姐想他哩。（正旦云）你還不曾見他在我身上那樣的疼熱哩。

（唱）

【浪裏來】幾番家官身處來的較晚〔五〕，他便眼巴巴簾下等，直等到星移斗轉二三更。入門來畫堂春自生，緊緊的將咱摟定，那溫存那將惜那勞承。

（帶云）解元呵，想起你那般風韻，害殺我也。（唱）

【後庭花】想着他和薔薇花露清，點胭脂紅蠟冷。整花朵心偏耐，畫蛾眉手慣經。梳洗罷將玉肩並，恰似對鴛鴦交頸。到如今玉肌削減了九停，粉香消没了半星。空凝盼秋水橫，甚心情將雲鬢整。骨岩岩瘦不勝，悶懨懨畫不成。〔六〕

（鴇兒上云）兒嚛，我辦了些湯水來，你喫上幾口兒咱。（正旦云）奶奶，不拘甚麼飲食，我喫不下去了。但覺這病越越的沉重了。你拿幅絹來，我待自畫一個影身圖兒，寄與那秀才咱。（做對砌末畫像科，唱）

【金菊香】怕不待幾番落筆巧施呈，爭奈一段傷心畫不成。腮斗上淚痕粉漬定，没顏色鬢亂釵横。和我這眼波眉黛不分明。〔七〕

（云）我再做一首詞，一併將去。詞名〔長相思〕。（詞云）『長相思，短相思，長短相思楊柳枝。斷腸千萬絲。生相思，死相思，生死相思無了時。寄君腸斷詞』。梅香，將鏡兒來，我照一照。則怕近

日容顏不似這畫中模樣了也。（覽鏡長吁科，唱）

【柳葉兒】兀的不寂寞了菱花粧鏡，自覷了自害心疼。將一片志誠心，寫入了冰綃幀。這一篇相思令，寄與多情。道是人憔悴不似丹青。

（對鴇兒云）奶奶，你將些盤費，倩一個人，把我這幅真容和這篇詞往京師尋那韋秀才去。（鴇兒云）王小二在那裏？（丑扮王小二上云）只我便是王小二。生來無活計，奔走覓衣食。〔八〕奶奶你叫我做甚麼？（鴇兒云）俺那女兒要央你去京師尋那韋秀才，你去的麼？（小二云）天下路程我都曾走過。（鴇兒引見，旦分付畫科，云）小二哥，你到京師，好生尋着那韋秀才，道我心事咱。（唱）

【浪裏來】你比那題橋的沒信行，駕車的無準誠。我把他漢相如廝敬重不多爭，我比那卓文君有上梢没了四星。空教我叫天來不應。秀才呵，豈不聞『舉頭三尺有神明』。〔九〕

（小二云）大姐，你自將息，我到京師尋着韋秀才，就和他來也。（正旦打悲科，云）縱是來時，我也不得見了。（唱）

【浪來裏煞】心事人拔了短籌，有情人太薄倖。他説道三年來，到如今五載不回程。好教咱覷天遠，入地近，潑殘生恰便似風内燈。（帶云）小二哥，（唱）比及你見俺那虧心的短命，則我這一靈兒先飛出洛陽城。（做死科，下）〔一〇〕

（鴇兒云）玉簫孩兒已是死了。我索高原選地，破木爲棺，葬埋了者。兒嚛，則被你閃殺我也。（下）

校記

〔一〕〔逍遙樂〕曲中，『尚兀自心神不定』，原作『猶古自身心不定』，從柳枝集本改。『知他在』原無，從雍熙本補。『關河路遠』原作『關河又遠』，從雍熙、摘艷、盛世三曲本改。〔二〕〔上京馬〕原作〔尚京馬〕，據律改。三曲本作〔上馬嬌〕。『銀箏』原作『瑤箏』，從三曲本改。『聽不得』原無，從摘艷、盛世二本補。〔三〕〔梧葉兒〕曲中，『卽裏漸裏』原作『卽漸裏』，『將這脈來評』的『評』原作『憑』，均從三曲本補改。〔四〕〔金菊香〕，盛世本作〔金菊花〕。『怎教我月下花前不動情』句，柳枝集本、顧曲齋本作：『雪月風花可教我怎不動情』，古名家本和息機子本作：『雪月風花天那教人怎不動情』。『卽席間』原作『信口裏』，從各本改。第一個『惺惺』後原有『的』字，從各本刪。〔五〕『幾番家官身處來的較晚』，原作『假若我乍吹簫別院聲』，從三曲本改，更有時代氣息。〔六〕〔後庭花〕曲中，『玉肩並』原作『玉肩憑』，『削減』原作『骨減』，均從盛世、摘艷二本改。『空凝盼秋水橫』，古名家本等四校本作『無心戀秋水明』，三曲本無此句。『心情』原無『心』字，從三曲本補。『畫不成』原作『扮不成』，從三曲本改。〔七〕〔金菊香〕曲中，『巧施呈』原作『強施呈』，從三曲本改。『畫不成』原作『畫不能』，從各本改。『眼波眉黛不分明』，原作『眼皮眉黛欠分明』，從柳枝集、盛世、摘艷三本改。〔八〕『生來無活計，奔走覓衣食』二句原無，從四校本補。〔九〕〔浪裏來〕，摘艷、盛世二本作〔浪來裏〕，雍熙本作〔浪來裏煞〕。曲中『你比那』原作『你道個』，『准誠』原作『準成』，均從三曲本改。〔一〇〕〔浪來裏煞〕原作〔高過隨調煞〕，從摘艷、盛世二本改。『覷天遠』原作『上天遠』，從三曲本改，此亦爲元雜劇的慣用語。

第三折

（末戎裝引卒子上，詩云）萬里功名衣錦歸，當年心事苦相違。月明獨憶吹簫侶，聲斷秦樓鳳已飛。自家韋皐的便是。自離了玉簫大姐，到的京都，一舉狀元及第，蒙聖恩除爲翰林院編修之職。後因吐蕃作亂，某願爲國家樹立邊功，乃領兵西征，一戰而收西夏。又蒙聖恩加爲鎮西大元帥，鎮守吐蕃，安制邊疆。自得官至于今日，早已十有八年。想我當初與玉簫大姐〔二〕臨別之言，期在三年以裏相見。初則以王命遠征，無暇寄個音信。及至坐鎮時節，方纔差人取他母子去。（作掩面悲科，云）不想那多情大姐〔三〕爲我憂念成疾，一卧不起。他那媽媽亦不知其所在。某想念其情，至今未曾婚娶。日夜憂思，不覺鬢髮斑白。我看這駟馬香車、五花官誥，可教何人請受也？今聖恩詔某班師回朝，路過荆州。節度使張延賞乃某昔年同學故人，不免探望他一遭。傳與前軍，望荆州進發者。（鴇兒上云）老身韓媽媽是也。自我玉簫孩兒身死之後，我將他自畫的那幅真容往京師尋韋秀才去。不想秀才應過舉，得了官，蒙朝廷欽命，領兵西征吐蕃去了。我欲往那裏尋他，一來途路迢遙，二來干戈擾攘，況我是個老婦人家，怎受的那般驅馳辛苦，以此不曾去的。今聞得他班師回朝，我不免就軍門前見他者。大哥，煩你通報元帥知道，有韓媽媽特來求見。（卒子報見科）（末云）媽媽，你在那裏來？（鴇兒云）萬苦千辛，非一言可盡。有我女兒遺下的真容，你自看者。（末對砌末發悲科，云）大姐，教你痛殺我也！媽媽就留在軍中，待我回朝之日，與你養贍終身

便了。（並下）（外扮張延賞引卒子上，詩云）披文握武鎮荆襄，立地擎天作棟梁。寶劍磨來江水白，錦袍分出漢宮香。老夫姓張名權，字延賞。祖貫西川人氏。幼習儒業，兼讀兵書，早年一舉成名。蒙聖恩見我人材器識，尚以太平公主，官拜虞部尚書。後因邊關不靖，出爲荆襄節度使，兼控制西川。有一個義女，小字玉簫，原是優門人家，善吹彈歌舞，更智慧聰明。每開家宴，或是邀會親貴高賓，出以侑酒，無不傾醉。今有鎮西大元帥韋皐，蒙詔頒師，路經於此。此人乃幼年同學故人，某頗有一日之長。他今駐節城外，聞説乘晚要來拜望老夫。我早已差人邀請去了。不免大開夜宴，待兄弟來時，就出玉簫佐酒，以敘十數年渴懷。左右，待韋元帥來時，報我知道。（末上云）自家韋皐，早至荆州。即欲投拜延賞哥哥，奈以軍情事重，未敢擅離。他卻早差人來邀我。我須乘此夜色，帶的數十騎親隨人，去會見哥哥一遭。把門的，報復去，道有韋元帥來也。（卒子報見科）（張延賞云）多承元帥屈尊降臨，有失迎迓。願乞恕罪。（末云）久違尊顏，復得瞻拜，何幸何幸！（張延賞云）多謝元帥不棄。將酒來，我與元帥奉一杯咱。（作樂行酒科）（末云）量你兄弟有何德能，着哥哥如此管待。（張延賞云）教左右喚出女孩兒來勸酒者。（末云）哥哥，既蒙置酒張筵，何勞又出愛女相見，此禮怕不中麼？（張延賞云）你我異姓兄弟，有何不可？（喚旦科）（正旦扮玉簫上云）妾身張玉簫，乃節度使之義女也。聞的堂前呼喚，不免走一遭去。不知又管待甚人。好個夜宴也呵！（唱）

【越調·鬬鵪鶉】翡翠窗紗，鴛鴦碧瓦，孔雀銀屏〔三〕，芙蓉繡榻。幕捲輕綃，香焚睡鴨。燈

上上，簾下下。這的是南省尚書，東牀駙馬。

（云）好整齊也。（唱）

【紫花兒序】帳前軍朱衣畫戟，門下士錦帶吳鈎，坐上客繡帽宮花。按教坊歌舞，依内苑奢華。板撒紅牙，一派簫韶準備下。立兩行美人如畫，有粉面銀箏，玉手琵琶。〔四〕

（末云）哥哥，夜已深了。免教令愛出來，也不勞多賜酒肴。（張延賞云）蔬酌不堪供奉，待孩兒出來勸上一杯。（正旦入見科）（張延賞云）這位是你叔父，乃征西大元帥，不比他人。與你叔父把一杯者。（奏樂，旦把酒窺視〔五〕科）（唱）

【金蕉葉】則見那銀〔六〕燭明燒絳蠟，我這裏纖手高擎玉斝。見他那舉止處堂堂俊雅，我在空便裏孜孜覷罷。

（做打認科）（唱）

【調笑令】這生，我那裏也曾見他，莫不是我眼睛花？手抵着牙兒試記咱。（帶云）好作怪也。（唱）不由我心兒裏相牽掛，莫不是五百年歡喜冤家？何處綠楊曾繫馬，莫不是夢兒中雲雨〔七〕巫峽？

（張延賞云）孩兒，好生與你叔父滿把一杯。（旦把盞，末低首偷叫科，云）玉簫。（正旦低應科，云）有。（張延賞見科，云）你不好生把酒，說些甚的。（正旦慌科，唱）

【小桃紅】玉簫吹徹碧桃花，端的是一刻千金價。（末偷視科）（正旦唱）他燈〔八〕影裏斜將眼

梢抹，唬的我臉烘霞。（張延賞云）再滿斟酒者。（旦把盞科，唱）俺主人酒杯嫌殺春風凹。（末低云）小娘子多大年紀？曾許配與誰？（正旦低唱）俺新年十八，未曾招嫁。（末云）小娘子是他親生女兒麽？（正旦唱）俺主人培養出牡丹芽。

（張延賞云）韋皐，我道你是個有道理人，教孩兒與你把盞，你如何因而調戲？看承的我爲何人？

（末云）實不相欺，我有已亡過的妻室，乃洛陽角妓，與此女小字相同，面貌相類，因此見面生情，逢新感舊。（正旦云）好可憐人也。（唱）

【鬼三臺】他說起凄涼話，我也淚不做行兒下。兜的喚回我心猿意馬。我是朶嬌滴滴洛陽花；呀，險些的露出風流話靶。（張延賞云）你這等胡說，你道與你亡妻相類，不道與你做了媳婦罷。（正旦唱）這言詞道要來不是要，這公事道假來不是假。（末云）委實似我亡妻，非爲借言調戲。（正旦唱）他那裏拔樹尋根。（張延賞云）韋皐，這是我親生女兒，你做何人看承？（正旦唱）便似你指鹿道馬。

（末云）令愛既不曾許聘於人，末將自亡妻室以來，亦不曾再娶。倘蒙不棄，也不辱你駙馬門庭。

（張延賞云）休得胡說！我與你是故人，纔敢出妻見子，你如何見面生情？似你這等人，外君子而中小人，貌人形而心禽獸，即當和你絶交矣！（正旦云）主公息怒。（張延賞云）這妮子也向着他，兀的不氣殺我也！（正旦唱）

【禿廝兒】我勸諫他似水裏納瓜，他看覷咱如鏡裏觀花。書生自來情性要，怎生調戲

俺〔一〇〕好人家、嬌娃。

（張延賞怒云如此惡客，請他做甚的。左右，將筵席撤了！（做鬧起科）（正旦唱）

【聖藥王】怎救搭、怎按納？公孫弘東閣鬧喧譁。散了玳瑁筵，漾了鸚鵡斝，踢翻銀燭絳籠紗。（張延賞拔劍科）（正旦唱）翻扯三尺劍離匣。

（張趕殺科，云）我好意請你，你倒起這樣歹念頭。我先把你殺死，待我面奏聖人去。（正旦云）主公不可造次。（唱）

【麻郎兒】他如今管領着金戈鐵甲，簇擁着鼓吹鳴笳。他雖是違條犯法，咱無甚勢劍銅鍘。

【幺篇】怎麼、性大、便殺？他有罪呵，御階前喫幾金瓜。他掌着百十萬軍權柄把，建奇功收伏了西夏。

（末出外科，云）大小三軍，與我圍了宅子，拿出老匹夫來，碎屍萬段者！（軍士作喊圍宅科）（正旦唱）

【絡絲娘】不爭你舞劍的田文意差，惱的個絶纓會將軍怒發。（覷末科，唱）那裏有娶媳婦當筵廝喑啞？也合倩個官媒打話。

（張延賞仗劍做意科）（正旦云）主公息怒。待玉簫自去問〔二〕他，只消的兩三句，可着他散了軍馬？（出見末〔三〕科，云）元帥，你須是讀書之人，何故躁暴？（末云）老匹夫無禮。小娘子本爲義

女，他卻詐作親生，其間必有暗昧。我求親事，他不許我還可，乃敢輒自拔劍將我趕殺。我如今只着他片時間寸草無遺。（三軍作喊殺科）（正旦唱）

【東原樂】俺家裏酒色春無價，休胡說生香玉有瑕。他丈人是萬萬歲君王當今駕，這的是玉葉金枝宰相衙。你這般廝踏踏，惡狠狠在碧油幢下。〔一三〕

【拙魯速】論文呵有周公禮法，論武呵代天子征伐。不學雲間翔鳳，恰似井底鳴蛙。你這般搖旗吶喊，簸土揚沙。嗟嗟磨磨叫叫喳喳。你這般耀武揚威待怎麼，將北海尊罍做了花木瓜。你賣弄你那搦扎，你若是指一指該萬剮。〔一四〕

（末云）匹夫欺我太甚，我先殺此匹夫，歸朝面奏天子。我也有收伏西夏之功，當的將功折罪。（正旦云）元帥不可。你奉聖旨破吐蕃，定西夏，班師回朝，便當請功受賞；如何爲求親不成，輒敢矯詔，劫殺節度使？〔一五〕罪不容誅。豈不聞周易有云：『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夫子云：『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元帥請自思之。（末云）末將不才，便求小娘子以成秦晉之好，亦不玷辱了他，他如何便不相容？（正旦云）元帥果要問親，當去朝廷奏准，來取妾身，豈不榮耀？便俺駙馬亦豈敢違宣抗敕？不思出此，而擅自相殺，計亦左矣。（末云）這也說的是。大小三軍，可卽解了圍者。（正旦云）可好不好也。（唱）

【尾聲】〔一六〕從來秀才每個個色膽天來大，險把我小膽兒文君唬殺。（張延賞云）若不看着故人分上，我必殺汝以雪吾之恥。（正旦唱）息怒波忒火性卓王孫。（末云）待我奏過朝廷，那時不道

和你干休了哩。（領衆下）（正旦唱）噤聲波強風情漢司馬。（下）

（張延賞云）請的好客，請的好客！兀的不氣殺我也！我想他此一去，必然面奏朝廷。你去的，我也去的，大家奏，大家奏。（下）

校記

〔一〕『大姐』二字原無，從四校本補。　〔二〕『多情大姐』原作『玉簫』，從四校本改。　〔三〕『銀』原作『金』，從四曲本改。　〔四〕〔紫花兒序〕曲中『按教坊』的『按』原作『本』，『立雨行』的『立』原作『則』，均從摘艷、盛世、詞謔三本改。　〔五〕『窺視』二字原無，據顧曲齋本、古名家本和息機子本增補。　〔六〕『銀』原作『宮』，從四曲本改。　〔七〕『雲雨』的『雨』原作『兩』，形近而誤，從各校本改。　〔八〕『燈』原作『背』，從盛世、摘艷二本改。　〔九〕『我也淚不做行兒下』句首原有『和』字，從四曲本删。　〔一〇〕『俺』原作『他』，從柳枝集本改。　〔一一〕『問他』的『問』原作『同』，形近而誤，今改。　〔一二〕『末』原作『宋』，筆誤，今改。　〔一三〕『是』字原無，今據各校本補。『惡狠狠』原作『惡噷噷』，從柳枝集本、詞謔本改。　〔一四〕『吶喊』原作『納喊』，『花木瓜』原作『兩事家』，均從詞謔本改。　〔一五〕『節度使』原缺『度』字，據上文稱呼補。　〔一六〕〔尾聲〕原作〔收尾〕，據曲律及四曲本改題。

第四折

（鴇兒上云）老身韓媽媽。聞得韋元帥道，張節度使家歌女玉簫，與我家孩兒面貌一個樣兒。他因求親不成，反與張節度〔二〕使怪怒一場。如今奏准朝廷，取張家回京，成此親事。今日蒙元帥教我將着我女兒這幅真容，當個美人圖兒，向他駙馬府前賣去。且看有人來買麼。（叫賣畫科）（張延賞上云）老夫張延賞，昨在荆州，因請韋臯，着小女玉簫出而勸酒，倒惹那廝一場羞辱。不想他班師回朝，倒將此事奏知官裏。蒙聖旨詔我攜家回京，與他成此親事。此係聖人天語，誰敢違背，不免入朝走一遭者。（作見鴇科，云）是甚人喧鬧？（左右云）是個賣畫的婆子。（張延賞云）叫他過來。你這老婆子賣的是甚麼畫兒？（鴇兒云）是幅美人圖。（張延賞云）將來我看。（作看科，云）呀，好是奇怪，怎麼與俺玉簫女兒一個模樣？兀那婆子，你這美人圖兒卻是甚人畫的？（鴇兒云）是我亡過的女兒韓玉簫他親手畫的真容。寄與他夫主韋臯秀才。我來京師尋他，人説他領兵鎮守西蕃。我在此等他，早已十八年了。囊篋使的罄盡，我不免拿此當做一幅美人圖兒，賣些錢鈔作盤費。（張延賞云）原來如此。可知韋臯他前日見面生情也。（鴇兒云）老爺恰纔説甚的韋臯？（張延賞云）你這婆子不知，你這畫中美人，與我養女玉簫一般模樣。我前在荆州請韋臯，教我女兒與他把盞，他卻恁的無禮，被老夫怪怒一場。他今回朝奏知官裏，我今日正欲與他面奏此事。你就將這畫兒賣與我，可要多少錢鈔？（鴇兒云）既我女壻見在，我待將去與他哩，便與我千

金也賣不成了。（張延賞云）左右將這婆子帶者，與他同入朝去，見的此事真實，那韋皐不爲欺我也。（作帶鴇兒下）（外扮唐中宗引末一衆上云）寡人唐天子是也。昨有征西大元帥韋皐班師回京，奏道：駙馬張延賞養女玉簫，與他亡妻韓玉簫面貌一般，他欲求成這段婚姻。寡人特取駙馬還朝，與他兩家就此好事。不免宣的駙馬入朝，對衆文武前，聽寡人裁斷，（內侍宣科）（張延賞上云）今蒙官裏宣喚，不免入朝見駕去來。（做見駕科）（駕云）駙馬，韋皐在你家欲求一門親事，不知你意下何如？（張延賞云）陛下，臣家現有玉簫女兒，宣的他來，教他自說。（駕云）宣來。（內侍喚旦科）（正旦上云）妾身張玉簫，蒙聖人恩旨，隨駙馬爹爹還朝，要與韋元帥成就親事。今聞官裏宣喚，不免見駕走一遭者。（入見駕跪住〔三〕科）（駕云）玉簫，你說當日荆州張駙馬，怎麼請那韋元帥來？（正旦唱）

【雙調·新水令】當夜呵，那裏是太平公主家夜筵排，恰只是請了個宴鴻門殢虞姬的樊噲。拖地錦是鳳尾旗，撞門羊是虎頭牌。倚仗着御筆親差，征西夏大元帥。

（駕云）玉簫，你是駙馬親生女兒麼？（正旦唱）

【沉醉東風】玉簫習學就詩出曲海，生長在柳陌花街。燕鶯集每日忙，鴛鴦社逐朝賽。（駕云）你可怎麼入的駙馬家裏？（正旦唱）俺那老虔婆見錢多賣，一扎腳王侯宰相宅。誰敢道半米兒山河易改。

（駕云）玉簫，你認的那韋皐麼？（正旦云）妾曾會過，見時尚自認的。（駕云）你向班部中試認者。

（旦起認末科，唱）

【喬牌兒】見他裹着烏紗帽那氣概，秉着白象笏那尊大。寬綽綽紫羅袍偏稱金魚帶，氣昂昂立在白玉階。

（駕云）玉簫，只怕不是他麼？（正旦唱）

【水仙子】這公曾絶纓會上戲裙釵。（末云）我在那裏來？（正旦唱）也曾細柳營中大會垓。（末云）我爾怎生鬧起來？（正旦唱）你將個相公宅看覷似鶯花寨〔四〕。（末云）是他先怒了我來。（正旦唱）你道是他不該，便活佛也惱下了蓮臺。（末云）我是大元帥，他如何便敢欺我？（正旦唱）也是俺官官相爲，你可甚『賢賢易色』？（末云）我是好意求親，他怎敢恁的？（正旦唱）因此上不遠千里而來。

（駕云）駙馬，他兩個說的是與不是？（張延賞云）陛下，朝門外有個賣畫婆子，可作一個證人。（駕云）宣來。（内侍宣鴇兒科）（見旦作悲科，云）玉簫兒嚛，你怎麼到的這裏。（駕做意科，云）這個婆子，怎麼就認的是玉簫，如何這等煩惱？（正旦唱）

【攪箏琶】衆文武都驚怪，不由咱心下轉疑猜。這個即世婆婆，莫不是前世的奶奶？小字兒喚的明白，絮叨叨怨怨哀哀。似綠窗前喚回我春夢來，和我也兩淚盈腮。

（駕云）那個婆子，你怎麼便見這女兒，就認的他？（鴇兒云）妾有一幅畫兒，是我女兒玉簫的真容，所以認的。（駕云）將來看咱。（掛砌末，衆驚科，云）怎麼這個畫中美人，和這女兒如一個模兒脱

的一樣？（正旦云）有這等異樣的事？（唱）

【雁兒落】都一般胭脂桃杏腮，都一般金粉芙蓉額，都一般爲雲爲雨情，都一般傾國傾城態。

【得勝令】恰便似一個印盒兒脱將來，因春瘦骨厓厓。（鴇兒云）這是我孩兒臨危之時畫的真容，寄與他夫主韋秀才的。（正旦唱）那裏是寄心事丹青幀，則是個等身圖煙月牌。出落在長街，猶古自還不徹風流債。得幾貫錢財，恰便是放從良得自在。

（駕云）玉簫，你既是韋元帥之妻，你如何尚在，猶自青春？（正旦唱）

【甜水令】他説的是十八年前三千裏外，因此上弄玉錯投胎。（駕云）玉簫，你原來死後投胎，到今一十八歲。你是青春幼女，韋元帥他是已過中年的人了，你肯與他做夫妻麽？（正旦跪云）人命修短不齊，焉知妾不死於元帥之先？（唱）陛下道我正在青春，他雖年邁，也都是天地安排。

（駕云）玉簫，你既願意，就配與元帥爲夫人者。（正旦扯末做謝駕科，唱）

【折桂令】兀的不桃源洞枯樹花開，他是那八輔官員，生的來一品人材。（鴇兒云）孩兒，你這等年貌不齊，何不別求佳壻？（正旦唱）他也年未衰殘，聖恩匹配，相守頭白。（張延賞云）我是貴戚宰相之家，爲女求配，必得少年佳客，爲何嫁此老夫？（正旦唱）遮莫你廣成子吹簫鳳臺，姜太公流水天臺。情願琴瑟和諧，連理雙栽；生則同衾，死則同埋。

（駕云）韋元帥，就此謝了駙馬作岳父者。（旦扯末科）（末云）臣官居一品，位列三台，何處求婚不

遂，怎肯拜他？（正旦唱）

【落梅風】可知可知賣弄那金花誥。（扯張科，云）過來，過來。（唱）休觸抹着玉鏡臺，秀才價做的來齏鹽黃菜。溫太真更做道情性乖，怎敢向晉明行大驚小怪。

（末云）他誇他家勳貴，卻又棄嫌老夫，倘事不濟，倒惹的傍人恥笑。（正旦唱）

【沽美酒】你麒麟閣上論戰策，翰林院裏試文才。〔五〕（帶云）元帥，你煩惱怎麼？（唱）搖樁廝挺春風門下客，更怕甚宋弘事不諧。放心波今上自裁劃。

（張延賞云）則是我養女兒的不氣長也。我與你做個丈人，便一拜也落不的你哩？（正旦唱）

【太平令】也是他買了個陪錢貨無如之奈。笑你個強項侯不伏燒埋。那壁似狼喫了幞頭般寧耐，這壁如草地裏毬兒般打快。不索你插釵、下財、納采，有甚消不的你展腳伸腰兩拜。

（旦末共謝科）（駕云）既是婚姻已就，各自歸家，做慶喜筵席。朕回宮去也。（下）〔六〕（正旦唱）

【絡絲娘煞尾】不爭你大鬧西川性窄，翻招了個笑坦東牀貴客。

（張延賞云）天下喜事，無過夫婦團圓，何況今日以兩世之姻緣，諧三生之配合，尤爲人間奇異，今古無雙。便當殺羊造酒，做個大大筵席慶賀者。（詩云）詔遣成親入帝都，老夫焉敢惜鸞雛。男婚女嫁尋常有，兩世姻緣自古無。（同下）

題目　韋元帥重諧配偶

正名　玉簫女兩世姻緣

校記

〔一〕『節度使』的『度』字原缺，按上文稱呼補。

〔二〕『唐天子』原作『唐中宗』，不合自稱的語氣，從四校本改。

〔三〕『跪住』原缺，從四校本增補。　〔四〕柳枝集在此句後多一句：『硬求親，惹禍胎。』　〔五〕『麒麟閣』原作『麟閣』，『翰林院』原作『鳳池』，均從四校本改。　〔六〕四校本無以下底本的內容，而改作：『帝君引隊子簇住，指旦、末科）（帝云）金童玉女，您省的了麼？四十年間見了酒色財氣、人我是非，你本是上位仙班，還度你證果朝元去也。（旦、末云）上聖，俺省的也。（唱）〔絡絲娘〕還的他思凡債徹，今日個跨鳳乘鸞去也。』（據顧曲齋本錄）

蕭德祥

小傳

蕭德祥，名天瑞，《錄鬼簿》列入『方今才人相知者』類。曹本《錄鬼簿》云：『德祥，杭州人，以醫爲業。號復齋。凡古文俱檃括爲南曲，街市盛行。又有南曲戲文等。』後列劇目五種。據孫楷第《元曲家考略》，元代有蕭德祥，廬陵（今江西吉安）人，業醫，曾在廣州、韶州等地任醫務官吏。歐陽玄《圭齋文集·讀書堂記》和王禮《麟原後集·存竹堂記》載其事。此人與雜劇作家蕭德祥同名同職業，但不同籍貫。另據葉德均《戲曲小説叢考·元代曲家同姓名考》，元代至正年間有蕭天瑞，任都事，蘇伯衡《蘇平仲文集·翰林應奉唐君墓誌銘》載其事，然不合《錄鬼簿》業醫之言。以上二人中或有一人爲雜劇家蕭德祥，或二人皆非雜劇家，均尚待進一步考證。

蕭德祥作雜劇五種，其中《四大王歌舞麗春堂》與王實甫劇同名，現存本一般認爲是王作；《包待制三勘蝴蝶夢》與關漢卿劇同名，現存本一般認爲是關作；《王閏香夜月四春園》有脈望館抄本，該本與《古名家雜劇》本、《古雜劇》本之《緋衣夢》曲詞全同，説白繁冗拖沓，一般認爲是關劇《緋衣夢》的別本；《小孫屠》與南戲同名，未見雜劇傳本；《王翛然斷殺狗勸夫》劇，現脈望館本存同名劇，《元曲選》本劇名作《楊氏女殺狗勸夫》，均列入佚名作者類。現暫依曹本《錄鬼簿》，定蕭作有雜劇五種，存《殺狗勸夫》一種，其餘同名雜劇三種，依舊説定爲關、王作。

楊氏女殺狗勸夫

劇目說明

曹本《錄鬼簿》蕭德祥名下著錄劇名《王翛然斷殺狗勸夫》。天一閣本《錄鬼簿續編》無名氏名下錄題目正名作：『王翛然屏邪歸正，賢達婦殺狗勸夫』。現存本有二：一、脈望館抄本，題目正名作：『楊氏女勸弟兄和睦，王翛然斷殺狗勸夫』，劇末有顧河之題記曰：『錄鬼簿作王翛(然)斷殺狗勸夫，蕭德祥著』。二、《元曲選》本，題目正名作：『孫蟲兒挺身認罪，楊氏女殺狗勸夫』。二本情節無大出入，僅部分文字略有不同，又第三折脈望館本少〔罵玉郎〕一曲，與慣例不合，《元曲選》本已補足。現以《元曲選》爲底本，參校脈望館本。

楔子

(冲末扮孫大，同旦楊氏、梅香、保兒上云)小生姓孫名榮，字孝先。祖居南京人氏，在士街背後居住。渾家楊氏，還有一個小兄弟叫做孫蟲兒。雖然是我的親手足，爭奈我眼裏偏生見不得他。今

日是小生的生辰之日，大嫂，你與我卧羊宰豬，做下筵席。別的親眷可都阻了，則有我那兩個至交柳隆卿、胡子轉，去請他來，陪我喫一杯兒壽酒。大嫂，你門首覷者，他兩個這早晚敢待來也。（旦云）員外也，你把共乳同胞親兄弟孫二不禮〔一〕，卻信着這兩個光棍，搬壞了俺一家兒也。（二淨扮柳隆卿、胡子轉上）（柳詩云）不做營生則調嘴，拐騙東西若流水。除了孫大這糟頭，再没第二個人家肯做美。小子柳隆卿，這個兄弟叫做胡子轉。今日是孫員外的生日，俺兩個無錢，去問槽房裏賒得半瓶酒兒，又不滿，俺着上些水。到那裏則推拜，將酒瓶踢倒了。若員外教俺買酒去，俺就去賒了來，算下的酒錢，少不的是員外還他。俺兩個落得喫他的酒，使他的錢。（胡云）哥説的是，我只依你便了。（柳見旦科，云）嫂嫂，哥哥有麼？俺兄弟兩個將一瓶兒酒，來與哥哥上壽哩。（旦云）下次小的每，接了兩個小叔羊者。（孫大云）大嫂，兄弟每無錢，那裏得這羊酒來？請他裏面坐。（柳、胡見科，云）恭喜哥哥華誕。俺兩個無甚麼禮物將敬，只一瓶兒淡酒。與哥哥一滴，添壽一歲，哥哥休怪。（孫大云）兄弟，滴水難消。休道是兄弟將酒來，你則這般空來，也是你兄弟的情分。將酒來，我與兄弟開懷暢飲一場。（做拜踢倒酒瓶科，柳云）呀，剛只得這一瓶兒酒，又踢翻了，如何是好！（胡云）待兄弟再去買來。（孫大云）不要去買，我家裏有的是好酒。大嫂，將酒來。（柳云）既然哥哥有酒，我們借花獻佛，與哥哥上壽咱。（送酒科）（旦云）這兩個來了，怎的不見小叔叔來？（正末扮孫二上云）小生孫華，小字蟲兒的便是。自小父母早亡，我向住在哥哥嫂嫂家裏。俺嫂嫂大賢慧，則有俺哥哥孫大，信着兩個逆子的言語，趕我在城南破瓦窰中居止。俺哥哥見俺，不是打，便是罵。今日是俺哥哥生日，俺蟲兒無甚麼物件將去與哥哥祝壽，只去拜哥哥嫂嫂

兩拜，也不失人間的道理。可早來到門首也。（見旦科，云）嫂嫂。（旦云）小叔叔，你來了也。兩個光棍來了一日，怎不見你來？（正末入見科）（柳、胡云）孫二來了也，接了羊者。（孫大云）孫二，你與我做生日，你將的羊酒來。（正末云）你知兄弟貧寒度日，那裏得這羊酒來？只是拜哥哥嫂嫂兩拜，也是兄弟的意思。（孫大云）我少你那兩拜哩？你拜了我，我就飽了？我就醉了？我也領你的盛情。你那裏是與我做生日，明明是趕嘴來。（打正末科）（正末云）兄弟不曾敢說甚麼，你打我怎的？（孫大云）我不打你別的，我打你個遊手好閒，不務生理的弟子孩兒。（正末云）哥哥，你打您兄弟，可也上有天哩！（唱）

【仙呂·賞花時】知他是誰好遊閒〔二〕誰不良，誰起風波誰要強？瞞不過鄰里衆街坊。（孫大云）你是我的兄弟，你敢粧幺放黨，不伏我打哩？（正末唱）俺哥哥道我粧幺放黨，平白地揣與個罪名當〔三〕。

【幺篇】這的是自有旁人說短長，銅斗個家私你獨自掌。咱須是一父母，又不是兩爺娘。（云）蟲兒打街上過來，衆人都道孫大郎與孫二似一個印合脫下來的。（柳、胡云）這廝胡說。你和俺哥哥一個印合兒裏脫下來的，怎麼你這般窮好嘴臉？（正末唱）怕不一般的模樣，俺哥哥比兄弟多一片家狠心腸。（下）

（孫大云）你兩個兄弟少罪。（柳、胡做醉科，云）俺兩個定害哥哥，改日再謝。（下）（旦云）員外，明日是清明節令，俺收拾下祭禮，請小叔叔一同上墳去咱。〔四〕（同孫大下）

校　記

〔一〕不禮：脈望館本作『不敢問』。　〔二〕遊閒：脈望館本作『飄』。　〔三〕此句脈望館本作：『何必我稱揚。』　〔四〕上三句旦的道白，脈望館本作『外末』孫大云：『大嫂，咱收拾，清明節至，與兩個兄弟上墳去咱。』

第一折

（柳、胡上，詩云）昨日慶生辰，今朝請上墳。隨他好兄弟，爭似眼前人。今日孫員外請咱兩個上墳，須索去走一遭。（做與孫大遇見科）（孫大云）你兩個兄弟來了也。（做擺祭禮科）（柳、胡云）你的祖宗就是我的祖宗，我們一齊拜。（做同拜科）（孫大云）咱祭過了祖宗也。兩個兄弟把盞破盤。（飲酒科）（旦云）我員外好是執迷也。將親兄弟教他另住，受着飢寒。今日上墳，也不等他一等。被這兩個光棍搬弄，連祖宗在地下也是不安的。兀的不又喫醉了也。我這裏看波，可怎生不見孫二來？（正末上云）小生孫蟲兒。將着這一分紙，一瓶兒酒。今日是一百五日清明節令，上墳去咱。可早來到墳前也。（放下酒科，云）俺燒一陌紙與祖宗，願你都好處托生去咱。古人有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我孫蟲兒貧難，備不得甚麼祭禮，只是這一瓶兒酒。兀的不窮殺孫蟲兒也！（唱）

【仙呂·點絳唇】從亡化了雙親，便思營運。尋資本，怎得分文？落可便刮土兒收拾盡。

【混江龍】莫不是姓孫的無分，卻將這精銀響鈔與了別人？教兄弟有家難奔，無處棲身。把我趕在破瓦窰中捱凍餒，教人道：『披着蒲蓆說家門。』也不是我特故的把哥哥來恨，他他他，不思忖一爺娘骨肉，卻和我做日月參辰。

（旦云）小叔叔，你上墳哩。（正末云）嫂嫂少罪。（旦云）你哥哥上墳，在這裏等了你多時。不見你來，先自祭祀了也。你怎生來的這等遲？（正末云）嫂嫂，自從前日與哥哥做生日來，不知甚的意思，打了我這一頓。我因此不敢見哥哥去，又害怕打哩。（旦云）小叔叔，不妨事，等着你哩。你過去喫幾鍾酒，身上寒冷哩。（正末云）這等我過去。（做見科）（孫大云）這個村廝又來了。（正末唱）

【油葫蘆】他罵道孫二窮廝煞是村，便待要趕出門，則着我自敦自遜自傷神〔二〕。現如今爹爹奶奶都亡盡，但願得哥哥嫂嫂休嗔忿。爲甚麼單罵着我，你敢是錯怨了人？（孫大云）我和你有甚麼情分，你來見我。（正末唱）既是哥哥與兄弟無情分，卻怎生等我上新墳？（孫大云）我正等你來打哩。（正末唱）

【天下樂】哎，俺親的原來則是親。（云）嫂嫂，我不過去也，則怕哥哥打我。（唱）我爲甚麼抽也波身，卻倒褪？其實當不過那百般的心性狠。誰想他赤的金，白的銀，但得俺哥哥歡喜呵便是十萬分。

（孫大云）你來這裏做甚麼？（正末云）你兄弟上墳來。（孫大云）俺家墳裏有你這等人？我和你甚

麼親，你來上墳？（正末唱）

【那吒令】哥哥道是不親，我須是姓孫。哥哥道是不親，孫蟲兒上墳。哥哥道是不親，這兩個是甚人？（孫大云）這兩個是我死生交的兄弟也，比你……（正末唱）哥哥你自忖量，你自評論，您直恁般愛富嫌貧！

（孫大云）你這一萬年不得長進的人。（柳、胡云）哥哥，這等人不長進，則待饞處着嘴，懶處着身。不攆了他去，待做甚麼？（孫大云）小的每，攆這廝出去。兄弟每把盞，則管喫酒，不要睬他。（正末云）你看他兩個賊子，幫着俺哥哥喫酒，好不快活也。（唱）

【鵲踏枝】他兩個把盞兒吞，直喫的醉醺醺。（孫大云）兄弟，好酒也。（柳、胡云）好酒，您兄弟都喫醉了也。（正末唱）喫的來東倒西歪，盡盤將軍。（柳、胡做使酒科，云）〔二〕孫二，我盡盤將軍是喫你的？没廉恥窮叫化弟子孩兒。今日俺家員外上墳，特特請我兩個來。這所在只有我坐處，可有你站處？要你管我？（正末云）這裏正是你家的？（唱）今日個到墳堂中來廝認，是你甚麼娘祖代宗親。

（柳、胡云）這潑賴無禮，你那裏是罵俺。哥哥，你看孫二，見俺這裏喫酒，他罵你喫你娘祖代宗親哩。（孫大云）誰罵我來？（柳、胡云）是孫二罵你來。（孫大怒科，云）孫二，你好也！俺祖代宗親，是你甚麼哩？（做打正末科）（正末云）你休信他每説話，兄弟怎敢罵哥哥來。（唱）

【寄生草】哥哥我又不是庶出逃生子，須是你同胞共乳親〔三〕。俺哥哥出門來賓客相隨

趁，俺哥哥還家來侍女忙扶進〔四〕，你兄弟破窰中忍冷耽愁悶。俺哥哥『富家山野有人瞅』，你兄弟『貧居鬧市無人問』。

（孫大云）我酒醉了也。有我兩個兄弟，扶的我家去。你這窮廝還敢無禮？你墳上來，拷折你兩腦骨；到我家裏來，我打你二百棍。（柳、胡云）何如？這所在那裏有你來。（正末唱）

【金盞兒】我墳前去那場恨，還家去怒生嗔。只待要各支支拷二百粗荆棍，咬牙根做出那惡精神。我待墳前去要敲折我兩腦骨，還家去又要打斷我脊梁筋。天那！我正是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云）哥哥將兄弟不認，信着兩個賊子，打了我這一頓。我不敢到墳上添土去，我則往墳外拜一拜罷。祖宗少怪，孫蟲兒無甚，只燒的一陌兒紙，一瓶兒酒，祭奠祖宗咱。（做拜科，唱）

【後庭花】這村醪酒剛半盆，紙錢兒值幾文。不是我將父母相拖逗，也是你歹孩兒窮孝順。（孫大云）兄弟每慢慢的把盞者。將羊背子來做按酒，快活喫。（柳、胡云）快些碎羊背子，來喫，來喫。（正末唱）他那廂喫的醉醺醺，我這裏嘴盧都喑喑的納悶。哎，孫蟲兒來上墳，幾番家桃李春。他那廂笑呷呷倒玉樽，我這裏哭啼啼誰動問。

【青歌兒】〔五〕天那，你于人有那般那般慈憫，偏生我是這般這般時運。俺哥哥白馬紅纓衫色新，俺哥哥眼內無珍。看的我做各姓他人，動不動棍棒臨身。直着我有口難分，進退無門。只落的袖梢兒偷搵住俺這悲悲切切淚紛紛。這的是誰生分！

【柳葉兒】〔六〕難道我孫蟲兒與他來不親不近？見一陣旋風兒繞定荒墳，來時節旋的慢，去時節旋的緊。爲甚麼小的兒多貧困，大的兒有金銀？爹爹奶奶呵，你可怎生來做的個一視同仁？

（孫大云）兄弟，你去看孫二墳外做甚麼哩。（柳、胡云）哥哥，俺兩個看去來。（做看科，云）哥哥，孫二在墳外絞七個紙人兒，埋在土裏。咒你早死了，這家私都是他的。（孫大怒科，云）這廝無禮！（做打科，云）我今日喫的酒淹衫袖濕，花壓帽檐低。隨你隨你，只休上我門來。（旦云）員外醉了也。（柳、胡扶科，旦隨下）（正末云）俺哥哥去了也。我到墳上辭別了俺爺娘，還歸我那破瓦窰中去。哥哥，你信着兩個幫閒的賊，打我這幾頓。哥哥，由你打我，我則是好心腸待你。（唱）

【賺煞】你便駡我一千場，便拷我三十頓，我則索狼喫幞頭心兒自忍。若不是死了俺娘親和父親，這家私和你劈半停分。豹子的孟嘗君，暢好是食客填門〔七〕，可怎生把親兄弟如同陌路人？哥哥，你有金有銀，閃的我無投來無奔，則向這破窰中和月待黃昏。（下）

校　記

〔一〕以上三句脈望館本作：『孫二喬才則是村，你將我駡斷根，我自敦自迭自賴自傷身。』　〔二〕脈望館本無柳、胡插白和下文唱詞，正末唱詞緊接上句作：『問甚麼前親來後親，喫（甚）麼娘七代先靈。』　〔三〕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哥哥你心中怒，嫂嫂你喜笑容。』　〔四〕以上二句，脈望館本『賓客』作『百樣』，『侍女忙扶進』作

『劍客忙扶定』。〔五〕此〔青歌兒〕曲脈望館本作：『天那！悶殺我無處、無處投奔，有誰、有誰偹問！俺哥哥白馬紅纓衫色新，俺哥哥眼內無珍。又不是也海他人咬着牙根，掂折我腦刃，栲斷我脊筋。教兄弟有家難奔，無處安身。一盞孤燈，冷冷清清，悽悽涼涼、悲悲切切、哭哭啼啼到天明，卻原來誰生分。』〔六〕此〔柳葉兒〕曲脈望館本作：『孫蟲兒無分，見一個旋風兒繞定墳，來時節旋的慢，去時節旋的緊。小的兒遭着貧困，大的兒有金銀，爹爹奶奶恁做一個鬼魂兒愛富嫌貧。』〔七〕此句脈望館本作：『將疏的都親』。

第二折

（孫大同柳、胡上云）昨日上墳處，多喫了幾鍾酒，不自在。兩個兄弟，咱今日往謝家樓上，再置酒席，與我酸一酸去來。（做上樓科）（柳、胡云）哥哥，咱三人結義做兄弟，似劉關張一般。只願同日死，不願同日生。兄弟有難哥哥救，哥哥有難兄弟救，做一個死生文書。（孫大云）兩個兄弟說的是。（做飲醉下樓，柳、胡扶孫大睡倒科）（柳、胡云）這是街上，不是你的牀舖，怎麼就睡倒了？哥哥，你聽得禁鐘響哩，你還家去來。（孫大做不醒科）（柳、胡云）這等好睡，再叫也叫不醒。可又遇着個不知趣的天，下起大雪來。我每身上寒冷，陪他到幾時回去？如今起更一會了，巡軍這早晚敢出來也。他是個富漢，便拿住他，只使得些錢罷了，怕甚的。咱兩個是個窮漢，若拿住呵，可不乾打死了？不如撇下他，還家去來。（做摸科，云）呀，哥哥靴鞦裏有五錠鈔哩。常言道：『見物不取，失之千里。』這明明是天賜我兩個橫財，不取了他的，倒把別人取了去。（做取科，云）便凍殺了

你，也不干我事。（下）〔一〕（正末上云）好大雪也！孫蟲兒往街上題筆，覓幾文錢去來。如今天色已晚，我還窰中去咱。（唱）

【正宮·端正好】黑黯黯凍雲垂，疏刺刺寒風起。遍長空六出花飛，不停閒雪兒緊、風兒急。這場冷着我無存濟。〔二〕

【滾繡毬】有那等富漢每，他道是壓瘴氣，下的是國家祥瑞。怎知俺窮漢每少食無衣？我則見滿天裏飛磨旗，半空裏下砲石。俺須是死無個葬身之地，只落的抱雙肩緊把頭低。我如今冒他大雪窰中去，抵多少袖得春風馬上歸。凍的我腳步兒難移。

（云）嗨，那富漢每，下着雪他倒歡喜，卻不知俺窮漢每好苦楚也！（唱）

【倘秀才】有等人道宜掃雪烹茶在讀書舍裏，又道是宜羊羔爛醉在銷金帳底。不知他陶學士風流可也勝如黨太尉。誰說起，寒江上一簑歸，那漁翁的凍餒。〔三〕

（云）好大雪也！我想古來貧儒，也多有受苦的。（唱）

【滾繡毬】似這雪呵教買臣懶負薪，似這雪呵教韓信怎乞食？似這雪呵鄭孔目怎生迭配，晉孫康難點檢書集。似這雪呵韓退之藍關外馬不前，孟浩然霸陵橋驢怎騎？似這雪呵教凍蘇秦走投無計，王子猷也索訪戴空回。似這雪呵漢袁安眠竟日柴門閉，〔四〕呂蒙正撥盡寒爐一夜灰。教窮漢每不死何爲！〔五〕

（云）這雪下的越緊了也。我待往大街上去呵，風大雪緊，身上無衣難行。我打這背巷裏去，也略

避些風雪。（做絆倒科，云）這街上躺着的是甚麼物件？又不是個包袱。原來是一個醉漢。兀那君子，你也少飲些，怕做甚麼。我欲待要去，這廝又一把拿住我右腿，怎麼好？待我低頭試看咱。（驚科，云）呀，卻原來是我哥哥酒醉了！你卧倒在這裏，眼見的和這兩個賊弟子的孩兒一處喫酒來。他兩個去了，將你撇在這裏。好朋友也！（詩云）君子結交不爲財，小人結交專爲嘴。如今撇你雪堆中，還只信他無後悔。（唱）

【呆骨朵】見哥哥迎着風冒着雪倒在當街睡，我只怕鐘聲盡，被那巡夜的凌逼。雖然是背巷裏悄促促没個行人，只怕雪地裏冷冰冰凍壞了你。爲甚麼這頭巾上泥來污？〔六〕（云）哥哥，你上墳處也曾説來。（唱）卻不道花壓帽檐低。滿身上雪漸消，（云）哥哥，你可又説來。（唱）這的是酒淹衫袖濕。

（云）這兩個好無禮也。你那一生穿的喫的都是俺孫員外的，今日哥哥喫的醉了，你丟了他。結下得這兩個好兄弟也！（唱）

【倘秀才】自古道膠漆的雷陳也不似你這般合意，鷄黍的範張也不似你這般爲嘴。〔七〕你兩個若没俺哥哥怕不餓殺你這頹。你兩個撮捧着，喫的醉如泥，卻撇他在這裏。

（云）你這兩個賊子，每日幫着俺哥哥喫酒做好漢哩。（唱）

【滾繡毬】你粧了幺落了錢，你喫了酒噇了食。（帶云）好也呵，（唱）哥哥也是他養軍千日，俺孫員外不枉了結義這等精賊。〔八〕你便十分的覷當他，他可有一分兒知重你？這的是使

錢的伶俐。哥哥也在上墳處數遍家曾題。兀的般滿身風雪躚跧卧，可不道一部笙歌出入隨。抵多少水盡也鵝飛。

（云）我待扶起俺哥哥來，他又是打我。若不扶起來，凍死俺哥哥怎好？罷，我也怕不的打，我則背俺哥哥家去。（做背科，云）可早來到也。（叫門，旦同梅香上）（開見科，云）小叔叔，你與哥哥商和了也？這誰勸你來？（旦扶孫大睡科，云）你怎生背將你哥哥來？（正末云）嫂嫂，我還窰中去，在這土街背後經過，絆了我一交。我道是甚麼，卻是哥哥倒在大雪裏睡着，兩個賊子撇下去了。孫二想着共乳同胞的兄弟情分，恐怕街上凍死了，我只得背將家來。嫂嫂，哥哥睡着了也。嫂嫂安置，我回去也。（旦云）生受你。身上寒冷，喫些酒飯還家去。（正末云）嫂嫂，則怕哥哥覺來又打我。（旦云）你放心，你哥哥直睡到紅日三竿還未起哩。（正末云）嫂嫂，假如哥哥覺來，怎生好那？（旦云）他覺來，我自支持他，包你没事。（正末云）哥哥性子不好，要打着你如何？（旦云）我也不是個善的，怕他怎麼？保兒，快將麵來與小叔叔喫。（正末做喫麵科）（唱）

【貨郎兒】他道俺哥哥十分家沉醉，且喫些兒熱湯熱水。俺哥哥直睡到紅日三竿未起，可怎生近新來偏恁覺來疾？〔九〕（孫大做醒科，云）好睡也。（正末唱）他酩子裏紐回胭頸，没揣的轉過身體。

（云）嫂嫂，俺哥哥覺來了也。（旦云）小叔叔由他，不要害怕。（正末唱）

【脫布衫】我坐則坐戰兢兢的。（孫大做起科，云）是甚麼人喫我麵哩？（正末唱）他醉則醉氣丕

丕的。我這裏低着頭沉吟了半晌，他那裏不轉睛瞅了我一會。

【太平令】喫的是親嫂嫂的酒食，更過如呂太后的筵席。（云）嫂嫂，哥哥覺來了也，你說一句兒。（旦云）我且不說，看他怎的。（正末唱）嫂嫂，俺哥哥覺來你支持，我也不是個善的。唬的我一個臉描不的畫不的，一雙筯拿不的放不的，一口麵吐不的咽不的。我便有萬口舌頭教我說個甚的？

（孫大云）兀那喫麵的是誰？（旦云）是孫二叔叔。你大雪裏凍倒在街上，那兩個賊子撇下你去了。不是叔叔背將來，那裏有你這性命哩。（孫大云）我記得靴鞦裏剩下五錠鈔來，我看咱。呀，怎麼不見了！孫二，你那裏是背我，明明要乘醉偷我這鈔來。（正末云）哥哥大雪裏睡着，孫二恐怕凍壞了你，背將家來。我不知哥哥有鈔，怎麼偷得？（旦云）多敢是那兩個賊子拿去了。（孫大云）大嫂，你胡說。我這兩個兄弟都是有仁有義的，他怎生拿的去？斷然是這孫二窮廝也。（正末唱）

【伴讀書】白茫茫雪迷了人蹤跡，昏慘慘雪閉了天和地。寒森森凍的我還窰內，滴溜溜絆我個合撲地。黑嘍嘍是誰人帶酒醺醺醉？我我我定睛的覷個真實。〔一〇〕

【笑和尚】唬的我悠悠的魂魄飛，不尋思當街上正是哥哥睡。直背的到家來不得口好氣息，倒喫頓潑拳捶。哥哥也你瞞天地，昧神祇。（做拜天科，云）今日打兄弟，明日罵兄弟，（唱）這的也是孫蟲兒罪。

（孫大云）這窮廝，你要拜死我哩。（打科，云）小的每，將孫二拿到檐下大雪裏跪着。（梅香做扯末

跪科)(正末云)哥哥，你好下的，凍殺你兄弟也！

【叨叨令】則被這吸裏忽剌的朔風兒那裏好篤簌簌避，又被這失留屑歷的雪片兒偏向我密濛濛墜。將這領希留合剌的布衫兒扯得來亂紛紛碎，將這雙乞量曲律的肐膝兒罰他去直僵僵跪。兀的不凍殺人也麼哥！兀的不凍殺人也麼哥！越惹他必丢匹搭的響罵兒這一場撲騰騰氣。〔一一〕

(旦云)小叔叔，你也忒老實。員外着你跪，你就跪，難道着你死，你就死了不成？(正末起科，云)嫂嫂，你救我這命咱。(旦云)保兒，將鍾熱酒來與小叔叔盪寒。(正末喫酒科，云)嫂嫂，若不是你這鍾熱酒呵，險些兒凍殺我也。(唱)

【耍孩兒】我怎生來不稱俺哥哥意？嫂嫂也我不曾犯十惡五逆。這一個家緣兒都被你收拾，我掛口兒並不曾啫題。現如今他強咱弱將咱打，可不道人善人欺天不欺？也是我自買到他憔悴。〔一二〕天那，我本是聲冤叫屈，他聽的又道我說是談非。

【二煞】我衷腸除告天，奈天高又不知，只落的捶胸跌足空流淚。〔一三〕我過一冬兩三層單布權遮冷，捱一日十二個時辰常忍飢。哥哥行並不敢半句兒求於濟，〔一四〕他見我早揎拳攤袖，努目撑眉。

【三煞】你欺負呵則欺負咱，你於濟呵曾於濟誰？你懷揣着鴉青料鈔尋相識，並没半升粗

米施饘粥，單有一注閒錢補笊籬。我黑說到明明說到黑，也說不盡我那苦楚，也訴不盡我這傷悲。

【四煞】你不是我呵你明日怎覷人？你不是我呵你今朝做醉鬼。被閒人剝了你新衣袂，洞房中把嫂嫂閒愁殺，巡鋪裏把哥哥高弔起，凍的你剛存這一口兒氣。怎不尋那兩個無徒說話，只管把你兄弟禁持？〔一五〕

【五煞】你迸着臉噷喝的我，我好心兒搭救着你。背將來暖處和衣睡，我指望行些孝順圖些賞，他剗的不見了東西倒要我賠。早看我身兒上穿着甚的，將一條舊褡褲扯做了旗角，將一領破布衫攤做了鋪遲。

【六煞】你向身上剝了我衣，就口裏奪了我食，惡哏哏全不顧親兄弟。我便噇了你這一鍾酒當下霑些醉，我便喫了你那半碗麵早登時掙的肥？〔一六〕（旦云）小叔叔，你休怪。你哥哥不曉事，看我些面皮罷。（正末唱）我也則是嫂嫂行閒聒七。我不是買來的奴婢，又不是結下的相知。〔一七〕

（云）嫂嫂少罪，我孫蟲兒回家去也。（唱）

【煞尾】你無過是胸腰上撞我幾頭，脖項上打我幾捶，忍下的就將我凍剝剝跪在檐前地？嫂嫂也，這須是我壓背他來家可也落得的。（下）

（柳、胡上云）咱昨日將孫員外撇在街上，偷了他五錠鈔，如今到他家裏看他去。他若有些說話，咱每自會隨機答應。這是他家門首。（做叫門旦開科）（柳、胡云）嫂嫂，哥哥在家麼？（旦云）昨日你三人喫的酒醉了，你將哥哥丟在雪裏。不是孫二背將回來，可不凍死了也。（柳、胡云）嫂嫂，難道我兩個丟下哥哥？是這等人狗也不值！昨日哥哥醉了，是我兩個背到門前，恰好遇見孫二。嫂嫂，這不敢欺，我兩個也是醉人，背了這許多路，背的一些力氣都沒了。其實交與孫二，着他好好的接將回來。嫂嫂，你只向那孫二，他在背後說你哩。（孫大云）我道兄弟每不是這等人。咱今日往李家樓上喫酒去來。（柳、胡云）嫂嫂，你看今日哥哥醉了，可是我兩個背回來。（同下）（旦云）俺員外只信那兩個光棍，將他兄弟朝打暮罵，百般的勸不省。我如今不免出一智量，勸員外咱。（詩云）只爲同氣連枝不可傷，做出區區巧智量。從古『妻賢夫省事』，免使旁人說短長。（下）

校記

〔一〕以上情節，脈望館本置第一折末尾，文字略有差異。　〔二〕此句脈望館本作：『這場冷交我難迴避。』　〔三〕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湯着風雪那窮漢披着簑衣，似這雪呵交俺漁樵每路迷。』　〔四〕此句脈望館本作：『漢袁安閉定單船苦。』　〔五〕此句脈望館本作：『交窮漢每無食。』　〔六〕此曲至此脈望館本作：『見哥哥那裏迎着風冒着雪則在當街，我又怕那鐘聲盡，撞着那巡（夜）的。又恐怕大風裏吹着，又怕濕田地上枕直。（云）哥哥好喫酒的也。（唱）被你把頭巾來污。』　〔七〕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自古來白樂天也不曾道是忍飢，那一個黃魯直也不曾這般爲嘴。』　〔八〕此句脈望館本作：『俺這孫員外好結義這等有仁義的相知。』

〔九〕此句脈望館本作：『哥哥覺來我支持。』　〔一〇〕此句脈望館本作：『悄悄的跟前覷了容儀。』　〔一一〕此曲脈望館本作：『寒森森颼颼摔摔朔風失留束刺地，舞飄飄紛紛揚揚瑞雪也息留惜歷的，破籟籟一領窟籠布衫衣羞漉簌的，戰欽欽急暢曲出手腳的羞都速的。哥哥凍殺人(也)麼哥！凍殺人(也)麼哥！到恁的疾了撇都姓兒乞留乞恨地。』　〔一二〕此句脈望館本作：『我則是嫂嫂行閒巢七。』　〔一三〕以上三句脈望館本作：『我煩惱呵我則怨的天，我冤屈呵待告與誰，這一場啼哭呵則是頻淹着淚。』　〔一四〕此句脈望館本作：『他行說閒嗚了氣。』　〔一五〕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枕傷你腰胯，凍僵你身軀。』　〔一六〕自『惡哏哏』句至此，脈望館本作：『我便咏(噇)你那幾盞酒便懽(灌)的我十分醉？我穿的那一件衣當下遮了我冷？喫你那半碗飯呵登時早錚(掙)的我肥？』　〔一七〕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我不是認義來的兄弟，又不是買來的奴婢！』

第三折

(旦上云)俺員外今日又喫酒去了也。有王婆婆許下我一個狗兒哩，我取去來。王婆婆在家麼？(老旦扮王婆上云)誰叫門哩？(做開門見科，云)原來是孫大嫂。難得貴人踏賤地，到俺家裏有甚事幹？(旦云)婆婆，我無事也不來。你許下這狗兒，我特來取那。(王婆云)大嫂，有。你將的去。(做與狗科)(旦詩云)有一事關心已久，如今待借他下手。(王婆笑科，詩云)雖然爲鄰舍情多，不家貧也不賣狗。(下)(旦做回家科，云)我將這個狗兒把頭尾去了，穿上人衣帽，丟在我家後門首。我將前門關了，員外必然打從後門來。等他見了，看說甚麼，我自有個主意。這早晚員外敢待來

也。（孫大同柳、胡上）（柳、胡云）今日哥哥喫的醉了也，俺兩個送哥哥去來。（孫大云）不須兄弟相送，我今日不當十分醉，我自家去。兄弟少罪，明日來早些。（柳、胡云）哥哥，俺不送了也。（下）（孫大云）兩個兄弟他還家去了。這早晚大嫂敢關了前門也，我徑往後門去咱。（做絆倒科，云）是甚麼物件絆我這一交，待我看波。（做看科，云）呀，是一個人！敢是家中使喚的保兒。這廝每少喫些酒麼，這裏睡倒。（做推科，云）起來。可怎生不動那？（將手抹科，云）抹我兩手，都是這廝吐下的。有些朦朧月兒，我試看咱。（做看驚科，云）怎生是兩手鮮血？是誰殺下一個人在這裏！（做叫門科，云）大嫂開門。（旦開，孫大做慌科）（旦云）員外，你慌怎麼？（孫大云）大嫂，我喫酒回來，到後門前，不知是誰殺下一個人。大嫂，我是好人家的孩兒，到來日地方鄰里送我到官，我怎生喫的過這刑法。我不如尋個自縊死罷。（旦云）員外，你不要慌，則咱兩口兒知道。你有那兩個兄弟，平日喫的穿的都是你的，與你結做死生交，對天盟誓。兄弟有難哥哥救，哥哥有難兄弟救。今日你有難，正用的着他。如今悄悄的教兩個兄弟，將死屍背出丟在別處，可不好那。（孫大云）大嫂，你說的是。大嫂，咱兩個去來。（做行科，云）這是柳隆卿家裏。（做叩門科，云）兄弟在家麼？（柳上云）這早晚誰叫門哩？（孫大云）是你哥哥孫大郎。（柳云）是哥哥。待我開門。（做開門科，云）哥哥請家裏來。教拙婦烹莞豆搗蒜，與哥哥喫一鍾。（孫大云）不勞你，哥哥事忙。有人欺負着我來。（柳云）誰欺負哥哥來？你兄弟捨一腔兒熱血，和他兩個上一交。（孫大云）人便有個人。你哥哥特來投央你，只要你休違阻我。（柳云）哥哥，你但道的，你兄弟便依。（孫大云）兄弟，咱今日喫罷酒，你兩個還家去了。你哥哥打後門裏去，不知是誰殺下一個人。你哥哥特來

央你，背一背遠處去，等我埋了他罷。（柳背云）別的事也小可，你殺了人，教我去背，我替你死？（回云）哥哥，你放心，小可事。兄弟見哥哥來，慌了不曾穿的裏衣。哥哥，你門前略等一等，你兄弟穿了便去。（孫大云）你便出來。（柳云）便出來。（做入科，云）我將門來關了。哥哥你聽，兄弟有四句詩念與你聽。（詩云）你倒生的乖，其如我不騃。你將人殺死，怎教兄弟埋？（下）（孫大云）柳隆卿不肯去了，我再叫胡子轉兄弟咱。（做叫門科）（胡上云）誰叫門哩？（孫大云）是你哥哥孫大郎。（胡云）哥哥，您兄弟有四句詩。還是允念了開門，是開了門念詩你聽？（孫大云）你哥哥事忙，沒工夫聽詩。你開門罷。（胡云）既是這等，待我一頭開門，一頭念詩。你聽咱。（詩云）何事急來奔，更深親扣門？別件都依得，剛除背死人。（做開門科，云）哥哥請進來坐。哥哥，你曉得我窮，夜又深了，莫說酒，茶也是難的。（孫大云）兄弟，我那要喫你的。我央你一件事來，只休似你哥哥柳隆卿。（胡云）哥哥，我又不是他一父母生的，各人自要做人。你有甚麼事，要用着兄弟，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孫大云）兄弟，不知你哥哥後角門頭，是誰殺下一個人。你哥哥央你背到別處去，將他埋了者。（胡云）休道是哥哥殺死一個，便殺了十個，怕沒銀子使？要我替你償命？哥哥，我問你，那柳隆卿怎麼說來？（孫大云）便是他不肯，因此來尋你。（胡云）哥哥放心，我不是柳隆卿。那廝無行止，失口信。今日哥哥有難，兄弟不救，不爲兄弟了也。（孫大云）兄弟，你說的是。只要快些兒者。（胡云）哥哥不妨，休道是一個，便十個，你兄弟也背出去了。我家有個沒連布袋，我取去。將死人裝在裏頭，有人問我：『胡子轉，你那裏去？』我說道：『與孫員外送草去。』可不好那？（孫大云）好。早些兒取布袋出來。（胡做入關門科，云）你殺了人，教我背去？

（詩云）孫大做事全没禮，後門殺下枉死鬼。你今怕死不償命，死活來朝不由你。（下）（孫大云）兩個兄弟都不肯去。罷罷罷，我只是縊死了也。（旦云）員外，你不要慌。這兩個賊子他不肯背去，我想來有你親兄弟孫二，央他背出去，怕怎的？（孫大云）大嫂，我與兄弟似參辰日月，將他不是打便是駡，不曾得了我一口兒好氣。今日我有難卻央他，莫説他一定不肯，便肯時，我也没這臉見兄弟去。（旦云）員外，你放心，咱兩口兒去來。（下）〔二〕（正末上云）昨日蟲兒好意，背的哥哥到家，俺哥哥打了兄弟一頓。哥哥，你全不想咱是共乳同胞的弟兄。哎！（詩云）不想共乳同胞一體分，煨乾就濕母艱辛。好衣好食别人用，全没相憐半點親。（唱）

【南呂·一枝花】稀刺刺草户扃，破殺殺磚窰靜。俺這裏春光原不到，人跡罕曾經。萬籟無聲，是甚麼響息颯驚咱醒？透着些影依微何處燈？（做聽科）卻原來是伴獨坐皓月澄澄，攪孤眠西風冷冷。〔三〕

【梁州第七】我如今窮范丹無錢怎了？便教他賽陳摶也有夢難成，積漸的害得咱憂成病。一遞裏暗昏昏眼前花發，一遞裏古魯魯肚裏雷鳴。這孫蟲兒一身忍餓，教孫大郎萬代留名。我和你本一個父養娘生，又不是蜾蠃螟蛉。〔三〕怎麼無半年欺負了我五場十場，我每日家嗟歎了千聲萬聲，那一夜不哭到二更三更。（孫大同旦上云）大嫂，你去叫門。我有甚臉兒見兄弟那。（旦云）你不叫，我叫門咱。（叫科，云）孫二開門來。（正末唱）是誰人叫門那聲？（旦云）快些。（正末唱）這聲音不似個男兒應。（旦云）孫二，你開門咱，是你嫂嫂叫門哩。（正末唱）

原來我嫂嫂門前等。他是個婦人家無燭從來不夜行，我出門去審問個分明。〔四〕

（云）嫂嫂，更深半夜，你一個婦人家，這早晚天道，也不是你來的時候。（旦云）不妨。我是你親嫂嫂，怕做甚麼。（正末云）我孫蟲兒呵！（唱）

【隔尾】我常時有命如無命，〔五〕怎好又廝羅惹無情做有情？（云）不爭我開門去，教嫂嫂入來，這禮上就不是了。教俺哥哥知道又是打。（旦云）孫二快開門。你哥哥有事，着我叫你來。（正末唱）俺哥哥便今日有事呵到明日旋折證，嫂嫂你這搭兒莫不錯行？（旦云）我不是錯行哩。（正末唱）前者得過承，是我那滴水檐前受了的冷。

（旦云）不則我來，和你哥哥在此。（正末云）既是哥哥同來，何不早說？（做開門跪科，云）哥哥，休打你兄弟者。（孫大云）兄弟，你起來。（正末云）你夜晚間有甚麼事和嫂嫂來？（旦云）小叔叔，咱後門前不知是誰殺下一個人。我如今叫你背將別處去埋了者。（正末云）嫂嫂，你的話只怕不准。果有這等事，我哥哥怎不說一句來？（旦云）員外，你說與兄弟，怕甚麼？（孫大云）大嫂，我說呵，恐怕兄弟變了臉。（旦云）你兄弟不是那等人。（孫大云）兄弟，你哥哥昨日喫酒回來，至後門前，不知是誰殺了一個人。也曾叫那柳隆卿、胡子轉兩個賊子去，他都不肯來背。兄弟也，你想着與我是共乳同胞的情分，你不救我時，教誰救？（正末云）哥哥，這人命的事。你是好人家的孩兒，怎麼到的官府中問理去？那兩個逆子，你養育了他，喫的穿的，那一些兒不是你的？你今日有難不肯救，你卻教我來背。好也囉，咱兩個見官去來。（旦云）小叔叔，你看我些面皮咱。（孫大云）這

都是你哥哥的不是了也。兄弟，你息怒咱。（正末唱）

【罵玉郎】〔六〕你懷中倚恃着財豐盛，動不動和人爭，不登登按不住殺人性。若是被告發，被擒拿，怕不要償命。

（孫大云）我幾曾殺人來？是好冤屈也！（正末唱）

【感皇恩】你還道負屈高聲，你所事無成。見兄弟，心頭刺，眼中疔。喫酒時只和那兩個賊徒，背人時來尋我這窮丁。（帶云）好也囉！（唱）割捨的揎肐膊，拽衫袖，到公庭。

（旦云）小叔叔，放了你哥哥，休要如此。（正末唱）

【採茶歌】嫂嫂呵可不你知情？哥哥呵可不你當刑？（云）哥哥嫂嫂，你兩口兒怕麼？（孫大云）可知怕哩。（正末云）要饒麼？（孫大云）可知要饒哩。（正末云）哥哥嫂嫂，休驚莫怕，我逗你耍哩。（唱）我替你把死屍骸送出汴梁城。隨他拖到官中加拷打，我也拚的把殺人公事獨招承。

（做同走到家科）（旦云）兀的不是死人。（正末唱）

【牧羊關】恰便似醉漢當街上睡，死狗兒般門外停。（云）嫂嫂，則怕天明了，待我背他出去。（做背科，唱）我背則背手似撈鈴。〔七〕怎麼的口邊頭拔了七八根家狗毛，臉兒上拿了三四個狗蠅？這廝死時節定觸犯了刀砧殺，醉時節敢透入在喂豬坑〔八〕。既不沙怎聞不的十分臭，當不的他一陣腥。

（云）恐怕天明，我須急急的背出去咱。（做走科，唱）

【幺篇】這等人是狗相識，這等人有甚麼狗弟兄？這等人狗年間發跡俠崢嶸。這等人說的是狗氣狗聲，這等人使的是狗心狗行。有甚麼狗肚腸般能報主，有甚麼狗衣飯潑前程？是一個啜狗尾的喬男女，是一個拖狗皮的賊醜生。

（云）可早到汴河堤上了也。我將這個死屍埋在這幽僻去處。我記下者，久以後有個折證。哥哥嫂嫂，咱還家去來。（到家科）（旦云）小叔叔辛苦了也，將一個襖子來與小叔叔穿。（孫大怒云）是領甚麼襖子？（旦云）是一領舊襖子。（孫大云）將領新襖子來與兄弟穿。（正末云）那兩個賊子來時，只怕哥哥還信着他哩。（唱）

【煞尾】那的是添茶添酒的枯乾井，那的是填帛填金的没底坑，你覷當着這説謊精。那虛脾那淺情，那過後那光景，胡支吾假奉承，他壯廝趁〔九〕壯廝挺。喫飯處白廝捱，買酒處白廝逞，做事處乾廝哄，愛女處乾廝迎。（孫大云）從今以後，我再也不睬那兩個賊子了。（旦云）我記的古詩有云：『荆樹有花兄弟樂。』員外，這個纔是。（正末唱）嫂嫂，你説甚的田氏三荆，只怕跳出你七代先靈也將他來勸不省。〔一〇〕（同下）

校　記

〔一〕本折以上情節，脈望館本置第二折，文字略有差異。

〔二〕此曲脈望館本作：『稀刺刺草户扃，破設設磚窰凈（靜）。舉目衝一陣風，滿天星萬古風生。（帶云）這的不是窰，（唱）是一個展樣的磚窰七八下裏都透風，月色

澄澄，光射的強如點燈。』〔三〕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一句『想爺娘傷感傷情』。〔四〕以上三句脈望館本作：『原來是嫂嫂喚聲，應了一聲，出門去審問個叮嚀。』〔五〕此句脈望館本作：『孫二纔不爭你急迎相盤問』。〔六〕此曲脈望館本無。〔七〕此句脈望館本作：『我行說話兩隻手不曾道是消停。』〔八〕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這廝你殺了人也挺在邊泊，這廝醉時節透入喂毛坑。』〔九〕底本原有一『他』字，依律此句應是六字增句，故删。〔一〇〕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快說謊精，隨殺婦的科兒將你來勸不省。』

第四折

（正末上云）今日俺哥哥教我管着解典庫，我且閒坐咱。（柳、胡上云）孫員外這兩日不出門來，不理俺兩個，定是爲那一夜不肯與他背人的緣故。他自家殺了人，倒怪我。今日尋他去。（叫云）孫員外，你怎生不出門來？（孫大上云）我怕你，不敢出門那。（柳、胡云）你打死了人，你躲到那裏去？我和你見官去來。（孫大云）不要叫，怕地方聽見。兄弟，這事怎了也？（正末云）你兩個幫閒的賊子，好生無禮。我不救哥哥，教誰救？（柳、胡做扯科）（孫大云）我送你些錢，饒我罷。（正末云）哥哥，不干你事，是我殺了人來。我和這兩個賊折證咱。（柳、胡云）原來你兩個通同殺人來。（正末唱）

【中呂·粉蝶兒】没半盞茶時，求和到兩回三次，你枉做個頂天立地的男兒。教那廝越粧模，越作勢，盡場兒調刺。他道你怕見官司，拿着個天來大殺人公事。

【醉春風】你休把外人攀，則將兄弟指。我敢向雲陽市裏挺着脖子，替哥哥死、死。俺哥哥將你恩上施恩，你兩個待告呵便告，畢竟的是那不是？

（柳云）人命關天，分甚麼首從。我和你告官去來。（胡云）隆卿哥，只等他擡出三千兩銀子來，便饒了他罷。（同下）（外扮孤領祗從上，詩云）正直公廉不愛財，掌管西曹御史臺。訟庭無事清如水，單把負屈銜冤放入來。小官姓王名脩然，在這南衙開封府做個府尹。方今大宋仁宗即位，小官西延邊纔賞軍回來。今日陞廳坐早衙。祗候人那裏，與我喝攛箱者。（一行人上跪科）（孤云）那個是原告？那個是被告？爲甚麼爭桑競土，分家私不平？你慢慢的說與我聽咱。（柳云）相公，小的是原告。這個是孫員外。他是個巨富的長者，與小人兩個結義做兄弟。一日酒醉回家去，使酒撒潑，殺了一個人，叫小的替他背出去。小的每畏法，並不曾背。所告是實。（孤云）這廝可也無禮，清平世界，怎敢便殺人？（孫大云）小人不敢。因喫酒回家來，見後門口不知是誰殺了一個人。（孤云）你早招了也。既不是你殺人，怎麼這屍首可可的在你後門？（正末云）相公，休信這賊子的說話。（唱）

【紅繡鞋】那告狀人指陳實事，都是些扶同捏合的虛詞。現如今告狀的全不似古賢師。這般家閒雕刺，他待放着暗刀兒，在在在我跟前怎的使。

（柳、胡云）這就是孫員外的親兄弟。他兩個合謀殺人哩。（孤云）你怎生謀殺了人？你與我從實招來。（正末云）相公聽小人說一遍咱。（唱）

【石榴花〔二〕】他兩個是汴梁城裏謊喬廝，與孫員外甚宗支，只待要興心啜賺俺潑家私。每日家哄的去花街酒肆，品竹調絲。被咱家說破他行止，因此上索垢尋疵。他道俺哥哥公門踪跡何曾至，平空的揣與這個罪名兒。

（柳云）我每兩個都是飽學秀才，倒說我要哄他家私，憑你到那汴梁城裏城外問去。（胡云）這個我也不和他爭。只問他是甚麼事發，是那個動手打死了的。（孤云）這敢是你哥哥殺了人來麼？（正末云）並不干俺哥哥事，都是這兩個賊子妄告，要詐錢哩。（唱）

【鬬鵪鶉】他他他似這般鑽懶幫閒，便是他封妻廕子。他講不得毛詩，念不得孟子。無非是溫習下坑人狀本兒，動不動掐人的頸子。哎，這好歹鬬的書生，好放刁的賊子。

（云）你這兩個平日哄俺哥哥錢，也儘够了。還有甚的不足意，又來告這等謊狀？（唱）

【上小樓】我說的丁一確二，你說的巴三覽四。使不着你癩骨頑皮，逞的精神，〔三〕說的強詞。公廳上，〔三〕捱杖子，胡攀亂指。（云）到這裏只有個法字。（唱）哎，使不的你咬文嚼字。

（孤云）這廝無禮。左右，將大棒子與我打呀！（做打孫大，正末撲身上科，云）這不干俺哥哥事，小人情願與他對詞。（唱）

【幺篇】活時節一處活，死時節一處死。咱兩個協羅廝鑽，尾毛廝結，打會官司。一任你，百樣兒，伶牙俐齒，怎知大人行會斷的正沒頭公事。〔四〕

（孤云）這樁事不打不招。左右，拿這大的下去，好生打着。（孫大云）小人是個知法度的，怎敢殺

人？（正末云）不干俺哥哥事，這件事都是小人做來。（孤云）既是他認了，左右，拿小的下去打着者。（旦衝上云）相公停嗔息怒，暫罷虎狼之威。這件事也不干孫大事，也不干孫二事，都是小媳婦兒做下來的。（孤云）兀那婦人，這件事你說的是呵，我與你問個婦人有事，罪坐夫男，揀一個輕省的罪名兒與他。若說的不是呵，我就活活的敲死了也。（旦云）相公，從來人命關天關地，豈可沒個屍親來告，要這兩個光棍與他索命？只因俺這孫家汴京居住，長的孫大，叫做孫榮；次的孫二，叫做孫華，本是共乳同胞的親兄弟。自小裏父母早亡，這孫大恃強，將孫二趕的在城南破瓦窰中居住。每日着這兩個幫閒鑽懶，搬的俺弟兄不和。這兩個教孫大無般不作，無般不爲，破壞了俺家私。孫大但見兄弟，便是打罵。妾身每每勸他，只是不省。妾身曾發下一個大願，要得孫大與孫二兩個相和了時，許燒十年夜香。偶然這一晚燒香中間，看見一隻犬打香桌跟前過來。妾身問知此犬是隔壁王婆家的，妾身就他家裏，與了五百個錢買將來。到家將此犬剁了頭尾，穿了人衣帽，撇在後門首。孫大帶酒還家來見了，問妾身道：『後門口是誰殺了一個人，你可知麼？』妾身回言『不知道』。當夜教孫大喚柳隆卿、胡子轉，替背出去。兩個百般推辭，只不肯來。我到窰中喚的孫二來，教他背將出去，埋在汴河堤上。怕相公不信，現放着王婆是個證見。（詞云）因孫大背親向疏，將兄弟打罵如奴。信兩個無端賊子，終日去沽酒當壚。把家私漸行消廢，使妾身難以支吾。因此上燒香禱告，背地裏設下機謀。纔得他心回意轉，重和好復舊如初。若不是喚王婆親爲證見，誰知道楊氏女殺狗勸夫。（孤云）這也難道。（旦云）怕相公不信，可着人去取來看。現在河堤岸上埋着哩。（正末云）怪道背出去時，這般死狗臭。（五）（唱）

【十二月】這公事非同造次，望相公台鑒尋思。俺哥哥花枝般媳婦，掌着那銅斗家資。這便是情由終始，有甚的過犯公私？〔六〕

（孤云）既如此，左右，與我到汴河堤上，取那埋的死狗來者。（正末唱）

【堯民歌】就官廳上拖出那狗皮兒，這是俺嫂嫂暗把計謀施。勸哥哥放開懷抱莫嗟咨，那王婆須是俺的正名師。相公呵你恩也波慈，從來不受私，早分解了這蹺蹊事。

（祇從取砌末上云）稟爺，取得這狗兒來了也。（孤云）這兩個賊子好無禮也。各打九十，爲民當差。孫榮主家不正，將親兄弟另住，本該杖四十，因他妻楊氏大賢，免杖。楊氏與他旌表門閭。孫華卽授本處縣令。（詞云）幸當今天祐聖明君，汴梁城出此兩賢人。王脩然從公大斷案，一家兒望闕謝皇恩。（正末等拜謝科，唱）

【尾煞】俺如今剔下了這骨和筋，割掉了這肉共脂。則着他背狗皮號令在長街市，也等那一輩兒狗黨狐朋做樣子。〔八〕（同下）

題目　孫蟲兒挺身認罪

正名　楊氏女殺狗勸夫〔九〕

校記

〔一〕此曲脈望館本作：『在生下萬代帝王師，恁兩個二足下道多時。你則待覓衣食，說些謊幹家私。尋幾個小

廝，傲取些學兒，其實念不得個二月初春至。你儒人表德呼之，你則待要隨着人信扶事，他相識意兒每虛。』〔三〕脈望館本接此增『喫會問事』一句。〔四〕以上四句脈望館本作『使不的你好漢粧幺』一句。〔五〕以上旦與孤、正末的對白，脈望館本與底本情節相同，文字略有差異。〔六〕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干休了儒流秀士，没來由狀的行詞。』〔七〕此曲脈望館本作：『就官廳上拖出這狗皮兒，俺嫂嫂須是正明也的師。屈指招狀償命在尋思，請哥哥解開懷放了悶弓兒。相公你恩也波慈，從來不受私，早則分解冤屈事。』〔八〕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交這兩個忍飢居士，就受官廳上拖出個狗兒皮。』〔九〕題目正名脈望館本作：『楊氏女勸弟兄和睦，王翛然斷殺狗勸夫。』

朱凱

小傳

朱凱，字士凱。籍貫及生卒年不詳。曾於至順元年九月爲《錄鬼簿》作序，可見其創作活動在一三三〇年前後。鍾嗣成説他『自幼孑立不俗，與人寡合。小曲極多。所編《昇平樂府》及隱語《包羅天地》、《謎韻》，皆余作序』。可見他與鍾氏彼此相知。他在《錄鬼簿序》説鍾氏的德業、文行，後輩莫及。看來他是鍾氏的後輩。

曹本《錄鬼簿》著錄朱氏劇作二種：《孟良盜骨殖》及《黃鶴樓》。並存於世。朱氏與王曄合撰《雙漸小卿問答》，今存〔雙調〕套曲凡十六首。

天一閣本《錄鬼簿》於朱氏略傳後有賈仲明補挽詞云：『梨園樂府永昇平，沉默敦篤念信誠。《包羅天地》《曹娥鏡》，詩禪隱語精，振江淮獨步杭城。王彥中弓身侍，陳元贊拱手聽，包賢持拜先生。』

昊天塔孟良盜骨

劇目說明

本劇僅有臧晉叔《元曲選》本。臧本不題撰人。今據曹本《錄鬼簿》定爲朱氏所作。

朱氏劇目原作《孟良盜骨殖》，當是簡名，與今題《昊天塔孟良盜骨》均指同一故事。又，《錄鬼簿續編》失載名氏劇目，有《盜骨殖》一種，題目正名作：『殺人和尚退敵兵，放火孟良盜骨殖』，與本劇内容相符。這失載名氏的作者可能是關漢卿，也可能是朱凱。但《北詞廣正譜》所錄關漢卿《孟良盜骨》劇第一折〔青歌兒〕殘曲二句：『算着我今年合盡，來日個衆軍傳令』，不見於今傳《孟良盜骨》第一折，用韻亦異。而朱凱與王曄合撰之《雙漸小卿問答》曲，生動潑辣，本色當行，與今傳《孟良盜骨》劇風格相近，因此以本劇爲朱氏作。

第一折

（沖末扮楊景領卒子上，詩云）雄鎮三關幾度秋，番兵不敢犯白溝。父兄爲國行忠孝，敕賜清風無

佞樓。某姓楊名景字彦明。父親是金刀無敵大總管楊令公。母親佘太君。所生俺弟兄七人，乃是平定光昭朗景〔一〕嗣。某居第六，鎮守着這三關：是梁州遂城關、霸州益津關、雄州瓦橋關。某手下有二十四個指揮使。今差孟良巡綽邊境去了。天色將晚，不見回還。小校，與我點上一盞燈來。（卒子點燈科）（楊景云）我喚你便來，不喚你休來。（卒子云）理會的。（下）（楊景云）我今日神思恍惚，不知爲何。我暫時歇息咱。（做睡科）（正末扮楊令公同外扮楊七郎魂子上云）老夫楊令公是也。因與北番韓延壽交戰，被他圍在虎口交牙峪，裏無糧草，外無救軍。這個是我第七個孩兒楊延嗣。他爲搭救我來，被潘仁美攢箭射死。老夫不能得脱，撞李陵碑而亡。被番兵將我屍首焚燒了，把骨殖弔在幽州昊天寺塔尖上，每日輪一百個小軍，每人射我三箭，名曰百箭會。老夫疼痛不止。今日在陰司告過，放我出了枉死城中，來到這三關地面，向六郎孩兒跟前托一夢咱。（七郎云）父親，想着我蓋世功勳，今日一旦休矣。俺托夢與哥哥去來。（詩云）俺子父全忠不到頭，功勞汗馬一時休。可憐死戰三邊上，不得生封萬户侯。屍陷虜庭遭箭苦，魂依沙漠和雲愁。今宵夢裏將冤訴，專告哥哥爲報讐。（正末云）孩兒也，俺身喪番城，又遭此殘害，着俺魂魄不寧，好生苦毒，枉做了這一世英雄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傀儡棚中，鼓笛聲送，相搬弄。想着那世事皆空，恰便似一枕南柯夢。

（七郎云）只恨那潘仁美這個奸賊，逼的俺父子並喪番地，可憐人也。（正末唱）

【混江龍】盼不到先塋舊壠，黄泉下埋没殺俺這英雄。（七郎云）父親，俺不能够青史標名，留芳

萬古，空懷着一腔怨氣，何時分解也？（正末唱）空鎖着一腔怨氣，做不的萬丈霓虹。本待要漢主臺前把俺形容畫，誰知道李陵碑底早是命途窮，怎將那一座兩狼山磣可可生扭做祁連塚。也枉了俺半生無敵，十大的這邊功。

（七郎云）俺父親做了一世的虎將，誰想落于奸賊之手！（正末云）想老夫幼年時南征北討，東蕩西除，到今日都做了一場春夢也。（唱）

【油葫蘆】可便是困殺南山老大蟲，枉自有爪和牙成甚麼用，都做了一齊分付與東風。想着俺雕弓能劈千鈞重，單槍不怕三軍衆。也曾將番國攻，也曾將敵陣衝。一任他八方四面干戈動，那一個敢和俺出馬共爭鋒？

（七郎云）父親威名如此。兵書有云：一夫拚命，萬夫難敵。假當時不尋自盡，拚命殺出去，或者有個僥倖也不見的。（正末唱）

【天下樂】哎，你說甚麼勝敗兵家本不窮，則這兵也波書，我可索是通。（帶云）俺家姓楊，被番兵陷在虎口交牙峪裏。這個叫做羊落虎口，正犯了兵家所忌，怎還有活的人也。（唱）奈賊臣把俺來着了羊投虎口廝斷送。方信道將在謀，不在勇。兀的不橫亡了俺這姜太公！

（云）俺上的這三關來，孩兒休大驚小怪的。（七郎云）父親，俺來到六郎哥哥卧處也。我且弄這銀臺上畫燭咱。（七郎做弄燭科）（楊景云）燈影下一個年老的將軍一個年小的將軍，邊關上有甚麼緊急的勾當，來日到中軍帳前商議。天色晚了，您且迴避。（正末云）六郎孩兒，你怎不認的俺哩。

（唱）

【後庭花】你聽了我聲音耳不聾，你覷了我容顏眼不矇。（楊景云）這個小將軍是誰？（正末唱）這個是你那佘太君的偏憐子。（楊景云）老將軍你可是誰？（正末唱）我是你老爹爹楊令公。（楊景云）原來是父親和兄弟。您近前來說話，怕做甚麼。（正末云）孩兒也，你靠後些。你是生魂，我是死魂。你聽我說與你咱。（楊景云）父親您說，您孩兒試聽咱。（正末云）你父親因與番兵交戰，困在兩狼山虎口交牙峪，裏無糧草，外無救軍，不能得出，撞李陵碑身死。您兄弟七郎打出陣來求救，被潘仁美賊臣，將你兄弟綁在花標樹上，攢箭射死。如今韓延壽將我骨殖掛在幽州昊天寺塔尖上，每日輪一百個小軍，每人射三箭，名曰百箭會。着我如今疼痛不止，以此特特托夢與你來也。（楊景做悲科，云）父親，您孩兒那裏知道這般冤苦！到來日追齋累七超度父親和兄弟也。（正末唱）早兩下卻相逢，則待將紙錢兒發送。兒也怎不記的俺和番家苦戰攻，被他圍如鐵桶？向前呵糧又空，退後呵路不通；只除非會駕風，纔出的他兵幾重。想着俺做一世雄，肯投降苟自容？拚的個觸荒碑一命終，至今草斑斑血染紅，一靈兒還怕恐。

（七郎云）哥哥，俺等屈喪番邦，受苦不過。哥哥可憐見，作急選將提兵，搭救我父子的屍首去也。

（楊景云）父親，您的骨殖委實在幽州昊天寺塔尖上掛着麼？（正末唱）

【青哥兒】哎，他將我這屍骸恁般摩弄，因此上向兒行一星星悲控。（楊景云）父親，俺想韓延壽那裏兵強馬壯，只可智取，難以力奪。不知三關上二十四個指揮使還是着那一個和孩兒同去，纔得

成功也？（正末唱）你若是有心呵可憐見我遍體金槍不耐風，也不須打鳳撈龍，別選元戎。只在軍中，火德天蓬，自有神通。覓跡尋踪，撒潑行凶，將俺那骨匣兒早拔出虎狼叢。這便當的你香花供。

（楊景云）父親放心。您孩兒到來日就點本部人馬，親到幽州，與父親兄弟報讐去也。（正末云）六郎孩兒也，你小心在意者。（作悲科，唱）

【寄生草】俺爲甚麼淚頻揮，也只要你心暗懂。早遣那嘉山太僕來爭哄，把這宣花巨斧輕輪動，免着俺昊天塔上長酸痛。你若是和番家忘了戴天讐，可不俺望鄉臺枉做下還家夢。

（楊景云）父親，您孩兒怎忘的這冤讐也。（正末唱）

【賺煞尾】兒也，你回到聖明朝，備把我這冤情訟。我也不望加官賜寵，只要個一體君臣有始終，早迎還俺那無佞清風。恨匆匆，睡眼朦朧，兒也，說甚的『猶恐相逢是夢中』。囑咐你個楊家業種：須念着子父每情重，休使俺幽魂愁殺這座梵王宮。

（七郎云）俺父子去也。哥哥休推睡裏夢裏。（同下）（楊景醒科，云）父親兄弟近前來呀，可怎生都不見了？原來是一夢。父親兄弟，則被你痛殺我也！適纔我那父親兄弟夢中說的話，好不苦楚。我待不信來怎生做這等一個顯夢，我待信來卻又未知真假。且到天明與衆將商議則個。（詩云）見父親細說緣由，睡夢中兩淚交流。打聽的果有此事，領雄兵必報冤讐。父親兄弟，兀的不痛殺

我也！（下）

校記

〔一〕景：底本脱，今補。元劇《謝金吾》第二折楊六郎自報家門時亦有『俺弟兄七個，乃是平定光昭朗景嗣』一句。

第二折

（外扮岳勝上，詩云）帥鼓銅鑼一兩敲，轅門裏外列英豪。三軍報罷平安喏，緊捲旗旛再不搖。某乃花面獸岳勝是也。官封帥府排軍之職，佐於六郎哥哥麾下。不知哥哥今日爲着邊關上那些軍情事務，天色黎明，早陞營帳。某須索先去伺候咱。（楊景領卒子上，詩云）昨夜分明見父親，休言夢裏事非真。我今不報冤讐去，枉做英雄一世人。（岳勝見科，云）哥哥，今日爲着甚事，陞帳的恁早？（楊景云）兄弟你卻不知，俺夜來作其一夢，見我父親同七郎兄弟來在於燈下，揮着眼淚，親對俺説。原來我父親被番兵困在兩狼山虎口交牙峪，裏無糧草，外無救兵，身撞李陵碑而死。其時我七郎兄弟，打出陣來求救，被潘仁美那奸賊，將兄弟綁在花標樹上，攢箭射死。現今韓延壽將俺父親骨殖掛在幽州昊天寺塔尖上，每日輪一百個小軍兒，每人射三箭，名曰百箭會。幽魂疼痛不過，分付俺親率孟良快去搭救他。俺想父親受如此般苦楚，待不信來，怎麼分分明明有這等一個顯夢；待要信來，真假未辨。因此早早陞帳，請衆兄弟與俺商議，作個行止。（岳勝云）您兄弟理

會的。我袖傳一課，此夢不虛。今日時當卓午，家中必然有人寄書信來，便知端的也。（楊景云）似此可怎了？令人，門首覷者，看有甚麼人來。（丑扮小軍兒上，詩云）肉我喫斤半，酒我喫升半。聽的去廝殺，唬得一身汗。自家是楊家府裏一個小軍兒。奉佘太君奶奶的命，着我前去瓦橋關上與六郎元帥寄一封家書去。可早來到門首也。令人報復去，說太君奶奶差一個小軍兒寄家書來了也。（卒子云）你則在這裏，我報復去。（做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太君奶奶差着一個小軍兒寄書來，在於門首。（楊景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着過去。（小軍兒見科，云）元帥，俺太君奶奶差我來寄一封書與元帥知道。（楊景做接書跪拆看科，云）嗨！原來母親的書也說父親兄弟托夢與他，一句句都和我做的夢象相合。有這等異事！小軍兒，賞你酒十瓶、羊肉二十斤，與我把定轅門。二十四個指揮使但是來的都放過來，則當住孟良一個，休着他過來者。（小軍云）元帥假似不放他過來，他打我呢？（楊景云）你也打他。（小軍云）假似罵我呢？（楊景云）你也罵他。（小軍云）假似咬我呢？（楊景云）胡說！（岳勝云）哥哥，你不要孟良過來，卻是甚的主意？（楊景云）兄弟你那裏知道，我想孟良是個慟強的性兒，你使他去他可不去，你不使他去，他可要去。某等他來時，我故意的着幾句話惱激他，不怕他不和俺搭救父親去也。（卒子云）我把着這轅門，看有甚麼人來。（正末扮孟良上云）某乃孟良是也。奉哥哥的將令，使我巡綽邊境去。平安無事，須索回哥哥話走一遭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這些時無處征伐，我去那界河邊恰纔巡罷，我做的一個個活捉生拿。踴

彪軀，舒猿臂，肝横膽乍。也不索將武藝盤咱，回頭兒只看咱披掛。

【醉春風】比及你架上掇雕鞍，槽頭牽戰馬。宣花斧鉞手中擔，覷敵軍似耍、耍。萬騎交馳，兩軍相見，咱手裏半籌不納。

（正末做見小軍科，云）這廝在這裏做甚麼？（小軍云）做甚麼？在這裏捉虱子哩。奉元帥的將令，着我把守轅門，不放人過去。（正末云）我要過去。（卒子攔科，云）不放不放。（孟良怒科，云）你敢道三聲不放我過去麼？（小軍云）休説三聲不放，我説一百二十聲不放。（正末做打科）（小軍云）〔一〕老爺老爺休打，我放你過去罷。（正末見科，云）哥哥將令，着兄弟巡界河去。平安無事，回哥哥的話來。（楊景云）無甚事，你且迴避者。（正末云）小軍兒，元帥着你迴避了也。（楊景云）着你迴避。（正末云）着誰迴避？（楊景云）着你迴避。（正末云）着我迴避？我不迴避不迴避，你就這裏殺了我也不迴避。（楊景云）岳家兄弟，你看這廝，他那裏知道我心中的事也。（正末唱）

【紅繡鞋】往常時無我處不喜歡説話，今日個見我來低着頭無語嗟呀。有甚的機密事孟良也合知麼？（楊景做與岳勝打耳喑科，云）他那裏知道。（正末唱）一個將眼角覷，一個將腳尖踏，好着我半合兒傒倖殺。

（楊景云）孟良，我的勾當，你試猜咱。（正末云）我猜着波？（楊景云）你猜着我便用你；你猜不着不用你，且迴避。（正末唱）

【石榴花】莫不是大遼軍馬廝踏踏？我與你火速的便去爭殺。（楊景云）不是。（正末唱）莫

不是王樞密搬弄着宋官家？我與你疾忙鞴馬，便赴京華。（楊景云）也不是。（正末唱）莫不是佘太君有人相欺壓？（楊景云）我的母親誰敢欺負他。（正末云）那廝是不敢也。（唱）則除是趙玄壇威力無加，纔敢把虎頭來料，鬚來抹。我與你親自把那賊徒拿。

【鬬鵪鶉】哎，那廝須不是布霧的蚩尤，又不是飛天的夜叉。（楊景云）那廝見你手段高強，被他藏了躲了呢？（正末唱）那廝便藏在雲中，躲在躲在地下，我也翻過乾坤若見他。說那廝能變化，我呵喝一喝骨碌碌的海沸山崩，瞅一瞅赤力力的天摧地塌。

（楊景云）孟良，你猜了半日，只是猜不着，你迴避。（正末云）既是猜不着，我且迴避。（正末出門見小軍云）兀那廝，你來這裏做甚麼？你快實說。你若不說，劈了你這顆狗頭來，我則一斧。（小軍云）適纔元帥賞了我酒十瓶、羊肉二十斤，不爭你劈了我這頭，教我怎麼喫？（正末云）快說！你若不說，我就一斧。（小軍云）老爺不要躁暴，就把斧頭劈下來。待我說我說。我是楊家府裏小軍兒，奉佘太君奶奶的命，着我寄一封書與元帥。道是夢中看見老令公，說與番兵交戰，不想番兵將老令公困在兩狼山虎口交牙峪，困的裏無糧草，外無救軍。有七郎打出陣來求救，不想被潘仁美將七郎綁在花標樹上，攢箭射死。老令公不能得出，撞李陵碑身死。今被韓延壽將老令公屍首燒了，將骨殖掛在幽州昊天寺塔尖上，但是過來過往的人，有箭的射三箭，無箭的打三磚，名曰百藥箭。（正末云）敢是百箭會？（小軍云）你說的是。（正末云）眼見的哥哥召集衆將，商量取那父親骨殖去。是一件緊要的事，故瞞着我來。嗨，哥哥，我們二十四個指揮使，都是一般的兄弟，怎麼

偏心只與他們計議，獨獨着我迴避？我再過去，白破了哥哥咱。（見楊景科，云）哥哥，我猜着了也。（楊景云）你猜着甚的？（正末云）哥哥，你要搭救爹爹，搶回骨殖去是麼？（楊景云）誰道是俺奶奶來？兄弟，既然你知道，他如今把我父親的骨殖掛在幽州昊天寺塔尖上，我待要替我父親盜取這骨殖去，展轉尋思，並無妙策，如之奈何？（正末云）哥哥，別的都去不得，只有您兄弟去得。（楊景云）兄弟，你若肯去就是我的重生父母也。（正末云）您兄弟迴避。（楊景云）只這一句兒，你就還將我來。兄弟，憑着你是怎麼去，你說一遍咱。（正末唱）

【上小樓】憑着我這燒天火把，問甚麼經文也那佛法。我大踏步踹入僧房，拿住和尚，揝定袈裟。我氣性差，忿怒發。拖離禪榻，我敢滴溜撲將腦袋兒攛在殿階直下。

【幺篇】胸脯上腳去蹬，面門上手去撾。憑着我這蘸金巨斧，乞抽扢叉砍他鼻凹。問甚麼惡菩薩，狠那吒，金剛答話！我直着釋迦佛也整理不下。

（岳勝云）兄弟到那裏小心在意者。（楊景云）兄弟既然要去，你可使甚麼兵器，用甚麼披掛？（正末唱）

【耍孩兒】則我這慌忙不用別兵甲，輕輕的將衣服來拽扎。覷着他千軍萬馬只做癩蝦蟆，施逞會莽撞拳法。我脊梁邊穩把葫蘆放，頑石上搕搕的將斧刃擦。但撞着無干罷，直殺的他似芟蒲刈葦，截瓠開瓜。

（云）排軍，我分付與你兩樁兒勾當。（岳勝云）兄弟，可是那兩樁兒？（正末唱）

【三煞】準備着迎魂一首旛，安靈的幾朶花，衆兒郎都把那麻衣搭。緊拴將亡父馱喪馬，哥也，你牢背着親爺的灰骨匣。孝名兒傳天下，說甚的孟宗器笋，袁孝拖笆。

（楊景云）兄弟也，咱到那幽州昊天寺，他那裏有五百衆上堂僧，出來的一個個都會輪槍弄棒，三門關的鐵桶相似。怎生能够開也？（正末云）哥哥，憑着您兄弟，不怕他不開。（唱）

【二煞】門環用手搖，門桯使腳踏，則爲那老令公骨殖浮屠掛。石攢來的柱礎和泥掇，銅鑄下的旛杆就地拔。那愁他四天王緊向山門把，我呵顯出些扶碑的手段，舉鼎的村沙。

（楊景云）兄弟，父親的骨殖在那幽州昊天寺塔尖兒上，怎生能够下來？（正末云）哥哥，你放心者。

（唱）

【煞尾】火輪左手拿，管心右手掐。我搖一搖撼兩撼廝琅琅震動琉璃瓦，兀良，我與你直推倒了這一座玲瓏舍利塔。（下）

（楊景云）孟良去了也。兄弟，你與我鎮守着三關。則今日接應孟良取我父親的骨殖走一遭去。

（詩云）岳排軍緊守營盤，孟火星誰敢當攔？衆頭領休離汛地，楊六郎暗下三關。（同下）

校　記

〔一〕小軍云：三字原缺，今補。

第三折

（丑扮和尚上，詩云）我做和尚無塵垢，一生不會念經咒。聽的看經便頭疼，常在山下喫狗肉。小僧是這幽州昊天寺一個小和尚。有楊令公的骨殖在塔尖上掛着，每日輪一百個小軍兒每人射三箭，名曰百箭會。到晚夕取將下來，鎖在這裏面，則怕有人偷了去。天色晚了也，關上這三門者。（正末同楊景上云）好大火也！兄弟也，咱走動些走動些！（正末云）哥哥，咱和你走走走。（唱）

【正宮·端正好】只一道火光飛，早四野烟雲布，都出在我背上的這葫蘆。火龍萬隊空中舞，明朗朗正照着那幽州路。

【滾繡毬】燒的來無處居，滿城中都痛哭，似伴着老令公灰骨，且休題官法如爐。也不索祭風臺，也不索狼煙舉，抵多少六丁神發怒。我則見通紅了半壁天衢，恰便似漢張良燒斷了連雲棧，李老君推翻煉藥爐。這火也從無。

（楊景云）兄弟，可早來到這寺門首也。我試喚門咱。和尚開門來。（和尚云）不開門不開門。（楊景云）你因何不開門？（和尚云）有布施便開門，沒布施不開門。（正末唱）

【倘秀才】端的是好熱鬧也禪房寺宇，了得也山僧施主，可不道四大人天火最毒？只我個善知識，沒貪圖，待布施與你一千支蠟燭。

(楊景云)和尚，我布施與你一千支蠟燭。(和尚云)且慢者。一千支蠟燭，一分銀子一對，也該好些銀子。我開開這門，放他入來。(做開門科)(正末入門做揪住和尚科，云)和尚，楊令公的骨殖在那裏？(和尚云)小僧不知道。(正末云)你怎生不知道？你說也不說？我則一斧砍下你這頭來。(和尚做看葫蘆科，云)哦，可知你動不動的就要砍頭，眼見的背上掛着那一個和尚的頭哩。(正末云)你快說來，略遲些我砍下來也。(和尚云)你休砍我，等我說罷。楊令公骨殖日間掛在塔尖上，教一百個小軍兒每人射他三箭；到晚間取將下來裝在一個小小匣兒，收藏方丈裏面，專怕有賊來偷了去做牌兒骰子兒耍子。兀那方丈中桌上的小匣兒，這不是楊令公的骨殖。(楊景云)莫不是假的麼？(和尚云)你道假的，是狗骨頭那？這骨殖都有件數，每件都有〔一〕郎主朱筆記認的字跡在上，那一個敢假得？(楊景哭科，云)父親，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末云)難然有了骨殖，不知全也不全，待我再問他。和尚，這骨殖全也不全？(和尚云)我原說這骨殖是有件數的，我一件件數與你聽者。(唱)

【滾繡毬】你爲甚的來便吆呼，只那楊令公骨殖兒有件數。試聽俺從頭兒說與：這便是太陽骨八片頭顱，這便是胸膛骨無腸肚，這便是肩膀骨有皮膚，這便是膝蓋骨帶腿脡全付，這便是脊梁骨和脇肋連屬。俺這裏明明白白都交點，您那裏件件樁樁親接取，便可也留下紙領狀無虛。

(正末云)你看這廝，且喫我一斧者。(和尚云)哎喲！(詩云)你頭裏叫門只不開，聽的蠟燭放進

來。骨殖樁樁都付與，又要砍我頭來忒不該。（下）（正末云）哥哥，您收了這骨殖也。再放一把火，燒了這寺。哥哥，走走走。（唱）

【倘秀才】不甫能撞開了天關地户，跳出這龍潭虎窟。（云）哥哥小心者。（楊景云）兄弟也，走便走，你這般叫怎麼？（正末唱）我則怕孟火星今番惹下火燭。疾快的、驟龍駒，緊走些兒路途。

【滾繡毬】人奔似室火豬，馬竄如尾火虎。哥也猛回頭定睛兒偷覷，咱兩個可正是凌煙閣上的人物。知道是『和尚在鉢盂在』，知道是他受苦也俺受苦。這一場拚着不做，抵多少諸葛也那周瑜。暢好是焰騰騰博望燒屯計，不刺刺鏖兵赤壁圖。不枉了費盡我工夫。（云）哥哥，你將着父親的骨殖先上三關去，我在後面走着。倘有追兵來時，等我好敵住他。（楊景悲科，云）兄弟，想我父親做了一世的虎將，這把骨殖也還受了恁般苦楚，怎教我不痛殺了也，父親也！（正末云）哥哥，走便走，你這般叫怎麼？（楊景云）兄弟，我這一句兒你也要還我哩。（正末唱）

【煞尾】你牢背着一匣兒骨殖疾歸去，休遶着這千里關山放聲哭。（楊景云）呀，後面喊聲起，敢是追兵來了也。（正末云）哥哥，你先走，等我敵住他。（唱）猛聽的城邊喊聲舉，早捲起足律律一陣黑塵土。多敢是韓延壽那廝緊追逐，惱了咱嘉州孟太僕。生咬定牙關，自當住。那怕有十面軍兵暗埋伏，且和他戰個九千合來決勝負。也不是我殺人心忒狠毒，管教他便

人亡馬倒都做血糊突。若放了他一個兒抹的着回家路，哎兀的不屈沉殺俺宣花也這柄蘸金斧。（下）

（楊景云）孟良兄弟當住追兵去了也。俺將父親的骨殖背着，直至三關上去來。（詩云）父親爲國建功勳，誰知一命陷番軍。今朝取得屍骸去，速下三關報母親。（下）

校記

〔一〕每件都有：『都』字原誤作『件』，今據文意改。

第四折

（外扮長老上，詩云）『積水養魚終不釣，深山放鹿願長生；掃地恐傷螻蟻命，爲惜飛蛾紗罩燈。』貧僧乃五臺山興國寺長老是也。我這寺裏有五百衆上堂僧，內有一個和尚姓楊。此人十八般武藝，無有不拈，無有不會，每日在後山打大蟲耍子。今日無甚事，天色將晚也，且掩上三門者。（楊景上云）某楊景，直到幽州，盜了父親的骨殖。留兄弟孟良在後當住追兵去了。我一人一騎，往五臺山經過。天色已晚，難以前去，只得在寺中覓一宵宿。來到這三門首，我下的馬來。推開三門，兀那和尚，有甚麼乾淨的僧房收拾一間與我宿一夜，天明要早行也。（長老云）客官，這一間僧房可

乾淨。（楊景云）我放下這骨殖咱。（長老云）敢問客官從那裏來？（楊景云）我來處來。（長老云）你如今那裏去？（楊景云）我去處去。（長老云）那裏是你家鄉？（楊景云）我沒家鄉。（長老云）你姓甚名誰？（楊景云）我沒名姓。（長老云）兀那客官，怎這等硬頭硬腦的？老僧不打緊，我有一個徒弟，他若來時，怎肯和你干罷也。（楊景云）他來時便敢怎的我？你自迴避。父親也，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末扮楊和尚上云）灑家醉了也。（唱）

【雙調·新水令】歸來餘醉未曾醒，但觸着我這禿爺爺没些乾淨。（做聽科，云）哦，恰像似有人哭哩。（唱）那哭的莫不是山中老樹怪，潭底毒龍精？敢便待顯聖通靈？只俺個道高的鬼神敬。

（楊景作哭科，云）父親也，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末云）兀的不在那裏哭哩。（唱）

【駐馬聽】那裏每噎噎哽哽，攪亂俺這無是無非窗下僧。（楊景云）父親也，痛殺我也！（正末唱）越哭的孤孤另另，莫不是着槍着箭的敗殘兵？我靠三門倚定壁兒聽，聳雙肩手抵着牙兒定。似這等沸騰騰，可甚麼『綠陰滿地禪房靜』。

（正末見長老科）（長老云）徒弟，你來了也。適纔靠晚間，有個客官，一人一騎，來到俺寺中借宿。我問他，他不肯說實話。他如今在這房裏，你去問他咱。（正末云）師父，你回方丈中歇息，我自問他去。（長老云）正是：『閉門不管窗前月，一任梅花自主張。』（下）（正末見科，云）客官問訊。（楊景云）好一個莽和尚也。（正末云）客官，恰纔煩惱的是你來？（楊景云）是我來。（正末云）你爲甚

麼這等煩惱？（楊景云）和尚，我心中有事。（正末云）我試猜你這煩惱咱。（楊景云）和尚你試猜我這煩惱咱。（正末唱）

【步步嬌】只你個負屈含冤的也合通名姓，莫不是遠探你那爹娘的病？（楊景云）不是。（正末唱）莫不是你犯下些違條罪不輕？（楊景云）我有甚麼罪犯！（正末唱）莫不是打擔推車撞着賊兵？（楊景云）便有賊兵呵，量他到的那裏？（正末唱）我連問道你兩三聲，怎沒半句兒將咱來答應？

（云）兀那客官，我問着你，不肯說老實話。俺這裏人利害也。（楊景云）你這裏人利害便怎麼？（正末唱）

【雁兒落】俺這裏便罵了人也誰敢應！（楊景云）敢打人麼？（正末唱）俺這裏便打了人也無爭競！（楊景云）敢劫人麼？（正末唱）俺這裏便劫了人也没罪名！（楊景云）敢殺人麼？（正末唱）俺這裏便殺了人也不償命！

（楊景云）你說便這等說，我是不信。（正末云）你不信時試聞咱。（唱）

【水仙子】現如今火燒人肉噴鼻腥。（楊景云）哎，好和尚，可不道『爲惜飛蛾紗罩燈』哩？（正末唱）俺幾曾道『爲惜飛蛾紗罩燈』？（做合手科，云）阿彌陀佛！世間萬物，不死不生。（唱）若不殺生呵有甚麼輪迴證，這便是咱念阿彌超度的經。（楊景云）想你也不是個從幼兒出家的。（正末唱）對客官細說分明：我也曾殺的番軍怕，幾曾有個信士請，直到中年纔落髮爲僧。

（楊景云）兀那和尚，我也不瞞你：我是大宋國的人。（正末云）客官，你既是大宋國人，曾認的那一家人家麼？（楊景云）是誰家？（正末云）他家裏有個使金刀的。（唱）

【雁兒落】他叫做楊令公手段能。（楊景驚科，云）他怎麼知道俺父親哩？兀的和尚，那楊令公有幾個孩兒？（正末唱）他有那七個孩兒都也心腸硬。（楊景云）他母親是誰？（正末唱）他母親是佘太君，敕賜的清風樓無邪佞。

（楊景云）他弟兄每可都有哩？（正末唱）

【得勝令】呀他兄弟每多死少波生。（楊景云）你敢是他家裏人麼？（正末唱）只我在這五臺呵又爲僧。（楊景云）哦，你原來是楊五郎。你兄弟還有那個在麼？（正末唱）有楊六使在三關上。（楊景云）你可認的他哩？（正末云）他是我的兄弟，怎不認的？（唱）和俺一爺娘親弟兄。（楊景云）哥哥，你今日怎就不認得我楊景也？（正末做認科）（唱）休驚，這會合真僥倖！（云）兄弟，聞的你鎮守瓦橋關上，怎到得這裏？（楊景云）哥哥，您兄弟到幽州昊天寺取俺父親的骨殖來了也。（正末做悲科）（唱）傷也麼情，枉把這幽魂陷虜城。

（淨扮韓延壽上，詩云）我做將軍快敵鬬，不喫乾糧則喫肉。你道是敢戰官軍沙塞子，怎知我是畏刀避箭韓延壽。某韓延壽是也。匝奈楊六兒無禮，將他令公骨殖偷盜去了。我領着番兵連夜追趕。原來楊六兒將着骨殖前面先去，留下孟良在後當住。我如今別着大兵與孟良廝殺，自己挑選了這五千精兵抄上前來。明明望見楊六兒走到五臺山下，怎麼就不見了？一定躲在這寺裏。大

小番兵圍了這寺者。兀那寺裏和尚，快獻出楊六兒來。若不獻出來，休想滿寺和尚一個得活！（做吶喊打門科）（楊景云）哥哥，兀的不是番兵來了也？（正末云）兄弟不要慌，我出去與他打話。我開了這三門。（做見科）（韓延壽云）兀那和尚，你這寺裏有楊六兒麼？獻將出來便罷；若不獻出來呵，將你滿寺和尚的頭都似西瓜切將下來，一個也不留還你。（正末云）兀那將軍，果然有個楊六兒，被我先拿住了，綁縛在這寺裏。俺出家的人是慈悲爲本，方便爲門。休把這許多槍刀嚇殺了俺老師父。您去了兵器，下了馬，我拿楊六兒與你去請功受賞，好不自在哩。（韓延壽云）我依着你就去了這刀鎗，脫了這鎧甲，我下了這馬。和尚，楊六兒在那裏？快獻出來！（正末云）將軍你忙怎的？且跟將我入這三門來。且關上這門。（韓延壽云）你爲甚麼關上門？（正末云）我是小心的，還怕走了楊六兒。（韓延壽云）楊六兒走不出，我也走不去。關的是關的是。（正末做打淨科，云）量你這廝走到那裏去？（韓延壽云）呀！這和尚不老實。你只好關門殺屎棋，怎麼也要打我？（正末唱）

【川撥棹】這廝待放懞掙，早撥起咱無明火不鄧鄧。損壞衆生，撲殺蒼蠅。誰待要鵲巢灌頂，來來來俺與你打幾合鬬輸贏。

（韓延壽云）這和尚倒來撒的。那三門又關了，我可往那裏出去？（正末唱）

【七弟兄】把這廝帶鞋，可搭的揝定。先摔你個滿天星，休怪俺出家人没的這慈悲性。怒轟轟惡向膽邊生，兀良，只要你償還那令公爹爹命！

（正末做跌打科，云）打死這廝，纔雪的我恨也。（唱）

【梅花酒】呀，打的他就地挺，誰着你惱了天丁。也不用天兵，就待劈碎你這天靈。磕擦的怪眼睜，搭雙拳打不停；颼颼的雨點傾，直打的應心疼。非是咱不脩行，見讐人分外明；若不打死你潑殘生，這冤恨幾時平？（韓延壽云）好打好打！你且說個名姓與我知道，敢這等無禮？（正末唱）哎你個韓延壽早噤聲，還問甚姓和名！

（正末做拿韓延壽科）（唱）

【喜江南】呀，則我這殺人和尚滅門僧，便鐵金剛也勸不的肯容情。俺兄弟正六郎楊景鎮邊庭。（帶云）韓延壽，（唱）也不則你兵臨在頸，再休想五千人放半個得回營。

（云）兄弟，我打死了番將韓延壽也。（楊景云）哥哥，將韓延壽梟下首級，剜出心肝，在父親骨殖前先祭獻了。就在這五臺山寺裏做七晝夜好事，超度俺父親和兄弟早生天界也。（外扮寇萊公冲上云）老夫萊國公寇準是也。奉聖人的命並八大王旨令，直至瓦橋關迎取已故護國大將軍楊繼業並楊延嗣的骨殖歸葬祖塋。有孟良殺退番兵。報說楊景還在五臺山上興國寺做七晝夜的大道場超度亡魂。老夫就帶着孟良不辭星夜來，可早到五臺山也。（做見科，云）兀那楊景，老夫奉聖人的命，特來到此，問你取的楊令公並七郎骨殖安在？（楊景云）大人，我父親並七郎骨殖都有了，現在此處追薦哩。（寇萊公云）既然有了，楊景同楊朗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詞云）大宋朝纂承鴻業，選良將鎮守邊疆。楊令公功勞最大，父與子保駕勤王。潘仁美賊臣奸計，陷忠良不得還鄉。

李陵碑汝父撞死，連七郎並命身亡。百箭會幽魂托夢，盜骨殖多虧孟良。楊延景全忠全孝，捨性命苦戰沙場。遣敕使遠來迎接，賜黃金高築墳堂。還蓋廟千秋祭享，保山河萬代隆昌。（衆謝恩科）（同下）

題目　瓦橋關令公顯神

正名　昊天塔孟良盜骨

劉玄德醉走黃鶴樓

劇目説明

本劇僅有《脈望館鈔校古今雜劇》本。後王季烈、隋樹森將其分別收進《孤本元明雜劇》及《元曲選外編》。

脈望館本題元無名氏撰。《太和正音譜》失載名氏目中有《醉走黃鶴樓》一劇，疑即本劇。今據曹本《錄鬼簿》暫定本劇爲朱凱作。

現以脈望館本作底本，以上述復本參校。

第一折

（冲末諸葛亮領卒子上，云）前次春花桃噴火，今日東籬菊綻金。誰似豫州存大志，求賢用盡歲寒心。貧道複姓諸葛，名亮，字孔明，道號卧龍先生。瑯琊陽都人也。在於卧龍岡辦道脩行。自玄德公請貧道下山，拜爲軍師，頭一陣博望燒屯，殺夏侯惇十萬雄兵，片甲不回。不想曹操不捨，親率領八十三萬雄兵，來取新野。來至三江夏口，主公命某過江，問東吳借水兵三萬。周瑜爲帥，黃蓋爲先鋒，俺兩家合兵一處，拒敵曹操。貧道祭風，周瑜舉火，黃蓋詐降，燒曹兵八十三萬，片甲不回。今曹操敗走華容路，貧道領關張二將，追趕曹操。説與趙雲衆將，緊守赤壁連城，休要有失。則今日追曹操走一遭去。施謀略平欺管樂，領雄兵密排軍校。先拿住百計張遼，直趕上奸雄曹操。（下）（外扮周瑜領卒子上，云）腹中韜略隱黃公，匣藏寶劍掣〔一〕青龍。坐籌帷幄真壯士，決勝千里作元戎。某姓周名瑜，字公瑾。乃廬江舒城人也。某幼習先王典教，後看韜略遁甲之書。某每回臨陣，無不幹功。幼年間曾與長沙孫策同堂學業，孫策已亡。後佐於江東孫權麾下，爲大將之職。因劉關張着孔明軍師過江，問俺江東借俺赤壁連城，暫且屯軍。俺主公拜某爲帥，黃蓋爲先鋒，領水軍數萬，戰於赤壁之間。某與孔明併力而攻，將曹兵八十三萬，一火焚之，皆某之功，又折了俺首將〔二〕黃蓋。誠恐此人久後乘勝必取荆州。某想赤壁之戰，非干己讐；折某虎牙之將，某常懷深恨，未曾報讐。某聞知諸葛孔明領衆將往華容路追趕曹兵去了，乘此機會，某設一

計。俺這江東有一樓，名曰是黃鶴樓。設一會，乃是碧蓮會。我脩一封書，差首將魯肅，直至赤壁連城，請劉玄德過江赴會。若劉玄德來時，某暗設三計：頭一計酒至半酣，席間問其強弱，應答不合某心，用劍斬之；第二計着大將于樊，把住樓門，一切人等不放上下，若無某令箭，不許下樓；第三計酒酣之際，要劉備順情歸吾，意有不從，擊金鍾爲號，伏兵盡舉，擒住劉備，困於江東，不放回赤壁連城，方稱某平生之願。設計已定。小校與我喚將魯肅來者。（卒子云）理會的。魯肅安在？（魯肅上云）自小曾將武藝習，南征北討慣相持。臨軍望塵知敵數，對壘嗅土識兵機。某乃魯肅是也。某文通三略，武解六韜；十八般武藝，無有不拈，無有不會。今佐於江東孫權手下爲將。正在教場中習演武藝，元帥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說話中間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有魯肅在於門首。（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元帥得知：有魯肅在於門首。（周瑜云）着他過來。（卒子云）過去。（做見科，云）元帥呼喚小將，那裏使用？（周瑜云）喚你來別無甚事，我與你這封書，你過江直至赤壁連城請劉玄德去。若見了玄德，你道俺元帥在黃鶴樓上安排筵宴，請玄德公過江赴碧蓮會。你小心在意，疾去早來。（魯肅云）小將得令。則今日領着元帥將令，直至赤壁連城，請玄德公過江赴碧蓮會走一遭去。雲山水陸俱完備，定計鋪謀驅鐵騎。赤壁相邀玄德公，謹請早赴碧蓮會。（下）（周瑜云）玄德公也，若你不來時，萬事罷論；若來呵，便插翅也飛不過這大江去！排兵布陣用心機，魯肅疾去莫延遲。玄德若赴碧蓮會，不還荊州不放回。（下）（劉備領卒子上云）駿馬雕鞍紫錦袍，胸襟壓盡五陵豪。有人來問宗和祖，附鳳攀龍是故交。小官姓劉名備，字玄德。大樹樓桑人也。某有兩個兄弟：二兄弟姓關名羽，字雲長，是這蒲州解良人也；

三兄弟姓張名飛，字翼德，是這涿州范陽人也。俺三人結義在桃園，曾對天盟誓：不求同日生，則求同〔三〕日死；一在三在，一亡三亡。俺弟兄三人自從南陽卧龍岡請下孔明師父來，拜爲軍師，自博望燒屯，殺夏侯惇十萬雄兵，片甲不回。曹操不捨，親領雄兵百萬，來取新野。某遣孔明軍師過江結好於東吳，借起軍馬數萬，拜周瑜爲帥，與曹操戰於赤壁。火燒曹兵百萬，大敗而回。某屯軍於赤壁城中。有俺孔明師父，言先取荆州爲本，後圖西蜀，未爲晚矣。今孔明軍師領雲長、張飛取荆州去了，未見回還。小校門首覷者，看有甚麼人來。（卒子云）理會的。（魯肅上云）某乃魯肅是也。奉着周瑜元帥的令，持着書呈，前來赤壁連城，請玄德公黄鶴樓上赴碧蓮會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有周瑜元帥差魯肅持書在於門首。（卒子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東吳國周瑜元帥手下魯肅持書來見。（劉末云）周瑜持書呈來，不知主何意。着那下書的人過來。（做見科）（劉末云）來者何人？（魯肅云）小將乃東吳國周瑜手下魯肅是也。奉俺元帥的將令，持書一封，請玄德公過江，黄鶴樓上赴碧蓮會去。（劉末云）將那書來，我看這書咱。（看書科，云）越殿襄王大德劉公閣下開拆，周瑜謹封。（拆書科，云）我拆開這封皮。書曰：高皇創業，良將安邦，立明君二十四帝，統國祚四百餘年。目今獻皇在位，建安十三年歲在戊子。因曹操乃是奸臣，欲圖漢室，天時不順，大率雄師，戰於赤壁。明公乃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用諸葛之神機，憑關張之智勇，借瑜吳主江東水軍，恃長江險阻之勢，納部將黄蓋之能，火烈風猛，雷鼓大振，北軍大敗。瑜與明公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曹仁敗於夷陵，孔明等追操未還，仗公之威德也。今因武昌有黄鶴樓，瑜設碧蓮會，敬請明公以賀近退曹兵、共享清平之世，坐

敘契闊之情。俯賜降臨，幸勿間阻。伏惟高照不宣。東吳大帥周瑜頓首百拜書。越殿襄王玄德公府下。（看畢書科，云）書中的意，我盡知道了也。兀那魯肅，你先回去，說與你元帥，我便來也。（魯肅云）出的這門來。不敢久停久住，回元帥的話去。蒙差遣心勞意攘，劉玄德須當一往。黃鶴樓暗釣鯨鰲，難逃這天羅地網。（下）（劉末云）魯肅去了也？（卒子云）去了也。（劉末云）今有周瑜請我赴宴，我待不去來，想當初赤壁鏖兵之時，多虧了周瑜元帥助俺破曹；我待去來，爭奈孔明師父與兩個兄弟不在。我喚劉封來，與他商議。小校與我喚將劉封來者。（做喚劉封科）（淨劉封上云）六韜三略不曾習，南征北討要相持。高頭戰馬牽過來，從早到晚上不得。某乃劉封是也。我十八般武藝，件件不通，諸般不會。自破曹之後，俺屯軍在赤壁連城。俺二叔叔雲長，三叔叔張飛，同軍師諸葛，西征曹軍去了。止有趙雲和某，鎮守着赤壁連城。正在竈窩裏打盹，父親呼喚我，想來左右是着我喫酒，見父親一遭去。可早來到門首也。小校報復去，有劉封來了也。（卒子報科，云）喏，報的主公得知：有劉封來了也。（做見科）（劉封云）父親喚您孩兒，有何事商議？（劉末云）劉封，喚你來別無甚事，今有江東周瑜，差人持書呈來，請我黃鶴樓上赴宴。喚你來商議，你意下如何？（劉封云）父親，想東吳國周瑜，好意請父親赴會，若不去呵，不惹的他怪？不妨事，則管去。若有好歹，您孩兒來接應父親。（劉末云）雖然這等，我還不曾與趙雲商議。（劉封云）父親，你沒正經。您孩兒主張了便罷，又叫他來怎的？（劉末云）小校與我喚將趙雲來者。（正末扮趙雲上云）某乃真定常山人也。姓趙名雲，字子龍。見佐玄德公麾下爲上將之職。今日玄德公請俺衆將，不知有甚事商議，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趙雲在於門首。

（卒子云）喏，報的主公得知：有子龍將軍來了也。（劉末云）着他過來。（卒子云）過去。（做見科）（正末云）元帥喚趙雲，有何事商議？（劉末云）趙雲，喚你來別無甚事，今有周瑜，請我過江黃鶴樓上赴碧蓮會。我特來請你商議，我去好，不去好？（正末云）元帥要赴碧蓮會，敢不可去麼。（劉末云）怎麼不可去？（正末云）則怕周瑜有歹意。（劉末云）周瑜他便有歹心，憑着俺孔明師父用計，衆將英雄，量他到的那裏？（劉封云）父親，想周瑜無歹意，他助咱軍馬，赤壁鏖兵，破了曹兵百萬。如今他請父親飲酒，有甚麼歹意？便有歹意呵，憑着俺二叔叔雲長，三叔叔張飛，又有老官人趙雲，又有姪兒劉封，又有諸葛軍師，俺人強馬壯，量他到的那裏！（正末云）噤聲！（唱）

【仙呂·點絳唇】賣弄你馬壯人強，驅兵領將，東吳往。咱可便同共商量，商量的都停當。（劉末云）周瑜請我飲酒，他豈有歹意？（劉封云）哎，老趙，想俺父親在襄陽會上，也不同小可也。（正末唱）

【混江龍】不比那襄陽會上，他則待興心兒圖謀漢家邦。（劉封云）想周瑜破了百萬曹兵，他正是擎天玉柱，架海金梁。他有甚歹意？父親，你赴宴走一遭去，有甚麼事！（正末唱）你道他是擎天的玉柱，架海金梁。他有甚歹意？父親，你赴宴走一遭去，有甚麼事！（正末唱）你道他是擎天細，莫荒唐；涉大水，渡長江。看了這黃鶴樓勝似他那宴鴻門，覷了他這碧蓮會更狠如臨潼上。（劉封云）他見俺父親，不得不敬，務要走一遭去。（正末唱）他遣來使相請，咱可便不去落的這何妨？

（劉封云）老趙，你閒言剩語的，父親休聽他。你赴宴走一遭，料着不妨。（劉末云）子龍將軍，劉封也說的是。那周瑜他敬意請我，若不去呵，則道我怕他哩。（正末云）元帥，道的個筵無好筵，會無好會，不可去也。（劉封云）老趙，你越老的糊突了。憑着我十八般武藝，無有不拈，無有不會，他若有歹心呵，我殺的周瑜片甲不回。（正末云）噤聲！劉封，你說差了也。（劉封云）我怎麼說的差了也？（正末唱）

【油葫蘆】哎，你個一勇性的劉封不忖量，你做不的些好勾當。（劉封云）想周瑜請俺父親飲酒，你左攔右當，必有蹺蹊。（正末唱）惱的我氣撲撲忿怒夯胸膛。咱正是低着頭往虎窟龍潭闖〔四〕。卻正是合着眼去那地網天羅裏撞。（劉末云）子龍將軍，那周瑜安排筵宴，請我飲酒，豈有歹意？（正末唱）你道他飲玉甌，在畫堂。（劉封云）父親說的是。他若有歹意呵，憑着父親坐下的盧馬，把檀溪河也跳過去了，料着不妨事。（正末唱）憑着這的盧戰馬十分壯，怎跳過那四十里漢陽江？〔五〕

【天下樂】無撚指黃鶴樓敢翻做戰場。我想，那周瑜有智量，明晃晃列着刀共槍。魚不可離了水，虎不可離了岡。他可敢安排着惡戰場。

（正末云）主公，周瑜差誰來請主公來？（劉末云）周瑜差首將魯肅下請書來。趙雲，怕你不信，請書在此。（正末云）將書來我看。（唱）

【後庭花】拿着這虛飄飄的紙一張，上寫着黑真真字幾行。他則是仗劍施威計，埋伏打鳳

凰。這件事不尋常，那裏有風波千丈。我言語不是謊。

（劉末云）憑着俺三兄弟張飛英勇，可量他到的那裏也！（正末唱）

【金盞兒】你道是張翼德氣昂昂，性兒剛。（劉封云）俺三叔叔張飛，十八騎人馬，在那當陽橋上，喝了一聲，橋塌三横水逆流，唬的曹兵倒退三十里遠。（正末唱）在那當陽橋喝退了曹丞相，據着他一衝一撞，賣弄高強。（劉封云）憑着俺三叔叔坐下烏騅馬，手中丈八矛，萬夫不當之勇。（正末唱）倚仗着當三軍不刺刺烏騅騎，敵萬夫光燦燦丈八點鋼槍。（劉封云）俺三叔安喜縣鞭督郵；又在石亭驛中將袁祥提起腿，攢的花紅腦子出來。不妨事，父親走一遭去。（正末唱）你休賣弄安喜縣鞭督郵，石亭驛摔袁祥。

（劉末云）子龍將軍，你放心。想周瑜當此一日，助俺破曹，他與俺結爲唇齒之邦。他今日請我赴會，豈有歹心？你緊守城池，我赴罷宴便來也。（正末云）我勸元帥不聽，堅意的要去，你小心在意者。（劉末云）子龍將軍，你放心，不妨事。（劉封云）老趙，你多慮。料着不妨事。（正末唱）

【尾聲】他那裏明明的捧着瑤觴，暗暗的藏着軍將。用計鋪謀怎防，着主公坐在那難走難逃筵會上。你心下自索參詳，自度量，不比尋常。他則待賺虎離窩入地網。（劉封云）哎，趙叔，你不知道，那黃鶴樓近在水邊，若水長呵，我安排戰船，搭起浮橋，接應我父親；他便跌下水去，落的他睡一覺。（正末唱）那黃鶴樓接天水長，翻波滾浪。（正末云）若主公不聽趙雲諫當呵，（唱）知他是甚風兒吹過漢陽江。（下）

（劉封云）老趙你去。我父親他也不聽你說。父親走一遭，則管嚼食去。（劉末云）劉封，你與趙雲緊守着城池。則着三五騎人馬，跟我過江，直至黃鶴樓上赴宴走一遭去。子龍心下莫躊躇，今朝上馬踐程途。過江親赴碧蓮會，直至那黃鶴樓上見周瑜。（下）（劉封云）父親去了也。爲甚麼我齎發的俺父親過江去？那周瑜是個足智多謀的人，俺父親若有些好歹，他這個位，就是我承襲。憑着我這般好心腸，天也與我半碗飯喫。（下）

校記

〔一〕掣：底本同音假借作『徹』，從王校本改。　〔二〕首將：『首』原作『手』，今改。　〔三〕同：原作『當』，今改。　〔四〕闖強：原作『創』，今改。　〔五〕漢陽江：底本『陽』作『洋』，從王校本改。

第一折

（諸葛亮領卒子上云）筆頭掃出千條計，腹內包藏萬卷書。貧道諸葛亮是也。領關張二將，追趕曹操於華容路上。我夜觀乾象，玄德公有難。誰想周瑜請玄德公黃鶴樓上飲宴去了。周瑜他要傷害玄德公，量你怎出貧道之手！想當日赤壁之間，貧道問周瑜要一支令箭鎮壇，貧道留到今日。我將此箭藏在拄拂子裏面。憑此箭着主公無事而回。令人與我喚將關平來者。（卒子云）理會的。關平安在？（關平上云）善變風雲曉六韜，將門累世顯英豪。能征慣戰施勇猛，父子堅心輔聖

朝。某乃大將關平是也。俺父親是關雲長。叵耐曹操無禮，追趕俺至三江夏口。孔明師父求救於孫權，孫權助俺水軍三萬。俺師父將曹操百萬雄兵，在赤壁之間，一火焚之。今曹操脫命而走。師父同俺父親，追趕到華容路，安營下寨。今有軍師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關平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軍師得知：有關平來了也。（諸葛亮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過去。（見科）（關平云）師父呼喚關平，那廂使用？（諸葛亮云）關平，則今日將着暖衣拄拂子，直至黃鶴樓上，與伯父送暖衣拄拂子走一遭去。小心在意，疾去早來。（關平云）理會的。則今日辭別了師父，直至黃鶴樓上，與伯父送暖衣拄拂子走一遭去。跨下征騶有似風，黃金甲襯錦袍紅。關平豈敢違軍令，不分星夜到江東。（下）（諸葛亮云）關平去了也。令人說與姜維，扮做一漁翁，手上寫八個字，是『彼驕必褒，彼醉必逃』。主公見了，自有脫身之計。隨後着雲長、張飛，蘆花深處，接應玄德公去。一支箭頃刻成功，八個字救出英雄。蘆花岸張飛等候，周公瑾恥向江東。（下）（淨扮姑兒上）（唱）

【豆葉黃】那裏那裏，酸棗的林兒西裏。您娘教你早來家，早來家，恐怕那狼蟲咬你。來摘棗兒，摘棗兒，你道不曾摘棗兒，口裏核兒那裏來？張羅張羅，見個狼呵，跳過牆呵，唬殺你娘呵。

（云）我做莊家不須誇，厭着城裏富豪家。喫的飯飽無處去，水坑裏面捉蝦蟆。（唱）

【禾詞】春景最爲頭，綠水青泉遶院流。桃杏爭開紅似火，王留。閒來無事倒騎牛，村童

扶策懶凝眸。爲甚莊家多快樂，休休，皇天不負老實頭。

（云）自家村姑兒的便是。清早晨起來，頭不曾梳，臉不曾洗。喝了五六碗茶，阿的們大燒餅，喫了六七個，纔充了飢也。我要看些田禾去。那小廝每説，兀那田禾裏有狼。我是個女孩兒，怎麼不怕那狼虎？我不免叫伴哥兒同走一遭去。伴哥兒，行動些兒。（正末扮禾俵上云）伴姑兒，你等我一等波。（唱）

【正宮·端正好】則聽的二姑把三哥來叫，（禾旦云）俺看田苗去來。（正末唱）東莊裏看取些田苗。落荒休把這山莊遶，咱可便尋一條家抄直道。

（禾旦云）俺這江南，青的是山，綠的是水。你看那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家家採下茶苗，杜鵑春啼曉；夏蟬高噪綠楊枝，秋蟬晚噪。俺莊家好快活也。（正末唱）

【滾繡毬】俺這裏對青山堪畫描，端的是景物好。你覷那紅葉兒秋蟬晚噪，俺這裏家家採下茶苗。（禾旦云）俺江南好暖和也。（正末唱）則這江南地暖風寒少，俺這裏春夏秋冬草不凋，綠水千條。

（禾旦云）你看那黃菊近東籬，村老忙將蹇驢騎。牛筋〔二〕牛表扶策走，只喫的東歪西倒醉如泥，受用有誰知。紫袍金帶雖然貴，其實不如俺淡飯黃齏粗布衣。伴哥兒，我打東莊裏過來，看了幾般兒社火，吹的吹，舞的舞，擂的擂。不是我聰明，我一般般都記將來了也。（正末云）伴姑兒道：我恰纔打那東莊頭過來，看了幾般兒社火。我也都學他的來了也。（禾旦云）伴哥兒，我不曾見，

你試學一遍咱。（正末云）試聽我說一遍咱。（唱）

【叨叨令】那禿二姑在井口上將轆轤兒乞留曲律的攪。（禾旦云）瞎伴姐在麥場上將碓兒搗也搗的。（正末唱）瞎伴姐在麥場上將那碓臼兒急並各邦的搗。（禾旦云）那小廝們手拿着鞭子哨也哨的。（正末唱）小廝兒他手拿着鞭桿子他嘶嘶颼颼的哨。（禾旦云）牧童兒倒騎着水牛叫也叫的。（正末唱）那牧童兒便倒騎着一個水牛呀呀的叫。（禾旦云）俺莊家好快活也。（正末唱）一弄兒快活也麼哥，一弄兒快活也麼哥！（禾旦云）俺莊家五穀收成了，甚是安樂。（正末唱）正遇着風調雨順民安樂。

（關平躧馬兒上云）自幼攻習學六韜，南征北討建功勞。下寨安營依三略，赤心敢勇保皇朝。某乃關平是也。父乃關雲長。俺父親隨軍師諸葛，同叔父張飛，追襲曹兵去了。某奉軍師將令，有俺伯父往江東黃鶴樓上請赴碧蓮會去了，軍師差某與俺伯父送暖衣去。來至這半途之中，遇着這三條路，不知那一條路往江東去。正行之間，兀的不是兩個莊家？我問他一聲咱。（禾旦云）伴哥兒，一個官人來也。你向前答應答應。（正末唱）

【倘秀才】那匹馬緊不緊疾不疾蕩紅塵一道，風吹起脖項上絳毛纓一似火燎，他斜拽起團花那一領錦戰袍。端的是人英勇，馬咆哮。〔三〕（關平云）兀那莊家，你住者。我和你有說的話。（正末唱）他那裏高聲兒叫住着。

（關平云）兀那莊家，你休驚莫怕。你近前來，我不是歹人。我問你：這三條路，不知那一條路往

江東黃鶴樓上去。你試說與我。（正末云）官人，你往江東黃鶴樓上去，我說與你這一條路，你則牢牢的記着。（關平云）你說，我記着。（正末唱）

【貨郎兒】你過的這乞留曲律蚰蜒小道，聽說罷官人你記着。你過的一橫澗搭一橫橋，更有那倒塌了的山神廟。（關平云）再有甚麼記號？（正末唱）破牆匡草團瓢，轉山坡過嶺橋。河裏魚兒水不着，春夏秋冬草不凋。貪看雲中鶻打雁，你可休離俺這山莊，可便錯去了。（關平云）兀那莊家，你這江南地面，一年四季，怎生春種夏鋤，秋收冬藏？從頭至尾，慢慢的說一遍，我試聽咱。（正末唱）

【尾聲】俺這裏風調雨順民安樂，百姓每鼓腹謳歌賀聖朝。則這一帶青山堪畫描，四野田疇景物好。倒大來無是無非，（關平云）多生受你，慢慢的去。（正末唱）可兀的快活到老。（下）

（禾旦云）官人，恰纔俺伴哥唱了去也。我也唱一個官人聽。（禾旦唱）

【楚天遙】重重疊疊山，曲曲灣灣水。山水兩相連，送伊十萬里。送你幾時回，兩行恓惶淚。莊家每快活，枕着甜瓜睡。

（云）官人忙便罷，若閒時，家來教你打幾個搊拾。（下）（關平云）問了路徑也。將着這暖衣，直至黃鶴樓上見伯父走一遭去。漫〔三〕辭憚途路艱難，也不怕江水潺潺。送暖衣黃鶴樓上，着伯父急早回還。（下）

校記

〔一〕筋：原作『金』，今改。

〔二〕咆哮：底本作『跑哮』，從王校本改。

〔三〕漫：底本作『每』，從王校本改。

第三折

（周瑜領卒子上，云）安排打鳳牢龍計，準備興邦立國機。某乃周瑜是也。我遣魯肅持書一封，直至赤壁連城，請劉玄德赴會。此人欣然而來。某今日在此黃鶴樓上，安排筵宴，等待劉玄德。他此一來中我之計。英雄甲士，暗藏在壁衣之後。令人樓下覷者，若劉玄德來時，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劉末上云）憶昔當年涿郡東，桃園結義會英雄。紛紛四海皆兄弟，誰似三人有始終。某乃劉玄德是也。今有周瑜元帥，差魯肅請我黃鶴樓上赴碧蓮會。離了赤壁連城，可早來到這江東黃鶴樓下。令人報復去，道有劉玄德至此也。（卒子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劉玄德至此也。（周瑜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周瑜見科，云）呀呀呀，玄德公，一自霜松露菊，鴻雁秋風，大戰於赤壁之下，彼各兩分，嘆光陰迅速，日月逡巡。奈關山迢遞，途路跋涉，恨不能一面之會，使某刻石而記於心懷，雕木而印於肺腑。某常思玄德公信義愈明，德服內外，嚴正而不失其道。追景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義兵之隨〔一〕，則甘於同敗，終濟大業。某常思玄德

公往昔之好，今具濁酒菲肴，敢勞玄德公屈高就下，枉駕來臨，誠爲周瑜萬幸也。（劉末云）元帥，自赤壁相別，久不得會。元帥破曹操百萬雄師，有如此重恩，未能答報；今日感蒙置酒張筵，劉備何以克當？（周瑜云）玄德公，自建安之秋，九月既望，猛風烈火，水陸並進，人馬燒溺，北軍大敗。曹操引軍步走，某與玄德公襲至南郡。曹操殘兵飢疫，死者甚衆。某想當時共討曹操，正所謂扶三綱，立人極，誅亂臣賊子。於千百載之下，使古今信義無時而不明也。若非除殘去穢，今日個焉能坐視江陵？某常思玄德公，無時不掛於心。某故此遠勞尊體也。（劉末云）元帥深通虎略，善曉龍韜；展濟世之神機，運安邦之妙策；掃除殘暴，剿滅奸邪，真乃天下英雄，誠爲廟堂偉器。今日重會尊席，實乃劉備萬幸也。（周瑜背云）某着軍兵四面埋伏，威懾劉備，看此人有懼怯之心麽？玄德公，俺江東鄙瑣〔二〕，雖是個微末境界，你看那江濤險峻，山勢嵯峨。今日俺宴會此樓，四圍眼景，觀之不足。玄德公，你看俺這樓外之景咱。（劉末看科，云）元帥，黃鶴樓乃江南之勝景。某推開這弔窗，我試倚欄觀看咱。好是奇怪也！他既請我赴會，可怎生四面八方兵山相似？劉備也，你尋思波。早是不來呵也罷，我自有個主意。元帥，此樓外四圍之景，山川秀麗，草木清奇。西北有大江之險，東南望翠嶺之巔。乃吳主興隆之地，真乃爲霸業之鄉，誠爲虎踞龍蟠之勢也。（周瑜云）玄德公可休要作疑。某周瑜我並無歹心。俺盤桓數日，慢慢的回去。小校擡上果桌來者。（卒子云）理會的。果桌在此。（周瑜云）令人將酒來，斟滿者。玄德公，量周瑜有何德能，有勞玄德公遠遠而來。蔬食薄味，不堪奉用。玄德公滿飲此杯。（劉末云）劉備碌碌庸才，着元帥置酒張筵，元帥先請。（周瑜云）玄德公請。（劉末云）將酒來，元帥滿飲一杯。（周瑜

云）酒且慢行，看有甚麼人來。（關平上云）某乃關平是也。奉軍師將令，直至黄鶴樓與伯父送暖衣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我是關雲長的孩兒，奉俺軍師將令，着某與俺伯父送暖衣來。（卒子云）你則在這裏等候着，我報復去。（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關平在於樓下，來見元帥。（周瑜云）關平此一來有何事？着他上樓來。（卒子云）着你上樓去。（關平做見科）（周瑜云）關平，你此一來有何事？（關平云）小將奉俺軍師將令，與伯父送暖衣來。（周瑜云）既然與你伯父送暖衣來，將酒來，着關平飲一杯酒。（關平云）小將不能飲酒。（劉末云）關平，你回去見孔明軍師，你説道元帥請我赴碧蓮會，飲宴罷，我可便來也。（關平云）伯父飲罷宴，早些兒回來。您姪兒先回去也。下的樓來，不敢久停久住，回軍師話走一遭去。（下）（周瑜云）關平去了也。令人將酒來，玄德公滿飲此杯。（劉末云）元帥請。（周瑜云）再將酒來，玄德公滿飲一杯。（周瑜放杯科，云）小校，與我喚一個精細伶俐的來。（卒子云）理會的。兀那樓下有聰明伶俐的，着一個上樓去，答應元帥。（淨扮俊俏眼兒上云）若論乖覺非是騙，跳下床來不洗臉。精細伶俐敢爲頭，道我是智慧聰明俊俏眼。自家于樊的便是。元帥見我聰明伶俐，與了我個異名兒，叫做俊俏眼。不問遠方那裏來的人，我就認的他。我把他的膽認破了，我着他苦一世。元帥此一喚我來，則是賞我幾鍾酒喫罷了。我見元帥去。（做見科，云）元帥喚小的有何事？（周瑜云）我道是誰，原來是于樊。玄德公，這小的喚做于樊。我見他聰明乖覺，别的不打緊，他一雙好眼，不問遠方來的人，不是我這國的，他便認將出來。我見他精細伶俐，與了他個異名兒，喚做俊俏眼。（劉末云）這小的是一對好眼。（俊俏眼云）我頗頗兒的。（周瑜云）兀那俊俏眼，我與玄德公飲酒，替我掌着令。你見我這

對令箭麼？（俊俏眼云）小的每見。（周瑜云）你將着一支，我收着一支，你與我把着樓門，一切人等，不許放上放下。如有下樓的，對上我這支箭的，休道是別人，你便放他下樓去；如無令箭的，你便放他下樓去。（俊俏眼云）得令。就是我老子，我也不放他。（做下樓科，云）爲甚就是我，你也不許放下樓去。麼俺元帥不着別人把這樓門？別人不會幹事。元帥見我精細伶俐，喚我做俊俏眼。我這兩個眼，不問甚麼人，我便就認出他來，他怎生瞞的過我？我把住這樓胡梯，有令箭的，放下樓去；無令箭的，休想我放他下樓去。（正末扮姜維上云）某乃大膽姜維是也。因周瑜請俺主公黃鶴樓上赴會去了，孔明軍師在我手裏寫着兩行字，我扮做個漁夫，將着這對金色鯉魚，黃鶴樓上推獻好新走一遭去。（唱）

【雙調·新水令】我將這錦鱗魚斜穿在綠楊枝，舞西風晚涼恰至。殘荷凋翡翠，紅葉染胭脂，景物宜時。（云）我纜住船者。（唱）我這裏上江岸步行至。

（云）我來至這黃鶴樓也。我打聽的周瑜差他那心腹人，喚做俊俏眼，把着樓胡梯。我怎生推一個詐〔三〕熟兒：他說我姓張，我便姓張；他說我姓李，我便姓李。我則得上的這樓去呵，我自有個主意。先見他去者。（俊俏眼做盹睡科）（正末云）這廝睡着也。我着這廝喫一個巴掌道。（做打淨科）（俊俏眼做驚科，云）是誰打我來？（正末云）道你認的我麼？（俊俏眼云）我認的你，有些面熟。你敢是魚兒張麼？（正末云）誰道是蝦兒李來！（俊俏眼云）你那裏去來？（正末云）我聽的元帥在這黃鶴樓上筵宴，我將着這一對金色鯉魚，元帥跟前獻口味來。（俊俏眼云）是一對好金色鯉

魚也。你前日許了鮮魚兒鮮蝦兒，你許下我，你怎生不送來與我？(正末云)你怎生舉薦我一舉薦。我把這魚元帥跟前獻了，到明日你來我那船上來，我着你蝦兒魚兒挑一擔來，可不好？(俊俏眼云)休説謊。我如今便替你説去，你明日好鮮蝦兒鮮魚兒，可與我挑一擔來。你則在這裏，我替你説去。(俊俏眼做上樓見科)(周瑜云)這廝做甚麼？(俊俏眼云)樓下有一個打魚的，見元帥這裏飲酒，獻一對金色鯉魚與元帥跟前獻好新來。(周瑜云)打魚的獻口味，你認的他麼？(俊俏眼云)小的每認得，他每日在這江邊打魚，他喚做魚兒張。(周瑜云)既然你認的，着他過來。(俊俏眼做下樓見正末科，云)我替你説過了也，着你過去哩。休忘了我的鮮魚兒鮮蝦兒，明日送來。(正末云)我這簑衣斗笠，放在這裏。(俊俏眼云)你放下，我替你看着。(正末上樓科)(周瑜云)兀那廝，你甚麼人？(正末云)小人是這打魚的小張兒。(周瑜云)你來做甚麼來？(正末云)聽知的元帥在此筵宴，小的每無甚麼孝順，將着這一對金色鯉魚，元帥跟前獻口味來。(周瑜云)玄德公，他知道俺在此飲酒，將這一對魚來獻新。(劉末云)也是他孝順的心腸。(周瑜背云)我如今指着這魚，雙關二意，亂道數句。我譏諷這大耳漢，看他知道麼。(周瑜對劉末云)玄德公，俺今日在此樓上飲酒，感的這野人來獻新，不才周瑜亂道數句，玄德公跟前呈醜咱。(劉末云)劉備洗耳願聞。(周瑜云)這魚他在那碧波中遊戲，不提防撒網垂鈎，則爲他失計吞食。今日落在俺漁翁之手，魚也，你也難回淵浪。自損你那殘生。你若是做小伏低，我着你活潑潑的遠趁江湖；你若是弄巧呈乖，我着你須臾間除(四)鱗切尾。你可也難逢子産，今日個正遇着楊胥。魚也，你若是肯隨順呵，我着你享崢嶸獨步過龍門；你若是施逞能強，着你受金刀肝腸皆粉碎。(劉末云)元帥高才高才。

（劉末背云）這匹夫好無禮也！他指着此魚譏諷我。則除是這般。元帥，小官也有數句亂談，單題着此魚。元帥污耳。（周瑜云）某願聞咱。（劉末云）這魚生於水底，長在煙波，趁風濤滾滾入東吳，不提防誤落在漁翁手。這魚他將那絲綸垂鈎，怎牽萬丈鯨鰲？鱗甲生輝，斬眼着江翻海沸。錦鱗隨浪，踴身發忿跳龍門。若遇春雷，試看蟄龍歸大海。吐霧噴雲入大淵，騰身雷震動山川。那時頭角崢嶸際，攪海翻江上九天。（周瑜背云）這廝好無禮也！他着言語譏諷我。如今待要走向前去，一劍揮之兩段，着人便道：周瑜乃江陵大帥，酒酣之際，殺了劉備，着後代史官點筆，罵名不朽。待不如此來，可不乾走了這大耳漢？我如今將機就計，着這漁翁推切鱠，走向前去，一劍刺了劉備，着後人便道劉備着個漁翁殺了，可也不干我事。兀那漁翁，你近前來。你是土居也那寄居？（正末云）孩兒每是這江東部民土居。（周瑜云）哦，原來是俺這江東的部民。孩兒也，你再近前來。你與我做個心腹人，可是恁的？（正末云）小人理會的。（周瑜云）兀那漁翁，你這魚是針鈎上釣來的，是網索上打來的？（正末云）元帥，這魚也不是扳罾撒網，聽小人說一遍。（周瑜云）你說，我試聽咱。（正末唱）

【殿前歡】這魚兒他自尋思，可是他爲吞香餌可便中鈎兒。（周瑜云）這魚可在那裏來？（正末唱）他在那水晶宮裏相傳示。（周瑜云）兀那漁翁，你將這魚除鱗切尾，逗〔五〕鹽加醬，當面製造。急忙下手，某帶酒也。（睡科）（正末唱）誰承望命在參差，任漁公自三思。空有翻波志，他可便眼見的在鋼刀下死。這魚兒比並着，玄德，你與我仔細尋思。

（劉末低問科，云）姜維，敢是軍師教你來？（周瑜醒科，云）兀那廝，你不切鱠，說甚麼哩？切鱠！（又睡科）（正末唱）

【夜行船】小可漁夫該萬死，又不曾差說了言詞。進忠言玄德可也無不是。（周瑜怒科，云）你則依着我，下手切鱠。（又睡科）（劉末驚科，云）兀那小張兒，好生的切鱠。（正末云）小人理會的。（正末切鱠科，云）元帥，小人切了銀絲鱠也。（周瑜不醒科）（正末云）他睡着了也。（正末舒手科）（唱）你休看手梢兒，我手心裏公事。

（劉末看云）寫着道『彼驕必褒，彼醉必逃』。軍師的計策，我知道了也。（正末唱）

【水仙子】你休戀那玉簫銀管飲金巵，你將這碧蓮會筵席且告辭。（劉末云）軍師說甚麼來？（正末唱）俺軍師把元帥多傳示。（劉末云）關張二弟曾說甚麼來？（正末唱）這其間在江邊敢沒亂死。（劉末云）軍師再說甚麼來？（正末唱）俺軍師細說言詞。（劉末云）俺軍師可怎生不着人接應我那？（正末唱）這其間安排着軍校，（劉末云）可在那裏接應？（正末唱）在堤圈楊柳枝。（劉末云）我怎生得過這江去？（正末唱）先安排下個漁船兒。

（周瑜醒科，云）兀那廝，你說甚麼哩？其中有奸詐！小校那裏？把這廝拿下樓去，殺壞了者！（卒子云）理會的。（劉末云）元帥息怒。量他則是個打魚的人，有甚麼奸詐處？看小官面皮，饒了他罷。（周瑜云）看玄德公面皮，將這廝搶下樓去。這廝敢泥中隱刺。（正末唱）

【尾聲】小人怎敢泥中刺？（周瑜云）若不看玄德公的面皮，殺了這廝多時了。（正末唱）休休休休，

可不道大官不覷簾下事？（正末云）我下的這樓來。（俊俏眼云）你獻了那口味也？（正末云）我獻了口味也。我那簑衣斗笠呢？（俊俏眼云）兀的不是？明日替我送將蝦兒魚兒來。（正末唱）恰便似火上澆油，命掩參差。暢道萬語千言，三回兩次。若不是玄德公言詞，險些兒三尺龍泉劍下死。（下）

（周瑜云）將酒來。玄德公滿飲一杯。（劉末云）元帥先飲。（周瑜云）接了盞者。玄德公，你出一酒令，俺橫飲幾杯咱。（劉末云）小官不敢。（周瑜云）便好道『東家置酒客製令』。（劉末云）哦，着小官行個酒令，元帥差矣。正是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小官焉敢在元帥跟前行令？正是弄斧於班門。小官行一杯酒，請元帥行個令，小官依令而聽之。（周瑜云）既然玄德公不肯出令，某不敢違命。某周瑜出一令，單爲席間取一笑耳。論這古往今來，誰是英雄好漢？言者當，理當敬酒；言者不當，罰涼水飲之。玄德公請開談。（劉末云）元帥不問，小官也不敢多言。若論自古英雄，昔日魯公項羽，謂之好漢。（周瑜云）項羽他怎生是英雄好漢？（劉末云）昔日魯公姓項名羽，字籍，乃臨淮下湘人也。幼失父母，雄威少壯。力能舉鼎，勢勇拔出。喑嗚叱咤，目有重瞳。劉項相持，共立懷王。〔六〕統兵北路，虎視咸陽。詐設鴻門會，火燒阿房宮。渡河交戰，九敗章邯。滎陽城火焚紀信，倚勇烈威鎮諸侯，嬴沛公七十二陣。左有龍且，右有范增。楚漢元年五月五日，自號爲西楚霸王。豈不爲好漢也？西楚重瞳獨霸強，喑嗚叱咤志軒昂。拔山舉鼎千斤力，自古英雄說霸王。元帥，一個好霸王也！（周瑜云）玄德公差矣。項羽乃項燕之子，項梁之姪。雖力舉千

斤，能勇而不能怯，固也。那項羽鴟心蹈釁，向惡從鄙。徵〔七〕利不時，毒苦天下。殺宋義奪印，後入關背約。坑新安無辜之卒，殺軹道已降之主。劫墓取財，開宮戀女。屠虜咸陽士庶，燒阿房宮院。弑義帝於江中，左〔八〕遷諸侯於別地。他稱爵稱尊，所過無不殘滅，無所容於天地之間。那項羽不聽韓生之諫，不納范增之言，被淮陰跨夫盜粟韓信逼至烏江，自刎陰陵。他豈爲英雄好漢？霸王英雄兮自刎烏江。玄德公，你道的差了。你罰涼水，某則飲酒。（劉末云）元帥息怒。是小官差了也。元帥上酒，小官罰涼水。（周瑜云）玄德公，俺不論古往英傑，則論方今之世，誰是英雄好漢？（劉末云）元帥言道：不論古往英傑，則說方今之世，誰是英雄好漢。元帥，想方今之世，曹操爲之好漢。（周瑜云）曹操怎生是英雄好漢？（劉末云）想曹操籌謀廣運，智略多端。心如曲珠，意有百幸。夜卧丸枕。日服鴆酒三杯，威伏漢室。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挾天子以擅征伐。尋爲丞相，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自立爲魏公，加九錫，納其三女爲貴人，進位於諸侯之上。宮禁侍衛，莫非曹氏之人。曹操以雄兵百萬，虎將千員，左有百計張遼，右有九牛許褚，獨霸許昌，虎視中原。豈不謂之好漢？豪傑滾滾競山川，孟德奸雄掌大權。戰將千員兵百萬，一個曹公英勇占中原。元帥，一個好曹操也！（周瑜云）玄德公，你又差了也。想曹操奸雄足智，任俠放蕩。然托名漢相，實爲漢賊。功非扶漢，意在篡君。仗兵勢雄威，霸許都之地。雖然討袁紹，破呂布，下關西，定荆州，他那其事雖順，其情則逆。他夜卧丸枕，日服鴆酒，不離了許昌之地。某等合兵，一舉而焚於赤壁之下。他豈爲英雄好漢？曹操奸雄兮不離許昌。玄德公，你又道的差了。你再罰涼水，某則飲酒。（劉末云）是是是。小官又差了也。元帥飲酒，小官罰涼水。（周瑜云）玄

德公，俺不論古往今來英雄好漢，則說俺二人誰是英雄好漢？（劉末云）哦，元帥言道不論古往今來，也不論方今之世，則說今日俺二人飲酒，誰是英雄好漢。（背科，云）可着我說甚麼的是？則除是這般。元帥，非小官饒舌，不才劉備，乃景帝玄孫，中山靖王劉勝之後。然漢之宗葉，奈懦弱孤窮，紛紛世亂，因未遇隱於樓桑。今發忿崢嶸，受天恩官居越殿。堪恨曹操奸雄，威權太重，羣臣皆懼。漢室宗枝，盡皆隱姓埋名。然劉備將寡兵微，我則待立劉朝，復興漢世。非小官之能，一託軍師諸葛神機，二賴關張二弟之勇。非小官自誇，曹兵百萬，稱羽飛二弟爲萬人敵也。若論漢室英雄，小官劉備我是英雄好漢。（周瑜云）玄德公，你怎生是好漢？你又差了也。你既然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斬之不能禁釋，誰不知你是孤窮劉備？你在新野，被曹操領兵追襲，不敢領兵攻拒，棄妻子而奔於夏口。若不是關張二弟扶持，這其間定死在奸雄之手。劉備孤窮兮倚仗關張。玄德公，你又道差了也。（劉末云）是是是。小官失言，元帥是好漢。（周瑜云）我怎生是好漢？（劉末云）想曹操統一百萬雄兵，到此三江夏口。被元帥則一陣，破曹於赤壁之間，殺得曹操片甲不回。元帥豈不是好漢？（周瑜云）則這一句，纔合着我的心。玄德公言者當也。昔日霸王英雄兮自刎烏江，曹操英雄兮獨占許昌。劉備英雄兮倚仗關張，赤壁鏖兵兮美哉周郎。（做笑科，云）將酒來。你也飲一杯。我再飲一杯。（劉末云）元帥再飲一杯。（周瑜云）且住者。我恰纔貪歡喜，多飲了幾杯酒，覺我這酒上來了。我權時歇息咱。（做猛醒科，云）周瑜也，你好粗心也！我若睡着了呵，倘或玄德公盜了我這箭呵，不乾走了他？則除是這般。玄德公，你慢慢的住幾日去，我與你身上無歹意。周瑜若是有歹心呵，你見我這一支箭麼，我擲箭爲誓，丟在這江裏。（周瑜做

撇箭丟在江裏睡科)(劉末做慌科，云)嗨，我指望盜他這支令箭下樓去，誰承望他撇折了，丟在這江裏。我怎能够下這樓去？軍師也，你既然差關平來，送暖衣拄拂子來與我，可怎生無計救我回去？(劉末做拿拄拂子搠地科，云)我何日得過這江去？(劉末見拄拂子響科，云)好奇怪也。這拄拂子裏面，可怎生這般響？我試仔細看咱。原來是兩截兒的。我把你拔開看咱。兀的不是一支箭！我看咱，這箭不是周瑜的箭？可怎生得到軍師手裏？軍師你好強也！有了這箭也，我與你下這樓去。(做下樓科)(俊俏眼云)那裏去？(劉末云)有元帥將令，着我回去。(俊俏眼云)你有令箭麼？(劉末云)我無令箭呵，怎生能够下樓去？(俊俏眼云)將來我看。(劉末云)兀的不是令箭？(俊俏眼云)正是一對。既有了令箭，你去。(劉末云)我下的這樓來。劉備也，你好險也！若不是軍師之計，我幾時能够過這江去？軍師也，則你這『彼驕必褒』真良將，『彼醉必逃』思故鄉。周瑜也比及一醉酒醒尋玄德，那其間我片帆飛過漢陽江。(下)(周瑜做醒科，云)霸王英雄兮自刎烏江，曹操奸雄兮獨占許昌。劉備孤窮兮倚仗關張，赤壁鏖兵兮美哉周郎。皇叔！(俊俏眼云)黃鼠做了添換了。(周瑜云)劉備安在？(俊俏眼云)他下樓去了。(周瑜云)誰着你放他下樓去了？(俊俏眼云)他傳着元帥將令，將着元帥的令箭，因此上我放他去了。(周瑜云)住住住！我的令箭，我記的撇折了，丟在這江裏，他怎生又有這支令箭來？(俊俏眼云)他將着元帥的令箭，小的不敢不放他回去。(周瑜云)他怎生又有這支令箭來？(猛見拄拂子科，云)兀那個是甚麼東西？(俊俏眼云)這個是諸葛亮差關平送來的拄拂子。(周瑜云)你將來我試看。(做看科，云)原來這拄拂子是空的，這裏面藏着令箭。他那裏得我這支令箭來呵？我想起來了也。他祭風時，問我要支令

箭鎮壇。我又中這懶夫之計也！我正是使碎自己心，笑破他人口。既然走了，更待干罷！我如今便差甘寧、凌統、韓當、程普四將，領兵追趕劉備去，務要擒拿將他來。忙差軍校去如飛，統兵領將急忙追。若還趕上劉玄德，永困江東世不回。（同下）

校記

〔一〕隨：原作『事』，從校筆改。　〔二〕瑣：原作『所』，從校筆改。　〔三〕詐：原作『乍』，今改。　〔四〕除：原作『持』，從校筆改。　〔五〕逗：底本作『短』，從王校本改。　〔六〕懷王：原作『淮王』，從校筆改。　〔七〕徵：原作『微』，今改。　〔八〕左：原作『佐』，今改。

第四折

（劉封領卒子上云）帥鼓銅鑼一兩敲，轅門裏外列英豪。三軍報罷平安喏，買賣歸來汗未消。某乃劉封是也。自從我的父親過江黃鶴樓上赴宴去了，音信皆無。俺父親本不去，可是我送的父親去了。若是軍師來呵，我自有言語支對他。左右那裏？門首覷者。軍師來呵，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孔明上云）決勝千里施謀略，坐籌帷幄掌三軍。幼年隱跡南陽野，複姓諸葛號卧龍。貧道諸葛孔明是也。叵耐曹操無禮，他領八十三萬雄兵，與某交戰。俺主公結好於江東。吳王遣周瑜爲帥，黃蓋作先鋒。貧道祭風，周瑜舉火；黃蓋詐降，關張伏路，殺曹兵大敗虧輸。亂軍中走

了曹操，貧道領關張追趕。某夜觀乾象，見主公有難。某急差關平，後差姜維，接應主公去了。某料〔二〕俺主公無事回還。貧道今日收兵，回於赤壁連城，可早來到也。左右接了馬者。報復去，道有軍師下馬。（卒子云）理會的。報的將軍得知：軍師下馬也。（見科）（劉封云）呀呀呀，早知軍師來到，只合遠接；接待不着，勿令見罪。（孔明云）劉封，俺主公安在？（劉封云）苦苦苦！我父親麼，正在帳中閒坐，不想周瑜使魯肅將書來，請我父親過江黃鶴樓上飲宴。我便道父親不可去，軍師又不在，則怕父親有失。我左右當不住，俺父親一人一騎過江，黃鶴樓上赴會去了。（孔明云）誰着你父親一人一騎過江，黃鶴樓上赴會？假若你父親有失呵怎了？我不和你說，等你兩個叔叔來，看你怎生回話！（劉封云）這個，軍師干我甚麼事？（關末上云）憑吾義勇扶劉主，一桿青龍立漢朝。某關雲長奉軍師的將令，着某在華容路等曹操。不想亂陣間走了曹操也。今日回營見哥哥、軍師去。可早來到也。小校接了馬者，報復去，道有關某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軍師得知：有二將軍來了也。（孔明云）道有請。（卒子云）有請。（見科）（孔明云）雲長，曹操安在？（關末云）關某在華容路上，等着曹操交戰。亂陣中不想走了曹操也。（孔明云）既是他走了，也不必追趕。（關末云）住住住！我哥哥玄德公安在？（孔明云）二將軍，你休問我，問你姪兒劉封去。（關末云）劉封，你父親安在？（劉封云）二叔息怒。自從叔叔同軍師去之後，不想周瑜遣魯肅持一封書，請我父親過江黃鶴樓上赴會去。我便道：他那裏筵無好筵，會無好會，則怕周瑜那廝生歹心，你休去。我父親惱了，扯出劍來要殺我。我害慌躲避了。俺父親不想就上馬，一人一騎過江去了。（關末怒云）好也落！你怎生賣發哥哥過江去？若有疏失怎了？把這廝拿

住，一壁等三兄弟來，俺一同的問這廝！（劉封云）二叔叔，不干孩兒事。若三叔叔來，勸一勸。（孔明云）左右那裏？門首覷者，等張飛來，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正末扮張飛上云）某乃張飛是也。奉軍師將令，華容路上追趕曹操。不想曹操見某，走了也。回軍師話走一遭去。左右那裏？接了馬者。（卒子云）理會的。（正末唱）

【南呂·一枝花】撥回獬豸身，滴溜撲跳下烏騅騎；舒開狻猊爪，（正末見劉封走科，云）劉封那裏去！（唱）我這裏揝住錦征衣。嘴縫上拳捶，手指定奸讒嘴，我拷你個忤逆賊！（劉封云）三叔息怒。（正末云）你父親那裏去了？（劉封云）周瑜請的過江飲宴去了也。（正末唱）你怎生賣發的我哥哥，去他那四十里長江那壁？

【梁州第七】則爲那周公瑾兩三杯酒食，更壓着那一千個他這黨太尉的筵席。我跟前莫得誇強會，若還他無災無難，無是無非。若有些個爭競，半米兒疏失；來來來我和你做一個頭敵，則我這村性子不許收拾。割捨了喝曹操唬了他三魂，鞭督郵拷折你這脊背，休惱翻石亭驛摔袁祥撞塌頭皮。若還得回，俺哥哥無事來家內。使心量有奸細，船到江心數十里，則怕他背後跟追。

（劉封云）三叔，您姪兒〔二〕當不住父親，他堅意的要去，不干我事。（正末唱）

【隔尾】休得要臨崖勒馬收韁急，直等的船到江心那其間補漏遲。點手兒旁邊喚公吏，你與我麻繩子綁者柳樹上高高的弔起。直等的俺哥哥無事來家恁時索放了你。

（云）令人，與我將劉封弔起來者。（做弔淨科）（劉封云）三叔，我又不曾欠糧草，怎生弔起我來？（正末云）令人報復去，道有張飛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軍師得知：有三將軍張飛來了也。（孔明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見科）（正末云）軍師，張飛來了也。（孔明云）一壁有者。（正末云）二哥勿罪也。（孔明云）小校門首覷者，看有甚麼人來。（卒子云）理會的。（劉末上云）歡來不似今朝，喜來那逢今日？小官劉備是也。誰想周瑜有傷害某之心，酒酣之際，盹睡着了。多虧軍師妙計，小官以此得脫回還。可早來到也。左右接了馬者。兀的不是三兄弟張飛？兄弟也，咱爭些兒不得相見也。（正末云）哥哥來了也。（唱）

【隔尾】俺哥哥到黑龍江流的是潺潺水。（淨云）爹爹救我咱！（正末唱）紅蓼堤邊吖吖的叫喚誰？（劉末云）兀那弔的是誰？（正末唱）是你那孝子曾參可人意。（劉末云）三兄弟，爲甚麼弔起他來？（正末唱）見哥哥無些個信息，怕有些個疏失，因此上將他在柳樹梢頭着他便弔望着你。

（劉末云）兄弟，不干劉封事，饒了他者。（孔明云）主公煞是驚恐也。（劉末云）若不是軍師神機妙策，鋪謀定計呵，劉備怎能够回還也？（正末云）收拾戰船，我和他交戰去。務要拿住周瑜，與俺哥哥報讐，有何不可！（孔明云）三將軍，既然今日主公回來了也，休得躁暴。（正末唱）

【絮蝦蟆】軍將便似魚鱗砌，槍刀便似雁翅般齊，我又索與你迎敵。自從桃源結義，又在徐州失配；不曾相持對壘，不曾翻天倒地。我無處發付氣力，甫能逢着今日。紅錦征袍

喜披，黃錦腰帶緊繫；再把烏騅扣鞴，又把包巾整理。我聽的鼕鼕鼓擂，忽的搖旗，出的相持，美也兀的不歡喜煞愛廝殺的張飛！迎敵，馬蹄兒踏碎了東吳國。你是那周公瑾，我是這張翼德。眼兒裏見了，耳朵兒聽者。

（孔明云）住住住！三將軍息怒，衆將休鬧。比及周瑜來請主公赴會，貧道已知多時了也。某先差關平，後差姜維，我料周瑜怎出貧道之手？今日主公果然無事回還，三將軍可以饒免劉封。貧道今勸三將軍休兵罷戰，可是爲何？近日間俺向東吳家借軍破了曹操，不爭俺與他交鋒呵，則顯的俺忘恩背義也。既今日主公無事回來了，當以殺羊宰馬，做一個慶喜的筵席。則爲那三江夏口列英雄，赤壁焚燒百萬兵。周瑜慢使千條計，怎比南陽一卧龍？領兵先借荆州地，後取西川白帝城。四方寧靜干戈息，永保皇圖享太平。（同下）

校記

〔一〕料：原作『略』，從校筆改。

〔二〕姪兒：底本作『孩兒』，從王校本改。

王日華

小傳

王曄，字日華，號南齋。曹本《錄鬼簿》稱其『字日華，杭州人。體豐肥而善滑稽。能詞章樂府。臨風對月之際，所製工巧。有與朱士凱題《雙漸小卿問答》，人多稱賞。』賈本《錄鬼簿》則載『王日新名曄』，其他與曹本基本相同，『新』當爲『華』之誤。元末楊維楨《東維子文集·優戲錄序》則云：『錢塘王曄，集歷代之優辭，有關於世道者，自楚國優孟而下，至金人玳瑁頭，凡若干條。』篇末題：『至正六年秋七月序。』胡存善選《樂府羣玉·附錄·諸家傳略》則載：『王華，字日華，號南齋。』『又有雜劇三種：《桃花女》、《卧龍崗》、《雙賣華》。』由此可知王曄爲元末杭州人，與楊維楨、朱凱同時，元至正六年（一三四六）尚在世。

曹本《錄鬼簿》及《樂府羣玉》錄其所作雜劇三種，現流傳者僅《桃花女》一種。《太和正音譜》稱『其詞勢非筆舌可能擬，真詞林之英傑也。』

桃花女破法嫁周公

劇目説明

此劇現存完整的本子有兩種：一是《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題目正名作：『老錢鏗夜祭北斗星，講陰陽八卦桃花女。』二是《元曲選》本，題目正名作：『七星官增壽延彭祖，桃花女破法嫁周公。』二本均不署作者名。《元曲選》本簡名《桃花女》。曹本《錄鬼簿》錄此劇，名爲《破陰陽八卦桃花女》，列在王曄名下。賈本《錄鬼簿》不錄此目。《錄鬼簿續編》有《桃花女》一目，題目正名作：『祭北斗七星老錢篋，破陰陽八卦桃花女。』《太和正音譜》有《智賺桃花女》一目，均列入佚名作者類。由此可知，各書所載即爲現存此劇，作者當爲王曄。

兩本此較，曲詞、説白和情節差別較大，第一折《元曲選》本比脈望館本多〔寄生草〕一曲，第二折多〔叨叨令〕一曲，第三折多〔迎仙客〕一曲，第四折多〔沉醉東風〕、〔雁兒落〕、〔得勝令〕、〔川撥棹〕、〔鴛鴦煞尾〕五曲，合計全本多八支曲。劇尾脈望館本比《元曲選》本多真武神出場的情節，説明周公與桃花女是金童玉女轉世，業障已滿，回歸天位。兩本人物姓名也多不同：《元曲選》本的周公，脈望館本作周恭；彭祖，二本多稱彭大，但脈望館本第二折及題目均稱彭錢鏗人；《元曲選》本的石留住，脈望館

本稱石增福，周增福作周福童等。《元曲選》本删去真武神的情節，婚禮中協助桃花女破法的，是感恩圖報的貨郎石留住，而不是脈望館本所寫的動搖不定的彭大，更見簡潔和合理。

今以《元曲選》本爲底本，以脈望館本參校。

楔　子

（老旦扮卜兒上，詩云）衣止三丈布，食唯半升粟。老身本姓李，夫主姓石，人口順都喚我做石婆婆。祖居洛陽人氏。我們住的村坊也有百十多家，出名的止有三姓：一姓彭，一姓任，一姓石。卻好依年紀兒排房去，那姓彭的名彭祖，叫彭大公；姓任的名任定，叫任二公；我夫主名石之堅，叫石三公。這三姓人家，有無相濟，真個是異姓骨肉一般。只是子孫少，那彭大公寸男尺女皆無；任二公養得一女，喚做石留住，今年二十歲了。我夫主亡化之後，全虧這孩兒早起晚眠，營幹生理，養活老身。自春初收拾些貲本，着孩兒販南商做買賣去，至今杳無音信。想我河南人出外經商的可也不少，怎生平安字捎不得一個回來？我常常見彭大公説他主人周公開着座卦鋪，但經他算的無不靈驗。我如今不免尋彭大公去割捨幾文錢，算其一卦，看我孩兒幾時回家，可不好也。〔二〕（冲末扮周公、引外彭大上〔三〕，詩云）洛陽老翁無所適，上天下地鶴一隻。除卻人間問卜時，滴露研硃點周易。老夫周公是也。自幼攻習周易之書，頗精八卦之理。在於洛陽居住。渾家早年亡逝已過，嫡親的三口兒家屬：孩兒學名

增福〔三〕，今年二十一歲，還不曾與他定得親事；女兒小字臘梅，止得十三歲，也還不曾許人。以下亦無甚麼家僮使女，止有一個傭工的，喚做彭祖。自從老夫在城中開個卦舖，整整三十年，此人便在我家做工，每年與他五兩銀子。此人勤謹老實，又不懶惰，又不偷盜，我家中甚是少他不的，所以年年僱他，也有三十多年了。近因年老做不的甚麼重大生活，只教他管舖，無非開舖面、掛招牌、抹桌凳、收課錢、這輕省的事。不是老夫誇口說，真個陰陽有准，禍福無差。我出着大言牌，寫道：『一卦不着，甘罰白銀十兩。』這三十年來，并無一個算差了，被人拿了我那銀子去。彭祖，今日開開卦舖，掛起招牌，將這一個銀子挑出去，看有甚麼人來。（彭大云）理會的。（做挑銀子科，云）兀那一街兩巷過來過往的人，您都聽着：俺這周公陰陽有准，禍福無差，但是一卦算不着，甘罰這一個銀子，你要算吉凶的，早些兒來也。（卜兒上云）轉過隅頭，抹過屋角，此間有個卦舖，不知可是周公的？怎得彭大公出來，便好問他。（彭大做出見科，云）呀，石婆婆，你那裏去？（卜兒云）你常對我說，周公的卦算得有准，我因要問我兒子幾時回家，特特算卦來。（彭大云）這就是周公的卦舖，你隨我見去。（卜兒做入見科）（彭大云）老爹，這石婆婆是我的鄰舍，有個兒子做買賣去了，半年多不見音信，要你與他算一卦，看道幾時得回家來。（周公云）這等教他說那兒子的生年八字來。（卜兒云）我兒子今年二十歲，三月十五日午時生。（周公做算科，云）乾坎艮震巽離坤兑。（做拍桌科，云）嗨，便好道陰陽不順人情，我說則說，你休煩惱，你那兒子注着壽夭。（卜兒云）便壽短也罷了，只要得他回來，也等我得見他一面。（周公做搖頭科，云）你要見面不能够，這卦中該今夜三更前後，三尺土底下，板殭身死也。（卜兒云）老爹，你敢是要我麼？還再與他算算

看。（周公做冷笑云）你這婆婆怎麼說我作要？我的陰陽有准，禍福無差，若是算不着，我甘罰一個銀子與你。（彭大云）嗨，好可憐也。石婆婆，俺周公的卦斷生斷死，斷了三十年，不曾差了一個，你那孩兒定無活的人也。你快回家打點復三去。（卜兒云）老爹休怪，這一分銀子送你做課錢。（周公云）婆婆你將的去，我不要你的。（卜兒做謝別悲科，云）天那，兀的不煩惱殺人也！（詞云）聽說罷流淚悲傷，恰便似刀攪心腸。不爭兒板殭身死，天那，着誰人送我無常！（下）（周公云）今日清早起開舖，就算着這一卦，好不順當。我也不起卦了，彭祖，與我關上舖門，我注周易去也。（同彭祖下）（正旦扮桃花女上云）妾身任二公家桃花女是也。我待繡幾朶花兒，可没針使，急切裏等不得貨郎擔兒來買，我想石婆婆家小大哥是販南商的，常有江西好針在家裏，我如今到石婆婆處與他討一兩根咱〔四〕。（卜兒哭上云）我那兒阿，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旦做見科，云）呀，石婆婆，你在那裏來？（卜兒云）我到周公卦舖裏起課來。（正旦云）婆婆，你爲何這般煩惱？（卜兒云）兒也，你可不知，我因爲孩兒做買賣，出去了半年多不見回還，我心中有些恍惚，去到周公卦舖裏算了一卦，他道我孩兒注該今夜三更前後，三尺土下，板殭身死，怎教我不煩惱也！（正旦云）婆婆，便好道：『陰陽不可信，信了一肚悶。』你小大哥那裏便犯這般横禍，你信他怎的？（卜兒云）人都説周公的卦無有不靈驗的，不由我不信。只是我那兒阿，知道你今夜死在那裏？好收拾你骨殖去也。（做悲科）（正旦云）婆婆，你且省煩惱，説你那小大哥的生年月日來，等我與他掐算者。（卜兒云）他是二十歲，三月十五日午時生的。（正旦做掐指科，云）嗨，周公能算也，真個該今夜三更前後，三尺土底下，板殭身死。只是也還可解禳哩。婆婆，我救你小大哥咱。（卜兒云）你若救得

我孩兒性命，等他回來，多多的謝你也。（正旦云）我教與你：到今夜晚間三更前後，你倒坐着門限上，披散了你頭髮，將馬杓兒去那門限上敲三下，叫三聲石留住哥哥，他便不死了也。（唱）【仙呂·端正好】我說與你自心知，休對着別人道。我可憐見你皓首年高，你省可裏添煩惱。只等的一鼓盡二鼓交，驟雨過猛風飄，坐着門桯披着頭梢，將小名兒喚，馬杓兒敲，捱今夜待明朝。（帶云）婆婆，你則牢記者。（唱）穩情取做買賣的那兒來到。

（卜兒云）兒也，可有這等事麼？（正旦云）難道我哄你？只依着我的話去做，包你小大哥明早回來也。（卜兒云）呀，我倒忘了，你適纔到我家來做甚麼？（正旦云）婆婆，我不爲別的，要和婆婆討個江西針兒繡花。（卜兒云）針兒有，等明日孩兒回來，我就帶着針兒同孩兒來謝你也。（正旦云）這等，婆婆我去也。（下）（卜兒云）桃花女去了也，我不免依着他的說話，等到三更前後，風止雨息，倒坐在門限上，披散了頭髮，將馬杓兒去那門限上敲三敲，叫三聲石留住，搭救孩兒則個。（下）（小末扮石留住上〔五〕，詩云）耕牛無宿草，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自家石留住的便是。春間辭別了母親，出來做一場買賣，謝天地，利增十倍。今日回家，來到這裏，爭奈天色已晚，又遇着風雨，前不巴村，後不着店，怎生是好？（做看科，云）兀的不是一座破瓦窰，權躲在窰內，捱過一夜，明早回見母親去。我入的這窰來，且歇息些兒咱。（做睡科）（卜兒上云）這早晚是時候了，待我披開頭髮，倒坐門限上，把馬杓兒敲三敲，叫三聲石留住待。（做敲叫三科，下）（石留住做三應科，云）是那個叫我？出的這窰來，又不見個甚麼人。（做驚科，云）呀，我石留住好險

也！我纔出的這窰來，這窰忽的倒了，爭些兒把我壓死在窰底下哩。如今風雨已息，天色漸明，我不敢久停久住，趕回家見我母親去。可早來到家門首也。母親，開門來，開門來！（卜兒做開門，石留住入見科，云）母親，您孩兒來家了也。（卜兒云）你是人也是鬼？（石留住云）您孩兒怎麼是鬼？（卜兒云）你若是人，我叫你一聲，你應我，一聲高似一聲；若是鬼呵，一聲低似一聲。（卜兒做叫科，云）石留住待。（石留住做應科，云）哎。（卜兒再叫科，云）石留住待。（石留住再應科，云）哎。（卜兒三叫科，云）石留住待。（石留住云）我哄母親咱。（做低應科，云）哎。（卜兒做怕科，云）是鬼是鬼。（石留住云）母親爲何如此？（卜兒云）孩兒你不知，因你離家許久，老身放心不下，這城中有個周公，善能算卦，出着大言牌，上面寫道：『一卦不着，罰銀一錠。』是他算你該昨夜三更前後，三尺土底下，板殭身死也。（石留住云）母親，這周公也算的着，昨夜晚間，孩兒在破瓦窰中歇息，三更前後，不知是甚麼人叫我三聲，我在睡夢中應了三聲，慌忙走出窰來看時，這窰便忽的倒了，爭些兒壓死在窰底下哩。（卜兒云）孩兒也，你道周公算的着，還有一個算的着。我昨日算卦回來，適值任二公家桃花女來到我家借針兒，是他見我有些煩惱，問其緣故，我將前事説與他，他問了你生年八字，掐算了一遍，他説不妨，這個是有救的。教我到三更前後，披開頭髮，倒坐門限上，敲着木馬杓，叫你三聲石留住。我依了他這般做，不想你今早果然無事回來，着我歡喜不盡。（石留住云）母親，這等看來，周公算不着了，待孩兒去問他要這個銀子何如？（卜兒云）你去恐怕他不服，不肯罰這銀子，我同你去來。（並下）（彭大做笑科，上云）你道我彭大公爲何發這笑來？只好笑我家主人周公開着卦鋪，但是人來算卦的，少不的吉也斷凶也斷，生也斷死也斷。昨

日算我隔壁石婆婆的兒子石留住該死，道是不利市。到今早日將晌午，方纔着我開舖面掛起那大言牌。你道好淡麼？（卜兒同石留住上云）彭大公，你周公算我孩兒昨夜三更三尺土下板殭身死，我孩兒今日可怎生無事回來？算不着，我來問他要這挑出的一錠銀子。（彭大做驚科，云）哎喲，石小大哥果然没事，是他算不着了也。我周公在卦舖裏面，你自喚他出來，白他謊，討他銀子去。（周公上，做見科，云）你這婆婆又來怎的？（卜兒云）老爹，你算我孩兒昨夜身亡，算不着，你將那罰的銀子與我。（周公云）我豈有算不着的？（卜兒云）這個不是我孩兒石留住？是今早回來的。（周公云）敢不是你兒子？私下借倩這個小廝，要我的銀子來，壞我的買賣。（卜兒云）我只有的這個孩兒，彭大公也認的他哩。（彭大云）是他的親兒子，與他銀子去罷。（周公云）住住住，教他兒子自説生年八字來，等我再算。（石留住云）我今年二十歲，三月十五日午時生。（周公云）是這八字。（做再算驚科，云）怪哉！這命本等該昨夜三更前後，三尺土底下，板殭身死，今日算來，有個恩星臨時進命，救他無事，怎麼昨日没這恩星，今日便有恩星救命，這小後生一定不是石婆婆的兒子。（彭大云）你這老人家，他在我隔壁住，從小裏看生見長的，怎麼不是？説話在前了，我只除下這挑出的銀子與他去罷。（做與砌末科）（卜兒云）孩兒，得了這銀子，俺們回家去來。（下）（周公做悶科，云）我算了三十年卦，不曾差了。今日可怎生差算，被人罰了銀子去，兀的不悶殺我也。（彭大云）想是你老了不濟事了，教一街兩巷過來過往的人，都説周公算不着，被人罰了這挑出的一個銀子去，下次再不要他算了。您好知道麼？您常在我跟前賣弄這『陰陽有准，禍福無差』，今日如何？好惶恐人也。羞毛毛。〔六〕（周公云）這一個銀子不打緊，只是掛了三十年，今朝被人拿

去，真個惶恐。彭祖，與我關上舖門，我也不去註周易了。（詩云）獨擅陰陽三十秋，猶餘妙理未窮搜。饒君掬盡西江水，難洗今朝這面羞。（彭大同下）

校記

〔一〕楔子部分的情節與人物名稱底本與校本有較大差異，從『（老旦扮卜兒上，詩云）』至『算其一卦，看我孩兒幾時回家，可不好也。（下）』的石婆婆的獨白，校本作：『（冲末扮石婆婆領石增福上，卜兒云）待當家來不當家，及自當家亂似麻。早晨起來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老身姓李，嫁的夫主姓石，人口順都喚我做石婆婆，祖居是這洛陽人氏。嫡親的三口兒家屬，不幸夫主早年亡逝已過。頗有幾貫資財。誰想孩兒在長街市上算了一卦，說孩兒有一百日血光之災，千里之外，可以避其災難。孩兒要收拾些資本，一來逃災避難，二來要販南商做買賣去。孩兒也，爭奈俺家中別無得力的人，你去則去，則是早些兒回來也。（石增福云）則今日好日辰，辭別了母親，便索長行也。（做拜科）（卜兒云）孩兒，一路上小心在意，疾去早來，休着老身憂心也。（石增福云）母親保重將息。出的這門來，則今日販南商做買賣走一遭去。不避風寒歲月深，頻捎書信寄家音。經營轉換爲活計，利名忙殺小兒心。（下）（卜兒云）孩兒去了也。我且回後堂中去來。眼觀旌節旗，耳聽好消息。』〔二〕『冲末扮周公、引外彭大上』，校本作：『周恭領淨彭大上』。〔三〕『增福』，校本作『福童』。〔四〕『妾身任二公家桃花女是也』至『與他討一兩根咱』校本作：『妾身桃花女是也，隔壁是石婆婆家，掏個火去咱。』下面底本討針的情節，校本均爲借火。〔五〕『小末扮石留住上』，校本作『外扮石增福上』。下文底本的石留住校本均作石增福。〔六〕『羞毛毛』原作『毛毛毛』，從校本改，文意更明。

第一折

（周公同彭大上）（彭大云）老官人不要怪我老人家多嘴，你自從開這卦舖以來，也賺的够了，剛剛喫拿了一個銀子去，便關上舖門，何等小器。我聞的古人有言：『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你算了三十年的卦，從不曾算差了，止差的一個，也不爲多。你的名頭傳播的遠了，那算卦的人難道爲這一個不着，便不來要你算？若如此，別家起課的鬼也没的上門了。如今這青天白日關着舖門，像甚麼模樣？便好道『一日不害羞，三日喫飽飯』。我們靠手藝的買賣，怎害得許多羞。老官人，你依我說，到廂子角兒裏再取出個銀子來，待我依舊開了舖面，掛上招牌，挑出這甘罰的銀子去，怕做甚的。（周公云）你可不是這等說。我這一個挑着三十年了，如今被人拿去，我是出大言牌的，教我有甚嘴臉好見那夥算卦的人。不若且關舖門幾日，等他一街兩巷的人再三求我算卦，然後重開舖面，方纔好看。我在此悶坐，甚是無事，你說你那年月日時來，等我與你閒算咱。（彭大云）你要算我的命，被別人拿了你銀子去，拿我來襯舖兒。老官人，你不濟事，不要算我罷。（周公云）你這老弟子孩兒，我好意與你掐算掐算，講這等胡話。你說你那年月日時來。（彭大云）你左右算不着，我說與你知道：我今年六十九歲了。（周公云）幾月生的？（彭大云）五月初五戌時生。（周公做算科，云）乾坎艮震巽離坤兑。嗨，可是兩個兒也。彭祖，你今日安然，明日無事，到後日午時，合該土炕上板殭身死。（做哭科）（彭大云）你家裏盛廂滿籠放着銀子，纔喫人拿的一個去，便是這

等啼哭，這銀子想是你的命哩。（周公云）我哭你哩。（彭大云）誰呢？（周公云）你到後日，日當卓午，土炕上板殭身死。（彭大云）好說，我可怎麼得死？我不死，你死。（周公云）我這陰陽有准也。（彭大云）是你這陰陽有准，石留住不活了。，老官人，你把這陰陽收拾起罷，你這陰陽是『哈叭狗兒咬虼蚤，也有咬着時，也有咬不着時。』我不信你了。（周公云）來來來，你伏侍我多年，只今日放你回去，打點送終之具。（做與砌未科，云）分外與你一兩銀子，買些酒肉喫，辭別了你那親識朋友。你死之后，我好好殯送你也。（下）（彭大云）老官人，你回來，再與我算一算，可有甚恩星救麼？（做哭科，云）我又不曾要他算，平白地問了我八字，說我只在後日午時，土炕上板殭身死。打緊的我又怕死，這板殭的板字，教我怎當的起。待不信他來，他可陰陽有准；待信他來，我已是死的人了，那個救得？恰纔他與我一兩銀子，着我買些酒肉，喫的醉飽，辭別了一班兒親識朋友去。我有甚麼親識朋友在那裏？只有隔壁任二公。我今日先辭他一辭，就帶這銀子去與他喫一鍾。（做哭科，云）天阿，教我怎當的這板字也阿！（下）〔二〕（外扮任二公上）（詩云）急急光陰似水流，等閒白了少年頭。月過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萬事休。老漢姓任名定，人口順都叫我做任二公。婆婆亡逝已過，別無甚麼得力兒男，止有一個女兒，長成一十八歲，未曾許聘他人。這孩兒生下來左手上有桃花紋兒，因此上喚做桃花女。今日無事，我到門前閒看去咱。（彭大上云）恰好任二公正在門首，待我見去。（做見科，云）兄弟今日特來辭別你去也。（任二公云）哥哥，你要辭我往那裏去？（彭大云）兄弟不知，今日周公算我一卦，道我到後日午時身亡，以此先來辭你。（做哭科）（任二公云）哥哥且省煩惱，這陰陽事信他怎麼？那裏便准。（彭大云）那周公算的卦從來没個不准，教我

怎不煩惱。他今日與我一兩銀子買些酒肉喫，辭別了一班兒親識朋友去。我銀子現帶在這裏，待我買壺酒來，與兄弟喫一鍾。（任二公云）你到我家，倒喫你的？只等我女孩兒回來，安排些酒肉與哥哥食用咱。（正旦上云）妾身桃花女的便是。早間石婆婆送了我針兒，適纔到街市上配些絨綫回來。謝天地，今年好收成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俺則見四野田疇，禾苗豐茂，登場後，鼓腹歌謳。現如今無土馬絶征鬬。

【混江龍】雖然是農家耕耨，感謝得天公雨露有成收。則俺這村居野曈，那羨您畫閣朱樓。〔三〕你道官人每出來的乘駿馬，怎如俺那牧童歸去倒騎牛。俺可也比每年多餘黍麥，廣有蠶桑，囤塌細米，垛下乾柴，端的個無福也難消受。您穿的是輕紗異錦，俺穿的是坌絹的這粗紬。

（做見科，云）伯伯萬福。（背云）你看他爲何這般煩惱？莫不是與我父親有甚麼言語來？（唱）

【油葫蘆】你兩個自小兒相隨到白頭，端的是老故友，但同行共坐笑無休。我則道別逢閒漢頻搖手，你可也敢則是飽諳世事慵開口。俺則見這壁廂悶悶的迎，那壁廂鬱鬱的憂。（帶云）伯伯，（唱）你爲甚麼這等悄無言則辦的眉兒皺，淚簌簌不住點兒流？〔三〕

（云）伯伯，我去整治些酒菜兒來，與俺父親飲幾杯去。（唱）

【天下樂】卻不道一盞能消萬古愁。則俺這村也波坊，不比那府共州，那裏取笙歌綺羅擁上樓。這快樂俺這裏無，這快樂您那裏有。伯伯也，俺這裏止不過是村務酒。

（正旦暫下）（任二公云）哥哥，我女孩兒取酒去了也，我勸你開着懷抱，那陰陽則不要信他，便准殺也是後日的事。常言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你到後日再看如何，且管今日喫個醉去也。（彭大云）酒原是我要喫的，只是心頭被他這個卦兒當着，教我怎生喫的下去。（正旦捧酒上，做送酒科，云）伯伯滿飲此杯。（彭大做接酒不飲科）（正旦云）伯伯，你接着酒，則是不飲，可也爲何？（唱）

【寄生草】俺這裏有的是黃雞嫩、白酒熟，伯伯也你莫不爲茅檐草舍莊家陋？（彭大云）俺每都是莊農人家，一村疃兒居住的，有甚麼好房子在那裏？（正旦云）我也道來。（唱）也一般兒青山綠樹風光秀。（帶云）況我父親呵，（唱）又和你傾心吐膽交情厚。（彭大云）兒也，你不知道，我家主人周公，今日與我算一卦，道我没壽，以此喫酒不下。（正旦云）伯伯，你没壽今年也六十九歲了。（唱）但願的樂豐年醉倒有百千場，何必要鍊丹砂學取那松喬壽。〔四〕

（彭大做歎氣科，云）兒也，你勸我喫酒，豈不是你好意。但那周公的算卦，打着個大言牌，説道：『陰陽有准，禍福無差。若一卦算不着，甘罰白銀十兩。』我見他開舖三十多年，剛則是那石婆婆的孩兒石留住一個可也算錯了，被他要了這錠銀子去。今早他在舖裏問我的生年八字，與他掐算一卦，道是今日安然，明日無事，到後日午時，該在那土炕上板殭身死，因此來辭別你父親。（做哭科，云）兒也，這板殭的板字，教我怎生當那！（正旦云）伯伯你説你的生年八字來，等我也替你掐算咱。（任二公云）哥哥，我這孩兒也説道會起課，常常在手兒上掄掄掐掐，胡言亂話的，一般有准

處。你說與他算波。（彭大云）兄弟，你這女孩兒家怎麼算的周公過？我今年六十九歲，五月初五日戌時生。（正旦做掐指科，云）嗨，周公好能算也，真個注定後日日當卓午，土炕上板殭身死也。（彭大做哭科，云）我可道周公算的有准，則隔明日一日，兄弟我便與你永無會期，我是死的人了也。（正旦唱）

【後庭花】你則管裏絮叨叨說事頭，舌刺刺不住口；你便待準備着哭啼啼長休飯，伯伯也，咱與你換上這喜孜孜歡慶酒。休得要淚交流。我着你依前如舊，包管你病羊兒奔似虎彪，困魚兒脫了釣鈎。（彭大云）我那周公開了三十年卦舖，止算差的一個，你怎麼道他又算差了？（正旦唱）倒將咱佯不瞅，說周公百事有，轉陰陽得自由，更山川變宇宙。〔五〕

（彭大云）我伏侍他三十多年，實見他的卦無有不靈，無有不驗，真個是光前絕後，古今無比，你教我怎生不信他？（正旦云）伯伯，（唱）

【柳葉兒】你賣弄他光前光前絕後，不由我焰騰騰火上澆油。（彭大云）如今世上除了那周公一人妙算，再無敵對哩。（正旦唱）你道是周公世上無敵手，早激的我嗔難忍怒難收。伯伯也，則教他到我行納下降籌。〔六〕

（彭大云）兒也，你可怎生降着他來？（正旦云）伯伯，我今番救了你性命，則教他算不着，你意下如何？（彭大云）你若救了我老命得不死呵，我雖沒甚麼報答你，我當口中銜鐵，背上披鞍，報答你也。（正旦云）明日晚間正當北斗星官下降，你買七分兒香紙花果，明燈淨水供養着，等到三更三

點，那七位星官下降之時，受了你香紙花果，明燈淨水，再要一領淨席，做一個席囤，你悄悄的躲在那裏頭，等星官每臨去，你就跳出那席囤來。你休害怕，不揀那個星官扯住一個。他問你要官呵，你便道我不要；他問你要祿呵，你便道我不要。他道你都不要，你可要甚麼？你便道我則要些壽歲。恁的呵，便好救你的性命，不死了也。（彭大云）此言有准麼？（正旦云）怎麼不准？（彭大云）假若星官不來呵，你着我等到多早晚也？（正旦唱）

【賺煞尾】直等的月轉矮牆西，人約黃昏後，擺祭物澆茶奠酒，只待那七位星官來領受。伯伯也，早唬的你顫篤篤魂魄悠悠，那其間你可便休落了芒頭，要記的語句兒滑熟。（彭大云）那星官是甚麼形相，我可害怕怎生告他來？（正旦唱）忍着怕擔着驚告北斗，比似你做陰司下鬼囚，爭似得他這天堂上陽壽。（帶云）伯伯則今夜且和俺父親喫一個爛醉者。（唱）管着你笑吟吟同做醉鄉侯。（下）〔七〕

（彭大云）兄弟，我如今依着孩兒說，辦些素果齋食，香花燈燭，等到三更半夜，拜告北斗星官去。若得不死呵，我依舊拿這一兩銀子與你做東道喫。天那，則願得所言有准，保全我的老命也。（任二公云）哥哥，你只管依着他做去，吉人天相，到後日我同女孩兒來賀你也。（同下）

校記

〔一〕從此折開頭至此處，周公爲彭大算命的說白，校本均放在楔子的結尾，語句大同小異。

〔二〕〔混江龍〕曲

中『雖然是農家耕耨，感謝得天公雨露有成收』二句，校本作：『田苗成就，賀天公雨露酒初熟』。『則俺這村居野曈，那羨您畫閣朱樓』二句，校本作：『則說俺莊農村曈，不如您謝管(館)秦樓』。〔三〕〔油葫蘆〕一曲中『你兩個自小兒相隨到白頭，端的是老故友』二句，校本作：『您是那自小相隨老故友，端的是十嵌着九。』『我則道別逢閒漢頻搖手』句，校本作：『端的您便但相逢每日家頻念舊。』『俺則見這壁廂悶悶的迎，那壁廂鬱鬱的憂』二句，校本作：『這一個心下焦，這一個低着頭。』『你爲甚麼這等悄無言則辦的眉兒皺』，校本作：『怎生來哭啼啼則辦的你那雙眉皺。』〔四〕〔寄生草〕一曲校本無。〔五〕〔後庭花〕曲中『說事頭』校本作『誇志酬』。『釣鈎』校本作『綱鈎』。〔六〕〔柳葉兒〕一曲中『焰騰騰』原作『不鄧鄧』，從校本改。『早激的我嗔難忍怒難收』句，校本作：『不由我冲牛斗怒難收。』『則教他到我行納下降籌』句，校本作：『我今番教他撞着敵頭。』〔七〕〔賺煞尾〕原作〔賺煞〕，從曲律補。校本作〔尾聲〕。曲中『月轉矮牆西』校本作『月影綠窗齊』。『只等那七位星官來領受』，校本作：『那惡哏哏星官雄糾糾。』『芒頭』，校本作『厖頭』。『同做醉鄉侯』，校本作：『可便無月不登樓。』

第二折

(彭大做持祭物科，上云)自家彭大公的便是。那桃花女說今夜晚間是北斗星官下降之日，我依着他的說話，擺下這七分香紙花果，明燈淨水，拜告星官。又買了一領新席，做個席囤，着我躲在那席囤裏面。擺的這祭物都停當了也，我聽上衙更鼓咱。(做聽科，云)是三更時分了，覺一陣風過，吹的我毛森骨立，敢是星官下來也。我且躲在這席囤裏去咱。(外七人扮星官引小星兒上，詩云)

莫瞞天地莫瞞心，心不瞞人禍不侵。十二時中行好事，災星變作福星臨。吾神乃北斗七星是也。今夜吾神當降臨凡世，糾察人間善惡，來到此處。不知甚麼修善之人，虔心敬意，安排下七分香紙花果，明燈淨水，接待吾神，合該領受他供養波。（彭大做跳出扯住科，做拂袖科，云）吾神去也。（彭大云）上聖可憐見救小人咱！（星官云）你扯住我，莫不要官麼？（彭大云）我不要官。（星官云）莫不要祿麼？（彭大云）我不要祿。（星官云）官祿好受用哩，你都不要，你要些甚麼？（彭大叩頭云）小人叫做彭祖〔二〕，今年六十九歲了，明日午時該死。只望上聖可憐見，與小人些壽歲咱。（星官云）這個不打緊，我受了你香燈祭祀，與你名下勾抹了該死的册籍，注上三十歲，有九十九歲壽。〔三〕（彭大叩頭云）够了够了。（星官下）（小星兒躲桌下科）（彭大云）恰纔我明明數着八位星官下來，可怎麼則見的七位，這一位到那裏去了？（做掇桌見科，云）呀，卻原來在這裏躲着。（小星做走，彭大扯住科，云）上聖可憐見。（小星云）你扯住我要些甚麼？（彭大云）我要些壽歲。（小星做噀科，云）啐啐啐！（彭大云）不是這個啐，我要些壽歲。（小星云）你可不早說，我七位星官與了你多少？（彭大云）他與了我三十歲。（小星云）你今年多少年紀？（彭大云）我六十九歲了。（小星云）這等我也與你一歲，湊做一百歲，何如？〔三〕（詩云）彭祖一百歲，牙齒拖着地，飯也喫不的，教他活受罪。衆星官去遠了，我趕上去也。（下）（彭大做伸舌科，云）有這等異事，星官下降也是真的，受了我香燈祭祀也是真的，但不知與我這三十一歲可也是真的？（內雞鳴科）（云）呀，雞鳴了，天色明了也，只等捱過午時不死，我到周公家討他銀子去。周公也，我替你愁哩。（下）（周公上云）閻王注定三更死，並不留人到四更。今日是第三日了，可憐那彭祖在我家勤勤謹謹，伏

侍了三十多年，如今已過午時，一定是土炕上板殭身死了。我待親去埋殯他，也見的我一點不忘故舊之意。（彭大上云）老官人，你這等盛情我已心領了。你這大言牌在我手裏掛起放倒三十多年，須不好賴得。這一錠銀子快拿出來與我。（周公云）有鬼有鬼，你靠後些。（彭大云）老官人，我行有影，衣有縫，怎麼是鬼？只是你時運倒了，前日算差了石留住，今日又算差了我哩。（周公云）只怕你說差了八字，你說真的來。（彭大云）我今年六十九歲，五月初五日戌時生。（周公云）八字不差。（掐算科，云）這命不死，有些蹺怪，必是有人破了我的法，要搶我的買賣。（彭大云）是你老了不濟事，有那個來破你的法？你前日與了我一兩銀子，如今只與我九兩便是。（周公云）銀子不打緊，你跟我進來，待我關上門。（做打科，云）你不說那個破我的法，我就打殺你，看你可活得成。（彭大云）住住住，你這陰陽本慢帳，自家算不着，倒怪人來破你的法。你前日打發我去拜辭親識朋友，我可有甚麼親識朋友，只有我隔壁任二公。去辭別他，說你算我該今日午時身死。那任二公有個桃花女，也與我算一算，說不死，是有救的，明夜三更時分，該北斗七星下降，你備下香燈祭祀，着我躲在席囤兒裏，只等星官領受了，臨去之時，便跳出囤來，扯住一個，問他要些壽歲。我依着他，果然有七位星官，被我扯住，與了我三十歲，臨了又有一個油嘴小星兒，也與我一歲，說我整整的活一百歲，因此上我得不死。便是那石留住小孩子也是那桃花女救的。（周公做算科，云）乾坎艮震巽離坤兑，果然這一夜北斗星官下降，可知道破了我這陰陽。則除是這般。（做取砌末付彭大云）我不失信，這十兩銀子與你去。只是你在我家這許多年，我也不曾歹看承你，有一件事，你可與我做去。（彭大云）是什麼事要我做去？（周公云）明日我備下花紅酒禮，要

你將到任二公家，只說謝桃花女的。等他受了時，我自有個主意。（彭大云）你對我說這主意，我便去。（周公云）我不瞞你，我在這洛陽城裏算卦，則有我高。如今桃花女甚有意思，我那個增福孩兒還不曾定得親事，只等任二公受了我花紅酒禮時，我便好央媒去說親，不怕他不許我。若得他到我家做媳婦，可不顯的我家越有人了。這樁事都在你身上，我還要謝你，多如那媒人的哩。（彭大云）這個是喜事，我該去，只是任二公與我老兄弟，那桃花女又是救我性命的，這花紅酒禮本等是你的，怎麼認做我的謝禮？我老人家可也不會說謊。（周公做怒云）你這些謊不肯說，不肯完成我這樁親事，我這門還是關的，我再打你。（彭大云）老官人不要躁暴，我替你去便了。（詞云）勸周公莫便生嗔，將酒禮強勒成親，不爭我藏頭露尾，可甚的知恩報恩。〔四〕（下）（周公云）彭祖去了也。此事不宜遲慢，就去街市上喚個媒婆來，着他去任二公家說親，定要娶這桃花女做媳婦。我想有這桃花女，怎顯我的陰陽，只等問成了親事時，不怕不斷送在我手裏。正是強中更有強中手，惡人終被惡人磨。（下）（任二公上云）自家任二公的便是。俺桃花女着彭大公昨夜晚間等北斗星官降臨，乞求壽歲，今日已過午時不死，想是不死了。（彭大持砌末上云）兄弟非但不死，倒與我添了三十一歲壽哩。（做謝科，云）兄弟，你女兒的掐算靈驗的不可當，昨夜果然三更時分，有七個北斗星官下降。我依着你女兒，扯住他告壽，七位星官與了我三十歲，臨了一個油嘴小星兒也與我一歲，直活到一百歲。我今日特備些酒禮來致謝。（做遞酒科，云）兄弟請飲一杯。（任二公云）這也難得，我喫我喫。（做遞三杯俱飲科）（彭大云）這一段兒紅送與你女兒做件衣服穿。（任二公云）酒便好喫，這紅忒重了也。（彭大笑云）這是我買命的，也不爲重。（任二公做受謝科）（丑

扮媒婆上云）自家媒婆的便是。奉周公言命，着我到任二公家求親，可早來到門首也。無人報復，徑自進去。（做見科，云）任二公，你喜也。（任二公云）我老人家有甚的喜？（媒婆云）今有周公，他的大官人二十一歲了。他家事又富，女壻又生的俊，我特來與你家姐姐說這門親事。你姐姐到他家時，用不了使不了，穿不了着不了，噇不了嚷不了，有得好哩。（任二公云）等我問女孩兒肯也不肯，我不好自做主。（媒婆云）任二公，這事只在你做主，怎麼倒憑你家姐姐？適纔周公家肯酒，你也喫了，紅定你也收了，怎還推辭得那？今日說了親，後日是個大好日辰，就要娶你家姐姐做媳婦哩。（任二公云）我那裏受他花紅酒禮來？親事也不曾許，就要過門做媳婦，這等容易！（媒婆云）你道不曾受他花紅酒禮，那彭大公將來的不是？（任二公云）哥哥，你適纔那紅酒是你拿來謝我的，怎說是周公的？（彭大云）我本意自來謝你，那周公見說，替我備這紅酒。我是窮漢，巴不得他替我備禮，豈知他這酒是肯酒，紅是紅定。（任二公云）哥哥，你好歹也！我女孩兒救了你性命，不指望你來謝他，倒着你賣了他那。（彭大云）兄弟，你也知我在周公家傭工三十多年了，豈無些主人情分，便是我曉得他要求親的意思，也該替他攛掇。一來你女兒也長成，該嫁人了；二來周公是個財主，他增福哥一表人物，儘也配得你女兒過。兄弟，不如依我說，許了他罷。（任二公做氣科，云）你們裝這圈套來強娶我女孩兒，兀的不氣殺我老漢也！（正旦上云）妾身桃花女，到東莊討鏡兒去，心中有些恍惚，須索趕回家來，看是怎麼。（唱）

【正宮·端正好】則爲這鏡兒昏，我可也難梳裹，就東莊頭巧匠明磨。去時節大齋時，急回

來可早日頭兒末，不知俺家中有甚的人焦聒。

【滾繡毬】我頭直上髮似揪，耳輪邊熱似火。我行行裏袖傳一課，急慌忙把腳步兒頻挪。我這裏穿大道桑柘林，穿小徑荆棘科。（帶云）早來到門首也。（唱）則見亂交加不知是那個，則聽的沸滾滾熱鬧鑊鐸。（任二公云）彭大公，你使這等見識，我拚的和你做一場！（正旦唱）俺父親揎拳攞袖因何事？（彭大云）你要打我麼？由你打由你打，只要許了這親事便罷。（正旦云）原來是彭大公。（唱）他這般唱叫揚疾，不咪，便可也爲甚麼？（彭大做見正旦科，云）好好好，女孩兒來了也，我有說話要和你講哩。（正旦唱）有甚的好話評跋？〔五〕

（云）父親，你爲甚麼這般嚷鬧那？（任二公云）孩兒也，你可不知，有彭大公今日午時不死，拿着些酒禮來謝你。因你不在家，他把酒來勸我喫了三鍾，又拿一段兒紅絹送你做件衣服穿。誰知是周公着他來要求你親事做他媳婦的。他道我喫了他肯酒，受了他紅定，現今領着媒婆在這裏，約定後日是吉日良辰，一頭下財禮，一頭就要你過門。這可不是把我生做起來？這都是彭大公使的見識，因此上和他唱叫。（彭大云）我委實不知，怎麼屈怪我。（媒婆云）這個是喜事，五百年前注定的，姐姐，你許了罷。（正旦唱）

【倘秀才】那問親的無禮法，將我來劫奪；若是我不許聘，我可有甚麼罪過。（彭大云）哎喲，你這小孩子家就學得放潑那！（正旦唱）知他是您行凶也那我放潑。（媒婆云）喜事不要嚷，姐姐，你則許了罷。（正旦唱）你休言語，怎成合，可正是望梅止渴。

（彭大云）孩兒也，周公家這門好親事，我可着你受用一世兒哩。我就與你做個落花的媒人，也不虧了你。（正旦云）誰聽你這話來。（唱）

【滾繡毬】則你這媒人一個個、啜人口似蜜鉢，都只是隨風倒舵，索媒錢嫌少爭多。女親家會放水，男親家點着火，你將那好言語往來收撮，則辦得兩下裏挑唆。你將那半句話搬調做十分事，一尺水翻騰做百丈波，則你那口似懸河。

（云）父親，那周公家怎知有我來？（任二公云）這是彭大公說的。（彭大云）我幾曾說來，想是你救石婆婆的兒子，被他曉得了。（正旦唱）

【叨叨令】你道是石哥哥我不合救了他亡身禍，因此上被周公家知道我這賠錢貨。我則道多是你這撮合山要賺松紋錁，那裏管赤繩兒曾把姻緣縛。兀的不氣殺人也波哥，兀的不氣殺人也波哥。（帶云）彭大公，你好歹也！（唱）我則問你個彭大公怎麼的也這等迎風簸。〔六〕

（任二公云）常言道『衆生好度人難度』，孩兒也，你前日救了彭大公的性命，他把這樁親事報答你哩。（正旦唱）

【呆骨朵】想當日淚漫漫哭的你那喉嚨破，怕不眼睜睜的待見閻羅。周公也他算着你身亡，我端的救了你命活。（彭大云）兒也，你是我的恩人，怎忘得你。（正旦唱）哎，你個彭大公纔得消磨難，倒着我桃花女平白地遭摧挫。（彭大云）這是周公家要求媳婦，干我甚事。（正旦唱）

也是我不合搭救你，你將這惡言詞展賴我。

（彭大云）兒也，你可不要嚷那，我曉得周公是財主人家，他下的聘財比別家必然富盛。你到他家裏穿好的喫好的，受用一世。你若不許呵，只怕乾老了你也。（正旦唱）

【伴讀書】你休則管裏閒攛掇，休則管裏空擔荷。我如今綠鬢朱顏如花朶，我又不蒼顏皓首年高大。到來日你可便牽羊攜酒來相賀。（帶云）大公也，（唱）你看道是誰家結下絲蘿。〔七〕

（媒婆云）姐姐，彭大公說話須不誤你。若許了這親呵，你居蘭堂住畫閣，重裀卧列鼎食，有的受用哩。不是我媒婆說謊，他後日下的財禮，這樣高這樣大，雪花銀子有三十個，不比別人家寒酸。你只滿口兒許了他罷。（正旦唱）

【笑和尚】我我我，不戀您居蘭堂住畫閣，我我我，不戀您列鼎食重裀卧，我我我，不戀您那雪花銀三十個。（媒婆云）那周公算的好周易課，只有他家大官人曉得，再不傳別人的。姐姐，你過門之後，他還要傳這周易課與你哩。（正旦唱）他他他，論陰陽少講習，我我我，論卦爻多參破。休休休，我跟前（做推媒婆跌科，唱）還賣弄甚麼周易的課。〔八〕

（彭大云）兒也，你看我老人家面上，許了這親事罷。（正旦云）父親，便許了他也不妨事。（任二公云）孩兒也，我若是早知他們的見識，也不受他這紅酒來。常言道的好，男大須婚，女大須嫁，既是你肯許了，我也許。（媒婆云）原來這姐姐口強心不強，只是我做媒的喫虧，被他推這一跌。（正旦

背云）周公也，你休見差了。（唱）

【煞尾】〔九〕則怕我到家來有危有難如何躲，我勸你所作依公莫太過。投至得到我跟前，問個定奪，討個提掇，決個死活。哎，周公咪，你便有靈驗的陰陽敢可也近不的我。（下）

（彭大云）兄弟，你女兒已許下親事，我便與媒婆回周公話去也。（做別科）（任二公做扯住科，云）哥哥也，還喫鍾喜酒去。（媒婆云）任二公不勞了，周公在那裏懸望，要準備下財禮迎娶過門，許多事務都只在明日一日，放彭大公早些去罷。（任二公云）這等一發待成親之後，同請你來喫喜酒便了。〔一〇〕（同下）

校記

〔一〕『彭祖』，校本稱『彭鑱鏗人』。　〔二〕『與你名下勾抹了該死的册籍，注上三十歲，有九十九歲壽。』校本作：『既然你不要官祿，俺七星每一位與你一百歲，共七百歲。』　〔三〕『這等我也與你一歲，湊做一百歲，何如？』校本作：『你問我要歲數陽壽，我也與你五十歲，着你活到八百歲身亡也。』下文復述時同。　〔四〕彭大的下場詩中『將酒禮強勒成親』，校本作『你則待暗算他人』，『不爭我藏頭露尾』，校本作『不爭你傷了他性命』。此情節中，底本寫周公向彭大隱瞞了借娶親害桃花女的動機，校本卻是周公明說彭大明知，底本比校本更合理而有戲劇性。　〔五〕〔滾繡毬〕一曲中『桑柘林』校本作『並棘科』，『荆棘科』校本作『榆柳科』。　〔六〕〔叨叨令〕一曲校本無。　〔七〕〔伴讀書〕一曲中『空擔荷』校本作『閒焦聒』，『你看道是誰家結下絲蘿』，校本作『下匹段綾羅。』　〔八〕〔笑和尚〕校本作〔笑歌賞〕，曲中『他他他論陰陽少講習』，校本作『我我我陰陽您信不及』，『休休休

我跟前還賣弄甚麼周易的課』，校本作『來來來我跟前去休賣弄周易的課』。〔九〕〔煞尾〕校本作〔尾聲〕。

〔一〇〕折尾校本還有任二公的下場詩：『這樁親事甚來頭，偶然生出這緣由。選日過門成匹配，常言女大不中留。』

第三折

（周公上云）老夫周公，昨日使了個智量，着彭祖拿那花紅羊酒〔一〕去謝了任二公，隨後着媒婆去說親，要求他桃花女做媳婦。喜的他已許允了。今日是第三日，我準備下彩段財禮，已着彭祖喚媒婆去了，只等他兩個來時，好送到任二公家。一邊輛起坐車兒，兩旁擺着鼓樂吹打將去，準要今日娶那桃花女過門。這早晚彭祖媒婆敢待來也。（彭大上云）媒婆那裏？我周公家喚你哩。（媒婆上，〔二〕做打撞科，云）啐，你也睜開驢眼，今日吉日，周公家下財禮，是我媒婆的身上事，要你來喚！（做入見科）（周公云）我這娶親的禮物一應已都齊備了，你們領着快去，不要誤了我好日辰。（彭大云）這等我們就去。媒婆，到他門首，讓你先入去通知行禮的事，我隨後進來。（媒婆云）彭大公，你怎麼倒讓我先入去？（彭大云）那任二公的女兒性子好生利害，倘或禮物有些不臻，打將起來，我在後面好溜。（媒婆笑云）我做了一世的媒婆，再不曾着新人打了，我們快去。（周公云）且住。（做背科，云）待我算一算，乾坎艮震巽離坤兑。今日他出門之時，正與日遊神相觸，便不至死也要帶傷。上車又犯着金神七殺，上路又犯着太歲。遭這般凶神惡煞，必然板殭身死了也。

（彭大做偷聽科，云）嗨，原來周公懷這等惡意，我只道他娶桃花女做媳婦，那知要害他性命。則他陰陽是有准的。（做掩淚科，云）兒嚛，眼見得無那活的人也！（媒婆云）彭大公去罷。（下）（周公云）彭祖、媒婆去了也，我只在門前等候凶信咱。（下）（彭大、媒婆引人衆捧財禮並車燈、鼓樂上云）你每捧財禮的捧的齊整着，把車兒拽起着，花燈點亮着，兩邊鼓樂吹動着，到任二公家娶親去來。（媒婆云）時辰到了，請新人早些兒上車者。（正旦引石留住、〔三〕淨挑擔兒上云）妾身桃花女的便是。我想周公好狠也，他今日那裏是娶媳婦，無過怪我破了他的法，要擇些凶神惡煞的時日來害我性命。只是你的陰陽怎麽出得我這手裏？我一樁樁早已準備下了。今日清早起來，先拜過了家堂，辭別了父親，着他不要送我上車去，避過了他那惡煞。隨即到隔壁去別了石婆婆，與他借小大哥來送我，着他與我解救咱。哎，周公，你可枉用這一場歹心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別人家聘女求妻，也索是兩家門對。寫婚書要立官媒，下花紅、送羊酒，都選個良辰吉日。大綱來爲正禮當宜，那裏取這不明白強人婚配。

【醉春風】你去那周易內顯神通，怎如我六壬中識詳細。也不待到家門就要算的我一身虧，你道波可有這個理、理。由你有百般的陰謀，千般的巧計，怎當我萬般的提備。〔四〕

（彭大云）兒也，時辰到了，你請出門上車兒者。（媒婆做扶行科）（正旦云）且慢者。這出門的時辰，正犯着日遊神，又犯着金神七殺。有這兩重惡煞，爭些的着他道兒也。石小大哥，取我那花冠來，待我戴上，再取那篩子來，你拿着在我前面先行咱。（石留住云）理會的。（取冠與正旦戴，持

篩子先行科)(正旦唱)

【迎仙客】他道是日遊神爲禍祟，我桃花女受災危，怎知有千只眼先驅能辟鬼。(媒婆做扶出門科)(正旦唱)我行出宅門前，離得這閨閣裏，我呵若不是粧束巍巍，險些兒被金神打的天靈碎。〔五〕

(彭大做看正旦科，云)好也，被他早掙過兩重兒也。輛起車兒，媒婆扶新人上車者。(正旦云)住住住，這時辰正衝着太歲。我想太歲最是一個凶神，若不避着他，那裏得我這性命來？石小大哥，你等我上了車，分付拽車的人先把車兒倒拽三步，不許他便往前走。(媒婆扶旦上車科)(石留住云)推車的聽着，新人分付，先把車倒拽三步，方向前走。(衆應，做倒拽三步科)(正旦云)我這袖中有個手帕兒，待我取出來兜在頭上。(做兜帕科，唱)

【醉高歌】坐車兒倒背我這身己，手帕兒遮幪了我面皮。(彭大云)怎麼這新人車兒不向前走，倒往後退那？(正旦唱)大公〔六〕也，你可怎生不解其中意？我則怕撞着那凶神的這太歲。

(彭大做看正旦科，云)這一會怎麼孩兒不言語了？我試看咱。(正旦云)伯伯，你看我怎麼？(彭大云)沒。(周公上做望科，云)新人的車兒來了也。(問彭大云)如何？(彭大云)不濟事。(周公云)我算他板殭身死。(彭大云)他是活活兒的哩。(周公云)他怎麼活了來？(彭大云)你有這許多算法，他可有許多的解法哩。他出門時，他教人先拿着一個千隻眼在頭裏走。(周公云)那千隻眼是甚麼東西？(彭大云)是篩子。(周公云)那千隻眼在前，可不把日遊神先趕過一壁去了？這

金神七殺又怎麼解？（彭大云）他又戴上一頂花冠，層層都是神道，粧的似天帝一般，方纔出門。（周公云）這等可知金神七殺倒要避他了也。這太歲凶神他可又怎麼解？（彭大云）他上了車，不許推車的就走，將車倒拽三步，他袖兒裏取出個手帕兒兜在頭上，蓋殺了面，以此無事。（周公云）你可不要聽他說，把這車兒倒拽豈不死了？（彭大云）新人的言語，那個不遵聽他？你先對我說不得。（周公云）嗨，這妮子好強也。（彭大云）你可不濟哩。（周公云）等我再算一課，乾坎艮震巽離坤兑。彭祖，如今去請他下車兒來，正踏着黑道，我着他登時板殭身死。（下）（彭大做掩淚科，云）罷了，兒嚛，這遭可死了也。媒婆，請新人下車兒咱。（媒婆做扶正旦科）（正旦云）且慢者。今日是黑道日，新人踏着地皮，無不立死，則除是恁的。石小大哥，與我取兩領淨席來，鋪在車兒前面，我行一領倒一領。（石留住云）理會的。（取席鋪地科）（正旦做下科）（唱）

【石榴花】今日是會新親待客做筵席，倒準備着長休飯、永別杯。莫不我拜先靈打着面豹纛旗，你暢好是下的，使這般狡倖心機。娶新人指望成佳配，結百年諧老夫妻，怎麼未成親先使這拖刀計，早難道『人善得人欺』。〔七〕

【鬬鵪鶉】你送的我九死一生，哎周公也，枉壞了你那三財的這六禮。（做倒席行科，彭大云）你只管裏把這兩領席倒來倒去，是甚麼主意？（正旦唱）這的是我避難的機謀，躲災的見識。爲甚麼走走行行，鋪下淨席，則要你蓋了這裏，他揀定這黑道的凶辰。（帶云）我將這淨席呵，（唱）與他換過了黃道的吉日。〔八〕

（彭大云）這一會兒可不聽的他言語了，待我看咱。（做看正旦科）（正旦云）伯伯，你看我怎的？（彭大云）沒。（周公上，問彭大科，云）如何？（彭大云）不濟事。（周公云）這一番准着他板殭身死。（彭大云）他還活活兒的哩。（周公云）他怎生活了來？（彭大云）他早知道了，說今日是黑道日，他把兩領淨席鋪在地下，行一領倒一領，換過黃道走了。因此他可不死，還是活活兒的哩。（周公云）嗨，這妮子好強也。（彭大云）你可不濟哩。（周公云）等我再算一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兑。如今他該入門了，正是星日馬當值。新人犯了他，跑也跑殺，踢也踢殺，怕他不板殭身死。彭祖，你去請新人入門咱。（下）（彭大做搖頭科，云）周公，你好忒狠也。媒婆扶着新人入門者。（正旦云）且慢者。今日是星日馬當值，我過的這門限去，正盪着他脊背，可不被這馬跑也跑殺，踢也踢殺，那裏取我的這性命來？石小大哥，與我取馬鞍一副，搭在這門限上波。（石留住做搭馬鞍科）（彭大云）他把門限上放上這馬鞍子，又做甚麼勾當？（正旦唱）

【上小樓】你爭知就裏，陰陽凶吉，現如今星日馬當日，降臨凡世，正是該期。我可也、怎敢的、擅便道盪他脊背。先與他停停當當鞴上這一重鞍轡。

（彭大云）嗨，這一會兒我可不聽見他言語了。（做看正旦科）（正旦云）伯伯，你看我怎的？（彭大云）沒。（周公上，問彭大科，云）如何？（彭大云）罷麼，我道你老了不濟事了。（周公云）他可板殭身死了麼？（彭大云）老官人，他還活活兒的哩。（周公云）他怎的活了來？（彭大云）我去請他入門，他道今日是星日馬值日，把一副鞍子來搭在門限上。那馬便順順的伏了他，跑也不敢跑一跑，

踢也不敢踢一踢，因此不死，還活活兒的哩。（周公云）這妮子好強也。（彭大云）我說道你可不濟事哩。（周公云）等我再算一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兑。我如今請他入這牆院子來，卻是鬼金羊昴日雞當值。這兩個神祇巡綽，若見了新人呵，雞兒啄也啄殺他，羊角兒觸也觸殺他，必然板殭身死也。（下）（彭大做掩淚科，云）兒嚛，這一番可送了孩兒的性命也！媒婆，請新人入牆院子來。（媒婆做請科）（正旦云）且慢者。這早晚正值鬼金羊昴日雞兩個神祇巡綽，我入這牆院子去，必受其禍。石小大哥，取一面鏡子來，與我照面，再取那碎草米穀和這染成的五色銅錢，等我行一步，與我撒一步者。（石留住云）兀的不是鏡子？我便撒那碎草米穀去。（正旦做取鏡自照科）（石留住做撒草穀科）（彭大云）這孩兒有許多瑣碎。（媒婆做扶入牆院科）（正旦云）伯伯，你可那裏知道。（唱）

【幺篇】我着這草喂了羊，穀喂了雞。（帶云）這銅錢呵，（唱）着小孩兒每吵吵鬧鬧鬬爭相戲。趁哄裏、向堂前、將身平立。哎周公也，可早則頹氣了你那巽離坤兑。

（正旦做立科）（彭大云）孩兒這一會不言語，可敢死了？我試看咱。（正旦云）伯伯，你看我怎的？（彭大云）沒。（周公上，問彭大云）如何？（彭大云）我說你不濟事就不濟事了。（周公云）難道這一次他也不死？（彭大做抓臉科，云）他還活活兒的哩。（周公云）他怎生活了來？（彭大云）先算計了，道是這時候該鬼金羊昴日雞巡綽，把些碎草米穀撒一步行一步，又撒下些五色銅錢，等小孩子們去相爭相搶的。他自家把個鏡子照了臉，打鬧裏走進牆院子，如今在堂上立着哩。（周

公云）都是你這老弟子孩兒，你不要與他這草穀，可不死也！（彭大云）你家裏有草穀、五色銅錢與我帶去哩？都是他自家預備的。（周公云）便是他備的，你也不要與他撒纔是。（彭大云）老官人，他的算計比你高的多，他央着石留住與他做事哩。（周公云）嗨，這妮子好強也。（彭大云）你可不濟哩。（周公云）等我再算一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兑。他如今人的這第三重門，正是喪門弔客當值。新人這一番入門來，不板殭身死，我也再不算卦了也。（下）（彭大做歎科，云）嗨，兒嚛，這遭無那活的人也！（媒婆云）請新人入第三重門去。（做扶科）（正旦云）且慢者。這第三重門恰是喪門弔客當值，這神煞是犯他不得的。石小大哥，取那弓箭來，等我入第三重門時，與我射三箭者。（石留住云）理會的。（彭大云）弓箭也備的有，倒好做個貨郎擔兒。（正旦唱）

【普天樂】我這裏說真實，言端的，今日是犯着喪門弔客，我早把弓箭忙射。弓拽開似明月彎，箭發去似流星墜。（石留住云）關上門者，等我射箭，一箭，兩箭，三箭。（正旦唱）我這裏笑吟吟挪身來宅內。周公也，可不教我直挺挺板死在門闌。羞殺你曉三才的孔明，知六壬的鬼谷，畫八卦的伏羲。〔九〕

（彭大云）這一遭他敢逃不去了。待我看咱。（正旦云）伯伯，你看我怎的？（彭大云）沒。（周公上，問彭大科，云）如何？（彭大云）不濟事。（周公云）我算定他一准是板殭身死也。（彭大云）他還活活兒的哩。（周公云）這一番他怎生活了來？（彭大云）他說道入這第三重門，是犯着喪門吊客，便教石留住取弓箭來，先射三箭，方纔入門，怎麼不活。（周公云）這妮子好強也。（彭大云）乾

坎艮震。（周公云）你怎麼先攙了我的那？（彭大云）眼見的你又是這句兒。（周公云）如今人這卧房中，在白虎頭上鋪牀，我在外面響動鼓樂來驚起這白虎，怕他躲到那裏去？我着他板殭身死也。（下）（彭大云）兒嘍，這遭可躲不過了。媒婆，請新人到卧房中坐床去者。（媒婆請科）（正旦云）且慢者。我如今人卧房去，這床正坐在白虎頭上，他那裏響動鼓樂，驚起白虎，那裏取我的性命來？伯伯。（彭大云）你的解着都是石留住預備下哩。（正旦云）伯伯，我不爲別的，我有些害怕，他家有甚麼小孩兒，着一個來與我做伴咱。（彭大云）我也道這小孩子可放不得在貨郎擔兒裏的。周公家有個小姑娘，叫做臘梅，今年十三歲了，我着他來陪伴你如何？（正旦云）好波，你着他來。（彭大云）小姑娘有請。（搽旦扮臘梅上云）你叫我做甚麼？（彭大云）我和媒婆要前後執料去，要你來伴新人坐一坐。（臘梅云）哎喲，他是嫂嫂，還不曾見面哩，怎麼好去陪他？（彭大云）小孩子家怕些甚的？你則陪他去，等他坐過了床，還要出堂行禮，見你爹爹哩。（同媒婆下）（臘梅做見正旦科，云）嫂嫂萬福。（正旦云）姑姑萬福。你穿着我這鶴袖兒在這裏坐一坐，我往後面更衣去便來。（虛下）（外動鼓樂科）（白虎上咬臘梅科）（臘梅做倒科）（正旦更衣上，坐科）（彭大云）這一會不聽的孩兒言語，敢是死了也？我試看咱。（做看科）（正旦云）怎麼小姑娘臘梅死了也？（彭大云）呀，果然小姑娘死了！周公，快來！（周公上云）如何？（彭大云）小姑娘死了也！（周公云）新人在那裏？（彭大云）他兩個同坐着哩，不知怎麼新人不死，是小姑娘死了。（周公做哭科，云）桃花女，你好促狹也！（媒婆慌上云）周公家死了人，你們還吹打些什麼？我看那周公和這桃花女一不做二不休，少不得弄出幾個人命來。我媒人錢不曾賺得，倒要陪工夫吃官司，受他這等連累。

我們不如溜了的是。(同衆散下)(正旦唱)

【快活三】我則怕這雷霆白虎威，因此上要一個做相陪。忽被那鼓聲驚動怎支持，倒惹下你的悽惶淚。〔一〇〕

(彭大云)這都是俺那周公的陰陽有准，應在小姑娘身上了也。(正旦唱)

【鮑老兒】賣弄殺周易陰陽誰似你，還有個未卜先知意。(周公云)若有妨礙，你也該與小姑娘說一聲兒，怎麼眼睜睜的看他死了也？(正旦唱)不爭我小桃叮嚀說與臘梅，又則怕洩漏了春消息。(帶云)周公也，(唱)怎這般哀哀怨怨、煩煩惱惱、哭哭啼啼？〔一一〕

(彭大云)兒也，這小姑娘還好救得麼？(正旦云)你問俺公公，可要他活哩？(周公云)可知要活哩。(正旦云)這等，有淨水取一碗來。(彭大取水科，云)兀的不是淨水？(正旦接水，用手掐訣念咒云)天啉啉，地啉啉，魔啉啉，唵啉啉，吾奉九天玄女急急如律令攝。(做噴水三科，云)你不活怎麼那？(臘梅做醒科，云)父親也，乾坎艮震。(周公云)怎麼你也學我？(臘梅云)你下次再休弄這虛頭了也。(正旦唱)

【煞尾】算人間死與生，較陰陽高共低，再休提天文地理星家曆。周公也，你在我桃花女跟前如何過去得。〔一二〕(下)

(周公做歎科，云)直被這妮子幾乎氣殺我也！(彭大云)老官人，我勸你罷了，等桃花女滿月之後，將這座卦鋪讓他開去，可不還准似你。(周公云)我怎麼放的他過。等我再算一卦，乾坎艮震巽離

坤兑。彭祖，你到明日拿着一把快斧頭，出到城外東南角上，有一棵小桃樹，正是這桃花女的本命。你不要着一個人看見，也不要開言，悄悄裏一徑砍倒這棵桃樹，我着那桃花女板殭身死。（彭大云）這個我去不得。我這老性命也是他救我的，不指望我去報答他，倒做這等魘鎮事。欺心刺刺的，我不去，我不去。（周公云）你不去麼？待我關上門，先打殺你。（彭大云）我死不如他死，我去，我去。（周公云）一計不成，又有一計，看他明朝怎生躲避。〔一三〕（同下）

校記

〔一〕『花紅羊酒』原作『紅酒』，從校本改。　〔二〕校本無媒婆上場。　〔三〕校本無石留住上場，下文石留住幫助桃花女之事均由彭大代替。　〔四〕〔醉春風〕一曲中『顯神通』校本作『顯機謀』，『識詳細』校本作『使見識』。　〔五〕校本無戴花冠、持篩子行的情節及〔迎仙客〕一曲。　〔六〕『大公』校本作『老錢鑪』。　〔七〕〔石榴花〕曲中『早難道「人善得人欺」』校本作『你今日所算我一身虧』。　〔八〕〔鬬鵪鶉〕曲中『與他換過了黃道的吉日』校本作『我把這黃席子蓋了地皮』。　〔九〕〔普天樂〕一曲中『似明月彎』校本作『怎的休』，『箭發去似流星墜』校本作『箭去把門關閉』。『孔明』校本作『比干』。『鬼谷』校本作『呂望』。　〔一〇〕〔快活三〕一曲校本作：『災星退卻是伊，事臨頭待推誰？我見他煩煩惱惱痛傷悲，閣不住恓惶淚。』　〔一一〕〔鮑老兒〕一曲中『賣弄殺周易陰陽誰似你，還有個未卜先知意』，校本作：『你算着陰陽賣弄你，被我先解了你其中意。』底本『賣』原作『買』，從校本改。　〔一二〕〔煞尾〕原作〔尾煞〕，從曲律改，校本作〔尾聲〕。『星家曆』校本作『天文曆』。　〔一三〕折尾校本有彭大的下場詩：『疾忙去豈敢延遲，你的話誰敢不依。砍倒樹板殭身死，管情又活活兒的。』

第四折

（彭大上云）昨日周公着我磨了斧頭，到城外砍那小桃樹去。這桃花女在我面上有活命之恩，本等不好去得，被那周公逼勒不過，只得應承了他。我想他揀的日辰，都是凶神惡煞，尚且没奈他何，他是個人，叫做桃花女，須不是那桃樹。莫説砍倒這樹枝，便連根掘了來，難道這桃花女真個便板殭身死了不成？敢是這老頭兒没時運，倒了灶也。我如今且瞞着桃花女，腰着斧頭，往城外東南角上走一遭去來。（正旦衝上云）伯伯，你這般鬼促促的在這裏自言自語，莫不要出城去砍那桃樹麼？（彭大驚云）嗨，真個好能也！孩兒，你也忒心多，我不砍甚麼桃樹，我自要劈些柴兒來燒。（正旦云）伯伯，你怎麼哄我那？城外東南角上有一棵小桃樹，我今年一十八歲，這桃樹也種十八年了。那周公道是與我同年的，就是我的本命，因此上教你砍取他來，只要傷害我性命，怎知我昨日已預先知道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則問你爲甚麼腰横利斧出城東，怎生的我跟前還來打哄？我心間無限事，盡在不言中。不由我忿氣冲冲，謝得公婆家將俺來廝知重。〔二〕

（彭大云）兒也，實不相瞞，委的是周公着我砍桃樹兒去哩。（正旦云）伯伯，想當初是我救你來，今日可要你救我。（彭大云）兒也，你着我今日可怎生救你？（正旦云）伯伯，你砍那桃樹去，休要傷

了他根兒，你只半中間砍折。你若拿這桃枝進門那時節，我須死了。只要你記着我的言語，將那桃枝去門限上敲一敲，着周公家死一口。（彭大云）敲兩敲呢？（正旦云）着周公家死兩口。（彭大云）敲三敲呢？（正旦云）死三口。（彭大云）這等我直敲到晚。只是你不死，我與你報冤便好；你也死了，就把周公家七代先靈都死絶了，你怎得見？（正旦云）只等周公死後，你向我耳朶根邊高叫三聲：『桃花女，快甦醒者！』我便得還魂也。（彭大云）這話有准麼？（正旦云）豈有不准之理。（彭大云）孩兒放心，我牢記着哩。我如今砍桃樹去也。（下）（正旦唱）

【沉醉東風】我只道受了些千驚萬恐，那裏便埋没我四德三從。怎知你會把持，能搬弄，不則這日惡時凶。逼的我難躲難逃一命終，做一個虛名兒婦塚。〔二〕

（正旦做伏几死科）（彭大做背桃枝上云）我出的城門，到這東南角上，打一望，只見茫茫蕩蕩，一剗都是荆榛草莽，並不見什麼小桃樹在那裏，原來被一個棘針棵遮着哩。嗨，周公好算也。我走到這小桃樹下，記起孩兒的説話，不要傷了他根，只把上半截桃枝一斧頭砍將下來，如今背回去，不知我孩兒性命可是如何，待我看咱。（做放下桃枝看科，云）呀，果然死了，孩兒，你好苦也！周公，你好狠也！我記的孩兒曾説，他死了時，將這桃枝去門限上敲一下，周公家死一口，敲兩下死兩口，敲三下死三口，我可不信，待我叫周公出來試驗咱。（做叫科，云）周公快來，桃花女死了也！（周公領小末扮增福、臘梅上，看科，云）小鬼頭，你今日板殭身死了也。彭祖，快去買具棺木來，裝了他，與我擡在一壁者。（彭祖云）這老弟子孩兒好狠也，我試敲咱。（做取桃枝敲科）（臘梅倒科）

(周公驚云)呀，怎麼女孩兒也死了？(再敲，增福倒科)(周公云)呀，怎麼孩兒也死了？你莫不爲没了媳婦那？我另娶一個好的與你。(三敲周公倒科)(云)真個周公也死了也。(做連敲科，云)你看一夥隨邪的弟子孩兒都死了也。只是這桃花女怎的他活？我記得了，他教我周公死後，到他耳朵根邊高叫三聲：『桃花女，快甦醒者』，他便活起來，待我叫咱。(做三叫科)(正旦做醒科，云)一覺好睡也。(唱)

【雁兒落】我這裏困騰騰睡正濃，則聽的鬧嚷嚷聲驚動。還不够半竿日影斜，早喚醒一枕遊仙夢。

【得勝令】呀，笑殺那注易的老周公，枉了也砍折這小桃紅。他道是推休咎憑他用，怎如我轉陰陽妙不窮。他道是英雄，要把我殘生送；我如今從也波容，也等他一家兒似夢中。〔三〕

(彭大云)兒也，你怎生救得周公一家兒？也是你的陰隲哩。(正旦云)據他這一片狠心，可也該死。(彭大云)那周公是該死的，這增福小官人一些兒不干他事，他可也不該死。(正旦云)這等，你要救他活麼？(彭大云)他死了，我這工錢問那個討？可知要他活哩。(正旦云)伯伯，有淨水取一盞過來。(彭大做取水付正旦科)(正旦接水，用手捏訣念咒科)(先噴周公水科，云)你不活怎麼？(周公做醒科)(彭大云)呀，真個也活了。(正旦云)公公也，可不道乾坎艮震。(周公云)你也學我的話那。媳婦兒，這都是我不是了也；你則可憐見救我兩個孩兒咱。(正旦唱)

【川撥棹】你須是俺公公，比旁人自不同。我實指望承奉歡容，扶助家風。怎知你逞盡頑凶，設就牢籠，不許我身安壽永，到今日爻與卦兩無功。〔四〕

（周公云）媳婦兒，你則可憐見救我兩個孩兒咱。（正旦再用水噴增福科）（增福做醒科）（正旦唱）

【七弟兄】非是我指空、話空，做這等巧神通。也只爲結婚姻本待諧鸞鳳，因此上噀法水不惜救童蒙。到底個想前情尚覺傷心痛。〔五〕

（周公云）增福是你女壻，你可救活了，這小姑娘你一發可憐見救了命咱。（正旦再用水噴臘梅科）（臘梅做醒科，云）爹爹也，好乾坎艮震，送的我兩遭兒也。（彭大云）三口兒都活了，這喜酒我有的喫哩。（正旦唱）

【梅花酒】呀，還說甚列瓊筵捧玉鍾，這都是我蹇命相衝，惡業偏逢，爭些兒凶吉難同。（周公云）不是我誇口說，你做我家媳婦兒，管着你一生豐衣足食，也不虧負你哩。（正旦唱）您脫空衡脫空，我朦朧打朦朧。再休誇家道豐，衣能足食能充。權放下翠眉峰，且消停淚珠涌。〔六〕

【收江南】呀，今日個桃花依舊笑春風，再不索樹頭樹底覓殘紅。多謝你使心作倖白頭翁，若不是這些懵懂，怎能够一家兒團聚喜融融。〔七〕

（周公云）媳婦兒，你也不要怪我了。當初一日這洛陽城中，則有我的陰陽高，誰想兩番兒被你破了我的法，可不有了你，就不顯了我，以此心中不忿，要與你做個對頭。如今百般的被你識破，況我三口兒眼睜睜都是你救活的，我怎敢再來算計你？我則今日卧翻羊，窨下酒，教彭祖去請那任

二公並石婆婆母子兩個，都到我家裏來，喫慶喜筵席，可不好也。（彭大云）我也道來，昨日你家做一場親事，也不曾新人兩個同拜天地，也不曾拜見公公，親眷每也不曾接來會會，喜酒也不曾擺幾桌。沒酒沒漿，不成道場，也被人笑話。老官人，你今日說的纔是個說話，我就請客去也。（做行又轉科，云）媒婆也要請來，好扶新人拜堂。（周公云）說的是，你去一同請了來罷。（彭大下）（任二公、石婆婆、石留住、媒婆同彭大上云）我每同到周公家喫喜酒去來。（做入見科）（周公云）媒婆，你先扶新人和新郎拜謝天地者。（正旦同增福暫下更衣上，媒婆扶行禮，謝天地交拜科）（正旦同增福拜周公，周公受科）（次拜任二公，周公攙任二公受科）（次拜石婆婆，石留住同回拜科）（周公送酒科）（正旦送周公酒科）（周公云）今日是媳婦兒喜事，待老夫讚嘆幾句，列位親眷都喫一個爛醉者。（詞云）我老夫在洛城算卦多年歲，端的個論陰陽靈驗從無對。聞知有桃花女妙法更通玄，因此上與孩兒下聘成婚配。非是我選時日故生毒害心，實則要比高低試道他知未。果然他六壬課又出我之先，我只待服降他低頭甘引罪。想則是我周公家道日當興，纔得這好兒孫後輩超前輩。今日裏草堂中羊酒大張筵，願諸親共與我開懷喫個醉。（任二公云）親家說的好，我每拚喫的爛醉，盡興方歸也。（正旦唱）

【鴛鴦煞尾】從今後再休提一求一肯機謀中，越顯你千占千驗聲名重。也不索家貯神龜，户納錢龍，暢道術似君平，財如鄧通，贏的個車馬填門四遠裏人傳頌。你知我爲甚的所事兒玲瓏，則我這桃花原是那上天的種。〔八〕

題目　七星官增壽延彭祖

正名　桃花女破法嫁周公

校記

〔一〕〔雙調·新水令〕曲中『則問你爲甚麼腰橫利斧出城東』，校本作『你休那裏巧言令色廝過從』。　〔二〕〔沉醉東風〕一曲校本無。　〔三〕〔雁兒落〕、〔得勝令〕二曲校本無。　〔四〕〔川撥棹〕一曲校本無。　〔五〕〔七弟兄〕一曲校本作：『我將這被擁睡濃，則聽的鬧縱橫，驚覺我一枕遊仙夢。恰便似頓開金鎖走蛟龍，摔碎玉籠飛彩鳳。』和底本此曲有較大不同，而和底本的〔雁兒落〕一曲的內容較爲接近。　〔六〕〔梅花酒〕一曲校本作：『呀，我也索自議論咱愆業相逢，水火難同，猜看我做兒童。您脫空衝脫空，呀，敢是我朦朧打朦朧。值着這命不通，他命夭值着災星。我還魂喜歡容，我還魂喜歡容。』　〔七〕〔收江南〕一曲校本作：『〔喜江南〕呀，看桃花依舊笑春風，常言道吉凶兩相同。哎，你個使心作幸老周恭，常好是懵懂。咱都是一般瀟灑月明中。』　〔八〕〔鴛鴦煞尾〕一曲校本無。而劇尾校本比底本多真武神上場的情節：『（真武領執旗捧劍上云）周恭、桃花女，您見吾神麼？（周恭同正旦見科）（周恭云）俺二人見上聖。上聖，俺省了也。（真武云）既是您省了也，您二人非凡，乃仙苑中金童玉女，後歸於吾神部下。因你一念差遲，罰往人間，化爲男女。酒色財氣，人我是非，貪嗔癡愛，都見了也。你聽者：則因你一念相差，爲私（思）凡觸犯仙家。罰人間雖爲男女，原本是洞府根芽。斷禍福陰陽無比，定吉凶生死無差。周恭選毒害之辰，桃花女破其八卦。你二人塵寰中業障已滿，畢罷了人世間夙世牽掛。今日個駕祥雲正果朝元，您二人還歸於吾神部下。』

元末明初作家

羅貫中

小傳

羅貫中，生卒年不詳。據《錄鬼簿續編》，知羅氏與該書作者爲忘年交，羅於元至正二十四年（一三六四）前後在世。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十三『三國、宋江演義』條、《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五及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萬歷己未本《隋唐兩朝志傳》、李卓吾批點本《殘唐五代史演傳》等均稱『羅本貫中』或『貫中羅本』，一般認爲，羅氏名本，字貫中。

《錄鬼簿續編》謂：羅氏『太原人（案：或曰杭州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爲清新。』作劇三種。今存者有《趙太祖龍虎風雲會》，已佚者有《忠正孝子連環諫》及《三平章死哭蜚虎子》。此外著《三國志通俗演義》等小說多種。

宋太祖龍虎風雲會

劇目說明

本劇現存如下版本：《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雜劇選》本、《古雜劇》本、《陽春奏》本、《酹江集》本，凡五種。皆題羅貫中撰。五本文字及題目正名均相同，《酹江集》本僅對個別文字作過改動。

『宋太祖』，《錄鬼簿續篇》作『趙太祖』，或謂以作品產于元代，避題『宋』字，亦未必然。

現以脈望館本作底本，以其餘諸本參校。

楔子〔一〕

（石守信引王全斌、潘美及二小卒俱戎裝上，詩云）親統貔貅百萬兵，兜鍪日日侍承明。朝梁暮晉何時了，定許將軍見太平。下官姓石，雙名守信，大梁人氏。方今周世宗登基，四方擾攘，干戈不息。爲我累建大功，升受馬步親軍都指揮使，統領着八十萬禁軍，得專征伐。近奉聖旨，招募智勇

之士，量才授職。這一人乃王全斌，這一人乃潘美，現充帳前統制官，與我八拜兄弟，一同調遣。兄弟，但有知識，當爲國引進咱。（王全斌云）哥哥，今有馬軍副指揮使趙弘殷長男趙匡胤，文武全才，智勇過人。少年遊歷關東關西，獨行千里。若得此人統領軍馬，蕩除草寇，何愁天下不太平也。（石云）兄弟，既有如此賢才，何不早説？可備禮帛鞍馬，差人敬徵聘者。（王云）差誰去請？（石云）可就差統制官潘美走一遭去。左右，將禮幣鞍馬過來。（二卒捧段幣盔甲上，隨定潘美）（石云）疾去早來者。（潘云）得令。（下）（石唱）

【仙呂·賞花時】兩隻手揩磨日月新，一片心扶持天地穩。向千萬里展經綸，把狼煙掃盡，直教龍虎會風雲。

（云）潘美去了也。咱也去來。（下）

校記

〔一〕底本不作楔子，併入第一折。此從《酹江集》本及《雜劇選》本。案：楔子之〔賞花時〕曲與第一折套曲分屬不同韻部。

第一折

（正末扮趙匡胤引趙普、鄭恩、曹彬、楚昭輔常服上，詩云）平生踪跡遍天涯，四海原來是一家。塗炭生民誰拯救，何時正統立中華？某姓趙名匡胤，乃指揮弘殷之子。自幼好使槍棒，攻習韜略。遊歷關陝，結識天下知名之士。這個是幽州趙普，曾參隨我父四方征伐，充帳前判官。這一人乃曹彬，靈壽人氏。這一人乃鄭恩，大梁人氏。這一人乃楚昭輔，宋州人氏。皆與我相交至密，結爲弟兄；雖古之關張，不過如此。今日無事，在此閒行了一會。衆兄弟，權此告別，明日再會。（齊下）（苗光裔道服上，詩云）先天成數久精通，八卦循環掌握中。歲在庚申天下定，乾元九五見真龍。某姓苗名訓，字光裔，大梁人氏。自幼習周易先天之數，兼通星緯之學。如今周朝世宗登基，國步多艱。某因此隱於草澤，以賣卜爲生。我見王氣正兆大梁，必然有真命帝主出世。我今在汴梁橋下，開張卦肆。打掃乾淨，看有甚麼人來。（做鋪卦小桌上科，正末引鄭恩常服上云）兄弟，咱別了衆兄弟，行來不覺將至城中也。（鄭云）哥哥如此武藝雙全，何不求試？爲國家出力，也得圖形麟閣上。（正末云）兄弟，你怎生知我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四海爲家，寸心不把、名牽。待時運通達，我一笑安天下。

【混江龍】現如今奸雄爭霸，漫漫四海起黃沙。遞相吞併，各舉征伐。後漢殘唐分正統，

朝梁暮晉亂中華。豺狼掉尾，虎豹磨牙；尸骸遍野，餓殍如麻。田疇荒廢，荆棘交加；軍情緊急，民力疲乏。這其間生靈引領盼王師，何時得蠻夷拱手遵王化？我只待縱横海内，遊覽天涯。

（鄭云）哥哥，不覺行至汴梁橋下。前面是一卦鋪，咱教那先生算一卦如何？（正末云）也使得。（見苗科，云）先生拜揖。（苗做慌跪科，云）早知我主到來，只合遠接；接待不着，勿令見罪。（正末喝云）先生休胡説！（苗云）臣相人多矣。主公乃九朝八帝班頭，四百年開基帝主。（正末云）先生，莫不你喫酒來？（唱）

【油葫蘆】莫不你酒力禁持眼界花，請先生再覷咱。我須不是金枝玉葉那根芽。（苗云）主公堯眉舜目，禹背湯肩，真乃帝王之相也。（正末唱）你道我堯眉舜目堪圖畫，湯肩禹背實稀詫。（苗云）主公正應九五飛龍在天之數。（正末唱）頭直上又没一片雲，渾身上又没萬縷霞。你道我乾元九五飛龍卦，多管是相法内有爭差。

【天下樂】我本是粗魯尋常百姓家，休誇。則管裏迤逗殺，這言詞早合該萬剮。市廛中人物稠，牆壁間耳目雜，但聽的不是耍。

（正末指鄭云）你相我這個兄弟咱。（苗云）這個醜人是一個凶神太歲，不過是一路諸侯。（鄭云）這先生好無禮！如何説我是凶神太歲？兀的不氣殺我也！（正末唱）

【醉中天】平白地相驚唬，到大來廝踏踏，早則麼話不投機一句差。（鄭云）氣殺我也！他怎

敢說我，殺了這個牛鼻子。（正末唱）把心上火權時納，到晚來把天文看咱。明朗朗衆星高曜，不如你孤月光華。

（潘美引二卒將禮幣戎衣上，云）奉元帥將令，聘禮賢士趙匡胤。尋了這一日，到卦舖中。兀的不是？我索過去。（做見科，云）趙公子拜揖。先生拜揖。適蒙石元帥鈞旨，因統制官王全斌舉薦閣下有文武全才，徑差潘美賫禮幣鞍馬，前來聘請赴京授職。閣下只索就行。（苗云）這位君子也是上界星象，一路諸侯之命。（正末云）將軍一貌非俗，但不知年甲幾何？（潘云）念潘美年二十二歲。（正末云）某長兩歲，就此拜爲兄弟，有何不可？（潘云）既蒙兄長錯愛，敢不盡心報答？（正末拜唱）

【那吒令】知心的最多，誰如叔牙？知音的最多，誰如伯牙？知兵的最多，誰如子牙？龍蛇混甚日分，豺虎亂何時罷？爭名利使盡奸猾。

【鵲踏枝】這個待把雲拿，那個早被天罰。氣昂昂創業開基，眼睜睜敗國亡家。一任教縱橫奮發，都是些井底鳴蛙。

【寄生草】傳正道無夫子，補蒼天少女媧。因此上黎民餓死閶闔下，賢能埋沒林泉下，忠良枉死刀槍下。亂紛紛國政若摶沙，虛飄飄世事如嚼蠟。

（潘云）元帥將令緊急，須索走一遭。（正末云）先生拜別。（做行到科，潘云）哥哥稍待，兄弟先通報去。（潘見石跪云）早蒙元帥鈞旨，禮聘賢士趙匡胤已到軍前聽令。（石云）着進來。（潘喚正末

進見科，石云）賢士姓甚名誰，家鄉何處，曾習武藝不曾？（正末云）念在下姓趙名匡胤，副指揮弘毅之子。自幼習成武藝一十八般。韜略兵法，無所不通。（石云）你細說我聽。（正末唱）

【醉扶歸】敢把征鞍跨，兵器慣曾拿，甲馬營中是俺家。（石云）既如此，就留在轅門聽用咱。（正末拜唱）謝元帥相留納。（石驚起科，末又拜唱）請穩坐安然受咱，容參拜階墀下。

（石又驚起云）賢士乃有福之人，小官不覺驚慌，不敢受禮。賢士試將武藝說一遍我聽。（正末唱）

【金盞兒】論弓箭不曾差，使劍戟頗熟滑；提一條桿棒行天下，十八般武藝非敢道自矜誇。遮莫槍刀並劍戟，鞭簡共椎檛。往常學成文武藝，今日貨與帝王家。

（石云）既如此，今日將引賢士赴闕，見帝封官去咱。（正末云）今日拜識元帥，又蒙引進，當盡心報國。（石云）左右，門首看有甚麼人來。（趙普上云）自家趙普是也。自從在趙都指揮帳下，結義大公子爲弟兄，想昔日大公子遊隨州時，客於董宗本家。其子董遵誨常夢黑蛇十數丈變龍飛去，既而羣虎乘風隨之。人見紫雲如蓋，凝結城上。今日有人傳說元帥石守信聘大公子授官面帝，風雲之夢，信有徵也。只索奉餞一遭。來到這軍門前。左右通報，說判官趙普見。（卒子報科，石云）着他進來。（普云）元帥拜揖。大哥拜揖。呀呀，哥哥可喜也！小弟特來奉餞。此行功名不小也。（正末唱）

【賺煞】向邊塞建功勛，赴京闕朝鑾駕。直叩君王御榻，長朝殿太平筵宴罷。出宮庭擁大纛高牙，天街上擺頭答。醉醺醺把金鐙斜踏，穩坐逍遙玉驄馬。馬頭前對挑着絳紗，紗

籠內齊燒着銀蠟。那其間任香風吹落帽檐花。（同下）

第二折

（苗光裔儒扮上，楚昭輔戎裝隨上，苗云）某苗光裔是也。自從前者相得趙大公子有天子之分，不想被朝廷禮聘，現授都點檢之職。某一向就在軍門聽用，〔二〕近日聞得北漢兵入寇，朝廷命點檢出師北伐。某等亦須收拾軍裝則個。呀呀，好怪也！你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蕩，此天命也。咱弟兄每急急回家，準備出征則個。（下）（太后宮妝法服，引幼主黃袍及石守信戎裝、陶穀文扮上，云）我乃周家太后是也。自從先帝世宗晏駕。立此幼子宗訓爲君，四方擾攘不寧。近聞漢遼兵自土門東下入寇。我朝有殿前都點檢趙匡胤文武全才，乃先帝簡用之臣，又兼他手下將校精強，可着他去征伐一遭。石守信卽便傳旨：着趙匡胤掛印總兵官，率領本部人馬，北征遼漢，早建大功者。（石云）領聖旨。（並下）〔三〕（正末戎裝引趙普、曹彬、苗訓、楚昭輔、李處耘、鄭恩上，云）某趙匡胤是也。自從元帥石守信舉薦，蒙世宗皇帝委任，直做到殿前都點檢之職。多虧衆兄弟扶持。今日蒙幼主聖旨，着我統兵北伐。我引本部下人馬及衆將校趙普、曹彬、苗訓、李處耘、楚昭輔、鄭恩一同征進。這一去：犬羊巢穴一時平，錦繡江山三箭定。（唱）

【南呂·一枝花】漫漫殺氣飛，滾滾征塵罩；懨懨紅日慘，隱隱陣雲高。軍布滿荒郊。我

命將憑三略，行兵按六韜。右白虎左按青龍，後玄武前依朱雀。

【梁州第七】護中軍七層劍戟，守先鋒萬隊槍刀，五方旗四面相圍遶。朱旛皂蓋，黃鉞白旄；箭攢雕羽，弓掛龍弰。滴溜溜號帶齊飄，威凜凜掛甲披袍。撲鼕鼕鼓擂春雷，雄糾糾人披綉襖，不剌剌馬頓絨絛。咆哮，戰討，馬和人飛上紅塵道。金鐙穩，玉鞭梟，催動龍駒把轡搖，轉過山腰。（云）行不幾里，又早天晚也。（唱）

【牧羊關】見幾點寒星現，一鈎新月皎，看看的兵至陳橋。教前隊休行，催後軍趕著。屯車仗離官道，就館驛度今宵。疾忙教各部下關糧米，對名兒支料草。

（正末云）左右，軍行到何處了？（衆云）前到陳橋驛了。（正末云）接了馬者。鄭恩那裏？（鄭云）有。（正末云）傳下將令去者：大小三軍，諸名將校，各依隊伍安歇，勿得諠譁。違令者斬！（唱）

【賀新郎】諸軍衆將一週遭，小心的下寨安營，在意的提鈴喝號。七禁令五十四斬從公道，丁寧休犯法違條。捲旌旗停斧鉞，卧鞭鍊豎槍刀，悄悄的各依隊伍休喧鬧。解鞍鬆戰馬，卸甲脱征袍。

【隔尾】五更籌更聽金雞報，一部從休辭永夜勞，畫角齊吹玉梅調。人休貪睡着，馬須要喂飽。我且半倚幃屏盼天曉。（衆下）

（正末睡科）（鄭同李處耘上，李云）某都押衙李處耘是也。今同鄭將軍等跟隨趙點檢征進，軍次陳

橋驛。某等想來：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賊，誰則知之？今太尉掌軍政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征伐，建立大功，人望已歸。不如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鄭云）李將軍說的是。（李云）咱與趙書紀計議則個。（鄭云）趙大人有請。（趙普上云）某趙普是也。現充點檢帳下掌書記官。今日從征，軍次陳橋。這早晚只聽有人呼喚，未免出見咱。（做見科，李云）諸將無主，願册太尉爲天子。（普云）太尉忠心，必不汝從。（李云）軍中偶語則族，今已議定。太尉若不從，則我輩安敢退而受禍？（普叱云）策立大事，固宜審圖。爾等何得便肆狂悖！諸將各宜嚴束部伍聽命。（鄭云）若依你等議論，何時是了？（搽黃旗蓋末身，衆呼噪科）（正末驚醒科，唱）

【哭皇天】把好夢來驚覺，聽軍中不定交。那裏也兵嚴刑法重，則末早人怨語聲高。（衆軍一擁向前，齊呼萬歲）（正末唱）險將咱唬倒。廟廊召會。臺省所關，君王振怒，太后生嗔，不刺則俺這歹名兒怎地了？驚急列心如刀鋸，顫篤速身如火燎。

（苗云）主公上應天心，下合人望，乃真命帝主也。（正末云）噤聲！（唱）

【烏夜啼】都是你謊陰陽惹得諸軍鬧，一個個該剮該敲。（鄭云）哥哥，你先身上穿了黃袍，如何倒說俺不是？（正末唱）呀，原來這犯由牌先把我渾身罩。（普云）天命已定，天數難逃，主公亦當應天順人。（正末唱）你道是天數難逃，可甚麼情理難饒。不爭這杏黃旗權當滾龍袍，可將這出師表扭作郊〔三〕天詔。我想受禪臺爭似凌煙閣。汝貪富貴，吾豈英豪？

（正末云）此事決不可行。（衆將喧呼科，正末云）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爲主，能從我命則可；不從

我命，決不可行。（衆皆跪云）唯命是聽。（正末云）太后幼主，我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汝等勿得凌暴及動擾黎民，劫掠府庫。違令者滿門皆斬！（衆云）一聽禁令。（太后、幼主、石守信、陶穀上，云）昨因北漢入寇，遣趙點檢出征。今早聞衆軍士立趙點檢爲帝。我想來：四方不寧，必得真主撫馭。今趙點檢威望素著，人心推戴久矣。何不就同往陳橋，效堯舜故事，禪位一遭，有何不可？（做行科，到科，云）來到這軍門前。石守信入報去。（石云）報總兵得知，太后到來。（末下迎見科，太后云）五代亂離，人民塗炭；將軍功蓋天下，堪居大寶。老身母子情願禪位則個。（正末云）臣名微德薄，豈堪居此大位？（太后云）幼子孤弱，不能撫馭四方。將軍德過堯禹，正宜受禪。（正末唱）

【紅芍藥】娘娘德行勝唐堯，微臣比虞舜難學。不爭讓位在荒郊，枉惹得百姓每評跋。（幼主云）將軍，聽太后旨者，我願受藩服足矣。（正末唱）臣怎敢等閒將天下交，您君臣再索量度。（鄭恩仗劍作怒科）（正末唱）你磨拳擦掌枉心焦，休得要亂下風雹。

【菩薩梁州】你可也暢好是乾喬，休施凶暴，休胡爲亂作。（鄭云）哥哥，我一發都殺了，恰不伶俐？（正末唱）則一句唬得我顫欽欽魄散魂消。不爭這老鴉占了鳳凰巢，卻不道君子不奪人之好？把柴家今日都屬趙，惹萬代史官笑。笑俺欺負他寡婦孤兒老共小，強要了他周朝。

（石云）今日就此受禪，必須有策詔方可行禮。（陶云）有有。（自袖中出詔科，石云）既有了詔書，

衆官跪者。（陶念科，云）大周皇帝詔旨：天生蒸民，樹之司牧。二帝推公而受禪，三主乘時而革命，其極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天命有歸。咨爾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稟上聖之資，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怨，厥功懋焉。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謳歌獄訟，歸于至仁。應天順人，法堯舜如釋重負。予其作賓，嗚乎欽哉，祗畏天命。顯德七年正月初五日。（衆將呼萬歲起科，正末云）衆將校聽我戒飭。（唱）

【二煞】尊太后如母呵您百官頓首聽教道，待幼主如弟呵教經典留心謹向學。朝廷内外舊官僚，勿得欺凌，盡皆榮耀。則今日軍馬回莫驚擾，把龍袖嬌民休唬着，勿犯秋毫。

【尾】（指趙）你坐都堂朝廷政事休差錯，（指石）你掌樞密天下兵機勿憚勞。（指苗）你掌司天，算星曜。（指李楚）你做元戎，司斬斫。（指曹潘）你統雄兵，做招討。（指鄭）你管親軍，守城郭。（指王）你統貔貅，驅將校。（指幼主）兄弟誦詩書，習禮樂。（指太后）娘娘居龍樓，住鳳閣。不是我倚勢奪權，使強欺弱。既然立草爲標，必須坐朝問道。賞不間親疏，罰須分善惡。有罪的加刑，有功的贈爵。不是我挾天子令諸侯篡宗廟，恐民心變了把山河棄卻，因此上權受取這一顆郊天傳國寶。（衆並下）〔四〕

（吳越王引相國吳程冠服上，詩云）百萬精兵聽指呼，衣冠四世守全吳。我生直欲全忠節，不愧人間大丈夫。某姓錢名俶，字文德。本貫杭州人氏。自祖公公錢鏐在唐昭宗時平黄巢有功，封有吳越，更五朝世守此邦。今聞中原趙點檢登基，治同堯舜，聲教萬里；比五代之君，判然不同。正四

方混一之時，倘或出師，自當入貢咱。（吳云）等王師出來，決一死戰，納土未爲遲也。（共下）〔五〕（南唐李主引丞相徐鉉上，詩云）雄據江東二百州，六朝基業喜兼收。中原將士休窺伺，百萬精兵在石頭。某姓李名煜，字重光。江東人也。自我祖父建國江東，傳國三世。近聞中原大宋皇帝卽位，操練兵馬，有下江南之志。況我貢獻不缺，必欲見伐，如何是好也？不免練兵防守則個。（下）（蜀主孟昶引相國王昭遠上，詩云）幾年辛苦下西川，東視中原各一天。秣馬練兵常預備，先人世業肯輕捐？某蜀王孟昶是也。自先君王於全蜀，某承其基業，衆官僚立我爲大蜀皇帝。中原連歲多故，不暇外攘。今周朝革命，宋皇踐祚，志在吞併，難同五代之君。誠恐兵臨劍閣，將如之何？須索守備咱。（下）（南漢主劉鋹引相國龔澄樞上，詩云）久鎮潮陽衆日強，幅員千里盡炎方。外夷多少皆朝貢，南國人稱廣漢王。某姓劉名鋹，南漢王是也。自先祖領節旄于潮廣，奄有南海；後值五代擾亂，遂獨霸一方。今中原有宋皇帝登基，四方混一。唐吳已稱朝貢，某偏居瓊海，王師一出，將如之何？須扼把險要以御之，斯爲得策。（下）

校記

〔一〕此句以下，《酹江集》本作楚昭輔道白。　〔二〕以上文字，《酹江集》本及《雜劇選》本均並入第一折。

〔三〕郊：原作『交』，今改。　〔四〕以下文字，《酹江集》本並入第三折。　〔五〕以下文字，《雜劇選》本並入第三折。

第三折

（趙普衣冠引張千捧香桌書燭上，云）某趙普是也。自從做掌書記時，扶佐當今皇帝，定有天下之號曰宋，四方承平。以某有推戴之功，官拜中書大丞相，進封韓王。今夜雪下甚緊，料無人來。張千，你拿過香桌來，點上燭，我讀一會論語咱。（張千云）我燒上些香，剔的燈亮亮的。老爹，你慢慢的看者。（正末紗帽常服上云）某自從陳橋兵變，衆兄弟立我爲大宋皇帝。曉夜無眠，恐萬民失望，諸國未平。今夜風雪滿天，路無行客，寡人扮作白衣秀士，私行徑投丞相府裏，商量下江南收川廣之策。出的這禁城來，是好大雪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光射水晶宮，冷透鮫綃帳。夜深沉睡不穩龍牀，離金門私出天街上。正瑞雪空中降。

【滾繡毬】似紛紛蝶翅飛，如漫漫柳絮狂。剪冰花旋風兒飄蕩，踐瓊瑤腳步兒匆忙。用白襴兩袖遮，將烏紗小帽搪。〔一〕猛回頭把鳳樓凝望，全不見碧琉璃瓦甃鴛鴦。〔二〕一霎兒九重宮闕如銀砌，半合兒萬里乾坤似玉妝。粉填滿封疆。

（正末云）行了這一會，面前是丞相府了。呀，關了門了。（唱）

【倘秀才】則見他鐵桶般重門掩上，我將這銅獸面雙環扣響。（做敲門科，張千問云）甚麼人敲

門？（正末唱）敲門的是萬歲山前趙大郎。（張云）這早晚夜又深，雪又大，來作甚麼？（正末唱）堂中無客伴。（張云）俺老爹看書哩。（正末唱）燈下看文章。（張云）你來有甚事？（正末唱）特來聽講。

（張云）你要聽講，當往法堂中尋和尚去，你錯走了門了。（正末唱）

【呆骨朵】衝寒風冒瑞雪來相訪。（張云）有甚麼緊急事，你說。（正末唱）有機密事緊待商量。（張報云）老爹，門外有人叫門。（普云）你問他是誰。（張云）他說是趙大官人，有機密事來商議。（普做慌科，云）快開門，快開門！（普見駕跪云）不知主上幸臨，有失遠接。（張千慌走科）（正末唱）忙怎麼了事公人？（普又拜云）恕微臣之罪。（正末唱）免禮波招賢宰相。（正末問張云）這是那裏？（張云）這就是俺丞相廳房。（正末云）怎麼使你這般樣人？（唱）正是調鼎鼐三公府，那個是剃頭髮楊和尚？（普云）陛下尊坐。（正末唱）我向坐席間聽講書，（張云）老爹，酒食已備，捧上來罷。（正末唱）你休來耳邊廂叫點湯。

（正末云）夜深人靜，張千好生看着相府門者。（普云）主公，今夜天氣甚寒，不求安逸，冒雪而來，卻是爲何？（正末唱）

【倘秀才】朕不學漢高皇深居未央，朕不學唐天子停眠晉陽，常則是翠被寒生金鳳凰。有心思傅〔四〕說，無夢到高唐。（普云）主公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尚不肯逸豫。（正末唱）這是俺爲君的勾當。

（背云）寡人頗通文墨，試問丞相一問。（問云）寡人問卿，卿試聽者。（唱）

【滾繡毬】既然主四海爲一人，必須正三綱謹五常。寡人呵幼年間廣習槍棒，恨未曾登孔子門牆。尚書是幾篇？（普云）尚書者上古三墳五典，洪荒莫考。夫子斷自唐虞，以典謨訓誥誓命六體，皆堯舜禹湯文武授受之心法。孔安國斷爲五十八篇。帝王治世之書也。（正末唱）毛詩共幾章？（普云）夫詩者古人吟咏性情之大節，有風雅頌三經，賦比興三緯。詩有三千，删爲三百十一篇。善以爲勸，惡以爲戒。（正末云）禮記主意如何？（普云）夫禮記乃漢儒所撰述，雜錄古禮之義。蓋六經之用，禮實爲先。治人事神，無非以禮。日用之間，不可斯須少者。（正末唱）講禮記始知謙讓。（云）春秋主意如何？（普云）春秋以褒貶爲辭，敦典庸禮，命德討罪，世道之興亡可鑒。（正末唱）論春秋可鑒興亡。（普云）陛下法宗堯舜禹湯文武，方爲聖主。（正末唱）朕待學禹湯文武宗堯舜，（普云）臣有愧于古之賢相也。（正末唱）卿可繼房杜蕭曹立漢唐，燮理陰陽。

（正末指桌上書問云）卿看的是甚麼書？（普云）是論語。（正末笑云）寡人聞童子入學，先讀論語。卿何故也看他？（普云）論語乃孔門弟子記聖人的切要言語，皆治國平天下之要道。臣用半部，佐我主平治天下。（正末唱）

【倘秀才】卿道是用論語治朝廷有方，卻原來只半部運山河在掌，聖道如天不可量。似恁的談經臨絳帳，不強似開宴出紅妝？聽說後神清氣爽。

（普云）天寒雪大，臣有一杯酒進獻，未敢擅專。（正末云）將酒來何妨？（普叫云）老妻將酒來。

（旦捧酒上）（呼噪科）（正末唱）

【滾繡毬】銀臺上畫燭明，金爐内寶篆香。（普執壺斟酒科）（正末唱）不當煩老兄自斟佳釀。（旦進酒科，正末唱）何須教嫂嫂親捧霞觴？（普云）陛下，臣妻與臣乃糟糠之妻也。（正末唱）卿道是糟糠妻不下堂，朕須想貧賤交不可忘。常言道表壯不如裏壯，妻若賢夫免災殃。（云）朕得卿，卿得嫂嫂，可比四個古人。（唱）朕得卿呵正如太甲逢伊尹，卿得嫂嫂呵卻似梁鴻配孟光。則愿的福壽綿長。

（正末云）寡人要與商量軍國重事，教嫂嫂自便。（旦下，普云）陛下深居九重，當此寒夜，正宜安寢，又何勞神過慮？（正末云）寡人睡不着。（唱）

【倘秀才】但歇息想前王後王，纔合眼慮興邦喪邦，因此上曉夜無眠想萬方。須不是歡娛嫌夜短，早難道〔五〕寂寞恨更長。憂愁事幾樁。

（普云）陛下，不知所憂者何事？說向臣聽。（正末云）寒風似箭，凍雪如刀。寡人深居九重，不勝其寒，何況小民乎？（唱）

【滾繡毬】憂則憂當軍的身無掛體衣，憂則憂走站的家無隔宿糧。〔六〕憂則憂行舡的一江風浪，憂則憂駕車的萬里經商。憂則憂號寒的妻怨夫，憂則憂啼飢的子喚娘。憂則憂甘貧的晝眠深巷，憂則憂讀書的夜守寒窗。憂則憂布衣賢士無活計，憂則憂鐵甲將軍守戰場。怎生不〔七〕感嘆悲傷！

（普云）陛下念及貧窮，誠四海蒼生之福。（正末唱）

【倘秀才】憂的是百姓苦向御榻心勞意攘。（普云）百姓困苦，只因四方多事。今天下太平，民力漸蘇矣。（正末云）一榻之外，皆他人之家也。（唱）憂的是天下小教寡人眠思夢想。（普云）天下雖未混一，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末背云）寡人欲先下江南，且反說試丞相一試。（唱）想太原府劉崇據北方。朕待暫離丹鳳闕，親擁碧油幢，先取河東上黨。

（普云）若先伐太原，非臣之所知也。（正末云）卿怎生說？（普云）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無所逃。（末云）吾意正如此。姑試卿耳。（普云）西川孟昶，金陵李煜，南漢劉鋹，吳越錢俶，彼各仁政不施，百姓怨望。今當選將練兵，分道南伐，無不成功者。（正末唱）

【滾繡毬】卿道是錢王共李王，劉鋹與孟昶；他每都無仁政萬民失望，行霸道百姓遭殃。差何人收四川，令誰人定兩廣？取吳越必須名將，下江南宜用忠良。要定奪展江山白玉擎天柱，索問你匡宇宙黃金駕海梁。卿索仔細參詳。

（正末云）兵者凶器，國家不得已而用之。如今收平四國，又須衆將中選忠良有紀律者，方可安民。卿試定奪如何？（普云）石守信、曹彬、潘美、王全斌，此四人皆宿有名望，可差他四人去，萬無一失。（正末云）既如此，張千，你傳旨去元帥府，速宣石守信等四人來者。（張千下，四將上，石云）某石守信等是也。現居樞密統軍之職。今晚主上幸趙中令宅，差人來宣呼，不免進見咱。來到這

相府門，令人奏入。（報科，見科，正末云）寡人與丞相商議天下未一，欲差爾等統軍前去，收伏四國，速奏凱旋者。（唱）

【脫布衫】（指曹）取金陵飛渡長江，（指石）到錢塘平定他邦；（指王）西川路休辭棧閣，（指潘）南蠻地莫愁烟瘴。

【醉太平】陣衝開虎狼，身冒着風霜。用六韜三略定邊疆，把元戎印掌。人披鐵甲添〔八〕雄壯，馬搖玉勒難遮當。鞭敲金鐙響丁當，早班師汴梁。

（四將云）臣等托聖主洪福，馬到處成功。仰聽神策妙算，指示一二。（正末唱）

【二煞】有那等順天時達天理去邪歸正皆疏放，有那等霸王業抗王師耀武揚威盡滅亡。休擄掠民財，休傷殘民命；休淫污民妻，休燒毁民房。恤軍馬施仁發政，廣錢糧定賞行罰，保城池討逆招降。沿路上安民掛榜，從賑濟任開倉。

（鄭恩提棒私行上云）我聞知主公私幸趙丞相府，一徑尋來。陛下召見衆將軍，做甚麼則個？（正末云前事了）（唱）

【收尾】朕專待正衣冠尊相貌就凌煙圖畫功臣像，卿莫負勒金石銘鍾鼎向青史標題姓字香。能用兵善爲將，有心機有膽量。仰看天文算星象，俯察山川辨形狀。作戰先將九地量，決戰須將五間防。畫戰多將旗幟張，夜戰頻將火鼓揚。步戰屯雲護軍仗，水戰隨風使帆槳。奇正相生兵最強，仁智兼行勇怎當？專聽將軍定四方，坐擬〔九〕元戎取亂亡。

飛奏邊功進表章，齊和昇平回帝鄉。比及列土分茅拜卿相，先將這各部下軍卒重重的賞。（衆並下）

校　記

〔一〕搪：底本作『蕩』，從《酹江集》本改。　〔二〕鴦：底本作『央』，從諸本改。　〔三〕此句《酹江集》本作『那裏尋剃頭髮唐三藏』。　〔四〕傅：原作『傳』，今改。　〔五〕早難道：《酹江集》本作『抵多少』。　〔六〕以上二句中，『當軍的』《酹江集》本作『當站的』；『走站的』作『爲農的』。　〔七〕怎生不：《酹江集》本作『題起來』。　〔八〕添：底本作『偏』，據《酹江集》本改。　〔九〕擬：《酹江集》本作『擁』。

第四折

（錢王上云）某吳越王錢俶是也。今早邊方來報，宋朝大將石守信領兵來伐。某三世效忠，豈可抗之？只索等候納款者。（石上云）某石守信是也。奉聖人命，收平吳越，直抵臨安。那陣上早早報與吳越王投降則個。（錢跪云）某納土之心久矣。今聖明在上，情願奉款者。（石云）咱同去來也。（下）（李王上云）某南唐王李煜是也。今聞大宋皇帝，遣曹彬收平江南。旬日之間，沿江諸城，盡皆破陷。今早聞兵壓石頭城，怎生是好？須索與徐相國計議。（丞相上云）主公，祖宗之位不可失。背城決一死戰，降他未遲。（李云）說的是。（曹上云）某曹彬是也。奉聖旨領十萬大軍，來下

江南。一路郡縣，望風迎降。今日兵臨石頭城下，與唐兵相接。諸軍用命者。（做戰科，李敗科，李云）情願投降。（共下）（劉王上云）某南漢王劉鋹是也。今大宋國遣大將潘美領兵來伐，不免練兵等候則個。（潘上云）某潘美是也。奉命南征，勢如破竹。今兵臨廣漢，兩陣相當，須拚死戰咱。（戰科，劉敗科，降科）（同下）（蜀王上云）某蜀王孟昶是也。嗣守全蜀，食足兵強。近聞宋朝皇帝，遣王全斌西來收伏。咱怎肯容易投降他？軍馬操演精熟，安排迎敵咱。（王上云）某王全斌是也。奉聖人命，領十萬大兵，西取蜀孟，一路盡平。今兵到成都，尅日城陷。大小三軍，須索用命決戰。三軍操鼓來。（戰科，孟敗科，降科）（同下）（趙普引鄭恩、苗光裔上，云）自從前日奉聖人命，差石守信等四將收平四國，聞知俱已平定，不久奏捷獻俘。今當早朝，須索伺候者。我想五代亂離，人心洶湧。今聖人一出，羣妖頓息。不圖從此得見太平也。（唱）

【雙調·新水令】九重天上五雲飛，月朦朧曉光初霽。鞭鳴金珮響，簾捲玉鈎垂。仙樂初齊，和氣滿殿庭內。

【駐馬聽】黃道煙迷，瑞靄盤旋飛鳳椅；紫垣風細，御香繚繞袞龍衣。近宮牆楊柳拂旌旗，傍雕欄花萼迎環珮。行大禮，這的是太平天子朝元日。

（鄭云）今有石守信平吳回旋，朝門等宣。（普云）教他過來。（石上跪）（普唱）

【落梅風】此一戰功名重，這一場勳業稀，論英雄古今無對。笑談間掃清吳越國，端的有三千丈五陵豪氣。

（石起科，鄭云）潘美平南漢回師，朝外等宣。（普云）教他過來。（潘跪）（普唱）

【沉醉東風】他那裏桃花落蠻煙正起，荔枝熟瘴雨斜飛。茫茫水接天，隱隱山圍地，路迢遙人馬驅馳。斬將降兵何太疾，堪寫入麒麟畫裏。

（潘起去科，鄭云）曹彬下江南凱還，朝外等旨。（普云）教他過來。（曹上跪）（普唱）

【慶東原】金陵府銷王氣，石頭城踐馬蹄。南唐已照東吳例，收伏盡六朝帝基。託賴着一人聖德，振揚起八面軍威。比王濬更豪傑，過楊素全忠義。

（曹起科，鄭云）王全斌平蜀回見，在朝門等宣。（普云）教他過來。（王上跪）（普唱）

【水仙子】亂石灘衝浪戰舡內，連雲棧思鄉駿馬嘶。凱歌聲直透青雲內，這功勞爲第一。笑蜀王孟昶獃癡，他也合思先主三分業，想武侯八陣機，辱没殺關羽張飛。

（石云）臣等託朝廷之洪福，兵不血刃，收平四國。郡邑版圖，盡歸王化。所有四國相臣，現在朝外等宣。（普云）宣四相國來者。（四相上，普云）望闕跪者。（唱）

【雁兒落】你則合山林中躲是非，誰教你朝省內圖名利？都做了亡家敗國臣，真乃是怕死貪生輩。

（南唐相徐鉉云）臣國主以小事大，猶子事父也。（普云）豈有父子爲兩家耶？（唱）

【得勝令】你則想花壓帽檐低，不提防平地一聲雷。送了你川廣真梁棟，羞殺人江南兩柱石。想前日相持，驚唬殺齊管仲燕樂毅。（相云）臣等亡國臣，乞放骨骸於林下。（普唱）到今日

休提，起來波漢張良越范蠡。

（石守信等云）四國王俱在朝外，理合獻俘。（普云）宣來。（四國王上，普唱）

【甜水令】據着你外作禽荒，內貪淫慾；滔天之罪，理合法更凌遲。今日個不忍加誅，仍封官位，您君臣每休得猜疑。

（蜀王上云）臣等荷蒙聖恩，待以不死。臣願執梃爲諸降王長，永守臣節。（衆王拜科，普唱）

【折桂令】則見他曲躬躬拜舞丹墀，似這等納土稱臣，實指望蔭子封妻。

（四王云）臣等愚昧，不能守土安民。今荷洪恩，實同再造。願聞其說。（普唱）你道是願聽綸音，願聞聖諭，有甚難知。您等爲驕奢破國，吾皇以勤儉開基。這的是天數輪迴，造物盈虧。真龍出蛟蜃潛藏，大風起雲霧齊飛。

（普云）奉聖旨排筵宴，燕樂各國君臣。（筵科，普唱）

【川撥棹】長朝殿列尊席，享諸王臣萬國，今日個寰海歸依。民物雍熙，春滿宮闈，樂奏塤篪。仙音院簫韶韻美，麟獻瑞鳳來儀。

【七弟兄】文官每這壁，武將每那壁，斟玉液進金杯。則這白額虎原與龍相配，紫金龍自有虎相隨。這的是慶清朝龍虎風雲會。

（普云）奉聖旨教四國君臣，演習禮儀，隨長朝官拜舞者。（唱）

【梅花酒】快疾忙遵聖敕，教國主休違。將拜舞溫習，把天子班依。隨星辰朝紫微，順日

月轉皇極。轉皇極拱社稷，紫羅襴替龍衣。白象簡當玄圭，皂幞頭護天威，黃金帶束腰圍。吳越王莫稽遲，金陵王莫徘徊；廣漢王莫傷悲，孟蜀王莫疑惑。

【收江南】更壓着朝中文武兩班齊，抵多少十年身到鳳凰池。現如今金枝玉葉盡光輝。鎮天南地北，萬萬年同共掌華夷。

（云）奉聖旨當初起義之時，與臣普等曾夢龍虎風雲會。今日果然也。（唱）

【收尾】龍吟天上生雲氣，虎嘯清風四起。龍虎夢君臣，風雲慶家國。（同下）

題目　伏降四國咨謀議　雪夜〔一〕親臨趙普第

正名　君相當時一夢中　今朝龍虎風雲會

校記

〔一〕雪夜：《酹江集》本及《雜劇選》本均作『雪後』。

谷子敬

小傳

谷子敬，名、號不詳，金陵（今江蘇南京）人。《錄鬼簿續編》載其爲『樞密院掾史。洪武初，戍源時。明《周易》，通醫道。口才捷利。樂府、隱語，盛行於世。嘗下堂而傷一足，終身有憂色，乃作〔耍孩兒〕樂府十四煞，以寓其意，極爲工巧』。可知其爲元末明初人。所作雜劇五種：《城南柳》、《枕中記》、《鬧陰司》、《借屍還魂》、《一門忠孝》，僅《城南柳》一種傳流於世。《太和正音譜》評其作品風格『如崑山片玉』，又稱『其詞理溫潤，如璆琳琅玕，可薦爲郊廟之用，誠美物也。』

呂洞賓三度城南柳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完整的本子有四種：一是《元曲選》本；二是脈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三是息機子《古今雜劇選》本；四是《古今名劇合選》（柳枝集）本。各本的題目正名均爲：『岳陽樓自造仙家酒，截

頭渡得遇垂綸叟。西王母重餐天上桃，呂洞賓三度城南柳。』各本均題『谷子敬』著，可确定此本爲谷氏所作。

各本比較，曲詞相差無幾，劇尾三曲，《元曲選》本由正末唱，其他三本則多由衆人合唱，可見《元曲選》本更多保留了元雜劇一人主唱的特點，他本則反映了明代演出的情況。

《雍熙樂府》卷五有此劇第一折的九支曲，其中三支曲爲各本所無。

今以《元曲選》本爲底本，以《古名家雜劇》本、息機子《古今雜劇選》本、《柳枝集》本參校，第一折並以《雍熙樂府》參校。

楔子〔一〕

（正末扮呂洞賓上云）貧道姓呂名岩，字洞賓，道號純陽子，隱于終南山。遇鍾離師父授以長生之術，得道成仙。昔日師父曾説，這岳州城南一株柳樹，生數百餘年，有仙風道骨，教我度脱他。如今來到這岳州地面，不免扮做一個貨墨的先生，去訪問咱。哦，遠望城南一片綠陰，就是那株樹了，原來在岳陽樓邊，且往這樓上一看。（做到樓科）（叫云）酒保何在？（丑扮酒保上云）老漢姓楊，在這岳陽樓下開着一個酒店，今日没甚麼客，只有一個先生在樓上，我試問咱。（做見科，云）師父買幾多錢的酒？（正末云）買五十文錢的酒，相饒些下酒來。（酒保云）這先生真是個乞化的，買得五十文錢酒，怎生又要案酒？兀的酒在這裏，實是遲了，没甚麼下酒。（正末云）有酒無肴，怎

生喫的下？我這墨籃裏有王母賜的蟠桃一顆，將來下酒。（飲酒啖桃科，云）咱憑欄看這柳樹，果有仙風道骨，爭奈他土木之物，如何做得神仙？必然成精之後，方可成人，成人之後，方可成道。我恰纔喫的這顆桃，本是仙種，我將桃核拋于東牆之下，長成之後，教他和這柳樹俱成花月之妖，結爲夫婦，那其間再來度脫他，也未遲哩。（做下樓科，云）這桃終是仙種，頃刻間可早開了花也。你聽我囑付咱。（唱）

【仙呂·賞花時】今日個嫩蕊猶含粉臉羞，密葉空攢翠黛愁。明日早〔二〕誇豔冶逞風流，結上些鶯朋燕友，可索及早裏便抽頭。

【幺篇】休則管惱亂春風卒未休，恐怕你憔悴秋霜非是久。只等的紅雨散綠雲收，我那其間尋花問柳，重到岳陽樓。（下）

校記

〔一〕『楔子』部分的內容，古名家本、息機子本均併入第一折。

〔二〕『明日早』原無，從三校本補。

第一折

（旦扮桃花精、淨扮柳樹精同上）（桃云）妾身乃天上仙桃，此乃城南柳樹。昔日呂洞賓師父到此，

有意度脱這老柳，將我種向鄰牆，與老柳配作夫婦，以此成爲精靈。俺兩個都是妖物，白日裏不敢出來，則去深山裏潛藏，晚夕方敢來這樓上宿歇。似這等風吹日晾，雪壓霜欺，知他幾時能够脱生。如今天明了也，俺兩個又索往深山中潛藏去來。（下）（正末上云）貧道呂岩，自從他天上仙桃，配上城南老柳，貧道不自去點化他，如何成人？則索離了仙府，又往人間走一遭去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別卻蓬壺，坦然獨步，塵寰去。回首仙居，兀良，在縹緲云深處。

【混江龍】仙凡有路，全憑着足底一雙鳧，翱翔天地，放浪江湖。東訪丹丘西太華，朝遊北海暮蒼梧。暫離真境，來混塵俗；覷百年浮世似一夢華胥。信壺裏乾坤廣闊，嘆人間甲子須臾。眨眼間白石已爛，轉頭時滄海重枯。箭也似走乏玉兔，梭也似飛困金烏。看了這短光陰則不如且入無何去，落的個詩懷浩蕩醉眼模糊。

（云）可早來到岳陽樓也，且買幾杯酒喫。酒保何在？（酒保上云）師父要多少錢酒？（正末云）打一百錢酒。（酒保云）酒在此。（正末云）是好高樓也，我且看景致咱。（唱）

【油葫蘆】高聳聳雕闌十二曲，接太虛，層梯百尺步雲衢。一會家望齊州則索低頭數，只恐怕近天宮不敢高聲語。這樓襟三江、帶五湖，更對着君山千仞青如許，咱這裏不飲待何如。

【天下樂】拚着個醉倒黄公舊酒壚，笑三也波閭楚大夫。如今這汨羅江有誰曾弔古，怕不待騎鯨的飛上天，荷鍤的埋入土，則問你獨醒的今在無？〔二〕

（酒保云）這先生買了一百錢酒，則管要添。料這窮道人那裏討錢還我？沒了酒也。（正末云）他怕我無錢，就說無了酒，我飲興方濃，怎生是好？（酒保云）你要酒先數錢來。（正末云）我委實無錢了也。（酒保云）便無錢，有甚麼隨身物件來當。（正末云）道人有何物？（唱）

【金盞兒】俺道人呵隻身軀，走江湖，量隨行有甚希奇物？止不過墨籃琴譜藥葫蘆。則你那尊中無綠蟻，皆因我囊裹缺青蚨。怎做得神仙留玉珮，卿相解金魚。〔二〕

（做解劍科，云）將這劍當下如何？（酒保云）我不要他。（正末云）我這劍非同小可。（唱）

【幺篇】這劍六合砌爲鑪，二氣鑄成模。呼的風喚的雨，驅的雲霧，屠的龍誅的虎，滅的賣魘，霜鋒如巨闕，冰刃勝昆吾；光搖牛斗暗，氣壓鬼神伏。〔三〕

（云）你當下這劍有用他處。（酒保接劍掛背上科，云）這劍是有用處，也好切菜。先生，酒不打緊，如今天色晚了，這樓上有兩個精怪，到晚便出來迷人，酒客晚間不敢在這樓上喫酒。（正末云）有甚麼精怪？我不怕他。（酒保云）你有甚麼術法，卻不怕他？（正末唱）

【醉中天】我比你無些懼，你問我有何術。（指劍科）則是這袖裏青蛇膽氣粗，怕甚麼妖精物？我若是拔向尊前起舞，手到處百靈咸助，怎容他山鬼揶揄？

（酒保云）既然先生不怕，我與你酒，自斟自飲。我下樓去也。（下）（旦、淨〔四〕上云）俺二人恰從山中出來，如今天色晚也，咱去樓上宿歇去來。（做上樓驚拜科，云）不知上仙在此，合當萬死。（正末唱）

【後庭花】原來是逞妖嬈嬌豔姝，弄精神老匹夫。玄都觀爲頭樹，彭澤莊第一株。（云）我問你咱。（唱）你待何如，敢又去迷人害物？（柳云）弟子不敢。（正末唱）索問甚榮與枯，無知的衰朽木，反不如花解語。

（帶云）桃呵，（唱）

【醉扶歸】你自一點芳心苦。（淨云）弟子幾時得度脫？（正末云）柳呵，（唱）幾時得萬結翠眉舒？（旦、淨各長吁科）（正末唱）您兩個對月臨風自嘆吁，正是你綠慘紅愁處。（旦云）我這等仙種，師父如何配與我柳樹？（正末唱）只合與妖桃共居，天生下連枝樹。

（淨云）師父，弟子端的幾時得托生？（正末云）你要托生，你只在老楊家成人。（旦云）弟子卻是如何？（正末云）你也索跟將他去。（淨云）師父別有甚遺下言語？（正末云）你聽我說。（詩云）獨自行來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惟有城南柳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唱）

【賺煞】爲甚麼桃臉破紅顏，柳眼垂青顧，認得俺東君是主。堪笑時人空有目，如盲般豈辨賢愚。這夥凡夫，都是些懵懂之徒，不識回仙原姓呂。則不如把紅塵跳出，袖白雲歸去，我則待朗吟飛過洞庭湖。（下）〔五〕

（淨云）師父不肯度脫俺去了也。我想師父說，教俺老楊家成人，必是老楊在師父跟前唆說，不肯度脫咱兩個，等老楊上樓來，把他迷殺了，卻不是了當？兀的不是老楊來也。（酒保背劍上云）天色晚了，我上樓收拾咱。（見科，叫云）有鬼有鬼！（旦、淨向前科）（酒保云）我可也不怕他，有師父

當下的劍，將來砍這妖怪。（做拔劍砍科，砍中淨科，淨走下）（又砍旦科，旦走下）（酒保云）天色昏黑，不知砍着甚麼東西，只是各各的響，我試點火來照一照。（做照科，云）原來砍着門前那老柳樹，牆邊桃樹，哦，原來就是這兩件物成精作怪。明日把柳樹截作繫馬樁，埋在門前，把桃樹鋸做桃符，釘在門上，着他兩個替我管門户。把這劍掛在樓上，鎮着家宅。我想那當劍先生也是高人，他曾説這劍有用處，果應其言。等他來贖劍時，請他喫一個爛醉，也當是我的謝意。（下）

校記

〔一〕〔天下樂〕曲中『如今這汨羅江有誰曾弔古』，《雍熙樂府》作：『子今日誰有誰如古。』『則問你獨醒的今在無？』《雍熙樂府》作：『子問你至今無？』　〔二〕〔金盞兒〕曲中，『俺道人呵隻身軀，走江湖』二句，三校本作『又不比公子換金魚、解瓊琚』。《雍熙樂府》作：『公子換金魚，豪客醉解瓊琚。』『怎做得神仙留玉佩，卿相解金魚』二句，三校本作：『不許俺神仙留劍飲，偏容他學士典琴沽。』《雍熙樂府》作：『神仙留劍飲，秀士典衣沽。』　〔三〕〔幺篇〕《雍熙樂府》作〔幺〕，末句『氣壓鬼神伏』，《雍熙樂府》作『氣射天樞』。　〔四〕『旦、淨』原作『桃柳精』，因本劇多以旦稱桃精，淨稱柳精，爲求全劇統一，故改，下同。　〔五〕〔後庭花〕、〔醉扶歸〕、〔賺煞〕三曲《雍熙樂府》均無，而另有三曲：『〔滿庭芳〕清閒快娛，忘懷棋酒，得意琴書。把名韁利索（鎖）都發付，有甚躊躇。無心戀朱門畫屋，已跳出地塹天衢。江頭覷沙鷗遍渚，一品待何如？〔清江引〕先生歸去今去矣，菊花松篁趣。休貪蝸角名，莫戀蠅頭利。尋一榻穩便處閒坐的。〔又〕綠窗曉來鶯亂啼，喚醒先生睡。愁來總不愁，醉醒還重醉。尋一榻穩便處閒坐的。』

第二折

(正末上云)光陰好疾也，自離了岳陽樓，來山中住得一兩日，世上早二十年也。自從城南桃柳成其精靈，貧道故將寶劍留與老楊，着他手砍了他土木形骸，教柳樹就托生在楊家爲男子，教桃托生在鄰舍李家爲女子，他兩個成人，結爲夫婦，且教他酒色財氣裏過，方可度脫他成仙了道。則爲你這花和柳，教我走三遭也。(唱)

【正宮·端正好】不爭我三入岳陽城，又則索再出蓬萊洞，跨黃鶴拂兩袖天風。到世間不是我塵緣冗，則被這花共柳相搬弄。

【滾繡毬】怕不你柳色濃、花影重；色深沉暮煙偏重，影扶疏曉日方融。柳呵，少不的半樹枯半樹榮，桃呵，少不的一片西一片東。燕剪就亂絲也無用，鶯擲下碎錦也成空。幾曾見柳有千年綠，都說花無百日紅，枉費春工。

(帶云)衆神仙都也笑我忙些甚麼。(唱)

【倘秀才】那裏也清陰半空，何處也紅芳萬種？原來昨日今朝事不同。尋舊跡，覓遺踪，空留下故塚。

(云)我上樓試看咱。(做坐定科，云)怎生不見人來？(桃柳精改扮同上)(淨云)自家是岳陽樓下

賣酒老楊的兒子，生下來頭髮便白，因此人皆叫我做老柳。我今年二十歲了，娶得個渾家，是東鄰李家女兒，名喚做小桃，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我父親亡故多年，我獨自管着這酒樓。不知怎生，俺這婦人常不言語，可似啞的。我十分愛他，他卻不愛我，這家緣全然不管。恰纔有個酒客上樓去了，我去問他。娘子，你好生看着門户。（做上樓見正末科）（正末云）老柳，你在這裏，你認的我麼？（淨云）我不認的你。（正末云）二十年前我和你廝見來。（淨云）這先生你敢錯認了？我恰纔二十歲，這二十年前那裏得我來？你認的是俺父親老楊，如今死過多年了。（正末背云）他是不認的，我去他身上帶意兒説上幾句，看他省的省不的。（唱）

【滾繡毬】當日死了你那老太公，怎麼生下你這個小業種。樗散材怎能够做梁作棟，你這片歲寒心不到的似栢如松。留下一枝兒繼你祖宗，那取五株兒做你弟兄。槁木般病形骸更没些沉重，乾柴般瘦身軀直恁麼龍鍾。枉將你翠眉顰損閒愁甚，空自把青眼睜開不認儂，我須是昔日仙翁。

（云）你看這掛的劍原是我昔日當下的，今日特來回贖哩。（淨云）先生休胡説。這口劍不曾生我時，有個神仙留下。我父親説這口劍曾除了樓上兩個妖精，以此掛着鎮宅。你怎麼説是你的？你比那神仙多幾歲？（正末云）我不與你説，喚你渾家來，他便認的我。（淨云）奇話，俺那渾家從不曾出來賣酒，他那裏認的你？我喚他出來，看認的你麼？（做喚科）（旦上見正末拜科）（正末云）小桃，你也在這裏。（唱）

【脫布衫】則見他烏雲墜蟬鬢鬅鬆，秋波困醉眼朦朧，酒力透冰肌色濃，枕痕印粉腮香重。【小梁州】爲甚這兩朶桃花上臉紅，須是你本面真容。想着那去年今日此門中，你將我曾迎送，這搭裏再相逢。

（旦云）師父，怎這許多時不見，師父來買酒喫？（正末唱）【幺篇】恰便似漢劉郎誤訪桃源洞，〔二〕奈惜花人有信難通。（淨看旦笑科）（正末唱）他頻將柳眼窺，你把花心動，怕不年高德重，人則道臨老入花業。

（淨云）好是蹺怪，俺這渾家見了這先生，就會說話了，又似認的他一般。（正末云）老柳，再打酒來，不少你錢。（淨取酒上云）今日見了師父，俺渾家又會說話，我喜之不勝。俺夫妻二人伏侍師父，只管喫醉，不要還酒錢。（正末唱）

【滾繡毬】我待從容飲巨觥，他可殷勤捧玉鍾。出紅妝主人情重，強如列珍羞炮鳳烹龍。（淨云）師父，我會舞，等渾家也唱一個曲兒，替師父送酒，何如？（做舞唱科）〔三〕（正末唱）你看尊中酒不空，筵前曲未終，怎消得賢夫婦恁般陪奉。（淨云）師父，俺兩口兒這般歌舞，堪做一對兒。（正末唱）你那小蠻腰敢配不上樊素喉嚨。休看那『舞低楊柳樓心月』，且聽這『歌盡桃花扇底風』，倚翠偎紅。

（云）感你兩個好意。我雖醉，有句話與你兩個說，想人生青春易過，白髮難饒，你兩個年紀小小的，則管裏被這酒色財氣迷着，不肯修行辦道，還要等甚麼？（唱）

【白鶴子】年光彈指過，世事轉頭空。則管苦戀兩枝春，可怎生不悟三生夢？

（云）你跟我出家去罷。（淨云）跟你去呵怎生？（正末云）跟我去呵，（唱）

【幺篇】學長生千歲柏，不老萬年松，我將你柳向玉堂栽，花傍瑤池種。

（淨云）不跟你去卻怎生？（正末唱）

【快活三】少不的葉凋也翠幕傾，花落也錦機空。管取你一般瀟灑月明中，棲不得鸞和鳳。

【鮑老兒】那其間白雪飄飄灞岸東，飛絮將斜陽弄，紅雨霏霏漢苑中，殘英把春光送。老了錦鶯，愁翻粉蝶，怨殺遊蜂。芳菲渺渺，韶光苒苒，歲月匆匆。

（淨云）師父，怕不如此說，我怎生捨得這家緣過活，夫婦恩情，便跟隨你去？（旦云）他不肯去，小桃情願跟師父出家。（正末唱）

【啄木兒煞】〔三〕怕不你霜凝時剛挨得秋，雪飄時也〔四〕怎過冬，覷了這沒下梢的枯楊成何用。想你那南柯則是一夢，爭如俺桃花依舊笑春風。（同旦下）

（淨云）這潑婦真個跟了那先生去了，我也顧不的家緣活計，取下這劍來，帶着趕將去。賊道，我不到的放過你哩！（下）

校記

〔一〕〔幺篇〕曲中『恰便似漢劉郎誤訪桃源洞』句，三校本作：『望着這酒排沙似撞入花胡洞』。〔二〕〔滾繡毬〕曲中夾白『（淨云）師父，我會舞，等渾家也唱一個曲兒，替師父送酒，何如？（做舞唱科）』三校本均無。〔三〕〔啄木兒煞〕原『煞』作『尾』，據律改題。三校本此曲牌均作〔煞尾〕。〔四〕『時也』原無，據《太和正音譜》補，方與上句對稱。

第三折

（正末改扮漁翁上云）老夫漁翁是也。駕着一葉扁舟，是俺平生活計，誰似俺漁人快活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蠅頭利不貪，蝸角名難戀。行藏全在我，得失總由天。甘老江邊，富貴非吾願，清閒守自然。學子陵遁跡在嚴灘，似呂望韜光在渭川。

【梁州第七】雖是個不識字煙波釣叟，卻做了不思凡風月神仙。儘他世事云千變。實丕丕林泉有分，虛飄飄鐘鼎無緣。想着那鬧吵吵東華門外，怎敵得靜巉巉西塞山前。腳踪兒不上凌煙，夢魂兒則想江邊。〔二〕覷了那忘生捨死的將軍過虎豹關中，耽驚受恐的朝士擁麒麟殿前。爭如俺少憂没慮的儂家住鸚鵡洲邊，苟延、數年。我其實怕見紅塵面，雲

林深市朝遠，遮莫是天子呼來不上船，飲興陶然。〔三〕

【隔尾】旋沽村酒家家賤，自釣鱸魚個個鮮。醉與樵夫講些經傳，春秋有幾年，漢唐事幾篇，端的誰是誰非，咱兩個細敷演。

（云）因和那樵夫飲了幾杯酒，不覺的醉了，咱脫下這簑衣來鋪着，就這磯頭上睡一覺咱。（睡科）（淨上云）不想俺那渾家跟着先生去了，我隨後趕來，到這渡頭，原來是個截頭路。兀的見一隻漁船流將下來，我帶住這船，等有人尋時，教他渡過我去。（做帶船科）（正末醒科，云）怎生不見了漁船？（唱）

【牧羊關】恰纔共野老清辰飲，因此伴沙鷗白晝眠。覺來時怎生這釣魚船不見？這其間黃蘆岸潮平，白蘋渡水淺。莫不在紅蓼花新灘下，莫不在綠楊樹古堤邊？則見那人影裏牽回棹，原來是柳陰中纜住船。

（背云）那裏有甚麼漁翁？就是我故意變化了的，教他不認得。（做叫科，云）兀那漢子，這漁船是老夫的。（淨云）這船原來是那漁翁的，我將這船還你。借問漁翁，曾見個出家的先生引着個年小的婦人從這裏過去麼？（正末云）是見有兩個人過去。（唱）

【隔尾】見一個龐眉老叟行在前面，見一個絶色佳人次着後肩，恰渡過芳洲早望不見。多管在竹林寺邊，桃花塢前，便趁着東風敢去不遠。

（淨云）他端的是那裏去了？（正末唱）

【牧羊關】他去處管七十二福地，轄三十六洞天。這河與弱水相連，山號崑崙，地名閬苑，須不是繫馬郵亭畔，送客渭城邊。離你那汴河堤早程三百，隔您那灞陵橋有路八千。

（淨云）遮莫他恁地遠，我也要趕上他。漁翁，怎生渡的我過去？（正末云）要我渡你也容易，你息得心上無明火，便渡你過去。（淨云）有何難處？我若趕上他，則不傷害他便了。（正末云）你帶着劍做甚麼？（淨云）這劍是那先生當下的，我如今送還他去。（正末云）既如此，渡你過去。（淨上船，正末收簑衣開船科，云）這等的風雪滿天，没奈何渡你過去。（唱）

【駡玉郎】覷了這瓊花頃刻飄揚遍，銀海島、玉山川，滄波萬頃明如練。龍鱗般雲外飄，鵝毛般江上剪，蝶翅般風中旋。

【感皇恩】可早漫地漫天，更撲頭撲面。雪擁就浪千堆，雪裁成花六出，雪壓得柳三眠。（淨云）這雪看看下得大了，好冷也。（正末唱）你這般愁風怕雪，甚的是帶雨拖煙。你索拳雙足、瞑雙目、聳雙肩。

（淨云）我起去搖櫓，借你蓑衣披着。（做借蓑衣科）（正末唱）

【採茶歌】他將我綠蓑穿，他把那櫓繩牽，兀的是柳絲搖拽晚風前。那裏是雪片紛紛大如手，須是楊花滾滾亂如綿。

（云）船到岸了，你脱蓑衣還我，你上岸去。（淨脱蓑衣科，云）漁翁，我這一去，尋得俺那渾家着尋不着？（正末唱）

【哭皇天】誰着你鎖鴛鴦繫不緊垂楊綫，今可去覓鸞膠續斷絃。遮莫你上碧霄下黃泉，赤緊的天高地遠。你若不依着我正道，我若不指與你迷途，柳呵你便柔腸百結，巧計千般，渾身是眼，尋不見花枝兒般美少年。枉將你腰肢擺困，怎得你眉頭放展。

（淨云）我不認的去路，漁翁指引我去咱。（正末唱）

【烏夜啼】見放着一條捷徑疾如箭，索甚麼指路金鞭，管教得見你那春風面。行處休俄延，坐處莫留連。要問時則問那昔年劉阮洞中猿，待尋呵再休尋舊時王謝堂前燕。那裏也白玉樓黃金殿，休看做亞夫營裏，陶令門前。

（淨云）那裏是甚麼所在？俺渾家知他是有也無？（正末唱）

【賀新郎】那搭兒別是一重天，盡都是翠柏林巒，那裏取綠楊庭院。數聲鶴唳呵不比那兩個黃鸝囀。縱有那驚俗客云間吠犬，須無那聒行人風外鳴蟬。你休錯認做章臺路，管取你誤入武陵源。那裏有碧桃千樹都開遍，你去那叢中尋配偶，便是花裏遇神仙。

（淨云）多謝漁翁指引，若尋得俺渾家回來，還再謝你。（正末云）正道不遠，只在這裏便是。（唱）

【煞尾】天寬呵無由得遇青鸞便，海闊也有信難通錦鯉傳。也不索登長空臨巨淵，過重山涉大川，只隔得一片白雲便相見。天涯在你目前，海角在你足邊，不比你那送行處西出陽關路兒遠。（下）

（淨云）幸得這漁翁渡我過來，又指引我正道，則索依着他前面去。走了許遠，只見四面雲山，重重疊疊，知他是那裏。兀那松陰下有個洞門，裏面必定有人，我索問一聲。（做敲問，旦上開門科，問云）是誰？（淨做見科，云）我那裏不尋，那裏不覓，原來你卻在這裏，咱和你回去來。（旦云）這便是家，我那裏去？師父在裏面等我。（淨云）這歪刺骨無禮，我偌遠趕來尋你，你不回去，只戀着那先生，是甚麼緣故？這等潑賤，不殺了要他何用？（做拔劍殺旦科，云）我把這死屍丟在洞門前水裏流將去，我藏了這劍，等那先生出來，也殺了他，方纔出的我這一口臭氣。（外扮公人上云）殺人賊那裏去？（淨慌走，公人趕上拿住科，云）咱拿殺人賊見官去來。（左右報復云）（孤扮官人上〔三〕云）今日陞衙，是誰這等吵鬧？（公人云）拿得殺人賊在此，犯人當面。（孤云）這廝如何白日殺人？（淨云）小人不曾殺人，我的渾家被一個先生引到這裏，小人尋見了，教他跟我回去，被那先生把我渾家殺了，不干小人事。（孤云）你認的那先生麼？（淨云）小人認的。（孤云）左右，押這廝去尋那先生來對理。（押淨下）

校記

〔一〕『邊』原作『堧』，從三校本改。　〔二〕〔梁州第七〕曲中，『躭驚受恐』三校本作『無榮有辱』，『飲興陶然』的『陶』，三校本作『蕭』或『如』。　〔三〕『孤扮官人上』原作『外扮孤上』，因本折上文已有『外扮公人上』，從三校本改。

第四折

（正末上云）貧道呂岩，若不引小桃到此，怎能賺得老柳也到這裏。我着小桃出洞相迎，眼見的老柳將小桃殺了。他如今已入長生之境，如何殺得他。老柳必然逃避，遮莫你走到那裏，貧道要尋你有何難哉。（唱）

【雙調·新水令】恰攜的半堤煙雨過瀟湘，有心待栽培在九重天上。誰想從朝不見影，到晚要陰涼，空教我立盡斜陽，臨岐處漫凝望。

（淨〔二〕上云）兀的不是那先生。（公人上云）恰纔拿住這賊，他道這婦人是他渾家，指攀你殺了來。（正末唱）

【駐馬聽】則爲你體性顛狂，柳絮隨風空自忙。可憐芳魂飄蕩，撇得桃花逐水爲誰香。你是個入天台逞大膽的莽劉郎，掃蛾眉下毒手的喬張敞。只待學賺神女楚襄王，送的下巫峽，你卻在陽臺上。

（公人云）同見官去，你兩個折証咱。（行科，孤上做見科）（正末云）貧道稽首。（孤云）兀那道人，那廝指你殺了他媳婦，端的是誰殺來？（正末云）他渾家跟我修行辦道，這廝尋見將他殺了，不干貧道事。（淨云）是他殺了。（正末云）則看誰有刀仗，便是殺人的。（孤云）這個說的是，左右搜

看。（公人搜淨見劍科）（正末唱）

【喬牌兒】自古道捉賊先見贓，索甚當官與招狀。覷了這殘紅數點在龍泉上，眼見的小桃花劍下亡。

（孤云）這廝白晝殺人，合該償命，又不合妄指平人，就着這先生親手殺他。（正末指劍科，云）你可還我劍也。（淨哭云）誰想我死在今朝也。（正末唱）

【雁兒落】枉了你千條翠帶長，萬縷青絲颺；不將意馬拴，卻把心猿放。

【得勝令】呀，推倒老孤樁，橫在小池塘，未做擎天柱，先爲架海梁。你看一寸春光，能有幾日柔條旺？犯着咱三尺秋霜，管教你登時落葉黃。

（做殺淨閉目科）（正末背劍打漁鼓簡子，孤、外〔二〕各改扮衆仙上）（正末云）弟子如今省了也。（淨開目科，云）恰纔殺了我，如何又活了？呀，原來我是城南柳樹精，可知頭上生出柳枝來。（做打稽首科，云）師父，原來這官府公人都是神仙，可是那幾位？（正末云）這七人是漢鍾離、鐵拐李、張果老、藍采和、徐神翁、韓湘子、曹國舅。（唱）

【水仙子】這個是攜一條鐵拐入仙鄉，這個是袖三卷金書出建章，這個是敲數聲檀板遊方丈，這個是倒騎驢登上蒼，這個是提笊籬不認椒房，這個是背葫蘆的神通大，這個是種牡丹的名姓香。（淨云）這七位神仙都認的了，師父可是誰？（正末唱）貧道因度柳呵道號純陽。

（淨云）弟子恰纔省了也，師父是呂真人，弟子是城南柳樹精。（正末云）既知你本來面目，我今番度你成

道，如今跟俺群仙同赴瑤池西王母蟠桃會去，如何不見桃花仙女來此獻桃？（旦捧桃上云）因師父度脫成仙，將自家結了的仙桃，王母娘娘行獻壽去來。（見科）（正末云）恰纔殺了的是他幻身，他是瑤池仙種，已入長生不死之鄉。只爲你老柳是土木之物，難以入道，因此教他塵世走這一遭。（唱）

【落梅風】則爲你臨官路出粉牆，常只是轉眼間花殘花放〔三〕，引的個獸崔護洞門前來謁漿，且喜你桃源故人無恙。

（衆仙行科）（旦扮王母引金童玉女上，云）小聖乃西池金母是也。今日設下蟠桃宴，請八洞神仙都來赴會咱。（衆仙見科）（正末云）今日呂岩度的老柳小桃，特來娘娘前祝壽，你兩個過來參見娘娘者。（做見科）（旦獻桃，淨進酒，衆仙奏樂科）（正末唱）

【滴滴金】看了這仙袂飄颻，仙姿綽約，仙音嘹喨，人在五雲鄉。更有那寶殿參差，蓬山掩映，瑤池搖漾，全不比半畝方塘。〔四〕

【折桂令】端的是隔紅塵景物非常，上面有彩鳳交飛，青鳥翱翔。和那瑤草爲鄰，靈椿共茂，丹桂同芳。只教你占斷風清月朗，根盤的地老天荒。我爲甚折取垂楊，移向扶桑，但能够五千歲遐齡，索強如九十日韶光。〔五〕

（王母云）蟠桃宴罷。老柳，你既成仙可隨洞賓去；小桃只在小聖左右。衆仙聽我剖斷他兩個咱。（詞云）柳共桃今番度脫，再不逞妖嬈裊娜。説與你金縷千條，道與你紅雲一朶。你休去灞岸拖煙，你休去玄都噴火。柳絲把意馬牢拴，桃樹把心猿緊鎖。你撇了〔六〕酒色財氣，你辭了是非人

我。今日個老柳惹上仙風，和小桃都成正果。（旦、淨謝科）（正末唱）

【隨尾】從此後溪花喜有人相傍，岩枝怕甚風搖蕩。今日個繁華夢恰纔醒，翠紅鄉再休想。〔七〕

題目　岳陽樓自造仙家酒
截頭渡得遇垂綸叟

正名　西王母重餐天上桃
呂洞賓三度城南柳

校記

〔一〕『淨』原作『柳』，按二、三折改。　〔二〕『外』原作『公人』，從三校本改，並與第三折統一。　〔三〕此句息機子本作『這花恰凋零又早頃間開放』。　〔四〕〔滴滴金〕一曲，古名家本和息機子本由衆人合唱，底本由正末唱，柳枝集本未注明，但曲前有『（衆仙打愚鼓簡子科）』的説明，可能也是合唱之曲。此曲中『蓬山掩映，瑤池搖漾，全不比半畝方塘』三句，三校本作：『瑤池掩映，液波搖漾，倒涵着云影天光。』　〔五〕〔折桂令〕一曲，底本由正末唱，古名家本和息機子本由衆人合唱，柳枝集本未明。此曲中『端的是隔紅塵景物非常』句，三校本作：『不比那綠陰中半畝方塘。』　〔六〕『撇了』原作『做了』，據三校本改。　〔七〕〔隨尾〕，三校本作〔尾聲〕，此曲底本由正末唱，三校本由衆人合唱。

邾仲誼

小傳

邾仲誼(『邾』或作『朱』,『仲誼』又作『仲義』),名經,隴(今甘肅)人。號觀夢道士(其序《青樓集》署名『至正甲辰六月既望觀夢道人隴右朱經』),又號西清居士(其跋《錄鬼簿》署名『至正庚子七月八日西清道士朱經仲誼』)。生於元而卒於明。《錄鬼簿續編》有小傳,謂其『以儒業起爲浙江省考試官,權衡允當,士林稱之。僑居吳山之下,因而家焉。丰神瀟灑,文質彬彬。爲文章未嘗停思,八分書極高,善琴操,能隱語。交余甚深,日相遊覽於蘇堤、林墓間,吟咏不輟於口。有《觀夢》等集行於世,名重一時。所作樂府特其餘事云。』孫楷第《元曲家考略》考證仲誼生平頗詳,其要點略謂:仲誼祖籍吳陵(今江蘇泰州),元末曾是鄉貢進士,至正十五年任平江路儒學『學錄』。張士誠曾征聘其爲承德郎行元帥府經歷,辭不就。明洪武四年爲浙江省考試官。晚年自杭之京師,就其子奉養。仲誼子名肱,字啓文,亦善詞曲,《錄鬼簿續編》也有小傳。

邾仲誼所作雜劇知有三種,唯《死葬鴛鴦冢》一種有殘曲,餘二種全佚。

死葬鴛鴦塚（殘折）

劇目說明

此劇《錄鬼簿續編》邾仲誼名下著錄，簡名《鴛鴦塚》，題目正名佚。該劇僅存曲詞二套，載於《雍熙樂府》、《詞林摘艷》。《北詞廣正譜》亦載有異文。趙景深《元人雜劇鈎沉》已作輯校，今以趙本爲底本，對個別字句有所訂正。

第二折

【南呂·一枝花】柳拖煙翡翠柔，花過雨胭脂淡。掃蛾眉山嚬黛，分燕尾水柔藍。峭峭巉巉，我本待閒散心臨朱檻，把離人情意感：恨連天芳草爭榮，愁成陣楊花亂糝。

【梁州第七】錦字稀人遊在塞北，玉樓空夢遶在江南。恨東君不與離人鑑，眼睜睜紅愁綠慘，鬧垓垓燕兩鶯三；困騰騰遊人勒馬，笑吟吟仕女停驂；嬌滴滴動人情春色醺酣，絮叨叨訴離情燕語呢喃。往常時守鴛幃萬種愁煩，今日個臨鸞鏡十分瘦減，好着我孤悶懨

懨對鶯花幾度羞慚。〔一〕把春光自覽。恨東君不肯停時暫，少年心易坑陷，雲髻鬅鬆不欲簪，鬢髮髡鬖。

【牧羊關】羊羔被神獒啖，牡丹被野鹿銜，將一對並頭蓮生移在虎窟龍潭。竊玉的心忻，偷香的興減。在生時不能够同衾枕，死後也共棺函。離愁似天樣闊，剗地教寄相思書一緘。

【駡玉郎】春山蹙損蛾眉淡，暢好是忒尷尬。尋消問息無明暗。溫不和翡翠衾，接不上碧玉簪，配不上〔二〕青銅鑑。

【感皇恩】呀，甘相思病已空躭，得團圓死而無憾。嬌滴滴好花枝，疏剌剌風搖卸，鬧吵吵燕鶯攙。連理枝將鋼刀來硬砍，並頭蓮探爪兒偷釤。只落的骨捱捱，愁戚戚，〔三〕病懨懨。

【採茶歌】你看他冷相攙，熱廝鑽，不明不暗話兒甜。畫地爲牢撮合山，少年坑陷我合甘。

【哭皇天】研香翰把霜毫蘸，寫不盡斷腸詞韻腳兒赸。離愁似天樣闊，詩句裏總包含。氣吁做愁雲荏苒。寫不盡碧玉箋上錦字書緘，千方百計，暮四朝三。我不合把相思，把相思一擔兒擔。〔四〕今日個遭逢着坑陷，我不合當初自攬。

【烏夜啼】望夫石當不的衝鋼鑽，似這般強風情地北天南。把盟山誓海神前懺，暢好是黑

眼心饞，有苦無甘。臨川縣雙漸，把撅其攙，潯陽岸上風頭難把扁舟纜。志誠心咱批勘，相思易感，似這般啞禪，好着我難參。

【尾聲】金綫池捨殘生拚死和他淹，姻緣簿看幾行排名兒廝對的岩，〔五〕斬怪鍬撇開刀把鋼蘸。演習來的吐談，打熬成的怪膽，〔六〕遮莫你統陣馬交鋒硬廝砍。

校　記

〔一〕此二句雍熙、摘艷作：『今日個意遲遲臨妝奩十分瘦減，到如今對鶯花悶懨懨幾度羞慚。』　〔二〕此三字摘艷、雍熙作『鬥不合』。　〔三〕此三字摘艷如此，雍熙作『黃乾乾』。　〔四〕此後二句據摘艷移入。雍熙原作：『擔不起相思一擔，我不合當初自攬。』而爲下曲〔烏夜啼〕之首二句。此〔哭皇天〕曲廣正譜所錄有異，另補。〔烏夜啼〕自『望夫石』起全曲錄據雍熙。摘艷及廣正譜之〔烏夜啼〕字句極近，與雍熙相差甚多，故另補摘艷之〔烏夜啼一首。　〔五〕此句據雍熙、摘艷作『姻緣簿排門兒隨機便廝嵌的岩。』　〔六〕此兩句據雍熙，摘艷作『打疊起吐談，收拾了怪膽』，後句無『遮莫你』三字。

第三折

【黃鍾·醉花陰】羞對鶯花綠窗掩，憔悴損桃腮杏臉。終日家病懨懨，無限春愁，都被

俺離人占。陽臺路少拘鉗，行暮雨巫娥先被閃。

【喜遷鶯】想殺我詩書琴劍，金錢卦占了重占。鵲噪雕檐，幾曾靈驗？忘不了別時節話兒甜，因此上鬼病染。寂寞了銀屏錦帳，辜負了繡幕珠簾。

【出隊子】這些時恩乖情儉，怎當那老萱堂拘緊嚴。困騰騰情思鎖眉尖，眼盼盼佳期掐玉纖，恨綿綿相思流淚點。

【刮地風】絮叨叨言詞都是諂，可不道君子謙謙。玉容減盡犁花艷，碧玉簪掂，金鳳翎掃；愁深似九重天塹，命薄如五更燈焰。茶不湯，飯不拈，病成卽漸。那裏也文章蘇子瞻，原來是無伎倆江淹。

【四門子】想今生料得難相占，我和他到九泉下熱廝粘。慢騰騰搧動描金鞈，趷蹬蹬紅塵駿馬兒站。一會家愁，一會家嗻，撲簌簌兩行珠淚點。一會家愁，一會家嗻，我這裏行行作念。

【古水仙子】呀呀呀，裊絲鞭瞬目瞻，咳咳咳，離魂似隨風雲荏苒。一重重高聳聳崖岩，一處處冷清清客店，風颼颼酒旗兒急颭颭。他他他，多應是透骨髓情粘，我我我，盡今生受苦何曾厭！是是是，相思債險峻如刀劍；休休休，恩情似水中鹽。

【古寨兒令】慢騰騰煙裊香奩，齊臻臻畫插牙籤，冷森森翠竹偎畫檐，靜悄悄書館簌朱

簾。則見他氤氤的離愁生眼角，重重的心事壓眉尖。

【神仗兒】一時被閃，兩下病染。急攘攘情懷，撲簌簌淚點。鸞釵寶鑑，花鈿翠靨，一件件首飾妝奩，眼不睹手不拈。

【節節高犯】

【掛金索】

【尾聲】忽的人來猛驚閃，離魂逐一點明蟾，芸窗下夢回門半掩。

附

《北詞廣正譜》異文一曲（原標曲名《玄鶴鳴》，實是《哭皇天》之別名）

【哭皇天】研香翰把霜毫蘸，寫不就斷腸詞將韻腳删。離愁天樣闊，詩句總包含。氣吁做愁云冉冉。寫不就碧雲牋上錦字書緘，看時節愁和悶雨淚相攙。我不合把相思一擔兒擔。今日個遭逢着坑陷，當初不自攬。

《詞林摘豔》異文一曲（《廣正譜》亦收，不另校出，參上校記四。）

【烏夜啼】望夫石當不的衙銅鏨，暢好是眼黑心饞，有苦無甘。臨川縣雙漸，把撅其攙，潯陽江上西風把蘭舟纜。志誠心咱須鑒，相思易感，啞謎難參。

陸進之

小傳

陸進之，嘉禾（今屬浙江）人，生活於元末明初，與《錄鬼簿續編》作者同時，但生卒年不詳。《錄鬼簿續編》有小傳記曰：『與余在武林會於酒邊花下。好作詩，善文，多有樂府、隱語於時。』所作雜劇知有二種，僅《韓湘子引渡昇仙會》有殘曲。

韓湘子引渡昇仙會（殘曲）

劇目說明

此劇《錄鬼簿續編》著錄，題目正名作：『陳半街得悟到蓬萊，韓湘子引渡昇仙會』，簡名『昇仙會』。《太和正音譜》亦著錄此劇，但列入佚名作者類。《雍熙樂府》收錄〔仙呂〕曲二首，趙景深據〔青歌兒〕曲末句中『陳半街』之稱謂，定二曲爲《昇仙會》劇中曲，今從之。

【仙呂·後庭花】俺看你訪蓬萊入洞天，俺看你赴瑤池遊閬苑。看的是朱頂鶴金精獸，伴

着的銜花鹿獻果猿。玩四季景幽然，端的是堪任堪羨。到春來碧桃花嬌景閒，到夏來荷蓮放景色鮮，到秋來菊花黃三徑邊，到冬來臘梅綻風雪天。

【青歌兒】呀，堪寫入丹青丹青手卷，不枉了隱跡隱跡林泉。閒來時朗誦黃庭十數遍，每日家瓦爐栢子香燃，石鼎内茶煎。靜撫瑤琴冰弦，渴飲澗下清泉。你若聽我良言，養性修堅，口授心傳，百衲衣穿，志心修煉；都只要倚着山，靠着水，穿着花，度着柳，家住茅屋兩三間。穩騎鶴背翩翩，閒聽着仙樂喧喧。俺出家兒超的凡，出的世，離的塵，閒遙遙做一個無是無非大羅仙。陳半街！我和你同赴蟠桃宴。

楊景賢

小傳

楊景賢，名暹，後改名訥，號汝齋。《錄鬼簿續編》小傳謂其爲『故元蒙古氏。因從姐夫楊鎮撫，人以楊姓稱之。善琵琶，好戲謔，樂府出人頭地。錦陣花營，悠悠樂志。與余交五十年。永樂初，與舜民一般遇寵。後卒於金陵』。又《太和正音譜》『景賢』作『景言』，並云『楊景言之詞，如雨中之花』。孫楷第《元曲家考略》和邵曾祺《元明北雜劇總目考略》皆對楊氏考證頗詳，可參看。孫說以楊氏爲錢塘人，系據朱有燉言，邵說以爲《錄鬼簿續編》作者與楊氏相交五十載，其說更爲可信。但湯舜民有《送景賢回武林》散曲，則可知楊氏縱非杭州人，必也在杭州住過。至於楊氏職業，《續編》小傳未明言，孫楷第引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曰：『永樂初，錢塘楊景言以善謎名。成祖時重語禁，召景言入直，以備顧問。』並云：『及 讀《志餘》此條，乃知其受寵以猜謎，且有政治作用。文人受統制者利用，可謂無所不至矣。』邵曾祺據此推測：『楊訥的職務可能類似現代的特務人員，與太祖、成祖設立的錦衣衛東廠屬於一類性質。』此說頗有見地。

楊景賢所作雜劇，今知有十八種，全本存《馬丹陽三度劉行首》一種，殘曲存《盧時長老天台夢》一種。現存與楊作劇同名之《西遊記》全本、《玩江樓》殘曲，分別爲吳昌齡、戴善甫所作。詳參見

二劇說明。

馬丹陽度脫劉行首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完整的本子有兩種：一是脈望館校藏《古名家雜劇》本，題：『元楊景賢撰』，『元』字上以朱筆改爲『明』字，『楊景賢』三字塗去，又朱筆注云：『《太和正音》作無名氏。』題目作：『大夫松假作章臺柳，頃刻花能造逡巡酒。』正名作：『醉猱兒磨障欠先生，馬丹陽度脫劉行首。』簡名作《劉行首》。二是《元曲選》本，題：『元楊景賢撰』，題目作：『北邙山倡和柳梢青』，正名作：『馬丹陽度脫劉行首』。簡名《劉行首》。

《錄鬼簿續編》楊景賢名下有《王祖師三化劉行首》一劇，簡名《劉行首》；而無名氏劇目中亦有《劉行首》一劇，題目正名作：『王祖師單化鄧夫人，馬丹陽三化劉行首。』《太和正音譜》楊景言名下無此劇，而無名氏劇目中有《馬丹陽度脫劉行首》一劇。《今樂考証》於楊景賢名下比《太和正音譜》多《馬丹陽度脫劉行首》一劇，其他二劇名同，可見《太和正音譜》爲漏載；而《錄鬼簿續編》中無名氏作《劉行首》一劇，題目中『王祖師單化鄧夫人』的內容，爲現存本中所無，可知現存本爲楊景賢所作，而無名氏

本爲另一本，今已佚。

現存二本比較，曲文説白除個別字句外，基本相同。今以《元曲選》本爲底本，古名家本爲校本參校。

第一折

（正末扮王重陽上云）貧道姓王名喆，道號重陽真人，未成道時，在登州甘河鎮上開着座酒店，人則喚我做王三舍。有正陽祖師純陽真人，他化作二道人，披着氊來俺店中飲酒。貧道幼年慕道，不要他的酒錢。似此三年，道心不退。忽一日，他道『俺去也，王三舍，與你回席咱』。貧道言稱『師父那得酒錢來』。他就身邊解下瓢來，取甘河水化作仙酒，其味甚嘉，方知此乃神仙之術。他道：『王三舍，你要學此術好，要學長生術好？』貧道答言：『俺願學長生之術。』遂棄卻家業，跟他學道，傳得長生不死之訣，成其大道。呂祖引貧道至東海之濱，將金丹七粒，撒去水中，化成金蓮七朶。云此金蓮七朶，乃是丘劉談馬郝孫王，恁七人，可傳俺全真大道。『你可化作一凡人，下人間度此六人成道。』貧道奉師父法旨，化作一先生，行乞於市。凡人不識貧道，問某曰：『師父出家人，只以酒食爲念，不看經典，可是爲何？』貧道云：『若説神仙大道，豈有不看經典之理。但要心堅念重，何愁不到蓬瀛。』我想做神仙的，皆是宿緣先世，非同容易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五祖傳因，二師垂訓。向甘河鎮，悟德全真，想大道從心運。

【混江龍】神仙有分，披氊化我出凡塵。脫離了火院，大走入玄門。七朵金蓮浮水面，一雙銀海照乾坤。奉吾師法旨，我可便普天下都尋盡。（帶云）尋誰來？（唱）尋俺那丘劉談馬，大古裏六個真人。

【油葫蘆】袖拂清風足躡雲，行步穩。向人間來往兩三春，我這般窮身潑命誰瞅問？蓬頭垢面粧痴鈍。他每不識高共低，不分個假共真。（云）有人道：兀那抄化的先生，怎生不做幾件道衣穿？（嘆介）（云）嗨，恁世人不知。（唱）則我這丹田有寶能滋潤，覷不的他滿眼盡愚民。

【天下樂】端的便誰識蓬萊洞裏人，你則待貪也波嗔，紅塵中空自滾。遮莫恁有金貲怎離三尺墳。君不見霸主強，君不見漢主狠？他每都向北邙山內隱。

（云）來到這西安府城外，別無人家，又無宮觀寺院。這的是北邙山口，我在這山角下松陰內坐一夜咱。貧道觀此山下，必有妖精鬼魅，我試看咱。（唱）

【醉中天】我則見水浪生寒氣，山勢吐妖雲。這搭兒非鬼非靈決有神，料想我難安穩。（帶云）你看這雲遮月色呵，（唱）月暗東西不分，赤力力風操動松韻。（云）我道是甚麼那？（唱）原來是鶴飛來相伴我黃昏。

（云）貧道就這松陰下坐一夜咱。（唱）

【一半兒】我則見柳垂綠綫草鋪茵，星撒殘棋月掛輪。石上鹿皮鋪墊的穩，松下有白雲。我且做一半兒朦朧一半兒盹。

（做坐科）（旦扮鬼仙上云）妾身是唐明皇時管玉斝夫人，五世爲童女身，不曾破色慾之戒。惡世間生死，不如做鬼仙快活，在此山角下三百餘年也。今夜月朗星稀，口占一詞。（柳梢青）天淡曉風明滅，白露點蒼苔敗葉。端止〔二〕翠園，黃雲衰草，漢家陵闕。咸陽陌上行人，依舊名親利切。改換朱顏，消磨今古，隴頭殘月。（正末云）貧道正坐間，是誰人驚覺貧道？（唱）

【金盞兒】我則聽的語言勤，曲腔真。夢回明月歌聲近。他向那青森森樹底顯香魂。（帶云）待道不是鬼來呵，（唱）可怎生迎風衣不動，對月影難分？這廝他入山山作怪，入水水爲神。

（云）他不念呵便罷，若再念呵，我依着他那前韻和一首，點化此鬼。（旦再念前詞科）（正末和云）

度你個不生不滅，又不比拈花摘葉。興倚高歌，醉眠芳草，夢遊仙闕。有時苦勸人人，莫怪我叮嚀，切切。走骨行尸，貪財戀色，枉消年月。（做見科）（旦云）師父萬福。（正末唱）

【醉中天】一句句依着前韻，一字字和的清新。咱說破超凡入聖因，你怎不把前生認？〔二〕（旦云）師父，度脫鬼魂咱。（正末唱）我度你個無影無形鬼魂。（帶云）你既爲女人呵，可怎生不還宿債？（唱）則你那宿根未盡，怎生般脫離凡塵？

（旦云）似此不肯度脫呵，弟子怎了也？正是遇仙不成道，如到寶山空手回。（正末云）若要度你

呵，你可下人間托生做女子，還了五世宿債，然後方可度你成道，你記者。（旦云）理會的。（正末唱）

【後庭花】你先將那冤業分，次將那宿債準。那其間纔脫紅塵難，方歸那大道門。用些殷勤，休辭勞困，我着你重做個婦女身。

（旦云）師父，弟子何方去也？（正末云）你往汴梁劉家托生，當來爲劉行首二十年，還了五世宿債。教你二十年之後，遇三個丫髻馬真人度脫你，你便回頭者，休迷卻正道。我如今說與東嶽殿管托生案神。案神安在？疾。（外扮東嶽神上，詩云）不孝謾燒千束紙，虧心枉爇萬爐香。神靈本是正直做，不受人間枉法贓。小聖乃東岳殿案神是也。有祖師法旨呼喚，須索走一遭去。（見科，云）師父喚小聖有何法旨？（正末云）聽吾法旨：引着這陰魂往陽間汴梁劉家，托生一女子身，當來爲劉行首，着他還宿世債去。（東岳神云）領法旨。（正末唱）

【賺煞尾】〔三〕我着你托化在雨雲鄉，還宿債在鶯花陣。休迷卻前生道本。雖和那野草閒花作近鄰，則你那主人公休離了玄門。你與我逞精神，送舊迎新，二十載還元見老君。欲要見五祖七真，先受些千隨百順。早則不冷清清和月伴荒墳。（下）

（東岳神云）奉師父法旨，不敢久停久住，引着這陰魂前往劉家托生去來。（同旦下）

校記

〔一〕『端止』疑『端正』之誤。『端正』,『端的』意。

〔二〕『你怎不把前生認』,校本作:『你乃是何方聖?』

〔三〕〔賺煞尾〕原作〔賺煞〕,從律改。校本作〔尾聲〕。

第一折

(搽旦扮卜兒上,〔一〕詩云)教你當家不當家,及至當家亂如麻。早起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自家劉婆婆是也,人則喚我做虔婆。我在這汴梁城裏居住。有個女孩兒喚做劉行首。我這孩兒吹彈歌舞,吟詩對句,拆白道字,頂真續麻,件件通曉,官人每無俺孩兒,不喫這酒。官身可也極多。俺孩兒道:『娘也,有那不打緊的,你休叫我,等閒坐一會咱。』我如今在門首看着,有甚麼人來。(外扮樂探上云)自家樂探是也。奉官人台旨,今日是重陽節令,官府在衙中飲酒,着我喚劉行首,可早來到門首也。(見卜兒科)(卜兒云)哥哥做甚麼?(樂探云)今日是重陽節令,官人在衙中安排酒,專等大姐哩。(卜兒云)哥哥,你先行,我便着他去。(樂探云)劉媽媽快着大姐來,休帶累我,快來快來。(下)(卜兒云)蓮兒盼兒,說與你姐姐梳妝打扮了,衙門裏喚你官身哩。(下)(劉行首上云)妾身劉倩嬌是也。官人在衙門裏慶重陽令節,誰想走到人市處,把梅香迷了。我怕大街上有人調逗我,我往這後巷裏去,有熟人問路咱。(旦立住科)(正末扮馬丹陽上云)貧道姓馬

名裕，字義輔，道號丹陽抱一真人。奉師父王重陽法旨，來這汴梁度脫劉行首。此女子二十年前是一陰鬼，後來師父着他托化做女子身，還了宿債。教他二十歲之後，遇馬丹陽可便回頭。貧道今日化做一個道人，度脫他歸於正道。須索走一遭去。那劉行首若記的前事，省些氣力；若記不的呵，馬丹陽，這魔障非同小可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下瑤臺，離蓬島。趁西風鶴翅飄颻。蓬頭垢面無人曉，就裏藏玄妙。

【滾繡毬】我身穿着百衲袍，腰纏着碌簌縧。頭直上丫髻三角，任東西散誕逍遙。抄化的酒一壺飯一瓢，困來時醉眠芳草，煞強如極品隨朝。〔二〕把似你受驚受怕將家私辦，爭如我無辱無榮將道德學，行滿功高。

（旦云）這先生是出家人，正好問他路。（做見正末科）（正末笑科）（唱）

【倘秀才】恰離了數萬丈雲埋華嶽。（云）稽首。（唱）又撞着二十載還魂的故交。（旦云）這先生好喬也，我二十一歲，可怎生是你二十年前的故交？你莫不見鬼來？（正末云）可知見鬼哩，誰道是見人來？（旦云）我問你路，你便說一聲兒，那裏不是積福處。（正末唱）你怎生纔出家來可又早迷了正道，村性格，劣心苗。（帶云）那裏來，那裏去。（唱）怎生不常常的記着？

（旦云）我記的呵，我不問你也。（正末唱）

【滾繡毬】你不將那大道行？（旦云）大道上有人。（正末笑科）（唱）可怎生往小路上抄？（旦云）小路上幽靜也。（正末云）獃賤人，你那小路上敢熱鬧也？（唱）到如今越不知個顛倒。（旦云）

你指與我路咱。（正末唱）我若指與你呵你便上青霄。（旦云）我如今東西南北不知往那裏去。（正末唱）你如今東不知南不知，你北不着西不着。（旦云）你休誤了我官身。（正末云）你道誤了你官身呵，（唱）早忘了你在先軀殼。（旦云）休誤了我慶重陽。（正末唱）你若是有俺那重陽呵，你便得逍遙。（旦云）你是個不着墳墓風魔漢。（正末唱）你道我不着墳墓風魔漢，小鬼頭，我尋你個未入玄門花月妖。（旦云）纏殺人也。（正末唱）我便纏殺人有甚蹊蹺。〔三〕

（云）跟我出家去來。（旦云）不看你那喫的，且看你那穿的，那些衣服受用快活，我跟將你去？（正末唱）

【倘秀才】你休笑我無拘役腌臜的這布袍，敢強似你那有罪業輕盈的這絳綃。我就裏清標你怎知道？（旦云）我楊柳腰肢，海棠顏色，穿金帶銀，偎紅倚翠，我跟你出家有甚好處？（正末云）你如今楊柳腰肢，海棠顏色，（唱）有一日霜濃柳葉敗，風急海棠凋，那其間難尋一個下梢。

（旦云）你不知道『閒官清，醜婦貞，窮喫素，老看經。』我如今青春之際，我怎生出的家？（正末唱）

【滾繡毬】你怕不楊柳腰，容貌好，久以後那裏每着落？你跟着我脫凡塵倒大清高。（旦云）你在那個庵裏住？（正末唱）俺那裏洞門無鎖鑰，白雲籠罩着。砍青松自燒丹灶，跨蒼龍同宴蟠桃。若得俺山中鶴氅壺中藥，免了你那腳上驢蹄面上毛，怕甚麼地網天牢。

（樂探上云）劉行首，你疾快去來。（正末扯科）（旦云）你放我去。（正末云）你跟我出家去來。

（唱）

【叨叨令】你低聲鬧，高聲鬧，怎鎖住心猿鬧？（旦云）我如今花星照，福星照，正好受用哩。（正末唱）你道是花星照，福星照，怎不怕災星照？（旦云）你放我去，我去的遲了，俺奶奶罵我。（正末唱）則聽的虔婆教，五奴教，怎不受神仙教？（旦云）去的遲了，官人每怪我也。（正末唱）你只怕官人叫，令史叫，怎不怕閻王叫？（帶云）劉行首，（唱）你今日可便省的也麼哥，可便省的也麼哥，你會唱昇平樂，太平樂，怎不唱逍遙樂。

（樂探云）劉行首，你去的遲了，帶累我也。（旦云）先生，你好不識閒忙也。（正末唱）

【脫布衫】走將來唱叫粗豪，口不住絮絮叨叨。你道他走的慢連催了兩遭，哥哥也，你便做行的快也跳不出六道。

（樂探云）他官府中等待着，你敢替他去？（正末唱）

【小梁州】你道祇候處官人每等待着，休辜負值千金一刻春宵。你向尊前席上逞妖嬈，粧圈套，大古裏色是殺人刀。〔四〕

【幺篇】爭知苦口是良藥，勸着你不睬分毫。則戀那鶯燕交，不想那林泉樂。爭如你隨着貧道，向溪上訪漁樵。

（樂探打馬丹陽科，云）這潑先生無禮也，誤了官身，我打這潑先生一頓。（正末唱）

【伴讀書】我我我，迤逗的他心內焦，惡噷噷的高聲叫。哎，你個樂探哥哥何須鬧，欺良壓

善没分曉，揎拳捋袖行凶暴。你你你，不辯低高。

（樂探推正末科）（正末唱）

【笑和尚】呀呀呀，仰刺擦推了我一交，撲撲撲，雨點般拳頭落。好好好，自有個天公報，嗤嗤嗤，扯碎布袍。支支支，頓斷麻絛，來來來，可惜葫蘆裏灌了我些靈丹藥。

（樂探云）咱去來。（同旦下）（正末趕科，云）走了也。（唱）

【煞尾】你不肯頂簪冠，披鶴氅，閒遙遙，穩拍拍蓬萊方丈把玄機曉。則要你穿背子，戴冠梳，急煎煎，鬧吵吵，柳陌花街將罪業招。跟着我騎白鶴，上青霄，跨青鸞，遠市朝，引仙童，採藥苗，伴仙翁，縱酒瓢。奉吾師法令教，下人間度艷嬌。不回頭不忖度，二十年都忘了。我着你做神仙倒撒拗，空着我駕一片祥雲下蓬島。（下）

校　記

〔一〕『搽旦扮卜兒上』，校本作『卜兒上』。　〔二〕此句校本作：『待如何祿重官高。』　〔三〕『有甚蹊蹺』校本作『逞甚粗豪』。　〔四〕〔小梁州〕曲中『逞妖嬈，妝圈套』校本作『受劬勞，傷懷抱』，『大古裏』校本作『尚不知』。

第三折

（淨扮林員外上云）小生姓林名盛，字茂之，在這汴梁城内開着座解典庫，這裏有個上廳行首劉倩嬌，我和他作伴。我一心待要娶他，他有心待要嫁我，爭奈有老婆在家，和我生了一兒一女，我因此不好説得。前日劉大姐道：你來，我問你，肯娶我時，我嫁了你罷。我仔細想來，他有這等好意，怎生辜負了他？不若娶將他來，則在外面住，豈不美哉。今日安排酒果，親自到他家問親走一遭去。（旦上云）我正説你，你來了也。（林員外云）我一徑的問你，奶奶在家不在家麼？（旦云）在家。你且坐，你要娶我呵，休了你大娘子，我便嫁你；你不休，不嫁你。（林員外背云）我雖然不休，我且哄他。（回云）我休我休。將酒來，咱且飲幾杯。（旦云）你快休了罷。（正末上云）劉行首也，你不知來處來，去處去。你待嫁林員外，不爭嫁了林員外時，着我去師父行怎生回話。須索往他家點化去咱。你看世間凡胎濁骨，誰識貧道也。（唱）

【中呂·粉蝶兒】休笑我粧鈍粧呆，看了幾千場柳凋花謝。笑興亡自古豪傑，遮莫你越邦興吳國破，爭如我不生不滅。枉費了唇舌，他逃不出一生冤業。

【醉春風】這一個無記性的馬丹陽，我直度你不回頭的劉大姐。當街上喫了這一場潑拳踢，着我去誰跟前説説。（帶云）我度你呵，（唱）恰便似沙裏淘金，石中取火，水中撈月。

（見旦科，云）稽首。（旦躲科）（正末笑科，云）你躲往那裏去？（林員外云）姐姐，你休怕這先生。（旦云）先生，你來這裏有甚勾當？（正末云）我來抄化你出家去。（林員外云）他娘問我要三千貫，還不肯嫁我，你若抄化的他出家去，我也做先生去也。（正末哭科）（旦云）我試問先生，你哭爲甚麼？（正末云）你問貧道哭爲甚麼來？（唱）

【迎仙客】自哽咽，暗傷嗟。（云）貧道哭呵，不爲別一件。（旦云）你爲甚麼？（正末指旦科）（唱）哭你那二十年道心在何處也。（云）你跟貧道出家去來。（旦云）我嫁了林員外也。（正末唱）你當日古墓裏將祖師參。（旦云）今日嫁了林員外也。（正末唱）你今日向林員外將貧道撇。比着往日全別。（帶云）我着你做神仙呵，（唱）怎倒惹的你愁眉結？〔二〕

（旦云）你是無君臣父子，不守祖業的，這等人便出的家。（正末唱）

【紅繡鞋】你道我身惰懶拋離了祖業，也不似你性癡迷早忘了巢穴。（林員外云）大姐說的是，這窮先生則要茅庵裏學惰懶哩。（正末云）林員外，（唱）你這般帶眼安眉也隨邪，他母親狠似那雙蟒蝎，心毒似兩頭蛇。獃漢，誰着你去火坑中將身子兒捨。

（林員外云）將這風先生推出去。（林推正末出門科）（正末做叫科，云）劉行首，跟我出家去來。（林員外云）那風先生還在那裏叫姐姐哩，你坐一坐，我更了衣服便來。（下）（旦云）哎，被這先生纏得心煩，且自打睡一會兒咱。（旦睡科）（正末云）則這般他也不省，則除是恁的。（下）（扮東嶽神上云）小聖東嶽案神，奉王祖師法旨，二十年前送劉行首托生下方，今日馬祖師度他不肯回頭，

乃是小聖之罪。須索夢化此人成道。劉行首，劉行首，吾乃管托生案神，奉祖師法旨，二十年前你是一陰鬼來，着我送你下方做女子身，遇馬祖師便回頭。今日你迷卻正道，是小神之罪。（詩云）你二十年死生冤業，到如今未經還徹。馬丹陽只在門前，休忘了『天淡曉風明滅』。劉行首，你休推睡裏夢裏。吾神回去也。（下）（旦驚醒科，云）嗨，劉行首也，若非祖師慈悲，已落輪迴之內，我記的這篇詞來。（念科，云）天淡曉風明滅，白露點蒼苔敗葉。端止翠園，黃雲衰草，漢家陵闕。怎麼忘了後句？未知馬祖師在那裏？（正末拍手上，念詞云）咸陽陌上行人，依舊名親利切。改換朱顏，消磨今古，隴頭殘月。（旦云）誰唱？我開門去看。（見科）（正末云）劉行首，你省也麼？（旦跪云）師父，弟子省了也。（正末唱）

【普天樂】你恰便發凡心，施乖劣。（帶云）你成道呵，（唱）比乘風的未似，比立雪的爭些。三百年守在古墳，二十載還了煙月。師父當時分明說，若見我急早來者。（帶云）我不度你呵，你嫁了林員外也。（唱）早則不敲番鶯燕，分開翡翠，拆散蜂蝶。

【上小樓】我將這連枝樹撅，雙頭蓮撇。我着你便蓬島風清，陽臺霧鎖，楚岫雲遮。棄死歸生，迴光返照，休侵枝葉。你將這幹家心擔兒交卸。

（林員外慌上科，云）這先生無禮也，怎生把劉大姐哄的這裏來？（旦見林脫衣服做風科）（林員外云）罷了，姐姐發狂了也。（正末唱）

【幺篇】他將那頭面揪，衣服扯，則見他玉佩狼藉，翠鈿零落，雲髻歪斜。（卜兒上云）林姐夫，

大姐風了也。（正末唱）他不風，你自獃，休來牽惹。端的是他心涼你心乾熱。

（卜兒推正末科，云）這先生是妖人，二會子法教俺姐姐風了，咱扯住他見官去來。（正末唱）

【滿庭芳】你將先生緊扯，你休施躁暴，莫逞豪傑。他二十年冤業都還徹。（旦扯正末云）我跟師父去者。（正末走科）（林員外趕打科）（正末唱）你躲了休將他大道攔截，我度你個小鬼頭冰清玉潔。單注着老妖精祿盡衣絶。（卜兒云）我則有這個女兒，早晚養活我哩。（正末唱）你那裏便休胡説，他今朝省也。（卜兒云）他今日風了，怎生伏侍我？（正末唱）方信道風起雨雲歇。

（林員外拖末見官科）（正末云）你自的管不得，你倒拖貧道見官去？疾。（外旦〔二〕引二俠上云）妾身是林員外的渾家是也。俺那員外近來養着一個弟子，喚做劉行首。俺員外一個月不來家，我如今往劉行首家尋員外去。尋不着，萬事罷論；若尋着呵，我不道饒了他也。（做見旦鬧科，云）員外，你不回家來，原來在這裏，做個『停妻再娶妻』，我和你見官去！（林員外慌跪科）（正末云）林大嫂，他要休你，娶劉行首，我勸他，他倒打貧道哩。（林員外云）這先生倒會管老婆舌頭。（外旦云）你要官休，你要私休？（林員外云）官休怎生，私休怎生？（外旦云）你要官休，我和你見官去；你要私休，跟我家去便了。（林員外云）我則要私休罷。（正末唱）

【快活三】一壁廂嬰兒將衣袂扯，姹女將帶揪者。你和那牆花路柳廝和協。倒和親媳婦無疼熱。

【鮑老兒】自火院深沉向未徹，怎管的閒花風月。自冤業無明火未斷絶，又生出閒枝節。（帶云）林員外，你早不娶了劉行首也。（唱）花殘月缺，弦斷鏡破，瓶墜簪折。（卜兒云）我和你見官去來。（正末云）你和我見官去。（正末與旦打耳喑科）（旦云）理會的。（不風科）（卜兒云）我女兒不風，便不告你。（正末唱）

【耍孩兒】勸脩行心念無明夜，獃弟子今朝省也。奉吾師法令到蓬萊，着我便提拔出你虎窟狼穴。休占風月門庭鬧，莫厭蓬萊途路賒。回首是神仙闕，你將氣心財性，權且離別。（云）劉行首，你母親平生冤業不少也。（卜兒云）除了要錢，別有甚麼罪？（正末云）我說與你聽咱。（唱）

【三煞】爲錢呵搬的人爺娘恩愛忘，夫妻情分絶，典房賣地將家私捨。形消骨化皆因此，家破人亡不爲別。捨性命輕抛撇，則戀着星眸皓齒，杏臉鶯舌。

【二煞】將郎君腦蓋敲，子弟每筋髓撅。怎當他轉轉關兒有百計千謀設。〔三〕逼得人剜牆鑽窟將金資覓，仗劍提刀將財物劫。都積攢下來生業，跟着我我着你化災變福，改正除邪。（旦云）弟子送師父出去。（正末唱）

【煞尾】〔四〕我出門，（做推卜兒科）（唱）你入門。（卜兒哭云）哎，兒也，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末唱）暫時間且略別。三日後向城西傳取長生訣，管着你跨鳳乘鸞赴仙闕。（同旦下）（卜兒云）今日俺女孩兒劉行首隨的那先生走了，我見官出首去來。（下）

校記

〔一〕此句校本作『你顛倒將身子兒趄。』　〔二〕『外旦』原作『林旦』，從校本改，下同。　〔三〕此句校本作『你這般蜜舌劍腹施乖劣。』　〔四〕〔煞尾〕，校本作〔尾聲〕。

第四折

（正末引旦上云）劉行首，此處敢匾窄，不如你高堂大廈麼？（旦云）師父，此處索是幽靜，弟子不戀高堂大廈。（正末云）說的是，說的是。（唱）

【雙調·新水令】小庵雖窄隱幽微，包含着一合天地。草荒巢鳥宿，云淡雨龍歸。淡飯黃虀，纔得個玄〔一〕中味。

（旦云）師父，打坐是怎生？（正末云）我說與你聽咱。（唱）

【駐馬聽】水火相隨，做出無窮造化機。坎離相繼，燒開往日雨雲期。靈臺拂去是和非，丹田養就元陽氣。存正理，何愁不到蓬瀛內。

【風入松】清濁混沌把心迷，靜者動之基。人能清靜常存息，寸心天地皆歸。壺裏乾坤只自知，空忙殺這頑皮。〔二〕

（云）劉行首，俺這裏比你那市廛中，真乃爲人間天上。（旦云）師父，您徒弟到今日纔知道了也。（正末唱）

【撥不斷】洞雲迷，野猿啼，柴門半倚聞鶴唳。菊蕊叢叢綻竹籬，松花點點鋪苔砌。端的個山中七日，世上千年，興亡不管，生死無憂。（帶云）你覷波。（唱）則俺這裏別是一般天氣。

（旦云）弟子但願清閒穿布服，猶勝紅塵着絳綃。（正末唱）

【雁兒落】脫紅裙着布衣，改雲鬟爲丫髻。發寧心養性功，罷妙舞輕歌藝。

【水仙子】雨雲鄉打抄散燕鶯期，風月所掀騰翡翠幃，煙花陣攪散了鴛鴦會。這清閒誰似你，任紛紛兔走烏飛。草庵內談玄妙，蒲團上講道德，萬事休題。

（云）魔障到也，則將主人公休胡動了念者。（林員外、卜兒同祗候上，卜兒云）林員外，咱和祗候哥哥尋那先生去來。那先生臨去時說道：城西傳取長生訣。如今來到這城西也。那松陰內一座庵兒敢是。咱看一看。（做看科，云）正是正是。兀那先生，你將我女兒拐的這裏來，你好無禮也。將這先生拿住見官去來。（林員外云）你將我的媳婦拐在這裏來，好無禮也！我打這先生一頓。（做打正末死科，祗候扯員外科，云）好也，這先生雖是拐帶人口，罪不至死，你一下打死，更待干罷！我和你見官去來！（林員外慌跪科，云）哥哥可憐見！他又無有親人，又無証見，我與你兩錠銀子，你將他丟在這洞裏去便了。（祗候云）也罷也罷，我和你將這先生丟在洞裏去也。

(下)(卜兒扯旦科，云)大姐，和你回家去。(旦云)師父教我休胡動了念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不敢去。(卜兒云)你師父既是神仙，不吃凡人一下打死，丟在洞裏去了。(旦悲科，云)師父，不爭你死了，怎發付弟子也！(扮六賊上，拿林員外、卜兒科)(林員外慌跪科，云)將軍，饒了小生罷。(六賊云)饒了你還俺師父。(林員外云)將軍，你師父不知往那裏去了，教我那得師父還你？饒我罷！(正末打漁鼓上)(詩云)散誕逍遙躲是非，壺中日月有誰知。仙家不識春和夏，石爛松枯一局棋。(唱)

【錦上花】淡飯粗衣，山中活計。落托清閒，倒大幽微。採蕨尋芝，遶山轉水，煉藥燒丹，驅神捉鬼。

【幺篇】困來那一眠，閒來那一醉。一任漁樵，說是談非。笑殺兒曹，走南料北。空嘆英雄，爭高競低。〔三〕

【江兒水】人生快活能有幾，過一歲無一歲。將軍使機謀，宰相施忠義，都在俺這老先生談笑裏。

【碧玉簫】想韓侯當日，鈍劍一身虧。彭越何爲，爛剉肉如泥。九江王受困危，竿尖上挑首級。恁莫癡，爭似張良會；歸，急流中身先退。

(六賊云)師父稽首。(正末云)林員外，你打的我好麼？(林員外云)師父救我咱！(正末云)你慌怎麼？(林員外云)師父，我到來年，跟師父出家去學道。(正末唱)

【川撥棹】你兩個用心機，出門來逢着太歲。我則見剝下衣袂，後擁前推，刀劍依隨。誰教你出門來賊心便起，到今日說個甚的？

【七弟兄】你怎不察知、就裏，這總是你家門賊。怎將蓼兒洼強猜做藍橋驛，梁山泊權當做武陵溪，太行山錯認做桃源内。〔四〕

【梅花酒】呀，你今日悔後遲，可笑愚癡，不辨個高低，暢叫揚疾。人無害虎心，虎無傷人意。你可便甚所爲，將親女做娼妓，逼的他覓衣食。謾天網四方圍，陷人坑當面砌。〔五〕

【收江南】呀，當日個敲人骨髓剝人皮，今日個餐刀喫劍有誰知？爭如俺粗衣淡飯在山扉。又不圖着甚的，畢竟是那一個得便宜？〔六〕

（云）林員外，俺明說與你知道：劉行首有神仙之分，他再不思凡了，你早回去罷。（林員外云）師父，小人情願回去。（正末云）既然回去，你可速退。（林、六賊同下）（正末云）劉行首，你跟貧道見衆仙去來。（東華帝君引衆仙上云）劉行首，你聽我道者。（詞云）你本是唐朝宮眷，秉真心不染塵緣。守孤墳北邙山下，詠風月一曲泠然〔七〕。幸遇着重陽道者，和新詞甚是矜憐。〔八〕爭奈你陰魂無託，況被那業債相纏。降生做上廳行首，二十年重遇真仙。只爲天淡曉風明滅，重提起本性根源。今日個功成行滿，駕青鸞證果朝元。（同下）

題目　北邙山倡和柳梢青

正名　馬丹陽度脱劉行首

校記

〔一〕『玄』字原無，從校本補。　〔二〕此句校本作『烏兔走東西。』　〔三〕〔錦上花〕和〔幺篇〕二曲，校本合作〔錦上花〕一曲。　〔四〕〔七弟兄〕，校本作〔梅花酒〕。曲中『這總是你家門賊』，校本作『不離了盜門內』。　〔五〕〔梅花酒〕，校本作〔七弟兄〕。『當面砌』，校本作『當面齊』。　〔六〕〔收江南〕曲中『在山扉』，校本作『不胡爲』。『又不圖着甚的』，校本作『又無甚的身閒』。『畢竟是那一個得便宜？』校本作：『今日個落便宜。』　〔七〕『一曲泠然』校本作『松栢之間』。　〔八〕『和新詞甚是矜憐』，校本作『柳梢青詞寄非凡』。

盧時長老天台夢（殘曲）

劇目說明

此劇《錄鬼簿續編》著錄劇名，《太和正音譜》收佚名作者撰《夢天台》殘曲三首。一般都認爲《夢天台》即《天台夢》，趙景深將此三曲收入《元人雜劇鈎沉》楊暹名下。嚴敦易在《元劇斟疑》中對《夢天台》即《天台夢》說提出反對意見，認爲《天台夢》是佛教故事而《夢天台》是道教故事，應將二劇分開。此說可供參考。因目前尚無法詳考兩劇本事，故暫從趙說將《天台夢》置楊暹名下。

第一折

【仙呂·六幺序】我這裏舒銀練，展玉軸，轉回頭咫尺蓬壺。覷了那錦繡模糊，山水橫鋪，破丹砂桃瓣如朱，武陵溪岸上春將暮。你覷那二仙翁對着棋局，緩歌拍手鸞鶴舞。〔一〕端的是身閒心穩，眼笑眉舒。

【幺篇】似他般閒居，端的清虛。閒時將納甲乘除，呪水書符，大叫高呼，神鬼相逐，龍虎降伏。親守丹爐，便有千載精靈怕吾。憑青蛇膽氣粗，覷您這玳瑁珊瑚，琥珀珍珠，你與我一般般看了躊躇，到頭來那一件將的去？止不過受用了七尺身軀。你本是宿世神仙骨，早尋個迴光返照，休只等的葉落枝疏。

校記

〔一〕『鸞鶴舞』趙本作『鶯鶴舞』，『鶯』、『鸞』形近而誤，今依律改。

第二折

【商調·金索令】弃職休官，尋取個彭澤縣；入聖超凡，免走上森羅殿。富似石崇，保不得金谷園；德勝王喬，我和你同赴蟠桃宴。

李唐賓

小傳

李唐賓，元末明初人，生卒年不詳。《錄鬼簿續編》有小傳，云：『廣陵（今江蘇揚州）人，號玉壺道人。淮南省宣使。與余交久而敬。衣冠濟楚，人物風流。文章樂府俊麗。』賈仲明《玉壺春》劇所演即李唐賓早年狎妓故事（劇中『玉壺生，名斌字唐斌』，籍貫別號相同，『斌』與『賓』同音，恐有一誤）。李唐賓作雜劇知有二種，現存《李雲英風送梧桐葉》一種，《梨花夢》一種已佚。《太和正音譜》喻其詞如『孤鶴鳴皋』。

李雲英風送梧桐葉

劇目說明

《錄鬼簿續編》李唐賓名下著錄此劇正名，簡名作《梧桐葉》。此劇現存版本有三種：一、《古名家雜劇》本，收《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中，未題作者。題目正名作：『任繼圖重匹鳳鸞交，李雲英風送

梧桐葉』，簡名《梧桐葉》。二、明顧曲齋刊古雜劇本，題目正名簡名全同《古名家雜劇》本。該本題名『元喬夢符著』，實誤。三、臧晉叔《元曲選》本，未署撰者，唯題目中『重匹』二字作『天配』，餘皆與前二本同。

三本中《古名家雜劇》本與顧曲齋本科白曲詞相同，與《元曲選》本亦出入無多，可知三本皆同一源。此劇以《元曲選》爲底本，參校其餘二本。

楔　子

（冲末扮任繼圖引正旦李氏上云）小生姓任名繼圖，字道統，本貫西蜀人也。渾家姓李名雲英，乃故丞相李林甫之孫女。小生攻習詩書，兼通武藝。有同堂朋友哥舒翰，守禦西蕃，遣使臨門，取小生參贊軍事，小生則索走一遭去。渾家，你在家中權時過遣，我到彼處建立功業，博得一官半職，還來與你同享富貴，有何不可。（正旦云）男兒，你去不爭，目今安祿山作亂，人不顧生，倘有不測，教妾一身如之奈何？（任繼圖云）渾家不知，自古修文演武，取功名於亂世，終不然戀酒貪花，墮卻壯志。從來道『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那時稱我平生之愿，腰金衣紫，廕子封妻，榮顯鄉閭，也是好事。渾家休得阻當，小生便索登程也。（正旦云）男兒既然堅意要去進取功名，一路上小心在意者。（唱）

【仙呂·賞花時】雨淚流紅翠袖斑，錦被分香鳳枕閒。無計鎖雕鞍，江空歲晚，何處問平安？（同下）

第一折

（外扮牛尚書同張千上云）老夫尚書牛僧孺是也，從天子幸蜀。有一女子李雲英，乃李林甫孫女，被軍中所擄。他說原有夫主，老夫收留在家，夫人每每勸我納爲侍妾。老夫想來，『冠至敝不可棄之於足，履雖新不可加之於首』，此女相門之家，納之爲妾，此心安忍？因此認爲義女，教俺親生女孩兒金哥拜爲姐姐，就學他針指女工。待雲英家信通時，還他夫婦完聚，若他丈夫没了，就與他嫁個良壻，豈非陰騭。今日俺夫人大慈寺中燒香去，左右，收拾轎馬，一同小姐隨侍夫人走一遭去來。（下）（正旦引梅香上云）妾身丈夫任繼圖，前往西蕃，進取功名。自他去後，有安祿山作亂，陷了長安，天子幸蜀，妾身被軍中所擄。幸得牛尚書收買妾身，留養府中，以爲義女，教他女孩兒拜妾身爲姐姐。雖是坐享富貴，則夫婦分離，不知音耗，這煩惱如之奈何？目今春閒天道，花柳爭妍，對此美景良辰，越添離別之苦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鏡破釵分，粉消香褪。縈方寸，酒美花新，總是思家恨。

【混江龍】韶華將盡，三分流水二分塵。悶懨懨人閒白晝，靜巉巉門掩青春。白鸚鵡頻傳

花外語，錦鴛鴦將避柳邊人。囀曉日鶯聲恰恰，舞香風蝶翅紛紛；映樓閣青山隱隱，漾池塘綠水粼粼；過節序偏增感嘆，對鶯花謾自傷神。桃似火，草鋪茵；歌聲歇，笑聲頻；則爲我眼中不見意中人，因此上今春不減前春悶。流淚眼桃花臉瘦，鎖愁腸楊柳眉顰。

（云）當日妾身不合容他去了，致有今日也呵！（唱）

【油葫蘆】悔殺當初不自忖，輕將羅袂分，今日個錦箋無路托鴻鱗。我如今瘦岩岩腰減羅裙褪，他那裏急煎煎人遠天涯近。昨日是秋，今日是春。嘆光陰有盡情難盡，無計覓行雲。

【天下樂】可正是一樣相思兩斷魂，青也波春，斷送了人。嘆孤身恰如飛絮滾，虛飄飄離亂人。孤另另多病身，對清風憔悴損。

【那吒令】瓊梳插綠雲，顯青天月痕。湘裙蕩曉雲，污春衫酒痕。鮫綃剪素雲，搵啼妝舊痕。打疊起心上愁，拽扎起眉尖恨，雖則是強點朱唇。

（梅香云）姐姐，快來着些。（卜兒扮老夫人上）（正旦云）母親，您孩兒到也。（行科）（唱）

【鵲踏枝】隨侍着母親，去遊春。列兩行侍妾丫鬟，簇擁定繡轂雕輪。虞候們行得來太緊〔二〕，早來到聳青霄金碧山門。（虛下）〔三〕

（任繼圖上云）小生任繼圖，自參哥舒翰軍事，離家不久，安祿山作亂，殘破京師，天子幸蜀。小生家眷存亡，未知下落，每日愁思。今安祿山被擒，天下大定，至尊還京，小生方得還家。今往大慈寺過，權且歇馬，約着友人花卿之子花仲清，來此同遊，怎麼還不見來？小生見佛殿左側，粉壁光淨，口占一詞，詞寄《木蘭花慢》，以寫思家離別之懷。（做寫科，詞云）等閒離別，一去故鄉音耗絶。禍結兵連，嬌鳳雛鸞没信傳。落花風絮，杜鵑啼血傷春去。過客愁聞，佇立東風欲斷魂。小生不留姓字，寫了出門，還候花仲清咱。（下）（卜兒同正旦上云）點上燈燭來，待我燒香也。（正旦出佛殿做行廊下科，云）前面行的那秀才，看他模樣，好與我男兒一般，我向前試認咱。（任繼圖云）我尋花仲清去來。（正旦唱）

【寄生草】是何處風流客？誰家年少人？他轉回廊忙把身軀褪，我隔雕欄不敢題名問，他出山門不肯回頭認。莫不是遊仙夢裏乍相逢？多管是武陵溪畔曾相近。

（云）俺母親等去燒香，索去點上燈燭來。（做點燈科，云）請夫人上香。（做見詩科）（唱）

【金盞兒】〔三〕字體草連真，詞句煞清新。包藏着四海三江悶，走龍蛇筆陣起烟雲。（帶云）莫不是我男兒麼？（唱）看時頻滴淚，讀罷暗消魂。可恰纔題句客，兀的不傒倖殺斷腸人！

（帶云）這字體好似俺男兒的。（唱）

【醉中天】〔四〕這書學宗秦漢，摹唐晉，這筆陣流三峽掃千軍，好與俺男兒字逼真。〔五〕一點畫從頭兒認，字法兒不差了半分。既傳芳信〔六〕，不題名卻爲何因？

（云）雖然如此，天下人寫的字多有一般的，未審是與不是，索和一首，若是俺丈夫見了，必尋我也。我試寫在此咱。（唱）

【後庭花】捻霜毫訴事因，別夫君又幾春。思往事渾如夢，恨不的上青山便化身。拂綽了壁間塵，（云）我依着他韻，也做一首咱。（唱）待酬前韻。兩三行字體勻，說當年夫婦恩，愿兒夫親見聞，任傍人胡議論。

【青哥兒】也是我一言、一言難盡，潑殘生進退、進退無門。恰便似月待圓花待春。想當日阮肇劉晨，採藥尋真；花雨香雲，隔斷凡塵。尚兀自笙歌迎入畫堂春，〔七〕他也有姻緣分。

（云）寫完了，試念咱。（詞云）臨岐分別，一旦恩情成斷絕。烽火相連，雁帖魚書誰與傳。身如柳絮，沾泥不復隨風去。杜宇愁聞，啼斷思鄉怨女魂。（卜兒云）殿上燒香咱。（卜兒見正旦寫詞，怒科，云）雲英，你是裙釵女流之輩，何故賡和他人詞章，豈不出醜！（正旦云）母親，孩兒見此詞與俺丈夫任繼圖寫的無異，以此和一首在後面，倘若真個是俺男兒，他必來尋妾身也。（唱）

【賺煞】聽孩兒訴衷情，休嗔忿。（卜兒云）你是個女孩兒，題詩恐怕傍人恥笑。（正旦唱）有甚他人〔八〕笑哂，非是荒淫惹外人。（卜兒云）你題甚詩？（正旦唱）這詞又不是道春情子曰詩云。暗傷神，雨淚紛紛，低首無言聽處分。（卜兒怒云）雖然如此，你是女子，賡和他人詞章，是何體面？（正旦云）母親息怒，孩兒再不敢了也。（唱）則今日從朝至昏，不離分寸，酩子裏向晚妝樓

目斷楚臺雲。（同下）

校　記

〔一〕太緊：底本『太』作『大』，今從顧曲齋、脈望館本改。　〔二〕顧曲齋、脈望館本『（虛下）』作科白：『（到寺門科）（旦云）老夫人先行。』　〔三〕此曲牌顧曲齋、脈望館本作〔醉扶歸〕。　〔四〕此曲牌顧曲齋、脈望館本作〔金盞兒〕。按，以上二曲既非〔金盞兒〕，亦不是〔醉扶歸〕或〔醉中天〕。第一曲首四句合〔醉扶歸〕譜，末四句則合〔金盞兒〕譜。第二曲首四句合〔金盞兒〕譜，末四句合〔醉中天〕譜。今仍按底本所題，不作改動。　〔五〕以上四句顧曲齋、脈望館本作：『這字體宗秦漢，學唐晉，筆陣掃千軍，好與俺男兒字筆真。』　〔六〕芳信，顧曲齋、脈望館本作『信音』。　〔七〕以上三句顧曲齋、脈望館本作五句：『武陵溪濱，楚水湘雲，隔斷凡塵，尚兀自天上人間，仙子相迎結成親。』　〔八〕他人，底本作『他每』，今從顧曲齋、脈望館本改。

第二折

（外扮花仲清上云）小生乃節度使李光遠手下偏將花卿之子花仲清是也。從小隨父親習學兵法，自誅逆賊段子章，累建大功，朝廷不蒙重用，以此閒居。小生有友人任繼圖，此人乃飽學才子，因哥舒翰請他參贊軍事，不意祿山作亂，回至家中，妻子被擄，家計一空。此人發志，與小生至此同應科舉。適間同至郵亭，小生馬要飲水，以此落後了，只索縱馬趕他去咱。（下）（任繼圖上云）小

生任繼圖，到此大慈寺中歇馬，壁間寫下一詞釋悶，回至家中妻女已被擄去，不知存亡。小生想來，夫妻會合聚散，自有定數，愁之何益？目今朝廷開文武科場，憑着我胸中萬卷文章，且鏖戰一番，若得一官半職，以顯父母，豈不美哉。適同友人花仲清約至此寺中，借一禪房安下候選。待之久矣，不見他來，且往禪房下安歇去咱。（下）（正旦同小旦引梅香上云）秋風颯颯，落葉飄飄，秋間天道，刮起這般大風，越感動我思鄉煩惱。妹子，你看是好大風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薦新涼，消殘暑，落行雲頃刻須臾。翻江攪海驚濤怒，搖脫秋林木。

【滾繡毬】蕩岸蘆，撼庭竹，送長江片帆歸去，動羣山萬籟喧呼。他翻手雲，覆手雨，没定止性兒難據，亂紛紛敗葉凋梧。則爲你分開丹鳳難成侶，吹斷征鴻不寄書，使離人感歎嗟吁。

（云）妹子，這風有貴賤大小。（小旦云）姐姐，這風怎麼有貴賤大小？（正旦唱）

【倘秀才】有一等入椒桂穿洞房的似大王般敬伏，有一等揚腐儒起陋巷的以庶民比喻。他也曾感動思鄉漢高祖，催張翰，憶蓴鱸，休官出帝都。

（小旦云）姐姐，這風真個大哩。（正旦唱）

【滾繡毬】捲三層屋上茅，度幾聲砧上杵。颼颼颼吹散了一天煙霧，送扁舟飄蕩江湖。〔二〕破黃金菊蕊開，墜胭脂楓葉舞。向深山落花滿路，去時節長則是向東南巽位藏伏。入羅幃冷清清勾引動懷怨閨中女，渡關河寒凜凜傒落殺思歸塞下夫。驚起老樹啼烏。

（做風吹梧葉科，正旦拾葉云）妹子，你看怎生風吹一片葉子來。我與你將描筆兒寫一首詩在上，天若可憐，倩這大風吹這葉兒上詩到家，教俺丈夫知我音耗咱。（小旦云）姐姐，這千山萬水，怎能够到那裏也？（正旦題詩科，詩云）拭翠斂蛾眉，爲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作相思字。此字不書石〔二〕，此字不書紙，書在秋葉上，愿逐秋風起。天下有情人，爲我相思死；天下薄情人，不解相思意。有情與薄情，知他落何地？〔三〕（做手拈葉子對天祝告科，云）風呵，可憐見妾身流落他鄉，愿借一陣知人心解人意慈悲好風，吹這葉子到俺兒夫行去。（唱）

【倘秀才】風呵，你略停止呼號怒，容咱告覆；暫定息那顛狂性，聽咱囑付。休信他剛道雌雄楚宋玉。敢勞你吹噓力，相尋他飄蕩的那兒夫，是必與離人做主。

（云）風呵，你是必聽我分付來。（唱）

【呆骨朵】你與我起青蘋一陣陣吹將去，到天涯只在斯須。休戀他醉瓊姬歌扇桃花，休搖動攪離人空庭翠竹。休入桃源洞，休過章臺路。遞一葉起商飈梧葉兒，恰便似寄青鸞腸斷書。

（云）風呵，兀的不傒倖殺人也，方纔撼山拔樹，飛沙走石般起，投至央及你，可倒定息了。我想來天意多管是囑付不到，你不肯吹這葉子去，只索再囑付你咱。（唱）

【叨叨令】休〔四〕管他送胡笳聲斷城頭暮，休道他攪旌旗影動邊城戍，休戀他逐歌聲羅綺筵前住〔五〕，休從他傳花信桃李園中入。你是吹來也麼哥，是吹來也麼哥！直吹到受凄

涼鰥寡兒夫行駐。紅。

（云）你看，一陣大風起也！（唱）

【伴讀書】順手兒吹將去，一葉兒隨風度，刮馬兒也似回頭不知處。謝天公肯念俺離人苦，飄然有似神靈助，旋起階除。

【笑和尚】忽、忽、忽，似神仙鳴佩珮，颼、颼、颼，似列子登雲路，疏、疏、疏，珪玎璫檐馬兒不住。嗤、嗤、嗤，鳴紙窗，吸、吸、吸，度天衢，刷、刷、刷，墜落斜陽暮。

（云）四季之中，風雖一般，中間有各別處。妹子，你聽我說 這四季風與你聽咱。（唱）

【三煞】到春來向樓臺度歌聲輕敲檀板黃金縷，入庭院扇和氣香引瓊漿白玉壺。園花鳴條，溪河解凍，柳葉青搖，桃萼紅舒。花飛錦機，草偃青苔，梅落瓊酥。簾垂檻曲，寒料峭透羅廚。

（小旦云）姐姐，這夏天風可是如何？（正旦唱）

【二煞】到夏來竹牀枕簟涼生處，茶罷軒窗夢覺餘。波皺魚鱗，扇搖蟬翼，香裊龍涎，簾漾蝦鬚。水面相牽荷蒂，池頭遠遞蓮香，波心搖落荷珠。涼生院宇，送微雨出雲衢。

（小旦云）這秋冬可是怎生？（正旦唱）

【煞尾】到秋來啾啾響和蛩吟絮，颯颯吹斜雁影孤。感動秋聲八月初，〔六〕彩扇題詩班婕

好，對景悲秋宋大夫。江上紛紛折敗蘆，田內瀟瀟偃禾黍。則送流螢入座隅，積漸凋零岸柳疏，荏苒〔七〕荷盤老柄枯，飄盡丹楓落井梧。女怨凄涼滴淚珠，悲向晚窗憶征旅〔八〕。到冬來羊角呼號最狠毒，走石飛沙滿路途。透入氊簾酒力徂，寒助冰霜透體膚。裊盡清香冷篆爐，凜冽嚴凝掛冰筯，刮面穿衣怎遮護？四季中間無日無，〔九〕惟有秋深更凄楚，怎當他協和芭蕉夜窗雨！（同下）

校　記

〔一〕以上四句顧曲齋、脈望館本作：『捲三層壁上茅，蕩三軍塞邊土。冷颼颼煙籠霧，送簫聲響徹雲衢。』

〔二〕石，底本作『名』，與下文不甚通，實爲形誤。此詩又見《太平廣記》卷一六。《侯繼圖》篇，詩云：『拭翠斂雙娥，爲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愿逐秋風起。天下負心人，盡解相思死。』可爲佐證。　〔三〕以上詩句顧曲齋、脈望館本作：『拭翠斂雙眉，爲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書在秋葉上，愿逐此風起，天下有情人，不知落何處？』　〔四〕『休』字底本作『你』，形誤，據下三句首字改。　〔五〕住，底本原作『舞』，與曲牌要求押去聲韻不合，今據顧曲齋、脈望館本改。　〔六〕此句顧曲齋、脈望館本作二句：『綠紗窗動砧杵，起秋聲八月初。』　〔七〕荏苒：顧曲齋、脈望館本作『翠竹』。　〔八〕征旅：顧曲齋、脈望館本作『曠夫』。　〔九〕此句顧曲齋、脈望館本作：『春夏秋冬何日無。』

第三折

（任繼圖上云）恰纔迎候友人花仲清，至郵亭徘徊半晌，尚不見來，不免在寺中消遣去咱。（入廊下見葉科，云）這裏怎生有一片葉子從空飛將下來？我拾起來看波。（做拾葉科，云）多管是那一個知我失了渾家，故作此詩。想天與姻緣，夫妻必有完聚的日子。我且上殿去遊玩咱。（做上殿看壁上和詩科，云）這詩是我昔日題下詞章，又有人賡和在後，這一段姻緣須有着落。且回禪堂中歇息去來。（詩云）正是牢落空門嘆索居，姻緣他日竟何如。天涯遊子多羈思，腸斷梧桐葉上書。（下）（牛尚書上云）老夫牛僧孺是也。目今文武狀元及第，這兩個狀元都也生得好表人物，俺那金哥孩兒長成了，待結彩樓，等狀元遊街時拋繡毬，接絲鞭，求取佳配。這義女雲英孩兒是姐姐，索教夫人儘問他，一來看他有守志的心也無，二來先及其疏，後及其親，禮也。索請夫人商議。夫人在那裏？（卜兒、正旦、小旦同上）（正旦云）妾身自與兒夫分離，至今三載，音信杳無，雖在此坐享富貴，眉頭心上，一點相思，甚日放的下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粉悴脂憔，悶懨懨暗傷懷抱，困騰騰劃損眉梢。畫堂深，朱户悄。雁書不到，情緒蕭條，影兒孤鏡鸞羞照。

【醉春風】人去玉簫閒，雲深丹鳳杳。夢魂無夜不關山，何日是了、了！長則是錦被牢

籠〔一〕，綺窗嗟嘆，畫樓凝眺。

（小旦云）姐姐，母親喚哩，須索去見來。（見科）（正旦云）母親喚妾身有何言語？（卜兒云）孩兒，喚你有句言語和你商量。趁你年少，尋個良壻與你，心下如何？（正旦唱）

【迎仙客】老尊親錯見了，失節罪難逃，妾身況兼年紀小。（云）我想雁有雌雄一對，沒了一個，再不入羣，永爲孤雁。（唱）若壻了再求壻，這是人不如鳥，母親意下量度。（云）我是個相門之女，再嫁事於人，（唱）則恐被傍人笑。

（帶云）『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唱）

【紅繡鞋】一來是先王禮教，二來是唐宰相根苗。〔二〕（卜兒云）今日主張不從，再休後悔。（正旦唱）絃斷無心覓鸞膠。（卜兒云）你敢待守丈夫的消耗麼？（正旦唱）芳心懸玉杵，舊約在藍橋。哎，則我個雲英怎生便嫁了？〔三〕

（卜兒云）父親搭蓋彩樓，教你同金哥妹子共求佳配。你是他姐姐，索先問你，若實有守志的心呵，也隨的你。教你引金哥妹子登彩樓拋繡毬，你心下如何？（正旦云）母親言者當也。（卜兒云）既然如此，就勞你和金哥妹子添妝則個。（正旦云）妹子添妝罷，越顯的十分顏色也呵。（唱）

【普天樂】玉娉婷新梳掠，曲彎彎柳眉青淺，香馥馥桃臉紅嬌。腰肢一捻輕，舉止十分俏，便似畫真兒描不成如花貌。有三般兒比並妖嬈；（卜兒云）是那三般兒？（正旦唱）若耶溪西施戲瓢，九龍池玉環鬬草，鳳凰臺秦女吹簫。

（云）夫人，教小姐登樓去也。（卜兒云）老相公，俺且回後堂中去來。（先下）（正旦引小旦上樓科，云）好彩樓也呵！（唱）

【上小樓】這彩樓百尺其高，〔四〕勢壓着南山北嶽。六曲闌干，四面簾櫳，一片旌旄。〔五〕彩扇交，錦帳飄，金珠錯落，盼望他嬌滴滴裊香風玉人來到。

（小旦云）姐姐，你扶我上彩樓去來。（做上樓科）（正旦唱）

【幺篇】倩人扶登玉梯，似天仙下九霄。蘭麝氤氲，環佩玎璫，繡幕飄颻。準備了，等待著，長安年少，但不知那新狀元有甚些風調。〔六〕

（外作鼓樂迎二狀元科）（正末云）我兄弟二人得了文武狀元，今日誇官。這是甚麼人家，結起彩樓了也？（正旦唱）

【脫布衫】噴香風撲鼻葡萄，揭青天聒耳笙簫。列翠袖金釵兩行，光綽綽從人爭導。

【小梁州】烟裊金爐寶寶篆燒，傍雲錦衣飄，羣仙引領下青霄。〔七〕忙傳報，蹀躞馬蹄遙。

（云）妹子，你看狀元來了也。（唱）

【幺篇】雀屏銀燭相輝耀，隱芙蓉繡褥光搖。重奏樂人歡笑，六街喧鬧，春色醉仙桃。〔八〕

（任做見正旦掉眼科）（正旦云）你看這狀元赴了瓊林宴也。（唱）

【石榴花】狀元微醉據鞍轎，猩血錦宮袍。嘶風緩轡玉驄驕，猛擡頭覷着多嬌。（小旦拋繡毬下科）（正旦云）看繡毬哩。（任繼圖云）山妻未知下落，若貪富貴，乃不義之人也。（做不接科）（正旦

唱）見狀元高點玉鞭梢，似躊躇待接還拋。既然他有意來推調，又索別打那英豪。

【鬬鵪鶉】再尋個鳳友鸞交，分甚麼文強武弱。（正旦看外科）（唱）只要得女貌郎才，不枉了一雙兩好，有福分先奪春風翡翠巢。〔九〕（小旦打着花狀元遞絲鞭科）（正旦云）妹子，後面狀元接了絲鞭也。（唱）美姻緣，天湊巧，成就了錦片前程，常則是同歡到老。

【耍孩兒】歡聲鼎沸長安道，得志當今貴豪。小登科接着大登科，播榮名喧滿皇朝。始知學乃身之寶，惟有讀書人最高。宮花斜插烏紗帽，紫袍稱體，金帶垂腰。

（末指旦云）這個婦人好似我的渾家！（旦云）這個狀元好面熟也呵！（唱）

【三煞】那狀元意遲遲點着玉鞭，不轉睛廝覷着。（帶云）這狀元是俺男兒也呵！（唱）撲簌簌淚點兒腮邊落。他形容好似俺親夫壻，欲待相親又恐錯認了。不敢分明道，知他真心兒認我，莫不是有意兒相調？

（各做意兒科）（正旦唱）

【二煞】這狀元慢加鞭催玉驄，那狀元故徘徊將寶鐙挑。我倚欄縱目頻瞻眺，莫不是老天肯念離人苦，今日街頭廝抹着？（任做仔細認科）（正旦唱）那狀元臨去也金鞭裊，他口兒裏作念，意兒裏斟酌。〔一〇〕

（帶云）妹子，下去見父親母親去來。（唱）

【煞尾】一星星告與父母，好共歹從他窨約。那狀元多是張京兆，若得相逢把黛眉掃。（同下）

校　記

〔一〕牢籠，底本『牢』誤作『撈』，今據顧曲齋本改。

〔二〕以上二句顧曲齋、脈望館本作：『朋友先王曲（禮）教，歹殺呵須是唐宰相根苗。』　〔三〕此句顧曲齋、脈望館本作：『雲英猶未了。』　〔四〕此句顧曲齋、脈望館本作：『這彩樓高侵漢表。』　〔五〕以上二句顧曲齋、脈望館本作：『十二簾櫳，一派笙簫。』　〔六〕此句顧曲齋、脈望館本作：『盼望他共吹簫那人來到。』　〔七〕以上二句顧曲齋、脈望館本作：『咫尺藍橋，傳呼雕轂擁旌旄。』　〔八〕仙桃：顧曲齋、脈望館本作『宮袍』。　〔九〕以上數句曲詞顧曲齋、脈望館本作：『再尋個鳳友鸞交，出落着讀書人氣高。正當女貌郎才，兩對門天生着好，有福分先奪了春風翡翠巢。』　〔一〇〕此句顧曲齋、脈望館本作：『意下量度。』

第四折

（牛尚書同夫人上，云）姻緣姻緣，事非偶然。當朝有文武狀元遊街，教金哥女孩兒拋繡毬，接絲鞭。先打着文狀元，躊躕一回，把鞭梢擋住繡毬，第二打着武狀元，接了絲鞭，成其佳配。有義女雲英對老夫言道，文狀元與他男兒一般模樣。這狀元覷着雲英，兩意徘徊，勒馬相覷，似有厮認之

意。彼各怏怏而回。老夫想來容易，今日是吉旦良辰，取狀元過門與金哥女孩兒成親。就請那文狀元爲送客，席上教雲英出來行禮，便知端的。左右那裏，大排筵會，請狀元過門者。（做接科）（任繼圖上云）小官任繼圖，一舉及第。昨日文武〔一〕狀元遊街，有牛尚書家中小姐在彩樓上拋下繡毬，打着小生。小生想失了渾家，未知下落，擋住繡毬，策馬過了。比後打着武狀元，成其姻眷。此日小生望見樓上一女子，好似小官失了的渾家。此女亦覷着小生，眷戀不已。四目相盼，各有廝認之意。想他是牛尚書府第，不敢造次，又恐錯認。今日荷蒙尚書請小官爲送客，伴着花狀元。左右，接了馬者。（正旦上云）今日金哥妹子成親，狀元過門，父親喚妾身行禮相見，索走一遭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華堂褥隱繡芙蓉，似錦妝成桃源仙洞。〔二〕這狀元簪花在玉殿前，那狀元折桂在月宮中。孔雀屏風，今日個已高中。

【駐馬聽】和羽流宮，一派笙歌徹太空；烹龍炮鳳，滿堂羅綺藹香風。想當初雲英不到廣寒宮，裴航空作遊仙夢；只今日藍橋路不通，玄霜玉杵成何用？

（正旦與任見科）（背云）這個狀元好似俺男兒也！（唱）

【喬牌兒】都只在嫣然一笑中，偷把幽情送。他含顰不語把肩兒竦，〔三〕推將寶帶鬆。

（任繼圖低問云）渾家緣何在此？（正旦云）原來果然是我丈夫！（唱）

【沉醉東風】爲兵戈擔驚受恐，拆〔四〕夫妻斷梗飄蓬。泣枕鴛，悲衾鳳，誰知道這搭兒重

逢！猶道相看是夢中，捱了些淒涼萬種。〔五〕

（牛尚書怒云）狀元，你是個讀書人，怎生不知禮！小女乃裙釵女流，與你有何親故？（任同旦跪科，云）小生自往西蕃，安祿山作亂，殘破京師，渾家李氏被擄，不知去向。秋間在大慈寺中安下，以待科舉入場，在壁間吟和詞章，是渾家所作。小生又於廊下拾得梧葉兒，葉上有詩一首，亦是渾家所作。小生錦囊收貯，常揣在懷內，不料今日荷蒙相公收留在宅上，此恩難報也。（牛尚書問正旦云）緣何你去寺中吟和詞章來？（正旦云）我跟隨母親燒香去來，見壁上字體似男兒所作，以此吟和來。（牛尚書云）梧葉上的詩有麼？（正旦云）曾有來。（任繼圖云）因何至此？（正旦唱）

【川撥棹】想當日恨冲冲，亂離間家業空。浪跡浮踪，水遠山重，逃命出槍尖劍鋒。〔六〕謝大恩人廝敬重。

（牛尚書云）你是女子，何故題詩在梧葉上？況這深沉院宇，誰與你寄將出去？那時你又不知狀元下落，中間豈無別情？（正旦唱）

【七弟兄】當日正女功，手撏着繡絨，畫樓中，忽聞聽遠院琴三弄。離鸞別鳳恨匆匆，淚雙垂把不住鄉心動。

【梅花酒】倚欄杆數斷鴻，起陣狂風，吹落梧桐，飄入簾櫳。手親題一首詩，寫離恨在其中。爲家鄉信未通，題詩罷告天公，替雁帖當魚封，風捲起入長空，任南北與西東。

【收江南】呀，我則道風吹一去杳無踪，似題紅葉出深宮，淚痕相映墨痕濃。喜今朝再逢，

想昨宵魂夢與君同。

（牛尚書云）既然姻緣會合，不是俺做大，一向收留在俺府中爲女，也是天數，不然那兵荒馬亂，定然遭驅被擄。我便做你的丈人也做得過。請同花狀元並居東牀，着你團圓，大排筵宴，做個慶喜的筵席者。（衆拜成禮科）（正旦唱）

【鴛鴦煞】我則道涼宵衾枕無人共，誰承望洞房花燭笙歌送。樂事重重，喜氣融融。暢道人月團圓，魚水和同。依舊的舉案齊眉，到老相陪奉。〔七〕若不是這一葉梧桐，險些兒失落了半世夫妻舊恩寵。

（任繼圖詩云）夫妻守節事堪憐，仗義施恩宰相賢。金榜掛名雙及第，洞房花燭兩團圓。

題目　任繼圖天配〔八〕鳳鸞交

正名　李雲英風送梧桐葉

校記

〔一〕文武：『文』字原脱，據上文牛尚書白補。

〔二〕此句顧曲齋、脈望館本作：『洞房棲彩鸞丹鳳。』

〔三〕此句顧曲齋、脈望館本作：『他無言低首把眉兒從。』　〔四〕拆：底本作『折』，參顧曲齋、脈望館本改。

〔五〕此曲顧曲齋、脈望館本作：『記當時兵馬洶洶，恨飄零彼各西東。拆孤鸞，分隻鳳，誰知道這答兒重逢！猶恐相逢是夢中，捱了些淒涼萬種。』　〔六〕以上三句顧曲齋、脈望館本作五句：『身恨飄蓬，梗跡萍踪，山水重重。

逃命出槍尖劍鋒，如今在錦繡叢中。』〔七〕以上曲詞顧曲齋、脈望館本作：『我則道枕鴛衾鳳無人共，誰承望洞房花燭笙歌送。重調魚水和同，唱道人月團圓，姻緣再遇，甘心箕箒相從。』〔八〕天配，顧曲齋、脈望館本作『重匹』。

高茂卿

小傳

高茂卿，字號及生卒年不詳，《錄鬼簿續編》僅云『涿州（今屬河北省）人』。爲元末明初雜劇作家。所撰雜劇一種：《翠紅鄉兒女兩團圓》，今存。

翠紅鄉兒女兩團圓

劇目說明

此劇今存二本：一、脈望館抄校明息機子刊本，無題目，正名作『翠紅鄉兒女兩團圓』；二、《元曲選》本，題目作『白鷺村夫妻雙拆散』，正名同脈望館本。

關於此劇著者今尚存疑問。二本均題楊文奎作。然《太和正音譜》楊文奎名下僅錄簡名《兩團圓》，而在元雜劇中，簡名《兩團圓》的雜劇除此劇外尚有《豫章城人月兩團圓》，故不清楚楊作究爲何劇。而《錄鬼簿續編》高茂卿名下的題目正名除『白鷺村』別作『鴛鴦村』外，餘皆與此劇同，故將此劇歸

於高茂卿名下。此劇兩本文字無大異。脈望館本文字較粗糙，脱漏錯訛之處不少，《元曲選》本對此作了加工潤色。

此劇據《元曲選》本移錄，以脈望館本參校。

楔子

（搽旦扮李氏同二淨福童、安童上）〔一〕（搽旦詩云）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早時不算計，過後一場空。〔二〕老身姓李，夫主姓韓。夫主早年亡化過了。所生兩孩兒，一個喚福童，一個喚安童。有個小叔叔是韓弘道，嬸子兒張二嫂。〔三〕潑天也似家私，他掌把着。我如今要分另了這家私，俺兩個孩兒未娶妻哩！福童，請你嬸子來。（福童喚科，云）嬸子有請。（二旦扮張氏上云）孩兒也，你喚我做甚麼？（福童云）我母親請你哩。（二旦云）這等我須索走一遭去。早來到門首也。你報復去。（福童云）母親，嬸子來了也。（搽旦云）道有請。（福童云）嬸子請。（二旦做見搽旦拜科，云）伯娘喚我做甚麼？（搽旦云）嬸子請坐。我請將你來別無甚事，我要分另了這家私，我兩個孩兒不曾娶親哩！（二旦云）伯娘，我可不敢主張，等你叔叔韓二來家商議。（搽旦云）福童，門首看者，若你叔叔來呵，報復我知道。（正末扮韓弘道上云）老夫蠡州白鷺村人也，姓韓名義字弘道。祖上莊農出身。所積家財萬貫有餘。我有一個家兄是韓弘遠，早年間亡化過了。家兄遺下二子，

長叫福童，次叫安童。我那兩個姪兒，他從那三五歲上無爺，可是老夫擡舉的他成人長大。爭奈我那嫂嫂性兒有些乖劣。幸得我妻張氏賢惠，見老夫年近六旬，無有子嗣，與我娶了個小渾家，姓李小字春梅，如今腹懷有孕也。這兩日見我嫂嫂和那兩個姪兒心中好生不喜，想必爲這春梅懷孕，有些妒忌的意思也不見得。恰纔和幾個老弟兄每飲了幾杯酒回來，〔四〕早到家門首也。（搽旦云）分另了家私卻也淨辦。（正末云）怎生這般大驚小怪的？我過去咱。（福童云）好、好，叔叔來了也。（正末見搽旦施禮科，云）呀，早晨間不曾見嫂嫂，嫂嫂祇揖。（搽旦回禮科，云）叔叔請坐。（正末云）二嫂，您恰纔爲甚麼這般吵鬧那？（二旦云）恰纔伯娘請將我來，要分另了這家私。（正末云）誰這般道來？（二旦云）是伯娘道來。（正末云）我問嫂嫂咱。（做問科，云）嫂嫂，您恰纔爲甚麼吵鬧來？（搽旦云）是我請將叔叔嬸子過來，要分另了這家私。樹大枝散，自然之理也。（正末云）這家私比先家兄在時原無積攢，都是我苦掙下的。既然嫂嫂要分另家私，我問這兩個姪兒咱：『福童，安童，您母親要分另家私，您兩個心裏如何？』（福童云）我兩個不曾娶老婆哩！分另這家私倒也淨辦。（正末云）這的是您娘兒每商定了也，可不干我事，請的本處社長來者。（福童云）理會的。出的門來，社長在家麼？（社長上，詞云）老阿老，起遲卧早。硬的便嫌軟，軟的蒸餅兒倒好。我是本處的社長。門首有人喚門，我開開這門。孩兒也，喚我做甚麼？（福童云）俺叔叔要分另了家私，我一徑的來請老社長。你說我家的這家私虧了誰來？（社長云）多虧了你那韓二。（福童云）老社長，你若過去見了俺叔叔，只說這家私虧了韓大，我便買羊頭打旋餅請你。你若是分的我這家私少了呵，你也知道我的性兒。（社長云）理會的。來到門首也。報復去。（福童

做報科，云）請的社長來了也。（正末云）道有請。（福童云）請進去。（社長做見科，云）支揖。（正末還禮科，云）老社長請坐。（社長云）請將老漢來有甚麼勾當？（正末云）請將老社長來別無甚事，我這嫂嫂和俺兩個姪兒要分家哩！我這家私的緣故，老社長你也盡知。莊農人家，止不過有些田産物業、牛羊孳畜、金銀錢物。分做兩分，我與兩個姪兒各得一半。老社長，你則平等着。（社長云）老漢知道。有多少鈔？（福童云）鈔有十塊。（社長云）韓二，你拿一塊，與這孩兒九塊。（福童云）銀子十斤。（社長云）韓二，你拿一斤，與這孩兒九斤。（福童云）老社長，還有牛羊孳畜、田産物業。（社長云）韓二，你要他怎麼，都與這兩個孩兒罷。分的平平兒的也。（正末云）改日致謝老社長，勿罪勿罪。（福童送社長出科）（社長云）孩兒，家私都是你拿了也，羊頭薄餅將來我喫。（淨打社長科，云）老弟子孩兒，有甚羊頭薄餅，不得工夫買哩，改日請你喫罷。（社長詩云）這廝做事忒不才，分另家私喚我來。羊頭薄餅不曾喫，險些打出腰子來。（下）（正末云）嫂嫂分開了家私也。有這所宅兒，您便住那東首裏，俺住這西首裏。（搽旦云）〔五〕一宅分爲兩院，你也休上俺門來，我也不上你門去。（同福童、安童下）（正末云）嫂嫂打起這界牆，咱便是不廝見了。二嫂，你看這無兒女的好不氣長也呵！（二旦云）韓二，伯娘要分這家私，不爲別的，見你每朝逐日伴着那夥狂朋怪友飲酒作樂，因此上分另了這家私，常在背後罵你做酒浸頭哩！（正末云）這家私依着他分開便了，卻要說這等閒言長語做甚麼那！（唱）

【仙呂·賞花時】何須你簸揚我貪杯酒浸頭，則你那閒言語說念的春風樹點頭。（云）可也怪

不的。(唱)從來這拙婦每他須巧舌頭,(云)一家兒人家被這等歹心的婦人每都壞了也!(唱)他搜尋出這等分家私的由頭,(云)我若早有個兒子也不到得眼裏看見如此。(唱)哎這便是我沒孩兒的那個下場頭。〔六〕(同二旦下)

校　記

〔一〕『搽旦』,脈望館本作『冲末、大旦』。　〔二〕以上詩句脈望館本作『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休道黃金貴,安樂最值錢』。　〔三〕『張』,脈望館本作『韓』。　〔四〕此句脈望館本作『恰纔和幾個老弟兄每飲了幾杯酒。哥哥每也,略等我一等兒,家中執料執料便來,酒錢老夫盡管。勿罪勿罪。』　〔五〕『搽旦』原作『大旦』,據前文改。　〔六〕此句脈望館本作『哎,兒每也,則這的是我將傍恁的下場頭』。

第一折

(搽旦同福童、安童上)(搽旦云)事不關心,關心者亂。〔一〕雖然和俺兩個孩兒分另了家私,想俺那叔叔有個小渾家,喚李春梅。他如今腹懷有孕,若得個女呵罷了,若是得個小廝兒,家私過活都是他的,我這兩個孩兒可不乾生受了一世,只得了這一分家計。今日臘月十五日,是嬸子生日,我如今請將嬸子過來吃幾杯酒,我將三兩句話搬調他,把李春梅或是趕了或是休了,家緣過活都是我兩個孩兒的,便是我平生愿足。(福童云)母親說的是。(搽旦云)孩兒,隔壁請將你嬸子來者。

（福童云）理會的。嬸子在家麼？（二旦上云）是誰喚？我開門看來。孩兒也，有甚麼勾當？（福童云）俺母親有請。（二旦云）韓二也，隔壁伯娘請我哩。你看家，我便來也。（二旦做到科）（福童報云）母親，嬸子來了也。（搽旦云）道有請。（福童云）嬸子請進。（二旦見科，云）伯娘喚我做甚麼？（搽旦云）今日是你貴降之日，故請你來喫杯壽酒。（二旦云）做甚麼要害伯娘。（搽旦遞酒科，云）孩兒將酒來，嬸子滿飲一杯。（二旦云）伯娘，你也飲一杯，酒够了也。（搽旦做搬調科，云）嬸子，我有句話敢與你說麼？（二旦云）伯娘，甚麼話，你說波。（搽旦云）我叔叔恰不娶了春梅，如今腹懷有孕。叔叔說道：『若是得個女兒且罷，若得個小廝兒呵，我把二嫂着他竈窩裏燒火、打水運漿，着他和那母狗兩個睡。』我聽得這句說話，一向有些不忿。我若不和你說呵，你怎麼受得這虧。我和你妯娌之情，故和你說知，你要自做個主意。（二旦云）伯娘，酒够了也，待改日我還席罷，我回家去也。（做別科，云）我出的這門來。恰纔聽了伯娘所說，氣的我一點酒也無了。我如今到家中，没這般事萬事罷論，若有這等勾當，韓二也，我不道的和你兩個乾罷了哩！（下）（搽旦云）嬸子去了也。孩兒，你放心，好歹趕了春梅，這家私都是你的。無甚事，後堂中飲酒去來。（同下）（正末同搽旦春梅上）（正末云）今日臘月十五日，是我那二嫂賤降之日。隔壁兩個姪兒和嫂嫂請將過去了，必是慶壽的酒。李氏，比及二嫂來呵，先和你喫幾杯酒咱。時遇冬天，紛紛揚揚下着大雪，又刮起這般大風，便好道風雪是酒家天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凜冽風吹，雪花飄墜，彌天地。不辨高低，〔三〕似一片瓊瑤砌。

【混江龍】莫不是春光明媚，既不沙，可怎生有梨花亂落在這滿空飛？這雪呵，供陶學士的茶灶，妝黨太尉的筵席。這雪呵，探梅客難尋三徑去，便有那釣魚翁也索披得一簑歸。幸際着太平時世，正遇着豐稔年歲，有新釀熟的白酒，舊醃下的肥雞。自偎爐斟酌，没故友相知。則我放開懷連飲到數十巡，待要儘今生向這老瓦盆邊醉。但守着竹籬茅舍，也不愿那畫閣朱扉。〔三〕

（二旦上云）我來到這前廳上，不見韓弘道，敢在這卧房裏？（做聽科，云）兀的不喫酒哩，我且不要過去，聽他説甚麼？（春梅云）俺那姐姐有你在家呵另做個眼兒看我，無你呵將我不是打便是罵，我這般受苦，怎生是好。（二旦云）原來這個潑奴胎，他正説我哩。（正末云）李氏也，你不説呵我怎生知道，我與你把盞陪話咱。（唱）

【油葫蘆】我這裏親手高擎着這瀲灩杯，李氏也，我有句話苦勸你：則咱這家務事不許外人知。（帶云）依着我的心呵，〔四〕從今以後，（唱）則要你便歡歡喜喜相和會，不要你那般悲悲戚戚閒爭氣。（春梅云）每日打罵我，怎麼受的。（二旦云）你道波，我做甚麼打你來？（正末云）你依着我呵，（唱）他要強與他些強，你伏低且做低，你辦着一片志誠的心可自有個崢嶸日，你是必休折證是和非。

（云）便做道他強你弱，他好你歹，都休在我眼前説也。（唱）

【天下樂】豈不聞道『路上行人也那口似碑』。我如今便年也波紀，年紀可便近六十，雖然

咱有家私我這眼前無一個子息。（云）李氏也，我爲你呵，多曾用心來。（唱）我背地裏禱神祇，〔五〕（帶云）也不論是男是女，（唱）但得一個喂眼的，恰便似那心肝兒般知重你。

（二旦云）這個老弟子孩兒無禮，心肝兒般知重他哩。（做喚門科，云）開門來，開門來。（正末做開門科，云）呀，二嫂來了也。（二旦云）老弟子，爲這個潑賤奴胎説的我好也，我打這歪刺骨！（正末唱）

【那吒令】你入門來便鬧起，有甚的論黄數黑，街坊每都聽知，誰敲牙波料嘴。這婆娘家便背悔，也忒瞞心昧己。（二旦做打春梅科，云）我打這個歪刺骨。（正末云）二嫂休閃了手。（唱）火不登紅了面皮，没揣的便揪住鬏髻，（二旦云）我打他有甚麼事？（正末云）二嫂休閃了手，（唱）不歇手連打到有三十。

【鵲踏枝】哎，你一個歹東西，常好是不賢惠。（二旦叫科，云）天也，韓弘道，氣殺我也！（正末唱）有甚事叫喚聲疼，没來由出醜揚疾。可怎生全不依三從波四德，也是我不合將你來百縱千隨。

（二旦云）韓二，我老實和你説，你棄一壁兒，就一壁兒，你愛他時休了我，愛我休了他者！（正末云）虧你不害口碜，説出這等話來！（唱）

【寄生草】你休恁般生嫉妒，休那般無智識。量這一個皮燈毬犯下甚麼滔天罪？哎你一個鬼精靈會魔障這生人意，可知我這個酒糟頭不識你這拖刀計，〔六〕則恐怕李春梅奪了

你那燕鶯期，走將來黄桑棒打散了鴛鴦會。

（云）二嫂請坐。今日是你個貴降的日子，我陪禮奉你一杯。（二旦云）我喫你娘漢子的酒！依着我把春梅休了者！（正末云）有甚麼難見處，隔壁兩個姪兒和嫂嫂請過去，必定搬調了你一言兩句，所以家來尋鬧。休聽別人言語，聽我兩句話咱：『兒要自養，穀要自種。』休聽人言語。二嫂，且滿飲一杯。（二旦丟盞科，云）我還喫甚麼酒，快把春梅休了者！（春梅云）韓二，省的這般鬧，休了我罷。（正末云）小賤人，俺這裏説話，那得你來！你知道您姐姐爲甚麼娶將你來？則爲老夫年近六旬無子，所以尋將你來。姐姐肯信着別人的言語趕了你出去，倒着我韓弘道絶户了？二嫂，你休聽別人言語，則滿飲一杯。（二旦云）將的去，我喫他做甚麼。如今好便好，歹便歹，俺兄弟七八個，如狼似虎哩！我如今尋個死處，俺那幾個兄弟城裏告將下來，把你皮也剝了！我死也要你休了者！（正末云）二嫂，你休覓死處。嗨！我這男子漢到這裏好兩難也呵！待休了來不想有這些指望，待不休了來，我這大渾家尋死覓活的，倘或有些好歹，我那幾個舅子狼虎般相似，去那城中告下來呵，『韓弘道爲小媳婦逼死大渾家』。連我的性命也送了。則不如休了他者。只少着紙墨筆硯，奈何。（二旦云）兀的不是剪鞋樣兒的紙，描花兒的筆，你快寫，不寫時我便尋死也！（正末做寫科，云）寫就了也。二嫂，你與他去。（二旦云）則有丈夫休媳婦，那裏有個大媳婦休小媳婦。倘或衙門中告下來，我倒喫罪過。與他便與他，不與他我便尋死也。（正末云）二嫂，只我與他便了也。春梅，這的不干我事，去、去、去！（春梅云）我出的這門來。我將着這休書也不嫁人，

前街後巷則是叫化爲生。韓弘道，則被你苦殺我也！（下）（正末云）二嫂，我往院前院後執料去咱。（二旦云）你敢要趕李春梅去也？（正末云）哎，休也休了他，我趕他做甚麼？（背云）那左院裏小的每，有人曾見李春梅來麼？有人收留的在家，我多有錢鈔與您也。（內云）去的遠了也。（正末云）去的遠了，兀的不痛殺我也！（二旦云）韓二，你不啼哭來那？（正末云）老漢偌大年紀，眼兒裏怎生無些冷淚？（二旦做冷笑科，云）你這等症候好來的疾也。（正末云）二嫂，我有句話敢說麼？〔七〕（二旦云）敢是要趕李春梅麼？（正末云）我的主意待把李春梅尋將回來，也不留在咱家裏住，則着在那莊院人家借住，待他生下一男半女，那其間再趕出去也未遲哩。（二旦云）爲甚麼那？（正末云）我則怕絕户了也。（二旦云）放着兩個姪兒，怕做甚麼！（正末云）那兩個都不是孝順的也。（唱）

【賺煞尾】〔八〕罷罷罷，你今不聽我這丈夫言，久已後必受俺那姪兒每的氣。那廝每一個個賊心賊意，只待要吞佔我的家私。你也須自做個見識，我言語盡是誠實。說着呵痛傷悲，怎不的蹙損的這愁眉。你也則是穩放着船到江心，那其間可便補漏遲。現如今有穿有喫，到後來無子無力。二嫂也，我只怕你得便宜翻做了一個落便宜。（下）

校　記

〔一〕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歡喜未盡，煩惱到來』。

〔二〕以上曲文，脈望館本作『風力斜吹，雪花飄墜，渾相

類，落絮沾泥』。〔三〕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託賴着一人有慶，見如今四海無敵』。〔四〕『依』原作『似』，形近致誤，據脈望館本改。〔五〕『禱神祇』，脈望館本作『酒魔君』。〔六〕『酒糟頭』，脈望館本作『告上蒼』。〔七〕『話』字原脱，今補。〔八〕調名脈望館本作〔尾聲〕。以下曲文，『賊心賊意』，脈望館本作『狐假虎威』；『只待要吞佔我的家私，你也須自做個見識』二句，脈望館本作『他則是倚仗着有家私，要做主意』。

第二折

（外扮俞循禮同旦兒王氏上）（俞循禮詩云）耕牛無宿料，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小可是這新莊店人氏，姓俞名循禮，嫡親的夫妻兩口兒家屬，渾家王氏。他有一個兄弟，在這四村上下看着幾個頭口兒，人口順都喚他做王獸醫。我如今潑天也似家私，無邊際的田産物業，爭奈寸男尺女皆無。謝天地可憐，如今我這大嫂腹懷有孕，十個月滿足，將次分娩。城中有幾主錢鈔，下次小的每取不將來，我如今自要親身的去。大嫂，我囑付你，則怕我一頭的去後，你分娩呵，若得一個小廝兒，就槽頭上選那風也似的快馬着小的每到城中來報我。我若到的家中，殺羊造酒做個慶喜的大筵席；若得一個女兒，便打滅休題着。大嫂，我囑付下你也。下次小的每鞴下頭口兒，我到城中索取錢債走一遭去來。（下）（旦兒云）員外索錢去了。我得個兒也是你的，女也是你的，怎麼得個兒便教報信，得個女便打滅了？天阿！怎生得個小廝兒，稱了俺員外的心也好。下次小的每於路上好看員外早些兒回來者。（下）（李春梅上云）妾身是李春梅。自從韓二休將我出

來，我腹懷有孕，白日裏在這四村上下叫化，我到晚來在巡鋪裏歇息。天色晚了也，我去這巡鋪裏歇息去。怎麼一時間就肚疼起來，敢是要養娃娃也！〔二〕（丑扮王獸醫拿捩鼻木上云）自家新莊店人氏，姓王，在這四村上下看着幾個頭口兒，人口順則叫我做王獸醫。嫡親的夫妻兩口兒，寸男尺女皆無。新來俺那渾家跟前得了一個小的，可惜落地便死了，俺那渾家好不煩惱。我便道：俺這骨頭裏沒他的，你煩惱做甚麼？我有個姐姐，嫁與這俞循禮，潑天也似家私，寸男尺女也都沒有。俺那姐姐懷着身孕，卻養下一個女兒。俺那姐夫索錢去了，臨出門時對俺姐姐說：若得個女兒便打滅了休題，若得個小廝兒便着人飛馬報他去。你看我那姐夫，隔着肚皮，那裏知道做娘的都是一樣懷胎，分甚麼男女。〔三〕我在東莊裏看幾個頭口兒，吃了幾鍾酒回去。老的每道：王獸醫也，前頭有鬼，你行動些兒。我說道：那裏便有鬼來？天色將晚了也，我口裏便強着，腳步裏也走動些兒。（做走科）（春梅做叫喚科）（王獸醫云）呀，真個有鬼！我拿出我這捩鼻木來。『有鬼無鬼，撮鹽入水。』待走過去，我先喝他一聲：嗨，甚麼東西？（春梅云）我是人。（王獸醫云）我說不是鬼。你是甚麼人？（春梅云）我是叫化的。（王獸醫云）你是男子是婦人？（春梅云）我是個婦人。（王獸醫云）你那裏做甚麼哩？（春梅云）我這裏養娃娃哩。（王獸醫云）原來叫化的他也養娃娃。你得了個小廝兒是女兒？（春梅云）是個小廝兒。（王獸醫云）俺姐夫潑天也似家私，倒得了個女兒，你看這叫化的倒養了個兒子。天阿，知他怎生對付着哩！兀那婦人，你那小的不與了人要做甚麼？（春梅云）俺與人誰要？〔三〕（王獸醫云）將來我要。（春梅云）你將的去波。（王獸醫云）一個好兒也！你看那青旋旋的頭兒，小小的口兒，高高的鼻兒。我抱將去，暗暗的與俺姐姐，

可不是好。〔四〕呀，百忙裏溺我一身尿。兀那婦人，我隨身帶着些碎銀子兒，與你將息去者。（春梅云）哥哥，你姓甚麼？（王獸醫云）問我姓，咦，他倒乖也。你問我做甚麼？你可姓甚麼？（春梅云）我姓李小字春梅。（王獸醫云）你將的這碎銀子兒將息你那身體去。我將着這小的到的家中，久後擡舉的成人長大。李春梅也，我着你子母每團圓了也不見的哩。（下）（旦兒上云）妾身王氏。自從員外索錢去了，我得了個女兒，我也不曾捎信與他。我那兄弟王獸醫，他這幾日也不來望我，好煩惱人也！（王獸醫上云）我將着這個孩兒送與俺姐姐去。我不敢往那前門裏去，恐怕人看見我，我往這後門裏去，卻又撞見那肯分的老院公。我叮囑他：這樁事則除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若是走透了一點兒消息，我着俺姐姐打也打殺你！我自一徑走到姐姐跟前去。（旦兒云）是誰？（王獸醫云）是您兄弟。（旦兒云）自家的兄弟，怕做甚麼。過來。（王獸醫見科，云）姐姐，你添了個甚麼？（旦兒云）我添了個女兒。（王獸醫云）我可與你個小廝兒。（旦兒云）你那裏將來？（王獸醫云）姐姐，你休問他。若是姐夫來家，則說是你添的。（旦兒云）好、好，兄弟也，你將這女兒或是丟在河裏井裏，憑你將的去。（抱兒下）（王獸醫云）我出的這門來。你看俺那姐姐波，與了他那小廝兒，他便道把這女兒丟在河裏井裏。那個小廝兒便強殺者波，則是別人的；這個女兒便歹殺者波，只是我的親外甥兒，我便怎麼下的？我將到家中，我那渾家可不有乳食，把這女孩兒擡舉成人長大，招個女壻兒，久以後也把老糟頭送在土裏。（下）〔五〕（俞循禮同旦兒、倆兒上）（俞循禮云）過日月好疾也！則從索錢回來，我這大嫂跟前所生了個添添孩兒，今經可早十三年光景。我因爲這得了添添孩兒，〔六〕特地蓋了一座義學堂，請了一個先生，將這四村上下小的每都聚會在

這學堂裏攻書。但是那別個學生背不過的書，俺這添添孩兒他又早記了也。好一個聰明的孩兒！我心中十分歡喜。大嫂，則是一件，你那兄弟王獸醫，他無酒再不到俺家裏來。但醉了呵，上門來便尋吵鬧，萬千的不是。我則是看着你的面皮。大嫂，天色也覺早哩，等孩兒喫些茶飯，着院公送的他學堂裏去。（王獸醫上打哨科，云）纔說兄弟，兄弟便至。自從抱的那小的兒來與了俺姐姐，今經十三年光景也。那小的喚做添添，天生聰明，俺姐夫好不歡喜。往常問我姐夫借一具牛，今年再借牛去走一遭。來到得門首，我自徑入。（做見科，云）姐姐、姐夫，有酒將來我喫。（俞循禮云）大嫂，兀的不又醉了也！（王獸醫做打倧兒科，云）我打這個小弟子孩兒。（俞循禮云）呀，驚了孩兒！大嫂，你那糟頭怎生打我孩兒這一下？（王獸醫云）我打你個忘恩背義的弟子孩兒。〔七〕（俞循禮云）他怎生忘恩負義？你雪堆兒裏扶起他來那？（王獸醫云）十三年前也虧我這麼抱。（俞循禮云）你抱甚麼？（旦做覷科）（王獸醫云）姐姐，虧我抱的他這般大。（俞循禮云）大嫂，他又醉了。（王獸醫云）我來別無話說。姐夫，每年間借與我一具牛，我今年要問你借牛去耕種來。（俞循禮云）我往年間便借牛與你，今年間偏不借與你。（王獸醫云）住、住、住！姐夫，可要說的明白：往年間怎生借與我？今年怎生不借與我？（俞循禮云）我往年間借與你，添添孩兒未成人，小哩。如今長成十三歲也，曉的人事。你借我的去，或是倒了我牛隻，損了我犁耙，你着誰陪我？你又無兒，你又絕户。（王獸醫云）誰絕户？（俞循禮云）你絕户。（王獸醫云）偏你不絕户。（俞循禮云）添添是我的孩兒，我怎生絕户？（王獸醫云）誰是你的兒？（俞循禮云）添添是我的兒。（王獸醫云）添添是你的兒？（俞循禮云）怎麼不是我的兒？（王獸醫云）我倒不知道添添是你的

兒。（俞循禮云）你看這糟頭，怎麼你知道，你說。（王獸醫做覷旦兒科，云）姐姐，添添孩兒是您的兒？（旦兒做慌科，云）兄弟，看着我的面皮，休要胡說。（王獸醫云）想着那十三年前也虧我抱。（俞循禮云）怎的抱？（王獸醫云）也虧我這般樣抱。（俞循禮云）你是他的親娘舅，你便抱他一抱，打甚麼不緊。（俞循禮做推王獸醫科，云）你個精驢禽獸，快出去，再也休上俺門來！兀的不氣殺我也！（王獸醫做出門科，云）我出的這門來。姐夫，你好狠也！只一具牛，不借便罷，罵我做絶户，你便是不絶户的？王獸醫也，一不做二不休，拚的遶着四村上下關廂裏外找尋那十三年前李春梅。〔八〕我一把手兒拖將他來道：李春梅，則這個便是那添添孩兒，是你的兒。且看姐夫是你絶户還是我絶户那！（下）（俞循禮云）大嫂，這廝又氣我這一場也！（旦兒云）員外，則是看我些面皮，休和他一般見識。（俞循禮云）大嫂，凡百的不是，我則看着你的面上。着院公送孩兒學堂裏去來。（同下）（正末抱病、二旦扶上科）（二旦云）老的，這都是我的不是了也，你掙扎者！我不合信着伯娘的言語，將李春梅休了。若是有呵，得一男半女，也省的你這般煩惱。（正末云）婆婆，你如今後悔可是遲了，則被我那兩個姪兒定害殺老夫也呵！〔九〕（唱）

【南呂·一枝花】這些時典賣了我些南畝田，耗散了中庭麥，我將那少欠錢無心去索，婆婆也，這些時都只是盤纏了我自家的財。說着呵不由我感嘆傷懷。我如今年紀老無接代，恨不的建一座望子臺。我如今空蓋着那鬱沉沉大廈連甍，〔一〇〕天那，幾時能够鬧吵吵喧堂戲綵。

（二旦云）這都是我的不是了也。（正末唱）

【梁州第七】誰着你便聽信着徐卿的那二子，怎麼來砍折了王氏三槐？到如今歲寒然後知松柏。那兩個蠢蠢之物，伴着夥泛泛之才。每日價貪圖花酒，潑使錢財，倒將我劈面搶白，欺負咱軟弱囊揣。都不到半年呵早弄的家業全衰。則我那好言語勸着他可更分毫不睬。他道我絶後波〔二〕也是緣分上合該。這廝他縱心兒放乖，摸着的當了拿着的賣，使了自己少下人債。從今後依前若不改，婆婆也，是必着他休上我門來。

（王獸醫上云）姐夫，嗨，你好歹也！我問你借具牛，你借便借，不借便罷，罵我是絶户，白白的受他一場氣。這白鷺村韓弘道叔叔家，我少他十錠鈔，本利該二十錠。〔二〕我若今生今世不還了他呵，我那生那世也不如人。我將着這些本利還他去。説話中間可早來到門首也。（王獸醫做見二旦科，云）嬸子，唱喏哩。（二旦云）獸醫哥哥那裏去來？（王獸醫云）我一徑的來。（正末云）婆婆，門首甚麼人？（二旦云）是王獸醫。（正末云）自家的孩兒，着他過來。（王獸醫見正末科，云）叔叔怎麼來？（正末云）孩兒也，我病哩。（王獸醫云）叔叔您休怪，你姪兒若知道叔叔病呵，您姪兒可早來看叔叔哩。（正末云）孩兒，你那裏去來？（王獸醫云）叔叔，你不知道，我問俺姐夫俞循禮借一具牛。借便借，不借便罷，怎就罵我絶户！（二旦云）哥哥，你休那般道。您叔叔正爲無兒，憂愁思慮，害成病哩。（王獸醫云）嗨，這老的也缺着半壁兒哩。叔叔，我少你十錠鈔，本利該二十錠，您姪兒一徑的還叔叔鈔來。（正末云）孩兒也，别人的錢不知饒了多少，量你這些打甚麼不緊。婆

婆，尋出孩兒那一紙文書來，休説本利，連這文書也還了孩兒，您將這錢鈔家中做盤纏去。（王獸醫云）叔叔，你休逗您姪兒耍。（正末云）孩兒也，我不逗你耍。（王獸醫云）是真個，謝了叔叔嬸子。（背云）姐夫，你好狠也！這老的他是各白世人，本利該二十錠鈔，都不問我要，連文書也與了我。你是我親姐夫，借一具牛便不肯借與我，倒罵我做絶户。王獸醫也，十三年前將那小的與這老的可不好來。姐夫，你好狠也！（回云）叔叔既不要，本利都還了我，待我拿這鈔去買瓶酒來與叔叔喫幾甌。（正末云）孩兒也，不要你買，我家中自有酒。婆婆，你去鏇將熱酒來着孩兒喫。（福童、安童上云）兄弟，俺叔叔染病哩！俺兩個將家私都使的無了，問叔叔討些使用可不好那。來到門首，徑自過去。（做見科，云）您孩兒一徑的來問叔叔要些錢鈔把俺兩個使用。（正末云）這裏有客人哩！（唱）

【牧羊關】這廝故意的將人吵，入門來便撒賴。〔一三〕他喫的醉沉沉放浪形骸，你看他行不動東倒西歪。哎喲，你覷他立不定天寬地窄。（福童云）叔叔，你無現錢，將那遠年近歲欠下的文書，將來與俺兩個索去。（王獸醫做口扯文書科）（福童云）你慌做甚麼？（正末唱）當日那舉債錢是咱親放，今日個要文書做您家財。至如我七十三八十四，（帶云）哎，賊醜生每也，（唱）慣的您來千自由百自在。

（福童云）叔叔，你便死了，這家私總則是俺兩個的。（正末唱）

【哭皇天】這廝那狠毒心如蜂蠆，荒淫心忒分外。堪恨這兩個薄劣種，現世的不成才。只

古裏向咱家咱家取索，也須知俺這三年五載，看看衰邁，還有甚精金響鈔，暗暗藏埋？只被你兩個潑無徒潑無徒將俺來廝定害。沒揣的大驚小怪，便待要生非作歹。〔一四〕

（云）婆婆，家中有兩箱櫃文書，休開那鎖鑰，都與我擡將出來。（二旦着人擡出科）（正末唱）

【烏夜啼】也不索將的去堂前曬，也不索檢視的明白。（云）小的每將些草來蓋在櫃上，再掌個燈來者。（唱）只一把火都燒做了紙灰來。（帶云）燒了，燒了。（唱）請兩個早離廳階，自去安排。〔一五〕我待學劉員外仗義散家財，我待學龐居士放做了來生債。把我這宿世緣，交天界。（帶云）燒了，燒了。（唱）不強如焚錢烈紙，滅罪消災。

（云）你看文書也燒了，錢鈔也無了，快去快去！（福童云）他不肯與俺錢鈔，俺兩個家去了罷。（下）（王獸醫云）叔叔，這兩個是你甚麼人？（正末云）這兩個是我的姪兒。（王獸醫云）叔叔，您姪兒不怪你，倒則怪嬸子。（正末云）你爲甚麼怪他？（王獸醫云）嬸子，你若肯替俺叔叔娶一個近身伏侍，得一男半女，不強如受這兩個姪兒的氣？（正末云）孩兒，也曾有來。（王獸醫云）可那裏去了？（正末云）我說與你聽咱。（唱）

【賀新郎】我當年娶了個女裙釵。（王獸醫云）他和嬸子說的着麼？（正末唱）爲他每話不相投，因此上遣他在門外。（王獸醫云）他去了多少時節？（正末唱）經今早過了十三載。（王獸醫云）這人敢還有麼？（正末唱）他可便一去了呵石沉大海。（王獸醫云）叔叔，你打與我個模狀兒。（正末唱）則他生的短矮也那蠢坌身材。（王獸醫云）多大年紀也？（正末唱）他年庚有三十歲。（王

獸醫云）曾拐帶了些甚麼？（正末唱）止不過腹懷着半年胎。（王獸醫云）曾着人打聽來麼？（正末唱）這其間知道『和尚在也那鉢盂在』。（王獸醫云）他小名兒喚做甚麼？（正末唱）每日家問春梅無信息。（王獸醫云）這人敢有哩。（正末唱）哎，他也恰便似趙杲送曾哀。〔一六〕

（王獸醫做打呵欠科）（正末云）哥，你莫不在那裏見李春梅來？（王獸醫云）沒有見，我打了個呵欠。（正末云）將酒來與哥喫。（王獸醫云）嬸子，我要濕濕去。（二旦云）你看這廝波。（王獸醫云）我出的這門來。（做溺尿科，云）姐夫，嗨，你好狠也！添添孩兒有了主也。我過去說了，可是你絕户我絕户。（做過去見旦科，云）嬸子，您姪兒濕濕了也。（二旦云）你看這廝波。（王獸醫云）叔叔，我與嬸子一個娃娃。（正末云）敢是醉了也？（王獸醫云）我醉了酒在肚裏，事在心頭。聽的你把那十三年前的事說起來，我怕不與嬸子一個娃娃。（正末云）婆婆，他說那十三年前的話，我有些耳背，你聽者。（王獸醫云）叔叔，我十三年前去那四村上下看幾個頭口兒，那老的每便道：『王獸醫，天色晚了也，你休家去，兀那前面二十里巡鋪上有鬼。』我便道：『我是人，可怎麼倒怕鬼？』到的二十里巡鋪上，則聽的那裏面噎噎的啼哭。我道：『咦，敢真個有鬼麼？』我拿起這捩鼻木來喝了一聲道：『甚麼人？』他便道：『我是個叫化的。』我便道：『你是男子也是婦人？』他便道：『我是婦人，在這裏養娃娃哩。』（正末云）哥，可得了個兒也是女？（王獸醫云）沒產房，我不曾進去。（正末云）將酒來與哥喫。（王獸醫云）我問他得了個兒也是女？他便道：『得了個小廝兒。』我便道：『你不與了人怎麼？』他便道：『我便與人誰要？』我便道：『將來我要。』我與了

他些碎銀兩，他便與了我。我問他甚的名姓？多大年紀？他道：『姓李叫做春梅，年紀三十歲。』我將那孩兒抱到家中，與了俺姐夫新莊店俞循禮爲兒。長成一十三歲，每日上學，打您門前經過。小名喚做添添，便是你的兒。（正末做咬王獸醫手科，云）哥也，你不說謊，是真個麼？（王獸醫云）呀，咬你的指頭波。（正末唱）

【罵玉郎】聽說罷我便有九分來不快早十分也得快。（王獸醫云）老的，你兩口兒歡喜咱。（正末唱）不由我春滿眼喜盈腮，抵多少東風飄蕩垂楊陌。（王獸醫云）老的，你可有了後代兒孫也。（正末唱）一片心想後代。（王獸醫云）我則是報答你仗義疏財的恩。（正末唱）三不知逢着貴客。（王獸醫云）叔叔，也是天意。（正末唱）我兩隻手忙加額。

（王獸醫云）也是你苦盡甘來。（正末唱）

【感皇恩】天那這的是苦盡甘來。〔一七〕（王獸醫云）你命裏有則是有，命裏無則是無。（正末唱）暢好是命也時哉。（王獸醫云）若不是我說，你怎麼知道。（正末唱）你個知心友洩天機，俺那青春子從天降，這個白頭叟聽天的那差。婆婆也，你把那雞兒快宰，好酒頻釃。（王獸醫云）酒够了，喫不的了也。（正末云）將酒來。（唱）與足下相慶賀，同喜悅，放愁懷。

【采茶歌】則我這個老奴才，若認了那小嬰孩，（王獸醫云）老的，一似枯樹又逢春也。（正末唱）哥也我就似枯樹上再花開。則道那一去了的孩兒在青霄外，誰承望洛陽的花酒一時來。（正末云）小的每鞴兩匹全副鞍馬來者。（王獸醫云）則鞴一匹馬罷，我和嬸子疊騎着。（正末云）

你看這廝波，你着俺子母每團圓呵也在你，不着俺子母每團圓呵也在你。（做跪科）（王獸醫云）叔叔請起，只當搶了臉。（正末云）哥，你着俺父子團圓呵，我去那城中請一個巧筆丹青的畫匠，我把哥這個形像〔一八〕畫將來，着俺子子孫孫輩輩兒供養着哥，也不多哩。（王獸醫云）叔叔，便有那巧筆丹青也畫不出我這個醜嘴臉來。（正末云）哥在意者。（唱）

【黃鐘尾】我則要你抱麟兒撞開孫子連環寨，婆婆也，我則要你引鶯雛飛出韓侯那一座大會垓。想自家年老憊，憂念的我這鬚鬢白，則我這孤獨的身也可哀。（云）哥，你和婆婆先去。（王獸醫云）叔叔，我知道。（正末唱）我這裏把這恩養錢我可也便擘劃。（帶云）我雖無現在的，（唱）我這裏或是典或是賣，儘着他言由着他責，你則似那水也似流風也似擺，使不着你糕也似團，婆婆也，我則要你謎也似猜。哥，不須我叮嚀的向你行說一派。（帶云）可到那裏呵，（唱）用着你那巧言波令色。（二旦云）老的也，我知過了也。（正末唱）婆婆也，則要你知過而必改。（云）我到那裏，一頭的見了我那孩兒，兩隻手抱的牢者。（唱）哎，你可便休道是『拾得一個孩兒落得價摔』。（同下）

校　記

〔一〕以上二句脈望館本無。　〔二〕自『俺那姐夫索錢去了』至此句，脈望館本作『正在家納悶，我還不曾看的他』。　〔三〕此句和下句『（王獸醫云）』白脈望館本無。　〔四〕以上三句，脈望館本無。　〔五〕此下脈望

館本多『(俞旦云)兄弟去了。我得了這小廝兒，員外來家呵，則說是我添的這個孩兒。無甚事，回后堂中去也。(下)』等句。　〔六〕此句脈望館本作『這孩兒是個神童，他從那七歲上天生識字。我爲這孩兒聰明』。〔七〕此句上脈望館本多『(王獸醫云)他怎生不與我唱喏？(俞循禮云)唱喏不唱喏打甚麼不緊處！兒也，疼殺我也！』等句。此句中『打』字原作『把』，誤，今改。　〔八〕『找』字原作『爪』字，誤，今改。　〔九〕此句上脈望館本多『我則爲無那兒女上憂愁思慮成了這病』一句；此句下脈望館本多『但分將去的家私都做塌的無了，每日上門來定害我。莊農人家田土爲重，把我些田地都作塌無了，是好不幸也呵！』等句。　〔一〇〕上文『接代』，脈望館本作『根蒂』；『鬱沉沉大廈連甍』，脈望館本作『清展展瓦舍無兒』。　〔一一〕『絶後波』三字脈望館本作『趁朋波』。　〔一二〕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我少你二十錠鈔，本利該四十錠』。　〔一三〕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這廝那入門來尋聒吵，故意的廝定害』。　〔一四〕以上曲文，自『只古裏向咱家咱家取索』至『暗暗藏埋』，脈望館本作『見酒色無錢強買，非是這十年五載，積趲成的家財。我如今無兒無女，感起來傷懷』；『没揣的大驚小怪』以下曲文，脈望館本作『不索你大驚小怪，輕賢重色，我這言語如擔水向河頭賣，自尋思心下也合裁。』　〔一五〕自『只一把火都燒做了紙灰來』至此句，脈望館本作『祆廟快疾將來』。　〔一六〕『趙杲』，脈望館本作『趙藁』。　〔一七〕『苦盡甘來』，脈望館本作『鬼使神差』。　〔一八〕『形像』，脈望館本作『中珠模樣』。

第三折

(倈兒上云)我是那俞循禮的孩兒，下學來家裏喫飯去，怎麼不見養爺來接我？(王獸醫上云)自家王獸醫的便是。姐夫，你好狠也，罵我做絶户。如今添添孩兒有了主也！他原來是韓弘道的孩

兒。我如今與添添孩兒說知了。姐夫，看你絕户是我絕户！（做見科，倆兒做唱喏科，云）舅舅，你那裏去來？（王獸醫云）添添孩兒，我問你咱：你是誰的孩兒？（倆兒云）我是俞循禮的孩兒。（王獸醫云）你不是俞循禮的孩兒，是白鷺村韓弘道的孩兒。你休家去，你的父親乘着鞍馬便來看你也。（下）（倆兒做哭云）原來我是韓家的兒。我且不家去，則在這裏，看有甚麼人來。（正末扮院公上云）自家是俞循禮家中的個院公，如今着我接添添小哥去。這裏也無人，添添小哥不是俞循禮養的，是王獸醫抱將來的。則我知道，別人都不知道。這添添小哥今年十三歲，天生的甚是聰明。父親歡喜死他，卻那裏知道這就裏也。小哥上學去了，我如今接着他去者。（唱）

【商調·集賢賓】則俺那小哥哥從幼兒便有志節，端的那頑劣處並無些。敢則是天生的聰俊待改家門，氣象兒全別。寫字兒寫得來端方，對句兒比別人對的來真切。〔二〕可久以後廣寒宮裏必將丹桂折，雷發聲便動春蟄。則我看承他似堂上親，把他來誇獎的就做了世間絕。

（云）小哥，老漢背的你到家中喫飯去波。（倆兒做使性不言語科）（正末唱）

【金菊香】我則見他自推自跌自傷嗟，哎，哥也，你那般抹淚揉眵可是因甚也？我問道時無話說。哎，這樁事我敢猜者：哥也，多應是師父行吃了些虧折。

（倆兒云）養爺，我不是俞循禮的兒，我是韓弘道的兒哩！（正末云）誰這般說來？（倆兒云）王獸醫舅舅說來。（正末云）王獸醫，哎，你送了人也呵！（唱）

【梧葉兒】我聽說罷着我醒如醉，可便唬的我來心似獃。（云）哥，你不知道，王獸醫是個不良的人，他問你父親借具牛，你父親不曾借與他，他記這些冤讐，阻隔您這父子的情也。（唱）我急慌裏着些閒散話兒遮。（帶云）王獸醫哎，（唱）他是個不睹事的喬男女，你便橫枝兒待犯些口舌，那廝敢平地下鍬撅。（帶云）哎，哥也，則你休聽他這酒魔的漢呵，（唱）一謎裏便胡謅亂說。

（二旦同王獸醫上）（二旦云）這個是俺的孩兒也。（正末云）是誰的孩兒？（二旦云）是俺的孩兒。（正末云）是您家的孩兒，您倒省氣力也！（唱）

【後庭花】你常好是要便宜的小大姐。（二旦云）原是我家的兒。（正末云）噤聲！（唱）你這言語也瞞不過我個老養爺。（二旦云）着孩兒認了姓，頻頻的來往。（正末云）你道甚麼哩？（二旦云）認了姓頻來往。（正末唱）你道是教孩兒認了姓頻來往。（云）這等話誰說來？（二旦云）是韓弘道說來。（正末唱）哎，那老子識時務也便爲俊傑。聽說罷這周摺，不由我不喉堵也那氣噎。（云）小哥，你今待要如何？（倈兒云）我拚的百年時入墓穴，兩下裏駕轝車。（正末云）哎喲，痛殺我也！（唱）則他這小孩兒家發話別，便大人也不會恁樣說：他道是『百年時入墓穴，兩下裏駕轝車。』

【青哥兒】急的我兩頭兒無能無能計設。〔三〕俺姐姐雖不曾道懷躭懷躭十月，哥也那恩養你處何曾道倦怠了些。我常記的舊年時節，你身子兒薄怯，發着潮熱，他將那錦綳兒繡藉，蓋覆的個重疊。但有些兒焦懈，便解下搖車乳哺的寧貼。恰得個休歇，俺姐姐直守

到畫眉窗外月兒斜，（帶云）這也則爲你呵，（唱）伴孤燈熬長夜。

（二旦同王獸醫做拖倈兒科）（正末唱）

【柳葉兒】哎，哥也，除你外別無甚枝葉，爭忍道義斷恩絶。便則道腸裏出來腸裏熱，怎生把俺來全不借。〔四〕你唬的波小爹爹，你今番去了再幾時來也？

（二旦同倈兒下）（正末拖住王獸醫云）莊院裏小的每喚俺哥哥姐姐來。（俞循禮同旦兒上云）做甚麼哩？（正末云）有人家奪將小哥去了也。（俞循禮云）誰這般説來？（正末云）你則問王獸醫。（俞循禮云）王獸醫，添添孩兒怎麼着人奪將去？（王獸醫云）是韓弘道的兒，他奪的去了也。（俞循禮云）是真個？兀的不氣殺我也！（俞循禮同旦兒做倒科）〔五〕，（正末扭住王獸醫科）（王獸醫云）你撒了手，不似你這個兩頭白面搬唇遞舌的歹弟子孩兒！（下）（正末做驚科，云）呀、呀、呀！哥哥精細者，添添小哥來了也！姐姐精細者，添添小哥來了也！（唱）

【油葫蘆】呀，可這壁廂便氣殺他娘，（云）哥哥精細者，添添小哥來了也！姐姐精細者，添添小哥來了也！（唱）那壁廂衝倒他爺。哎喲，慌的我來戰篤速這手兒可怎生擡揲。（帶云）哥哥省煩惱。（唱）俺正是容易得來你今日容易捨，也是咱前生的冤業。勸哥哥姐姐莫癡獃。（俞循禮做哭科，云）大嫂，別人家的兒着他奪將去了，可不氣殺我也！（正末云）哥哥，咱家去來。（唱）

【浪裏來煞】〔六〕這施恩不在年紀老，哎，扭打不必性兒劣。（帶云）王獸醫，你好狠也呵！（唱）把俺這連枝樹可怎麼一時截。若是咱不煩惱則除心似鐵。非干俺便忒着那疼熱，大剛

咱這人生最苦是離別。（同下）

校　記

〔一〕以上曲文，首句脈望館本作『則俺那小學童看書操大節』；第三句脈望館本作『少時家天資永固改家門』；第五句作『寫得來真實』；此句中『真切』二字，脈望館本作『奇絶』。　〔二〕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聽説罷痛傷嗟，浩然的十分英省』。　〔三〕此句脈望館本作『説的我急煎煎腸荒腸荒腹熱』；下文『你身子兒薄怯，發着潮熱』二句，前句脈望館本作『你有些骨格性兒薄怯』，後句脈望館本無。　〔四〕『借』字脈望館本作『惜』，失韻。不借即不藉，謂不顧惜也。　〔五〕『科』字原脱，據脈望館本補。　〔六〕此調名脈望館本作〔尾聲〕；下文『連枝樹』下，脈望館本多『斧鉅』二字。

第四折

（俞循禮同旦兒上云）大嫂，你整整的瞞了我十三年光景，我早知道這添添不是我的兒，我也不擡舉他這十三年也。（王獸醫上云）嗨，俺姐夫敢有些兒怪我。來到門首，我自過去見俺姐夫去。姐夫。（俞循禮云）舅子，你好狠也！你怎生下的！（王獸醫云）不干我事。（俞循禮云）可是誰説來那？（王獸醫云）都是那酒説出來了也。（俞循禮云）你少喫一鍾波。罷、罷、罷，既是他家的，落的着他將去了。我若今生今世昧了人家子嗣，我便死呵，到那生那世越折罰的我重。舅子也，你將

這八句詩送與孩兒。他是個聰明的，若見了詩，他必然來看我。若是來的早，便能够見我的面；若來的遲了，我那裏得活的人也！（付詩科，云）〔二〕舅子，你那未説之時俺也恩不斷，被你説破之時俺就斷了恩。大嫂也，俺有日百年身死後，天那！知他誰是拖麻拽布人？（做哭科，云）添添孩兒，則被你痛殺我也！（同下）（王獸醫云）我將着這詩送到韓弘道家與添添孩兒看走一遭去來。（下）（正末韓弘道同二旦、倸兒上）（正末云）誰想有今日也呵！孩兒也，你叫我一聲爹爹。（倸兒做叫科，云）爹爹。（正末云）兀的不喜歡殺老夫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則俺這眼前花風雨夜來時，投至俺得相逢非同造次。有如那枯竹上生嫩笋，老樹上長新枝。仔細尋思，這也非人力乃是天賜。〔二〕

（王獸醫上做見正末科，云）叔叔，你歡喜麼？（正末云）可知歡喜哩。（王獸醫云）你怕不歡喜，這早晚煩惱殺俺那姐姐、姐夫也。俺姐夫將的八句詩與你孩兒看者。（倸兒做念詩科，云）璧玉連枝取次分，鐵人無淚也消魂。愁雲聚此新莊店，喜氣生他白鷺村。畫閣有誰知冷暖，高堂無客問晨昏。夢回不睹親兒面，斜月微明獨倚門。（詞云）我看罷也雨泪千行，不由我刀攪心腸。認了你個生身父母，俺牽羊擔酒卻拜謝俺那養育爺娘。（王獸醫云）叔叔，你牽羊擔酒直至俺姐夫門上認親走一遭去來。（正末云）哥哥説的是，俺領着孩兒認親去來。（同下）（俞循禮同旦兒上云）這早晚怎生不見王獸醫來？（正末同倸兒、二旦上）〔三〕（正末云）來到了也。（做見俞循禮拜科，云）多蒙親家養育之恩，老夫今日同孩兒特來拜謝也！（做把盞科）（唱）

【沽美酒】高高的捧着玉巵，伏伏的跪在階址。愿親家滿飲香醪，你便且莫辭。（俞循禮云）您便是有兒的。（正末唱）哎喲，你再休啧唇波掛齒，現放着一個正名師。

【太平令】莫怪他泥中隱刺，（俞循禮云）俺是絶户的。（正末唱）他又不曾道節外生枝，也不索丁一卯二，（俞循禮云）都是王獸醫來。（正末唱）且休問甚麼張三波李四。咱兩個老兒，到死時，令這個小廝，我着他兩下裏居喪拜祀。

（王獸醫同李春梅上）〔四〕（王獸醫云）我尋得李春梅來了也。（正末云）誰是李春梅？（春梅云）則我便是李春梅。（正末唱）

【七弟兄】聽説了姓兒，和這小字，不由我就不喜孜孜。這一場好事從天至，莫不是夏蟬高噪綠楊枝，險些兒『西風了卻黄花事』。

【梅花酒】我覷了這女豔姿，如此般蠢坌身子，粗奘腰肢。〔五〕卻生的這般俊秀的孩兒，敢則是鴉窩裏出鳳凰，糞堆上産靈芝。這言語信有之，想天公果無私，將人心暗窺視。没揣的對付雄雌，酩子裏接上連枝。

（帶云）春梅也，這一場呵！（唱）

【收江南】呀抵多少斷腸人寄斷腸詞，今日個弄璋人説與弄璋的詩。都是那老天不絶俺宗支。這一家兒恰似恰似，旱苗甘雨得來時。〔六〕

(俞循禮云)住、住、住。大嫂，閒話休題，添添孩兒便是他的，我問你那十三年前你可添了個甚麼來？(旦兒云)我得了個女兒。(俞循禮云)如今可在那裏？(旦兒云)與俺兄弟王獸醫也。(俞循禮云)王獸醫，好呵，你可將我那女兒來波！(王獸醫云)好、好、好，一場惡怨都打在我身上。我十三年前在那四村上下二十里巡鋪抱得李春梅的兒子，換了姐姐的女兒回去，我渾家又有乳食，擡舉的一十三歲，叫做桂花，便是你的女兒。〔七〕姐姐，你也依着我者，將桂花女兒與俺叔叔家做了個媳婦，添添兒與俺姐夫做個女壻，你兩家做那世世割不斷的親戚。百年之後着這兩口兒澆茶奠酒，墳前拜掃，轝後拖麻。可憐見我無主意老糟頭，身死之後，將這把絶户的骨頭葬在墳外牆下，到那冬年節下，月一十五，濺不了的涼漿冷飯，去我那絶户的骨頭上澆奠一兩盞，便是報答老糟頭一般。(詩云)莫怪區區巧舌頭，兩家不要記冤讐。今朝兒女重完聚，姐夫哎，何不當初借我那耕牛。(俞循禮云)這廝也説的有理。天下喜事無過子婦團圓，殺羊打酒，做一個慶喜的筵席。(正末唱)

【尾聲】甫能認的孩兒至，又得個媳婦兒完成喜事。〔八〕儘着我瓦盆邊飲白酒盡餘生，畫堂中戲斑衣快活個死。

題目　白鷺村夫妻雙拆散

正名　翠紅鄉兒女兩團圓

校記

〔一〕此處原作『(詩云)』，今據文意改。　〔二〕『人力』，脈望館本作『仁義』。　〔三〕此處脈望館本作『(正末同倸兒、二旦、王獸醫女桂花上)』。　〔四〕此處『王獸醫』，脈望館本作『都子』。　〔五〕『粗奘』二字，脈望館本作『都是那老天不絶俺宗支』句，脈望館本作『老夫推故，小人得知』；『一家兒』下，脈望館本多『廝似』二字；『旱苗甘雨得來時』句，脈望館本作『旱苗風雨得雲時』。　〔七〕自『我十三年前在那四村上下二十里巡鋪抱得李春梅的兒子』至此句，脈望館本重復了一遍前文王獸醫路遇李春梅的情節，《元曲選》本在這裏作了省略。　〔八〕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孩兒福壽長成，合女孩兒一似啼鶯全具』。

劉君錫

小傳

劉君錫，燕山（今河北薊縣）人。與賈仲明等同時。《錄鬼簿續編》有小傳，謂其『性差方介，人或有短，正色責之。隱語爲燕南獨步，人稱爲『白眉翁』。家雖甚貧，不屈節。』所作雜劇今知有三種，現存《龐居士誤放來生債》一種。

龐居士誤放來生債

劇目說明

《錄鬼簿續編》劉君錫名下著錄此劇題目正名：『靈昭女顯化度丹霞，龐居士誤放來生債』。簡名『來生債』。現存《元曲選》本，未署作者。題目正名作：『靈兆女點化丹霞師，龐居士誤放來生債』。今據《元曲選》本點校。

楔子

（冲末扮李孝先上，詩云）心頭一點痛，起坐要人扶。況是家貧窘，門前聞索逋。小生姓李，雙名孝先，祖居襄陽人氏。自幼父母雙亡，習儒不遂，去而爲賈。只因本錢欠少，問本處龐居士借了兩個銀子做買賣，不幸本利傷折，無錢還他。小生前者往縣衙門首經過，見衙門裏面綳扒弔拷，追徵十數餘人。小生向前問其緣故，那公吏人道，是欠少那財主錢物的人，無的還他，因此上拷打追徵。小生聽罷，似我無錢還龐居士，若告將下來，我那裏受的這苦楚！小生得了這一口驚氣，遂憂而成疾，一卧不起，在家中染病。如今覿天遠入地近，眼見得無那活的人也！（下）（正末扮龐居士領淨扮行錢上，云）老夫是這襄陽人也，姓龐名蘊字道玄。嫡親的四口兒家屬，婆婆蕭氏，女兒靈兆，小廝兒鳳毛。俺四口兒都好參禮這佛法僧三寶。俺多曾遇着幾個善知識來，馬祖師、石頭和尚、百杖禪師多曾印證，俺這三口兒都不及我這女兒靈兆。此女子性根大利，見性明白。俺祖宗以來，所積家財萬貫有餘，我有一故友乃是李孝先，往年問我借了兩個銀子，出外做買賣去，本利該還四個了。誰想他命運不利，將那本錢都傷折了也，我聽得道家中染病哩。行錢，將着李孝先那一紙文書，再將着兩錠銀子，咱探望孝先走一遭去。（行錢云）理會的。（做走科，云）說話中間，可早來到也。孝先在家麽？（李孝先上云）是誰在門首？（正末云）是老夫。（李孝先驚科，云）呀，是龐居士來了也，請家裏坐。（見科，云）居士，小生病體在身，不能施禮。（正末云）孝先病體若何？（李

孝先云)居士，眼見得無那活的人也！(正末云)孝先曾請良醫調治也不曾？(李孝先云)沒錢請良醫不起。(正末云)孝先，你所得的這病，可是甚麼症候？(李孝先云)居士，你試猜我這病咱。(正末云)你看波，他的病可着我猜，我依着他便了。你不是風寒暑濕麼？(李孝先云)不是。(正末云)莫不是飢飽勞役麼？(李孝先云)也不是。(正末云)莫不是憂愁思慮麼？(李孝先做哭科，云)知我者是我心友也！我這病正是憂愁思慮上得來的。(正末云)呀！孝先何憂之有？(李孝先云)居士不知，聽小生試說一遍。往年間居士借了兩個銀子做買賣，誰想本利傷折了，來到家中，無錢還居士。因往縣衙門首經過，見裏面弔拷綳扒的人。小生問其緣故，他道是欠少財主的財物，無錢還他，告到官中，如此般拷打追徵。小生聽罷，感了一口驚氣。居士也不是那等人，假似也告到官中，追徵我這銀兩，小生是個讀書的人，那裏受的那等拷打。因此上遂憂而成疾，如今漸漸的沉重了也。(正末背云)我當初本做善事來，誰想倒做了冤業。我家中多有人欠少我銀兩錢物的文契，倘若都似這李孝先呵，可不業上加業！到家中我將這遠年近日欠少我錢鈔的文契，我都燒了。行錢，是必提我一提兒。行錢，將李孝先那一紙文書來。(行錢做遞文書科)(回云)孝先，這個是你的手字麼？(李孝先云)居士，是小生的手字。(正末做扯科，云)我攞了這文書，點個燈來燒了者。本利該四錠銀子，都不問你要。行錢，再將兩錠銀子來。孝先，這銀子我則這般與你做盤纏，你心中這一會兒可如何？(李孝先云)居士，本利該四個銀子，都不問小生要，又與我兩錠銀子做盤纏，我這會兒心中恰似無了病的人也。(正末云)善哉善哉，我則要冤冤相解。(李孝先云)居士的銀子不問小生要，又與我這兩個銀子。小生今生今世報答不的居士，到那生那世做驢做馬填還

你這恩債。居士，你正是財上分明大丈夫也。（正末云）孝先，我既與了你呵，要說這等言語做甚麼？（唱）

【仙呂·賞花時】誰不知道財上分明是這大丈夫，從今後休着你那心下熬煎枉受苦，你是必好將息這病身軀。（李孝先云）原少居士的銀子又不問小生要，又與我這兩個銀子，此恩異日必當重報。（正末唱）這銀子是我肯心兒願與。（李孝先云）則是教小生難以克當也。（正末云）既是我與你呵，（唱）更論甚麼得之有可敢失之無？（下）

（李孝先云）居士去了也，慢慢的調治病體痊可了呵，我自有個主意。（詩云）曾聞一黃雀，尚有報恩環。人而不如鳥，何顏立世間。（下）

第一折

（正末引老旦、卜兒、正旦靈兆、倈鳳毛、行錢上）（詩云）斷絶貪嗔癡妄想，堅持戒定慧圓明。自從滅了無明火，煉得身輕似鶴形。你子母每近前來，聽我說佛法也。佛說大地衆生皆有佛性，則爲這貪財好賄，所以不能成佛作祖。佛說貪財好賄之人似甚麼？似小兒在那刀尖上食蜜，貪其甜味，豈防有截舌之患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塵世人倫，我可也煞曾窮問。長思忖，他可便趨富嫌貧，不想那富貴可是

天之分。

【混江龍】有等人精神發憤，都待要習文演武立功勳。演武的不數那南山射虎，習文的堪歎這西狩獲麟。獲麟的魯國豈知夫子聖，射虎的霸陵誰問你個舊將軍？屈沉殺一身英勇，枉費盡半世辛勤。對面兒高車駟馬，轉回頭可早衰草荒墳。我待要拋家業樂閒身，或是琴一操酒三巡。我爲甚一生瀟散不戀那一生錢？大剛來這十年富貴也只是十年運。運去呵有如那風搖畫燭，天散也的這浮雲。

（云）行錢，我昨日囑付你燒文書一事，你早忘了也。你將那好幾櫃文書，都與我擡將出來，將些草把圍着，點火來燒了者。（行錢云）理會的。（做燒科）（卜兒云）居士，你爲何燒了這文書？（正末云）婆婆，我自有個主意，不必問他。（外扮曾信實上，詩云）中和正直領天台，此日親蒙聖敕差。誰言空闊無神道，霹靂雷聲那裏來。小聖乃上界增福神是也。因朝玉帝回還，看見下方煙焰直衝九霄，撥開雲頭，乃是襄陽有一龐居士，他將那遠年近歲借與人錢的文書盡燒燬了，不知主何緣故。小聖按落雲頭，化做一白衣秀士，試探問咱。居士在家麼？（行錢云）先生，你尋他有何事故，俺居士在家念佛哩。（曾云）相煩你報復一聲，道有一秀士特來相訪。（行錢做報科）（正末云）既然有客至，婆婆，你且回後堂中去。（卜兒同靈兆、鳳毛下）（行錢出請曾做見科）（正末云）量老夫不才，有勞先生屈高就下。（曾云）小生久聞居士大名，特來拜訪。（正末云）不敢不敢，請坐。行錢看茶來。敢問先生仙鄉何處？（曾云）小生乃西洛人也，姓曾，雙名信實，偶因遊學至此。恰纔

見居士家門首灰火未絶，不知燒燬的是何物件？（正末云）先生不知，老夫有一朋友是李孝先，那人好生家窘。往歲問我借了兩錠銀子，出外做買賣去，誰想他本利都傷折了，無的還我。他在家憂愁思慮，成了疾病。老夫想來，我家中多有人欠少我的錢鈔，假若都似這李孝先呵，我可不業上作業？因此將那遠年近日欠少我的錢物文書都燒燬了，我則要冤冤相解也。（曾云）呀，居士，這錢是人之膽，財是富之苗，君子結交以德爲情，小人結交以財爲友。便好道：（詩云）世間人喜是錢親，成功立業顯家門。假饒囊底無錢使，滿腹文章不濟貧。（正末云）聞我佛言，道是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如今世上人呵，（唱）

【油葫蘆】不思量有限的光陰有限身。委實他錢上緊，如今那等有錢的追富不追貧。（曾云）若有那窮漢來投奔呵，他肯齎發些兒麼？（正末唱）幾曾和那窮相識每日家相尋趁？都只待共那富家郎逐日相親近。（帶云）還有那等人呵，（唱）他無錢時記人的讐，若是有錢時忘人的恩。（曾云）倘有那相識朋友來呵，他也肯接待他麼？（正末唱）若有個舊賓朋一徑的將他來投奔，（云）他本在家裏坐着，卻教人出來説，没囉没囉。（唱）他可自三衙家不出那正堂門。

（曾云）在家如此推故，倘若長街市上撞見怎了也？（正末云）或者一日在市廛中，和那人打了個照面，那人便道：小生探望了數次，不能得遇。他本認的那人，他只在馬上欠身，便道我不認的你。（唱）

【天下樂】他可也便見如同陌路人〔一〕。（曾云）我想這等人何足道哉。（正末唱）也非是小生、

多議論，則我這一片濟貧的心比他人心地真。（曾云）依居士的主見，可是如何？（正末唱）我恨不的罄囊兒捨與人些錢，恨不的刮土兒可便散與人些銀。（曾云）這許多錢債文書都燒毁了，可惜了也。（正末云）便好道『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先生也，（唱）量這千百錠家舊文契有那的幾錠本。

（曾云）居士差矣。想今時人非錢不行，有錢的穿的是異錦輕紗，口食的是香甜美味；無錢的身穿破衣，口食淡飯。（詩云）無錢君子受熬煎，有錢村漢顯英賢。父母弟兄皆不顧，義斷恩疏只爲錢。（正末云）先生是知典故的人，自古及今，因這幾文錢上不則送了一個。先生不嫌絮煩，聽我在下試說一遍與你聽者。（唱）

【那吒令】有一個爲富的似歐明涉津，遇龍君海神。有一個爲富的似元載待賓，倣玄宗聖人。有一個爲富的似梁冀害民，滅全家滿門。我如今待覓一個隱淪，待尋一個逃遁，也只要免的他惡業隨身。

（曾云）居士差矣。你家的富貴，不是你祖上遺留的，便是你自家掙起來的，何苦又要逃遁他去？這也太過了。（正末云）先生，還有一等無端的小人，到那臘月三十日晚夕，將那香燈花果祭賽，道是錢呵，你到俺家裏來波！那的都是邪氣。（唱）

【鵲踏枝】誰待要祭那財神，我則待送那魔君，纏殺我也財物金銀。我覷的似弔客喪門，倒不如將他來與貧乏家施捨盡，另做個種果收因。

(曾云)居士豈不聞聖人有云：『富與貴人之所欲，貧與賤人之所惡。』難道居士另是一付肚腸，與世人各別的？你可曾聞魯褒那錢神論麼？(正末云)老夫不知，願聞。(曾云)『錢之爲體，具有陰陽。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而不勝，幽滯非錢而不拔，冤讐非錢而不解，令聞非錢而不發。洛中貴遊，世間名士，愛我家兄，皆無窮止。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詩云)金谷奢華富石崇，爲人傭作窘梁鴻。從古文章磨滅盡，至今猶說孔方兄。(正末唱)

【寄生草】富極是招災本，財多是惹禍因。如今人恨不的那銀窟籠裏守定銀堆兒盹，恨不的那錢眼孔裏鑄造下行錢印。(做合掌科，云)南無阿彌陀佛。(唱)爭如我向禪榻上便參破禪機悶。近新來打拆了郭況鑄錢爐，這些時廝搧碎了魯褒的這錢神論。

【六幺序】這錢呵無過是乾坤象，鎔鑄的字體勻，這錢呵何足云云。這錢呵使作的仁者無仁，恩者無恩，費千百纔買的居鄰。這錢呵動佳人有意郎君俊，糊突盡九烈三真。這錢呵將嫡親的昆仲絕了情分。這錢呵也買不的山坵零落，養不的畫屋生春。

【幺篇】誰待殷勤，頗奈錢親。錢聚如兄，錢散如奔；錢本無根，錢命元神，到底來養身波也那喪身？這錢呵兀的不送了多人。當日個宣帝爲君，疏傅爲臣，是漢朝大老元勳，賜千金爲具歸途贐，青門外供帳如雲。(曾云)到後來可是如何？(正末唱)他到家鄉都給散心無吝。這故事在兩賢遺傳，千古流聞。

(曾云)小生與居士共同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想居士這等疏財仗義，高才大德，今日相別，後會有期。(正末云)行錢，去將一餅金來。(行錢云)理會的。(正末云)鞴一匹全副鞍轡的馬來。(行錢云)鞍馬也有了。(正末云)先生，這一餅金與先生做路費，這一匹馬與先生代步咱。(曾云)居士，小生本爲仰德而來，非爲財物而至，焉敢當居士如此厚禮？這個斷然不好受得。(正末云)請先生受了者。(曾云)我小生決然不敢受，便受了也無用處。過二十年之後，小生與居士再會。(正末云)二十年之後，有先生敢無在下了也。(曾云)據着居士這等陰騭太重，必然增福延壽也。(做別科，云)小聖恰纔見此人積功累行，施仁布德，俺神靈如何無一個報應？便好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詩云)休將奸狡昧神祇，禍福如同逐影隨。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下)(正末云)呀，天色晚了也。行錢，跟我宅前院後燒香去來。(行錢云)理會的。(正末云)這個是我那油房，裝香來。南無阿彌陀佛。這個是我那粉房，裝香來。(行錢云)香在此。(正末云)南無阿彌陀佛。這個是我那磨房。(淨扮磨博士上，打羅唱科，云)牛兒，你不走我就打下來了。(正末云)行錢，甚麼人這般唱歌咀曲的，他心中必然快活。你與我喚他出來，我問他咱。(行錢云)兀那羅和，你出來，爹喚你哩。(磨博士云)來也來也，誰喚羅和哩？(正末云)孩兒也，是我喚你哩。(磨博士云)喚我做甚麼，誤了我打羅也。(正末云)你纔唱歌咀曲，你心中必然快活，你試說咱。(磨博士云)爹，你道我這般唱歌咀曲，我那裏有甚麼快活，孩兒每受苦哩。我一日我請着爹二分工錢，我清早晨起來，我又要揀麥，揀了麥又要簸麥，簸了麥又要淘麥，淘了麥又要曬麥，曬了麥又要磨麵，磨了麵又要打羅，打了羅又要洗麩，洗了麩又要撒和頭口。只怕睡着

了誤了工程，因此上我唱歌咀曲。爹，我那裏是快活，你省的古墓裏搖鈴，則是和哄我那死屍哩。（正末云）嗨，我可怎生知道。不問你別事，你這眼上兩根棒兒爲甚麼支着？（磨博士云）爹，你道我爲甚麼眼上支着這兩根棒兒？我白日裏做了一日生活，到晚來恐怕打盹睡着了，誤了你家生活，因此上支着這兩根棒兒。你孩兒受苦哩。（正末云）孩兒也，我與你拿掉了可是如何？（磨博士云）好鬆爽〔二〕，好鬆爽。（正末云）自今日爲始，將這粉房、油房、磨房，都與我關閉了者，再休要開。（磨博士云）爹，你若是不開這磨房呵，羅和別不會做買賣，離了你家的門，我不是凍死便是餓死的人。爹可憐見孩兒每咱。（正末云）孩兒，我自有個主意。行錢，將一個銀子來。孩兒也，你見這個麼？（磨博士云）這個喚做甚麼？（正末云）孩兒也，喚做銀子。（磨博士云）則說銀子，我可不曾見。爹，要他做甚麼？（正末云）他也中喫也中穿。（磨博士做咬銀子科，云）中穿中喫？阿喲！艮了牙也。（正末云）孩兒，那中喫中穿，是教你將他鑿碎了，買喫買穿。（磨博士云）哦，倒換過來買喫買穿。爹，你可爲甚麼與孩兒每這個銀子？（正末云）孩兒，我與你這個銀子，不爲別的，你拿去白日裏做些買賣，到晚來則着你落一覺兒好睡。（磨博士云）爹，你與我這個銀子，則要我落一覺兒好睡，孩兒每知道了也。（正末唱）

【醉扶歸】我爲甚麼相憐憫，與你這一錠家那雪花銀？（磨博士云）爹，你可爲甚麼與我這銀子？（正末唱）我則報答你那腳打羅三年這足下恩。（磨博士云）爹，我羅和請罪咱。我昨日瞞着爹做一個賊，偷了二升麥子，去那長街市上算了一個卦，那先生說我今年今月今日今時可當發跡，得些

兒橫財。不想爹叫我出來，與了我這個銀子。那先生也會算哩。（正末唱）那人也算的着，輪到你那磨眼兒今日合交運。（磨博士云）爹，你與我這個銀子，去做甚麼生意好？（正末唱）這銀子我與你做買賣權時做本。（磨博士云）多謝爹，孩兒從今以後再也不打羅了。（正末唱）哎，孩兒呵我從今以後再不要你似這般當粗坌。

（磨博士云）則說銀子銀子，誰曾見他來，這個原來是銀子。（正末唱）

【賺煞】暗評跋，忽笑哂，則被這錢使作的咱如同一個罪人。我待向那萬丈洪波落可便一跳身，轉回頭別是個乾坤。歎濁民，空趲下那萬餘錠金銀，卻也買不得三陽也那洞裏春。（帶云）這錢呵，我當初要用你時，（唱）可便一分不肯。（帶云）到今日我要捨錢時，（唱）可便千金何靳。（云）兀那世間的人，那貪財好賄，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何不早結善緣也。（唱）則咱這百年人誰識百年人。（同行錢下）

（磨博士云）衆哥哥，磨房裏一應傢伙都交付的全了，我回家去也。那老的與我這個銀子，到家裏落一覺兒好睡。則說銀子誰見來，兀的不是銀子。說話中間，可早到家了也。則這一間小房，去時節草繩兒拴了去，今日回來還拴着哩。我解開這繩兒，推開這門，我入的這屋裏來，關了這門。我試看我這銀子咱，兀的不是銀子。只這一個土炕，放在那裏好？我如今揣在我這懷裏，我揣的緊着，誰知道我懷裏有銀子？我聽上衙更鼓咱。呀，可早一更也。龐居士老的說來，則着我快活落一覺兒好睡，我試睡咱。（做打鼾睡科，叫云）怎麼大街上有你走處，沒我走處？官街官道，你走

的我也走的。你怎麼偏要挨肩擦膀的舒着手往我懷裏摸甚麼，你待搶我的銀子那裏走？這銀子是誰的銀子，是龐居士老的與我的，你拿我這銀子那裏去？快還我的銀子來。（做搶跌倒科，云）呸，可是個夢。我試看我那銀子咱，兀的不是銀子。這銀子揣在懷裏，夢見人來搶我的，可放在那裏好？我如今把這銀子放在灶窩裏，我扒開這灰。這灶成年古代不燒火，埋上這銀子，扒上些灰兒蓋着，誰知道灶窩裏有銀子。我聽上衙更鼓咱。呀，可早二更了。龐居士老的說來，則着我快活的落一覺兒好睡。（做睡科，叫云）這等大風，不要點燈弄火的。我說着不聽，你點那紙撚往那裏去？還不吹滅了哩。阿喲，他往那裏去，可怎生丟在草垛上。哎，罷了，燒着了草垛也，刮在房上連房也都燒着了。街坊鄰舍火夫總甲救火，麻搭火鈎趲水桶救火，搭上火鈎，衆人着氣力拽。（做倒科，云）呸，原來又是個夢。看我那銀子咱。（做拿銀子看科，云）兀的不是銀子。放在灶窩裏，夢見火來燒我這銀子，可放在那裏好？我如今把這銀子放在水缸裏，誰知道水缸裏有銀子。揭起蒲蓋。（做丟銀科，云）撲鼕。休道無那賊，便有那賊呵，他怎知道水缸裏有這銀子。我聽上衙更鼓咱。呀，三更了也。龐居士老的說來，則着我快活落一覺兒好睡。（做睡科，叫云）阿，天陰了，可蓋醬缸，把那曬的麥子搬入倉裏去。罷了，東南上雲布起來了，我說麼，下濛鬆雨兒了。呀，下大雨了。罷了罷了，水發了，山水下來了。好大雨，水淹將上來了。呀，大水衝了房子也，好大雨水！浮水，浮水，分水浮，狗跑兒浮，觀音浮，躧水浮，仰蛙兒浮。（做倒科，云）呸，又是個夢。看我那銀子咱，兀的不是銀子。放在水缸裏，夢見水來淹我這銀子，可放在那裏好？我放在這門限兒底下，把土兒埋了。休道無那賊，便有那賊呵，他怎麼知道我門限兒底下埋着這銀子？我聽上

衙更鼓咱，四更了也。龐居士老的說來，與我這個銀子，則着我快活的落一覺兒好睡。（做睡科，叫云）阿，來了，來了，偌多的人，你拿那鍬鋤撅頭往那裏去？俺家裏又不蓋房脫坯，你都來做甚麼？怎麼耙我的門限？說着也不聽，你還耙哩，耙出我的銀子來了。里長總甲，有賊也，偷了我的銀子去了！有賊有賊！呀，拿刀砍殺我也！呀，又拿槍來扎殺我也！拿我的銀子那裏去！（做倒科，云）呸，又是個夢，我聽上衙這更鼓咱。（打五更做雞鳴科，云）呀，天明了也。好阿，我恰好一夜不曾睡。我試看我那銀子咱，兀的不是銀子。羅和也，你索尋思咱，這一個銀子放在水缸裏，夢見水來淹我；揣在懷裏，夢見人搶我的；埋在灶窩裏，夢見火來燒我；埋在門限兒底下，夢見人來耙我的，拿刀來砍我，槍來扎我，一個銀子整整害了我一夜不曾得睡。想龐居士老的家有千千萬萬，大箱小櫃無數的銀子，我想他來是有福的，可便消受得起。羅和，我那命裏則有分簸麥、揀麥、淘麥、打羅磨麵，我可也消受不的這個銀子。罷，我拿着這個銀子出的門來，拽上這門，送還與龐居士老的去走一遭。（下）

校記

〔一〕此句『見』字下疑落『面』字。

〔二〕『爽』原作『滌』，今改。下同。

第二折

（正末引卜兒、靈兆、鳳毛、行錢上）（卜兒云）居士，想你昔日之間，多行善事，廣積陰功，久後俺子母每也有個好處麼？（正末云）婆婆，你說的差了也。便好道公脩公得，婆脩婆得。十人上山，各自努力。盛世難逢，佛法難遇，若是既逢既遇呵，南無阿彌陀佛，也要咱自省自悟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若論着今日風俗，正好宜太平簫鼓。有一等寒儉的泛泛之徒，他出來的不誠心，無實行，一個個強文假醋。（卜兒云）如今有一等高巾傲帶，表德相呼，不知他那肚皮裏如何？（正末唱）怕不他表德相呼，你問波，可甚的是那衣冠文物？

（卜兒云）居士，那稱才卿的可是怎生？（正末唱）

【醉春風】他那等空傲慢的喚做才卿，（卜兒云）那稱好古的可是如何？（正末唱）那等假老成的喚做甚麼好古。（卜兒云）據居士恤孤念寡，敬老憐貧，世之少有也。（正末唱）憑着我疏財仗義有幾人如？這城中試數、數。但見個老的呵，我早則出力的扶持；但見個病的呵，我早則盡心兒調養；但見個貧的呵，我早則傾囊兒資助。

（卜兒云）居士，如今那高樓上吹彈歌舞，飲酒歡娛，敢管待那士大夫哩。（正末云）婆婆，他肯管待那人，也不枉了。（唱）

【紅繡鞋】他幾曾道開東閣把那名儒來管顧，他每可動不動便宴西樓和那妓女每歡娛。(云)他則請人喫一盞茶呵，卻早算計也。(唱)他將那茶托子人情可便暗乘除。常則是佯獃着回過臉，推説話紐身軀。(云)若有個窮相識來，便捨着磕破他頭者波。(唱)他每可幾曾做那五百錢東道主。

(磨博士上云)自家羅和的便是。可早到龐居士老的門首也。不必報復，我自過去。(做見科)(正末云)孩兒也，你慌做甚麼？我則着你落一覺兒好睡也。(磨博士云)我那裏睡來，一夜恰好不曾眨眼，整定害了我一夜。(正末云)你怎生一夜不曾得睡？(磨博士云)蒙與了我這個銀子，到的家裏，没處放着。我揣在懷裏，夢見人來搶我的；放在灶窩裏，夢見火來燒我；放在水缸裏，夢見水來淹我；放在門限兒底下，夢見人拿着鍬鋤撅我的，拿刀來砍我，槍來扎我。爲這一個銀子，整定害了我一夜不曾得睡。我想來，爹家裏論千論萬，滿箱滿櫃，無數的銀子，可没些兒事。爹，你便是有福的消受得他，我羅和那命裏則有分簸麥、撿麥、淘麥、曬麥、打羅磨麵，我那裏消受的這銀子。爹，你省的那脇肢骨裏敲髓麼？(正末云)孩兒，這是怎麼説？(磨博士云)我那骨頭裏没他的，我送這銀子來還了你，我不敢要。(正末云)孩兒呵，我與了你一個銀子，攪了你一夜不曾得睡。我家裏有兩三庫都是金銀寶貝，都似了你呵，如之奈何？(唱)

【迎仙客】哎，銀子也你飢不能與人家做飯食，你冷不能與人便做衣服。你這般沉點點冷冰冰衡則是一塊兒家福。(云)銀子也，你比及到我跟前呵，(唱)知他消磨了那幾千年，可則更

換過了幾萬古，他爲甚不向你跟前停住？(云)我與他這個銀子，打攪的他一夜不曾得睡。你無福消受，送還與我。(唱)哎，這銀子呵原來分定也是前生注。

(磨博士云)爹，我則零支着使罷。(正末云)行錢，將一兩銀子來與羅和孩兒，等你使的無了呵，再來取。(磨博士云)爹，孩兒也不敢多要，只先支一錢銀子，買一條匾擔，我做大買賣去也。(正末云)做甚麼大買賣？(磨博士云)我只去妓館家做閒的去也。(下)(正末云)天色晚了也。婆婆，你先歇息去，我宅前院後燒香去來。(卜兒云)理會的。(同靈兆、鳳毛下)(正末做燒香走科，云)我來到這粉房。(做念佛科)我來到這油房。(做念佛科)我來到這後槽門首。(內驢馬牛做聲科)(正末云)是甚麼人這般說話，我試聽咱。(驢云)馬哥，你當初爲甚麼來？(馬云)我當初少龐居士十五兩銀子，無的還他，我死之後，變做馬填還他。驢哥，你可爲甚麼來？(驢云)我當初少龐居士的十兩銀子，無錢還他，死後變做個驢兒與他拽磨。牛哥，你可爲甚麼來？(牛云)你不知道，我在生之時，借了龐居士銀十兩，本利該二十兩，不曾還他，我如今變一隻牛來填還他。(正末失驚科，云)嗨，兀的不唬殺我也！我當初本做善事來，誰想弄巧成拙，兀的不都放做來生債也！(唱)

【醉高歌】枉了我便一生贍〔二〕鰥寡孤獨，半世養貧寒困苦。我則道是誰人向這槽畔低低敘，聽沉了着我慘慘的怕怖。

【滿庭芳】呀，卻原來都是俺冤家倆債主。我本待要除災種福，我倒做了一個緣木的這求魚。(云)龐居士呵，你是念佛的人。(唱)這的可便抵多少業在深牢獄，不由我不展轉躊躇。

(云)龐居士，我當初與你那銀子，我也無甚歹意來。(唱)我則待要錢妝的你來如狼似虎，哎，誰承望今日折倒的做馬波爲驢。(做念佛科，唱)我看了他這輪迴的路，可則是陰司地府。(云)當初借了我銀子無的還我，今日做驢馬衆生來填還我。(做念佛科，唱)哦，方信道還報果無虛。

(做叫科，云)婆婆、靈兆、鳳毛，你子母每都來。(卜兒仝上，云)居士，你這般慌叫怎麼？(正末云)我恰纔前後燒香，則聽的那牛馬做聲。那牛便道：我少居士二十兩銀子，無的還他，做牛來填還他。那馬便道：我少居士十五兩銀子，無的還他，做馬來填還他。那驢便道：我少居士十兩銀子，無的還他，做驢來填還他。婆婆，我當初本做善事，誰承望弄巧成拙，都做了來生債也。(卜兒云)嗨，誰想有這等果報！(正末云)婆婆，從今以後，凡百的事你則依着我者。行錢，將那家私總曆文書都與我搬運將出來。(行錢云)理會的。都搬運將出來也。(正末云)可補個燈來，都燒了者，我再也不放與人這錢鈔了。(卜兒云)呀，居士，你燒了這家私總曆文書，可是主何意來？(正末云)婆婆，你那裏知道。(唱)

【石榴花】你道我燒毁了文契意何如，豈不聞君子可便斷其初。(卜兒云)哎，居士，咱人自是有錢的好。(正末唱)想着俺借錢時有甚惡心術，怎知做今生債負，來世追逋。則願的祖師指示我向西方去，早回頭拔出迷途。(云)燒了者，燒了者。(卜兒云)居士，你留着休要燒毁了。(正末唱)則管裏便左來右去把我邀攔住，這錢也，他敢不是我那護身符。

（卜兒云）居士，你好歹休要燒了這文書。（正末唱）

【鬬鵪鶉】豈不聞駟馬難追，我今日個一言咪既出。（云）婆婆，原來你心與我心不同。（卜兒云）我心怎生與你心不同？（正末唱）我待將這家業消除，你則待將火院、火院來做主。（云）燒了者，燒了者。（卜兒云）居士，你且休要燒者。（正末唱）你爲甚麼唧唧噥噥百般的無是處？（云）婆婆，你是念佛的人。（唱）我可問你甚的喚做樂有餘。我但得個一世兒清閒，便則是生平願足。

（卜兒云）居士，你且休燒了這文書，聽我說咱。俺兩口兒偌大年紀，孩兒每都小哩，他久已後長立成人，也要些錢物使用。你與我休便燒了也。（正末云）你剗的還有這個心哩。（卜兒云）居士，我主的不差，你只休燒毁了也。（正末云）婆婆，你堅意的不肯燒這文書。行錢，你去擡一櫃兒金子來，擡一櫃兒珠子來，擡一櫃兒銀子來。（行錢云）理會的。一櫃金子，一櫃銀子，一櫃珠子都有了也。（正末云）婆婆、靈兆、鳳毛，你見麼？（卜兒云）居士，我見了也，你可主何意那？（正末唱）

【上小樓】且休論咱這倉廒波務庫，更和這家私也那無數。應有的金銀財寶，收拾將來，放在一處。則你這娘兒每廝瞅着，廝守着，休離了半步。看你那無常時可便帶的他同去。

（卜兒云）居士，你尋思波。俺女兒不曾嫁，小廝兒不曾娶，你投至的掙成這個家業，非一日之故，許多的錢物也是可惜的。你留下些與後代兒孫受用，可不好那？（正末云）婆婆，你着我做財主，

我做了財主。又着鳳毛孩兒做財主，鳳毛所生的孩兒又做財主。咱家哩輩輩兒做了財主，我問你，這窮漢可着誰做？（唱）

【幺篇】錢無那三輩兒家錢，福無那兩輩兒家福。你但看日中則昃，月滿則虧，這都是無往不復。久以後，到頭來，另有個養身活路。（卜兒云）你將錢債的文書都燒毀了，還有甚養身活路在那裏？（正末做念佛科，唱）我待着你一家兒受佛門普度。

（云）婆婆，凡百的事你則依着我者。咱家中奴僕使數的，每人與他一紙兒從良文書，再與他二十兩銀子，着他各自還家侍奉他那父母去。咱家中牛羊孳畜、驢騾馬匹，每一個畜生脖子裏掛一面牌，上寫着道『龐居士釋放，不許人收留』，去那鹿門山外有水草處，任他生死。咱家中有十隻大海船，一百小船兒，將咱家中金銀寶貝玉器玩好，着那小船兒搬運在那大船上，俺一家兒明日到東海沉舟去也。（卜兒云）居士，我依着你，把牛羊孳畜盡釋放了，但是家中人都與他從良文書。則一椿兒，你也依着我，留下海船不要將那錢物載去沉了，等我做些買賣，可不好那？（正末唱）

【耍孩兒】你待着我萬餘資本爲商賈，趲利息衝州撞府。或是乘船鼓棹渡江湖，或是從鞍馬晝夜馳驅。我乾做了撇妻男店舍裏一個飄零客，拋家業塵埃中一個防送夫。冷清清夢回兩地無情緒，怎熬的程途迢遞，更和那風雨瀟疏。

（卜兒云）居士，俺錦片也似家緣過活，你都要沉於海內，久後孩兒每成人呵，將甚麼使用？你則依着我，留下這錢物者。（正末唱）

【二煞】古人道鷦鷯巢深林無過占的一枝，鼹鼠飲黃河無過裝的滿腹，咱人這家有萬頃田也則是日食的三升兒粟。博個甚睜着眼去那利面上剋了我的衣食，閒着手去那算盤裏撥了我的歲數？趲下些山岸也似堆金玉，這壁廂凌逼着我家長，那壁廂快活殺他妻孥。

（卜兒云）居士，你將這家私棄捨了呵，也思量着久後孩兒每怎生過遣那。（正末唱）

【煞尾】我去那酒色財氣行取一紙兒重招，我去那生老病死行告一紙兒赦書。豈不聞道兒孫自有兒孫福，我其實便作不的這業，當不的這家，受不的這苦。（同下）

校記

〔一〕『瞻』原作『苫』，今改。

第三折

（外扮龍神領水卒上，詩云）羲皇八卦定乾坤，上帝還須輔弼臣。雲雨風雷唯我用，獨魁水底作龍神。吾神先考所生七子，銀脊廣勝龍，銅脊沙龍，鐵脊陀龍，九尾赤龍，撩牙火龍，鎮世惡龍，吾乃第一金脊德勝龍是也。爲吾神毘沙門戰退九曜，刀利山三箭成功，奉天符牒，玉帝敕命，加吾神東海龍王之職。今有襄陽一人，乃是龐居士，此人將應有家財都要沉在東洋大海。吾神未得上帝敕

令，不敢收留。巡海夜叉，等龐居士來時，將那船隻托住者。（正末領卜兒、靈兆、鳳毛、行錢上云）行錢，將那家中金銀貫鈔，奇珍異寶，都搬運在大船上不曾？（行錢云）爹，都搬運在船上了也。（正末云）婆婆、靈兆、鳳毛，俺一家兒去那東海上沉舟去來。（詩云）世人重金寶，我愛剎那靜。金多亂人心，靜見真如性。（同行科）（正末唱）

【越調·鬬鵪鶉】我棄了這千百頃家良田，便是把金枷來自解。我沉了這萬餘錠家私，便是把玉鎖來頓開。玳瑁珊瑚，硨磲琥珀，你當初生處生，今日個可便來處來。（帶云）我若無你呵，（唱）再不做那天北的這經商，我也再不做那江南的賈客。

【紫花兒序】我愁的是更籌漏箭，我怕的是暮鼓晨鐘，我倦的是這紫陌黃埃。大剛來光陰迅速，怎教我不心意裁劃，早早的安排。待把我這一寸心田無罣礙，大道的事着你世人不解。則願的一帆西風，送上我那三島蓬萊。

（云）婆婆，你看那海上的水，水上的船，船上的金銀寶貝，有個比喻也。（卜兒云）喻將何比？（正末唱）

【天淨沙】有如那花正開風卸風衰，有如那月初圓雲暗雲埋。跳不出這塵寰世界，我覷了委實癡騃。（帶云）那船上的那裏是甚麼金銀寶貝。（唱）只當是裝一船家兀那橫禍非災。

（云）婆婆，早來到海岸了也。（卜兒云）那船上裝的都是金銀寶貝，居士，你也好大量哩。（正末唱）

【鬼三台】也非是我胸襟大，將金寶和船載，我只待跳出這塵寰得自在。（卜兒云）居士，你便老了，兒女每正後生哩。（正末唱）你道是白髮嘆吾儕，我道是今番暢快哉。趁着這風力軟水橫天地窄，帆力穩影吞雪浪開。這便是風送王勃，赴洪都的命彩。

（卜兒云）居士，你看那海岸上，看俺沉舟的人好不多也。（正末云）兀那君子每，我龐居士這個念頭比別人不同。（唱）

【紫花兒序】我不比那越范蠡駕扁舟遊那五湖的這煙浪，我不比那晉石崇送窮船葬萬頃波瀾，我不比那漢張騫泛浮槎探九曜星台。（帶云）你覷波，（唱）我則見水接着天瀉混元一派，我則見天連着水可便無半點兒纖埃。我爲甚喜笑盈腮，待着他水晶宮裏龍王放一會兒解。這一場我直撐殺他魚鱉和那蝦蟹，覷了這萬丈風濤，兀的不險似百尺樓臺。

（卜兒云）居士，這會兒風浪越急了，你看那船越漂的高了也。（正末云）我自有個主意。行錢，將那大海船底下鑿碗來大數十個窟籠，他必然沉了也。（行錢云）理會的。（做鑿科，云）爹，這船底下都鑿了窟籠也。（正末云）可怎生不沉？這會兒風也息，浪也平了，可怎生是好也呵！（唱）

【憑欄人】天際殘霞幾縷裁，水映天心有如那霞襯彩。恰纔個船隨着海岸開，抵多少煙波風送客。

（云）婆婆，這船只是不沉，也可怪哩。（唱）

【寨兒令】我則見雪浪湧，似山排，可怎生又風恬水平雲霧靄？難道是積羽沉舟，這金銀

呵反爲輕載？心兒裏好疑猜。

【幺篇】爲甚麼這翻滾滾海藏裏不沉埋？（云）這船怎生不沉？婆婆，我猜着了也。（唱）他本是個虛飄飄世上的浮財。我和你發虔心禱上蒼，近岸口跪蒼苔。（云）婆婆、靈兆、鳳毛，都來拜者。（唱）拜拜拜，直拜到那月上的這海門開。

（外扮天使上云）兀那東海龍王，上帝敕令，將龍居士應有家財，都收入龍宮海藏者。（龍神云）得令。雷公電母，風伯雨師，作起波浪，翻了那些海船，將龍居士應有的家財，都與我收了者。（水卒云）理會的。都收了也。（龍神云）吾神索回玉帝的話去。（詩云）領水卒分開波浪，顯神通現出本象。將龍居士應有家財，都收入龍宮海藏。（同水卒下）（正末唱）

【金蕉葉】我則聽的霹靂響驚魂喪魄，唬的我四口兒無顏落色。我則見雲偶斗空中亂擺，恰便似千百面征鼙亂凱。

【調笑令】我可便自來幾曾該，端的便幾曾該。抵多少一夜西風透滿懷，唬的那嬌兒和幼女愁無奈。我向前來怎生遮寨。我則見布彤雲黯黯遮了日色，霎時間四野陰霾。

【禿廝兒】赤歷歷那電光掣一天家火塊，吸力力雷霆震半壁崩崖。俺這裏輕身向前將這海岸踹。（卜兒扯科，云）居士靠後些。（正末云）婆婆，你怕甚麼？（唱）你還躭着鬼魂胎，哀哉！

（云）好大風也。（唱）

【聖藥王】吹的我頭怎擡，刮的我眼倦開。（云）龍王呵，你這般煩惱怎麼？（唱）又不比入山推

出白雲來。漸的呵風力衰，忽的呵雲亂擺。只要你沉了咱錦帆舟楫共資財，做的個一去不回來。

（卜兒云）居士，你將錢物都沉在海裏了，俺四口兒如今回去，把甚麼做盤纏那？（正末云）婆婆，我瞞着你多哩，我會一樁兒手藝。（卜兒云）你會那一樁兒手藝？（正末云）我會編笊籬。鹿門山外有一園竹子，着鳳毛孩兒斫將來，我一日編十把笊籬。着靈兆孩兒貨賣將來，可不够俺一家兒喫粥哩。（卜兒云）這的是『大缸裏打翻了油，沿路兒拾芝蔴』也。（正末唱）

【收尾】誰不知道龐居士誤放了來生債？我則待顯名兒千年萬載，你便積攢下高北斗殺身的錢。（云）婆婆、靈兆、鳳毛，你回頭試看波，（唱）可也填不滿這東洋是非海。（同下）

第四折

（外扮丹霞禪師上，詩云）釋迦拈花露本心，迦舍微笑遇知音。燈燈相續傳千古，朗朗光明直至今。貧僧乃襄陽雲岩寺長老，法名丹霞。自幼學成滿腹文章，只爲進取功名，路逢馬祖禪師，問我：『秀才那裏去？』貧僧回言：『我選官去也。』祖師道：『秀才，比及你選官呵，我選佛還好的多哩。』我一聞其言，心下朗然省悟，因此金刀落髮，捨俗出家。先參馬祖，後拜石頭和尚。多得公案，爭奈未能了達。此處襄陽有一人，是龐居士，他有個女兒靈兆，生的十分大有顏色，每日在寺門首貨

賣笊籬。但是賣不了的，貧僧都買下，我有心無心買下三房子笊籬。這早晚敢待來也。（靈兆上云）妾身是靈兆女。自從俺父親在海上沉舟回來，搬到這鹿門山住。俺父親會編笊籬，一日與我十把笊籬，將來長街市上貨賣。這早晚無人買這笊籬，俺父親的齋食如之奈何？且到雲岩寺山門首賣去，敢那和尚又要買笊籬也。（禪師做出門科，云）這早晚正是那女子來的時候也。（見靈兆科，云）小娘子問訊。（靈兆答科，云）萬福。（禪師云）小娘子，這笊籬敢又是賣不了的麼？（靈兆云）師父，是賣不了的。（禪師云）我有心要買笊籬，爭奈身邊無錢，你肯跟的我方丈中去麼？（靈兆云）師父，你是個出家兒人，怕做甚麼，我跟你去。（跟至方丈科）（禪師云）我着兩句言語嘲撥他，看他曉的麼。（做念云）老和尚合掌當胸，小娘子自去分解。（靈兆背云）這和尚無禮，着言語嘲撥我。他如今不言語便罷，再言語呵，我答他兩句。（禪師云）他不聽的，高着些念。老和尚合掌當胸，小娘子自去分解。（靈兆云）你聽我道兩件事，依的妾身，便和你共同歡愛。（禪師云）休道兩件事，便十件貧僧也依，出家人亦無罣礙。（靈兆云）你着那經爲枕比丘取樂，佛鋪地袈裟蒙蓋。（禪師云）南無阿彌陀佛。壞教門遺臭人間，墮阿鼻老僧罪大。（靈兆云）你參空禪仔細追求，怎生見真佛昂然不拜？（禪師云）得悟時拈起放下，拜佛也有何躭待。（合掌做拜，靈兆打禪師頭科，云）掌拍處六根清淨，這笊籬打撈苦海。（禪師云）方信道色卽是空，果然的空卽是色。（靈兆下）（禪師云）南無阿彌陀佛，若不是吾師點化，貧僧怎了也。吾師一日不曾賣的一把笊籬，父母倚門而望齋食，如今貧僧將這一百文長錢放在路上，待吾師拾的去，有何不可。（詩云）我恰纔凡心起微微動處，被一片黑雲遮住，若不是點化真言，險墮了阿鼻地獄。（下）（靈兆再上科，云）妾身自

離了雲岩寺，度脫了丹霞長老，不曾賣得一把笊籬，俺父母齋食怎生是好？呀，這道旁不知是甚麼人遺下這一百文長錢，我待不將的去來，只恐怕誤了父親齋食，我待要將的去來，怎好昧心貪利。（做沉吟科，云）我如今將這十把笊籬放在道傍，怕那人來尋這錢呵，將笊籬賣過一般。世俗人休看的這笊籬小可也。（詩云）翠竹枝枝選嫩條，編成此物手中操。常將濟世菩提念，去那苦海波中用意撈。（下）（正末引卜兒、鳳毛上）（詩云）有兒不曾娶，有女不曾嫁。大家團圞頭，說會無生話。自從將我那家緣家計、金銀寶貝都裝到東海內沉了，來這鹿門山結一草庵，脩行辦道，到大來悠哉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誰似我靜中參透了這祖師禪，我待向雪山頭養心脩煉。當日那溶溶的天似水，漫漫的海無邊。一自沉了我那家緣，我將這成道記誦千遍。

（靈兆上云）妾身靈兆，將着這一百文長錢，見父親走一遭去。（做見科）（正末云）靈兆孩兒，你回來了也。（靈兆云）父親，你孩兒回來了也。（正末云）孩兒，你賣笊籬可是如何？（靈兆云）父親，你孩兒因度脫了丹霞長老，不曾賣的笊籬。出那寺來，道路旁邊不知甚麼人遺下一百文長錢，我待要不將的來，則恐怕誤了父親齋食。你孩兒將那十把笊籬放在旁邊，等那人來尋這錢時，將這笊籬就是賣與他一般。你孩兒主意的是麼？（正末云）孩兒也，你見的是。（外扮青衣童子上云）居士，上聖有請。（正末云）你是那裏來的？（唱）

【沉醉東風】誰更敢推辭腼腆，我並不曾半霎兒俄延。我從來富不驕，端的個貧無怨。（青

衣云）不只我來，兀的不又是一個來也。（正末做回頭科）（青衣云）疾。（下）（正末云）在那裏？（唱）他把我賺回頭早海變桑田。（內動樂聲科）（正末云）是好樂聲也。（唱）我則聽的聒耳笙歌奏管絃，那一派仙音得這韻遠。

（做看科，云）婆婆，你看那金門玉户，碧瓦琉璃，比塵世不同，此處必是天宮也。（卜兒云）居士，你看這牌面上寫着字兒哩。（正末唱）

【雁兒落】兀的不明明的在這門額上顯，分朗朗在這牌面上見。牌面上青書篆着的是兜率宮，門額上金字鐫着的是靈虛殿。

【得勝令】這裏可敢別是一重天，俺又不曾高駕五雲軒。（云）婆婆，世間則有紅蓮花、白蓮花，那得這青蓮花、金蓮花？（唱）這的是太液蓮如錦，可則抵多少青山花欲燃。（云）婆婆，你見麼？一個石洞門，開着半壁兒，掩着半壁兒，你子母每敢先過去麼？（卜兒同靈兆、鳳毛過洞門科）（卜兒云）居士，俺先過洞門來了也。（正末云）婆婆，你瞞着我多哩。（唱）卻不是你從前多與人行方便，着硬處你早當先。豈不聞心堅石也穿？

（外扮註祿神上云）龐居士休驚莫怕。（正末云）兀的不唬殺我也。（唱）

【喬牌兒】唬的我意癡癡身倒偃，把不住的腿脛顫，我見他貌威嚴、身壘浪、霞光現。（註祿神云）吾奉敕令，在此等候多時也。（正末唱）他道是奉玉皇詔旨宣。

（云）何方聖者，是甚靈神，通名顯姓咱。（註祿神云）吾神上界註祿神是也。（正末云）生前何人？

（註祿神云）生前是少你銀子的李孝先。（正末云）誰是李孝先？（註祿神云）吾神就是李孝先。（正末云）可喜可喜，得此美除也。（註祿神云）你見吾神歡喜麼？（正末云）可知歡喜哩。（註祿神云）我着你大歡喜哩。有你一個舊朋友，你要見麼？（正末云）我可知要見哩。（註祿神云）疾。（外扮增福神上云）龐居士，你認的吾神麼？（正末云）何方聖者，甚處靈神，通名顯姓咱。（增福神云）吾神乃增福神是也。（正末云）生前何人？（增福神云）生前乃是二十年前勸你燒文書的曾信實。（正末唱）

【殿前歡】我可便記塵緣，則爲那市廛中傒倖我二十年。（增福神云）居士今日功成行滿，證果朝元也。（正末唱）不打入六道輪迴轉，又待着俺平地昇天。（增福神云）小聖有言在前，道二十年以後當與居士相見。（正末唱）記當初有句言，到今日重相見，今日呵可便稱了我平生願。端的是抽胎換骨，火內生蓮。

（增福神云）居士，你非是凡人，乃上界賓陀羅尊者是也。龐婆，你是上界執幡羅刹女。鳳毛，你是善才童子。你一家兒都不如女孩兒靈兆，乃是南海普陀落伽山、七珍八寶寺、號元通、名自在觀音菩薩。（詩云）則爲你一念差受此塵緣，再脩行六十餘年。龐居士，你今日功成行滿，合家兒證果朝元。（正末唱）

【折桂令】這的是龐居士四聖歸天，出世超凡，同共朝元。則爲我救困扶危，疏財仗義，都做了註福消愆。今日個乘綵鳳十洲閬苑，跨蒼鸞弱水三千。我勸你人世官員，莫戀浮

錢。只將那好事常行，管教你一個個得道成仙。（並下）

題目　靈兆女點化丹霞師

正名　龐居士誤放來生債

詹時雨

小傳

詹時雨，字里生卒均不詳。《錄鬼簿續編》有小傳云：『隨父宦遊福建，因而家焉。爲人沉靜寡言，才思敏捷。樂府極多，有《補西廂弈棋》雜劇並「銀杏花凋殘鴨腳黃」諸南呂行於世。』該書作者與羅貫中、楊景賢等相友善，熟知元明之間雜劇作家，他把詹氏置於全子仁（元贛州路監郡）之後、劉士昌（與作者於洪武初相識）之前，可知詹氏是元代人（可能活到明初）。詹氏雜劇《補西廂弈棋》（即《圍棋闖局》）及一個南呂套數均存。

圍棋闖局

劇目說明

本劇僅一折，附於一些《西廂記》本子之後。較易見的有弘治本《西廂記》、明唐寅編次清康熙八年郁郁堂刊本《第六才子釋解》及暖紅室刊本《西廂記》。以上諸本基本一致。

郁郁堂本與暖紅室本均題『元晚進王生』撰。所謂『晚進王生』，未必姓王，可能是相對於其前輩王實甫而言。據《錄鬼簿續編》，知詹時雨作《補西廂弈棋》劇。本劇實乃補《西廂記》之一折，疑即詹氏所作。故將其置於詹氏名下。

現以暖紅室刊本作底本，以弘治本、郁郁堂本參校。

（旦扮鶯引旦俠〔一〕扮紅上，云）自從寺中見了那秀才，便有些心中放不下。況兼昨夜妾身焚香拜月之時，他到牆角邊吟詩，我也依着他韻腳兒和了一首。我想著那秀才詩意，好生關妾之情，使我繡房中身心俱倦。（詩曰）倦繡無心正無奈，月明花落又黃昏。（紅云）銀燭照乾雙淚眼，閨房空鎖惜春心。小姐且停女工，今夜月朗風清，雲收雨霽，後園景物撩人，佳期難再，何不一觀，少舒倦怠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浮雲歛太虛，好雨澄清霽；碧天懸翡翠，明月漾玻璃。昏霧〔二〕霏霏，百蕊飄花氣，可憐今宵能有幾！兀的般一刻千金，說甚麼三從四德。

【梁州第七】我則見燕將慵，鶯將懶，那時節韶光事，便到九分九釐。綠漸肥，紅漸瘦，早晚送春歸。三月三日，風光百五〔三〕偏明媚。較之往日，難比今夕；同行隨喜，不是臨逼。惜人生虛度芳菲，怕春光頃刻別離。你把宮冠花珠〔四〕急速收拾，告舌頭玉玎璫架起，（潛出房科）數腳踪金蹀躞輕移。一齊，悄的，出閨房用脫殼金蟬計。老夫人正沉睡，忙

裏偷閒耍一會，快活的是便宜。

（旦云）後園中景物，別是一樣天氣。（紅唱〔五〕）

【隔尾】後園中別是一樣新天氣，妄言方知是與非。月色如銀勝白日，就萬花亭這壁，下數着大棋，誰弱誰強勝負比。

（旦對紅弈科，旦云）圍棋之說，有道乎〔六〕，棋啓於何代〔七〕？中間機關勝負攻守之法，必有說焉。（紅云）圍棋之道，其來尚矣。昔古有丹朱不肖，堯設此以訓之。其理微妙，非智者不能明。故局方正，象地則〔八〕也；道必神明，正直德也；子用黑白，別陰陽也；駢羅布列，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上有天地之象，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攻戰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古書有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唱）

【牧羊關】自從堯曾置，丹朱教演習。黑白著陰偶陽奇，造化有億萬千端，疆路止三百六十。錯綜周天數，列布渾天儀。千古無窮秘，神仙不測機。

【隔尾】採樵爛柯光陰逝，嘔血成圖妙算奇，死裏逃生個中意。若是稔知、這個就裏〔九〕，勝固欣然敗亦喜。

【牧羊關】袖手旁觀易，臨輸悔後遲，但當局個個著迷。守成要顧後瞻前，用戰在征東擊西。未做眼防點破，纔得手便斜飛。門有總關處〔一〇〕，棋無兩面持。

【駡玉郎】尋思使得心腸碎，宵廢寢，晝忘食。知難見可觀乎勢。局面危，拈上難，衝開

易。

【感皇恩】撞著勁敵，誰肯伏低。用機謀，相數算，廝騙欺。逢生勿擊，遇劫先提。滿盤贏，一著錯，便差池。

【採茶歌】得便宜，便收拾，成功一路是強的。十九縱橫白與黑，多人迷誤少人知。

（末上云）前者向西廂下和詩之際〔一一〕，分明與合〔一二〕，奈何侍妾紅娘，不全其美，小生未遂所願。今夜雨收雲霽，月白風清，未免再到西廂一行。（旦對紅弈，末云）聽有棋聲，此是鶯鶯小姐與紅娘月下手談〔一三〕。不免悄悄的踰牆，走到棋邊看數著若何。我且過去看咱。（做踰牆科）

（旦、紅驚科，紅唱）

【黃鍾尾】〔一四〕柳陰中響擦似有人行立，花梢上驚起鳥數飛。聽沈來，多一會。二更過，萬籟息；露華濃，晚風細；靜巉巉，玉漏滴；聽西廂，響撲地。見一人，到跟底；紗帽明，白襴繫。這生面，頗相識；記前回，那一日；蕭寺中，見來的。這秀才，甚通濟；敘寒溫，道名諱；姓挽弓，字君瑞；飽詩書，贍〔一五〕才藝；入科場，必及第；步蟾宮，卽攀桂；占鰲頭，定第一。（旦云）紅娘，你怎得知是他？（紅唱）你問咱，怎見的？偌高低，省氣力。粉牆東滴流撲剪過牆西，演習那龍門慣跳腿。

（紅對旦云）這秀才跳過牆近前來也。若夫人知道，好生不便，倒不如回去咱。（旦、紅下）（末云）小姐去了。小生昨夜牆角兒吟詩，今夜踰牆看棋。明月之下，他分明見我近前來，並無嗔責之心，

其情不覺自熟矣。我回到書房中，且捱過今宵。明日到道場中，若見小姐，十分下工夫，飽看一會。其中我臨事別有機變。（下）

校記

〔一〕旦俠：郁郁堂本作『貼旦』。　〔二〕昏霧：弘治本作『香霧』。　〔三〕百五：底本及郁郁堂本均作『五百』，據弘治本改。　〔四〕宮冠花珠：『宮』字底本及郁郁堂本均作『官』，據弘治本改；『花』字諸本作『芳』，今據文意改。　〔五〕紅唱：弘治本作『旦唱』。　〔六〕乎：底本無，據弘治本補。　〔七〕何代：底本作『何氏』，據弘治本改。　〔八〕地則：底本作『地利』，據弘治本改。　〔九〕就裏：底本作『就理』，據弘治本改。　〔一〇〕總關處：弘治本作『單關處』。　〔一一〕和詩之際：底本無『之際』二字，據弘治本補。　〔一二〕與合：底本作『興合』，據弘治本改。　〔一三〕手談：底本作『下棋』，據弘治本改。　〔一四〕此曲牌弘治本作『尾聲』。　〔一五〕贍：底本作『擔』，據弘治本改。

賈仲明

小傳

賈仲明，一作賈仲名，號雲水散人。淄川（今山東淄博）人。天一閣本《錄鬼簿》有賈仲明《書〈錄鬼簿〉後》一文，署名『永樂二十年壬寅中秋，淄川八十雲水翁賈仲明書於怡和養素軒』。可知他生於元至正三年（一三四三），卒於明永樂二十年（一四二二）以後。《錄鬼簿續編》載他天性明敏，博究群書，善吟咏，尤精於樂章、隱語，曾侍明成祖，甚得稱賞，所作雜劇，駢麗工巧，有時名。著有《雲水遺音》等集。

《錄鬼簿續編》錄其所作雜劇十四種，《元曲選》錄三種，《古名家雜劇》錄一種，除去重復，合計共十六種。現存《荊楚臣重對玉梳記》、《蕭淑蘭情寄菩薩蠻》、《李素蘭風月玉壺春》、《鐵拐李度金童玉女》、《呂洞賓桃柳昇仙夢》五種，其中《玉壺春》一劇《元曲選》題武漢臣作，而《錄鬼簿續編》列此劇於賈仲明名下。《錄鬼簿》和《太和正音譜》均載武漢臣作《鄭瓊娥梅雪玉堂春》，可見《元曲選》是誤將武作《玉堂春》作《玉壺春》，現存《玉壺春》劇實爲賈作。另外，《錄鬼簿續編》載賈仲明有《山神廟裴度還帶》劇，而脈望館本同名劇下題關漢卿作，因此劇風格與賈仲明其他劇作不同，仍將此劇歸關漢卿所作。

賈仲明劇作的題材多爲愛情故事，文字華麗精巧，同時也存在內容單薄，賣弄技巧的弊病。《太和正音譜》評其詞『如錦帷瓊筵』，《古今名劇合選》評其《蕭淑蘭》劇云：『賈仲名曲雄奔處極類韓吏部詩，此劇用韻險玄，亦復相似，而輕俊儇俏，更爲不可及。』

荆楚臣重對玉梳記

劇目説明

此劇現存完整的本子有四種：一是《元曲選》本；二是顧曲齋《古雜劇》本；三是脈望館抄校《古名家雜劇》本；四是孟稱舜《柳枝集》本。各本的題目正名均爲：『顧玉香雙美錦堂歡，荆楚臣重對玉梳記。』《錄鬼簿續編》著錄此劇，題目正名爲：『顧玉香雙美錦堂歡，荆楚臣重學玉梳記。』各本均題『賈仲名』著，今據《錄鬼簿續編》改爲『賈仲明』。

各本比較，《元曲選》本和《柳枝集》本較爲接近，《古名家雜劇》本和《古雜劇》本較爲接近，而以《元曲選》本文字爲佳。《元曲選》本第四折比其他各本多五支曲。今以《元曲選》本爲底本，以《古名家雜劇》本、《柳枝集》本、《古雜劇》本參校。

第一折

（搽旦扮卜兒上云）老身姓顧，在這松江府住坐。有個女孩兒，小字玉香，年方二十歲，生的十分大

有顏色，做着個上廳行首。與一個揚州府秀才荆楚臣作伴二年光景。那生在俺家裏，使了數十錠銀子。如今有東平府客人柳茂英，裝二十載綿花來這松江貨賣。着人請他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淨扮柳茂英上云）自家柳茂英，東平府人。裝了二十載綿花，來此松江府貨賣。此間有個歌者顧玉香，我有心與他作伴。夜來見了那媽媽，今日使着個梅香來請，事必諧矣。我索走一遭去。（見科）（卜兒云）柳官人，你放心，那荆生被我趕將出去了，你歡喜咱。（淨云）先留五十兩銀子，與奶奶做茶錢。料着二十載綿花，也不到的剩一分回去。（同下）（正旦扮顧玉香上云）妾身姓顧，小字玉香，在此做着個上廳行首。二年前與荆楚臣作伴，俺家使過他數十錠花銀。俺娘見他没東西了，日日攆他去。他一口氣成病，使性兒出去了，可早數日光景。那生被廉恥所拘，不肯上門，我着憐兒尋他去了。暗想俺這門衣飯，又無甚黄牛耕，黑牛種，止則是賣笑求食，非同容易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風月家門，又無資本，别營運。止不過送舊迎新，憑賣笑衣食穩。

【混江龍】倚仗着高談闊論，全用些野狐涎撲子弟打郎君。散春情柳眉星眼，取和氣皓齒朱唇。和他笑一笑敢忽的軟了四肢，將他靠一靠管烘的走了三魂。爲俺呵搬的那讀書的慵觀經史，作商的懶去辛勤，爲吏的焉遵法度，做官的豈惜簪紳〔一〕。生着那義和的兄弟廝尋爭，孝順的兒子學生分。都是俺個敗人家油鬏髻太歲，送人命粉臉腦凶神。

（丑扮憐兒同末扮荆楚臣上，云）姐夫，快行動些。（荆楚臣云）小生荆楚臣，本貫廣陵人也。遊學

至此松江府，與上廳行首顧玉香作伴二年。被虔婆板障，將小生氣成疾病，出來在相知人家暫住。恰纔大姐着憐兒來尋，則索走一遭去。（見科）（正旦悲云）楚臣，你好下的，數日間闊。（荆楚臣云）大姐情分，生死不忘，銜結難報。（正旦唱）

【油葫蘆】覷了這惜玉憐香心上人，教咱家情越親，那勞承、那敬愛、那溫存。（荆楚臣云）大姐，則被你『情繫人心早晚休』。（正旦唱）則咱這情牽人意終朝印，似恁的塵隨馬足何年盡。（荆楚臣云）奶奶如此板障，姻緣不久矣。（正旦唱）俺娘翻手是雨，合手是雲。常則是惡哏哏緊揸着條黃桑棍，端的待打殺卧麒麟。

【天下樂】俺娘『自做師婆自跳神』，一會家難禁、努目訕筋。俺那娘颩着一個冷鼻凹、百般兒没事狠。（帶云）見了那名公文士每來呵，（唱）嫌的是張秀才李秀才。（帶云）見那公子舍人上門呵，（唱）愛的是王舍人劉舍人，他那些喬殷勤、佯動問。

（荆楚臣云）大姐，省一句兒，恐怕奶奶聽的。（卜兒上云）我聽的多時也，俺女孩兒對着荆秀才罵我。也罷，荆秀才出去！（正旦云）奶奶，他在咱家使了偌多銀兩，再留住一程兒。你若不肯，我尋個自盡。（卜兒云）生分小賤人，着他快出去！（正旦唱）

【村裏迓鼓】間別了俺故人恩愛，便絶了咱子母情分。若不是三年乳哺，十月懷躭，也曾受過的苦辛，敢將你扯拽衣袂，撾揉皮肉，揪撏頭鬢。（卜兒云）不發跡的窮生，趕不出門去，你是讀書人，廉恥也不顧，你不羞那？（正旦唱）奶奶，他耐了你萬種羞，受了你千般氣，俺家裏也

使了他數錠銀。（帶云）不够二年，銀兩使盡，剗地趕他出去。（唱）他則索『狼喫幞頭心兒裏自忍』。

（卜兒做氣科，云）別人家養女兒孝順，偏我家這等生分。（正旦唱）

【元和令】常言道『母慈悲兒孝順』，則爲你『娘狠毒兒生分』。每日家三餐飽飯要腥葷，四季衣換套兒新。（卜兒云）須不是荆秀才的錢物。（正旦唱）送的他離鄉背井，進退無門，恰便似湯澆雪、風捲雲。

【上馬嬌】你那眼又親，手又准，似餓鷂撲鶴鶉，將一座花柳營生扭做迷魂陣，真是個女弔客、母喪門。

【遊四門】再休想『不應親者強來親』，則理會的説響鈔共精銀。您那之乎者也都休論，使不着調子曰弄詩云，待做惜花人。

【勝葫蘆】眼前面便是西出陽關無故人。（卜兒云）走的快着。（正旦唱）不帶傷也着昏，生逼人千里關山勞夢魂。若早知你這般圈繢，那般局段〔二〕，急抽身、不囫圇。

【幺篇】都是你個愛錢的虔婆送了人。（荆楚臣云）可不着人唾罵奶奶也。（正旦唱）那裏怕千人罵萬人嗔，則願的臭死屍骸蛆亂蚡。遮莫便狼拖狗拽，鴉銜鵲啄，休想我繫一條麻布孝腰裙。

（卜兒云）我也不和你說，伴着那窮醜生，幾時是了。我與你又尋了個標致的郎君也。憐兒，快請柳茂英來。（淨上見科）（卜兒云）這等風流子弟，又有錢，不強似那荆秀才。（淨跪云）大姐，小人二十載綿花，都與大姐，不強如那窮身破命的？（正旦云）噤聲。（唱）

【後庭花】他雖然身貧志不貧。（荆楚臣云）姐姐，有錢的來了，小生告回。（正旦唱）我怎肯錢親人不親。（荆楚臣云）常言道『後浪催前浪』。（正旦唱）儘教他後浪催前浪，（帶云）楚臣放心。（唱）休想我新人換舊人。（淨云）二十載綿花都送大姐哩。（正旦唱）賣花人賣花唇，（帶云）我勸你咱，（唱）休人俺這花營錦陣。（帶云）我說幾般兒你受用的茶飯。（唱）三停刀砍腳跟，百鍊錘打腦門，生鐵鈎搭脊筋，鍮鑌杓剜眼輪，連珠箭雨點頻，九稍砲風勢緊。漫天網措備的真，陷人坑埋的准，釘人釘够二百斤，鑽人鑽有十數根，秤人秤安頓的穩。急收拾没了半文，剛剛的剩紙路引。

【青哥兒】敢着你有家有家難奔，這廝你眼裏眼裏無珍。（淨云）我有二十載綿花，好大本錢哩。（正旦笑科）（唱）這些時白馬紅纓衫色新，怕不月户風門，翠袖紅裙，繡被鴛裀，玉軟香溫。有一日使的來赤手空拳，夢撒撩丁，前弔磚，後弔瓦，槌着胸，跌着腳，哭哭啼啼，悲悲切切恰還魂，敢恁時馬死黄金盡。〔三〕

（卜兒云）這等好郎君不接，戀〔四〕着這窮醜生，休看他喫的，則看他穿的。我也不和你料口，快趕出去！荆楚臣若不出去，我和你不乾淨！（正旦云）楚臣出去了，我也不覓錢，咱大家坐地。（唱）

【賺煞尾】從今後都一般病染夢魂勞，兩下裏人遠天涯近。好苦痛也荆郎楚臣。（荆楚臣云）姐姐，你肯守志麼？（正旦唱）我敢一上青山便化身，從今後枕冷衾寒，索自溫存。（淨云）有小人陪侍大姐，二十載綿花不剩一分回去。（正旦唱）這廝待逞精神、賣弄家門。（淨云）二十載綿花，則和大姐歇一夜罷。（正旦云）獃漢，（唱）休想和你『一夜夫妻百夜恩』。（淨云）柳茂英買了顧玉香也。（正旦唱）你待要摶香弄粉，粧孤學俊，（帶云）獃漢，（唱）便準備着那『一年春盡一年春』。（同荆下）

（淨云）他兩個去了。奶奶破着我二十載綿花，務要和他睡一夜，方遂我平生之願。（詩云）『我這嘴臉也不俗，偏生不入婆娘目。媽媽，若還做的孤老成，怕道你家没得綿花褥。』（五）（同下）

校記

〔一〕『惜簪紳』，古名家本和顧曲齋本作『顧前程』，柳枝集本作『願前程』。〔二〕『那般局段』，古名家本和顧曲齋本作『頓然誤身』。〔三〕〔青哥兒〕曲中『月户風門』下各校本均多一句：『霧鬟雲鬢』；『翠袖紅裙』下古名家本和顧曲齋本均多一句：『赤金白銀』，柳枝集本亦多一句：『錦瑟鸞箏』；『玉軟香溫』，各校本均作『玉嬌香潤』，並多一句：『花酒盈樽』。〔四〕『戀』原作『待』，從各校本改。〔五〕『詩云』下的數句下場詩三校本均脱。

楔子

（旦同荆楚臣上云）小生想來，堂堂七尺之軀，生於天地間，被人如此數説，大丈夫必當立志。況兼朝廷春榜動選場開，憑小生文才〔一〕，必奪取一個狀元回來，但不知姐姐意下如何？（正旦云）楚臣主見不差，男子漢當以功名爲念，你若肯去進取，妾解下釵環以爲路費。（取砌末科，云）全副頭面釧鐲，俱是金珠，助君之用。又有這玉梳兒一枚，是妾平日所愛之珍，掂做兩半，君收一半，妾留一半。君若得第，以對玉梳爲記。（做與砌末，悲科）（唱）

【仙呂·賞花時】君既取功名妾不留，妾謹守香閨君莫憂。（帶云）我將這玉梳呵，（唱）分兩下有因由，則怕你撇咱腦後，似破鏡合妝樓。〔二〕

【幺篇】無瑕玷的情懷圖個永久，有溫潤的姻緣博個到頭。（做拜别科）（唱）若赴京闕到皇州，有一日功名成就，做夫婦可風流。〔三〕（下）

（荆楚臣云）多謝姐姐齎助盤纏，今日正是好日辰，便索登程去也。正是『青雲有路終須到，〔四〕金榜無名誓不歸』。（下）

校記

〔一〕『文才』原作『文學』，從各校本改。　〔二〕〔呂仙·賞花時〕曲後四句各校本爲：『這梳兒比喻着咱兩個不弱如銀瓶墜、玉簪投。若得第呵，休撇在腦後，咱權分開再團收。』　〔三〕〔幺篇〕曲結末二句各校本作：『恁時節男兒得志秋，聽喧滿鳳凰樓。』　〔四〕下場詩中『青雲有路終須到』句三校本均脱。

第二折

（卜兒同淨上云）柳官人放心，荆生被我趕出去了，女孩兒由他乖，好歹成就你。（淨云）多謝媽媽。（卜兒云）我去尋俺娘兒一場鬧，便來請你。（淨云）二十載綿花都與奶奶用。（同下）（正旦引梅香上云）憐兒，自你姐夫去後，可早半月光景。覺的我這身心不安，况值秋天，好傷感人也呵。（唱）

【正宫·端正好】人乍别受凄涼，病易感添寂寞。記相别可早半月期過。俺愁人病裏如何過，又被這秋景相迴和。

（梅香云）姐姐，眼前盡是秋意哩。（正旦唱）

【滾繡毬】促人眉黛的矮牆側舞飄飄凋敗柳，替人憔悴的小塘中乾支支枯老荷，斷人魂魄的樹梢頭昏慘慘野煙微抹，鬆人鬢腳的山尖上高聳聳峰頂堆螺，感人消瘦的疏籬下黄甘

甘菊盡開，染人血淚的窄溝岸紅颩颩楓亂落，攪人夢境的小階前絮叨叨夜蛩頻聒，惱人情腸的金井旁滴溜溜梧葉辭柯，結人愁懷的碧天邊昏冉冉雲輕布，助人長吁的紗窗外疏刺刺風勢惡，伴人孤另的明皎皎月色銀河。

（梅香云）姐姐爲俺姐夫去了，茶飯少進，脂粉懶施，好生清減了也。（正旦唱）

【倘秀才】無奈何淺妝淡抹，有甚心濃梳艷裹。每日懶出門桯繡房裏坐，朝忘餐食無味，夜廢寢眼難合，不索你問我。

（梅香云）姐姐，你飲杯兒酒也消愁，閒行一步也消悶。（正旦云）你那裏知道，我便喫酒呵，也消不得愁，便閒行呵，也消不得悶。（卜兒上見科）（旦云）奶奶，爲何也這般煩惱？（卜兒怒云）可知不歡喜哩，柴也無，米也無，我看喫甚麼？（正旦云）你道我不曾覓錢，頭上有天哩。（唱）

【滾繡毬】我與你覓下的金、尋下的銀，買下的錦、趲下的羅，珠和翠整箱兒盛垛。娘呵，你那哭窮口恰似翻河。（帶云）金銀不使呵，（唱）莫不陰司下要用他？（帶云）珠翠不戴呵，（唱）莫不靈堂前要顯豁？（帶云）綾錦不穿呵，（唱）莫不留着棺函中裝裹？（卜兒云）忤逆弟子，你待着我死哩。（正旦云）你死呵，（唱）也不索做水陸動鐘鼓鐃鈸。（卜兒云）可是爲甚麼？（正旦唱）你終朝看的昧心經管取消了災障，每日念的養家咒多應免些罪過。（卜兒云）你呪的我好，好兒女，好兒女！（正旦唱）咱可甚兒女情多。

（卜兒背云）罵着他越撒頑，我着些話兒哄他。孩兒，我恰纔逗你耍來，則養你一個，偏我不疼？

（正旦唱）

【倘秀才】休假溫存絮叨叨取撮，佯問候熱刺刺念合，更怕我不趲你那冷氣虛心廝拾掇。啞謎兒有甚難猜破，甜句兒將我緊兜羅，口如蜜鉢。

（卜兒云）我如今老了，擡舉的你成人，你也可憐我些兒。（正旦唱）

【滾繡毬】做娘的肯哀憐肯付合，做女的有疼熱有瓜葛。指頭上單養的我一個，須不是過房〔二〕買到前窩。熬煎的點秋霜兩鬢皤，擡舉我正青春二九過。衣食够家私得過，因甚的鬧吵吵做不的個存活？每日間八陽經便少呵也有三千卷，五代史至輕呵也有二百合，又不是風魔。

（卜兒云）孩兒，胡亂留下柳茂英，得些錢鈔，等咱做些盤纏。（正旦云）憐兒，且順着虔婆，若不依他，有五千場不定交。就叫那獃漢來擠上他一場，也絶了念頭。（淨上見科，云）大姐若留了小人，二十載綿花都送與大姐。（正旦唱）

【脫布衫】一心待趁浪逐波，恣情的妙舞清歌。獃子弟迎風把火，強風情指山賣磨。

（淨見跪科，云）大姐可憐見。（正旦唱）

【醉太平】憐兒〔二〕，你與我打睃，有甚不瞧科。恰便似告水災今歲淹了田禾，怎覷那王留般做作。你去顧前程這搭兒休超垛，識弔頭，打鬧裏疾趉過。剗地你拽大拳人面前逞嘍囉，請起來波小哥。

（淨云）由大姐罵我，則是二十載綿花都送與大姐。（正旦云）獃漢，養活妻子，休戀風塵。（唱）

【倘秀才】這廝他不知死飛蛾投火，你要我便是望梅止渴。（淨怒云）『男兒膝下有黃金』，剗地望梅止渴。（正旦唱）話不投機一句多，你待要裝標垛、下鍬钁，哎罷呵。

（云）我再勸你咱。（唱）

【滾繡毬】俺這暖烘烘錦被窩，似翻滾滾油鼎鑊。這效鸞凰翠屏繡幕，是陷平人虎窟狼窩。紅蓮舌是斬郎君古定刀，青絲髮是縛子弟降魔索。鴆人藥是美甘甘舌尖上幾口甜唾，招人命是香噴噴袖口內半幅輕羅。潑人湯三轉身揩些眼泪，催人命百忙裏着句褪科，平地風波。

（云）獃漢，我有個比喻。（淨跪云）大姐，你說你說。（正旦唱）

【賽鴻秋】則俺那雙解元普天下聲名播，哎，你個馮員外捨性命推没磨。則這個蘇小卿怎肯伏低將料着，這蘇婆休想輕饒過。獃廝、你收拾買花錢，休習閒牙磕，常言道『井口上瓦礶終須破』。

（淨云）怎將我比馮魁，二十載綿花倒不如三千引茶。（正旦唱）

【三煞】販茶船柱兒大，比着你爭些個。綿花載數兒儉，斟量來不甚多。那裏禁的半載週年，將你那千包百簍，也不索碎扯零撏，則消得兩道三科。休戀這隋堤楊柳，歌盡桃花，

人賽嫦娥。俺這狠心的婆婆，〔三〕則是個追命的母閻羅。

（淨云）我則是二十載綿花都與大姐。（正末唱）

【二煞】若是娶的我去家中過，便是引得狼來屋裏窩。俺這粉面油頭，便是非災橫禍。畫閣蘭堂，便是地網天羅。敢着你有家難奔，有口難言，有氣難呵。弄的個七上八落，〔四〕只待睜着眼跳黃河。

（淨云）大姐，我恰纔不道來，二十載綿花都不打緊，則娶大姐做個老婆。（正旦唱）

【黃鍾煞】〔五〕休置俺這等掂梢折本賠錢貨，則守恁那遠害全身安樂窩。不曉事的頹人認些回和，沒見識的杓俬知甚死活。無廉恥的喬才惹場折挫，難退送的冤魂像個甚麼。村勢煞捻着則管獨磨，樺皮臉風癡着有甚颩抹。橫死眼如何有個分豁，噴蛆口知他怎生發落。沒來由受惱躭煩取快活，丟了您〔六〕那長女生男親令閣。（淨云）我二十載綿花送與大姐也不少。（正旦唱）量你這二十載綿花值的幾何，（帶云）獃漢，（唱）你便有一萬斛明珠也則看的我。（下）

（淨被推跌科，〔七〕云）奶奶，我如今怎麼？（卜兒云）柳官人放心，好歹都在我身上。（淨云）二十載綿花都送奶奶〔八〕，拚的不剩一分回去。（同下）

校記

〔一〕『過房』下原有『的』字，從各校本刪。　〔二〕『憐兒』原無，各校本爲『梅香』，指顧玉香的丫鬟，而名不同。今據各校本文意補。　〔三〕『俺這狠心的婆婆』句，三校本均作：『俺這女夜叉的奶奶』。　〔四〕『弄的個七上八落』句，三校本均作『前弔磚後弔瓦』。　〔五〕〔黃鍾煞〕曲牌各校本作〔尾聲〕。　〔六〕『丟了您』，古名家本和顧曲齋本作『戀恁』。　〔七〕『（淨被推跌科）』，三校本均無此舞台提示，底本當更佳。　〔八〕『送奶奶』的『送』原作『頭』，今據文意改。

第三折

（荆楚臣冠帶上，詩云）『獨攜琴劍入長安，唾手功名自不難。何限彩樓招壻者，偏我無心懶去看。』小官荆楚臣，自離了松江赴京，一舉狀元及第，所除句容縣令，判簿皆缺，止下官一人。方纔到任數日，只等事定，去取顧玉香未遲。近奉府帖，下差往鄉催辦今冬糧草。左右的，鞴馬過來。（下）（淨上云）嗨，誰想顧玉香夜來收拾了房中細軟，共梅香逃走，不知去向，眼見往京師尋那荆楚臣去了。那虔婆哄了我偌多東西，則這乾罷。如今趕到丹陽問人來，說有一個婦人引着個梅香，將着些行李上旱路去了，正中我計。我拚的連夜抄將過來，白土左側黑林子裏等着，若撞見他，肯順我便罷，道出一個不字來，我着刀子結果了他性命，歇兩日大蟲喫了，又無形跡，多少是好。（下）（正

旦同梅香上云）憐兒，慢慢的行。只爲那獃漢纏的我慌，俺那虔婆眼黑愛錢，誠恐污我身名，生出此計。瞞過俺那虔婆，所央松江府舊認的孔目每，討了一張文書，則做往京探親，帶了些細軟家私，上京尋那荆楚臣去。悄悄的討了隻船兒，來至丹陽，出江風浪難行，旱路稍近。前面雇輛車兒，共憐兒〔二〕坐將去，好是凄涼人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秋況消疏，遠村迷淡煙深處。斷橋邊野水平蕪，盼郵亭巴堠子，一步捱一步。早則是途徑崎嶇，惱行人痛傷情緒。

【醉春風】則爲俺那不心軟的狠毒娘，更合着這忒忤逆的逃竄女。恰便似孟姜女送寒衣，誰曾受這般苦、苦。那裏問養育情懷，則爲俺夫妻恩愛，早難道割不斷子母腸肚。

（梅香云）姐姐，你看這派秋景，煞是傷感人也。（正旦唱）

【紅繡鞋】接〔三〕天際落霞孤鶩，映殘陽老樹啼烏。古道旁飄衰葉折枯蒲。蒹葭排雁字，雲水捕魚圖，灑西風彈淚雨。

（梅香云）姐姐，轉過這山坡，一簇榆林，黑洞洞的，不知裏面藏着甚麼狼蟲虎豹，況兼天色已晚，好是怕人也。（正旦唱）

【迎仙客】轉過這山額角生慘凄，見一簇惡林榔黑模糊，不由我心兒裏猛然添怕懼。兩耳火雲燒，渾身冷汗出，似鈎住我皮膚，把不定頭梢兒豎。

（梅香云）姐姐，早尋個燈火店安下也好。（淨上喝，旦慌科）（正旦唱）

【石榴花】唬的我意慌張、心喬怯、戰都速，無了魂魄，軟了身軀。則見他惡哏哏、嗔忿忿、氣撲撲。（淨扭旦認科）（正旦云）放手！（淨云）走的好，今日見你也。（正旦唱）猛見了他面目，事在當初，不合將他千般數落十分怒，料應來命在須臾。（淨云）既然見了你，好歹要成合，不肯便殺了你。（正旦唱）這廝待強風情打家截道拚着做，那裏討護身符。

（淨云）近前來，你順了我罷。（正旦云）玉香也，（唱）

【鬬鵪鶉】這堝兒使不着我美貌嬌容，用不着我花言巧語。（淨云）不肯便殺了你。（正旦唱）這廝如此行爲，恁般做出。（淨云）你娘使過我偌多銀兩，准折了兩家罷。（正旦唱）這的是你財上分明大丈夫，賊兒膽底虛。（淨云）你還不順我，等到幾時？（正旦唱）你只要竊玉偷香，省甚的尤雲殢雨。〔三〕

（淨云）梅香，和你大姐說，這裏又無人，他和我成合了罷，若不肯呵，我便殺了也。（梅香云）姐姐，他說不肯便要殺了你，如何發付那？（正旦唱）

【上小樓】你道是如何發付，我索避着不做。我這裏斂袂回身，褪後趨前，眼笑眉舒。（做拜科）（唱）施禮數，道萬福，殷勤覷覷，施呈着我尊前席上那些假虛脾和睦。

（云）柳官人，你急性怎麼？慢慢商量，可不好廝見？（淨云）肯呵，二十載綿花都與大姐，不肯時目下見血。（正旦云）噤聲。（唱）

【幺篇】待將咱所圖，我寧死不辱。這廝笑裏藏刀，節外生枝，暗地埋伏。這裏是大道官

塘，怎没個行人南來北去？天那，眼見的死的來不着墳墓。

（淨扯住云）大姐，成合了罷！（正旦叫科，云）有殺人賊也！（荆楚臣引祗候上云）甚麼人叫殺人賊？左右每拿住。（作拿淨與旦認科）（荆楚臣云）玉香姐姐，你認的我麼？（正旦云）救我的是誰那？（荆楚臣云）小生荆楚臣也。（正旦云）慚愧。（唱）

【滿庭芳】也是天然對付，險些兒身歸地府，命掩泉途。（荆楚臣云）爲甚這廝做出這等事來？（正旦唱）這廝只因飽暖生淫慾。（荆楚臣云）這是關係性命，暫時隨順，省致如此狼狽。（正旦唱）便休想似水如魚。（荆楚臣云）權時之事，何故認真？（正旦唱）與這廝待一時間鶯儔燕侶，我情願盡世兒鳳鸞孤。（荆楚臣云）且免一時危難，也不爲過。（正旦唱）楚臣也，你深思慮，因何不共處〔四〕，豈不聞冰炭不同爐。

（荆楚臣云）左右，拿過那逆賊來。（祗從拿淨跪，旦罵介）（淨云）二十載綿花都送大姐。（正旦唱）【普天樂】這廝起荒淫，生嫉妒，抵多少守株待兔，緣木求魚。（淨做慌介）（正旦唱）賊漢意下慌，楚臣心頭怒。（荆楚臣云）據這賊情理難容，該問死罪哩。（正旦唱）據此賊情理難容、傷時務，壞人倫、罪不容誅。一心待偎紅倚翠，論黃數黑，惡紫奪朱。

（云）楚臣，你好生施行此賊咱。（荆楚臣云）左右，將此賊押赴縣裏去者。（押淨下）（正旦唱）【快活三】楚臣索自窘付，君子斷其初。說山盟言海誓做妻夫，怎忘的咱剪髮燃香處。【朝天子】自楚臣應舉，聽妾身拜覆。俺娘將我待嫁做商人婦，賢愚從來不並居，因此上

不避紅塵路。誰想來至中途，逢着賊徒，幾乎間遭間阻。猛可裏得遇，將妾身救取，方信道天自有安排處。

（荆楚臣云）原來如此，你可來做甚麼？我自有人來取你。（正旦云）楚臣，你如今那裏爲官？（荆楚臣云）今授句容縣令。你也受用五花官誥，做夫人縣君也。（正旦唱）

【十二月】拜辭了清歌妙舞，打疊起傅粉施朱。受了些千辛萬苦，熬了些短歎長吁。早則有准成也〔五〕朝雲暮雨，依然的復舊如初。

【堯民歌】等着也五花官誥七香車，儘受用滿身花影倩人扶。今日個花生滿路得榮除，早則不碧桃花下鳳鸞孤。歡娛、歡娛樂有餘，輕憐惜偎香玉。

（荆楚臣云）左右，鞴馬，一壁擡過轎兒來，共夫人同回縣裏去。（正旦唱）

【耍孩兒】原來這夫人也許俺娼人做，我則道盡世兒常爲妓女。不想糞堆上驀然長靈芝，鵲巢中生出鸞雛。顯耀殺妾本雲間住，光輝了君家淮甸居。恰纔但有半點兒風聲污，可不羞歸西浙，恥向東吳。

【一煞】肩廝並比翼鳥，腮廝貼比目魚。手廝把合歡帶，同心結連枝樹。頭廝磕低調兒歌金縷，腿廝壓高擎着倒玉壺〔六〕，臂廝摟似並頭蓮在鴛幃宿。盡情兒顛鸞倒鳳，盡興兒弄粉摶酥。

【二煞】對鸞臺畫蛾眉月一彎，鋪蟬鬢插犀梳雲半吐，玉玎璫金諜瓔珠琭簌。逞一會兒鳳冠霞帔夫人相，謊一程兒高髻雲鬟仕女圖，顯一捻兒風流處。探親眷高乘〔七〕着暖轎，送人情穩坐着香車。

（荆楚臣云）夫榮妻貴，足矣足矣。（正旦唱）

【煞尾】做男兒的除縣宰稱了心，爲妻兒的號縣君享受福。則我這香名兒貫滿松江府，我與那普天下猱兒每可都做的主。（下）

（荆楚臣云）下官想來，不如做一角文書，將那柳茂英鎖送府牢，依律治罪。一壁廂另擇吉日，請夫人進衙，未爲遲也。（詩云）偶執強人大道旁，卻令夫婦得成雙。不是一番寒徹骨，誰許梅花噴鼻香。〔九〕（下）

校記

〔一〕『憐兒』原作『梅香』，『梅香』泛指丫鬟，而上折特指丫鬟憐兒，今改，使上下文統一。〔二〕『接』原作『按』，以形近而誤。〔三〕〔鬬鵪鶉〕曲中『美貌嬌容』三校本作『玉軟香嬌』，『你只要竊玉偷香』，三校本作『你待要惜玉憐香』。〔四〕『不共處』的『不』原作『難』，據文意從古名家本和顧曲齋本改。〔五〕『也』原作『地』，從各校本改。〔六〕『倒玉壺』下三校本多『半醉也』三字。〔七〕『乘』原作『擡』，從各校本改。〔八〕『妻』原作『婦』，從柳枝集本改。〔九〕『詩云』下的下場詩三校本均無。

第四折

（荆楚臣上云）下官當初與玉香別時，分開玉梳爲記。今日令銀匠用金鑲就，依舊完好。已曾安排下筵席，一者與夫人壓驚，二者慶賀這玉梳。言之未已，夫人早上。（正旦引梅香上，云）玉香，誰想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風塵中埋没了二十年，平空的喚縣君有何顏面〔一〕。告辭了春風歌宛轉，夜月舞蹁躚。俺如今福祿雙全，穩拍拍的綠窗下做針綫。

（見科）（荆楚臣云）夫人，我想當初若非你贈我盤纏，進取功名，焉得有今日也。（正旦唱）

【駐馬聽】你如今位得榮遷，兩行朱衣列馬前。當初你身雖貧賤，也曾一春常費買花錢。則我這節婦牌旌表在麗春園，更和你紫泥宣頒降到臨川縣。這的是心堅石也穿，喜鴛鴦雙鎖黄金殿。〔二〕

（荆楚臣云）多感夫人棄母尋夫，路途遥遠，如此艱辛，况爲賊子所逼，幾乎性命也不可保，這都是爲着那個來？夫人請上，受下官一拜。（拜科）（正旦唱）

【落梅風】尋夫主真誠志，盼京師不甚遠。冷颼颼把風霜親踐，〔三〕腳背踵是腳心裏踏破的繭。（荆楚臣云）生受夫人。（正旦云）休道生受，（唱）便死呵死而無怨。

（云）我想那日若不遇見相公，必喪這賊之手。相公請上，受妾身一拜。（拜科）（唱）

【水仙子】你道我顧玉香是嬌滴滴玉天仙，偏撞他柳盜跖惡哏哏做死冤。手持着明晃晃利刃如秋練，唬得我戰欽欽魂靈兒飛半天。若不是你荆楚臣急忙忙賸到跟前，將一個赤力力活擒拿，將一個喜孜孜生放免，怎能够夫和婦，美甘甘再得纏綿。〔四〕

（荆楚臣云）夫人，你和我别時，分開玉梳爲記。今令銀匠用金鑲了。那首飾頭面，盡皆費用，單留此梳，以表至誠，夫人你看。（與旦砌末科）（正旦唱）

【甜水令】想着咱錦片前程，十分恩愛，百年姻眷，非今世是前緣。問甚麼首飾房奩，金珠鐲釧，釵環頭面，玉梳兒對勘的依然。〔五〕

【折桂令】果然似樂昌般破鏡重圓，抵多少配上瓊簪，接上冰絃。當初俺兩下分開，今還一處，仍舊完全。（荆楚臣云）這梳上對嵌處，微顯纖絲紋路，終不如天然完美。（正旦唱）雖然是有痕跡香嬌玉軟，端的個無瑕玭粉遶花纏。金裹瓊沿，翠護朱圈，白日裹墊鬏髻兒權襯着青絲，到晚來貼主腰兒緊摟在胸前。〔六〕

（荆楚臣云）梅香，將酒來，共夫人飲一杯。（送酒科）（荆楚臣云）夫人請。（正旦云）相公請。（唱）

【錦上花】當日在娼樓百般留戀，今日在琴堂受用無邊。一個青春，一個少年，一個榮華，一個貴顯。

【幺篇】相公不負心，賤妾能酬願，比目鴛鴦天生可羨。百歲歡娛，兩情繾綣。玉漏休殘，金杯莫淺。〔七〕

（卜兒上見科，云）相公，我道你不是個受貧的。玉香，你也該辭我一辭，怕甚麼？（正旦云）虧你今日還有嘴臉來見我哩。（荆楚臣云）夫人不必煩惱。天下老鴇，那一個不愛錢的？只是這所在留不得你。左右，取我一百兩俸錢來，與他爲終身養贍之資，你將的去者。（卜兒云）那柳茂英將着二十載綿花，要我女孩兒睡一夜，尚然不肯。如今嫁與你做了個夫人，豈可没些財禮？至少也得一千兩。（正旦唱）

【清江引】老鴇兒那個不愛錢，誰似你坐錢眼中間轉。只爭他少共多，再不問良和賤。像我今日呵〔八〕，也還比他二十載綿花好過遣。

（云）這一百兩俸錢，也够你養贍半世了，還要討多哩。（唱）

【離亭宴煞】這裏是陽春德澤桃花縣，他怎肯將小民脂血做黄金輦。除了些月支的俸錢，無過是酒一尊琴三弄詩千卷。説甚麼三媒六證財，再受你百計千方騙。俺如今也得個夫人位轉，若早上了你歹王魁販茶船，可不乾賺了我俏蘇卿一世裏蹇。〔九〕（同下）

題目　顧玉香雙美錦堂歡

正名　荆楚臣重對玉梳記

校記

〔一〕『平空的喚縣君有何顏面』句，古名家本和顧曲齋本作：『今日個做夫人也早酬了心願。』　〔二〕『喜鴛鴦雙鎖黃金殿』句，古名家本和顧曲齋本作：『鴛鴦喜鎖黃金殿。』　〔三〕『冷颼颼把風霜親踐』句，古名家本和顧曲齋本作：『被風霜冷颼颼顏面。』　〔四〕〔水仙子〕一曲古名家本和顧曲齋本均脫。　〔五〕〔甜水令〕曲中，『錦片前程』，古名家本和顧曲齋本作『美滿夫妻』，『百年姻眷』，上二校本作『風流姻眷』。　〔六〕〔折桂令〕曲中，『果然似』，古名家本和顧曲齋本作『不弱如』，『今還』，上二校本作『今日仍還』，『玭』字二校本作『寶』。　〔七〕〔錦上花〕和〔幺篇〕二曲各校本均脫。　〔八〕『像我今日呵』原脫，從柳枝集本補。　〔九〕〔清江引〕和〔離亭宴煞〕二曲古名家本和顧曲齋本均脫，柳枝集本僅脫〔離亭宴煞〕一曲，而另有〔收尾〕一曲：『堂前一派笙歌勸，證果了這美滿姻緣。想當日若早上了那歹馮魁湘水販茶船，可怎得我俏蘇卿向金山寺中轉？』

李素蘭風月玉壺春

劇目說明

此劇今存二本：一、息機子《古今雜劇選》本，題目作『甚黑子花柳鳴珂巷』，正名作『李素蘭風月玉壺春』；二、臧晉叔《元曲選》本，題目、正名與息機子本同。

息機子本未署撰人，《元曲選》本則題『武漢臣撰』。按：《錄鬼簿續編》賈仲明名下錄有此劇，而且此劇男主角李唐斌爲真實歷史人物，亦爲《錄鬼簿續編》所收入，可知其生活的時代與賈仲明大致相當。而武漢臣生活的時代較早，故不可能知道李唐斌其人。而且《錄鬼簿》武漢臣名下亦無收錄此劇，故此劇不可能爲武漢臣所作。臧晉叔很可能是看到《錄鬼簿》武漢臣名下有《鄭瓊娥梅雪玉堂春》一劇，臆測『壺』與『堂』系形近致誤，因而錯把此劇歸到了武漢臣名下。

此劇兩本曲詞無大異，僅息機子本較《元曲選》本第二折多一曲〔罵玉郎〕，第四折少一曲〔水仙子〕。今據《元曲選》本移錄，以息機子本參校。

第一折

（老旦扮卜兒上，〔二〕詩云）教你當家不當家，及至當家亂如麻。早晨起來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老身嘉興府人氏，姓李。有一個女孩兒，小字素蘭。幼小間學成歌舞吹彈，做着個上廳行首。這裏也無人，我這個女兒也不是我親養的。他自身姓張，幼小間過房與我做義女，如今十八歲了。詩詞歌賦，針指女工，無不通曉。生的十分大有顏色。時遇清明節令，着女孩兒梳妝打扮了，領着梅香去郊外踏青賞玩去。早些兒來家。老身無甚事，往劉媽媽家喫茶去也。（下）（正末扮李斌引琴僮上云）小生姓李，名斌，字唐斌，別號玉壺生，本貫維揚人也。自幼攻習儒業，因遊學來至嘉禾地方。這是古秀州，乃江南繁華勝地。今日清明，傾城士民盡往郊外遊春賞玩。小生引着琴僮前

往郊外散心。小生暗想：寒窗下曾受十載苦功，他日必奪皇家富貴。豈不聞『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信有之也。（唱）

【仙呂·點絳唇】映雪窗前，豈辭勞倦，攻經典。甲榜爭先，獨占文場選。

【混江龍】赴瓊林飲宴，不枉了青燈黃卷二十年。有郎官過盞，中使傳宣，御酒淋漓袍袖濕，宮花蹀躞帽檐偏。列紫衫銀帶，聽玉管冰絃，挑絳紗紅燭，對皓月遙天。醉醺醺紅妝扶策下瑤階，氣昂昂朱衣迎接離金殿。〔二〕擺列着玉簪珠履，準備着寶馬銀鞭。

（琴僮云）相公，時遇春天清明節令，你看這郊外人稠物穰，都是賞心樂事，真個好熱鬧也！（正末唱）

【油葫蘆】則見那仕女王孫遊上苑，人人可便賞禁煙。則見那桃花散錦柳飛綿，語關關枝上流鶯囀，舞翩翩波面鴛鴦戀。〔三〕這壁廂羅綺叢，那壁廂鼓吹喧，抵多少笙歌鬧入梨花院，可兀的就芳草設華筵。

【天下樂】則待要悶向秦樓列管絃，青帘、風外懸，嗔遊人醉眠芳徑軟。綠陰中聞鷓鴣，紅香中啼杜鵑，休辜負艷陽三月天。

（云）琴僮，你看那香車寶馬，來往交雜，正好賞心樂事也呵！（唱）

【那吒令】一叢叢香車翠輦，一隊隊雕鞍駿騕，一簇簇蘭橈畫船；一攢攢蹴踘場，一處處鞦韆院，一行行品竹調絃。〔四〕

【鵲踏枝】一個個玉天仙，一雙雙美嬋娟；一層層錦塢花溪，一里里翠遶珠圈；一步步丹青扇面，一段段流水桃源。

（云）你看如此春景，真乃咏之不足，玩之有餘，明明是一幅丹青圖畫也！〔五〕（唱）

【寄生草】端的是萬萬首詩難盡，千千筆畫不全。日暄暄芳草汀晴沙暖襯鴛鴦薦，〔六〕露涓涓楊柳樓柔絲困擺黃金綫，風習習杏花村粉牆亂落胭脂片。翻滾滾玉闌干搧粉翅飛倦採香蝶，急煎煎翠池塘展烏衣忙殺銜泥燕。

（云）琴僮，天色早哩，俺慢慢的行。（旦扮李素蘭引梅香上，云）妾身姓李，〔七〕小字素蘭。自幼習學些談諧歌舞，做着個上廳行首。時遇春天清明節令，母親言語，着梅香跟着妾身郊外散心。梅香，你看那萬紫千紅，〔八〕遊人甚廣。俺來到這花深去處，將那春盛擔兒放在一壁，俺慢慢的賞玩咱。（正末云）好一個小娘子也！（旦云）好一個俊秀才也！（梅香云）好一個傻琴僮也！（琴僮云）好一個醜梅香也！（梅香云）你也不俊。（正末唱）

【六幺序】呀，猛見了心飄蕩，魂靈兒飛在天，怎生來這搭兒遇着神仙？他那裏眼送眉傳，我這裏腹熱心煎，兩下裏都思惹情牽。他則管送春情不住相留戀，引的人意懸懸似熱地蚰蜒。他生的身軀裊娜真堪羨，更那堪眉彎新月，步蹙金蓮。

【幺篇】好着俺俄延、熬煎，眼暈頭旋，有口難言。兀的不送了我也這一搭兒平原！〔九〕他那裏退後趨前，俺這裏意馬心猿，幾時得共宿同眠？若天公肯與人方便，成就了一世姻

緣；若是風亭月館諧鶯燕，但得他舌尖上甜唾，纔止住這口角頭頑涎。

（旦云）梅香，你問那秀才：那裏人氏？姓甚名誰？（梅香見末科）秀才萬福。（正末云）琴僮接了馬者。（琴僮云）牢墜鐙。（正末云）小娘子祗揖。（梅香云）秀才，俺姐姐使我來問秀才：那裏人氏？姓甚名誰？（正末云）小生揚州人氏，姓李名斌，字唐斌，別號玉壺生。今年方纔二十八歲，未曾娶妻哩。（梅香云）也是個傻廝。誰管你娶妻也不曾！（正末云）小生則這般道。（梅香云）我回俺姐姐話去。姐姐，那秀才揚州人氏，姓李名斌，字唐斌，年方二十八歲。（旦云）梅香，你問那秀才，我有心請他來花塢中，將咱那酒肴共飲幾杯，看他心下如何。（梅香見末科，云）秀才，俺姐姐說來，請你去那花塢中飲幾杯酒，你心下如何？（正末云）小生願隨鞭鐙。（梅香云）你看他一讓一個肯。（正末見旦科，云）姐姐祗揖。（旦云）秀才萬福。（正末云）敢問姐姐誰氏之家，姓甚名誰？（旦云）妾身是本處上廳行首，姓李，小字素蘭。今日因賞清明節令，幸遇尊顏。妾身有菲饌蔬酒，若蒙不棄，共飲幾杯，未知尊意如何？（正末云）感承姐姐厚意，小生焉敢違命。（旦云）梅香，將酒過來，我與秀才遞一杯。（正末云）量小生有何德能，敢勞姐姐如此相待也。（唱）

【後庭花】感謝你個曲江池李亞仙，肯顧戀這貶江州白樂天；願你個李素蘭常風韻，則這個玉壺生永結緣。雙通叔敢開言，着你個蘇卿心願：我雖無那走江湖大本錢，也敢賠家私住幾年。〔二〇〕

【柳葉兒】也養的您滿門宅眷，也是我出言在駿馬之前。哎，你個謝天香肯把耆卿戀，我

借住臨川縣，敢買斷麗春園，一任着金山寺擺滿了販茶船。

（旦云）秀才若肯屈高就下，妾身願與秀才做一程兒伴。妾身有隨身的翠珠囊一枚，更有二十五輪香串一腕，與秀才權爲信物，只望貴腳早踏賤地。（正末云）姐姐見賜之意，小生合當拜受。小生有掠鬢角的玉螳螂一枚，白羅春扇一把，送姐姐權且收留，亦爲信物。（旦云）此信物妾身收留，來日專候秀才，休得失信。（正末云）小生孔子門徒，焉敢失信也。（唱）

【賺煞】我得了這沉香串、翠珠囊，你收取這玉螳螂、白羅扇，四件兒是咱這玉潔冰清意堅。（旦云）秀才，則是一件：爭奈老母嚴惡，休得見責。（正末云）姐姐放心。〔二〕（唱）料的這人馬東西應不免，我着他揀口兒食、換套兒穿，任抓掀。不是我撥萬論千，常拚着賣了城南金谷園。若你個李素蘭意專，這玉壺生情願，我情願一春常費買花錢。（下）

（旦云）天色晚了也。梅香，咱回家去來。（下）

校記

〔一〕息機子本作『（冲末、卜兒上云）』。　〔二〕『朱衣迎接』，息機子本作『錦衣接馬』。　〔三〕以上二句，息機子本作『則聽流鶯枝上笙簧囀，更那堪魚遊春水相留戀』。　〔四〕『蘭橈畫船』、『品竹調絃』，息機子本作『金鞍玉鞭』、『急管繁絃』。　〔五〕以上四句白，息機子本作『如此春景，堪咏堪圖』。　〔六〕息機子本『襯』作『趁』、『薦』作『戀』。下文『翻滾滾』息機子本作『意懸懸』。　〔七〕此句上息機子本多兩句詩『兩行詩酒客，煙花杖子頭』。　〔八〕此句息機子本作『你看那嬌紅嫩綠，淡白深青』。　〔九〕『眼暈頭旋』句上，息機子本多『好着我

口念心懸』一句。此句息機子本作『怎能够一荅兒裏無人處空便，小生敢向前』。〔一〇〕上文『我雖無那走江湖大本錢』句，息機本子作『我雖無那販江洪茶數船』。此句下息機子本多『衣綾羅錦繡穿，食珍饈百味全』二句。〔一一〕此句下息機子本多『我大柱兒揣與他，早則没話説』二句白。下曲文『料的這人馬東西應不免』句，息機子本無。

楔子

（冲末扮陶伯常引祗候上）（詩云）三年爲吏在錢塘，近奉徵書入建章。自省循良無實政，終慚父老説甘棠。〔一〕小官姓陶，名綱，字伯常，廣陵人也。由進士及第，授杭州同知之職。今奉聖人的命，取小官赴京，路從嘉興府過。此處有一故友，乃是李玉壺。據此人文學，還在小官之上。爭奈此人以花酒爲念，墮了功名。小官在此驛亭中等候，已曾着人請他去了。左右的，門首覷者，若來時，報復我知道。（正末引琴僮上，云）小生李玉壺。今有故友陶伯常相公在驛亭中相請，小生須索走一遭去。門上的，報復去，道有李玉壺特來拜見。（祗候報科）報相公得知，有李玉壺求見。（陶伯常云）道有請。（見科，正末云）早知哥哥來到，只合遠接；接待不及，勿令見罪。（陶伯常云）數載不見，有失動問。兄弟請坐。（正末云）哥哥，請問因何至此？（陶伯常云）兄弟不知，今有聖人命，取小官赴京，路從此過。聞知兄弟在於此處風月。兄弟，你有滿腹才學，不思進取功名，只以花柳爲念，小官恐怕誤汝一生大事，如之奈何？（正末云）老兄嚴訓，焉敢不從？因愚弟疏狂，

致勞尊念。李斌得罪於仁兄，有玷於名教。雖然如此，爭奈此妓非風塵之態，乃貞節之婦，故此留心於他，實非李斌荒淫。（陶伯常云）既賢弟堅心，有難割遣。如今小官行促，賢弟平日有甚麼做下文章，待小官賫至都城保奏，但得進身，以盡朋友之心，可是何如？（正末云）辱弟有作下的萬言長策，萬望哥哥提拔。（陶伯常云）將來我看咱。（做遞策接看科，云）好寫染也！小官將此萬言長策，親到聖人跟前，舉薦你爲官，必不負所托。（正末云）多謝了哥哥！（陶伯常云）小官則今日便索與賢弟長別也。（正末唱）

【仙呂·端正好】赴皇都、趨天闕，現如今國家選用豪傑。（陶伯常云）據賢弟文章，必得重用。（正末唱）憑着我三冬足用文章絶，揮翰墨走龍蛇，穿宮錦着朝靴，封官爵享豪奢。〔二〕那時分恁時節，我可將仁兄結草的這銜環謝。（下）

（陶伯常云）兄弟去了也。小官不敢久停久住，將着此萬言長策，回京師見聖人走一遭去。（下）

校記

〔一〕以上四句上場詩，息機子本作『聲名德化九天聞，良夜家家不閉門。雨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荒村』。

〔二〕上文『憑着我三冬足用文章絶』句，息機子本作『筆端掃蕩群儒烈』。『穿宮錦着朝靴，封官爵享豪奢』兩句曲文，息機子本作白『是必在意的用心者』。

第二折

(卜兒上云)老身是李素蘭的母親。自從去年清明時，俺那女孩兒領將一個秀才來家，他兩個過的綢繆，不離寸步。那廝初來時使了些錢鈔，如今篩子裏喂驢漏豆了，趕也趕不將他出去。似這般呵，俺家裏喫甚麼？近日有個客人姓甚，喚做甚舍，他要和俺女孩兒喫酒。他又有錢，今日來俺家裏喫茶。小的，他若來時，報我知道。(淨扮甚舍上云)自家是山西平陽府人氏，姓甚，人都叫我甚舍。鄉裏老的每見我有這人才模樣，與我起了個表德，喚我做甚黑子。我裝三十車羊絨潞紬，來這嘉興府做些買賣。此處有一個上廳行首李素蘭，生得十分大有顏色，我有心要和他做一程兒伴。那虔婆請我今日在他家喫茶，走一遭去。媽媽在家麼？(卜兒云)甚舍來了也。請家裏坐。(做見科)(甚舍云)媽媽，我今日一徑的來你家喫茶。(卜兒云)甚舍，俺孩兒有一個舊人，我將那廝趕了去，可留着你在家裏住。(甚舍云)奶奶，我與你二十兩銀子做茶錢，你若肯將女孩兒嫁與俺，我三十車羊絨潞紬都與奶奶做財禮錢。(卜兒云)甚舍，你放心，我和我女孩兒說去。他若肯了，我着梅香來喚你。(甚舍云)多謝奶奶。我回客店中去，只等你回報。(下)(卜兒云)甚舍去了也。我到卧房中和素蘭說知，不怕他不肯。(下)(旦引梅香拿畫上，云)妾身李素蘭。自從與李玉壺作伴，可早一載有餘也。俺兩個赤心相待。他是李玉壺，我是素蘭，畫了一軸畫兒，畫着玉壺裏面插着一朵素蘭花兒。俺李玉壺親題一首詞寄《玉壺春》，就寫在上面；將俺當日初相見時表信

的翠珠囊、玉螳螂掛在兩邊。朝朝宴會，夜夜歡娛。妾身就記此《玉壺春》，旋打新腔歌唱。今日李玉壺往街市上探望幾位相識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梅香，一壁廂安排下茶飯酒肴，待我和他食用。身子有些困倦，略且歇息咱。（旦做睡科）（正末引琴僮上，云）多蒙陶伯常哥哥將我萬言長策去了，未知道舉薦如何。（歎科）嗨，也非我不想功名，甘心流落，只是我與素蘭作伴歲餘，兩意綢繆，因此不能割捨。（琴僮云）相公，你不思進取功名，只要上花臺做子弟，有甚麼好處？（正末云）琴僮，你那裏知道，做子弟的聲傳四海，名上青樓，比爲官還有好處。做子弟的有十個母兒、一家門、二生像、三吐談、四串仗、五溫和、六省傍、七博覽、八歌唱、九枕席、十伴當。做子弟的須要九流三教皆通，八萬四千旁門盡曉，纔做得子弟。非同容易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每日家春風燕子樓，夜月鳴珂巷；鶯花脂粉社，詩酒綺羅鄉。弄玉團香，助豪氣三千丈，列金釵十二行。我是個翠紅堆傅粉的何郎，花衙衙畫眉的張敞。

【梁州第七】我去那錦被裏舒頭作耍，紅裙中插手難當，爭鋒處準備着施謀量。顯吹彈歌舞，論角徵宮商；使心猿意馬，逞舌劍唇槍。着那等嫩鴿鸚眼腦着忙，訕杓俠手腳慌張。若是我老把勢展旗旛立馬停驂，〔二〕着那俊才郎倒戈甲抱頭縮項，俏勤兒卸袍盔納款投降。〔三〕論胸襟、紀綱，我是寨兒中風月的元戎將。善吟咏會波浪，能撰梨園新樂章，我可便旋打會新腔。

（做到科，云）梅香，姐姐在那裏？（梅香云）姐夫，你來了也。俺姐姐歇息哩，我喚他去。（正末云）

你休喚姐姐，則恐怕驚着他。我試看波。（唱）

【牧羊關】見一朶嬌蘭種，似風前睡海棠，好受用也鴛枕牙牀。風流盡繡褥羅衾，可喜殺翠屏錦帳。（旦做醒科，云）一覺好睡也。（正末唱）睡濃時素體鮮紅玉，覺來也蕙魄散幽香。眼濛濛如西子春嬌困，汗溶溶似太真般浴罷妝。

（旦云）玉壺生，你來了也。（正末云）小生來了也。（旦云）玉壺生，你看這幅畫，虧那巧筆丹青，怎生畫成來！（正末云）是畫的好也呵！（唱）

【隔尾】看了這四時蘭蕙十分旺，說甚麼一架薔薇滿院香。今日折向書齋玉壺中放，相近着綠窗，勝梨花淡妝，每日家淨洗雙眸樂心兒賞。

（旦云）玉壺生，你爲妾身誤卻了你的功名如何？（正末云）姐姐休這等說。（唱）

【賀新郎】我則待簪花殢酒賦詞章，至如我折桂攀蟾，也不似這淺斟低唱。誰想甚禹門三月桃花浪？我則待伴素蘭風清月朗，比爲官另有一種風光。誰待奪皇家龍虎榜，爭如占花叢燕鶯場？我則要做梨園開府頭廳相。我向這花柳營調鼎鼐，風月所理陰陽。

（旦云）梅香，將酒來，我共玉壺生飲幾杯酒，我就歌此《玉壺春》之曲。（正末云）對此畫，歌此詞，真可賞也！（唱）

【四塊玉】〔三〕這壺畫的來玉潤溫，這蘭畫的來香飄蕩。看了這玉軟香嬌不尋常，則這個玉生香花解語風流像。端的可便堪畫圖，畫圖來堪咏題，咏題來堪玩賞。

（旦云）待妾身表白這一首《玉壺春》詞。（詞云）香嬌淡雅天然格，蕊嫩幽奇能艷白，看四季永馨香。遠蓬蓽豈鄰野陌。惟待客不許遊人閒摘。玲瓏瑩軟無瑕色，玉潔冰清有潤澤。玉壺內插蘭花，壓梅瓣壽陽點額。休撤摔，莫伴羣芳亂拆。（正末云）將酒來。我與姐姐遞一杯。姐姐，滿飲一杯，好高才也！（唱）

【隔尾】那裏是敲金擊玉辭源響，則爲這玉骨冰肌體段香，畫的來素淡輕盈甚停當。從今後高捲起莫張，做一個繡袋兒謹藏，休着那等乾咽唾冷眼兒的閒人把做話講。

（旦做念云）玉螳螂，翠珠囊，『高燒銀燭照紅妝』，我壓着『春風一曲杜韋娘』。（卜兒冲上云）獃屌唱的好，踏開這扉門。（旦慌科）（卜兒云）呸！休波，甚麼『春風一曲杜韋娘』？（正末唱）

【罵玉郎】這場禍事從天降，奶奶你便休唱叫，咱可便好商量；走將來平白地生波浪，〔四〕睜着一對白眼睛，舒着一雙黑爪老，揸着一條黃桑棒。

【感皇恩】呀，眼見的打死鴛鴦，拆散鸞凰；則這個玉壺生，更和這素蘭女，則索告你個柳青娘。（卜兒云）我將你賣與回回、達達、虜虜去。（旦悲科）（正末唱）從今後迎風北苑，早則不待月西廂。直惹的狂蝶覷，野蜂鬧，喜蛛忙。〔五〕

【採茶歌】素蘭呵，那裏也翠珠囊，百忙裏玉螳螂，決撒了『高燒銀燭照紅妝』；没指望月夜雙歌玉壺腔，空壓殺『春風一曲杜韋娘』。

（卜兒云）梅香，與我請甚舍來。（甚舍上云）自家甚舍。正在客房閒坐，媽媽使人來請，我須索走

一遭去。（見科）大姐祇揖。媽媽，我來了也。（卜兒云）素蘭，你看這等一個子弟，他又有錢，這一表人物，不強似那窮秀才？（甚舍云）我有三十車羊絨潞紬，都與媽媽，則要娶你個大姐。（正末唱）

【牧羊關】多管是人遭遇，料應來天對當，走將來凍剝剝雪上加霜。這廝待搠斷了俺風月佳期，掀騰了花燭洞房。（卜兒云）李玉壺，你是個讀書的人，好不聰明！你也知法度，你要娶俺女孩兒，你姓李俺也姓李，同姓不可成親，你曉的麼？李婉兒爲甚復落娼？皆因爲李府尹的兒子也姓李的緣故。現放着斷下一首南柯子詞，便是個大證見。（正末唱）你又不是判宰府的南柯子，這的是玉壺生小詞章。誰想花柳亭鳴珂巷，撞着你個嘴巴巴狠切的娘！〔六〕

（卜兒云）『槐花黃，舉子忙。』你不去求官，則管裏戀着我的女孩兒做甚麼？（正末唱）

【二煞】我爲戀着春風蘭蕊嬌容放，嗨，早忘了秋日槐花舉子忙。玉壺生拜辭了素蘭香，向着個客館空牀，〔七〕獨宿在梅花紙帳。那寂寞，那淒涼，那悲愴，雁杳魚沉兩渺茫，冷落吳江。

（旦云）玉壺生，不爭你去了，妾身如之奈何？則被你痛殺我也！（悲科）（正末云）姐姐，今朝間阻，何日相會也？（唱）

【黃鍾尾】〔八〕再誰供養我那荔枝漿、薔薇露、葡萄釀？再誰照顧我那應口飯、依時茶、醒酒湯？不是我冷氣虛心廝數量，則要你玉骨冰肌自主張；傲雪欺霜映碧窗，不要你節外

生枝有疏放。若別了巫山窈窕娘，憂愁殺章臺走馬郎；離了嘉禾舊朋黨，『斷卻蘇州刺史腸』，再要相逢莫承望。但提着俺那花前月下共雙雙，便是鐵石的心肝我索慢慢的想。

（下）

（卜兒云）李玉壺去了。甚舍有錢，留他在家裏住。（旦云）奶奶，李玉壺被你趕將出去了，我有甚心腸與你覓錢！梅香，將剪子來。（剪髮科）（詩云）雖是歡娛止一春，料應宿世結婚姻。今朝截下青絲髮，方表真心不嫁人。〔九〕（下）（卜兒云）嗨，這妮子剪了頭髮，不肯覓錢。甚舍，你放心，我好歹把他嫁與你。（甚舍云）奶奶，大姐不肯嫁我，他剪了頭髮，可怎麼好？（詩云）他本是個煙花妓，倒做了個禿師姑。若要他嫁我甚黑子，則除非死了李玉壺。（同下）

校記

〔一〕『老把勢』三字息機子本無。　〔二〕『抱頭縮項』，息機子本作『投伏拜降』；『納款投降』，息機子本作『髀臂來降』。　〔三〕此曲前，息機子本有〔罵玉郎〕曲：『我壓着「春風一曲杜韋娘」，畫着兩邊一壁玉螳螂，一壁翠珠囊。咱今後「高燒銀燭照紅妝」，對此畫歌此詞端可賞。』　〔四〕『生波浪』，息機子本作『烈火有三千丈』。　〔五〕『喜蛛』，息機子本作『燕鶯』。　〔六〕『嘴巴巴』，息機子本作『高訕兒』。　〔七〕『客館空床』，息機子本作『矮窗空齋』。下句中『在』字，原作『有』，今改。　〔八〕此調名息機子本作〔隨煞尾〕。　〔九〕以上四句詩，息機子本作『素蘭守志本真心，玉壺宿世結婚姻。老母愛錢相間阻，有何面目見郎君』。

第三折

(貼旦扮陳玉英上云)〔一〕妾身陳玉英是也。在這嘉興府做着第二個行首。有大行首李素蘭，與李玉壺作伴。有他母親板障，剪了頭髮，不出來官身。如今我做了大行首。李玉壺昨日望我，要與李素蘭廝見一面，許他今日相見。着梅香先請過素蘭來，且躲在房中，看他說甚麽。這早晚李玉壺敢待來也。(正末上云)小生被那虔婆板障，賭氣離了他門，出來在客店中安下。數日光景也，心中抛撇不下。昨日央陳玉英姨姨，要與素蘭相見一面，許小生今日相見。小生欲待要不去，懸心挂意，怎生撇得？欲待要去呵，又惹的人言三語四，使人惶恐。好兩難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則爲我夜去明來，没來由惹一場大驚小怪。我不合占着柳陌花街，惹的那個言，這個語，教小生如何忍耐？我拜辭了舞榭歌臺，赤緊的還不徹宿生冤債。

(云)也有人勸我道：李玉壺，你好癡心也。我便道：哥哥每，你不曾害着這等症候哩！(唱)

【醉春風】俺情分重如山，相思深似海；他心我意兩相同，着小生如何便改、改？想着俺懷抱兒内恩情，枕頭兒上恩意，被窩兒裏恩愛。

(云)姨姨在家麽？(貼旦云)李玉壺，你來了也。請家裏坐。(正末云)小生特來相煩姨姨。(貼旦云)李玉壺，我便使人請姐姐去了。則是那老虔婆有些利害，他若知道呵，可怎了也！(正末唱)

【迎仙客】謝姨姨肯憐才，則你是洛伽山救苦的觀自在。問甚麼撞着喪門，管甚麼逢着弔客，怕甚麼月值年災！拚死在鶯花寨。

（貼旦云）玉壺你不老，素蘭又青春，你慌怎麼那？道不的個『有情誰怕隔年期』。（正末唱）

【紅繡鞋】若瞞過那老虔婆賺離了門外，便是將俺那望夫石喚下山來。哎，你一個忒聰明肯做美的姨姨你自裁劃：你道他風流剛二八，我俊雅未頭白，姨姨則道波，我則怕兀那青春不再來。

（旦上云）我約定了李玉壺在陳玉英妹子家相會，我須索走一遭去。（做見科）玉壺生，則被你痛殺我也！（做悲科）（正末云）姐姐，似此間阻，怎生是好也！（唱）

【滿庭芳】端詳了艷色，春生杏臉，笑入蓮腮。我本要秦樓夜訪金釵客，我與你審問個明白：因甚上不插帶犀梳鳳釵？懶親傍寶鏡鸞臺？爲甚麼雲鬢鬆了金額？不由我轉猜，端的爲誰來？

（旦云）我爲你剪了頭髮，我如今塵蒙寶鑒，土暗銀箏，官身都不去承應了。〔二〕則被你閃殺我也！（做悲科）（正末唱）

【石榴花】你道是箏閒玉雁懶鋪排，琴被暗塵埋。休道你那綠窗前針指不曾拈，便小生也土培了硯臺，揪撇下詩才。你爲我病懨懨才攙過這裙兒帶，我爲你沈腰寬減盡了形骸。你怕咱問時休放解，告姨姨只借過那鏡兒來。

（做照科）（正末唱）

【鬬鵪鶉】你便似淡描來的洛浦神仙，我勝似泥塑來的投江太白。你可便休疑我的心腸，莫尋咱罪責。（旦云）你則這般撇的下我，可怎生便不上門來那？（正末唱）赤緊的『十謁朱門九不開』，可着我怎擘劃？那老虔婆虎視着蘭房，小生呵怎能够龍歸大海？

（貼旦云）姐姐，你休煩惱。少不的先憂後喜，苦盡甜來，煩惱他做甚麼？（正末云）姨姨，休要大驚小怪的，則怕那虔婆聽的。（貼旦云）你則這般怕他那。（正末唱）

【快活三】那虔婆恨不的豎起條金斗街，險化做楚陽臺；將一朶并頭蓮生磕擦兩分開，刀割斷合歡帶。

【鮑老兒】硬鼻凹寒森森掃下雪來，冷臉似冬凌塊；歹鬬毛齊眼睛向下排，則是個敲人腦的活妖怪。動不動神頭鬼臉，投河奔井，拽巷邏街。張舌騙口，花言巧語，指皂爲白。（三）（卜兒引甚舍上，云）俺那妮子不在家，眼見的又在陳玉英家和那窮廝說話哩。甚舍，你跟着我尋他去如何？現關着這門，眼見的在這裏。開門來，開門來！（旦驚科，云）那虔婆來了也，可怎生是好？（正末唱）

【十二月】唬得他無顏落色，（四）驚的他手腳難擡。姨姨也那裏是先憂後喜，再没些苦盡甘來。（旦云）玉壺生，你怎是好？那虔婆來了也。（正末唱）那裏怕生唬殺軟弱的裙釵。

（帶云）姨姨。（唱）

【堯民歌】俺可甚洛陽花酒一時來？也做場蒺藜沙上野花開。不能夠誤隨流水泛天台，則有分今宵無夢到陽臺。哀哉，多應命裏該！（帶云）我怕怎麼？（唱）便撞見何妨礙？

（開門科）（甚舍云）大姐，唱喏哩。（卜兒云）陳玉英，你是我緊鄰，你窩藏着俺女孩兒在這裏！兀那李玉壺，你也不識羞！兀那小妮子，好大膽也！我扳下牙，撞破腦，我和你告官去。（正末云）這虔婆好無禮也！（唱）

【上小樓】覷不的千般像態，十分叵耐。走將來摔碎瑤琴，擊破菱花，拆散金釵。扳下頦，撞腦袋，自行殘害，聽不的他死聲淘氣惡叉白賴。

（甚舍云）這窮廝無禮。你雖然先在他家走，怎比的我有三十車羊絨潞紬？可知現世生苗哩。（正末唱）

【幺篇】恕生面咱雙秀才，告迴避波縣宰。你也索典田賣地，弃子休妻，送米供柴。（卜兒云）我則見有錢的便留他。（正末唱）則你那本性也難移，山河易改，雄心猶在。但來的一個個不賒現錢便賣。

（甚舍云）我這般模樣，一表人物，我又有錢，你怎生比的我？（正末云）也怪不着那虔婆看上你。

（唱）

【耍孩兒】這廝他村則村倒會做這等腌臜態，你向那兔窩兒裏呈言獻策。遮莫你羊絨紬

緞有數十車，待禁的幾場兒日炙風篩？準備着一條脊骨捱那黃桑棒，安排着八片天靈撞翠崖。則你那本錢兒光州買了滑州賣，但行處與村郎作伴，怎好共鸞鳳和諧？

【四煞】則有分剔騰的泥毬兒換了你眼睛，便休想歡喜的手帕兒兜着下頦。一弄兒打扮的實難賽：大信袋滴溜着三山骨，硬布衫攔截斷十字街。（甚舍云）我是山西客人甚黑子，便是看我打扮，比你全別。（正末唱）細端詳語音兒是個山西客，帶着個高一尺和頂子齊眉的氊帽，穿一對連底兒重十斤壯乳的麻鞋。

（甚舍云）你這等窮廝，我見有三十車羊絨潞紬哩！（正末唱）

【三煞】你雖有萬貫財，爭如俺七步才，兩件兒那一件聲名大？你那財常踏着那虎口去紅塵中走，我這才但跳過龍門向金殿上排。你休要嘴兒尖舌兒快，這虔婆怕不口甜如蜜鉢，他可敢心苦似黃蘗。

（卜兒云）兀那李玉壺，你這等窮身潑命，俺女孩兒守着你做甚麼那？（正末唱）

【二煞】他飢寒守自然，我清貧甘分捱。他守我那紫羅襴白象簡黃金帶，我直着駟馬車鼎沸這座鶯花陣，我將着五花誥與他開除了那面煙月牌。常言道：『老實的終須在。』我便是桑樞甕牖，他也情願的布襖荆釵。

（卜兒云）李玉壺，你又無錢，俺家裏不留你便罷，被你搬調的我女孩兒和我不和。明有清官，我和你見官去來。（陶伯常引張千上，云）下官陶伯常，新任嘉興府太守。張千，擺開頭踏，慢慢的行。

（卜叫科，云）冤屈也。（陶伯常云）張千，是甚麼人叫冤屈？拿近前來。（張千云）犯人當面。（陶伯常云）兀那婆子，你告甚麼人？（認末科，云）這個不是我兄弟李玉壺？（正末云）兀的不是我哥哥陶伯常？（陶伯常云）張千，將一行人都與我拿的衙中去，休着少了一個。（正末唱）

【煞尾】慚愧也老虔婆業罐兒滿，小杓俠死限該。（甚舍云）他敢打我多少？（正末云）也不打多，則爲你倚仗財物，〔五〕欺壓平人。（唱）將你拷一百流逐三千里外。（卜兒云）他敢殺了我麼？（正末云）則爲你坑人財、陷人物、敲人腦、剝人皮，（唱）你落的個屍首完全大古裏是彩。（下）

校　記

〔一〕『貼旦』，息機子本作『冲末』，下文作『外旦』。　〔二〕此句息機子本作『懶拈針指，瘦不勝衣』。　〔三〕上文『歹』字原作『夕』，誤，據息機子本改。『指皂爲白』，息機子本作『無限裁劃』。　〔四〕『無顏』，息機子本作『無言語』。　〔五〕『則爲你』下，息機子本多『拋父母、別妻子』六字。

第四折

（陶伯常引祗候上，云）小官陶伯常。自到京師，謝聖恩可憐，遷除嘉興府太守之職。將李玉壺的萬言長策獻與聖人，聖人大喜，就加李玉壺本府同知，共小官做着同僚，免其赴闕謝恩，即之任所。小官來到長街市上，見一簇人鬧，不想正是李玉壺。恐外人觀之不雅，我着祗候人都拿在衙中來了也。張千，將那

一行人都與我拿上廳來。（張千云）理會的。一行人俱在。（正末同卜兒、旦、甚舍上）（卜兒云）今日見了官，纔是一個明白。（甚舍云）我使了三十車羊絨潞紬，則這般罷了。（正末唱）

【雙調·新水令】這廝他不明白硬撞入武陵溪，量你個野蜂兒怎調和蜂蜜？頹氣了惜花春起早，拽塌了愛月夜眠遲。強風情不曉事獃廝，誰着你將錢去買憔悴？

（衆見官科）（張千云）當面。（陶伯常云）一行人都跪着，單則李玉壺請起。（卜兒云）爺爺，我是原告，他是被告，怎生教我跪着，放他起來？（正末唱）

【駐馬聽】老虔婆唱叫揚疾，更狠如剔髓挑筋索命鬼；見俠子撅天撲地，不弱如打家劫舍殺人賊。老虔婆『坐兒不覺立兒飢』，甚黑子『東行不見西行利』。没道理，全不怕咆哮兩行公人立。

（卜兒云）爺爺可憐見，李玉壺先前和俺女孩兒作伴，後來我家裏別留山西客人甚舍，他自没趣走了出去，反倒搬調的我娘兒兩個不和，我因此來告他。緣何原告跪着，被告立着，豈有此理？（陶伯常云）〔二〕這事當初曾有《玉壺春》圖畫來，明是你家女兒許配李玉壺了，你怎麼又留了甚舍？（正末云）可知道來。（唱）

【水仙子】俺只道玉壺春打滅再休題，險做了運退雷轟薦福碑。原來素蘭香也有逢春日，沉香串依然共素手攜，翠珠囊似合浦重回，玉螳螂飛遶在蘭叢内，白羅扇長如明月輝，怎肯教杜韋娘嫁了王魁？

（陶伯常云）兀那婆子，你聽者：因他李玉壺獻了萬言長策，聖人就加他爲本府同知。（甚舍云）我死也！（卜兒云）李玉壺，我道你不是個受窮的人。（正末唱）

【落梅風】從公道，依正理，怎做得倚官挾勢？想李素蘭剪斷香雲爲甚的？〔二〕也只是願雙雙並諧比翼。

（陶伯常云）李素蘭，我將你配與李玉壺爲妻，你意下如何？（旦云）多謝相公，妾情願從良改正。（陶伯常云）兄弟，小官將李素蘭與你做夫人好麼？（正末云）全仗仁兄主張，您兄弟不敢忘報。（唱）

【雁兒落】成就了碧桃間鸞鳳棲，翠沼畔鴛鴦配。一任他綠陰中鶯燕喧，錦塢內蜂蝶戲。

【得勝令】呀，這連理厚栽培，並蒂共葳蕤。今日個告別了煙花市，同歸了錦繡闈。〔三〕準備了佳期，合歡帶常拴繫；得遂了于飛，同心結莫摘離。

（陶伯常云）既然從良改正，着禮案上除了名字，將素蘭配與玉壺爲夫人。（甚舍云）爺爺，這成不的。他也姓李，那也姓李，同姓不可爲婚。（旦云）相公，妾身本姓張，自幼年過房與他做義女來。我如今要出姓改正，有何不可？（陶伯常云）是實麼？（卜兒云）嗨，俺那忤逆種不認我了，教我怎好賴得？實是我過房的女孩兒，他本姓張。（陶伯常云）李玉壺兄弟，你將白銀百兩，給與這婆子做恩養禮錢。兀那甚黑子，倚仗財物，奪人妻妾，罪該不應。杖斷四十，搶出衙門去。李玉壺今爲本府同知，將五花官誥與張素蘭做夫人，你兩個望闕謝了恩者。（末旦謝恩科）（正末唱）

【沽美酒】多謝你大恩人做主持，這本性不難移。〔四〕也只爲鶯花寨聲名非是美，情願做從良正妻，結婚姻要成對。

【太平令】請受了五花誥身榮顯貴，七香車表正容儀；玉壺子原稱國器，這素蘭女堪爲佳配。從今後足衣、足食，所事兒足意。呀，不枉了天地間人生一世。

（陶伯常云）李玉壺你聽者。（詞云）則爲你萬言策轉奏明光，封官爵佐理黄堂。不枉了十年窗下，今日得紫綬金章。素蘭女婚姻注定，改本姓准許從良。老虔婆給銀百兩，甚黑子斷遣還鄉。從此後夫榮妻貴，永團圓地久天長。〔五〕（並下）

題目　甚黑子花柳鳴珂巷

正名　李素蘭風月玉壺春

校記

〔一〕『（陶伯常云）』以下白及〔水仙子〕曲，息機子本無。

〔二〕此句息機子本作『與李素蘭配合直到底』。

〔三〕上文『葳蕤』二字，息機子本作『相隨』。此句息機子本作『再休題風月期』。　〔四〕以上二句，息機子本作『則今日別離了錦繡谿，拜辭了翠紅圍』。　〔五〕『（詞云）』以下白，息機子本作『則爲你萬言策聖主歡容，封官爵榮顯家門，李素蘭夫榮婦貴，望金鑾拜謝君恩。喜的是義夫節婦，愛的是孝子順孫。聖明主加官賜賞，一齊的拜謝皇恩』。

蕭淑蘭情寄菩薩蠻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完整的本子有四種：一是《元曲選》本；二是《古名家雜劇》本；三是顧曲齋《古雜劇》本；四是《古今名劇合選(柳枝集)》本。各本題目正名均爲：『賢嫂嫂合成金貫鎖，親哥哥配上玉連環。張世英飽存君子志，蕭淑蘭情寄菩薩蠻。』各本均題『賈仲名』著，今據《錄鬼簿續編》改爲『賈仲明』。

《元曲選》本和《柳枝集》本的內容基本相同，古名家本則與顧曲齋本近似，前二本的曲詞說白較後二本爲精煉。今以《元曲選》本爲底本，以其他三本參校。

第一折

(冲末扮張世英〔一〕上，詩云)雖無汗馬眠霜苦，曾受囊螢映雪勞。金榜一朝標姓字，此時方顯讀書高。小生姓張名世英，字雲傑，浙江溫州府人氏。自幼苦志勤學，經史皆通。所有蕭山縣友人蕭公讓，有二子，命小生作館賓，到此兩月餘矣。公讓待我甚厚。今日舉家俱往墳頭拜掃，獨留小

生在書房閒坐，小生乘暇往東村望幾個朋友釋悶去來。（下）（外扮蕭公讓引老旦崔氏上，詩云）龍出海時千尺浪，鳳歸雲去萬條霞。詩書不入時人耳，金玉難藏烈士家。自家姓蕭名讓，字公讓。祖居蕭山縣人氏，嫡親的五口兒：大嫂崔氏，有兩個孩兒，有個妹子，小字淑蘭。父母在時，曾從師讀書，深曉文義，善能吟咏。年方一十九歲，容貌非常，未曾許聘於人。今日清明，舉家俱往祖塋祭祀，妹子身體有些不快，不能去的，留下管家嬤嬤並梅香看視，問候湯粥。俺祭掃畢便回來也。手下人，收拾春盛盒擔，往山頭走一遭去。（同下）（正旦扮蕭淑蘭引梅香上，云）妾身姓蕭，小字淑蘭，父母早亡，依兄嫂恩養。兩月前家兄請溫州張雲傑作館賓，與家兄相處。妾窺見那生外貌俊雅，內性溫良，更兼才華藻麗，非凡器也。妾數日間行忘止，食忘餐，心在那生身上。今日清明節令，滿門家眷都去上墳，妾托病不去，欲引梅香往後花園中，親與那生相見，別有話說。暗想情是人間何物也呵。（唱）

【仙呂·八聲甘州】傷春病染，鬱悶沉沉，鬼病懨懨。相思卽漸，碧窗唾漬稠粘。幾縷柔絲空繫情，滿院楊花不捲簾。鬢髻楚雲鬆，懶對妝奩。

【混江龍】曉來情厭，收拾心事上眉尖。把金錢暗卜，龜卦時占。杏臉胭消嬌淡淡，柳腰香褪弱纖纖。料應也是前生欠，因無兄嫂有失拘鈐。〔二〕

【油葫蘆】這些時斗帳春寒起未忺，睡不甜，任教曉日壓重檐。（帶云）那生好一表人物也。（唱）將他那模樣兒心坎上頻頻墊，名字兒口角頭時時念。想他性格兒沉，語話兒謙。繡

牀無意閒攀占，懶把彩絨撏。

【天下樂】我如今紝得金針卻倒拈，牙尖、抵玉纖。羅帕上淚痕千萬點。恐梅香冷句兒劖，怕奶娘閒話兒簽，我則索強支吾陪笑臉。

（云）梅香，那生敢在書院裏，咱和你去來。（梅香云）這所在正是他書院。（張世英上云）小生從東村裏探了幾個朋友，回書院中溫習經史去來。（做望見旦科，云）誰家女子，來到這裏？（正旦唱）

【那吒令】向湖山緊覘，惹遊絲滿臉；惹遊絲滿臉，驚飛花亂颭；驚飛花亂颭，蕩殘紅數點。（旦見張科，云）先生萬福。（張不睬科）（正旦唱）我禮忙迎，情欲親，他頭不擡，身微欠，真所謂君子謙謙。

（張世英云）那壁小娘子是誰氏之家？（正旦云）妾身乃蕭公讓之妹也。知先生文學之士，妾有所盼，先生意下如何？（張世英云）是何言哉！蕭公待我爲嘉賓，小生素無瑕玷，你快轉去，恐兄嫂回來。（做躲科）（正旦唱）

【鵲踏枝】則見他氣炎炎〔三〕，那裏也笑掀髯，顯出些外貌威嚴，內性清廉。他避我遮遮掩掩，抵多少等等潛潛。

（張世英云）女人家不遵父母之命，不從媒妁之言，廉恥不拘，與外人交言，是何禮也？（正旦唱）

【寄生草】你惱怎麼陶學士蘇子瞻，改不了強文慟醋飢寒臉，斷不了詩云子曰酸風欠，離不了之乎者也腌窮儉。想你也夢不到翔龍飛鳳五雲樓，心則在鳴鷄吠犬三家店。

（張世英怒科，云）早是我哩，他人怎了。全不怕當家尊嫂惡，恩養劣兄嚴。（正旦唱）

【金盞兒】這生不心忺，倒憎嫌。早則騰騰烈火飛紅燄，將姻緣簿親檢、自撕撏。若得咱香腮容並貼，玉體肯相沾，怕甚麼當家尊嫂惡，恩養劣兄嚴。

（張世英云）女孩兒家休要弄險，俺讀書人豈肯阿諂於人〔四〕，做這等非禮之事，可不喪了行止。倘被兄嫂察知，何面目廝見，豈不羞慚。（正旦唱）

【後庭花】你道女孩兒家休弄險，你讀書人不會諂。爲非事無行止，見家兄有甚臉。不索你話兒嗑，你須惡厭，不由我腮斗兒上添笑靨。

（張世英云）休道是兄嫂知道，則那奶母、梅香知呵，早晚說與令兄，如何隱得，可不你我何安。（正旦唱）

【醉中天】怕甚麼奶母舌兒塹，梅香嘴兒尖，恐早晚跟前冷句兒添，便知道也難憑驗。家醜事必然羞掩，放心波風流雙漸。（張世英云）小生此間難住，必尋退步。（正旦唱）早則麼懶折腰歸去陶潛。

（梅香云）姐姐，這秀才好淡屌麼。（正旦云）好惶恐人也。（唱）

【賺煞】秀才每難托志誠心，好喫開荒劍。一條擔兩下裏脫尖。有多少胡講歪談信口嗑，喬文物拘恥拘廉。我看你瘦懨懨，眼札眉苦，多敢是家菜不甜野菜甜。你也消不得俺嬌滴滴桃腮杏臉，香馥馥玉溫花艷，則好去破窰中風雪斷虀鹽〔五〕。（下）

校記

〔一〕『張世英』，古名家本和顧曲齋本均作『細酸』。　〔二〕〔混江龍〕一曲中『杏臉胭消嬌淡淡，柳腰香褪弱纖纖』二句，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杏臉粉消胭淡淡，柳腰香褪玉纖纖。』　〔三〕『氣炎炎』，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怒盈腮』。　〔四〕『阿諂於人』原無，因下文〔後庭花〕曲詞中有『你讀書人不會諂』句，從古名家本、顧曲齋本補。　〔五〕〔賺煞〕曲中，『我看你瘦懨懨，眼札眉苫，多敢是家菜不甜野菜甜。』三句，古名家本和顧曲齋本作：『則好教飽的來瘦厭厭，肚皮廉苫，恁時節家菜不甜野菜甜。』『花艷』，上二校本作『花塹』。

第二折

（張世英上云）昨日蕭公舉家拜掃，不想家中有蕭公之妹，小生回書院來，在後園中正遇此女，乃出淫言相戲。小生昨晚酒席間欲要說與蕭公，又不好看相。如今將學生放假三日，且在書房中獨坐些兒，好悶人也。（正旦扮嬤嬤上云）老身是蕭公家管家的嬤嬤。兩月前東人命溫州張雲傑作館賓，那秀才情通九經。不料東人妹淑蘭留心於那生身上，終日魂勞夢斷。夜來清明，滿家上墳，惟淑蘭托疾不往，意欲後園與那生相會。不想那生胸襟正大，半步無邪，反將惡言相觸，事不諧矣。淑蘭惶愧，昨夜廢寢忘餐，椎牀搗〔一〕枕，無計所托，親與老身說知，作了一詞，名《菩薩蠻》，着我送與那生，看他是如何。老身欲待行來，又恐東人知道見責；欲要不行，可憐淑蘭自幼便失父母，

孤苦到今。俺須索與他成就此事，走一遭去。（唱）

【越調·耍三台】姐姐命親吩咐，爲張秀才叮嚀使俺。您穩放着個先憂後喜，我空懷着個有苦無甘。煩惱這場非是攬，惡風聲委實心慘。則爲他粉悴胭憔，端的是香消也那玉減。

【紫花兒序】姐姐怕不心勞意攘，哥哥又不性躁情乖，嫂嫂可要坐守行監。他如今看看衣褪，漸漸裙攙，春衫雙袖漫漫將淚掩〔二〕。不明不暗，幾時配上金釵，接上瓊簪。

（做見張科，云）先生萬福。（張世英云）嬤嬤何來？莫非東人有命麼？（嬤嬤云）非也。老身花蘭中行來，信步至此。先生兀的無聊那？（唱）

【小桃紅】你九經三史煞曾諳，習典故觀通鑒，課賦吟詩有風範。更非凡，臨帖寫字知個濃淡。把古今博覽，將前人比勘，那一事不詳參〔三〕。

（云）先生九經皆通，無書不讀，豈不曉三綱五常之理。聖人言『男子三十而娶』，又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何不求一門親事？老身當爲月老，聘結良姻，先生尊意如何？（張世英云）嬤嬤言之甚善。但小生在此處館，惟知守嚴父之訓，讀聖人之書，豈有求親之念哉。（嬤嬤唱）

【金蕉葉】衝一味詩魔酒酣，引不動狂心怪膽。聖人言『不孝有三』，絕子嗣無後怎敢。

（云）先生容稟。東人有一妹，小字淑蘭，年方一十九歲，未曾許聘他人。先生意下若諾，老身達知東人，招爲坦客〔四〕。先生如此聰明，淑蘭更兼溫雅，真淑女可配君子也。（張世英云）小生今在

蕭公門下處館，嬤嬤何出此言？倘蕭公察知，何面目立于蕭公門下？（嬤嬤唱）

【鬼三台】我着些言語來探，將他來賺，他那裏急截舌緊攙。秀才每自古眼睛饞，不似這生忒銅心鐵膽。哎，你個顏叔子秉燭真個堪，柳下惠開懷没掂三。酸溜溜魯論齊論，醋滴滴周南召南。

（背云）將這詞與他，這生必然動念也。（做遞詞科，云）小姐有詞一章，望先生改削。（張世英接看讀科，云）君心情遠迷蓬島，妾心命薄連芳草。芳草正凄凄，君心知不知？妾身輕似葉，君意堅如鐵。妾意爲君多，君心棄妾何？右詞寄《菩薩蠻》。不才妾淑蘭謹奉文郎雲傑吟幾，電覽是幸。就請回音，再拜。（張世英云）嬤嬤，你乃蕭公管家老者，蕭公共汝一家無外，怎生持此淫詞戲我，是何道理？（嬤嬤唱）。

【調笑令】説的我面慘、轉羞慚，你因甚相通這書一緘。莫怪我等閒、特故來搖撼，赤緊的張横渠不肯貪婪。只待要坐取公侯伯子男，氣昂昂闊論高談。〔五〕

（張世英云）昨朝行之，今日如此，似此小生當告辭。有何面目立于蕭公之門，恥見天下士大夫也。

（嬤嬤唱）

【禿廝兒】俺那崔氏女正紅愁綠慘，你個張君瑞待面北眉南。着我老紅娘將兩下裏做一擔擔，請先生省言劖、喃喃。

【聖藥王】一迷裏口似潑鈔、怎撲掩〔六〕，那裏肯周而不比且包含。本待成就您，顛倒連累

咱。唬的我手忙腳亂似癡憨，似尋虎窟覓龍潭。

（張世英怒科，云）既讀孔聖之書，必達周公之禮。閉了書房門，便去與蕭公說知。（嬤嬤唱）

【絡絲娘】將韓王殿忽然火爐，藍橋驛平空水淹。（云）你道『既讀孔聖之書，必達周公之禮』，可知可知。（唱）人前面古怪剛直假撇欠，（做冷笑科，唱）只怕您背地裏荒淫愚濫。

（張世英云）看來都是你搬調這一樁事，我則說與蕭公去。（嬤嬤攔科，唱）

【雪裏梅】空着我功退似遊蠶，早則罷暮四與朝三。這生性狠情毒，老身驚心戰膽。姐姐也你敢愁添病感。

（張世英云）這首詞便是指證。蕭公見了，必有話說。（嬤嬤云）先生罷波。（做拜科，唱）

【收尾】請學士忍耐權時暫，何必恁高聲怒喊。直待教兄嫂逼臨了他，着主人公葬送了俺。〔七〕（下）

（張世英云）誰想有此事。小生必當退步，恐蕭公知此，難以分辯。只除如此：且往西興朋友家住數日，在此壁間留詩一首，使蕭公知之，好往西興來接我也。（做寫科）（詩云）感公清盼寄餘生，三載交遊兩月情。別去難言心下事，月明酒醒在西興。琴書衣衾我皆不動，只是單身去咱。（下）

（蕭公讓上云）今日無甚事，書房中望雲傑閒話片時。（做到科，云）怎生不見雲傑？必是望朋友去了。（做見壁詩科，驚云）此詩必有緣故，莫非俺家孩兒每侍奉不周，故使如此？琴劍鋪陳皆不曾動，他往西興去，准在朋友家停住。可也容易，我脩一簡帖，遣一僕到西興去請他，若不如此，雲傑

平日與人寡合，怎肯自回。（做寫書科，云）書已寫就了也，便令人早接去。（詩云）與雲傑交情非薄，詳詩意有何不樂。遣使者直至西興，請回來便知下落。〔八〕（下）

校記

〔一〕『搗』原作『倒』，從文意改。　〔二〕『掩』原作『揞』，從古名家本、顧曲齋本改。　〔三〕〔小桃紅〕曲中，底本與古名家本、顧曲齋本相異處有：『你』，二校本作『先生』；『有風範』作『識個明暗』；『更非凡』作『最監威』；『那一事不詳參』作『禮義細詳參』。　〔四〕『坦客』原作『貴客』，因稱女壻有『坦腹東牀』典，從古名家本、顧曲齋本改。　〔五〕〔調笑令〕曲中『相通這』，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上不寄』；『只待要坐取公侯伯子男』，二校本作『望公侯宰輔伯子男』。　〔六〕『掩』原作『揞』，從古名家本、顧曲齋本改。　〔七〕〔收尾〕曲中，『請學士忍耐權時暫』，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請學士權且寧時暫』。『恁』，二校本作『你』。　〔八〕『詩云』以下的下場詩，古名家本、顧曲齋本均無。

第三折

（正旦抱病，梅香扶上云）妾身昨日與張秀才相見，不想他如此古慨，事不得諧。今日着管家嬤嬤持《菩薩蠻》詞一首，戲而挑逗，誰想那生仍將惡語相犯。嬤嬤回來說了，越增愁懷數倍。舉家盡知，止瞞着兄嫂。一會家尋思起來，我心中好是煩惱人也呵。（唱）

【雙調·五供養】肌削玉，釧鬆金，陡恁的悶廣愁深。空着我乾忍恥，枉留心。都是我忒輕浮，欠檢束，正好教他撒沁。則索咬定牙兒喑。這文君待駕車，誰承望司馬抛琴。

（老旦上云）妾身乃蕭公讓渾家崔氏是也。聞知小姑感疾，特來探望一遭。（做見科，云）姑姑因甚染病？可請良醫調理服藥。（正旦唱）

【落梅風】離魂魄，似失心，思昏沉、悶圍愁侵〔一〕。白日裏忘餐夜廢寢，自尋思不知因甚。

（老旦云）姑姑因甚上得病？說與我，着人去對症取藥。姑姑你休要隱諱，恐怕日深一日，難以調理。（正旦唱）

【喬牌兒】嫂嫂待將咱病審，我無語似病淋。是前日打鞦韆鬬草處無拘禁，脱衣眠時敢被風侵〔二〕。

（老旦云）雖是感冒，怎生這等沉重，茶飯也不思進些？（正旦唱）

【折桂令】至如今茶不茶飯不飯、心内陰陰。有時節透頂炎炎，有時節徹骨森森。頭眩旋旋，眼昏暗暗，身倦沉沉。一會家發增寒脾神凜凜，一會家添潮熱冷汗淋淋。病來時難灸難針，心疼時難忍難禁，人問時難訴難分，茶飯上不想不尋。〔三〕

（正旦做睡科，老旦云）姑姑睡着了，休驚醒他。梅香，恐要甚麼湯粥吃，便與我說，再來望他。

（下）（旦做夢張世英上科，正旦云）先生萬福。（張世英不語科，正旦唱）

【慶宣和】信步謾將花徑臨，掩映着柳影花陰。害的我瘦骨岩岩死臨侵，端的是爲您、爲

您。

（張世英推旦科，云）您休推睡裏夢裏。（下）（正旦驚醒科，唱）

【殿前歡】這生好不知音，虛度了春宵一刻價千金，空閒了瑣窗朱户鴛鴦枕，翡翠羅衾。早則麼韓吏部李翰林，一任教他恁。誰想你睡夢裏也將人冷侵，待古裏掂折了玉簪，摔碎了瑤琴。

（梅香云）姐姐，你知道麼？張秀才不曾作別，就往西興去了。你哥哥脩書差人請去哩。（正旦云）既然如此，我再作一詞，瞞着哥哥封於書内，寄與那生，看他心意如何。梅香，將紙筆過來。（梅香云）紙筆在此。（正旦寫詞科，唱）

【雁兒落】把西興路黃犬尋〔四〕，南浦道青鸞任。信手的聯成腸斷詞，抵多少織就回文錦。

【得勝令】早難道『詩對會家吟』，他全没些惜花心。點勾般圈紅問，描朱似刷畫兒臨。表數句佳音，字字胭脂滲。書兩字泥金，行行血淚浸。

（云）寫就了也。我念一遍：『不才妾蕭淑蘭，病中作詞一闋，詞寄《菩薩蠻》，奉上文郎雲傑翰座，謹望挽回春色，詞不盡言，言不盡意。（詞云）無情水滿西興渡，多情人往西興去。西興去路遙，教奴魂夢勞。今將心内苦，聯作相思句。君若見情詞，同諧連理枝。』梅香，你仔細與我放在書内，不要着哥哥嫂嫂知道。（梅香云）理會的。（正旦唱）

【鴛鴦煞】病淹煎苦被東風禁，淚連綿惟把春衫滲。飯不湯匙，繡不拈針，暢道閨思添多，

愁懷轉深。煙冷龍沉，銀蠟消紅淋。想起他這狠切的毒心，好着我半晌沉吟、倒替他磣。（下）

校記

〔一〕〔喬牌兒〕曲中，『病淋』原作『害癃』，從古名家本、顧曲齋本改。

〔二〕『侵』原作『浸』，從古名家本、顧曲齋本改。

〔三〕〔折桂令〕曲中的『森森』，古名家本和顧曲齋本作『滲滲』，『不想不本改。『眠』字原脱，從三校本補。

〔四〕『黄犬尋』，古名家本作『莫問尋』，顧曲齋本作『莫丈尋』。『尋』，二校本作『莫想莫尋』。

第四折

（蕭公讓同老旦上，云）我脩了書到西興去，請那張雲傑，不想書内有《菩薩蠻》詞一首，是吾妹淑蘭所作，寄情雲傑。細審其故，雲傑無心，皆是吾妹所爲。況兼淑蘭染病，也只爲此。大嫂，我仔細想來，莫若遣幣帛、羔雁、酒禮、花紅，着官媒説合，招贅雲傑爲壻，看我一雙父母同胞情分，省教他人恥笑。大嫂，你心下如何？（老旦云）你既主張了罷，也免的出醜揚疾，也見我祖宗家門清潔，我意正如此。擇吉日良辰，一應合用禮物不要少了，一則外人好看，二則小姑寬心。（蕭公讓云）事不宜遲，收拾了便令媒人速去。（詩云）兄妹本同胞，那能不相惜。去請西興人，來作東牀客。（同下）（張世英上云）小生張世英，自到西興朋友家，住經半月〔一〕。誰想蕭公爲他令妹，倒遣媒人來

說親事，使小生如之奈何。古人云：『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一來公讓如此美意，二來男婚女聘，人倫大禮，不負此女初心。況其家本名門，何辱於小生。今日便回蕭山去，成就此事，不爲過也。（下）（正旦同梅香上）（梅香云）姐姐，早則歡喜也。哥哥下三千貫正財禮錢招張雲傑爲壻，羔雁茶禮，斷送房奩，盡行出辦，足滿姐姐平生所望。（正旦云）好慚愧也呵。（唱）

【黃鍾·醉花陰】離恨閒愁早填滿，俺主人非長是短。謝兄嫂得團圞，陪羔雁花紅，下正禮三千貫，度量闊，眼皮寬，把斷送房奩全盡管。

【喜遷鶯】納幣帛綾段，不斷頭花擔盒盤。堪觀，披掛的遍身紅滿。來往官媒一剗地錦繡攢。人亂攛，親屬交錯，羅綺彌漫。〔二〕

（淨扮官媒引鼓樂上，請新郎科）（張世英上云）這親事非吾樂就，只爲令兄尊命，不敢有違，勉強而已。（正旦唱）

【出隊子】這都是姻緣前判，幸今生得聚完。玉肩同並赴雲端，素手相攜跨彩鸞，清韻雙吹鳴鳳管。

（張世英云）我張世英若非令兄相待之厚，不負卿之初心，豈敢玷污名教，致有今日。（正旦冷笑科，唱）

【刮地風】剗地亂講歪談一萬端，尚古自苦澀寒酸。聽笙簧一派聲撩亂，翠擁珠攢，舞態

輕盈，歌聲紓緩。香篆靄，絳蠟明，低垂簾幔。端的個畫堂深，和氣暖，受用千般。〔三〕

（梅香云）夜涼風定，月朗天晴，香清燈燦，歌舞吹彈，正好交杯勸盞，一壁廂動樂者。（做奏樂交杯科）（正旦唱）

【四門子】香馥馥合巹杯交換，正良宵勝事攢。碧天邊燦燦寒星煥，碾冰輪皓月團團。樂意的酬，儘興的歡，貪歡娛自然嫌漏短。樂意的酬，盡興的歡，索強似風亭月館。〔四〕

（媒請兄嫂，蕭公讓同老旦上，相見科）（蕭公讓云）雲傑，男女匹配，人道之大，吾妹妝殘貌陋，有辱足下，皆由不忘雅意，故得有此。（張世英云）久賴公讓厚庇，又得結姻於令妹，深感不淺。若非平昔之舊，安敢如此。但不知小生將何圖報耳。（蕭公讓云）雲傑太謙。下次人等掛起圖畫，點上花燭，再整筵宴，樂此良夜。（做送酒科）（正旦唱）

【水仙子】酒斟着鸚鵡杯，光映着瑪瑙盤，茶烹着丹鳳髓，香浮着碧玉碗。開銀屏金孔雀綠嫩紅嬌，隱錦褥繡芙蓉枝繁葉亂，嵌玲瓏香毬掛金縷團，梅紅羅鮫鮹帳舞鳳飛鸞。是是是東鄰女曾窺宋玉垣，喜喜喜果相逢翡翠銀花幔，早早早同心帶扣、雙挽結交歡。〔五〕

（張世英云）小生暗想，此係宿緣，恐非人力所能謀也。（蕭公讓云）此言最善，這都是天意暗合人心，豈不是個大喜事。（正旦唱）

【古寨兒令】我這裏偷看〔六〕，不由人心歡。沒褒彈，忒丰韻，表正形端。趁着這風和月圓、春夜暖，逢天喜值紅鸞，配宿緣、成仙伴。

（蕭公讓云）咱這江南風景，如此夜宴，月光照耀，燈燭輝煌，錦繡羅列，圖畫張掛，百味珍羞，水陸俱備，端的好富麗也。（做送酒科）（張世英云）咱如此受用，誠爲可樂，小生便當盡醉，豈敢推辭。（正旦唱）

【神仗兒】荔枝漿乳酪蜜團，甘蔗汁酥油糖拌〔七〕，薔薇露秋菊春蘭，紫蘇鹽薑醋薦款，碧芥芽葱針寸段。（云）梅香，你看這生在書院相見之時，許多道學身分，今都到那裏去了？（唱）細端詳俊沈嬌潘，可不道尊瞻視，正衣冠。

（蕭公讓云）小的每，與我大吹大擂者。（做奏樂科）（媒念詩云）『碧漢飛雙鳳，瑤池宿兩鴛。洞房花燭夜，人月共團圓。』（正旦唱）

【尾聲】錦片前程今美滿，舞菱花一對青鸞。早不入鳳臺閒玉管。（同下）

題目　賢嫂嫂合成金貫鎖
　　親哥哥配上玉連環

正名　張世英飽存君子志
　　蕭淑蘭情寄菩薩蠻

校記

〔一〕『半月』，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兩三月』。

〔二〕〔喜遷鶯〕曲中『披的遍身紅滿』，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

『遍身紅滿拖地錦』；『來往官媒一剗地錦繡攢』，二校本作『官媒花開攢』。　〔三〕〔刮地風〕曲中，『香篆靄，絳蠟明，低垂簾幔。端的個畫堂深，和氣暖』五句，古名家本和顧曲齋本作：『鳳蠟明，絳燭燒，繡簾低幔。畫堂深，爽氣暖。』　〔四〕〔四門子〕曲中『儘興的歡』的『歡』原作『拚』，從古名家本、顧曲齋本改，復句同。　〔五〕〔水仙子〕曲中，『光映着瑪瑙盤』，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碧玉盤』；『碧玉碗』，二校本作『紫玉碗』；『是是是東鄰女曾窺宋玉垣』，二校本作『鴛鴦被映冰藍對對鸂鶒』；『喜喜喜果相逢翡翠銀花幔』，二校本作『是是是喜相逢翡翠銀花幔』。　〔六〕『偷看』，古名家本、顧曲齋本作『行觀』。　〔七〕〔神仗兒〕曲中，『甘蔗汁酥油糖拌』句下，古名家本、顧曲齋本均多一句：『金花餅蜜煎龍纏』。

鐵枴李度金童玉女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完整的本子有三種：一是《元曲選》本；二是《古名家雜劇》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收；三是繼志齋《元明雜劇》本。三本的題目正名均爲：『金安壽收意馬心猿，鐵枴李度金童玉女。』但簡名有異，《元曲選》本和古名家本簡名作《金安壽》，繼志齋本作《金童玉女》。《錄鬼簿續編》賈仲明名下不載此劇，但各本均題『賈仲名撰』，可確定爲賈仲明之作。

統觀全劇，多是歌舞宴樂場面，文字駢麗重疊。各本曲詞相異較多，但詞意無大出入。第四折用

了許多女真音樂曲牌，如〔風流體〕、〔唐兀歹〕等。此外，贈曲頗多，各本不一，如劇末八仙合唱的〔青天歌〕，《元曲選》本用了八個小令，古名家本和繼志齋本僅錄曲名，《北詞廣正譜》則只有四句，內容與《元曲選》本不同。

此本以《元曲選》本爲底本，以古名家本和繼志齋本參校。

第一折

（老旦扮王母引外扮鐵枴李上）〔一〕（王母詩云）『閬苑仙家白錦袍，海中銀闕宴蟠桃。三更月下鸞聲遠，萬里風頭鶴背高。』子童乃九靈大妙金母是也。爲因蟠桃會上，金童玉女，一念思凡，罰往下方，投胎托化，配爲夫婦。他如今業緣滿足，鐵枴李，你須直到人間，引度他還歸仙界，不可遲也。（鐵枴云）〔二〕貧道既領仙旨，便索往下方引度他二人走一遭去。（詩云）『領仙旨按落雲頭，到女真〔三〕度脫凡流。全憑我這條枴神通變化，不由他不隨我共返丹丘。』（同下）（正末扮金安壽同旦兒童氏、家僮、梅香上，云）自家女真人氏，叫做金安壽。嫡親的兩口兒，別無甚碎小。俺小姐夾谷人氏，童家女兒，小字嬌蘭。娶爲妻室，十年光景，甚是綢繆。托祖宗福蔭，這的是夫妻福齊者。今日是小姐的好日頭，共小姐天地跟前，燒香點燭，祖宗跟前，祭祀了也。下次孩兒每，卧翻羊者，動着細樂，大吹大擂，慢慢的做個筵席。俺看了這笙歌羅列，是好受用也呵。（唱）

【仙呂·八聲甘州】花遮翠擁，香靄飄霞，燭影搖紅，月梁雲棟。上金鈎十二簾櫳。金雀屏開玳瑁筵，綠蟻光浮白玉鍾。爽氣透襟懷，滿面春風。

（鐵枴上云）貧道按落云頭，來到女真地面。這裏就是金安壽家，我去與他添壽化齋，看他說甚麼。（見科，云）稽首，貧道特來化齋添壽。（正末云）一個先生來化齋，求利市。不知先生從那裏來？（鐵枴云）從三島來。（正末云）往那裏去？（鐵枴云）特來度你爲神仙，往蓬萊去。（正末云）休胡說那。（唱）

【寄生草】俺圍珠翠冰綃內，勝蓬萊閬苑中。他淡昏昏半窗明月梨花夢，我謾匆匆滿溪流水天台夢，你嘆空空一襟清露遊仙夢。（鐵枴云）貧道昨日蕊珠宮醉倒，今日卻在這裏。（正末笑科）（唱）你昨宵個夜沉沉醉卧蕊珠宮，今日暖融融誤入桃源洞。

（鐵枴云）金安壽、嬌蘭，你二人跟我出家，長生不滅。（正末云）休胡說，看了我這等受用快活，如何肯跟你出家，去吃菜根也。着我那歌兒舞女過來。（扮歌兒引細樂上，舞科）（唱）〔四〕

【滿堂紅】鳳凰臺來鳳凰臺也波臺，鳳凰臺上鳳凰來也波來，天籟地籟聞人籟也波籟。八音諧，綠雲裁，翠煙開，月明吹徹海山白。

【大德歌】碧泠泠，玉鏗鏗，七政匏爲定。攢紫霞，嵌曉星，箜篌點點皆相應，善吹的是子晉董雙成。

【魚遊春水】自嶰谷起遺風，定雌雄十二筒。律應黃鍾，梅落江清吹三弄。聲動、關山感

歸夢，伴漁翁、引牧童。

【芭蕉延壽】韻清微，高山流水野猿啼〔五〕，楚雨湘雲塞雁飛，清風明月孤鶴唳。春融和，鶯亂啼。（下）

（正末云）你看我是好受用也。（唱）

【村裏迓鼓】擺窈窕翠娥紅袖，出蒲萄紫駝銀甕。聽嘹喨笙簧聒耳，間一派仙音齊動。你看那梅香小玉，丫鬟使數，相隨相從。鸞簫吹，象板敲，皓齒歌，細腰舞，琉璃鍾，琥珀醲。呀，簇捧定可喜娘風流萬種。

（鐵枴云）金安壽，這是你塵世快樂，不如俺仙家受用也。（正末云）你更不見我受用處。你聽我說。（唱）

【元和令】繡幕張翠靄濛，錦堂晃曉雲籠。俺小姐纖纖十指露春葱，寶釵橫螺髻聳；腮桃眉柳額芙蓉，點星眸秋水同。

【上馬嬌】日高也花影重，風香也酒力湧。寶篆裊博山銅，羅裙輕拂湘紋動，儂、半札鳳頭弓。〔六〕

【勝葫蘆】恰便似銀漢星迴一道通，嫦娥出素華宮。絃管聲中更漏永。千般婉轉，萬般調弄，不覺夜將終。〔七〕

【幺篇】可正是歌盡桃花扇底風，人面映和花紅。兩下春心應自懂，憐香惜玉，顛鸞倒鳳，人在錦衙衙。〔八〕

（鐵枴云）你今跟我出家，去脫離塵寰，便登仙界。乘蒼鸞跨彩鳳，穩坐瑤池紫府，俯視三茅太華，可不好那。（正末唱）

【後庭花】隨着你墜天花滿太空，飄瓊香散九重。登隱隱金霞殿，遊巍巍碧落宮。上蒼穹，把鸞驂鶴控。俯三茅太華峰，伴千年長壽松。逐鍾離，跟呂公，尋安期，訪葛洪。赴蟠桃仙界中，脫塵寰凡世冗。〔九〕

（鐵枴云）金安壽，你這裏快樂有盡，跟我出家去，無窮受用。（正末云）你更不曾見我受用處。我推開卧房門，先生，你看者。（唱）

【青歌兒】爭似俺花濃花濃柳重，更和這雨魂雨魂雲夢。曲閣層軒錦繡擁，香溫玉軟叢叢，珠圍翠繞重重。鼉皮鼓兒鼕鼕，刺古笛兒喁喁。琵琶慢撚輕攏，歌音換羽移宮。助人笑口歡容，幾多密意幽悰。只這等朝朝暮暮樂無窮，煞強似你那白雲洞。〔一〇〕

（鐵枴云）你這凡世快樂打甚麼緊，在我跟前賣弄。（正末云）待我再說一遍。（唱）

【金盞兒】珠璪簌玉玲瓏，金蹀躞翠籠蔥。錦斑斕畫堂富貴人相共，光燦爛，碧天邊月色溶溶。麝蘭香縹緲，環珮玉丁東，酒斟金錯落，花列繡蒙茸。

（鐵枴云）金安壽，你只跟我出家去，不生不死受用快活。（正末唱）

【賺煞尾】枉了你費精神，休則管相攔縱。怎撇的玉天仙風流愛寵。（鐵枴云）這尤物要他怎麼。（正末唱）端的個魚水夫妻兩意同，少年人興味偏濃。繡幃中淡蕩春風，紅浪輕翻翠被重。玉繩拽遙天半空，銀漏逐梅花三弄，直喫的斗杓回月影轉梧桐。（二）（同旦下）

（鐵枴云）這兩個業畜，正在不省之鄉，必須再用心點化，直待指開海角天涯路，引得迷人大道行。（下）

校記

（一）『老旦扮王母引外扮鐵枴李上』，古名家本、繼志齋本均作『冲末扮王母引群仙上』。（二）此處古名家本、繼志齋本均有上場詩：『一足剛蹺一足輕，鬅鬙短髮數星星。世人不識蒼蒼拐，攪的黃河徹底清。』底本將此詩移至第三折作上場詩，第二句略有不同。（三）『女真』原作『女直』，族名，一般稱女真，曾因避遼興宗名（宗真）而改女直。（四）此處二校本比底本多一曲：『（賢聖吉）紫檀槽石裂聲，水晶絃韻輕清。振滿殿春雷，卷江濤風雨驚。泥金面覆手平，碾玉軸匙頭淨。翡翠品雲花軸，鮫綃襻錦彩繩。流嗚咽灘上泉，銀甲彈糝雪篩冰。』內容與下面數曲大同小異，可略。僅錄以備考。（五）『啼』原作『嘶』，從二校本改。（六）此處二校本比底本多一曲：『（遊四門）如彩雲飛下碧虛空，嫦娥離素華宮。一杯未盡笙歌送，香透繡簾櫳。曲未終，琵琶慢輕攏。』（按古名家本錄，繼志齋本略有不同）。（七）（勝葫蘆）一曲，二校本與底本不同：『（勝葫蘆）可又早歌盡桃花扇底風，鶯聲嚦嚦畫樓東。人比桃花嬌又紅，劍鳴冰腕，衣飄金縷，褥隱繡芙蓉。』（按古名家本錄，繼志齋本略有不同。）（八）（幺篇）一曲二校本均無。（九）（後庭花）中，『把鸞驂鶴控』，二校本作：『乘鸞跨鳳』。『尋安

期』，二校本作『陪韓湘』。『赴蟠桃仙界中，脱塵寰凡世冗』二句，古名家本作：『脱塵寰凡世冗，赴瑤池仙界中。』繼志齋本和上本略同，但多一復句：『赴瑤池仙界中。』〔一〇〕〔青歌兒〕一曲，『曲閣層軒』，古名家本作『月户雲窗』。『琵琶慢撚輕攏』，二校本作『杯行走斝飛觥』。『助人笑口』至『白雲洞』數句，古名家本作：『玉肩相並，玉手相攜，媚姿姿嬌滴滴軟兀剌笑相從，兀的不強似你白雲洞。』繼志齋本略同。〔一一〕〔賺煞尾〕，古名家本作〔賺煞〕，『攔縱』，二校本作『搬弄』。『端的個魚水夫妻兩意同，少年人興味偏濃』二句，古名家本作：『俺情廝着的夫妻兩意從，少年心恩愛偏濃。』『紅浪輕翻翠被重』，古名家本作：『麝蘭軟輕薰翠被重』。

第二折

（正末同旦、家僮、梅香上，〔一〕云）某金安壽是也。被一個風魔道士，每日上門上户，要我跟他出家。時遇春天，一來共小姐郊外踏青散心，二來躲那先生。（做行科，云）來到這郊外，是好春和景致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花溪音樂喧，竹塢人家小。香車遊上苑，寶馬滿東郊。雜雜嘈嘈，一程程錦繡似花枝遶，一處處管絃般鳥語調。垂楊院賣花人一聲聲叫過紅樓，杏花村題詩客一個個醉眠芳草。〔二〕

【梁州第七】看春江鴨頭綠皺，接行雲雁翅紅嬌。酒旗向青杏園林挑。佳人鬬草，公子粧

幺。鞦韆料峭，鼓吹遊遨。上鵝黃柳曳金條，綻嫣紅花簇冰綃。芳叢內採嫩蕊粉蝶隊隊身輕，迴塘畔點香芹紫燕翩翩翅裊。碧陰中弄清音流鶯恰恰聲嬌。難挑，怎描，便那女娘行心思十分巧，其實的刺不成繡不到；丹青手雖然百倍高，也畫不出這重疊周遭。〔三〕

（帶云）我想俺這一對好夫妻，也非今世姻緣，是前生配定也。（唱）

【四塊玉】他碾香輪將芳徑穿，我催駿騕把絲鞭裊。俺這對美愛夫妻宿緣招，俊龐兒落雁沉魚貌。俺兩口兒恰便似地長就並蒂花，水養成交頸鴛，天生下比翼鳥。

（鐵枴上，攔住馬科，云）金安壽，你躲的我好也。（正末唱）

【罵玉郎】他將我這馬頭攔住高聲叫，轡揪住黃金勒，鞭挽住紫藤梢。（鐵枴鼓掌大笑，云）你愚眉肉眼，怎識的貧道那？（正末唱）見他風風魔魔摑着手，佯狂笑。〔四〕（鐵枴云）棄了家業，快逃性命，着你不生不滅，跟我出家去。（正末唱）你着我將家業拋，性命逃，便是朝聞道。

（鐵枴云）我着你跨青鸞，秉彩鳳，上丹霄，做神仙，可不好也。（正末唱）

【感皇恩】你覷花枝般淹潤妖嬈，我更笋條般風流年少。你着我跨青鸞、乘彩鳳、上丹霄，〔五〕怎如我那花柔柳嫩、玉軟香嬌。恨不的心窩裏放，手掌中擎，眼皮上閣。

（鐵枴云）你欲心太重，早棄家緣，跟我出家，教你上青霄，過金橋，〔六〕做大羅神仙哩。（正末唱）

【採茶歌】你着我上青霄，過金橋，怎肯生拆散碧桃花下鳳鸞交。伴着你個鐵枴云遊同去也，可不閃的俺玉人何處教吹簫。〔七〕

（鐵枴云）金安壽，下馬來，我與你說話。跟我出家去，教你到十洲三島，同赴蟠桃，可不快活。（正末唱）我去不得。（唱）

【側磚兒】我怎肯尋真誤入蓬萊島，向羣仙隊裏會蟠桃，早難道好者爲之樂。（鐵枴云）棄了家緣，跟貧道出家去。（正末唱）怎捨的俺銅斗般錦窠巢。

【竹枝歌】看了俺胸背攙絨宮錦袍，（鐵枴云）俺出家的藤冠衲襖，草履麻絛，長生不老，比你還受用哩。（正末唱）怎繫這等續斷濫麻絛。你則看他江梅風韻海棠標，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你可也徒勞，〔八〕怎把蘭蕙性浪比蓬蒿。

（鐵枴云）出家兒參祖師，遵經道，其中清味，玄中又玄，做大羅神仙，你休要迷了正道。（正末唱）

【玄鶴鳴】遵經道，達玄妙，參祖師，習道學。說殺你駕青牛，秉赤鯉，騎白鹿，跨黃鶴，怎如俺這寶馬雕鞍最好。

（鐵枴云）你有甚快樂，快快跟我出家去。（正末云）我去不的。（唱）俺春風桃李，夏月葵榴，秋天金菊，冬雪江梅，一年中景物饒。料你那茅庵草舍，爭似俺蘭堂畫閣。〔九〕

（鐵枴云）你不知盧生的故事，不够一餐黃粱飯熟，能得幾多光景。（正末唱）

【烏夜啼】我平生不識邯鄲道，料黃粱怎比羊羔。（鐵枴云）俺那裏香風不動松花老，跟我出家可不快活。（正末唱）休誇你香風不動松花老，爭如俺月夜花朝，雨媚雲嬌。（鐵枴云）跟我去赴蟠桃會，好的多哩。（正末唱）跟你去九重春色醉仙桃，爭如俺一生花柳從吾好。白玉池，瓊

花島，將我度爲道友，這便是你善與人交。

（鐵枴詩云）俺那裏『洞門無鎖鑰，自有白雲封。從他天地老，容顏只似童。』比你好得多哩。（正末唱）

【黃鍾尾】你那裏白雲封洞燒丹灶，爭似俺錦水流香泛碧桃。我這頭巾上珍珠砌成文藻，玉兔鶻金廂繫繡袍。紫絲韁金鞍駿馬驕，葵花鐙靴尖斜款挑。虞候親隨護從着，茶褐羅傘雲也似遶。絳蠟紗燈月也似皎，重裀卧鋪陳換副兒交，列鼎食珍羞揀口兒炮。你止不過掘黃精和土炮，砍青松帶葉燒，蒸雲腴煑藜藿，飲澗泉吃仙藥。這兩般可是那件兒好？（鐵枴云）則這般他也不肯，須用仙術再點化他。金安壽，你見我手中鐵枴麽，我輕輕搖動，化道金光去也。疾。（下）（正末唱）見他顯神通將鐵枴輕搖，早化一道金光不見了。〔一〇〕（下）

校　記

〔一〕『正末同旦、家僮、梅香上』，二校本均脱『家僮、梅香』四字。　〔二〕古名家本將〔南呂·一枝花〕曲與下曲〔梁州第七〕次序倒置。〔一枝花〕曲中，『雜雜嘈嘈』至『一處處管絃般鳥語調』三句，二校本均作：『綠映紅翡翠鮫綃，一處處流水啼青鳥，一程程春風醉碧桃。』　〔三〕〔梁州第七〕曲中，『看春江鴨頭綠皺』，二校本作：『新授藍鴨頭綠水。』『鞦韆料峭，鼓吹遊遨』，二校本作：『遊人鼓吹，仕女笙簫。』『鵝黃柳』的『鵝』原作『新』，從二校本改。『聲嬌』的『嬌』原作『交』，從二校本改。『便那女娘行心思十分巧』，古名家本作：『繡工心便有那十分巧。』

〔四〕『佯狂笑』的『狂』原作『推』，從繼志齋本改。　〔五〕『上丹霄』，二校本作『駕黃鶴』。　〔六〕『上青霄，過金橋』二句原無，從二校本補，如此方與下面的曲文相呼應。　〔七〕〔採茶歌〕曲中，『上青霄』原作『戲仙瓢』，從古名家本改。『同去也』，古名家本作『戲仙瓢』。　〔八〕『你可也徒勞』，古名家本作『論清高』。　〔九〕〔玄鶴鳴〕曲中，『遵經道』的『經』原作『徑』，從古名家本改。『道學』原作『鴻寶』，從二校本改。『騎白鹿，跨黃鶴』原作『驂白鹿，騎黃鶴』，從二校本改。　〔一〇〕〔黃鍾尾〕，古名家本作〔尾聲〕，『茶褐羅傘雲也似遶，絳蠟紗燈月也似皎』，古名家本作：『茶褐羅傘頭直上翠云遶，絳蠟高擎紗照道』。『和士炮』的『炮』字原作『斫』，從繼志齋本改，與下句更爲對稱。

第三折

（鐵枴上，詩云）一足剛蹺一足輕，數莖頭髮亂鬅鬙。世人不識蒼蒼枴，攪的黃河徹底清。〔二〕貧道點化金安壽，未得回頭。今番第三遭也。若再不省呵，貧道自有道理。（下）（正末同旦、梅香上，云）小姐，那先生纏定咱，把前後門重重閉上，咱去卧房坐下，他須不能够進來。咱慢慢的飲幾杯酒。托天地祖宗，好是快活。趁着這夏景清和，避暑乘涼，好受用也呵。（唱）

【商調·集賢賓】黃梅細絲江上雨，碧沼內翠荷舒。受用的是瑪瑙盤蔗漿酪粉，珊瑚枕藤簟紗廚。黍新包似裹黃金，蒲細剉如攢白玉。咏離騷歌楚些誰弔古，奪錦標擢畫槳似飛鳧。繫同心長命縷，佩辟惡〔三〕赤靈符。

【逍遙樂】蘭湯試浴，納水閣微涼，避風亭倦午。乘竹陰槐影桐疏，疊冰山素羽青奴。剪彩仙人懸艾虎，開南軒奇峰雲布。瓜分金子，鱠切銀絲，茶煑云腴。

【春歸怨】夫貴妻榮，多來大福，畫堂羅列錦模糊。妻財〔三〕子祿前生注，慶有餘。美滿歡娛，配鳳友對鸞雛。

（梅香云）小哥，據你風流浪子，聰明俊俏，怎生出家者。（正末唱）

【雁兒落】賦新聲咏樂府，歌古調達音律。是一朶没包彈嬌柔解語花，是一塊無瑕玷溫潤生香玉。

【得勝令】簾低簌碧蝦鬚，沉細爇紫金罏。霜瓦密鴛鴦甃，雲軒高翡翠鋪。俺同坐着香車，似地長就連枝樹；雙並着驊騮，似膠粘成比目魚。

（旦云）梅香，你把重門閉上，慢慢飲酒。（鐵枴上云）金安壽、嬌蘭，他把重門閉了，我便進不去。這裏顯些神通，就從虛空墜落在地，看他説甚麽。（做見科，云）稽首。（正末驚科，云）呀，你從何而來？（鐵枴云）我徑來尋你，跟我出家去，教你長生不老。（正末云）我何消的出家，你則看我和小姐打扮，可也不俗。（唱）

【賢聖吉】縷金鞓玉兔鶻，七寶嵌紫珊瑚。墨錠髭髯，撚絨繩打着鬢鬚。皂紗巾珠琭簌，錦襖子金較輅。花難比玉不如。卷雲靴跟抹綠，銀盆面膩粉團酥。

（云）我那小姐打扮呵。（唱）

【河西後庭花】翠娉婷衝不俗，美嬋娟嬌艷姝。似對月嫦娥並，如臨溪雙洛浦。

（鐵枴云）金安壽，早早跟我出家去來。（正末云）大古裏你吃了風藥來也。（唱）

【幺篇】他笑呵似秋蓮恰半吐，他悲呵似梨花春帶雨，行呵似新雁雲邊落，話呵似雛鶯枝上語，醉呵似晚風前垂柳翠扶疏，浴呵似海棠擎露。立呵渲丹青仕女圖，坐呵觀世音自在居，睡呵羊脂般卧着美玉，吹呵韻清音射碧虛，彈呵拂冰絃斷復續，歌呵白苧宛意有餘，舞呵彩雲旋掌上珠。

【雙雁兒】團衫纓絡綴珍珠，繡包髻瀰鶒袱，翠鸞翹内妝束，玉搔頭掩鬢梳，喜相逢蟬對舞。

（鐵枴云）原來他再不省悟，看了這等，如何捨的。先磨了嬌蘭，然後金安壽容易點化。（做手指科，云）嬌蘭，你不過來，等甚麼哩。（旦云）師父稽首，弟子省悟了也。（正末驚科）（唱）

【望遠行】叵奈這無端的鐵枴使機謀，不知怎生用些道術，將俺同坐香車，迷惑來去赴玄都。搔搔搔扯碎俺姻緣簿，忽刺八掘斷俺前程路。空没亂椎胸跌足，揉腮瞪目。將一朶並頭蓮磣可可分兩處，生拆散燕鶯孤，吉丁當摔碎連環玉。

【梧葉兒】據情理難容恕，論所爲忒狠毒。忍不住我怒氣奮〔四〕胸脯，一隻手揪着執袋，一隻手揝住道服。俺將他緊揪捽，向明鏡也似官府告去。

（正末扯旦云）那裏去？（旦不睬科）（正末云）我怎麼這一會也昏倦起來，扎掙不得。（做睡科）（鐵枴云）金安壽睡着了也。（引旦虛下）（正末夢科，云）好奇怪，恰纔共小姐飲酒，前後門閉的鐵桶相似，那先生不知從那裏來，將小姐迷將去了。小姐、先生都不見，這裏知他是那裏？則見高山遠澗，老樹橫橋，靜巉巉的無一個人，好怕人也。（唱）

【賀聖朝】陡澗高山，險峻崎嶇，教我手腳慌亂無是處。流水橫橋，眼暈心虛。蟠巨蟒老樹枯，滲金睛猛虎伏。且躲避在林莽，掩映我身軀。

（正末做慌科）（鐵枴叫云）金安壽。（正末疑科，云）是那個叫？（唱）

【鳳鸞吟】聽的將金安壽名字呼，我這裏低首拜伏。（鐵枴云）金安壽，你怎生得到俺這裏？（正末唱）這堝裏雲水林巒，甚麼去處？（鐵枴云）這裏是洞天福地，但能到此，吃仙桃，飲甘露，伴猿鶴，與龜鹿齊壽。（正末唱）呀，原來這琳宮紺宇，是仙居洞府。〔五〕食仙桃飲瓊漿甘露。朱頂鶴，獻果猿，綠毛龜，銜花鹿，壽長生玉篆丹書。

（云）你將我小姐來。（鐵枴云）這業畜重濁難悟，則除這般：將他本身嬰兒姹女，心猿意馬，現形點化，較省些氣力。疾。（嬰兒姹女、猿馬上追趕）（正末慌科）（鐵枴云）金安壽，養白雪黃芽，疏金枷玉鎖。悟你初來路徑，休迷了正道。（正末唱）

【牡丹春】嬰兒姹女趣，黃芽白雪枯。被金枷玉鎖緊相拘，將心猿意馬牢拴住。雖然是得省悟，你可也回首認當初。

(鐵枴云)疾。嬰兒姹女、心猿意馬，趕上拿住者。(正末云)連天峻嶺，萬丈懸崖，趕到跟前，如之奈何。(做驚醒科，云)好奇怪，我正和小姐飲酒，那先生來迷惑了小姐。我得了一夢，中間光景都見了，跌下澗去，覺來還是舊處。呀，可改變的別了！頹垣壞屋，枯木昏鴉，檐楹下站着個先生，不知是甚麼人。我試叫他問個端的。兀那先生，兀那先生！(鐵枴云)金安壽，你省悟麼？恰纔蓬萊一夢，塵世早四十年，你原有仙風道骨，尋你那本來面目，休迷了正道。(正末唱)

【涼亭樂】迅速光陰過隙駒，一夢華胥，走兔飛烏、緊相逐，晝夜催寒暑。便道你本來面目，仙風道骨，爭如俺鼉鼓笛兒者刺古，歌鸚鵡，舞鷓鴣。

(鐵枴云)他尚俗牽未盡，再有道理。金安壽，你看那百花爛熳，春景融和。(正末云)是好景也。(鐵枴云)可早炎天似火，暑氣煩蒸。(正末云)好熱也。(鐵枴云)你覷黃花遍野，紅葉紛飛。(正末云)好慘也。(鐵枴云)又早朔風凜冽，瑞雪飄揚。(正末云)好冷也。(鐵枴云)金安壽，你省的麼？(正末云)兀的不傒倖殺我也。正是春天，又臨夏暑，頃刻秋霜，逡巡冬雪。天地中造化，難曉難參。(詩云)纔見垂楊綠，俄然麥又黃。蟬聲猶未盡，寒雁已成行。(唱)

【小梁州】恰纔個東風四友盡喧呼，正青春紫翠模糊，〔六〕卻早碧池綠水映芙蕖，承炎暑，又早是落葉曉霜鋪。

【幺篇】正蛩吟清露滋黃菊，便怎生水晶寒雪瑩冰壺。暗裏將流年度，怎不想個歸根之處，直待臨死也做工夫。〔七〕

(鐵枴云)你可省了也麼？(正末云)弟子省了。師父，你待着我那裏去？(鐵枴云)金安壽記者：望你那來處來，去處去，休差了念頭，休迷了正道。(正末云)稽首，弟子知道了也。(唱)

【啄木兒尾】〔八〕拜辭了翠裙紅袖簇，朱唇皓齒扶。夢回明月生南浦。向無何深處，步瑤池遊閬苑，到蓬壺。(下)

校記

〔一〕此處上場詩二校本俱放在第一折。　〔二〕『辟惡』，二校本作『端節』。　〔三〕『妻財』原作『妻才』，從繼志齋本改。　〔四〕『奮』原作『夯』，從古名家本改。　〔五〕『呀，原來這琳宮紺宇，是仙居洞府』二句，古名家本作：『是蓬萊玉宇，得仙居同處。』繼志齋本與上本略同，唯『同處』作『洞府』。　〔六〕『正青春紫翠模糊』，二校本作：『青紅紫翠錦模糊。』　〔七〕『怎不想個歸根之處，直待臨死也做工夫』二句，二校本作：『早則不謾傳籌筯，藏鬮令說浮圖』。　〔八〕〔啄木兒尾〕，古名家本作〔尾聲〕。

第四折

(王母引衆仙上，詩云)曉入瑤池霧氣清，忽聞天籟步虛聲。雲衢不用吹簫侶，獨駕青鸞朝玉京。俺西天瑤池〔一〕金母。爲金童玉女思凡，謫生下方爲人，如今他業債滿徹，復還仙界，着他過來者。(正末同旦上，云)小姐，今日得省悟也。見西池金母去來。(唱)

【雙調·新水令】你如今上丹霄赴絳闕步瑤臺，比紅塵中別是一重境界。我靈光回閬苑，他慧性到蓬萊。當日個染了凡胎，誰承望填還這場債。

（金母云）金童玉女，爲你思凡，致使吾令鐵枴，親往塵世度你等重還仙界。你從今後，休動凡心者。（正末、旦拜，云）再不敢了。（正末唱）

【慶宣和】不是俺忒疏狂性格乖，也則是業緣裹合該。今日個一雙雙跪在金階，乞仙真痛責。

（金母云）你兩個思凡塵世，托生女真地面，配爲夫婦，女真家多會歌舞，你兩個帶舞帶唱，我試看咱。（正末同旦舞科，唱）

【早鄉詞】墮塵埃，爲貴客，托生在大院深宅。儘豪奢衙氣概，忒聰明更精彩。對着俺撒敦家顯耀些擡頦。〔二〕

【掛搭沽】則俺那頭巾上珍珠砌成界，畫拖四葉飛霞帶，繡胸背攙絨可體裁，玉兔鶻堪人愛。把翠葉貼，將奇花摘。趁着這綠鬢朱顏，不負了杏臉桃腮。

【石竹子】鼉鼓鼕鼕聲和凱，縷管輕輕音韻諧。女真家筵會實難賽，直吃的梨花月上來。

（金母云）再有何好處，說來咱聽。（正末唱）

【山石榴】紫雲娘多嬌色，〔三〕腰肢一搦東風擺，謫仙女臨凡界。

【幺篇】〔四〕佩雲肩，玉項牌，鳳頭鞋。羞花閉月天然態，香串結同心帶。

【醉也摩挲】咱和你同離瑤臺也波臺，同離瑤臺也波臺。楊柳形骸，海棠顏色，端的是可憎才。

【相公愛】恰便似並蒂池蓮一處栽，春水遊魚兩和諧。疑猜，恐青春不再來，挨甚麼時光待。〔五〕

【胡十八】花鎮榮，月常在。人不老，酒頻篩。榮華富貴已安排。金安壽俊才，嬌蘭又美愛。俺則是天上有也者，料人間決無賽。

（金母笑科，云）人世光陰，如同斬眼。你兩個只爲差了一念，謫下塵凡，還不早早回頭，圖他歡樂，這等迷戀。你且再説我聽。（正末唱）

【一錠銀】趁着這千樹桃花雲錦開，向流水天台。動簫韶仙音一派，可不是前世裏得修來。

【阿納忽】酒捧金臺，春滿瑤階。鬱龍葱翠微仙界，罩祥雲隔斷浮埃。

【不拜門】遍舞天錢滿眼來，霞彩飄飄幢旛蓋。金釵、金釵兩下擺，共奏着雲璈天籟。

【慢金盞】猛想起步香階，露濕弓鞋。宿世該，前生載。淡塗着花額，眉分着翠黛，玉簪着鳳釵，粉襯着蓮腮。和這畫堂金谷豪華客，軟款情，溫柔態。〔六〕

【大拜門】正是女貌郎才，廝親廝愛，這一段風流意脈。〔七〕題詩在綠苔，吹簫在鳳臺，似牛

女在銀漢邊雙排。

（金母云）你兩個有這許多受用，可知道沉迷，難得省悟。（正末云）我等如今卻省悟了也。（唱）

【也不囉】從今後碧雲齋，道心開，無障隔無遮礙。紅塵不到黃金界，去弱水三千外。

【喜人心】看松雲掩靄，聞桂風瀟灑，竹影藤花月色，紫府金壇放毫彩。醉舞狂歌，長笑高吟，疏散情懷。他壺內天無壞，咱靜裏神長泰。〔八〕

【風流體】臨清流，臨一帶，心快哉。玩明月，玩一輪情舒解；枕黃石，枕一塊意豁開；卧白雲，卧一片身自在。

【忽都白】翠壁丹崖，玉殿金階。再不必猜也麽猜。我如今了髻環縧，椰瓢執袋，麻袍寬快，布襪芒鞋。飢後餐松栢，渴來清泉解。

【唐兀歹】安樂窠修真好避乖，翠林巒金碧樓臺。納頭一覺回光入玄界，暢好是清也波哉。

（金母云）金童玉女，你離瑤池多時，你則知你女真家會歌舞，可着俺八仙舞一會你看。（八仙上，歌舞科）（共唱）

【青天歌】真仙聚會瑤池上，仙樂和鳴鸞鳳降。鸞鳳雙飛下紫霄，仙鶴共舞仙童唱。仙童唱歌歌太平，嘗得蟠桃壽萬齡。瑞靄祥光滿天地，群仙會裏說長生。長生自知微妙訣，

番口開口應難說。不妨洩漏這玄機，驚得虛空長吐舌。舌端放出玉毫光，輝輝朗朗照十方。春風只在花梢上，何處園林不艷陽。艷陽時節采靈苗，莫等中秋月色高。顛倒離男逢坎女，黃婆拍手喜相招。相招相喚配陰陽，密雨濃雲入洞房。十載靈胎生個子，倒騎白鹿上穹蒼。穹蒼顥氣罡風健，吹得璇璣從左轉。三辰萬象總森羅，三界仙官朝玉殿。玉殿金階列衆仙，蟠桃高捧獻華筵。仙酒仙花映仙果，長生不老億千年。〔九〕

（正末唱）

【川撥棹】今日個暢情懷，縱神遊遍九垓。〔一〇〕慧眼睜開，道性明白。依舊是風魂月魄，悟春從天上來。

【七弟兄】銀槐翠栢洞天開，擊法鼓雷動滄瀛海，扣金鐘霞散閬風臺，敲碧磬雲遶松花蓋。〔一一〕

【梅花酒】呀，俺如今便去來。既換骨抽胎，早降福消災。也不須守戒持齋，昨日過今日改。玉面猿戲丹澤，綠毛龜枕碧苔，銀斑鹿踐香埃，朱頂鶴守仙宅，金睛獸護蒼崖。衆毛女喜顏開，共道侶笑咍咍，獻蟠桃筵會排。度金童上丹臺，引玉女列仙階。〔一二〕

【收江南】呀，兀的不是月明千里故人來，抵多少一場春夢喚回來。今日個滿堂和氣醉歸來，賢賢易色，再休提洛陽花酒一齊來。

（金母云）今日金童玉女，歸于正道，你聽者。（詞云）你本是大羅神仙，在人間三十餘年。今日個功成行滿，隨羣仙證果朝元。（正末同旦拜謝科）（正末唱）

【鴛鴦煞】從來個天堂本與塵寰隔，誰承望凡人重把神仙拜。感謝得金母提攜，識認了群真風彩。唱道漢鍾離綠蟻醺酣，唐呂公紅顏不改，韓湘子頃刻花開，張果老倒騎的驢兒快，藍采和達道詼諧，李先生四海雲遊，全恁着這條枴。〔一三〕

題目　金安壽收意馬心猿

正名　鐵枴李度金童玉女

校記

〔一〕『西天瑤池』原作『西池』，從二校本改。　〔二〕〔早鄉詞〕曲中，『墮塵埃』，二校本作『染凡胎』，『儘豪奢』，二校本作『逞風流』，『擡頦』，二校本作『台孩』。　〔三〕『多嬌色』，二校本作『金釵客』。　〔四〕〔幺篇〕，二校本作〔醉娘子〕。　〔五〕『挨甚麼時光待，』二校本作：『月夜花朝翠雲臺。』　〔六〕〔慢金盞〕曲中，『猛想起步香階，露濕弓鞋』二句，二校本作：『猛想起步蒼苔，冰透羅鞋。』『和這畫堂金谷豪華客』，二校本作：『和這斗牛星畔春風客。』　〔七〕『廝親廝愛，這一段風流意脈』二句，二校本作：『雍容意脈，合歡結交枝香靄。』　〔八〕〔喜人心〕曲中，『看松雲掩靄，聞桂風瀟灑，竹影藤花月色』三句，二校本作：『聽竹聲鳴籟，聞桂風清靄，檜影松花月色。』『天無壞』，二校本作『身無意』。『長泰』，二校本作『心戒』。　〔九〕〔青天歌〕一曲，二校本均脱，僅作提示：『（八仙上舞〔青天歌〕，住。）』李玉《北詞廣正譜》載有〔青天歌〕一曲，題『雜劇，明賈仲明撰《金童玉女》』，而内

容與此劇全異：『青天莫起浮雲障，雲起青天遮萬象，萬象森羅鎮百邦，光明不現邪魔旺。』〔一一〇〕『今日個暢情懷，縱神遊遍九垓』，二校本作：『見群仙暢開懷，宴蟠桃筵會排。』〔一一一〕『擊法鼓雷動滄瀛海，扣金鍾霞散閬風臺，敲碧磬雲遶松花蓋』三句，二校本作：『敲法鼓雲影祥光彩，扣金鍾鶴翅絳霞篩，擊碧磬香篆松花蓋。』〔一一二〕〔梅花酒〕曲中，『俺如今便去來』，二校本作：『俺今日得快哉。』『也不須守戒持齋，昨日過今日改』二句，二校本作：『是苦盡甘來，還能够乘鸞遊閬苑，再誰敢走馬到章臺，知過必改。』『衆毛女喜顏開，共道侶笑咍咍，獻蟠桃筵會排』三句，二校本作：『衆毛女喜盈腮，共道侶笑顏開，掘茯苓出天台，採靈芝赴蓬萊。』〔一一三〕〔鴛鴦煞〕一曲，二校本的曲詞與底本有較多差異：『天堂人世仙凡隔，愚癡睿智清濁界。去胡仙咫尺成，韓湘子頃刻花開。唱道漢鍾離綠蟻醺酣，唐呂公紅顏不改。張果老驢背上飄然，赤松子興攬遍終南界。藍采和達道詼諧，李先生四海雲遊，全憑着這條柺。』

呂洞賓桃柳昇仙夢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完整的本子有三種：一是脈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二是王季烈校《孤本元明雜劇》本，係校印《古名家雜劇》者；三是隋樹森編《元曲選外編》本，亦係校印《古名家雜劇》者。題目正名均爲：『漢鍾離助道用機關，呂純陽桃柳昇仙夢。』簡名『昇仙夢』。《錄鬼簿續編》和《太和正音譜》均不載

此劇名，《今樂考證》、《曲錄》並著錄此劇正名。現存版本均題『賈仲名撰』，現據《錄鬼簿續編》改題『賈仲明』。

各本比較，《古名家雜劇》本沒有標點，王本和隋本有舊式標點，隋本校正了古名家本的一些錯漏之處，除個別字外，各本完全相同。此劇的曲調用南北合套，並由旦唱南曲，末唱北曲，爲元雜劇中僅見。王季烈《孤本元明雜劇提要》評此劇曰：『曲文清麗，可誦可歌，後之誠齋樂府，及內廷供奉諸神仙劇，大都脫胎於此。』

今以古名家本爲底本，以王本和隋本參校。

第一折

（冲末扮南極星引群仙、青衣童子上，云）太極之初不記年，瑤池紫府會群仙。陰陽造化乾坤大，靜中別有一壺天。吾乃南極老人長眉仙是也，居南極之位，東華之上，西靈之境，北真之府，共壽算於〔二〕無窮，掌管一切群仙道德真人。今朝玉帝，因見兩道青氣，下照汴京梁園館聚香亭畔，有桃柳二株，已經年久，有道骨仙風，恐其迷卻仙道，可以差神仙點化。青衣童子，與我喚將洞賓來者。（青衣云）理會的。洞賓師父安在？（扮呂洞賓上云）髮短髯長本自然，半爲羅漢半爲仙。胸中自有吾夫子，到底三家總一天。貧道姓呂，名岩，字洞賓，道號純陽子，乃唐朝進士出身。上國觀光，到於中條山王化店，遇着鍾離師父，傳金丹大道，遂得長生不死之方。想俺神仙，吞霞服日，投至

到此，也非同容易。今日上仙呼喚，須索走一遭去。早來到也。青衣童子報復去，道呂岩來了也。（做報科）（南極云）着他過來。（見科）（呂云）上仙稽首，呼喚貧道有何事？（南極云）洞賓，喚你來別無甚事，今下方汴京梁園館聚香亭畔，有桃柳二株，已經年久，有道骨仙風，恐迷卻仙道。你不避驅馳，可往下方，走一遭去。（呂云）上仙法旨，不敢有違，則今日辭別了上仙，下方走一遭去。因桃柳年深成器，差純陽降臨凡世。先將他點化爲人，〔二〕後指引來入仙隊〔三〕。斷絶了利鎖名韁，逼綽了酒色財氣。有一日得道成仙，直引到瑤池之會。（下）（南極云）呂洞賓下方點化，度脫那〔四〕桃柳二株，必然先教他爲人，後方能〔五〕教他成仙。若見了酒色財氣，那其間返本真方入仙籍。俺仙家道德爲先，桃柳有宿世之緣。有一日功成行滿，都引入大羅青天。（同下）（酒保上云）酒店門前三尺布，人來人往尋主顧。黄酒做了一百缸，九十九缸似頭醋。小可是梁園館一個賣酒的。我這裏有一亭，名曰聚香亭，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景，左有多年翠柳，右有四季嬌桃。南來北往客人，都來此處，飲酒賞玩。今日開了這門面，燒的湯熱，看有甚麼人來。（洞賓上云）朝遊北海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粗。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貧道呂岩是也。奉上仙法旨，來到下方，直至梁園館聚香亭，飲幾杯酒者。（見酒保科，云）酒保，有酒麼？（酒保云）師父請進來，有酒有酒，不問你要甚麼酒。（呂云）與我打二百長錢酒來。（酒保云）這仙長獨自一個，要二百錢的酒。師父，你敢喫不了。（呂云）量這些打甚麼緊。你聽：齋食一斛米，酒飲數百鍾；尚然不醉飽，何況此杯中。（酒保云）有有。這個好酒好菜蔬，師父你慢慢的飲。（呂飲科，云）好飲杯中物，離卻蓬萊路。三醉岳陽樓，點石爲金玉。朝向酒家眠，夜宿牡丹處。桃柳豈難哉，我覷兒

曹數。兀那酒保，再將酒來。兀的不天色晚了也。（做睡科）（酒保云）這先生怎麼睡了？（做叫科，云）仙長，不中，這亭中有妖精鬼魅，醒來去了罷，恐害了性命，我身上也不便。喚不醒他。天色晚了，收拾了傢伙，我還家去，等天明了，我來看他。這個先生沒道理，喫的醉了喚不起。晚夕妖精傷害人，神樂觀裏少住持。（下）（正末上云）我乃梁園館前一株翠柳，已經年久，四時不衰，八節長青，枝榮葉茂，遂得成形。我與嬌桃，約在湖山側相會去。我雖心靈性慧，爭奈是土木之軀，何日是了也呵。（唱）

【北仙呂·點絳唇】〔六〕則爲我根腳培埋，長青可愛，枝梢大。雖然是土木形骸，茂盛多精彩。

【混江龍】綠陰翠蓋，依稀裊娜映樓臺。一任教霜凌雪壓，日炙風篩。近水柔條多雅趣，臨風對月助吟懷。我可便更軟善，無毒害。雖不成神仙之道，也是個梁棟之材。

（云）我在這湖山下，等候嬌桃。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旦上云）妾身乃梁園館前一株嬌桃，我這花四季開放，已經年久，遂得成形。我與翠柳爲其伴侶，今夜風清月朗，約翠柳在湖山畔相會。想我這桃花，（唱）

【南東甌令】多嬌態，甚奇哉。嫩蕊嬌香霞映色，風流可喜堪人愛。家住在天台側，劉郎去後瘦如柴，懶插短金釵。

（做見科）（末云）兀的不是嬌桃姐姐。（旦云）翠柳哥哥萬福。（末云）姐姐恕罪，你看今夕銀河耿

耿，明月橫空，好月色也呵。（旦云）是好月色也呵。（末唱）

【北那吒令】燦銀河世界，正當天月色；繡雲破靉靆，轉花陰弄色；遇良宵好景，會多嬌殢色。（旦云）我與翠柳，豈偶然也。（末唱）也是俺宿世緣，合該載，只落得個夜去明來。

（旦云）量妾身有何德能，着哥哥如此錯愛，深有垂顧也。（末云）不敢。（旦唱）

【南桂枝香】多承錯愛，深蒙款待。則咱這愛戀如山，則咱這恩情似海。（末云）因姐姐容貌非常。（旦唱）我丰姿豔色，我丰姿豔色，你形端無賽。正是桃紅柳綠，則願的四時不改。今夜同相會，只怕青春不再來。

（末云）嬌桃姐姐，遇此良宵，爭忍孤負。（唱）

【北鵲踏枝】趁良宵靜幽哉，願和諧。柳絲長結就同心，桃腮嫩引惹情懷。謝芳卿又不曾見責，怎能够跨蒼鸞同赴瑤臺。

（旦唱）

【南玉包肚】今宵爽快，趁一天風清月白。（末云）我和姐姐飲幾杯酒。（旦唱）飲金杯暫且寧耐，乘時遣興開懷。子這春從天上九重來，好向亭心酒漫篩。

（末云）既如此，咱向亭子上飲酒去。（做見呂科）（末云）嬌桃，不中，咱回去來。（呂醒科，云）小鬼頭那裏去？（末唱）

【北寄生草】見師父威嚴大，神氣藹，唬的我兢兢戰戰磕頭拜。（呂云）你是山妖木怪地鬼麼？

(末唱)不是山妖地鬼人間怪。(呂云)你可是甚麼妖精?(末唱)俺則是多年枯木英靈在。(呂云)貧道搭救度脱你如何?(末唱)若是吾師搭救俺蒼生,早得超凡入聖登仙界。

(呂云)兀那桃柳,你跟我出家去,我教你先爲人身,後教你成仙,意下如何?(旦唱)

【南樂安神】但卻離的紫陌,可憐桃柳潑形骸。只因俺四季不凋衰,不逐流水東風外。超凡,天地也蓋載,還了冤家債。

(呂云)翠柳,你往長安柳氏門中,托化爲男身;嬌桃,你去長安陶氏門中,托化爲女身,二人成其配偶。先教你爲人,後教你成仙。三十年之後,再來點化。桃柳今番已出叢,滿天風雨盡包籠。柳也,你再休舞低楊柳樓心月;桃也,你再不歌盡桃花扇底風。疾,便下方去。(末云)謝了師父。

(旦云)翠柳,咱去來。(末唱)

【北賺煞】今日個得遇大羅仙,道德如天大。桃也再不去向陽弄色,我可便送盡行人纔放解,也是我命運合該。謝師父説明白,今日個苦盡甘來,直至長安名姓改。你休要没顏落色,休等那霜欺雪蓋,願師父早些兒引度俺到蓬萊。(下)

(呂云)誰想今日,度脱了桃柳二株。先教他成人,後教他成仙。奉上仙道德言開,雖桃柳土木形骸,度脱他成仙了道,拜真人同赴蓬萊。(下)

校　記

〔一〕『於』原作『之』，隋本已改。　〔二〕『先將他點化爲人』原脱『將他二字，從隋本補。　〔三〕『後指引來入仙隊』句首原有『然』字，不合七字句格，隋本已删。　〔四〕『那』字原脱，隋本已補。　〔五〕『方能』原脱，隋本已補。　〔六〕【北仙呂·點絳唇】原作『(仙呂·點絳唇)北』，隋本已改。以下凡注明曲牌爲南、北曲均如此。

第二折

(陳員外、李大户同街坊上，云)爲商作賈數年間，江湖來往泛舟舡。家門贏得財源盛，燒香願得子孫賢。小生長安人氏，姓陳名仲澤。此位是李大户，這三位是俺街坊。有一人姓柳名春，字景陽。其妻陶氏，是這長安城中點一點二的財主，家私有萬倍之利的人家。時遇秋天九月，重陽節令，請俺衆街坊，去郊外秀野園，安排酒果，登高賞玩。(李云)員外，既然柳景陽相請，咱再安排茶飯果盒酒肴，回敬與他。(陳云)説的是。咱不避驅馳，郊外登高，走一遭去。柳景陽請俺登高，衆街坊不避塵勞。太平年乘時宴賞，拚歸來鼓腹陶陶。(同下)(正末同旦引興兒上，云)小生姓柳，名春，字景陽，長安人氏。渾家陶氏。自祖父已來，頗積家財萬貫有餘，人皆以員外呼之。大嫂，我想爲人在世，不如受用了是便宜。時遇重陽節令，分付興兒，在這秀野園登高賞玩。請下衆位街坊，俺先到此間。興兒，安排酒果完備了麽？(興兒去)都完備了也。(末云)大嫂，重陽節令，好秋景也

呵。（旦云）真個好秋景也。（末唱）

【北中呂·粉蝶兒】〔二〕昨日個秋雨淋灕，舞丹楓蕭蕭葉墜，聽砧聲別院凄凄。蕩金風，冷玉露，池荷減翠，節令相催。今日個賞重陽登高樂意。

【醉春風】你看那北苑柳添黃，東籬菊放蕊，橙黃橘綠蟹初肥，端的美美。我如今家道興隆，門安户泰，夫榮妻貴。

（旦云）員外，你看那秋色秋光，美景良辰，正好賞玩也呵。（唱）

【南好事近】佳節景相宜，玩賞登高遊戲。園林處處，翻蜀錦落葉紛飛。昇平盛世，設華筵慶賞重陽會。好光陰莫得輕拋，想人生百年有幾。

（末云）真個好景也。興兒，看衆街坊敢待來也。（興兒云）理會的。（陳員外、李大户上，云）衆街坊，咱來到秀野園前也。興兒報復去，道俺衆街坊都來了也。（做報科）（末云）道有請。（做見科）（陳云）柳員外，量俺有何德能，請俺街坊登高，深感厚意。（末云）衆高親，想人生白駒過隙，遇此節令，休要辜負。只是有勞衆位驅馳到此。（陳云）不敢。（末唱）

【北上小樓】衆街坊齊來到已，賞重陽秋光佳致。我安排果桌杯盤，品物希奇，水陸俱備。今日笑吟吟，暢開懷，都教沉醉，樂人間洞天福地。

（陳云）多蒙款待。（做飲酒科）（旦唱）

【南千秋歲】捧金杯摘取黃花香，散朶朶節令相宜。笑語聲喧，笑語聲喧，見這仕女佳人

相攜。登高處，郊原内，我則見管絃聲裏，勝似春光明媚。端的是三秋美景，還家再整筵席。

（末云）咱慢慢的飲酒者。（淨扮劉社長上云）我做社長實無比，年紀高大更有德。一生不肯出人情，則去人家抹油嘴。老漢是長安城中一個社長，姓劉，名得中。俺這街上有個財主，是柳景陽。今日是重陽節，他把街坊都請去秀野園登高去了，偏不請我。如今撞將去，喫些酒肉，也是便宜。早來到了。（做見科，云）你們躲的我好。（末云）我忘請了，老的你休怪。（淨云）怪你怎的？將酒來我喫。（末云）將酒來，你喫你喫。（淨飲科，云）我便喫了，俺老婆在家清坐。（陳云）你好不達時務，你喫了便罷，怎麼説這等的話？（淨云）我不管你。（做搶桌面科）（衆推出科）（淨云）這廝每狐朋狗黨，把我叉出來，推在溝裏，我搶了這一包東西，都污了。我看者。（做笑科，云）不由老劉笑微微，衆人喫酒賞東籬。被我恰纔撞將來，將着酒肉搶如飛。螃蟹約有三十個，又有一隻大公雞。饅頭上面都是糞，羊肉高處沾上泥。今日我也喫飽了，拿到家裏與我老婆喫。（下）（陳云）被這廝打攪了一日。柳員外，天色將晚也，俺衆人告回。（末云）衆街坊先行，俺也便來。（陳云）多擾了，俺回去也。（同下）（末云）衆街坊去了也，看有甚麼人來。（呂上云）撥轉頂門關捩子，伊誰不是大羅仙。貧道呂純陽，離卻仙苑，直至下方，度脱柳春陶氏。他二人可是誰？可是那三十年前，梁園館裏，一個是翠柳，一個是嬌桃，我教他先爲人，後成仙，想登仙道，非同容易。他二人今在秀野園登高飲酒，就此度脱成仙。柳春、陶氏，你好有緣也。可早來到也，我自過去。（做見科，

云）稽首。（末云）恕罪。一個出家的先生，好道貌也。敢問先生那裏來？（呂云）我從天上來。（興兒云）天上來，掉下來跌破頭。（呂云）兀那柳員外，我特來化一齋。（末云）好個仙長也。（唱）

【北上小樓】見仙長容貌偉，神清秀有氣質。（呂云）特來度脫你修行，要你棄了家緣，除免災危。（末唱）你可便度我修行，棄了家緣，免了災危。（旦云）這先生甚麼言語！（末唱）大嫂由他說。俺如今更富貴，年未已是豪傑之輩。我怎肯棄家緣入山隱退。

（呂云）你若跟我出家去，着你尋真採藥，訪道參玄，遨遊閬苑，直到蓬萊，不強如居於塵世，你兀的不死也。（旦唱）

【南越恁好】這先生大叫高呼，你勸修行省氣力，訪蓬萊閬苑，尋真採藥，容易躲人間是非，成仙了道壽命期。（呂云）你休要獃癡。（旦唱）他道俺兩口兒休要癡。俺三十歲夫共妻，雙雙美。休要管他，俺今日且向花前沉醉。

（末云）大嫂，由他鬧去。我困倦了，暫且歇息。（旦云）我也困了，歇息一會。（末旦睡科）（興兒云）您〔二〕都睡了，我閒耍去也。（下）（呂云）他兩口兒都睡着了也。疾，我着他大睡一覺，見個境界。爲桃柳原有仙風，呂純陽降赴樊籠。有一日功成行滿，親引到紫府天宮。（下）（使命上云）雷霆驅號令，星斗煥文章。小官天朝使命，我非凡人，乃上八洞神仙張四郎是也。奉純陽師父法旨，教我夢境中引度柳春與陶氏，走一遭去，早來到也。柳春接聖旨。（末云）大嫂裝香來。（使命云）聖人的命，着小官賫誥命敕劄。着你爲江西南昌府通判，不可誤期。便索長行。（末云）感謝聖

恩。（使命云）小官回聖人的話去也。（末云）喫了筵席去。（使命云）不必筵席，我回聖人的話去也。我出的這門來，他那裏知道俺神仙的道理也呵。就夢中引度桃柳，做神仙天長地久。呂純陽用盡心機，向瑤池參星禮斗。（下）（末云）誰想有今日。大嫂，快收拾行李，便索長行也。（旦云）收拾停當了。（末唱）

【北快活三】今日個受誥敕，做通判到江西。不怠慢莫延遲，咱索早離城內。（旦唱）

【南紅繡鞋】將行李即便收拾，踐程途遠路奔馳。整綱常免差役，調四季用鹽梅。仗才智撫黔黎，仗才智撫黔黎。

（末云）大嫂，咱上任去來。（唱）

【北尾聲】荷方聖今主恩，俺夫妻受誥敕。則願得一朝任滿還鄉內，燕樂親朋齊賀喜。（同下）

校記

〔一〕〔北中呂·粉蝶兒〕原作『（仙呂·粉蝶兒）北』，據律，『粉蝶兒』曲屬中呂宮，隋本已改。

〔二〕『您』原作『恁』，隋本已改。

第三折

（鍾離扮邦老領僂儸上，云）天道幽微日月明，名山洞府氣長清。三千功行朝元去，金丹結就道方成。貧道上八洞神仙漢鍾離是也。今有呂純陽，奉上仙法旨，點化桃柳，先教他爲人，後教他成仙。今已度脫，恐迷卻正道，貧道就夢中於半山等候。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同正旦跚馬上，云）小官柳景陽，奉聖人的命，往江西南昌府爲通判。夫人，咱離家數日，一路上好辛苦也。（旦云）真個是驅馳人也呵。（末唱）

【北越調·鬬鵪鶉】經了些水遠山遙，暢好是天寬地狹。野店生莓，山城噪鴉；崎嶇長途，奔馳瘦馬。昏鄧鄧塵似篩，撲唐唐泥又滑。綠水堤邊，青山那搭。

【北紫花兒序】夕陽古道，客旅人稀，老樹槎枒。一林紅葉，三徑黃花。看了那，高低禾黍紛紛桑共麻。俺則爲功名牽掛，今日個背井離鄉，幾時得任滿還家。

（旦云）相公，偌近遠，我也受不得這等辛苦。（末云）夫人，你如何說這等言語？咱爲功名到此也。（旦唱）

【南訴衷腸】你道是功名牽掛，早過了夕陽下，一帶雲山似圖畫。眼巴巴，幾時得到京華？過山遙路遠怎去，他教我心驚膽顫怕。如今容顏瘦，倒不如受辛勤還家罷，我如今

力困筋乏。

（末云）夫人，你休要那般説。（唱）

【北耍三台】我對你丁寧話，你不必心驚怕。你須受了那官誥敕劄。（旦云）我則要還家去。（末唱）你不去敢有刑法，請夫人鑒察。我爲官理民莫漫誇，你做夫人富貴受用者，你穿上霞帔金冠，你見人呵那其間敢裝幺〔二〕做大。

（云）夫人，來到這山崦中，兀的胡哨響，有強人來了，可怎了也！（邦云）留下買路錢！（旦云）可怎了也！（唱）

【南山馬客】胡哨颼幾聲那答，見強人一簇，吵鬧山下，我心驚腿酸麻。（末云）夫人，你休要怕，按下心膽。（旦唱）唬得我如癡似諍，眼花。（邦云）那裏去？（旦唱）幾乎唬殺，料他不肯放咱。相公你依我者，俺則索停驂，下馬、告他。

（做跪科）（邦云）便好道擒來的敗將，捉住的冤夫，刀劍難存，你有何理説？（末云）太保，聽説一遍者。（邦云）你説。（末唱）

【北調笑令】太保你鑒察，問根芽。（邦云）你那裏人氏？（末唱）俺是那長安富貴家。（邦云）你因何到我這山中？（末唱）我受皇恩理民明教化，爲通判俸祿遷加。（邦云）這婦人是誰？（末唱）與妻兒遠行勞困殺，太保也，可憐見俺背井離家。

（邦云）留下金珠財寶，放你過去。若不與我呵，就殺壞了你。（旦唱）

【南憶多嬌】太保你謀害咱，則待殺，金銀寶貝盡納下，且將性命都擔饒罷。（邦云）有就放你回去。（旦唱）俺便行程，你是我重生父母報答。

（邦云）我便不放，卻是如何？（末唱）

【北耍廝兒】你不要非真當假，大丈夫言出無差，輕言寡信休要耍。俺性命在天涯，淚似懸麻。

（邦云）我務要殺你。（旦唱）

【南江神子】不由人心亂殺，眼睜睜夫妻分離下。遠了家鄉誰牽掛，誰想今朝命掩沙。

（邦云）磨的刀快，我親自下手。（末唱）

【北聖藥王】則見他越怒發，難按納，圖財致命怎干罷。也是俺死限催，命運差，前生遇着這冤家。（邦云）殺殺！（末唱）可憐我一命似飛花。

（邦做殺科，云）休推睡裏夢裏，疾！（下）（末云）有殺人賊！（做醒科）（呂上云）柳春、陶氏，你二人省了麼？（末同旦云）師父，弟子省了也。（呂云）你二人見了境頭也。（末云）弟子見了也。（呂云）你二人跟我出家修行去，待一年半載，引你成仙了道，要你着意者。（末云）謝了師父。（唱）

【北尾聲】從今後跟師父直至林泉下，拴住心猿意馬。謝指教願長生，紫府瑤池受用煞。（下）

（呂云）此二人見了些境頭，跟我修行去，待一年半載，着他成仙了道，未爲晚矣。桃柳人間三十

年，今將大道爲他傳。功成行滿朝真去，一同參拜大羅仙。（下）

校記

〔一〕『裝幺』，隋本作『裝麼』，不從。

第四折

（呂上云）貧道呂純陽。自從度脫柳春、陶氏，心回性悟，知其前生。爭奈不了塵緣，在山中修行。今日是他昇仙之期，再與他個境頭，方能成道。下紫府兩次三番，成正果似易實難。〔一〕頓悟了長生大道，參真人引入仙班。（下）（正末、正旦道扮上云）自從純陽師父，度脫修行，夢中覺悟，知其前生之事。未曾得參上真，在此山中，好幽哉也。（末唱）

【北雙調·新水令】三十年人事若癡愚，謝師父度脫俺省悟。登山採藥苗，近水結茅盧。則爲那一夢華胥，跟師父赴仙路。

（旦云）我則怕爲仙爲道，非同容易也。（唱）

【南晝錦堂】自古，道德非俗。修真養性，燒丹煉藥工夫。利鎖名韁，人我是非皆除。無慮，將寶貝金珠棄如土。若是有緣終到青霄路。（合）尋真侶，今日向彩雲深處，願登仙

府。

（末云）咱兩個兀那山坡下遊玩去來。（旦云）咱去來波。（末唱）

【北甜水令】咱可便轉過山岡，纔離峻嶺，崎嶇徑路。（旦云）你看這裏那桃柳，開的好豔冶也呵。（末唱）則見花柳錦模糊，你可便待向前來，折取一枝，休得辜負。（云）可怎生這裏有此桃柳？（唱）我可便參不透仙謀。

（旦云）好花柳也。（唱）

【南四塊金】桃紅柳綠，則今日朱顏故。朝風暮雨，曉日迎煙霧。桃腮點嫩朱，柳眉愁未足。萬緒千頭，一點情舒。記得當初，也曾經惡雪霜風受過無數苦。

（末云）咱折了一枝，回庵中去來。（旦云）咱去來。（末云）來到庵中也。兀的不天色晚了，暫且盹睡者。（做驚科）（桃柳二神同上）（神云）俺乃桃柳二神，乃是柳春、陶氏前身。今日二人將以成道，奉上仙法旨，着俺二人磨障他去。可早來到也。（做喚門科，云）柳春開門來。（末云）甚麼人大呼小叫？好是奇怪也。（唱）

【北川撥棹】是誰人鬧喧呼，唬的我魂魄無，我卽便走出門户。（神云）那柳春，你見俺二人麼？（末唱）見兩個無徒。（神云）將金銀寶貝來！（末唱）俺出家人有甚寶物？好教我便怒。

（旦唱）

【南川撥棹】因何故，有甚麼寶貝金珠。你那裏仗劍提刀，則是仙家伴侶。（神云）你好無禮

也。（旦唱）我不曾敢冒瀆。（神云）我就殺了你。（旦唱）休要將我性命圖。（神云）你二人敢這等無禮，我好共歹殺了你。（末唱）

【北七弟兄】這廝他惡語，暢好是狠毒，他一心待要圖謀。（云）要金銀，你將的去。（神云）將來波。（末唱）將金銀盡都收拾去，這一場全不用工夫。我和你兩個前生注。（神云）我不要金銀，只待要殺了你。（旦唱）

【南錦衣香】他待要將俺誅，俺可也無門路，死難捱，合相遇。我可甚道門功行，禍福消除，眼睜睜死限在須臾。（神云）你二人受死。（旦唱）怎生得人來救我身軀？俺歸泉世命已夫，磕頭禮拜不放住。可憐見，可憐見，休教間阻。空望斷，空望斷，俺師父。

（神云）我不饒你，務要殺了你。（末唱）

【北喜江南】師父也這其間朗吟飛過洞庭湖。（神做殺科，云）休推睡裏夢裏。（末云）有殺人賊！（呂冲上云）你二人省了麼〔二〕？（末唱）原來是呂純陽又使這權術，見師父威嚴道貌非〔三〕尋俗。與俺便做主，願師父明白指破這迷途。

（呂云）兀那柳春、陶氏，你不知這段姻緣，聽貧道從頭說與：你二人汴京梁園館前兩株桃柳，柳春便是翠柳，陶氏便是嬌桃。已經年久，有宿緣仙分。我奉上仙法旨，特來點化。先教你爲人，後教你成仙。着你托化在長安富豪之家，一夢中見了境頭，就跟貧道出家。爭奈俗緣未退，故着你原神磨障，今日纔得行滿也。則爲梁園館桃柳芬芳，奉法旨飛下穹蒼。我貧道特來點化，托生在富

豪之鄉。若不是一夢中見了境界，怎能够地久天長。桃也再不要年年結子，柳也再不要風裏顛狂。今日個成仙了道。拜真人同赴天堂。（並下）

題目　漢鍾離助道用機關

正名　呂純陽桃柳昇仙夢

校記

〔一〕『似易實難』的『實』原作『爲』，隋本已改。

〔二〕『省了麼』原空缺，隋本已補。

〔三〕『道貌非』三字原空缺，依文意補。

王子一

小傳

王子一，名、號不詳。籍貫、生平事跡，均無可考。明初人朱權《太和正音譜》在明樂府作家中列名第一，《元曲選》署名『元王子一』，可推爲元末明初人。《太和正音譜》錄其所作雜劇四種：《海棠風》、《楚臺雲》、《劉阮天台》、《鶯燕蜂蝶》，唯《劉阮天台》一種傳世。此劇取材於南朝宋劉義慶《幽明錄》中劉晨、阮肇遇仙的故事，爲神仙度化劇。《太和正音譜》評其詞『如長鯨飲海』，『風神蒼古，才思奇瑰，如漢庭老吏判辭，不容一字增減，老作！老作！其高處如披琅玕而叫閶闔者也。』

劉晨阮肇誤入桃源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完整的本子有五種：一是《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本；二是《古名家雜劇》本；三是《元曲選》本；四是《柳枝集》本；五是李開先《改定元賢傳奇》本。前四種題目正名均作：『太白金星

降臨凡世，紫霄玉女夙有塵緣。青衣童子報知仙境，劉晨阮肇誤入桃源。』唯《柳枝集》本將『霄』字誤作『簫』。各本簡名不一，《元曲選》本和《柳枝集》本均作《誤入桃源》，《古名家雜劇》本作《誤入天台》，脈望館本作《劉阮天台》。第五種未見，僅載於傅惜華編《明代雜劇全目》。各本均題『王子一』著，可定此劇確爲王子一所作。

各本比較，《元曲選》本和《柳枝集》本的曲白比較接近，《古名家雜劇》本和脈望館本比較近似，《元曲選》本最爲精煉，《柳枝集》本次之，《古名家雜劇》本和脈望館本略繁，有些明顯的錯漏。今以《元曲選》本爲底本，以《柳枝集》本、《古名家雜劇》本和脈望館本參校。

第一折

（冲末扮太白星官引青衣童子上，云）吾乃上界太白金星是也。奉上帝敕命，遣臨下界，糾察人間善惡。有天台山桃源洞二仙子，係是紫霄玉女，只爲凡心偶動，降謫塵寰。又見天台縣劉晨、阮肇，此二人素有仙風道骨，向因晉室衰頽，奸讒竊柄，甘分山林之下，脩真煉藥，以度春秋。今日必上天台山採藥，不免將白云一道，迷其歸路。卻化一樵夫，指引他到那桃源洞去，與二仙子相見，成其良緣，多少是好。但可惜劉、阮二人塵緣未斷，終有思歸之心，那時節我再度他未爲晚也。正是：平空舒出拿雲手，指引山中採藥人。（下）（正末扮劉晨、外扮阮肇各帶砌末上，云）某姓劉名晨，這位兄弟姓阮名肇，俱係天台縣人氏。幼攻詩書，長同志趣，因見奸佞當朝，天下將亂，以此潛

形林壑之間，無志功名之會。現在天台山下蓋一所茅庵，與兄弟脩行辦道。豈不聞聖人之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倒大來達時務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嘯傲煙霞，寸心休把、名牽掛。暗裏年華，青鏡添白髮。

【混江龍】山間林下，伴藥爐經卷老生涯。眼不見車塵馬足，夢不到蟻陣蜂衙。閒來時靜掃白雲尋瑞草，悶來時自鋤明月種梅花。不想去上書北闕，不想去待漏東華。似這等鵾鵬掩翅，都只爲狼虎磨牙。怕的是斬身鋼劍，愁的是碎腦金瓜。怎學他屈原湘水，怎學他賈誼長沙。情願做歸湖范蠡，情願做噀酒欒巴。攜閒客登山採藥，喚村童汲水烹茶。驚戰討，駭征伐；逃塵冗，避紛華；棄富貴，就貧乏。學聖賢洗滌了是非心，共漁樵講論會興亡話。羨殺那知禍福塞翁失馬，堪笑他問公私晉惠聞蛙。〔二〕

（阮肇云）兄長，時當春暮，我和你上天台山去採種藥苗，似這景物真堪玩賞也。（正末唱）

【油葫蘆】一上天台石徑滑，踐翠霞。則見這竹籬茅舍兩三家，聽得那夕陽杜宇啼聲煞。這時節春風桃李花開罷，我雖不伴長沮事耦耕，學嚴陵〔三〕理釣槎。常則是杖頭三百青錢掛，抵多少坐三日縣官衙。

【天下樂】也算個閒趁東風數落花，榮華、誰戀他。敢則是瓦盆邊幾場沈醉殺，快清風袍袖寬，倦紅塵路徑狹，便休題相逢不下馬。

(云)登高履險，不覺困倦，就此松陰之下，拂石而坐，少憩片時。(做坐科，阮肇云)我和你在山林下脩行，不過窮居野處，昇高望遠，想那朝中爲官的利澤施于天下，聲名流于後世，其間孰得孰失，兄長所見若何？(正末云)兄弟，〔三〕那爲官的到底不如我閒居的好。(唱)

【那吒令】朝廷内怨煞、薦賢的叔牙，林泉下傲煞、操琴的伯牙，磻溪上老煞、釣魚的子牙。人情似啖馬肝，世味如嚼蜂蠟。嘆紛紛塵事搏沙。

【鵲踏枝】遠奢華，近清佳。火煉丹砂，水煑黄芽。牢拴住心猿意馬，急疏開利鎖名枷。

(阮肇云)這幾年天下荒荒，干戈並起，不能够風塵寧靜。若有英雄生於此時，覷事業如拾芥耳。(正末云)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兄弟，還只是我們的見識高得多哩。(唱)

【寄生草】我情願棄軒冕離人世，傍泉石度歲華。一任他英雄並起圖王霸，烟塵並起興戈甲，異端並起傷風化。我和你韜光晦跡老山中，煞強如齊家治國平天下。

(太白扮老人上云)那劉、阮二人來了。吾先使白雲一道，迷其歸路，化作樵夫，立於路傍。他二人必來問路，卻指引他到桃源洞去借宿，豈不與二仙子相遇。(正末同阮做起行科，云)兄弟，天色漸晚，藥苗已採，便可下山回家去罷。(唱)

【幺篇】去去山無盡，行行路轉差。則爲那白雲漸漸迷高下，不由咱寸心悄悄躭驚怕。見一個村翁遠遠來迎迓，我這裏爲迷山路問樵夫，抵多少因過竹院逢僧話。

(做見科，太白云)賢者何由經此？(正末云)俺兄弟二人上山採藥，信步遊玩至此。(唱)

【醉中天】信腳山之下，洗耳水之涯，正失路迷踪没亂煞。（帶云）得遇老人呵，（唱）抵多少買得龜兒卦。（太白云）二位可通個姓名，現居何處？（正末唱）我兩個本東莊措大。（太白云）我看你二位生得齊整，像個出仕的人。（正末唱）休認做名題科甲。（太白云）二位可還有甚陪伴的麼？（正末云）若問我陪伴的呵，（唱）無非是麋鹿魚蝦。〔四〕

（云）小生姓劉名晨，兄弟姓阮名肇，現在天台山下閒居脩行。（太白云）二位既是脩行，每日在山中有甚生涯過遣？（正末唱）

【金盞兒】你問我甚根芽，甚生涯，我那裏看家猿鶴年高大，當門松檜樹槎枒。常則是道書堆玉案，仙帔疊青霞。端的個山中閒宰相，林下野人家。

（太白云）我看二位都是讀書君子，方今聖朝以賢良方正取士，二位不去求名應舉，卻是隱遁山林，爲着何來？（正末云）小生與兄弟慕山林幽雅，遂有終焉之意，那爲官的我怎麼學他？（唱）

【後庭花】並不想有軒車有駟馬，我則願無根椽無片瓦。出來的一品職千鍾祿，那裏有六韜書三略法。他都是井中蛙，妄稱尊大。比周公不握髮，比陳蕃不下榻。空結實花木瓜，費琢磨水晶塔。斗筲器不足誇，糞土牆容易塌。兒童見驚訝殺。〔五〕

【青歌兒】空一帶江山江山如畫，止不過飯囊飯囊衣架，塞滿長安亂似麻。每日價大纛高牙，冠蓋頭踏，〔六〕人物不撑達，服色儘奢華。心行更奸猾，舉止少謙洽。紛紛擾擾由他，多多少少欺咱。言言語語參雜，是是非非交加。因此上不事王侯，不求聞達，隱姓埋名

做庄家，學耕稼。

（太白云）二位，此處到山下還有數里之遙，天色已晚，若歸去恐爲狼虎所傷。兀的青山那搭，紅輪直下，有個桃源洞人家，可投宿一宵去。〔七〕（正末舉手做謝科，云）多謝指引。（唱）

【賺煞】投至的山上採芝回，早難道江上踏青罷。眼見得路迢遙芒鞋邋遢。抵多少古道西風鞭瘦馬，嘆明朝回首天涯。謾嗟呀，那裏也出入通達，不覺的枯木寒煙噪晚鴉。望青山那搭，紅輪直下，兀的是白雲深處有人家。（同阮下）

（太白云）吾指引他二人往桃源洞去了也，別遣青衣小童報知二仙子，與他成此夙緣。（詩云）尋真不覺路迢遙，早見斜陽轉樹梢。咫尺洞天風景異，碧桃花下鳳鸞交。（下）

校　記

〔一〕〔混江龍〕一曲，『不想去上書北闕』的『想』字各本作『慣』，『不想去待漏東華』各本均删『不想去』三字。『似這等鵾鵬掩翅，都只爲虎狼磨牙』二句，各本作四句：『棘闈射策，薇省宣麻，捐軀爲國，戮力忘家。』『怎學他屈原湘水，怎學他賈誼長沙』二句各本均無。第一個『情願做』各本作『羨』，第二個『情願做』各本無。『情願做噀酒欒巴』句下各本多數句：『嘆鵾鵬掩翅，狼虎磨牙。荒荒秦宮走鹿，凄凄漢苑啼鴉。嗚呼越邦勾踐，哀哉吳國夫差。自弔屈原湘水，每懷賈誼長沙。延殘喘車服不馭，養終年斧鉞無加。盼庭柯乃瞻衡宇，狎麋鹿而友魚蝦。』〔二〕『嚴陵』二字各本作『鴟夷』。〔三〕『兄弟』二字下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多二句：『豈不聞「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四〕〔醉中天〕曲結尾『休認做名題科甲』、『無非是麋鹿魚蝦』二句，柳枝集本作『是和非半籌

不掛，繫不食吾豈匏瓜。』脈望館本和古名家本略同，唯『是和非』作『休覷的』。　〔五〕〔後庭花〕曲中『不足誇』各本作『不久乏』，曲尾各本均多一句：『識者論不足誇。』　〔六〕『每日價大纛高牙，冠蓋頭踏』二句，各本擴展至四句：『每日價出入公衙，省院行踏，大纛高牙，宰相頭踏。』　〔七〕『可投宿一宵去』句後各本均多一詩：『尋真不怕路迢遙，不覺斜暉轉樹梢。咫尺洞天風景異，碧桃花下鳳鸞交。』底本將此詩移至本折尾，作下場詩，唯『不覺』作『早見』。

第二折

（二旦扮仙子引侍女上，云）子童二人乃上界紫霄玉女，偶因有罪，降謫人間，現居天台山桃源洞中，今經日久。有太白星官，命青衣童子來報，說目下有天台縣劉晨、阮肇二人，與子童有五百年仙契，今來採藥，必當相會。不免分付侍女們安排酒果，親自出洞迎接去咱。（正末同阮肇上，云）不想入山採藥，盤桓日夕，竟被白雲迷其歸路，遇一樵夫指引去桃源洞人家寄宿一宵，行來數里，尚未得到。兄弟，似此路徑，登高涉險，索受艱苦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風力緊，羽衣輕，露華濕，烏巾重。我本爲厭紅塵跳出樊籠，只待要撥開雲霧登丘隴，身世外無擒縱。

【滾繡毬】香滲滲落松花把山路迷，密匝匝長苔痕將野徑封。靜巉巉鎖煙霞古崖深洞，高聳聳接星河峭壁巑峰。鬧吵吵棲鴉噪暮天，悲切切玄猿嘯晚風。絮叨叨鷓鴣啼轉行不

動，磣磕磕踞虎豹跨上虬龍。白茫茫遍觀山下云深處，黃滾滾咫尺人間路不通，眼睜睜難辨西東。

【倘秀才】我待學煉九轉丹砂葛洪，上萬丈崑崙赤松，因此上思入風云變態中。（云）兄弟，你看一溪流水，幾片落花，這山中必有人家也。（唱）則見一溪流水綠，幾片落花紅，兀的把春光斷送。

（云）兄弟，這般景物，暢是宜人，我且題咏幾句咱。（阮云）兄長正好題咏幾句，小弟拱聽。（正末唱）

【滾繡毬】水呵，莫不黃河天上來？花呵，莫不碧桃天上種？水呵，索強如翠岩前三千丈玉泉飛迸，花呵，乾閃下鬧西園一隊隊課蜜遊蜂。水呵，則是彌漫三月雨；花呵，可惜狼藉一夜風。水呵，近滄波濯塵纓一溪光瑩；花呵，性輕薄亂飄零枉費春工。水呵，抵多少長江後浪催前浪；花呵，早則一片西飛一片東，歲月匆匆。

【倘秀才】我這裏長嘯時草木振動，悵望處風濤怒湧，不覺的悄然而悲悚然恐。（阮肇云）咱兩個則傍這一道流水尋去，料的前面必有個漁家，可以投宿。（正末唱）盼不的漁家春水渡。（阮肇云）這山中敢有個寺兒麼？（正末唱）聞不見僧寺夕陽鍾。（帶云）兄弟呵，（唱）咱兩個莫不被樵夫調哄？〔一〕

【滾繡毬】我這裏度危橋拄瘦筇，俯清流靠古松。（云）兄弟，你看水上流出一杯飯來了。（唱）見一杯胡麻飯綠波浮動。（做取分食科）（唱）想行廚只隔雲峰。進程途一二里，見樓臺三四重，勢嵯峨走鸞飛鳳，晃分明金碧玲瓏。（內做奏樂科，正末云）這是甚麼響？（唱）又不是數聲仙犬鳴天上，又不是幾處樵歌起谷中。〔二〕（帶云）待我聽咱。（做聽科）（唱）只聽的環佩丁冬。

（二仙子引侍女將砌末上，云）劉晨、阮肇二人已到了，不免引着侍女，將酒禮樂器出去迎接者。（正末做見科）（詩云）天和樹色靄蒼蒼，霞重嵐深路渺茫。雲寶滿山無鳥雀，水聲沿澗有笙簧。碧紗洞裏乾坤別，紅杏枝頭日月長。願得花間有人出，免教仙犬吠劉郎。兄弟，你看霞光鳳馭，羽蓋霓旌，笙歌繚繞，珠翠妖嬈，這都是那裏來的？（阮肇云）是好蹺怪，好蹺怪。（正末唱）

【呆骨朵】你便鐵石人也惹起凡心動，莫不是駕青鸞天上飛瓊？似這般花月神仙，晃動了文章鉅公。（做相見科，旦云）劉郎、阮郎，請同到舍下。（正末云）他女娘家怎知我們的名姓？便以劉郎、阮郎呼之？兄弟，我和你莫非是夢中麼？（唱）沒揣的撞到風流陣，引入花衙衙，擺列着金釵十二行，敢則夢上他巫山十二峰。

（做行到科）（正末云）到這境界，分外幽絕，令人翩翩然有出塵之想，不知生等何緣得至於此。（唱）

【脫布衫】光閃閃貝闕珠宮，齊臻臻碧瓦朱甍，寬綽綽羅幃繡櫳，鬱巍巍畫梁雕棟。

【醉太平】注金波碧筒，燒銀燭紗籠，笙歌引至畫堂中。紅遮翠擁，人心此會應相重。人情今夜初相共，人生何處不相逢，早忘卻更長漏永。

（二旦做意把盞科，云）草草杯盤，不足以待賢者，惶恐惶恐。（正末謝云）生等不才，多承錯愛，何以克當。（唱）

【倘秀才】則見他喜孜孜幽歡密寵，便一似悄促促私期暗通。怎消得翠袖殷勤捧玉鍾。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兀的般受用。

（小旦扮金童玉女上云）咱兩個奉王母仙旨，將這仙桃來獻桃源洞二仙子，兼賀得壻之喜。（正末云）兄弟，這話那裏說起？（阮肇云）兄長，豈不聞酒中得道，花裏遇仙，也是常事。（正末唱）

【滾繡毬】真乃是羅綺叢、錦繡中，出紅妝主人情重，玳筵開炮鳳烹龍。受用些細腰舞、皓齒歌，琉璃鍾、琥珀醲。抵多少文字飲、一觴一詠，列兩下進仙桃、玉女金童。不覺的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筵宴將終。

【叨叨令】記不的軒轅一枕華胥夢，學不的淳于一枕南柯夢。盼不的文王一枕非熊夢，成不的莊周一枕蝴蝶夢。倒大來福分也麼哥，倒大來福分也麼哥，恰做了襄王一枕高唐夢。

【三煞】帽檐偏側簪花重，衫袖淋漓污酒濃。品竹調絲，移商換羽，搭粉摶酥，走斝飛觥。

一個個濃妝艷裹，一對對妙舞清歌，一聲聲慢撥輕攏。贏得我忘懷昆仲，拚卻醉顏紅。

【二煞】一杯未盡笙歌送，兩意初諧語話同。效文君私奔相如，比巫娥願從宋玉，似鶯鶯暗約張生，學孟光自許梁鴻。他年不騎鶴，何日可登鰲，今夜恰乘龍。說甚的只鸞單鳳，天與配雌雄。〔三〕

【隨煞尾】色籠葱，光瀲灩，山環水遶天台洞。勢周旋，形曲折，虎踞龍盤仙子宮。本意閒尋採藥翁，誰想桃源一徑通。謾嘆人生似轉蓬，猶恐相逢是夢中。月滿蘭房夜未扃，人在珠簾第幾重。結煞同心心已同，綰就合歡歡正濃。焚盡金爐寶篆空，燒罷銀臺燭影紅。身在天台花樹叢，夢入陽臺云雨踪。準備着鳳枕鴛衾玉人共，成就了年少風流志誠種。（同下）

校記

〔一〕『調哄』柳枝集本作『指空畫空』。　〔二〕〔滾繡毬〕曲中『又不是數聲仙犬鳴天上，又不是幾處樵歌起谷中』二句，各本作：『只聽的金鈴犬吠梧桐月，紅袖人歌楊柳風。』　〔三〕〔二煞〕一曲，底本比各校本多一句：『似鶯鶯暗約張生。』

楔子〔一〕

（小旦上云）小妾是桃源洞仙子侍從的，爲劉晨、阮肇二人與俺仙子有五百年夙世姻緣，自去春與仙子成了姻眷，到今剛及一載。奈二人塵緣未斷，又早思歸，今日令我等先將酒果到十里長亭伺候，待仙子與劉阮相別。（正末同阮肇、二旦乘車上，云）咱兄弟二人自去春到桃源洞中，多感二位小娘子錯愛，倏忽一載。且莫說他溫香軟玉，恩意綢繆，只是繡閣蘭房，儘也受用不盡。怎奈心中只想回歸鄉裏，目今又值暮春時候，聞得百禽鳴野，使我思歸之意一倍加切，不免暫時告別回家。小娘子休得見怪。（二旦做打悲科，云）我二人自謂終身已得所托，剛纔一載，乃遂別乎？常言道：心去意難留，賤妾便當相送，親至十里長亭，一杯餞別。（做把酒科）（正末回酒科，旦云）賤妾聊賦一詩相贈。（詩云）殷勤相送出天台，仙境那能卻再來。雲液既歸須強飲，玉書無事莫頻開。花當洞口應長在，水到人間定不回。惆悵溪頭從此別，碧山明月照蒼苔。（正末云）多謝小娘子厚意，這般眷戀。但此別非久，不過旬日之間，便當再會也。（唱）

【仙呂·賞花時】我做甚三疊陽關愁不聽，也只爲一段傷心畫怎成。則不是人感慨別離情〔二〕，聽兀那流鶯樹頂，先啼出斷腸聲。

【幺篇】抵多少綠暗紅稀出鳳城，拚得個倒盡沙頭雙玉瓶。直到這十裏短長亭，避不的登

山驀嶺，便只索回首問前程。（正末同阮下）

（旦云）他二人去了也。我等本待和他琴瑟相諧，松蘿共倚，爭奈塵緣未斷，驀地思歸。雖然係是夙因，卻也不無傷感。倘若天與之幸，再與他相見，亦未可知。（詩云）人間無路水茫茫，王洞桃花空自香。只恐韶光易零落，何時重得會劉郎。〔三〕（並下）

校記

〔一〕『楔子』部分脈望館本、古名家本均併入第三折的開頭，古名家本在〔賞花時〕曲下標『楔子』二字。

『情』原作『輕』，從各校本改。

〔三〕脈望館本和古名家本無以上四句下場詩。

〔二〕

第三折

（淨扮劉德引沙三、王留等將砌末上，云）某姓劉名德，現在天台縣十裏莊居住。時當春社，輪着我做牛王社會首，今日請得當村父老，沙三、王留等都在我家賽社。豬羊已都宰下，與衆人燒一陌平安紙，就於瓜棚下散福受胙飲酒。牛表、伴哥，你把柴門緊緊的閉上，倘有撞席的人，休放他進來。（衆做打鼓燒紙、飲酒科）（正末同阮肇〔一〕上，云）自到桃源洞中，與那兩個小娘子結成姻眷，不覺過了一載。爲聞百鳥鳴春，頓起思歸之念，再尋舊路回家。兄弟，你也看見這眼前景物，都更變不同了，好傷感人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兔走烏飛，搬不盡古今興廢，急回來物換星移。成就了鳳鸞交、鶯燕侶，五百年夙緣仙契。不多時執手臨岐，倒攬下乾相思一場憔悴。

【醉春風】則被這紅灼灼洞中花，碧澄澄溪上水，賺將劉阮入桃源，暢好是美、美。受用他一段繁華，端詳了一班人物，別是個一重天地。

（做行路科，阮肇云）兄長，這一路上全不似舊時光景，卻是何故？（正末唱）

【迎仙客】下坡如投地穽，驀嶺似上天梯。這的是蝴蝶夢中家萬里。不甫能雨纔收，沒揣的風又起。似這般風雨凄凄，早難道遲日江山麗。

【紅繡鞋】見了這三五搭人家稀密，過了這百千重山路逶迤〔二〕。那裏也新郎歸去馬如飛。愁的是林深禽語碎，怕的是路遠客行遲。呀，卻原來鷓鴣啼煙樹裏。

（云）早來到這裏，望見那古寺，過了一座小橋，便是家中了也。（唱）

【醉高歌】望見那蕭蕭古寺投西，行過這泛泛危橋轉北；早來到三家疃上熟遊地，這搭兒分明記得。

（正末做意驚見科，云）好怪，這兩株松樹我去時親手栽下，與兄弟上天台山採藥。到今只有一年光景，這兩株樹怎麼就長得偌來大，不由我心中好生疑惑。（阮肇云）我也記得，這等大的快，敢則是地肥哩。（正末唱）

【普天樂】曾得個幾風霜〔三〕，多年歲，爲甚麼松杉作洞，花木成蹊。往時節將嫩苗刨土

栽，今日呵見老樹衝天立，見了這景物翻騰非前日，不由人幾般兒心下猜疑。修補了頹垣敗壁，整頓了明窗淨几，改換了茅舍疏籬。

（做打家喚門科）開門咱，我來家了也。（淨云）果是有撞席人來，休開門！（正末唱）

【石榴花】則見這野風吹起紙錢灰，蓼蓼的撾鼓響如雷。原來是當村父老衆相知，賽牛王社日，擺列着尊罍。（做叫云）劉弘，開門來，開門來！（唱）到的這柴門前便喚咱兒名諱，他那裏默無聲弄盞傳杯。一個個緊低頭不睬佯粧醉，方信道人面逐高低。

【鬬鵪鶉】我今日衣錦還鄉，兒呵，你也合開門倒屣。（云）劉弘，快開門來！（淨云）你則是個撞席的饞嘴，怎麼敢叫劉弘？要討我打你！（正末唱）我這裏道姓呼名，他那裏嗑牙料嘴。則道是餔啜之人來撞席，饕餮他酒共食。似恁般妄作胡爲，敢欺侮咱浮踪浪跡。

（淨云）今日當村衆父老在我家賽牛王社，燒一陌紙，祈保各家平安，那裏走將這兩個不知羞恥的人來要我酒肉喫，倒魘鎮俺衆人一年不吉利。（正末唱）

【上小樓】則見他一時半刻，使盡了千方百計。喫緊的理不服人，言不諳典，話不投機。看不的喬所爲，歹見識，刁天決地。早難道氣昂昂後生可畏。

（淨云）這等撞席的人，倒敢胡言亂語的。牛表、沙三，急忙打出去者！（衆做打科）（正末唱）

【幺篇】真乃是重色不重賢，度人不度己。使的這牛表、沙三、伴哥、王留，唱叫揚疾，走將來手便箠，腳便踢，將咱忤逆。這的是孩兒每『孝當竭力』。

(云)我是劉晨，同兄弟阮肇去春上天台山採藥，今年歸家。你是何人，倒來打我？(淨云)你這兩個面生可疑之人，我那裏認的你，快去快去！(正末唱)

【滿庭芳】你道我面生可疑，便待要揚威耀武，也合問姓甚名誰。那些個吐虹霓三千丈英雄氣，全不管長幼尊卑〔四〕。(淨云)我父親劉弘在日，嘗說老爺劉晨上天台山採藥不歸，到今百餘年，知他是狼餐豹食，你還提他則甚？(正末唱)你道我上天台狼餐豹食，誰想我入桃源雨約雲期。休得誇強會，瞞神唬鬼，大古裏人善得人欺。

(淨云)這兩個漢子是風魔是九伯。我記的父親在日對我說，老爺劉晨上天台採藥，那一年親手栽下門前這兩株松樹，到今百餘年，兀那松樹長的偌大，我父親劉弘也已故許多年了。你道是上春採藥去的，你則看這樹，難道一年便長得這般大小？(正末做省悟科，云)則這句話可將我提省了也。我適纔到得門首，見這兩株樹便覺有些疑惑，這等看來，當真去百餘年了。孩兒，此非汝的罪過也，則是我的愚濁。方知道『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信有之也。(唱)

【十二月】嘆急急年光似水，看紛紛世事如棋。回首時今來古往，傷心處物是人非。(云)想那桃源洞呵，(唱)若不是嫦娥月窟，必定是王母瑤池。〔五〕

【堯民歌】呀，生拆散碧桃花下鳳鸞棲，端的個人生最苦是別離，倒做了伯勞飛燕各東西，早難道有情何怕隔年期。傷也波悲。登高怨落暉，添幾點青衫淚。

(正末做打悲科，云)你父親劉弘已死，你又是他孩兒，卻是我一家骨肉。我當年同兄弟阮肇上天

台山採藥，只爲日暮迷其歸路，遇一樵者指引，到桃源洞去投宿。行至數里，忽見金釘朱户，似王者之居，有笙歌一部，簇擁二女子，迎接我二人，到家筵宴，成其夫婦。剛及一載，爲聞百鳥鳴春，思歸故里，早已物換星移，過了一百多歲，信知彼處乃是神仙之境。（阮肇云）兄長，這等看來，我和你便不歸家也罷了。（正末唱）

【耍孩兒】〔六〕方信道洞天深處非人世，包藏着雲踪雨跡。（帶云）我想臨行之時，（唱）怎將斷腸詩句贈別離，分明是漏洩與肉眼愚眉。他道花當洞口應長在，水到人間定不回。參透了其中意，本是個神仙境界，錯認做裙帶衣食。

（淨云）聽了你這一篇話，你敢真是俺老爺，做了神仙回家來的？老爺，則你一向在那裏受用？（正末唱）

【五煞】我受用淡氤氲香噴鵲尾爐，光瀲灩酒傾蕉葉杯。腳趔趄佳人錦瑟傍邊立，醉疏狂閒吟夜月詩千首，眼迷希細看春風玉一圍。到今日歸何地，〔七〕想殺我龍肝鳳髓，害殺我螓首蛾眉。

【四煞】也曾交頸睡並手行〔八〕，也曾重裀坐列鼎食。不枉了百年三萬六千日。依舊索背將寶劍匣中去。再也不倒着接籬花下迷。成就了風流壻，匹配上鸞交鳳友，差排下蝶使蜂媒。

【三煞】他那裏一壺天地寬，兩輪日月遲，不比這彩雲易散琉璃脆。但不知別來仙子今何

在，從今后逢着仙翁莫看棋。回首更人世，我只怕泰山石爛，滄海塵飛。

【二煞】現如今桃源好結縭〔九〕，問甚麼瓜田不納履。我和他武陵溪畔曾相識。寂寞了十二闌瑤臺仙子吹簫伴，迢遞了五百里芳草王孫去路迷，闌珊了三千年王母蟠桃會。生疏了日邊飛翠鸞丹鳳，冷落了云外鳴玉犬金鷄。

【尾煞】遮莫你奔關山千百重，進程途一萬里，我則怕春光去了難尋覓。（云）兄弟，咱和你去來。（唱）趁着這幾瓣桃花半溪水。（同阮肇下）

（淨云）不想我老爺劉晨果然遇仙，回來已經隔世，方悟彼處非凡，急急的與阮肇復入山中去了。雖然如此，我又不認的他，知道是真是假，也不必去追尋他了。只是我這牛王社父老每不曾勸的酒，如何是好？（衆云）今日天氣又好，酒席又盛，雖則被那兩個撞席的攪擾了這一會，然也喫得醉的醉了，飽的飽了，我們都散罷，待明年容在下還席。（並下）（淨云）父老每都散了也。這兩個畢竟是甚麼人？非是俺喃喃篤篤，爭奈他面生不熟，也不知這劉晨果然是俺爺爺也，又不知那阮肇當真是俺叔叔。又没處辨他假真，任去來不須追逐，縱然在桃源洞煉藥燒丹，只不如俺牛王社醉酒飽肉。〔一〇〕（下）

校記

〔一〕『阮肇』古名家本和脈望館本作『外末』。

〔二〕『逶迤』各本作『高低』。

〔三〕『風霜』原作『星霜』，從各

校本改。

〔四〕『長幼尊卑』脈望館本和古名家本作『見賢思齊』。　〔五〕『想那桃源洞呵』原無，從柳枝集本補。『若不是』原作『若不遊』，『必定是』原作『必定到』，從各本改。　〔六〕〔耍孩兒〕曲牌下古名家本多一句曲文：『這的是世間甲子須臾事。』而脈望館本和柳枝集本都將此句移至曲前說白的結尾，按律此曲牌爲九句，古名家本多一句，應爲抄寫時將白作曲文之誤。　〔七〕『到今日歸何地』古名家本和脈望館本作『盼殺我也絶纓會』。　〔八〕『也曾交頸睡並手行』，古名家本和脈望館本作『尊席坐步障行』，柳枝集本作『想着那聯席坐步障行』。　〔九〕『好結縭』各本作『可去冠』。　〔一〇〕『非是俺喃喃篤篤』至『只不如俺牛王社醉酒飽肉』一段下場韻白，各校本均無。

第四折

（太白〔二〕引青衣童子上，云）當日劉晨、阮肇二人上天台山採藥，吾以白雲一道，迷其歸路，化一樵者，指引入桃源洞中，與二仙子成就良緣。惜乎二人塵緣未斷，各動思鄉之念。比及回家，已經隔世，方悟仙凡有異。如今他再入山中，尋訪桃源，渺無踪跡。不免顯示真像，指引他到洞，再與二仙子相會，也是我救度他出世超凡的好事。必須先遣青衣小童，去那洞中，報知仙子出來迎接他。道猶未了，那劉、阮二人早到。（正末同阮肇上，云）自家與阮家兄弟，急到山中訪那桃源洞，往往來來，再不得其舊路，怎能够與二仙子相見？豈非緣薄分淺，致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滿襟情淚濕青袍，伴離人一竿殘照。行不上巖巒臨澗絶，盼不到宮闕倚

天高〔二〕。一弄兒行色蕭條，恰便似遊仙夢撒然覺。

【駐馬聽】四顧寂寥，綠樹依依雲渺渺。一聲長嘯，青山隱隱水迢迢。看花長在洛陽橋，休官不上〔三〕長安道。歸路杳，也是我尋真誤入蓬萊島。

【沈醉東風】成就了東牀壻伏低做小，宴會了西王母接貴攀高。引動這撩雲撥雨心，想起那閉月羞花貌。撇的似遶朱門燕子尋巢，没來由北往南來走一遭。眼見的離多會少。

（做行科，云）兄弟，我和你走了這半日，但見高山流水，竟不知那桃源洞卻在何處？（阮肇云）敢這桃源洞也似竹林寺有影無形的？（正末唱）

【殿前歡】不覺的五魂消，則見這無媒徑路草蕭蕭。急煎煎似上蜿蜒道，一會價心癢難揉。這時節武陵溪怎喑約，桃花片空零落。胡麻飯絶音耗，做了個雲迷楚岫水淹藍橋。（做嘆科，云）這等尋來尋去，杳無踪跡，使我進退無門，如之奈何。兄弟，我和你共賦一詩，聊以自遣。（阮肇云）兄長請先倡。（正末詩云）再到天台訪玉真，青苔白石已成塵。笙歌寂寞閒深洞，雲壑蕭條絶舊鄰。（阮肇詩云）草樹總非前度色，煙霞不是往年春。桃花流水依然在，不見當時勸酒人。（正末唱）

【雁兒落】也是我一事差，百事錯，空惹的千人罵，萬人笑。本則合暮登天子堂，没來由夜宿襖神廟。

【得勝令】這的是人怨語聲高，我今日得命也無毛。吉丁當掂碎連環玉，生可擦分開比翼

鳥。夢斷魂勞，身未到、心先到，分淺緣薄，有上梢没下梢。

（二末做投崖科）（太白現像急喝云）劉晨、阮肇休胡尋思，吾乃上界太白金星，爲你二人與桃源仙子有夙世姻緣之分，你前日採藥迷路，吾曾化爲樵夫，指引入洞。今復來此，迷其舊路，聽吾指引。（正末同阮拜科，云）愚民肉眼不識大仙，只望垂憫，指示前路。（唱）

【沽美酒】怎肯學鵾鵬飛雜燕雀，芝蘭長混蓬蒿。可正是忙處人多閒處少，早着我迷踪失道，無處訪舊時樵。〔四〕

【太平令】但得你天公指教，抵多少晏平仲善與人交。你若肯扶傾濟弱，我可便回嗔作笑。一會價記着、想着、念着，（帶云）休道是人呵，（唱）馬也有垂韁之報。〔五〕

（太白云）那前面桃花開處，兀的不是洞門？你兩個此一去，休得忘了大道，只待功行完日，同登天府。（正末同阮謝科）（唱）

【落梅風】過了這蒼苔徑獨木橋，路崎嶇寂無人到。劉郎這回歸去了，亂山頭、杜鵑休叫。

【甜水令】原來是路轉峰回，林深樹密，猿啼虎嘯，知他在何處教吹簫。（二旦引侍從仙樂上科，正末唱）猛見這香霧空濛，祥雲縹緲，瑞烟籠罩，還怕咱没福堪消。〔六〕

（二旦云）不意今日又得相會也。（正末唱）

【折桂令】依然見桃源洞玉軟香嬌，一隊隊美貌相迎，一個個笑臉擎着。今日也魚水和諧，燕鶯成對，琴瑟相調。玉爐中焚寶篆沈烟細裊，絳臺上照紅妝銀蠟高燒。人立妖嬈，

樂奏簫韶，依舊有翠遶珠圍，再成就鳳友鸞交。

（太白云）衆仙近前，聽我囑付。（詞云）紫霄仙謫來人世，脩真在桃源洞内。有劉阮共慕清虚，厭浮榮甘心韜晦。當暮春採藥入山，與二女夙稱仙契。被白雲迷失歸途，吾指引驀然相會。成就了兩姓姻緣，完結了百年伉儷。甫一歲二子思家，塵緣重凡心未退。急歸來物換星移，訪子孫已更百歲。見門前小樹參天，方省悟仙凡有異。再來時路徑全非，何處認舊遊之地。又是吾指引來歸，神仙眷依然匹配。三年后行滿功成，赴蓬萊同還仙位。

題目　太白金星降臨凡世　紫霄玉女夙有塵緣

正名　青衣童子報知仙境　劉晨阮肇誤入桃源

校記

〔一〕『太白』，古名家本和脈望館本作『老末扮太白星官』。　〔二〕『行不上巖巒臨澗絶，盼不到宮闕倚天高』二句，古名家本和脈望館本作：『道不行乘槎浮海闊，時不遇攀桂仰天高。』　〔三〕『上』原作『止』，從脈望館本、柳枝集本改。　〔四〕『早着我迷踪失道，無處訪舊時樵』二句，古名家本和脈望館本均作：『豈不聞投之以木桃，報之以瓊瑤。』　〔五〕〔太平令〕一曲中，『但得你天公指教』，古名家本和脈望館本均作：『願聽咱太公家教。』

『我可便回嗔作笑』，二本作：『我正待追歡取樂。』〔六〕〔甜水令〕一曲中，『知他在何處教吹簫』，古名家本和脈望館本作『抵多少攀棲鵲之危巢』。『還怕咱没福堪消』，二本作『不由人心癢難撓』。

黃元吉

小傳

脈望館抄校于小谷本《黃廷道夜走流星馬》劇署『黃元吉』撰，然此人未見於任何著錄，故其生平不詳。《錄鬼簿續編》佚名作者作品中有《流星馬》，可知此人活動年代應在《錄鬼簿續編》成書之前，與賈仲明、劉東生等爲同時人物。所撰雜劇已知的惟有此劇。此劇四折〔尾聲〕曲云：『都慶賀一統江山大明國』。據此，此劇當作於明初無疑。

黃廷道夜走流星馬

劇目說明

此劇今存二本：一、脈望館鈔校于小谷本，題目作『房玄齡謀略施兵法，李道宗智退金戈甲』；正名作『賢達婦捨命救兒夫，黃廷道夜走流星馬』。二、王季烈《孤本元明雜劇》本，該本據脈望館本轉錄，除改正了個別明顯錯漏外，其它全同脈望館本。

此劇據脈望館本移錄，以王本參校。

第一折

（冲末房玄齡上云）一片忠心貫日月，兩條眉鎖廟堂臣。虔心至意施公正，報答皇王爵祿恩。小官房玄齡是也。今太宗即位，四海晏然，八方寧息，千邦納進，萬國來朝。端的是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方今寰區一統，都來進貢，惟有沙漠野驢萬户，不來進貢。他倚仗着人強馬壯。他有一匹馬，背駝三將，入水如踏平地，日行千里流星馬，此乃是無敵之騎。聖人着小官傳與李道宗，便着差能言舌辯，通曉沙漠人言説語，你可去説將這匹馬來。若來時，重重加官賜賞。若無人去呵，便着李道宗自去。若有人去，便來回話。忙傳敕旨叩金階，索喚差撥梁棟材。用言説話流星馬，你與我便催進貢赴京來。（下）（外扮李道宗、正旦扮卜兒領小末尼、祗候上開）王法條條誅濫官，刑名款款理無端。爲官清正天心喜，作宰爲臣民意歡。老夫姓李名喚是道宗。父承閥閱，祖受簪纓。今謝聖恩可憐，封幽州都總管之識。嫡親的四口兒家屬：老夫人楊氏。孩兒喚做昇平，幸得武舉狀元及第。有一女子，喚做滿堂嬌，招一壻姓黄，雙名廷道。此人有經綸濟世之才，補完天地之手，深通六國之語，能寫他邦番字。此人不在蘇張之下。老夫早間有房玄齡傳敕旨，與老夫説，有沙漠野驢萬户，他有一匹日行千里流星馬。聖人的命，着老夫差一員足智多謀深通六國語的人，説這匹馬去。有那馬呵，封官賜賞；若無這馬呵，着落老夫身上，要成這樁大事。夫人，想老夫幼年

間苦征惡戰，相持廝殺，那等英雄！如今老夫年邁，將往日英雄，一筆都勾，今日成何濟！（正旦云）老相公雖幼年間苦征惡戰，若非往日成功效力，赤心報國，豈有今日榮顯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憑着你智運機籌，氣冲牛斗，將那邊關守。端的是鎮壓諸侯。受了些惡戰討，雄爭鬬。

【混江龍】今日個掃清宇宙，戰場中征塵土雨一時休。端的是濃噴熱血建功時，亂捽人頭。你將那三略六韜憑戰策，端的是千軍萬馬逞驊騮。今日個八方四海可也賀昇平，纔能够乾坤一統江山秀。今日個有榮有貴，端的可也無慮無憂。

（道宗云）夫人，想老夫幼年間，常施英雄之心，苦戰惡敵之意，我旗開得勝，馬到功成。如今老夫蒼顏皓首，鬢髮斑白，今日成何用也呵！（正旦云）老相公，端的是韶光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趲少年。信有之也呵！（唱）

【油葫蘆】端的是人到中年萬事休。想幼年間武藝熟，見如今眼昏猶識陣雲愁。則他這人年過半百精神驟，常言道月過十五還依舊。憑着你經綸般濟世才，補完的天地手，你可便逞英雄施勇猛，將敵軍鬬，博一個青史把名留。

【天下樂】則他這萬古清風播九秋，想肥馬輕裘，享富貴天祿脩。則要那盡忠心報國，志堅意久。向麒麟圖畫中，入凌煙閣上有，這的是男兒漢得志秋。

（道宗云）夫人，聖人的命，着我舉保個能言舌辯，足智多謀的人，去沙漠取索這千里流星馬。可着

誰去的是？（小末尼云）父親在上，想用人之際，正好赤心報國，方顯忠良。要一個能言舌辯，足智多謀的人，我想來別人也去不的，則除是姐夫黃廷道。他有神鬼不測之機，辨風知勝敗謀略之意，通沙漠之言，寫六國之字。他可以去沙漠，取這流星馬去。（道宗云）孩兒，你也說的是。你與我喚將黃廷道來，我與他商量，他本意如何。（做喚科）（末扮黃廷道同旦兒上開）黃卷青燈一腐儒，九經三史腹中居。學而第一須當記，養子休教不讀書。小官姓黃名勝字廷道。幼習儒業，頗習遁甲之書。小官通六國之言，能寫他邦番字。前春應過舉，在此李總管大人家作贅。正在房中看些兵書，說父親呼喚，小姐，俺見父母走一遭去。（見科）（道宗云）黃廷道，奉聖人的命，因沙漠野驢萬户有一匹馬，是日行千里流星馬。聖人的命，着老夫差一個語言便利通曉沙漠的人。語說這馬去。你舅子舉保你去，說你文通三略，武解六韜，你休避驅馳，你直至沙漠，取索這匹馬來。若回來成功者，自有加官賜賞。（黃末云）父親，您孩兒想來，養軍千日，用在一朝。您孩兒深通番字，頗曉沙漠之言。父親母親休憂慮，憑着您孩兒三寸之舌，穩情取流星馬到。您孩兒手裏輕輕垂一釣，我着他款款上鈎來。您孩兒願往，走一遭去。（旦兒云）黃廷道，您軟弱，多着些人幫扶您去。（黃末云）小姐放心，不必用人。出的雁門關，到沙漠，我自有個見覿。（正旦云）黃廷道，則要您堅心用意，智謀雙全。一壁廂安排酒餚，與黃廷道送路。明日是個好日辰，你便索長行。將酒來，則要你鞭敲金鐙，得馬還鄉。則要你有志者！（唱）

【村裏迓鼓】則要你腹中才智，更和你那滿懷錦繡。那馬若是你乘騎的到來，你可便取個

功名成就。據着你那武藝通，文風盛，機謀廣有。施謀。撥天手策，凌雲志氣，劍揮星斗，你不枉了喚做那文章魁首。〔二〕

【元和令】你休着俺父母憂，我則怕你落人機彀，則你那別離行色淚凝眸。聽耳邊風亂吼，不刺刺馬蹄踏破塞天秋，則要你披星和月走。

【上馬嬌】則要你心兜〔三〕，將你那巧計搜。你不可沿路上飲金甌，我則怕醉時節復還醒，醒還又緊守。怕追逐，我這裏憂意不相投。

【遊四門】我則怕一事無成兩鬢秋，你得意莫追求。聽胡歌靼曲無昏晝，勃海樂聲幽，你且便休貪着錦纏頭。

【勝葫蘆】我可便囑付你的衷言你自收，得便時便回頭。有如那大海波中下釣鈎。那其間鞭敲金鐙，滿斟玉斝，得勝便慶喜在鳳凰樓。

（道宗云）孩兒去滿飲數杯，明早行。準備樂器，衆人與我動樂者。（細樂了）（正旦云）黃廷道，則要你用心者，着意苦志用功。（黃末云）母親放心，您孩兒用些小機謀。必要和流星馬來進奉。（正旦云）則要你應的口者。你用心者。（唱）

【寄生草】你道文共武曾經練，弓馬上忒慣熟。則他那沙陀寨地難奔走，更和那胡兒馬劣能馳驟，他可便人人勝似巴山獸。若見了黑河青塚怨雲愁，你休做了江州司馬青衫袖。

（黃末云）則今日辭別了父母，便索長行。（道宗云）孩兒也，你忠心效力，苦用功勞！（正旦云）孩兒也，你前程吉利者！（旦兒云）丈夫也，我專等回音。（黃末云）小姐省煩惱，我便來也。（正旦唱）

【賺尾】今日個女孩兒守閨房每日家習挑繡。兒也你可便學禮義，擇朋揀友，苦志勤讀，將學業脩，博的個冠世儒流。你此一去莫懷憂，則要你早早的回頭。這的是官差不自由。到那裏馬得能在手，則要你不分個星晝。若來了呵，我着你便坐中談笑覓封侯。（下）

（道宗云）黃廷道收拾行程，着人防護，送出雁門關外，全憑智量機謀，專等流星馬到。你小心在意，我專等回音。孩兒也，則要你全憑舌劍與唇槍，用計鋪謀巧提防。老夫今朝敬奉一杯酒，我親身送過到沙場。（黃末云）父親放心，先去雁門關，等您孩兒。憑着您孩兒舌劍唇槍，施謀用計，我穩情取進貢到來，不必父母動勞心意。可用着我呂望六韜書，施展我那黃公三略法，你看我架彩雲飛出雁門關，我手裏還你那日行千里流星馬。（同下）

校記

〔一〕此句原作『你不在了做喚做那文章魁首』，『在』字應爲『枉』字之誤，第一個『做』字爲衍文，今改。　〔二〕『兜』字下，王本原校記云：『「兜」疑是「機」字。』

第二折

(把雁門關千户上開)馬喫和沙草，人磨帶血刀。地寒氈帳冷，殺氣陣雲高。某乃是沙陀野驢萬户手下千户是也。我奉萬户的言語，管領着雁門關的口子，恐防有天朝使臣往來，又怕各處巡哨軍馬。但是一應人，拿捉住獻與俺萬户。今日天空雲淨，無其事，俺演些武藝者。(黄末上云)小生黄廷道。自離了京師，改變了衣服，隨身帶些乾糧，出的雁門關，可早來到口子上。那裏有人演習武藝哩。我向前，我自有個主意。官人每休放冷箭，小生有説的話。(千户云)是個粘漢，休放箭，拿近前來。搜他那身上，若有甚麼呵，你那裏人氏？姓甚名誰？你爲甚麼侵犯邊境？你説的是，萬事全休；若不是，一刀揮之兩段！(黄末云)官人每可憐見，小生洛陽人氏，姓黄名勝字廷道。幼習儒業，頗習韜略之書。應舉去來，不得及第。我羞歸故裏，懶睹鄉閭。別無以次親人，我多聽的您這野驢萬户賞罰明白，招賢納士，不虐害軍卒，任用賢良。我一徑的來投降於麾下。望那官人可憐見小生。(千户云)兀那秀才，你説的怕不甚好，不知那萬户心裏如何。小番與我拿住着，俺見萬户走一遭去來。(下)(扮野驢萬户上開)番番番，地惡人犇。騎寶馬，跨雕鞍，渴飲羊酥酒，飢餐鹿脯肝。鳳翎箭手中施展，寶雕弓臂上斜彎。筵前酒闌胡旋舞，丹青寫入畫圖間。某野驢萬户是也。我幼習番字，頗看兵書。操番兵每日射弓，練軍士馬上磨箭。俺行兵處盡按管樂用計鋪謀，相持時盡按孫吳安營下寨。天晴雲淨，都來那李陵臺上射雙雕；日暖風和，去那蘇武坡前射

塞雁。都是些能征沙塞子，敢戰的北番官，某手下番兵百萬，猛將千員。某寸鐵在手，萬夫不當之勇。我威鎮沙漠，我喝上將，不敢正眼視之。某能射三隻連珠箭，透中穿楊。某跨下有一匹流星馬，日行千里，他背駝三將，入水如踏平地，乃世之寶騎也。某每日操練軍士，比試番官，將各處口子，着人掌把，恐防透漏軍情，防備仔細。今日打圍罷，無甚事，番官，怕有甚軍情信息，便報某知道。（千户引黃廷道上）（千户云）小番拿住這廝者，休着走了，我見萬户去。來到也，報復去，道有把雁門關千户，見萬户有話説。（番官云）你則在這裏，我報復去。（報科，云）有把雁門關的千户，有話説。（萬户云）把雁門關的千户呵，見我有甚麼話説？着他過來。（做見科）（萬户云）千户，你把口子呵，你見我有甚麼話説？（千户云）無事也不敢來見。正演習武藝，拿住個粘漢犯界。問其故，他要投降與萬户。我不曾殺壞他，一徑的拿將來見萬户來。（萬户云）那人在那裏？（千户云）見在這裏。（萬户云）拿過來。（黃末做見科）（萬户云）兀那廝，那裏人氏？姓甚名誰？爲甚麼侵犯我這邊境？説的是，自有個商量；説的不是呵，番官那裏，就拿去殺壞者！（黃末云）小生洛陽人氏，姓黃名勝字廷道。幼習儒業，頗諳韜略之書。應舉去來不得及第，我羞歸故裏，懶睹鄉閭。我無以次親人。我多打聽的萬户賞罰明白，招賢納士，不虐害軍卒，任用賢良。我一徑來投降於麾下。大度豁達義氣深，決勝千裏辨輸贏。納諫如流招賢士，不弱田文慷慨心。（萬户云）君子千言有一失，小兒千言有一當。此人儒生的舌劍唇槍，能言快語，俺這沙漠，再得這等一個識字的人，俺這一枝軍馬，便是全美了。我問你，你家鄉中有甚麼人？（黃末云）小生幼小，父母雙亡，以次親眷皆無。小生漂零海角，流落天涯。若得萬户肯任用呵，小生願情捨死報恩也。（萬户云）這

個是天指引將這個賢士來與我，他也不是受貧的。番官，你問他有婚也無婚？無婚呵，將我小姐茶茶，與他爲妻，我招他做女壻，他意下如何？（番官云）黃廷道，俺萬户要招你做女壻，你心意下如何？（黃末云）萬户免我死，又任用我，又要招擢我爲壻，小生銜環結草，難報此恩！小生願隨鞭鐙。（萬户云）既然你無妻室，將我小姐茶茶，與你爲妻，小番領到後帳裏見小姐去。（黃末云）理會的。（下）（萬户云）歡來不似今朝，喜來那逢今日。天對付與我個女壻，必然敲牛宰馬，做個慶喜的筵席。番官，一壁廂喚將保兒赤來，整治筵席。這的是天成匹配好姻緣，幸助吾家吐氣全。敲牛宰馬番官賀，準備開懷慶喜筵。（下）（李道宗同小末尼、旦兒上，云）桃謝柳密纔夏至，菊凋梅褪又春來。黃廷道好不幹事也，去了三年，馬也不見來，人也不見來。他領着聖人的命，莫非廷道陷番在沙陀？使老夫切切於心，倦倦挂念。我多曾着人雁門關打聽，有人言説，黃廷道在那萬户家爲壻，他也是不得已而爲之。不得空，便盜不得他這馬來。早間聖人又問，責他有外心。老夫回言並無此事，若有此事，將我這一家老小承當。聖人的命，着我再差人接應他去。可着誰走一遭？（旦兒云）父親，別人去也不中，則除是您孩兒去親救黃廷道去也。（道宗云）孩兒也，則怕你去不中麼！（旦兒云）父親放心，我幼小曾習雙刀劣馬，着兄弟送到我雁門關。我到口子上，我自有個主意，好歹要見黃廷道。（道宗云）孩兒也，你小心。（旦兒云）父親，我盡忠不能盡孝。我一則爲這流星馬，二來救黃廷道。我是個施朱傅粉女裙釵，我今日盡忠孝力踐塵埃。沙陀若見黃廷道，我和你不分星夜走京來。（下）（小末尼云）父親放心，我領着三千人馬，送到雁門關，着小姐去。我將這軍士在那裏操練，我專等回信。你是個施朱傅粉女釵裙，則要用智鋪謀巧計生。你若

是得馬人回相接應，那其間鞭敲金鐙凱歌聲。（道宗云）孩兒也，你用心着志者。孩兒也，你打聽消耗，你早早回還。則爲那黃廷道歲久年深，使謀計苦用功心。接夫主不分星夜，雁門關專等回音。（下）（黃廷道同正旦扮番女、通事〔二〕番官等上）（黃末云）兩行翠袖風流體，數管羌笛品鷓鴣。帶酒歸來人簇擁，絳紗影裏美人扶。小官黃廷道，自離京師，來到沙陀，可早三年光景也。多謝岳父將小姐與我爲妻，將我做上賓看待，用意賓服小官。這三年這流星馬並不曾能見，不曾飛放打圍。每日家則是殺羊宰馬飲酒，醉而復醒，醒而復醉，終非是我本願。這三年違了宣敕，不見進貢回京。知他我那岳父心中，怎生煩惱。小姐，每日家這等飲酒快樂，將何答報你的恩也！（正旦云）小千户，你每日家飲酒，則想你那家鄉不歡喜，你可是爲何？（黃末云）小姐不問我，我也不說。小姐，你生居沙漠，長在幽燕。坐的是樺皮車輛，卧的是氈毛帳房。你渴飲羊酥酒，飢餐鹿脯肝，獐狍麋鹿朝朝食，野馬牛羊日日餐。四時刮地狂風下，土雨黃塵亂刮寒。俺京師四時有不謝之花，八節有長春風景。出則大纛高牙，入則奢華受用。要衣有四時羅錦千箱，要食有水陸珍羞百味。又有那佳人捧臂，壯士擎鞭，呼奴喝婢，那等受用，怎能得見？收拾天下風光景，除了京師到處無。（正旦唱）

【中呂·粉蝶兒】想你那錦繡中原，覷了這酷寒天怎不心倦。他和咱一一難言。何不便往沙陀居塞北，端的是春秋不辨。你看那雪滿長天，端的是舞鵝毛朔風如箭。

【醉春風】俺父親鎮守着雁門關，每日家馬和人常教演。終朝殺馬做筵席，將愁懷來遣、

遣。虎兒赤吹彈，保兒赤割肉，畢徹赤把體面。

（云）莽古歹打剌酥次來比。（通事云）保兒赤次拾列杯者。迷失迷哈比賽艮打剌酥次來兀無來。

（做遞酒科）（黃末云）我不省的你每說話，你則依着俺漢兒每說話。（正旦云）官人，你差了也。俺生於塞北，長在沙陀，俺怎生說的過來？莽古歹將酒來。（唱）

【乾荷葉】雖不動俺樂聲喧，怎比您那列華筵，撒銀杯打剌酥從頭兒勸。冷共熱俺當先，好共歹你親傳。則他酒溫時鑪〔二〕鍋熟味難全，你可便則去俺那裏銀瓶裏鏇。

（正旦云）莽古歹哈答剌五者。（通事云）者者帖兒各。（千户引旦兒上，云）我是這雁門關千户，拿住這婦人，他說和這裏官人關親，不曾殺壞他。到帳房裏見通事官人去。來到也。（做見科）（通事云）那顏哈剌咬兒赤剌。（千户云）小官把雁門關，拿住這個婦人，他說道和官人關親，我不曾殺壞他，一逕的拿來見官人來。（通事云）也麥哈剌咬兒赤剌。（旦兒云）官人，不省的達達官人番語，我則說的漢兒話。（通事云）你是漢兒人，你不省的俺達達番語，我問你是甚麼人？（旦兒云）我是官人親眷。（通事云）呀、呀、呀，娘子休怪，通事不知。你則在這裏，我報復與俺官人娘子知道去了。（通事見科）（正旦云）莽古歹赤年空俺。（通事云）也隱迷都也麥哈杯。（正旦云）赤哈敦哈剌咬兒赤剌。（通事出問旦兒云）你從那裏來？（旦兒云）俺從長安城中來。（通事云）你可走了多少路程？（旦兒云）我行了二千里田地。（通事見正旦云）倚看民火牙兒哈荼兒也也來。（正旦云）民安倚看大牙兒哈荼兒鐵兒高赤呵媽薩赤來者備。（通事問旦兒云）你從那個口子裏過

來？〔三〕（通事見正旦云）也七阿媽薩一來四。（正旦云）雁門關赤哩赤哈仙亦來者備。（通事見旦兒云）俺把口子的官人，不曾問你甚麼人，怎生放過你來？（旦兒云）我說是官人的妹子，不曾擋我，着我過來了。（通事見正旦云）托勤那顏阿斤堆兒來。（正旦云）也麥那顏阿斤堆引度赤來者備撒因撒因亦來亦來。（通事見旦兒云）俺官人娘子見是親眷，十分歡喜，娘子有請。（旦兒見正末下拜科）（黃末云）我道是誰也，原來是我的妹子。你不在家中侍奉父母，二千里田地來到這沙陀地面，有甚勾當？通事，你便與我趕將他回去，休着他在這裏。（正旦云）小千户，你差了也。想俺姑姑偌遙遠田地尋着你，正可殺羊宰馬做筵席纔是，你怎生着他回去？你心兒好生歹人。（唱）

【上小樓】他去了呵則道是咱家不賢，則將你個哥哥埋怨。他〔四〕行了那千里程途，涉水登山，到俺跟前，你着他便動轉回帝輦。我將俺那姑姑留戀，他須是那俺公婆家的當房親眷。

（黃末云）既然小姐賢惠呵，看着小姐的面，着他住幾時，便着他回去。（正旦云）莽古歹者古歹撒答哩備哈敦掃者。十列赤來或林備哈孩米蝦大輪米般拾哈來哈者孩塞因者米食塞艮打剌酥打剌酥備亦來五耶塞艮塞因。哈敦鎖胡塌八杯。（通事云）那顏哈敦阿斤堆虎林備打剌酥亦迷虎而赤納都知虎兒搠兒牙禿罕琶巴氣茶塞銀例剌塞因孛着剌塞因孛赤那顏亦來孛者塞因孛者赤那顏鎖忽塌把。塞因塞因。（衆動樂聲）（達達舞住了）（正旦云）莽古歹喚的金牙說哈敦杯着都戀賽塞。（副淨上云）我是金牙實啅嘸，好喫饅頭和餅者。每日則在帳房裏睡，老鼠拖了我一隻靴。我是野

驢萬户的舍人是驢駒子，爲我悦廝殺人，喚我做鐵脇金牙。我十八般武藝，無一般兒我會，每日帳房裏拿虱子，輪着晚夕入屁眼。俺姐姐説道，有一個漢兒婦人來，要與我做老婆，我睃一睃。（做見旦兒摟科，云）鐵別里州何媽何者也撒郎麻里畔呵是回回也。（黄末云）熬糟禽獸無理！這個是我的妹子，甚麽道理，走將來把他摟抱住，甚麽道理，那個得這體面！（正旦云）小千户你省煩惱。（唱）

【上小樓】他待爭來怎地爭，待言來不敢言。我見他似拆對的鸞凰，失配的鴛鴦，似熱地上蚰蜒。你道他便廝摟着廝抱着，這是俺這達達人廝見。俺這裏比不的你漢兒人家體面。

（黄末云）小姐，着人笑話，外觀不雅，教他回去。（通事云）那顔那顔，亞卜亞卜。（淨云）我又不曾要他來。你説道有個婦人，我則道與我做老婆，我則摟了他一摟，你便煩惱，可不取些兒和氣。我是金牙實不中，正望婦人雙結親。不想可是他老婆，通事也，入你哈敦五都魂。（下）（黄末云）這的不中了。夫人，我和你跪着小姐。小姐可憐見，這個那裏是我妹子，他是我的幼小兒女夫妻。他因我離家應舉，三年不回去，他一徑辭別了父母，來尋認我來。小姐怎生可憐見，留下他一處住坐，不忘俺夫婦之情。想小姐三從四德皆全，仁義忠直盡曉。不爭你不成全他這夫妻，枉惹後人罵我。爲父母年邁雙全，我到沙陀整整三年。不想道今日相逢，小姐你可憐見，教我夫妻團圓。（正旦唱）

【十二月】這的是天合的這繾綣，眼見的離了的那多年。他兩個廝見廝當，那些兒相愛相憐〔五〕。他我跟前雖不敢道弄權，終則是那壁兒教心偏。

【堯民歌】天也我本是好因緣翻做了惡因緣，呀是今日個您團圓勝似俺團圓。你被翻紅浪宿雙鴛，我獨對青燈伴獨眠。各要個心也波堅，心堅石也穿。（云）莽古歹隱都也買，五苦八住者兵非後罷。（唱）且看這受苦的男兒面。

（黃末云）小姐可憐見，容留我這夫人一搭裏住。你這賢惠心，萬載名揚。（正旦云）莽古歹，你對俺爺爺說，上手下再搭一個帳房，與小千户漢兒娘子住，應用的茶飯，休着少了。殺羊宰馬做筵席，與漢兒娘子慶喜。明日便布起圍場，打圍飛放，就鞴〔六〕着流星馬全副披掛，與漢兒娘子看。與我準備的嚴整者。（黃末云）多謝小姐。（正旦唱）

【耍孩兒】打圍獵射隨吾便，寶袋内雕弓緊懸。塞天鴻雁一聲齊，平踏開萬里莎煙。這馬遙觀西北天邊，近款放輕都去八千，龍骨高風蹄健，這馬穿山過嶺，不索你縱馬加鞭。

（黃末云）小姐則説道，有一匹日行千里流星馬，三年我不曾見，明日我看這匹馬者。（正旦唱）

【二煞】有這馬不索愁鹿共獐，常籠着鷹與犬，演圍場，學飛放，習弓箭。辜負了凄迷芳草連天外，不托着銜花落馬前。雖不是春繫在垂楊院，縱然是爛醉在銷金帳底，那裏也簪花在沽酒堤邊。

（黃末云）這流星馬直這般有本事，我可是敢騎麼？（正旦唱）

【尾聲】長樂坡如腳底行，終南山似眼面前。這馬他日行千里如奔電，(云)你若得這馬騎呵，(唱)那裏怕一去長安路兒遠。(下)

校　記

〔一〕『通事』原作『通使』，據王本改。下同。　〔二〕『鑪』原作『鑼』，據王本改。　〔三〕此句下疑有脫文。

〔四〕『他』原作『你』，據王本改。　〔五〕『憐』原作『連』，據王本改。　〔六〕『鞴』原作『背』，今改。

第三折

(野驢萬户上云)野管羌笛韻，悲風戰馬嘶。縷金畫面鼓，打着面雲月皂雕旗。某乃野驢萬户。頗奈黄廷道無禮也！他投降我，我見他出語非俗，能文解武，我招他做女壻，三年並無外心。不想他漢兒娘子來到，説那家鄉透漏軍情，盜流星馬私奔便走。『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你偷的是假流星馬，真流星馬怎生着你看見？你兩口兒走的到那裏！便着茶茶小姐結束威嚴，領五百番將，趕上黄廷道拿捉住。我自有個號令，我然後點就二十萬番兵，我便來接應你。大小三軍，聽吾將令：青氈笠子，似千千層荷葉初開；雲色皮裘，似萬萬朵梨花乍放。馬上鑾鈴廝琅琅，腰間〔一〕寶帶簌碌碌。鼉皮鼓打撲鼕鼕，葫蘆琴彈支楞爭。風動皂雕旗，似〔二〕空中鴉舞。列軍卒，排劍戟，弓弩層層，七層軍排成陣勢。青霽海黑胡突蘆語話相同。緶頭髮，大歇項，契丹達子，眼歐摳，

眉倒麄。達達番軍，黃牙黑臉偏坐儭，撒髮黃鬍實是恨。瞞天放起雕翎箭，衆軍則聽鼉鼓聲。頭頂金盔腕懸鞭，番兵猛將數千員。拿住逆賊必殺壞，血踐東南半壁天。（下）（衆番官戴臉兒裝扮跚竹馬嗩吶喇叭哱囉調個大打圍）（下）（黃廷道、旦兒跚馬兒上）（黃末云）自家黃廷道的便是。自來到沙陀，三年光景，流星馬我正兒眼也不曾見，多虧了茶茶小姐看覷我。不想我妻來到，說我誤了宣限。我止望偷盜了流星馬，俺兩口私奔逃走，不想偷的是假流星馬。三日光景，這馬困乏，不能前進。俺兩口兒三日不曾喫飲食，人困馬乏。這野驢萬户，必着人來追趕俺。若趕上呵，俺兩口兒性命如之奈何也？兀那塵土起處，必有番官來也。（番官通事、正旦騎馬上）（正旦云）莽古歹將母驎催動。（通事云）衆那顏阿不阿剌赤哈敦也年睹兒兀者備。（正旦云）黃廷道你好歹也！（唱）

【越調·鬬鵪鶉】則俺這達達人誠實〔三〕，並不道心生狡猾。你可爲夫主來尋，可怎生卻將咱調發。您美甘甘的成雙，爭忍我冷清清守寡。他可便前面行，我則去後面踏。恰盼出曉日淹淹，正直着寒風颯颯。

【紫花兒序】馬踏開一川莎草，風篩破雙臉芙蓉，鞭摔碎兩岸蘆花。將一個天仙般神女，我不合配與俺兄弟金牙。這的是俺便哏差，他一點真心痛牽掛，他怎肯一離兩罷。走不到蘇武堤邊，是則是則到的李陵臺直下。

（通事云）他騎的是假流星馬，量他走的到那裏！（正旦云）我好歹趕上他，看他兩口兒說甚麼。

（唱）

【雪裏梅】歹婆娘甚〔四〕交加，又不道有爭差。他可便主意兒非輕，我端的放心不下，趕上時將他休殺。

【古竹馬】試看咱不索用披掛，黃廷道狡佞奸猾。背義〔五〕走路遠波喳，趕上時命掩黃沙。是咱趕他乘騎駿馬，雕鞍斜跨，怕踏碎莎草黃華。過漢軀〔六〕淺水凹答，行過時馬踏乏。是他膽大漫黃沙，一縷青牙似箭發。遮莫是黃天晚景，半竿紅日，趕海角天涯。

（云）兀的不是黃廷道。與我拿下馬來，休殺壞他。我問你：爲甚麼背了我走了？你說！（黃末云）小姐可憐見，自來到沙陀，音信不通，三年光景。俺渾家到來，說俺父母年紀高大，每日思念我不能還家，則因此瞞着小姐，私奔到於家鄉探望父母。小姐，你想着俺夫婦之情，饒過我這性命，放我回去，我血又不中喫，肉又不中吃，你若殺壞我呵，枉惹萬代罵名。小姐，怎生可憐見。（通事云）強盜忽剌海，走到那裏去？將皮絛縛了，見俺萬户去。忽剌海，忽剌海。（做鞭打科）（正旦唱）

【拙魯速】你將那鐵兒古來手中拿，怎不教人怒容加。攔頭着鞭打，不登登怒發，你休將他那娘嗨着罵。小官人你聽者，你可便因甚麼甚麼使狡猾？歹渾家問你者，負心賊再敢麼？你可便本意是真假，不索你虛花。我見他手慌腳亂，揎拳攞袖，急慌的慌的便要殺。

（黃末云）小姐可憐見，饒過俺性命者。（通事云）忘恩背義的人，要他做甚麼，哈剌兒殺壞了他罷！（正旦云）那得個媳婦殺丈夫的理來？既然爲你父母孝順的心腸，我不殺你，我放你回去。

（黃末云）小姐，想我在此三年光景，小姐看覷，不曾有半霎相離。我有千般不是，不曾與小姐商量，我私奔還鄉，背恩回去。小姐，你在沙陀，獨自個幾時是了？道不的一馬不背兩鞍，雙輪豈碾四轍，烈女怎嫁二夫？小姐，你若肯背暗投明，弃了沙陀，到於天朝，看了中原之景，端的是錦繡之鄉。見了大人，着你受其封贈，五花官誥，四馬香車，入則榮貴，出則奢華，爲夫人縣君，不強如你在這塞北，幾時是你顯耀時節？小官不敢自專，小姐心下不錯。（正旦云）小千户，你起來，我也有心跟將你去天朝見聖人，則怕我這通事不肯，我和他商量。通事，黃廷道說來，他回天朝去，撒不的我，獨自個在此沙陀，幾時是了？一馬不背兩鞍，雙輪豈碾四轍，烈女豈嫁二夫？你領着番官回去，和我父親說，我不回來了，跟着黃廷道直至天朝，背暗投明，我拜降去也。（通事云）他是個忘恩背義的人，你倒不殺壞他，倒跟着他去了。他是漢兒人，你是達達人，你假使有不是，罵你呵哩。（正旦云）罵我來，不會罵你。（通事云）他假使打你呵哩。（正旦云）打我來，不會打你。（通事云）你去你去，這等不干我事。（正旦云）通事說與俺父親，便來投降納漢，年年進奉，便將流星馬進貢到天朝。也顯的俺忠孝兩全。俺投京去也。（唱）

【尾聲】一席間〔七〕話都言罷，到京師滿斟着金波〔八〕玉斝，每日家炮龍烹鳳喫羊羔，倒大來無事無非快活殺。

（黃末、旦兒、正旦同〔九〕下）（通事云）小姐堅意不肯回沙陀，他往天朝投降去了。我如今回了萬户的言語，便着流星馬進奉走一遭去。（下）

校記

〔一〕『腰間』，原作『勝開』，據王本改。　〔二〕『似』原作『手』，依王本改。　〔三〕『誠實』，原作『淳實』，依王本改。　〔四〕『甚』原作『是』，據王本改。　〔五〕『背義』原作『背意』，依王本改。　〔六〕『漢軀』下王本校記云：『「漢軀」疑是「旱渠」之譌』。　〔七〕『間』字原作『閒』，據王本改。　〔八〕『波』字上原無『金』字，據王本補。　〔九〕『正旦同』三字原無，據文意補。

第四折

（萬户上云）某乃野驢萬户是也。頗奈黄廷道無禮，他背着我私奔逃走，又將我茶茶小姐刁拐將去了。老夫舉眼無親，女孩兒也去了，我在這沙陀地面做甚麼！我將着萬物羊牛駝馬，就將我這十萬番兵，便將千里流星馬，都獻與天朝，我就投降居住。一來進貢，二來看我那孩兒茶茶。則今日收拾了行程，便索長行。我今日背暗投明離塞沙，多將着牛羊駝馬進京華。便好道饒你深山共深處，到頭都屬帝王家。（下）（李道宗上云）歡來不似今朝，喜來那逢今日。誰想我女孩兒滿堂嬌，直至沙陀，救將黄廷道回來了。他又帶他個小姐，喚做茶茶。見了聖人大喜，賞金千兩，一百瓶黄封頭御酒，着老夫與黄廷道拂塵慶喜，然後自有加官賜賞。今日早間，有野驢萬户，領十萬番兵，更有流星馬，又有三千駝馬牛羊，投降進貢，就在京師住坐。見了聖人，今日就着他在我家中拂塵

飲宴。左右那裏，一壁廂準備茶飯，吹彈歌舞，就着人喚出黄廷道，並兩個小姐來。（黄廷道、旦兒、正旦同上）（正旦云）自來到京師，比俺塞北全别了呵！今日慶喜歡宴，是好受用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則聽的管絃絲竹樂聲齊，滿筵間都是些綺羅珠翠。今日個鞭敲金鐙響，人唱凱歌回。我可便出入人隨，誰承望有今日！

（正旦見道宗科，云了）（道宗云）黄廷道你忠孝兩全，小姐你救夫主還鄉全美，茶茶小姐你背暗投明，在京師榮華富貴。這裏比沙陀塞北地面如何？（正旦云）這京師比俺塞北全别了。（唱）

【雁兒落】我今日食珍羞穿錦繡衣，我可便列鼎重裀睡。再不去苦寒天氈帳裏眠，再不去見那漠漠沙陀地。

【得勝令】到京師，我食天禄喫堂食，我今日便封贈做品官妻。想着俺那老母歸何處，則俺那弟兄每在那裏？想起俺那親戚，端的便幾時能够重相會？今日個做慶喜的筵席，俺可便謝天恩享富貴。

（官人云）茶茶小姐，我着你大歡喜。你的父親野驢萬户，將着駝馬牛羊十萬番兵，更有流星馬，一徑來投降住坐。見了聖人，就着他在我宅中歡宴拂塵。着人請去了，可怎生不見來？（萬户上云）自家野驢萬户是也。將着萬物駝馬牛羊十萬番兵，再將着流星馬來，投降進貢，就在京住坐。見了聖人，聖人見喜，就着我在驛亭中安下，隨後自有加官賜賞。在李道宗宅中安排慶喜筵席，與我拂塵，就望我那女孩兒茶茶和黄廷道。來到也，左右接了馬者。報復去，道有親家在門首。（李末

接科)(道宗云)親家鞍馬上勞神。(萬户云)老相公治民用意。(道宗云)請坐。黄廷道并兩個小姐,來拜親家來。(萬户云)茶茶小姐,你好狠也!你怎麼不對我説你來了。黄廷道,你也辭我辭。閒話休説,我今日來進貢,就在此住坐。孩兒也,則被你思量殺老夫也!(正旦唱)

【沽美酒】則俺這達達人忒老實,並不會使虛意。俺父親千里關山,來到這裏,進奉的是牛羊馬匹,又無那直錢的甚麼東西。

【太平令】又無那金銀珠翠,又無那瑪瑙玻璃。俺覷了中華富貴,不比你那沙陀田地。俺父親進禮拜起,天顔便生喜,託賴着萬萬歲當今聖帝。〔二〕

(房玄齡上云)小官房玄齡。奉聖人的命,爲李道宗舉人的當,黄廷道取馬有功,野驢萬户投降納款,都在李道宗家飲宴。聖人的命,就着我去加官賜賞。可早來到也,左右那裏,接馬者。一行人聽聖人的命:聖人主太平時世,普天下軍民歡會。四邊靜干戈寧息,野驢進駝馬牛羊,獻十萬兵流星駿騎。爲你有忠孝之心,帶家小投降京内。加你爲番漢總管,都點檢殿前太尉。你女兒封賢德夫人,賜與他金冠霞帔。李道宗舉人的當,賜萬兩金一千段匹。黄廷道效功勤勞,加兵部尚書之職。你渾家捨性命救回兒夫,封勇烈孝廉仁義。聖明朝人用賢良,盡忠心孝當竭力。文官每按四時調和鼎鼐,武將每定八方威鎮華夷。則願的千千年社稷安寧,託賴着萬萬歲當今聖帝。(正旦唱)

【尾聲】賽堯年,欺舜日,昇平世,四時序,五穀收,田蠶倍。則願的永固華夷,都慶賀一統

江山大明國。

（云）一人有慶安天下。萬國來朝賀聖君。

題目　房玄齡謀略施兵法，李道宗智退金戈甲；

正名　賢達婦捨命救兒夫，黃廷道夜走流星馬。

校記

〔一〕以上二句，『生喜』原作『聖喜』；『聖帝』原作『聖主』，均據王本改。

春牛張

小傳

春牛張或是藝名，真名不詳。《北詞廣正譜》謂其是《荆娘盜果》作者，必有其根據。知其作劇僅一種，《太和正音譜》、《錄鬼簿續編》錄劇名而未題作者。今存殘曲一句。

賢達婦荆娘盜果

劇目説明

《太和正音譜》、《錄鬼簿續編》於佚名作者類署其劇名，『荆』一作『京』。題目正名作：『義烈夫士廉休妻，賢達婦荆娘盜果。』僅存殘曲一句，收《北詞廣正譜》中，題『春牛張』撰。

【仙呂·賺煞】……託賴着當今聖主……

ISBN 7-02-002170-0

9 787020 021703 >

ISBN 7-02-002170-0/I · 1722

定价 34.50元